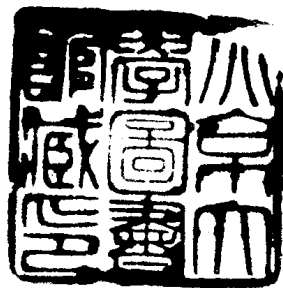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〇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〇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〇六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百二十卷（七）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

徐象橒曼山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獻徵錄一百二十卷》提要

申綸　楊逢春
曹逵　楊道亨
僉事
邵玉　林淮
林希元　張澤
經歷
劉遠先
知府
杜棠　朱繼祖
龐嵩　鄭溥

戴鰲　王好學
劉容　齊柯
同知
彭鏡初
知州
高斗南　譚謙
林挺春　潘祿
知縣
虎臣　賀朝用
教授

同知

雲南

布政使

署雲南布政司潘原明傳　黃金

潘原明揚之泰州人初與偽吳張士誠俱起兵於元
兵圍高郵士誠與十八人突圍出走原明及李伯昇
呂珍等與焉後士誠爲浙江行省平章守杭州歲
丙午十一月右丞李文忠師至錢塘原明遣員外郎
方彝詣軍門納款文忠問之對曰天兵如雷霆當者
無不虀粉百萬生民聞之莫不震慴及聞將軍布德

勢來雖犬彘驚皆曰王者之師也以民情如此天意
可知不如乞降有更生之望文忠遣歸明日原明郎
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
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
乎榮華乃志存于康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意
事雖晉于見幾民實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
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於職方欲溥罩[illegible]謹
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并執
叛將蔣英劉震出降凡得兵三萬糧二十一萬馬六
百疋　上以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戮授行省平章
其官屬皆仍守舊職士誠由是勢孤以至于亾洪武
三年既封功臣　上于原明欲優待之命食其祿不
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十一年定省臺等官歲祿
之數原明每歲給七百五十石于官田內取之十四
年大兵平雲南擇名臣重望者鎮其地以原明署布
政使司事與梅思祖同心撫輯民夷安之十五年十
一月卒柩還賜葬鍾山之陽

雲南左布政使應履平傳

履平浙江奉化縣人由進士歷任德化知縣稍勤[illegible]中獻河清賦陞德安知府秩滿陞貴州按察使正統中奉勑同尚書王驥平麓川苗寇進雲南左布政使尋乞致仕爲人剛直不阿所至袪除奸蠹民多便之且嘗論列時政多見采納

雲南左布政使袁愷傳

袁愷字舜舉其先安丘人占籍華亭愷少貧獨學府出事賈販不爲人知年二十七始棄去厲志讀[illegible]八府學爲弟子員教官以其晚學易之愷自若也丙戌擢進士授刑部主事推總三法司事陞江西按察僉事改廣東所至有聲人始奇之江西賊圍西貴縣長洲村愷率兵往捕時賊勢方熾或請宜少退愷下馬令曰吾在此汝何敢不力叱使進攻克之廵撫葉文莊知其才委起調狼兵兵懾不敢肆又率偏師駐全州督軍餉賛畫梧州總府多所裨益都御史韓雍征大藤峽愷躬擐甲冑冒矢石以從時皆壯之賊平録功有寶鈔文綺之賜擢廣東按察使進右布政使遷雲南左布政使未至卒愷居官廉不爲身謀出仕三十年家無餘積卒之日槖中蕭然在鄉里任真履素不以勢位自居出入乗扁舟從一二蒼頭見者不知其貴人也時以此高之子珮孫讃皆以能書授中書舍人直文華殿

雲南左布政使徐公實傳

樾贊字朝儀浙江永康人嘉靖間任按察使丁亥冬十舍安銓叛雲南久安忘備報至上下咸以為憂公曰醜虜敢行稱亂者謂我軍非其敵耳今以夷攻夷成擒有日矣總鎮撫按諸公知公才識凡有所圖悉以諮公乃議調元江蒙化鎮沅等處夷兵佐以漢軍呈委諸僚分統進剿巳獨留中議處糧餉閱習名募事皆立具晝夜登城狥師至廢寢食於是計立招降人旗陰誘脇從仍造小旗千餘大書同心協力各保身家八字于上令各聚執聽撫緣是歸降交至賊勢

日衰時沍寒民多凍餒公復捐俸為粥食之仍請撫臣大發倉廩全活者以億萬計戊子春土舍鳳朝文繼叛與安銓合焚劫屠掠兇威益熾遂進圍省城將肆焚戮上下震恐公登埤呼寇諭以朝廷恩威責以大義寇皆伏地請降且以復官為言公諭令退舍候命寇遂麾衆而退公即夕走使挈回各哨官軍厥明合擊賊遂敗潰公仍議督僚長驅直捷而還獨渠魁逃逬未獲分別設方略卒擒而殲之人更稱功得獲賊屬萬餘簡審無辜悉為開釋民深德焉家為立祠延撫歐陽公重疏公籌策無遺功勞獨著保境庇民繫人心於全省撫降訊醜虜帝德之好生六月擢太藩右布政使八月進左布政是皆以公資深所進而論功之賞則猶未及也

雲南左布政使王公俊民墓志銘

士公諱俊民字用章號南湖其先石首人始祖勝友生添禮添禮生聰四川廣安州州判始徙荆州府城家焉聰生翔東阿驛驛丞配楊氏實生公初公就學穎神警朗書初讀輒能舉其要治易善屬文迥然出諸生中正德丁卯中湖廣鄉試甲戌登進士第銓授浦州知州公下車課農桑緩刑罰修學宮甫三載而士民德之州用大治當路者交章旌保擢大名府同知富行民遮道留不獲爭脫其履以去弃肖像事之大名境廣政劇公才敏而勤時任都憲原孝為守後

至郡郎自慶得賢貳身倚重焉凡重務鉅獄必以托公公一一裁決有巨璫家故居城中怙勢侵古人地乜公一切奪還之又勾考戎籍無隱弊郡人稱平撫按表其治行于朝居無幾陞福建僉事兵備汀漳汀漳道連三省多盜且每訟必牽引數十人經年不結公至卽理滞平寃庭無留案時閩中叛卒糾平民為漳南巨患公設策分布民兵往捕并其黨翦之地方獲安秩滿擢廣東左叅議時田州土官岑猛作亂朝廷命出師公冒險觸瘴督糧餉以給軍士賊平[illegible]以上其功賜綵幣楮鏹者再時以[illegible]

擢山西副使後改福建巡海副使過家方就道楊夫人卒喪為斂葬備禮服闋補河南副使兵備大名大名舊治士民聞其再至驩甚比至諏訪民瘼飭嚴兵伍如在漳南時未幾轉廣西右叅政尋陞廣東按察使乃恤刑汰弊姦罔所循名赫赫起轉本省右布政益展心力得承宣體會鄉試諸生提調科場井井有條甲午冬入覲京師先是部使者欲誣入人罪公與論齟齬部使者銜之竟為陰中乃調公雲南公至清案牘勤聽斷羣吏斂手會有詔徵滇產黃金丹青甚亟公移文督派恐民受擾每就中必為究假雖見忤

使者不顧安南搆亂時議欲討平之乃區畫兵食日懷隱憂會有驅兵民轉餉者地方洶洶自危一日閱士較門軍衆鼓譟露刃欲為變羣相覷錯愕莫知所為公徐呼使前諭以利害皆感泣聽命毋敢譁者而亂隨以定時方賴其有為忽遘疾弗起時嘉靖戊戌四月十有三日也公平生恥奔逐初第坐其姊為宗人妻得外補其實姊氏逝久且乏嗣制得無碍公無所陳請或問之公曰某若是是干進也竟不聽後雲南巡撫官疏其事為請奏可覆勘且至當道擬將祠用而公逝矣 亮直練習文法蒞政詳謹雖事端

務錯從容應之皆中肯綮事集又不矜功伐處僚友
恭與所在郡承稱不絕日及聞公訃慨歎至有泣下
者雖久官家無儋石論者謂為廉介君子云

雲南左布政使黃公昭道傳　胡直

黃昭道字文顯平江人生有異質出就外傅凝重不
與羣兒伍人奇之登弘治己未進士筮仕山東長山
令其民悍梗素號難治昭道下車盡心披戢鋤剔其
蠹弊拊摩其痌瘝政令一新豪猾斂避歲大蝗愈捕
愈熾昭道憂之默禱於神曰欲下蝗必得雨去蝗必
得雨俄而雨雹交作蝗亦隨滅人以為異宋范文正
公幼讀書長白山昭道為建祠祀之終三載銓司以
昭道賢能徵為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時逆瑾璫等
擅權號稱八黨昭道上章論劾引趙高仇士良為戒
瑾怒勅下南京守備官杖三十除名久而積血于踵
遂成跛躃庚午瑾伏誅癸酉擢廣西按察司僉事尋
丁外艱乙亥起復以舊職補江西時宸濠久蓄逆謀
招納亡命劫掠彭湖等處為地方患昭道捕獲數百
人訊讞成獄雖取怒宸濠禍出不測弗計也無何丁
內艱戊寅起復補山東踰年奉勅轉海道兵備副使
海寇不時嘯聚昭道分遣哨兵設策勤捕瀕海晏然
屢蒙欽賞屬郡多冤獄歲久未決昭道悉平之人占
者衆壬午擢雲南左參政時木邦孟密緬甸構兵已
數十年矣先是府官往輒以人馬萬餘擁前後犀纛

擊殺竟莫能撫僉謂昭道曰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今撫之既弗服殺之乃弗勝計將安出昭道歎曰木邦諸夷皆國家臣子性雖獷戾豈無人心哉若以誠心公道處之則無不服矣何以殺爲言者慚竦項緬甸告急昭道主議但以數騎往渠遣人簞壺以迎入其地諭以利害待以誠信前後事情悉爲處斷皆讋服懽聲遠聞且貢方物如往歲事竣分省安晉道方月餘尋甸報劇賊安銓欲殺守奪印甚急昭道即速整兵兼程而進賊聞昭道至即釋守還印遁去好赴本司右布政使尋轉本司左布政使時昭道久勞而

務先年足疾至是復作遂告病歸辛丑三月偶病索紙筆書曰老夫塵世七十四年茲以疾於三月初吉大歸中書諸官履歷及家計爲詳遂成小子字壽清勁無異平時衣冠儼然而逝見者咸以爲偉

雲南布政使陳公善神道碑　許孚遠

先生諱善字思敬別號敬亭世居錢塘太平里家焉始清河居士某凡四傳而至司訓公荊獻是爲先生考以先生兄弟貴贈禮部員外郎加贈刑部郎中君王氏贈安人加贈宜人先生生而端凝弱不好弄年十一能屬文嘗從贈公讀書於觀察王公署中一見目爲遠器十四及王文成先生之門十七試有司督學汪公道昆等甫弱冠當督學林公選爲五經師所造士若太保高文端公而下多賢達甲午舉浙江鄉試第二人辛丑成進士拜歙令初至屏供帳一切汰

省示民悃愊歙故健訟先生以至誠化導訟日簡無何丁王宜人憂服闋補桐城時贈公司訓崑山先生甫出都門覺心動馳抵崑贈公果疾革居三日而卒訣僉謂其孝感云己酉北上應聘分校順天士兼易詩得楊首孫公鋌二十四人已補清苑清衝劇而疲尤加意損節先是金臺驛站馬出闔郡諸州邑厥後變爲輸銀貽害清甚先生議仍前規均派爭者蝟起會內轉力請于當塗行之而清人始蘇在禮曹典屬國往朝鮮諸夷以貿易齎漢物歸縣官費供輸而牙儈售苦窳爲夷人病采頗貢夷且有僞增名物竄者

者先生悉糾禁之言於宗伯華亭徐公著爲例進
各員外郎尋轉僉憲督學廣西首迪士以正學使知
根本重德行倣何仲默關中學政令誦習經書傳記
子史古文詞粵士彬彬嚮風焉未幾轉參議駐惠潮
海寇初平瘡痍未復一務休養安集境內晏如旋轉
副憲督滇南學其型範規條無改西粵之舊載刻小
學何讀自警編忠孝歌頌教諸生遷滇右參政督理
銀場諸言開礦利者俱報罷始先生督學時以執法
忤鎮臣且忤御史至是被誣論褫秩去已而東甌王
侍御諍按滇廉其枉力辯于朝其略謂陳善居鄉居

官人稱爲古君子及任前職人稱爲眞提學諸所舉
措實能造就人才祇以戇直忤權豪而受誣廢臣入
滇聞諸鄉縉紳諸生父老言最稱冤枉亟當名用朝
論韙之復原官隆慶改元起山西按察副使尋轉江
西左參政未匝月轉廣東按察使先生以刑獄關係
民命精審讞牘洗冤剖疑纍纍多異政具粵臺行稿
中會流賊曾一本寇廣城城門晝閉軍民扶老攜幼
向城而泣先生惻然曰奈何棄數萬衆于鋒及下爲
啓門躬爲殿而入之賊矢幾及車蓋竟無虞轉雲南
右布政使自貴入滇道崎嶇甚先生捐俸爲倡闢險

[illegible]計有數十處滇人聞先生至喜甚先生亦樂
興利剔蠹不遺餘力黑白鹽井久爲墨吏豪家所乾
沒於是釐刷一淸商民稱便滇歲採上供金二千兩
而滇實少產金戶業困且復逋負輸二千兩先生建議派
價諸州邑市金蜀之寧番越巂間以解民得無擾六衞
諸倉散斂爲奸利先生詳定條例刻石永絕弊源撫
臺某欲奏行戰象之法於朝先生力言西北非用象
戰地象產炎徼不耐邊苦寒每市一象於土夷度費
金五百而水陸萬里煩擾百端貽患匪細議得寢故
事土官襲蔭黠胥多方難之索其重賄先生卽與轉

聞曾無停晷嘗曰治滇以馭夷爲要沅江武定之事
失其心也人以爲名言會武定之役兼攝洱海道事
武定經鳳氏變後議更城獅山而徼江城又議遷廣
西嵩明兩城且新築四役竝起物力不支先生多方
調度不踰時而工就復立哨建堡以控金沙七度之
防推誠布信民夷大悅昆明之旁山曰橫山山陽有
田五千餘頃地高苦旱先生視白石崖有泉在上游
可引溉而爲橫山所隔議欲鑿山通渠兩臺難之先
生曰事在我耳卽矢衆禱天焦勞經晝山前後竝興
開鑿之役功久未成庚午大比提調雲南文武鄉試

事辛未轉本省左布政使先生居滇三載久蓄去志而以方有事橫山滄留歲月至是决意引去遂上疏乞骸骨新鄭當國許之歸日啓行則橫山水洞忽報開通士民神明實有相于先生也傷山數家受其利因名其洞曰惠濟立祠洞旁肖公像祀之去滇之日行李蕭然縉紳爭為詩以頌冢宰嚴公清有恨前鐵漢撐天地暗裏丹心泣鬼神之句先生既歸造請盡絕自御簡素纖嗇至修築堤塘道路勞費不恡其東新塘九十餘里倡於先生而成於郡伯劉公角緩張公振之利濟甚鉅若觀音塘黃泥慈雲二嶺皆有修

築功生平存心濟物然有差等不妄施三黨之親而貧疎而賢者洎故舊門生之賢而貧者時有周給其婚不能嫁死不能葬者並給之屬歲荒傾貲市米為賑復作糜以哺饑者民病疫施方藥給棺具冬月施絮衣掩骼埋胔不可數計戊子春形神已憊猶力疾焚香籲天為民請命家人進粱肉輒推不食曰民糠粃不給吾忍甘肥脆耶遇窮交淪落或故人子有急每極力拯援桑梓利弊知無不言賴以調停者甚眾然不令人知也先生蚤聞王文成之學遇按臺蕭公廪督學滕公伯輪大集學徒于天眞書院屬先生提

衡其中書院中廢又旋復因修復俎豆祠田為長久計撫臺徐公栻聘修杭郡志先生倣綱目立例自漢周迄今具為條載筆削甚嚴凡再閱歲而志成然精力自是衰矣先生林居垂二十年臺省薦徵屢上不起張公瀚嘗以先生及雲間莫公如忠吳門袁公洪愈三人皆北上諸閣議用惟江陵目為迂濶不用晚入張太宰諸君英怡老會李公貞亭少師事先生及歸林泉杖屨相屬鄉邦尤稱羨焉先生信古好禮冠婚喪祭毋苟徇流俗忌辰縞衣疏食哀慕終身閨門肅穆旁無媵侍與其配俞安人相敬如賓俞殁蕭然獨處恒竟日端坐諸子進見拱立於旁有問則對無敢輕發一語若器具朴陋不受華飾見人服食靡麗輒目攝之平有寓服以見者每晨興整冠服坐庭中令子婦諸孫次第相見時有訓戒語家僮無小大蚤暮出入儆察必嚴不令其一時放蕩於外也己丑冬一疾遂然無他疾晚起猶巾櫛如常勉諸子孫以立志遠大親正人等語後呼季公來訣奄忽長逝可謂正命考終矣享年七十有六所著有粵臺行稿二卷黔南類編八卷里白鹽井事宜六衛倉條革二卷杭州府志一百卷勳賢祠志四卷族譜二編家藏稿五十二卷

雲南參政楊公鐸傳子璲附　祥符文獻志

公諱鐸字文振陝之朝邑人元季兵亂其四世祖德亨東遷河南之原武祖旺隱德弗耀至父智以公貴封僉事壬六子公其長也幼入邑庠明春秋宣德壬子中河南鄉試魁次年會試登曹鼐榜進士觀政刑部正統元年奉勑前往陝西纂修　宣宗皇帝實錄次年三月除授大理寺左評事詳讞平恕公勤之譽茂著當時正統乙丑陞授陝西按察司僉事廉能以持己嚴明以臨政時遇按察使總治司政多尚寬平奸宄之徒肆爲佞辭皆得疎放公知爲奸佞所欺必

法言以正之由是輿論稱快聲價益著景泰甲戌復陞陝西布政司右參政督延綏甘肅等處軍儲益勤乃心益公乃政邊事益寧軍民悅服天順壬午丁內艱服闋復除貴州參政通前九年滿考夷獠不捨其去合疏保留陞食從二品俸照舊管事成化丁亥丁外艱還鄉聞友人朱克新謫官東阿與妻子俱喪不能歸葬公乃出備路貲遣人自東阿取三喪歸葬之鄉人稱羨公之存心多類此服闋復除雲南左參政莅任未幾引年乞致仕還僑寓汲城日與士大夫優游詩酒鄉社之間歌詠吟嘯微醺輒自舒懷觴詠而不拘拘也公初配梁氏贈宜人繼配趙氏俱先公卒配孫氏亦封宜人子六曰璜鄉貢進士曰璲弘治庚戌進士觀政兵部

子璲字廷佩別號靜軒其先陝西朝邑[illegible]人高祖德亨博學好古元末避亂攜家東[illegible]封遂占籍原武祖智封按察司僉事父鐸舉進士[illegible]雲南參政致仕歸以河患復遷居大梁公甫弱[illegible]公選見而異之曰吾禮經有傳并予不可遂受焉成化丁酉舉于鄉錄其經義一爲式屢試春官不第且親老家貧諸兄相繼沒公乃服田力穡以養其親暇日

從事問學至弘治庚戌登進士辛亥丁外艱服闋授兵部武庫司主事改武選司辛酉陞車駕司員外郎奉命同御史某汰京衛軍得避匿者萬人歸伍且上章劾私役者　上嘉納之爰著爲例乙丑陞武選司郎中奏行公蔭襲嚴比試諸條大司馬深器重之正德丁卯銓部以廬州乏守擢公爲知府公至刑書以廉正御之郡有疑獄歲久不決公親推勘得生者六人郡大疫公請禱徧給醫藥活之它若敦禮士夫教課農桑得古循良之體庚午陞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署設滄州近京師商旅多豪右然鹽場有遠邇

美惡公場置一籌納竹筩中令各商以次出之豪右
不便公曰吾革弊耳權貴何卹焉由是鹽法大行于
中劇賊劉六等攻滄州急州吏失守公督州民諭以
大義登城守之且伺間發矢遂斃賊首乃解去當道
以聞　上賜旌奬是年冬滄州内變殺吏民劫倉庫
公倉卒率市民力破而逐之先是有馬指揮者與公
善出白金二錠寄焉變後公袍笏儼然惟馬金因投
破篋中獨完左右欲私之公叱之曰是何言安作此
喪吾所守癸酉公年逾六十上章求退者三而銓部
方錄公賢勞進階以請得旨陞山東右叅政致仕公

優游林下十有三年丙戌歲卒壽七十五公性剛直
善談論古今非其道義不肯取與人歷官中外循循
簡朴澹無所好歸田閉門靜坐飲酒彈琴無所干於
人而人亦不敢干以私其若世之人逢達履窮畜譽
夜計以惟日不足自黄童至白叟形神勞役若將爲
得者豈不悲哉　副使田汝耔墓志

雲南左叅政黄公暭墓碑　黄衷

朗溪之黄六大宗中派自汴梁宋靖康之季避亂南
海是爲朗溪之始公諱暭字時雍櫟坡其別號也曾
大父宗善沈毅有略後山之亂以計干主將脫良民
於兵者數千人大父慶父起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
員外郎妣鍾贈宜人公生雋奕弱不好弄嘗坐曹役
羣兒若官府者長老目之曰黄家偉器也甫及志學
嶄然出師右年二十六領成化乙酉鄉薦卒業太學
益博綜羣籍以書授徒凡得其旨要者卒爲名士然
屢屈於禮闈始謁選天曹太宰置其文第一授吏部

司務陞司封員外郎時東廠權燄特盛曹署請謁必
踞歲暮饋曆公次當往比見長揖而已總兵沐崑請
嗣黔國公公按其世宜襲西平侯執奏至再朝廷以
舊恩遠鎮特與世公爵故事子通朝籍父爲外小吏
雖以罪廢尤冒貤封公奏革之由是士人始知恩典
之重尋拜江西左叅議奉制督儲入辭冢宰屠公屠
曰江西大藩錢穀弊集是以付卿公對曰往服厥官
安敢不力如後有謂暭才智弗給即皆可信若謂其
貪乍見察耳屠曰嘻豈有是哉至則擢豪惠良去業
竊如振秋槁郡縣糧目素繁且穰若完若負不稽簿

領埠口指陳無一毫謬又妙通算法日量贏縮不假
籌計奸吏屏伏糧政大修寧庶人蓄異志禮多僭擬
口僚朝見類贄叩頭公伏不動俟贄畢而興識者以
爲得體祿米折價溢數而横取公執不可庶人大怒
遣儀賓李其動以危言曰殿下且奏奏下卽布政通
判輩斬矣公徐曰第斬吾一人足矣何宽彼邪其議
竟沮至如辯豪僧之誣訟遏兌運之侵擧上下韙焉
居八年撫臺林公見素薦之巡察若喬若周若王薦
之以無内援未果遷値逆瑾亂政裁奉制官公在裁
列士民攀泣且欲疏乞留公輕舟徑去既而江西權

務日弊朝議以舊職起公復領其事未至擢雲南左
叅政所管納樓茶甸長官死妻沙福代輿夫弟普顒
治兵相攻積數年死者甚衆撫鎭屢遣屬僚撫諭竟
莫能平公曰非藩臬重職恐未有濟乃偕僉司都閫
以往比至境福顒皆盛兵自備公若不聞也者據館
卽名二渠反覆詰讓盡得其情乃執通把數輩將撻
之操兵者望風奔潰公度其已困釋之曰日暮且休
矣進明俱來吾有戒約詰旦二渠皆束身伏庭下聽
命去居數月福等各行千金求變初約且曰已告夫
二千者公曰吾卽受此緣此死者又不知幾千百人

吾儕貧以老如子孫何謀者乃寢竟弭其亂初歩雨
長官那代攻破蒙自虜其令祿鄭之族負固望二紀
歷數守巡毋敢議者公至則浚塹增陴調餉練兵建
旗鼓申號令若將征之者代懼請歸祿鄭之妻若其
屬口乞緩師以圖新由是威震六詔瑞崔安附瑾作
威且忌公功語次微有譏犯公盛氣力辯聲色俱厲
安乃媿屈連呼鐵漢吏民因稱鐵漢公云比致仕垂
橐而歸觀者流歎謂三原公後無此廉節也公雅善
吟詠晩年屏居詩益雋永遺稿藏于家正德壬申孟
冬四日卒享年七十有三

參政朱凌溪先生應登墓志銘　李夢陽

凌溪先生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少而
舉奇童時卽解聲律諧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
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
著中戀賦以見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飫醇探精程
猷經用貫英摛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
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
與並奮競馳吳楚之間欻爲俊國一時篤古之士爭
慕嚮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
樸恥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卽詩到李

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浮華靡麗
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
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于清衛乃
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凌谿刺棼斷錯
乃願守于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知府意州
郡吏必難乃凌谿爲之愈益守乃於是陞陝西按察
副使使提學凌谿闢正學院羣秦士高等其中置官
設徒豐餼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風敎大行
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顚則我明旣興隆
本雖切然要與未闢也及凌谿等出創觀駭疑大丕

[illegible][illegible]人人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直不解
[illegible][illegible]族人更哆憎口恨不卽弃之幸例調荒裔往架
然陛尋陞參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中溫繹前
業期十年盡償所願而今亾矣噫嗟悲乎人忌之
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胎禍才美秧毀順往逆來孰非
爾者然英人志士舞甘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人者
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載淪凌谿胥歿
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悲乎悲乎凌谿生成
化十三年正月巳未得年五十醫旨曰先富後貧病
從內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谿廓落易直憎口日哆

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可與優優伈伈者道哉
退研精肶推訂律歷運數譬史質經底詮名實流覽
古今構睨宇宙覩軒騶直芻狗耳大命中奪齊志長
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之日適邑官來謁揖讓而
氣絕斯病內生之否邪噫嗟嗟悲乎悲乎凌谿他所
奇節隱行與凡履歷宦業忠孝友義言動細小莫之
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槩關運數者如此

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陳君覲墓志銘

張時徹

君先陳氏名覲字忠甫其先南朝之裔世居餘姚

原衛宋有諱昇者嘗率鄉兵禦寇授武功大夫京

畿都統領子廷俊復率鄉兵禦金人境內賴焉官迪

諱孟羅贈吏部文選司郎中曾祖諱雷封河南彰德

府同知贈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祖諱廷敬直隸廬

州判官贈工部營繕司主事加贈廣西布政使司左

叅議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父諱煥光祿寺卿母胡

氏封淑人君爲光祿公第四子正德癸酉光祿公舉

於鄉捷書至而君生自幼秀頴不羣束髮從其族兄

湖廣右叅政豈獲大小戴氏禮輒能了其義爲文溫

夾爾雅年十六補縣學弟子巳復爲國子生辛丑仲

氏太守犀叔氏少宗伯陞同舉於春官君益自奮厲

折節讀古人書顧連蹇不得志於有司庚戌居光祿

公憂戊午捷順天鄉試己未再捷春官拜兵部武選

司主事尋陞車駕司員外郎再陞郎中佐大司馬樞

機肅清軍府人無敢干以私者甲子轉武選司郎中

凡天下武臣承襲者咸隸焉吏毋竊柄鮮文就移子

皆入賄貲緣爲姦選舉往往多濫君一以至公振刷

吏弊蠹屏息三月居母淑人憂丙寅服闋復補武選

司郎中夙裁益厲兩典武會舉一考天下都司官豪

雄帥領多所識拔累官郎署練達機宜材識卓詣大

司馬虞坡楊公大器異之戊辰兵備湖廣衡永郴桂

諸郡益朝廷以君夙望故以全楚要害付君君馬首

南也輒銳志經略會新寧猺人寇掠江廣詔下命君

討之君以兵餉方不足而與蠻夷從事邊鄙重傷元

元之命乃遣使者招撫諭以威信猺人面縛降轅門

願受朝廷約束誓無敢復反者廣東賊黃朝祖等流

劫郴州桂陽君督兵擊之斬獲虜首以百計招降餘

黨悉平廣西賊韋銀豹韋大駕樓船泝衡永江大掠

諸郡君又督兵殲之江上時兩廣征古田猺獞軍門

檄君爲備乃君大振兵以張軍威聲聞八桂蒼梧間

虜爲褫魄彼省克奏首功猺人既平則給土田立堡

嚴修城垣募勇敢足軍糧興學校明教化凡土風吏

治民務戎機靡弗經營益爲朝廷保障一方樹長久

之畫非苟偷旦夕安也而君之神用亦竭矣初陳公

士賢有惠政於衡永間衡人立祠祀之至是以君配祀謂之兩陳公祠云辛未入賀

光帝萬壽節報政於朝先巳陞君雲南左叅政而竟以勤勞楚事積苦疾作卒於京師旅舍時壬申三月初九日也虞坡楊公撫而哭之出涕曰使君須臾無死即卿丞何足道哉乃給驛遣官扈其喪歸故里

歲癸亥余師天臺耿先生董南畿學同野李公從之
遊余乃獲交公及公敭歷中外相去萬里不忘以學
相商證而今已矣是不可使無傳乃爲作傳公諱渭
字湜之學者稱同野先生上世自吉水遷思南父諱
富累贈中憲大夫母張累贈恭人公生而朗然玉立
眉目如刻畫十三補郡學弟子員十五病居小樓當
盛暑箕踞而處中憲公以無不敬飭之公廩然書諸
牖尋日如妄念何中憲公又以思無邪飭之復書諸
牖久之靜默中恍若有得者及與客笑談前境隨失

因自疑曰有得有失非本心也自是公之求心者日
切嘗謂伊尹堯舜君民自一介不取始故弱冠登賢
書於交際甚嚴舉似道林蔣公蔣曰靜假動眞問一
介不取蔣曰硜硜然小人哉公聞之愧甚不覺汗之
浹於背矣入留都耿先生以宦業相知已進而語學
有深省遂就弟子列及耿先生[illegible]公往謁夜與先
生弟子庸共論亟稱明道識仁[illegible]
呼同野在否公應曰在子庸曰同野在乃從明道識
仁公爲之灑然最後與近溪羅公爲寮互相參證其
學益邃嘗曰孔子毋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着纖

毫人力皆非從安排得來知毋意即千思萬慮皆毋
意也知無纖毫人力即已百已千實無纖毫人力也
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而已又語門人曰浮
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風江中作浪流水不
增不減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與言學矣一
日讀學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閉
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藹然一體中吾之願也故廻
翔郡邑二十載所至精心爲縣官牧小民大指率歸
於此初令華陽爲鋤奸弊樹流移不得甘食息知和
州興學校抑吏胥歲省浮費數千金鄰縣滯獄待公

而決遷高州府同知至則謁甘泉湛先生修復書院
敎授諸生亹亹不倦而以其間飭武事爲不虞備西
賊來攻公率所部授甲置陣爲三覆以待賊竟引去
時方變里甲爲均輸公劑其多寡官爲上辦放民歸
農至今著爲絜令嘗夜夢巨蛇帀身者三揮杖擊之
詰朝合浦吏以美珠進化州吳川吏各以兼金進公
斥去不顧笑曰金珠非寶固吾人蛇蝎哉晉應天府
治中南戶部員外郎再轉工部郎中出知韶州府先
是韶有二源之役百姓苦之甚多去爲盜公集寮屬
諭曰夫子告康子以不欲弭盜之本也倘身爲淵壑

是我爲盜等而何以責之民乎弭山中盜易弭心中
盜難諸君勉之聞者悚息居爵治最當遷而爵民以
借寇請詔進服俸知郡事如故再入覲時　穆廟宴
天下守令卓異者七人旌之幣鈔公與焉還詔晉其
省副使平惠潮討朱良寶克咸厥功恩賚加等經略
惠潮水寨更置守巡建清遠邑治開驛從峽中東山
達英德以通東粵皆公本謀也晉雲南左參政濬松
溪水灌田萬餘頃城晉寧安寧二州以翼金碧時滇
用兵久疫癘大作則爲藥與糜食貧民所活無算死
無棺者官給之至八百有奇往土官爭替當事者目

爲奇貨留數歲不遣公建議輸粟藩省代　奏授官
部使者上其議土司萬口頌之矣在滇四載謝事歸
篋中圖書數卷無長物也四方負笈從遊者衆搆朋
來樓居之日惟明道作人爲務居恒事父中憲公蒸
蒸敦謹卒柴毀支骨毋張恭人病纍已罪狀籲於天
乞減算以代建宗祠聯族屬念俗日敝力持古禮以
先之常言居官不廉從糜費始於儉德三致意焉時
多有興起者戊子疾作猶日與門人論學至革進諸
弟子訣惟以學爲規言不及私既卒士民奔哭者累
月四方同志或爲位或爲文哭之不可勝紀公自言

於學入白下見耿師與居和高時不同過楚登天臺
又覺與白下不同與近溪游月巖復覺有不同者如
登九級浮屠隨步而異所謂未見其止者非歟所著
先行錄答問三卷毋意篇合大學中庸易問爲一卷
師寄二卷雜著一卷詩一卷文十二卷統十卷又著家
乘十二卷藏於家大儒治規二卷行於世先後按部
使者採鄉評祀省會及郡學鄉賢祠又從諸生請郡
建特祠祀之生正德癸酉十二月卒萬曆戊子四月
享年七十有六諸子姓彬彬秀文而廷謙世其學尤
有載耿少司馬志中不具論

論曰夫範金爲鼎貴重矣一旦入用以烹飪炮炙曾
不若釜鬵之爲便何者其文勝也而適用非也晚宋
儒者握拂矩步自以無前而不能當於用往往爲姍
笑者之口實參知公在所有循良聲然學以本政政
以徵學即謂淵騫冉季兼數器而有之奚不可者善
乎參知之推言之也曰吾之知學自[illegible]詩曰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耿先生之謂也

朝請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右參議趙彥忠夫

銘　　　　　　　　馬中錫

君諱忠姓趙氏行恕其字也其先宋宗室燕王與芮六代孫系汴遷越再徙蘇遂為蘇之長洲人高祖諱孟桂元中奉大夫檢校大司農平原郡公曾祖諱由瑶濰州知州祖諱宜滄隱德弗仕父諱學禮樂善好施鄉稱長者以子貴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母陳氏封太孺人行恕自幼秀穎端重異於常兒稍長氣昕魁梧楚楚如老成人父遂遣入邑庠為弟子員問學講習窮晝夜不少間學成遂以宣德己酉領京

闈鄉薦庚戌登進士第觀政內臺踰年擢河南道監察御史文林郎明法律達憲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而哀矜慎恤恆存於心時鄉先輩陳僖敏公掌臺事振厲風紀御史中非卓卓者雖鄉舊不少假辭色而獨禮行恕正統己未奉　命按四川所至鋤強激貪問民疾苦而興革之境內清肅未幾有司報松潘商巴棘麻國皆叛君即奮勇率兵入其巢震以風威諭以禍福其黨眾悉潰既而廉得其實乃統兵者激變所致遂劾其罪罪之朝廷遣使賜寶鈔酒幣將吏備服番民向化邊境以寧辛酉奉　勅巡浙江海道

夜盡心撫士卒飭兵備繕城堡嚴斥堠卒無意外之虞壬戌歲朝廷簡能御史清理天下軍政廷臣僉議舉行恕乃拜璽書之廣東督勵所司期以實效雖蠻鄉瘴海無不躬履其地不踰年軍士甫清民不告擾一時為御史者皆自以為莫及未幾朝廷以陝右鉅藩嚴方岳之選遂擢行恕右參議行恕居官勤吏治恤民隱陝之人無老稚賢不肖皆愛戴敬服尋以舊官復任改雲南左參政因搆疾還鄉調治遂不起距其生永樂甲申享年五十有六行恕平生操履端謹財出非義者一介不苟取故久歷仕途囊無餘貲

還鄉鄉之居室族子弟以實而售之人矣行恕攜家累孑孑然無所於歸其友朱名仲憫焉乃假餘屋以居之既卒其喪不能舉名仲復偕其友徐文輝輩倡助以襄厥事為文章典重和厚詞理精到詩好唐人無風晨月夕撫景感懷必見諸賦詠長篇短章清新典雅足追古作云

雲南按察使劉公釪墓表　何喬新

成化十有四年春雲南按察使劉公仗和帥其屬[illegible]覲懇求謝事吏部以聞　憲宗皇帝特允其請公[illegible]徜徉林泉者七年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illegible]請[illegible]仗和其字也其先本長沙定王之裔王之[illegible]別封安成侯安成即今吉之安福也至其六孫壽光以罪國除因家于邑之茨溪祚胤蕃衍歷唐宋以至元代有顯者曾祖諱子定別號新齋始徙家邑之葛溪祖諱伯文別號文園贈禮部儀制司主事考諱球由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講上疏指權奸歿于制獄贈翰林院

學士謚忠愍母鄧氏累贈太宜人公自幼頴敏過人忠愍躬教之時姚文敏公學于忠愍公之門公與之上下議論文敏每歎服之稍長從學于禮部侍郎李公克述學益大進會忠愍以諫受禍公哀痛毀瘠幾不能生服闋讀書養母無復仕進意　景皇帝即位褒諫言忠愍之冤詔贈官賜謚且祀于郡之忠節祠刑部侍郎楊公彥謐巡撫江西名公語之曰而翁忠節已獲贈𥘉子可以仕矣公乃赴江右省試以春秋魁多士甲戌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預修寰宇通志書成賜楮幣文綺擢廣東道監察御史未幾出巡福[illegible]諸郡遼東于時同官者務擊搏以峙聲威公慎意度理冤獄察吏治巡歷所至訪民利病而興之不求赫赫名人皆以爲得憲體眞定有婺婦不其室其族長恥之合羣從毆殺之有司坐以謀殺死者七人公曰此羞惡之心也何可深罪具以上其逯皆免死福建都指揮僉事錢輅與其長劉姓者有隙劉密白鎮守中官誣以罪乘夜以兵圍其第輅覺而逃中官遂以輅反聞廷議遣官會公覈其事輅亦詣公自首公具奏輅懼罪而逃非反也輅得釋每語人曰微劉御史吾族夷矣汀州豪民欲奪隣之墳地

以葬其親鄰不與豪怒言于朝云其地當出帝王　英宗遣中貴人會公驗之公曰八閩遐且僻寧有帝王地邪眞妄言者干法既還臺同官以私忿欲劾大臣且誣以闈門之私以章示公公曰言事當顧大體奈何以暧眛之事汙蔑大臣其人慚而削之天順甲申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奉璽書提督學校公至則明教條嚴考較進茂良黜惰窳繇是兩浙文風丕振擢倫魁登膴仕者彬彬焉成化辛卯遷按察使或疑公優於文學法律非所長及見公決獄曲當其情乃人服焉丁太宜人憂去服闋改雲南按察使雲南荒服

之地外與哀牢交趾接公因俗爲治寛其禁令馴以
恩信蠻僰畏而懷之及公歸羣夷皆大息曰是善撫
我者何遽去耶公性孝友忠愨公叕事太宜人以孝
稱與兄叅政仗德友愛尤篤接人一以誠意而世所
謂機變之巧若無聞者居官盡職分未嘗衒能矜名
以求人知而當道亦無能知之者故其官止于此

雲南按察使張公翥墓志銘　王鏊

雲南按察司按察使張公諱翥字汝振世爲蘇之長
洲人曾祖諱進浙江諸暨知縣祖諱滄國初以人才
徵未用卒考諱樞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妣陸
氏封太宜人公登天順丁丑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
事改虞衡司又改南京刑部山東司歷員外郎郎中
出知江西南昌府進河南布政司右叅政雲南按察
使致仕以子約貴進階正議大夫勳資治尹　今上
登極以詔恩進中奉大夫正德丙寅冬十月二十九
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七配吳氏累封淑人子男二

長約工部營繕司郎中公清愼守法臞然若不自持
而見義卓然不惑始至南昌郎理冤獄出之民大悅
向安有毛姓世豪於鄉縱火殺人亾命吏不敢問公
發之竟置重典民又大悚有中貴乘傳搜括民間奇
玩勢張甚郡縣望風迎拜且以鹽抑配於民而以庫
銀給之至南昌公曰民吾民也庫朝廷之庫也誰敢
干之吾將以聞於　上中貴見公不可奪乃稍自戢
時所至民被其擾獨南昌晏然雲南諸夷爭龔賄賂
公行公一切禁絕年甫六十以疾老懇乞致仕以歸公天性簡儉家故富且貴然而自奉有人所不能堪歸吳掃軌閉門客至則清終日淸如也居官所至能舉其職而南昌之政尤[illegible]

雲南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張公憲臣墓志銘

王世貞

故雲南按察使張公以萬曆元年五月卒公諱憲臣字欽伯其先晉陵人有贅於崑山者遂家焉世世力田孝弟至公父府君洪有隱德嘗之嘉定得遺金數鉼爲迂歸以俟亡金者授之金即馳去一日輟耕壠上有相者過而指府君曰是夫當顯顯乃以子故府君笑曰吾家世農安所取顯耶公時爲兒從傍聞之竊沾沾喜就里塾師吾伊不絕矣公業成爲諸生久次其成薦復偃蹇南宮試者久之而能不以感欣見

貌益砥節於學由進士謁選得南昌令人或虞公寬大不任劇曰令可拜跽槁也且倅相地何以處之時南昌饒積牘牘數倍他縣而黠吏欲以事嘗公則爭探牘緩急雜而進之公第行其急者而抵緩者地曰胡足溷乃公也後不以序進立抶汝矣吏咸吐舌稱伏神明邑事大治近地時中大盜公出循行鄉落見長老問所苦人[illegible]謂張公全活我又清狴犴之係稱冤者十餘卹[illegible]拳無以難也公胡龔腹便便造請臺省諸公間亦不廢諸公日益賢重公曰得效張令吾曹不安枕耶而有段御史某者勢張甚一日顧公語縣羡金若于吾欲有所餽謂倅相也公徐曰縣無羡也御史怒謂南昌令不奉檄覓訊謀而稱無羡公前謝曰此乃三殿工羨也縣不敢置他羨御史益怒詬詈不絕公起自如御史以巡按滿貴緣監軍事再上疏有所推薦不及公而公益以治理流聞即倅相亦語人張令似不識吾家家亦不識張令無何倅相與御史後先敗而公用卓異名拜工科給事中即上疏四事平賦役修水利重守巡謹隄防公故家東南於東南計尤切時方修虜備公謂即武庫甲杖將士司命奈何一切屬中官宜付外給事御史得覈之

又謂兩畿試不宜諉司訓老生能失士咸報可公自吏科右給事遷刑科左持節封唐山王克正使給事中之得正爲使自公始也還晉戶科都給事中三上疏論國濟大計下所司行之公自起小官驟貴重然恂其益務爲恭謹不以自簡故加朝紳色而其於國家計尤焱脊有指樹數馬風諸公卿翕然稱之至出爲浙江右參政相驚謂曰張公長者胡遽離瑣闥也公於職分守金衢嚴三郡嘗平礦寇大將軍用師閩多倚義烏人而義烏人益驕橫竊相從剽攻椎埋不休公錄其豪以自隨而餼之躬爲訓練成師曰子去

盜而為縣官用抑何貴也建德學宮燬公捐俸以
之葢學成而諸生有膺薦者矣公爲參政三歲始遷
雲南按察使垂入境黔國公横而欲用故事責三司
苛禮公使人語之曰公安得稱故事夫璺昔曰黔公
也望金馬門若九天上而欲輕加其從臣乎尋謂其
僚曰禮如是足矣尋甸土酋沒而其妻安攝政移欲
得四川酋某夫之公獨曰安攝而私其土之人固恫
今不虞失土耶毋亦奸人詐爲諜以構難乎勿許便
俄詐露竟知非安意也公在諫垣日以推轂賢士大
夫爲主然不欲使知之而其所繩糺絕少恒曰吾柰

何以耳語輕祈天下材顧獨劾一都御史苛暴好殺
會有奧主得不罷而都御史驟遷至八座與相而握
銓者比遂因上計誣斥公歸公聞命之後日卽行滇
以饒貨甲天下公無所擕顧獨拔士之宦滇而不能
歸者悉傳置之人謂公卽廉柰何借他人裝而重我
行李也公笑不答當是時田畯市叟咸喜得一當公
爲壽至詞翰之社雀躍思御而竟病痱矣痱一歲畬
可能起行忽宿瘤潰不止久之卒年六十有二耳公
爲人寬仁恭儉出天性卽所造請毋論其可者其不
可者亦訥然不欲見口也所推遜亾論豪長輩卽兒

稚惟恐其失之也五六歲喜爲詩至老而吟灑不倦
雍容和平得大曆貞元遺旨然不欲爲人出之間有
能舉公詩者輒面赤囁嚅欲避去以故其詩存者千
餘首奏議公移雜文若干卷爲之笥而行者僅紀游
二稿而已王元美曰張公之爲長者乃爾吾聞之
明興崑有王君良事　高帝爲陝西按察使　高皇
帝揭其名於殿楣而目之敦厚其所爲長者狀非一
今乃併張公二矣其官同其禄壽不配德又同世無
有能名王君者如張公可以瞑矣

雲南按察司副使徐公觀傳

徐觀字大賓其先世有自滁州來為始執守者因家焉遂為當塗人祖義由明經舉任巡檢觀年踰志學從師受易克自刮劘以底學成領鄉薦年万十九乙未會試中　明榜授山東齊河縣學訓導以內艱去任服闋調江西武寧縣學訓導人才多所造就秩滿使翰林院校其績學皆優超陞刑科給事中駁覆奏章糾劾姦惡無所顧避嘗奉命檢封番船巡視邊陲所在有聲正統初刑部尚書魏源薦觀擢雲南按察司僉事至則辯冤獄別廉貪一以平恕施之上下悅服

稱有古憲臣風時麓川小夷負固拒命詔與師討之觀佐元戎深入賊境督糧餉規籌策賊冦以平陞本司副使餘孽[illegible]乃於要害處築城堡濬溝池以備不虞且為墾荒田俾軍耕守復招還夷落被賊虜掠者數百人為嚮道又書通南牙山道路以進討由是邊患永息會按察使缺守臣率衆相與奏觀補之而觀進表卒于金陵之新河享年五十有六

雲南按察司副使陳公政傳　黃佐

陳政字宣之番禺人生而秀穎六月能言三四齡時客有以三[illegible]衆話命之對者應聲曰四皓同遊客大奇之十五能文詞有理致作自訟文以警勵提學僉事彭琉見之曰此殆潛心孔孟者也亟稱之正統辛酉發解第一卒業太學祭酒李時勉命與商輅等四十八人讀書于尊經閣下登景泰甲戌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與修寰宇通志書成拜湖廣道監察御史繩愆糾謬務存大體嘗疏敬天勤民十事人服其敢言尋奉璽書提督北直隸學校立教條十五事設簿

書以稽學者勤惰隨其資質高下而成就之大都以德行為本文藝為末未嘗輕易棄人故學者咸懷其德閱九載郡邑諸生交章奏保特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如故蓋前此所未有也先是積歲糧餉不敷庠序廪米折半支鈔奏言京師首善之地當以培養人才為先不宜吝惜小費詔復舊典士益激昂久之太常卿員缺吏部侍郎尹旻名欲指案間犀帶示意政對曰腰金佰愧非據敢濫涯分乎旻遂曰君言是也遂不果用成化丁亥上疏謂追崇孔子謂當易大成之號以洗胡元之陋復玄聖之稱以正宋人

避諱之失用示一代崇道盛典會議者加詆斥竊其
疏不行是歲改雲南按察司副使至則繩武弁之為
無良者數人修舉憲度張弛有道民夷安之甲午獻
績之京至湖湘遘疾還番禺治療逾二載卒年五十
有九政爲人資性淳雅學殖該博存心忠厚不言人
過孝友信義之聲洽于鄉黨廣之薦紳謂可以託妻
寄子者政一人而已
論曰成化末建議者請尊孔子爲廣運帝盡去舊號
朝旨不行然不以爲非夫孔子之聖固無待於追崇
然所謂洗胡元之陋正宋人避諱之失則正名意也

詆斥之逢豈其命歟先大父長樂府君稱陳憲副之
賢不容口且曰吾從之遊最久溫乎其外粹乎其中
表裏渾然猶一日也長於自修而短於徼名故或毀
方而死合噫杞之甂夏之璜既積且瘞猶輝於斗極
君子豈能自掩其善哉記不云乎苟有其言必聞其
聲苟有其事必見其式

雲南按察司副使陳公驥傳　黄佐

陳驥字夢祥南海人少喜技藝工書能醫有司羅爲
醫生使視重囚入獄中穢不能忍恥之乃學舉子業
爲邑庠生時年二十七矣三十一舉于鄉遂登進士
拜大理寺評事晉左寺副修撰羅倫以剛許之陞江
西僉事發奸擿伏有能名分巡嶺北民病瘴以藥活
之者至八百餘人勘虛糧明經界均徭役民不敢欺
有病死而歸以被毆殺告者驥視而折之曰傷必有
血蔭今肋骨形黔内黑外彼能自内毆耶責皂角水
洗之黑色盡去獄遂決人服其明巡九江以南火燬

學宫文昌祠凡清出虛糧十八萬三千餘石儲贖罪
穀備賑濟至二十一萬六千石有奇以各道罰罪銀
市材倩工脩理學校祭器及正聖賢像服之不如制
者七十八所毀淫祠九十七區百姓以陳打鬼呼之
陞雲南副使時鎮守太監錢能家人不法每爲驥所
制中傷之遂訐奏落職家居年八十餘卒驥性勁厲
自許晚年論名理與張詡論不協著鳶魚辯原學諸
篇蓋亦自有所得云
月山叢談驥爲江西僉憲初至夢有一虎帶三矢登
其舟覺而異會按問吉安一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

初女子許嫁庠生女富而夫貧女家悔罔給之其
感激每告其窗友周彪彪家亦富嘗聞其女之美而
欲求婚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
貧士遇盜殺死從行者皆驚散而貧士之父疑女家
嫌其貧使人故要於路謀殺其子意欲他適殊不知
乃彪所謀欲得其女也遂訟于官問者不察訊按女
有姦而謀殺夫騏取貧士之父問之云女與人有姦
不得其主名使穩婆驗其女又處子乃謂其父曰爾
子在學交與誰最密曰有周彪者騏因思曰虎帶三
夫而登舟非周彪乎死彪又伴其親迎夢爲是矣越

數日僞移檄下吉安取有學之士修郡志而彪之名
在焉既至騏飲之酒半獨名彪後堂屏左右引彪手
歎息陽謂之曰人言爾殺貧士將娶其妻吾憐汝有
學且此獄一成不可復反與汝當吐實勿欺吾則救
汝彪錯愕戰慄即跪而悉陳之騏錄其詞潛令人捕
同謀者一訊而獄成一郡驚以爲神騏爲人慷慨多
大節羅一峰詩云舉世皆婦人惟公獨男子其人可
知矣後遷雲南憲副竟以繩監軍失官今詩卷尚藏
其家或謂此爲牟俸胡僉憲事非

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朱君文墓碑

李東陽

君姓朱氏諱文字天昭一字天章其先世本亳人系
出唐孝友先生仁軌五代時遷睢陽宋有諱貫者官
兵部郎中致仕與杜祁公輩爲五老會繪像爲慈王
今存焉五傳至直秘閣子榮從常熟生實錄院修撰
大有再徙吳又三傳至征東儒學提舉德潤世所稱
存復先生者爲君高祖曾祖吉避地崑山入國朝爲
戶科給事中　高皇帝旌其直言賜以錦綺後改中
書舍人遷湖廣按察司僉事　太宗朝復名爲中書

舍人祖諱永安隱弗仕考諱夏居鄉授徒以君貴贈
監察御史妣鄭氏贈孺人君少入蘇州府學爲諸生
有名初業詩旋改春秋再改易成化丁酉舉鄉薦甲
辰擢進士高第連遭二親喪弘治己酉服闋簡入都
察院理刑庚戌授雲南道監察御史承勅稽廣東西
軍籍兼諸司卷牘乙卯巡按福建己未擢湖廣按察
副使專督屯田水利巡按意有所屬君持不下會署
藏考見謂爲治事遲緩例當調用需闕不時得君已
無仕進意命亦不及越三年乃改授雲南君上疏請
老遂不復出其子希周以弘[illegible]

林修撰遷侍讀當被封勑例進中憲大夫正德辛未三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八其生則正統甲子八月二十三日也君贅于吳之王氏封恭人子六人希周最長君性斂而慎言動不苟居官持大體審而能斷博羅軍陸氏安指鄉人二昆弟爲族而資其費不得又誣其爲故軍陳盧二氏子從祖以無嗣養爲子今二氏願絕當各還本役君折之曰無嗣而養子安用二人二人者又豈適皆絕軍之後哉其人乃服閩民有製海船者海商以通外國巡按論商死民當讁戍都察院欲并坐死君疏謂例以擅造大船載違禁貨

物入番市易者處以極刑今民未嘗入番船又非商所造不當各坐乃皆從末減巴陵有率諸子及母弟之子共毆殺其異母弟者既皆論死乃誣其弟嘗通于婦爲子所詬因惡其玷而毆之於是弟之子亦坐死君曰律罵父者須親告乃坐伯殺其父則讐人也豈可遽以爲信立命釋之凡此類聞者皆爲一快他如均龍溪南靖佃法革沙尤水驛夫船減延津二府餽運浮費增湖廣陂堰令屯田隱匿自首而籍其久業者雖皆州縣事督令區畫悉君手出而名之曰遲緩豈其情哉今希周以文行獨用于時君子曰固[illegible]

其乎在

雲南按察司副使朱公文墓志銘　王鏊

朱之先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宋有兵部郎中賁其丞相杜祁公遊所謂睢陽五老者也五傳至直秘閣子榮稚年遭亂南奔始家吳之常熟直閣生衡錄院修撰大有從家吳縣又三世爲征東儒學提擧德潤有盛名于元是爲公之高祖曾祖吉戶科給事中以直言被旌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名爲中書舍人始徙崑山祖永安考夏皆隱居教授考以公貴贈監察御史公諱文字天昭自幼岐嶷迥出輩流游郡庠郡使

者程校藝業輒爲首冠舉于鄉輒不利成化丁酉年三十有二始占南畿鄉試甲辰登進士第公初治詩已乃改治春秋又改治易治易未三年遂登第士流服其斂弘治庚戌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出按兩廣戎籍凡理戎籍例以捜括隱慝多寡爲殿最莅其任者率以酷烈爲名公在兩廣獨持平不苛而稽審有法民一言出口洞燭顛末雖斷歸戎籍退無怨言巡按福建風裁整肅衆謂得御史體魏都御史富林副使倰移疾家居咸奏起之時公私殫屈國計無所出兩鎮守死者貨財鉅萬輒旣于庫小會福建鎮守陳道

死公乃籍其數以聞冀可佐公帑之乏詔不從是得
鎭守死御史不得復預權貴者始忌之屯田故有額
而隱占于奸民歲久漫不可考公至湖廣則許民自
首不究切之或得業已久則輸稅而不奪其業民見
公明信率詣官首實公爲政雖若嚴峻而毋出于平
恕閩有吳甲治海船商乙以市外番咸坐死公曰甲
造舟而未嘗市番乙市番而舟非所製得減死其他
冤獄尤多所平反政聲流聞法當遷秩上官有不悅
者署其考爲才力不及久之改雲南公曰尚可仕乎
遂上疏乞致仕時國法方峻人爲公危之公不顧卒

俞旨居官幾三十年公私無纖毫遺權門要路雖舊
與連未嘗一言自通人有德公者寓書當道薦進公
知之卽還其書不荅曰吾豈可自售也尤善論古今
成敗能以辯博濟其議往往屈人于廣坐之中予與
交幾四十年偉其博重其廉且守而獨疑其過于警
拔不虞乃以不及沮于時銓鑒者其獨謂何物論所
以至今不厭也公以正德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春
秋六十有八子男六長希哲 賜第一甲第一人及第
今爲翰林侍讀以學行聞于時

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元忠墓志銘

王　鏊

雲南按察副使賀公諱元忠字澤民其先自宋八南渡
來家吳包山之陽曾祖孟安祖文昌世有隱德考
以易學魁應天解試歷官九江學訓福建按察知事
以剛直不能隨時告歸授徒吳中今吳中易學最盛
其淵源蓋有自云公得家學之秘成化辛酉占解試
高等壬辰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江西道監察御
史巡視漕河河道爲通出按廣西風裁凜然剔奸振
滯黜汚崇良名聲大振當道者多才之而亦有不悅

者乃除河南按察司僉事以憂去改僉雲南按察司
撫夷勦寇茂著勳績鎭守黔國公巡撫巡按僉舉公
資望不當尚滯畀官遂進按察副使兵備金齒騰衝
時木邦孟養舉兵相攻紊歲不解公躬冒嵐瘴諭以
威德事且就緒而固以病乞歸矣帳下千人以金贐
不受夷人爲作卻金亭以旌其廉云公歸林下凡二
十四年歲乙丑　詔進亞中大夫正德丙子八月以
疾卒春秋七十有八公爲人操執堅定面目嚴冷在
道時獨持憲紀輩類御史抑首娖娖不敢出一語親
舊或有囑則厲聲曰吾知有　國法不知有他他日

有言言事當有跡則又厲聲曰御史以風聞言事必
俟發而後舉則焉用御史爲家居久矣雖子弟不敢
媟見泰以御史按閩中還侍立左右惴惴如也近世
仕者多崇第宅廣田園以侈相高公少能以其家富
迨老所居狹隘卑陋終不肯覆一瓦增一壓曰無爲
子孫累也冠服敝舊飲饌菲薄能甘之雖宴享賓客
亦不肯隨俗奢靡值伎樂必望望然去之出入坐一
小舫人不知其嘗有官也於乎其可謂篤於自信不
爲流俗所變者耶

雲南提學副使孫公繼芳傳

孫繼芳字世眞華容人正德辛未進士初爲刑部山
西司主事是時宦官勢盛東廠獲數人誣以爲盜下
刑部論尚書命繼芳治之鞫知其冤也即白尚書曰
此人審非盜可免平民哉尚書命白東廠東廠無能奪
也卒出數人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迕宦官逮繫
獄疏救不報因謝病歸起改兵部車駕司主事陞職
方司員外郎　毅皇將南巡武選郎黃鞏與繼芳百
餘人諫止　上大怒廷杖之繼芳得不死尋改職
方掌軍國機務及諸邊鎮籌畫故謂繁重繼芳日談

笑爲之至奏草時命吏執筆旁立顧口占以書然亦
咸明切引繩墨中事情未幾與部尚書事相抵牾外
補雲南提學副使卒誣摘黜之歸繼芳性慷慨激亢
當其氣所欲言雖萬乘勿畏也其爲提學雲南時數
以事與都御史爭都御史御史亦降意溫言解
之嘗爲諸生受學何景明爲舉子亦遊其門故其文
尚典實敘述紀載有班氏風所傳詩僅百餘篇皆精
語惜任直過當遭時排抑然海內豪傑至今尚多知
之

雲南按察司副使申公綸墓志銘　連　鑛

公諱綸字廷言姓申氏別號南濱其先山西屯留人元季有諱文美者徙居絳縣留孟里國朝洪武中其子庸舉文學爲絳學教諭進[illegible]縣知縣嘗過廣平之永年慕其山水之秀遂占籍爲永年人卽公之高祖也曾祖諱達永樂初以人材徵授禮部主事擢汝寧知府祖諱寧　宣宗朝舉賢良方正考諱廣自郡掾拜蓬萊典史陞靈璧主簿生平爲人仁厚與物無忤前妣王氏生紀妣岳氏生公及緒及縉公自幼聰頴出羣嗜學問弱冠補郡庠弟子員益力於學弘

治戊午領京闈鄉薦乙丑登進士第正德丙寅授山西定襄知縣隨丁外艱己巳改浙江永康復丁內艱壬申服闋改山西平陸平陸地僻民頑素稱難治公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寬政鋤强植善興學諭俗均徭薄賦甫歲餘政平訟息部使者交薦其賢甲戌銓曹以政優調公太原去之日餞送者數千人老幼流涕有臥轍不忍舍去者太原民悍俗野才風素熾公下車明法持平風采凜凜健訟者迸息不旼月而事克就緒乙亥擢潞州知州時潞久不雨公至膏雨霑足民大悅丁丑擢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戊寅轉戶

部廣東司郎中歷官兩部政績偉然庚辰三載考[illegible]得　賜誥贈父如己官贈封其母妻皆宜人嘉靖改元壬午擢河南衛輝知府至是才識益老練在衛不勞而治甲申河南諸郡飛蝗蔽天民多患之獨蝗不入境禾生六穗歲大熟士夫各贈以詩有無寃清漢獄多稼頌周田之句由是撫按使臣交章疏公治行爲中州第一乙酉冬述職京師而改調常州之命下矣明年丙戌朝會吏部推郡守治行卓異者請加宴賚公首與焉至常益以廉慎視身嚴明涖政一時象右斂手避之其政之孚若移風清訟禱雨應耘散穀

賑貧詰奸弭盜與作書院新學宮審繫囚簡養濟式文演武之數表表可述丁亥擢四川按察司副使明年戊子至蜀時憲長缺公視篆振風采雪寃滯律姦貪綏遠夷秉公執法敷恩著威凡所建白鑿鑿如也偶因議事與按臣不合適己丑大朝考遂以才力不及解任自是家居數載無復仕進意辛卯夏入京欲上疏乞致仕不果遂補雲南曲靖等處兵備然意不欲久居也會明年壬辰大朝得以年老致仕見邸報脫然歎曰吾年六十有三得生還鄉井足矣抵家躬於滏河之陽因舊築搆室四楹扁曰南濱草堂內有

嘉木數種修竹萬竿足以供清玩勝日角巾野服招致縣人暨寮相與徜徉其間又倡士夫故老效古人爲眞率會月舉歲遇以頤養天和郡舉鄉飲必敦請以爲上賓吾廣平官於雖多求其功成身退當達尊之榮享林泉之樂好古執禮爲時推重如公者蓋不多見人皆卜以遐算執意未疾一遘竟至不起哉公生於成化庚寅春秋六十有九嘉靖初詔下均田之事郡守湘源蔣公忻然舉之事雖善政而關爲豪貴多田者阻抑公獨奮然堅主不避訕謗後郡守不欲建通水惠民二閘泄壅沃槁然畚鍤之勞民滋不悅

也公亦委曲詳盡道其便益梗槩以贊襄之事卒得濟其隱德之及民者類如此

雲南按察司副使以揚公逢春墓志銘

王愼中

西渠楊君名逢春字仁甫泉州同安人由己丑進士授杭州府仁和縣令父喪未至官服除爲蘇州府崑山徵入授南京道御史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丹喪去職起復僉事爲四川按察司擢湖南布政司參議積資二十四年始爲按察司副使未至雲南卒于參議之官舍年五十六君居官竭心奉職凡職所當事事悉力從之事有犯忤人所縮首善避及勞險不可必辦君必引爲己責曰職所有事也直前勇赴不反

顧沮悔嘗爲巧者所目君初不知久之或知亦不變也曰使衆人智而我爲愚不亦可乎且使吾不愚則意貳力分於事事亦不能卹其職矣是吾正有賴於愚也又烏用去之崑山稱富縣前令多以富自沒有能不沒於富而諸獻遺權力猶不敢裁罷君曰貴人之財以買聲市恩而施於不貪人之費斯孰執其咎一切罷之其政寬民急吏賦籍獄牒胥史不得寅手戶受賦重輕獄當决縱榜示出無不愜服不復求吏知權不在左右也撫按異意條敎雜遝君据理疏正皆以理爲言奪江南北諸郡邑以歲時餽畱臺爲常

君乙臺覷不敢至曰是嘗爲昆山盡罷諸獄遣者六
可悶也巡視江南北倉庾汰黜屑貪風采振竦所部
廣屬吏滋多人人如君臨之在廣東分巡嶺南道疆
界遐曠徭種蕃育其中數爲民患故嶺南兼有兵戎
之寄法弛日久將玩卒惰賊白日剽逐道行旅梗塞
相爲蒙蔽以苟歲月而已君首舉綱維責郡縣以修
政息民之要然後易置將領選卒訓練指授方略自
是賊發輒得野聚荒村開戶而睡矣在蜀領璽書專
以鹽屯爲職最號煩劇利源所在豪右穴之君綜刷
成額按籍考要年侵月虧瞭然可見僞巧之所飾課

入日進時敘州戎縣都蠻畔殺略吏民長寧戎珙一
路邊無居人監司相顧莫肯發口君獨抗言且設禦
取之策撫按相與謀非楊僉事不能辦此會檄以都
蠻之役委君君至益用耳目知蠻敢爲不靖由屢撫
養其驕桀之性非盡勦之後益不可爲度險阨分兵
四路約期進勦君復計縶素以撫狃我若因而誘之
宜必我狃得之易也陽撫其四鄉而以勦二鄉爲師
名果得四鄉最桀者四十人以來盡殲之用是兵入
有功俘斬以千計湖廣分部滇邛之間戶多亾沚容
戶据其田逋稅猶責主戶之存者故亾益多而逋死
不可校君爲法使稅常附田以行田與稅不得相弋
而互爲有無也平賦均役通滯節冗事集而令不煩
其在職獨久復因暇日興起禮教訓勵生徒士奮於
學者彬彬然盛矣所至盡心於職大較如此故其以
憂去嶺南以遷官去蜀民皆若失所怙相與泣曰[illegible]
翁復苦我矣其卒於湖南民走哭相踵不絕喪歸罷
市舉聲以過喪出境乃已君在昆山邑有故相當國
子弟僮奴暴里中君置之法移書都下懇惻侃切言
以德爲愛之意故相報謝暴者終君之任益戢嘗欲
奉其父祀于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

不悅然未嘗敢短君也爲御史值　東宮備官寮時
相引置私人物論大譁君首彈之相權寵方盛莫敢
齒及　上覽君疏爲易置所引用者時相氣大沮欲
中君以事而有所畏遂以僉事出君臺中在嶺南韶
州守倚故相大爲奸利總制撫臣憚相權益優異之
君白發其奸撫臣搖手君曰坐視民患不除不能一
日安於位除患而以禍去心所安也撫臣內惡其言
而奪於君之法韶守竟不免此皆其悉力於職人以
爲患而君喜爲之者其在蜀都蠻之叛非君職也直
以憤在職者偷事病民遂以身任之功成而賞不及
反以得謗久而後白然君仕躓不速化而正論常歸之

雲南按察司副使曹公逵墓志銘　王世貞

恭嘉隆之際有直臣焉曰按察副使曹公逵而曹公之爲御史也甫朞而挾其儕糺故侍郎汪不法語峻甚　上杖之五十謫外而亦爲紹宰汪以解公方臥兩縱騎囊過宰汪第忽挺立指而詈曰若尚能肩脅入長安門耶徐徐步歸邸待命得隨州判官而前是君按司隸有林某者游權貴間以事請賕公寘之法而翟某者爲林與主迫以權貴書居間復寘之法京師目相攝强項曹參而公之判隨州也屬暴水公督焦嶢之民以俸緡倡賞格賞援者所全活無筭攝蘄

水令　章聖皇太后梓宮歸顯陵當道蘄水郡縣責供帳甚急公第飭吏民于板水次已公服前引常稾外不庀一錢曰吾蘄水非中貴人外藏也中貴人問而知爲公驚曰是故强項曹耶猶岂然御史會風便引帆去而公遷南城令爲眞矣公之令南城善狀非一而大者若汰坊廂役祟學校邑有婦貞暴於淫姑以死者公詗得狀聞於上而旌之至公遷去南城輿蘄木人後先爲生祠以祀公至今勿絕公爲南緡部主事遂遷郎中領蘆洲公領蘆洲而蘆利瓜剔之富民豪不得從中牟尺寸矣凡三年而遷知廣州府[illegible]

會府吏敝蝟集公一切以惠文帚之若洗始公令南城而御史汰以苛禮望公公拂衣出曰吾御史豈而比耶以是頗得難上聲而公繇廣入覲順德丞趙某夜行金嘘怒叱出之會公至自覲趙丞坐賕露臬司以屬公公治極法且抵罪而巡按楊御史故與丞有連欲有所縱舍公持之益力御史恚而色加公公曰趙丞善行金舍之固當亦竟拂衣出而御史業已中阻監司有恨公者爲陰喝曰守飛書燕中道矣則又曰守侯三司集庭欲辱公矣御史窘乃誣公宅罪狀詔即就訊而公上疏自白竟得雲南守而丞及御史

相繼罷謫縉紳快之公守雲南亦會府其治如廣以最聞遂擢其省按察副使治兵備臨安夷酋普憲阻兵公奮身請以所部深入憲巢卒縛之而撫使者以非初議格其功更爲飛語聞當調公遂歸人謂公調不當更內地耶且久資以非時擢耳公咲曰吾往者白吾巇而令不白者不吾巇也且吾官三十年而幸有老母在而忍倍母出也公家居不以非時謁守令郎守令或宗戚之顯重而過舉者面斥之不少假亦素熟公爲人無忤也公少貧爲諸生日一粥自給及其貴而老非客至不三簋客或風公力不能南

三筦耶公謂視諸君誠儉然視吾諸生時則已豐卒
以隆慶辛未得年七十有七公字履中其先爲常熟
福山人已徙邑之沙溪後割沙溪屬太倉遂爲太倉
人因自號曰沙溪

雲南按察司按察副使楊公道亨墓志銘

王世貞

蓋予讀楊公狀而悲之當公之守眞定也見亾不以
天下第一者而一撫臣欲中公以快當事意輒論罷
公夫以天下之好不能勝一人而公就屈卽所恃者
天乎而亾何事竟白公當復故官然復官之命下而
公先已卒矣語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公所恃者天
歟非耶公守眞定爲三輔最大郡庭五州二十七邑
之長而臨之而上乃有諸督撫臺察兵巡見臨者以
十數又當東西孔道冠蓋羽檄肩摩卽守食寢弗遑

也而公素彊力自勵又嘗爲李官讞斷益習吏抱案
請署公先所急者次第呼署而抉其不當請者曰太
守迺爲猾胥作地耶諸州邑受約束者以次授案去
兩造紛爭前而吹公不顧第擿其中要窾呼一二把
訟大猾厲聲曰而不吐實立碎汝首矣以故公所聽
訟不數語而決故事守以夜分臨讞公之始至猶旰
非久而崇朝矣郡置供張甚設其造請諸公不避暑
然所饋不過羹胾食自恒賦外一不以煩吏民而會
虜騎入紫荆畿輔大震公行視郡三面皆土城歎曰
地幾不與虜共耶顧郡有羨鍰若干千緡及贖吏脫

騎倅給烝糈之以白於臺請因石於山因陶於土獲
三面咸甓石之不匝月而畢趙民忘與公又益濬濠
及築滹沱廢堤以外拒水而內護濠久之滹沱挾霖
雨而水横來爭堤且潰公督僚吏多益置土牛木楗
之類捍之而身露立城上慷慨爲文以禱及禱而水
有若青羊者一目獨角卬首而逝水亦隨減當公之
[illegible]幸出民之薄於堤者以千數丙夜不辯色號呼請
救忽故神祠光熒然有二燭浮出因傳炬以免咸加
額稱公神君神君云而公又奏蠲其歲賦之半諸上
賦金郡例有火耗或至十之三以供守費公一切革

之民益用大悅謳謠載道而前所謂撫臣者不欲言
其人故公同年進士也與御史不相能屬公司其狀
公念已守土大吏安可首鼠鬭兩監司但委曲引大
體覘消其嫌而御史內材公所措置多與謀滿首薦
公而劾撫臣所私者撫臣大望公謂背我而新鄭公
當國惡故相爲公鄉人嘗道出眞定以言微嘗公公
逡巡謝不敢知而撫臣者故新鄭客窺得之大喜謂
公奇貨可居矣公嘗修郡城垣學宮陰陽醫藥公署
度之費無所出會有倉羨粟四百石公以付工使計
受直日以所事請也而公旣遷雲南按察副使以去

撫臣前事疏奏公謂有所乾沒當罷詔聽歸就逮
逮聞之笑曰太守有州五邑二十七爲三十二城一
郛而城可百金乃愛此紅腐粟耶且撫臣躭躭欲肉
我而自此腐粟四百石外不能以毛髮餓我彼猶人
也吾安所解何公乃歸耕楊扇與其諸從季飲甚歡
然以數飲得脾疾久之寢革貽書陳懿德先生謂受
上恩無以報卽不我白我無所愧地下也竟卒而
所論公事下彼御史責問諸匠作受直咸有狀因延
見吏民詢公賢否吏民叩首流血謼曰楊使君儻飲
一杯水而奈何以腐粟餓之或謂使君卽不白我曹

願得死代御史乃上疏略曰雲南按察副使故眞定
守道亨材而廉守也廉者必不盜倉腐粟材守而貪
亦必不須此倉腐粟且粟授直工工皆有狀詔特復
公按察副使以示優而公不及見矣公頎而長身風
骨聳秀而溫然謙卑長者性孝友居父怡山公母馮
宜人喪以毀瘠聞事繼母馮太宜人共養腆備諸弟
道通輩咸依公所以撫敎甚篤而其逝者子其孤以
閒也旣以貴念獨居饒而使區困役日就約因割腴
田六百畝助之以故公病而里中人爲飯僧禱神殁
而巷哭聚弔若市然公少年爲諸生則已有聲數試

有司數不利者博士家言凡數萬餘始得解又踰年始成丙辰進士授行人出使諸藩以秉禮最其官當遷爲給事御史而居與御史大夫隣大夫之奴與他惡少詢而誤謂公奴也間之僅得刑部某司主事稍遷員外郎以至某司郎中公極精勤於職當是時西曹郎名能法比者亾如公其名善博士家言至古文辭亦亾如公竟不調而以積貲僅得守守而始得大郡然其遷副使則在萬里外甫遷而劾繼之劾甫白而公已卒公眞無天哉悲夫陳先生曰山海經所稱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有獸如羊一角一目其名

辣辣公所禱而見者耶彼猶獸也而能使水隨而甚者何也神祠之燭胡自出而應公以出于夫於溺且聞之趙民旱公再祈而再得雨則公不謂無天也公字豫甫別號九華山人其先避世於華亭之修竹鄉遂家焉子孫益蕃衍環澱湖而居者亾他楊而邑人以區爲扇遂稱爲楊扇君所自產也父卽怡山公母平繼母馮俱以公刑部郞貴贈封

雲南按察司僉事邵先生玉墓表　李東陽

先生姓邵氏諱玉字德溫其先寧波慈谿人也四世祖承事郎馮二府君徙居鄞曾祖維乙祖子文考敬先先生爲縣生舉宣德十年鄉薦正統元年登禮部乙榜授汝州學正歷遷南寧河間二府學教授合九年考最吏部遷順天始以京秩入流品會　朝廷命大臣會薦可爲按察督天下學校者先生用兵部尚書馬公昂薦超擢雲南僉事兼督貴州未幾墜馬傷足遂謝事以去居十有餘年乃卒先生生永樂五年卒成化五年壽六十有三先生學本諸經傳涉史傳

爲文章典雅有法氣象嚴毅行甚謹不苟爲酬應爲教必先孝弟忠三者期以磨濯士行爲天下用在順天雖不久任諸生思之至今繼教者皆莫及焉在雲南不遐遺其人凡所按試冒險阻竊歲月未嘗色倦三應聘爲考試官山東西俱號得士而江西得故侍讀彭公教爲解首若今學士張公元禎禮侍郎傅公瀚董公越祭酒羅公璟皆時名士鄉榜之盛無與爲比嗟夫作人選士之典在國家爲最重今倚席以教定額以試曰是足矣求才稱其職竭志力以圖于成者幾人哉閱世寖久知人才不易得前輩之不可復

乃奈之何不爲先生悼也謹以是表請墓先生一[illegible]
設饘粥以救饑民在山東有士子囊金求舉斥弗納
在山西作誓心詩以見志在雲南見道旁羣婦稱夫
死戍携幼而啼饑者督有司查其籍廩於官此其懿
行善政在人耳目者

雲南按察司僉事林公淮傳　郡志

林淮字長深淮早喪父養母孝成化十一年進士拜
刑部主事即奉母入養京師且就郎署必戒婦飲食
盡恭久之母念家鄉切遂引疾歸既三載部檄趣供
職淮以京師苦寒將母不便遞疏乞改南京刑部遷
員外郎弘治改元陞雲南僉事淮曰往棄北就南爲
養母也今雲南去京師萬餘里吾母豈宜往乃自陳
情願爲近地學職使得養母詔允其請乃以淮爲常
州府教授親終復注僉事如初淮就學職居二年母
以病卒淮哀毁扶櫬到家亦卒淮初入刑部永平有

疑獄一家十八人坐死前官持兩端不決淮一訊即
辨人服其明允嘗當盛暑提獄命人汛埽臭穢及剪
剃老囚髮日煮艾湯與浴彌月囚無瘐死者淮有女
弟適人母愛之每迎養必挾與俱大槩淮操行於倫
理爲最重云

雲南按察司僉事林公希元傳

林希元字茂貞自幼嗜學讀書遲而甚刻苦其寢處衣食有人所不堪者其於研究義理解析文字尤極其精以儒士中正德丙子鄉試三場巡按胡公文靜得其卷命特給以燭宴鹿鳴之日布政伍公符謂曰公異日必大用以其感異夢云連登丁丑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左寺評事執法不阿中貴决疑獄十餘事不可盡述皆人所不敢爲而公獨任之聲稱籍甚至覃都有鐵漢之謠 世廟登極公應詔條上新政八要有君道急務六朝廷大政二八要皆深切時弊中

清言路革鎭守二事最爲人所難言言官以是切恨旋遷寺正有巡城御史譚魯者有所私問斷不關法司已而問者家訟究法司法司過寺公謂故事凡京圻有獄自杖徒以上無不移部寺問理平允非成法有駁譚請史詹林三御史爲解不從囑堂官爲解不從遂誣以抗拒罪謫泗州判官堂卿陳琳同僚鍾君雲瑞求贈言祭酒崔公銑作說鉉以相贈皆以聖賢事業相勸勉而舒公芬亦謂今日道喪之時惟所論德義之勇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足可救時公至泗盡心職事竟以抗節不屈當路遂棄官歸家居三年以讀書解經爲事值 世宗皇帝鋭意中興求賢俊少宰方公獻夫詹事霍公韜列故副使莊渠魏公校并公十人以聞奉 旨推用公起北大理寺副未至任尋陞廣東鹽屯僉事陞南大理寺丞時正上特黜公益有意於大用公也公自爲寺屬已有聲至是益練習法所當加不少假借事涉權貴無所迴避然或獄事有難决必與屬官反覆辨論至停允而後已時國子祭酒王公道司業歐陽公德並以理學名公往復其間不專名已見而於二公之說亦有所折衷不盡從也四書易經存疑於是再更定而古文

類抄出焉適大同軍叛公連上二疏詞極懇切竟爲當道所阻秩滿覃北會遼東軍士以都御史呂公經清屯田不便已窘辱之朝議差官體勘公上疏極論姑息之弊請用兵且曰人臣有出力以定國家之是而不係乎疏與戚犯忌諱以决天下之大計而不計乎利與害者臣希元是也天下聞而壯之疏入忤旨遂落職知欽州會安南事起公議復四峒上言安南可取狀凡六疏 上覽奏甚悅命四省臣調集兵糧以待而特遣本兵毛公伯溫咸寧侯仇公鸞往徂征未入其境而登庸子方瀛已爲其民所殺登庸討

窮納欸終始悉入公策意必欲如國初郡縣復也奈
夏公言素不悅公因排其議以保境息民爲詞 天
子竟不懌而罷姑以安南國爲都統司登庸爲其使
其實安南未嘗爲司登庸使號亦未受也千載之功
竟以一言阻之良可惜哉公旋擢海北道兵備僉事
竟得罪罷歸乃著太極圖解春秋質疑讀史疑斷訓
蒙四言考古異文批點四書程文宋繩尺論表策等
書行于世學者稱爲火崖先生年八十五終于家死
二十餘年乃祀于鄉荅特出于督學大倉王副使之
意且有特祀之議時訕未克舉也

張僉臬公澤傳　方學漸

嘉靖丙寅八月十有四日張公以僉臬討武緣亂死
之越歲璽書贈光祿少卿廟額忠節歲時祭享廕一子
有司樹石於皖城之衢曰仗節滇南而吾鄉之評忠
烈者必推張公云公家桐城雲田之坂人謂張雲田
高祖傑累千金好行其德歲飢出粟千石周鄰里供
佛動十數金家用是落有鄰叟夢大石立其庭金標
古篆不盡曉惟記澤被萬里四字明年公生傑名之
曰澤字大被從夢也公冲年穎異七歲授論語至事
父母竭力事君致身喟然歎曰忠孝當如是夫厥身

文學王亭奇之曰此兒識度非常長充郡諸生名能
文章人多從之遊公語其弟子曰二三子欲爲聖賢
乎將榮肥是計乎先正之訓謂何而升斗爲榮實惟
六經之辱踽踽獨立鮮知之者少司徒盛公汝謙獨
亟之數過廬劇論移日嘉靖戊戌選貢計偕丁未授
沅江令沅多曠土招民開墾資牛種省阡陌沅江大
治武陵請攝故事長吏不他攝公乃沅江攝武陵武
陵有洞冦公率兵禦之佯卻縱賊大掠翼日復卻賊
僻陰使奇兵擣其巢獲渠魁遂平無何以憂去兩邑
民爭挽其軔歸而不能具喪禮稱貸襄事既闋補巫

山巫山舊無驛里甲賓繁劇一驛巫山便之[illegible]
有例公郤之以克茶商之贖大饑典發粭俸爲粥飼
羸尫存活甚衆俗尚女巫杖之火其神巫風頓息戊
午升衢州别駕逋賦者盈囹圄寛爲期而出之感泣
爭輸逋矣自奉甚約民稱張青天會龍游常山皆乏
令監司使攝龍游矣而常山之民要之留張公奚而
薄常山監司乃復從常山請而益賢公時督府胡公
宗憲威傾兩浙其前驅求索無饜二千石以下唯唯
公獨縛而杖之白其情欲解綬去胡公更延以賓禮
戒部下曰而不知此郡有廉吏乎供具減十之五督

府新募之兵數百擁主糧者而譟竟日公馳而諭之
曰張公至矣遂凛然散有礦寇擾處州傷官軍將及
于衢衢守議避之公曰不可單騎諭以禍福給米數
石曰爲爾歸餉毋擾一方民寇退相戒不入衢癸亥
陞廣安知州道出巫山巫山民扶老攜弱䝉帷而呼
車不得前公步行數里至廣安一日而決淹獄五十
㕣黃明義等五人十餘年之冤干獄置釜薪廳前訟
者徑入炊廳下須臾決判而去民歌之曰張不解袋
爲知閬閬立二倉令有罪重者入米輕入穀逾年得
米穀千餘斛爲往來糴賑博士生貧者之婚葬歲數

百金有推官皮姓者至索賂公不應因閉署戒閽人
勿入知州公遂壞垣而入曰澤有槖請君探之[illegible]
亦請探君槖皮大慚宵遁入計自治騶不以煩民先
是銓曹書其名于壁曰天下廉吏張澤相國徐公階
聞其賢招之曰同鄉也何難一顧公曰羣吏兢兢聽
家宰之黜陟某不肖何敢私謁相公請辭于是銓曹
奏治行爲天下第一乙丑擢僉憲雲南公去家萬里
兩僮自隨歷舊治不使人知分巡安普當道雅重之
事輒委印累累者七簿書旁午益勵精不遑食尋改
巡武定鳳繼祖者武定之屬吏其兄爲酋長卒而無

子其婦護印蓋其俗也繼祖謀奪印治兵攻其婦遂
拒命中丞直指使議討之公曰不靡而動大衆不武
以夷攻夷不得其死命損威授我守金師一旅不旬
月可計擒而獻之麾下不聽使公監東軍五百前發
公歎曰我欲計萬全而當道疑我怯耶遂毅然往誓
師忠義奮發衆皆感動一戰而勝賊走險部將哈囉
銀曰險恐有伏搜不得追及戰復勝賊疾走渡河銀
升高無所見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失分兵爲四哨約
竝濟自當一哨麾其衆前半渡伏起截流而鼓三哨
不及援兵潰賊以夷語詒熟夷得公狀執之公居賊

整衣冠危坐時讓以大義賊皆俛首稱張爺烈士以
半月督臣調大兵討賊兵四集賊置酒獻千金爲壽
願得手書移軍門乞赦公叱之曰天朝大臣奉命討
賊寧爲賊作説客耶賊曰不書則刃之公又叱曰死
則死耳刃何怵焉賊乃使輕騎送公還而拘留其侍
衛惟百夫長胡翰一僮張時用從行至山谷有鐵騎
草莽中躍出公遂遇害翰時用皆死三日賊歸公屍
面色如生督臣攻益急踰月誅繼祖賊平公櫬驛還
一子斯蘊廕入監今後府經歷萬曆中公進階奉政
大夫方生曰君死國守臣死封疆將領死行陣士死

綏百有司死事明有義也張公得其死矣豈不參天
地光日月與顔常山張睢陽文相國王待制諸君子
齊名哉當其片語戢兵單騎止寇一別駕兒俾督府
不獨才勝節固懾之矣剛介之士往往踈于附字而
所至以循良稱今去思碑五生祠二忠節祠一祠鄉
賢者二沒世不忘非耶滇南萬里與夢符張公殆天
授已

雲南按察司經歷劉遠先墓表 陸粲

紹卿以太學生得按察司經歷銓注雲南先是余以
給事中言事謫貴州都勻驛丞雲貴接壤皆古西南
夷地貴州地尤瘠惡非人所居余行數月乃至境上
屬盛夏暑雨所經由皆大山長坂下上勞憊盡日道
無行人俄有騎而自後至者紹卿也與俱憩叢林樾
間語相勞苦仰視山兩崖斗絶數百千丈色如積鐵
霧氣涬涬起山巔虎跡交錯道上紹卿憮然不樂余
顧笑曰子悔來耶丈夫不經此當何由知艱難子行
矣紹卿亦笑且頷之上馬去余至都勻會驛舍久廢

僦居平越平越者雲貴往來孔道也諸自雲南來者
時時傳説有新官劉經歷者彊執不受請託蠻酋武
官放恣淫虐不畏大官府獨難劉經歷耳余聞之良
喜自余去平越及歸吳中三四年間與紹卿不相聞
既而紹卿上計京師撫按者署其考爲諸幕官最當
遷秩矣廼有飛語聞吏部於是以不謹罷則聞有按
察官以細故相望實陰中之云紹卿自失官家居十
餘年病卒卒後若干月且葬其子珹詣余泣請表墓
余許諾因爲道往時事曰吾知若父久矣忍無以慰
其死哉紹卿諱遠先世家臨江國朝有編戍蘇衛者

今乃爲人自其從祖父刑部尚書與清始起進士
大官多但毋陳氏紹卿生有至性十四喪父執喪循
禮而力學工書事毋以孝聞在雲南治政明決上官
才之事多倚成焉所平亭疑獄甚多土官楊詔殺人
帥府案黠奴高壁亦坐事當論戍兩人要重貨欲之
不納卒案致如律千戸胡學詩戕其妻行賕要人脫
罪一訊得實狀論死王髯者圍奪殺人道中郡吏名
捕之一兵官子亦王姓而髯疑懼自髡爲吏所錄既
誣服成獄矣紹卿往覆按立得殺人者而出兵官子
歲饑視督平糶計會詳密而賦授必均民以不殍死

閱視迤東諸郡庾積姦蠹爲淸他所建易尚多不悉
紀令任職差久其功緒當益有可觀者顧僅逾一考
輒以晻昧之過去談者惜之或曰紹卿平生剛急少
醞藉用此觸忤貴人卒見廢退斯自取之也非耶余
謂不然夫仕在不失已耳乃禍福則有不可知者昌
黎公曰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信矣今世仕者或工於
語言日蒲伏公卿戸下拜起望顏色然其人固自有
利不利利則躐取華要不利亦放棄流落死耳要之
榮遇有定分非必以諂傲爲通塞也如紹卿雖骯髒
食貧以終亦何恨哉亦何恨哉

雲南府知府杜公棠傳

杜棠字善政三原人儀貌豐偉剛毅寡合獨與靖川
處士馬尚賓爲友專物洽聞經明行修尤善星曆風
角之術由鄉舉任眞定通判調彰德時靖遠伯王公
驥征麓川舉軍前占望運籌爲衆耳目賊平 上賜
美女一人仍陞兵部職方司郎中叅贊戎政錄功間
兵部尚書于公間命棠曰公某年當無杌而眠于惡
之止增四品俸調南京戸部所在人以識大體稱南
部堂後樹忽冬花衆譽其長曰此堂尊之瑞也棠正
色曰冬花春秋書異何瑞之有其剛正類如此性至

孝毋喪廬於墓側時友人馬尚賓刲股和藥養親愈
疾涇陽處士師維學亦執喪廬墓遠近稱三孝焉後
陞雲南知府政績著聞以老乞致仕誥進三品階通
議大夫卒年八十一在雲南日靖川處士卒公思之
不置求有能招魂者招之至與話舊詠詩而別故鄉
人稱公與靖川爲生死交云

楚雄府知府朱公繼祖墓志銘　楊　廉

公朱氏諱繼祖字孝思別號慕菴世家高安由邑之高倉一徙碧雞坊再徙坡山代有聞人曾祖諱仲益永樂乙未進士累官刑部郎中祖諱子昂號北湖居士父諱正巳贈兵部主事母胡氏贈安人公賦質醇厚一切戲謔皆不樂爲而內極朗徹書記於心不復遺忘成化甲午舉于鄉甲辰舉禮部策大廷以進士出身授兵部職方主事守山海關譏察嚴甚犯者雖權貴無所貸人謂不愧鎖鑰之寄也滿三載還轉武庫員外郎郎中常抑配女直夷人於廣東至甫二日

即竣事而回鎮巡番錢之不可得他如裁省錦衣新隸勘定外官馬丁附齋軍冊革專差之擾以靜驛傳皆公所建白者之令甲至今者也轉雲南廣西府知府推誠撫字興水利立社學有養有教未嘗鄙夷其民前此叛者如龍俊普清諸酋長次第納款盜發竹子山奉當道檄督兵往勦之逾月奏捷朝廷嘉其功有賚雖文綺之賚當報政之期撫巡交薦更治楚雄二郡皆在京師萬里外而後郡之較先郡爲之似差易者而公處之若尤難焉故至即翕然稱理景東土官知府陶洪跋扈一方十數年如唐之藩鎮公復奉檄單騎而往衆皆危之公飲食起居不爲陧滿推赤心置人腹中開譬逆順如數累白洪卒伏罪其地遂平人謂賢於數萬甲兵居二歲即上疏致其事公撫世酬物不爲矯亢然趨承之事素所弗欲故當其在部爲人擠排出之遠地及其在郡亦以取忤上官浩然而歸家居惟以教訓子孫爲務間與親舊敘違濶陳說平生吟詩飲酒懽如也子寔昌初以御史在北爲逆養計得乞南至家懇請竟不至大意謂謝事以來城府尚不欲入而況於都下哉葢其晚年喜靜如此公生正統己巳二月卒正德戊寅九月享年

七十公三十六而釋褐五十六而挂冠仕不爲卑泊養益深而設施有其具歸不爲遲勞逸相半而初心無所違積階中憲大夫致仕後遇　覃恩進亞中大夫爲人孝友天至恒念二親不及祿養服食必自貶損俸錢所入推之同氣并同宗之貧者與人言必傾盡雖童稚無所欺咸稱其長者所爲詩文名雙溪存槀

雲南曲靖軍民府知府龐公嵩傳　京學志

公名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者稱爲弼唐先生嘉靖甲辰由鄉舉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旱魃爲災公督賑委悉需冶公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蠲其積逋于以勞來拊循之所綏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所部民苦役重公取公費議寬之令甲首輸銀免其置辦付之印簿以防侵漁清寄居客戶以助夫役移僻驛馬疋以甦衝塗覈冒濫優免及詭稱官戶寄庄戶女戶神帛

堂匠戶以實丁口八邑皆蒙惠焉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僅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公爲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名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代輸之苦百姓至今賴之折獄無細大必得其情有張元二者以追逃婦不反公躬至婦所見室畔縣蛭矗立林木颯然心動行數十武而前伴執村老訶問之對曰我但見屍遂得元二被殺狀又高淳傭人亾其妻妻家以爲死執之公偵知隣有畫工以其妻歸曰遯也計致畫工奪還之聞者以爲神戚畹王溺舉人趙君寵占良人妻殺人公弁論死居間者萬方拒不聽公饒吏幹在事拮据百廢具舉尤加意造士暇則進諸生課之自捐俸以資賞給歷寒暑無倦淹通五經爲諸生發疑抉異無不虛往實歸者早遊王陽明湛甘泉兩先生之門至是奉其緒論爲諸生規建會于新泉書院日與講習以故一時文行之士咸[illegible]起者爲多公天性嚴明當其不可犯而又與有聞于名儒巨公以是施之政亦以是持其身見義勇爲獨信一力雖賁育不能奪也單騎行縣所至肅然一蔬片楮不以煩民人目爲[illegible]天云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公謂非理

上疏請止之至今著爲挈令晉南刑部郎中曲靖軍民府知府在所士民銜德既去而追思之葛仙鄉有特祠至今俎豆不絕云

知府鄭海亭溥墓志銘　王愼中

嘉靖壬辰進士待銓吏部凡若干人江南北巨縣以缺令告者數十縣之人仕都下各爲其縣擇令交欲得鄭君而無錫有秦鳳山尚書與諸朝官顯者十數人竟爲其縣得鄭君他縣不能得皆若有失無錫諸顯者與尚書公交相賀以得鄭君其時予方佐銓司以爲無錫以鄭君受德於其縣人無錫故名爲富而多仕者爲令者往往朘取殄用其財而逆以機數搆嫉士大夫君至按都鄙賦役之籍資以諏訪得其禮俗所由壞歎曰茲邑生迫而斂重若此乃謬以富得

名民方以媮侈遨佚挌四方之目其奚以免因語民以奢敗儉存設陳得失禁戒明白發於惇惻以裁貶一身服御爲率至其張具上官館遇過客交際士大夫舉損於舊度豐約之中使財僅足以成禮而不爲浮冗各興作舍館舟輿苟有可因不妄變革曰勞民以悅人非吾心也既不費財以傷民心始稍取境內一二巨室豪放難諭者重寘之法以示威曰如是足以致刑矣一與民相安爲寬平暇則與士大夫相賓接驩不失節十大夫憚以私溷君聽退勑其家亦莫敢有撓也客或見君坐縣堂從容不苛庭中常空

曠於東西行過縣所見怪胡能然君曰惟不擾人以自累耳君固精經學善爲舉子業邑子多才而講習乖剌文不傳於經君爲指授大義日開月益邑子咸知所以爲文至今科目接跡猶出君門下士爲多張運使公愷清德純行一鄉耆望張給事選以直諫廢貧王進士問病兒家居喜文學君敬事運使公與給事進士游加親貢士施子羽能詩老儒李蘦工註詁皆優與爲禮君與人無忤其溫而有辨又不苟然也巡撫中丞部使者蒞毘陵廉無錫治行爲畿內最交薦之君性恬簡寡將迎又無錢治苞苴以買進秩滿

僅得南京戶部主事以去留都民曹事簡君益爲深厚閉戶讀書恥與儇捷之士競泊如也以其間爲古文詞據理確質有儒術之體重自掩匿不求以名在職隨事展力未嘗苟且而惡爲皦皦維揚置分司榷舟有大小二關舊皆征之君往司榷謂某府史曰征利而爲是鍼細髮密雖取贏胡足貴通其小關務舟行莫誰何之權計以足乃知諸爲細密者非專爲國增計也積資員外郎中擢雲南府知府未赴任以父喪歸喪免侍母不忍去左右居歲餘母病卒始覺父喪毋勉之行君戀戀膝下竟得奉母之終君爲戶部

以其官封父殖菴公元爲户部員外郎母伍氏爲太
宜人在無錫迎父母就祿養治喪葬合禮於二親生
卒且致其情克名爲子服除赴銓縣感疾旅卒都下
實庚戌十月十日距生弘治乙卯年五十有六耳君
始至銓江南大郡交欲擇君而毘陵人以無錫治最
故欲得之尤力聞其卒皆相吊君名普字汝德籍于
南安之郭前村

尋甸府知府戴公鰲墓志銘　張時徹

公系出宋戴公後其裔散處台之黄巖至諱陽者始
徙鄞桃源歷傳至公曾祖鍾贈承德郎東昌府通判
祖浩由通判歷雷永鞏昌三府知府父㸃進城縣學
教諭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外郎母杜氏封宜人
公諱鰲字時鎮別號靜山生有奇質七歲誦書即了
大義甫弱冠登乙卯鄉薦己未進士除太和縣尹以
經術飾吏治所治獄詞精核如老吏豪民盧振聞風
遁去幕吏大源網隆毒民操法逐之僉斬草薙增城
固防大儲穀粟以備凶饑民用康乂撫按交疏其賢

調揚州興化縣時適大侵至有相殺以食者乃請粟
三萬餘石凡賑民二萬六千有奇瘞路莩二千三百
有奇收遺棄小兒官爲哺養民病者與藥田者與種
逋者緩征其有豪暴里中如朱德丁田者捕而誅之
政譽籍籍一如太和陞廣東韶州府同知撫定蠻寇
用之討賊輒爾奏功四封宴然時所屬巡檢洪穆與
其妻病死于旅則爲殮之而佐其子以歸櫬陞南京
刑部員外郎郎中决遣如流庭無滯獄時有鎮江程
玠程環者以鬪毆搆訟而與鄉之錮宦有怨欲寘之
死公曰殺人媚人而可爲乎竟當之遣戍會其人秉

銓以公守尋甸益擯之也一時遇覃恩獲封父母我出
而抵官郡故夷也官司學校不立吉凶無禮俎豆不
修犬猾狠噬者皆是也公乃歎曰嗟乎斯獨民也夷
哉吏之弗華也而欲民之無夷殆矣乃城土城闢府
治立學校建師儒有城有隍有壇有倉有亭祠舍館
有陰陽醫學飲射讀法彬彬比於上國矣如是者六
載以考績行素以不能善事上官被論鐫秩久之郡
士民且長子孫矣而誦說功德者不衰後守林斌乃
以羣衆之情貽文鄉郡以表遺愛云公之歸也謹祠
事睦宗族凡關人倫風教者靡不用其情而雅好山

水喜賓客築芳洲別業已又築會川亭館日燕息歌
詠其中賓至則擷蔬摘果釃酒烹雌酣賞為歡不待
外求也古今圖史徧陳齋閣時取而諷之有所會意
輒起而劄記至盈箱牘矣此其度豈娓娓緇垢者哉
嘉靖己未下一月偶以末疾終享年八十有八同毋
弟綜布政司參議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黨工部主事

楚雄府知府王好學傳　縣志

王好學字道卿樂亭人嘉靖庚子舉人知陳留拾人
餬通弭盜修學三年遷知澤州所屬沁水有成化間
李瀚知樂亭有遺澤好學未生也至是過而祀之又
加惠其子孫曰吾邑賢父母後也敢不必恭敬止乎
三年遷歸德同知澤民祠祀之如陳留而歸德扶服
歸起太原石州新被虜居民無固志為畫戰守策白
之部使者遂檄視石州如所畫尋遷戶部員外郎督
餉昌平轉郎中遷楚雄知府歎曰奈何六十老翁走
萬里而不息乎遂乞骸歸鄉評推重隆慶之元虜入

犯境捐金佐治城堞大旱倡立義倉縣令坐償庫金
非其罪為代償令得去

贛南府知府劉先生容傳　　王祖嫡

余讀往史傳不可勝舉而良吏卓行代不數人豈實惠清操出於眞誠不易得歟然而二者有一足爲世重而兼之尤難蓋理人持己爲道雖一拊循孤介爲途則殊天之生人若專一以成名者勢使然也余於劉先生旣歎其才之兼又知其事之審感而作傳庶幾附有道之碑云先生名容字汝大汝寧羅山人也生而恬憺無所好成童時動止一以禮授經于叔祖東泉發解中州行誼爲里人重而尤負人倫鑒每撫公謂族中人曰是兒他日不但功業顯當以[illegible]

惜吾不及見耳自是邑人稍稍奇公而公益韜晦嘗慕徐孺子非力不食之義習勞甘苦刻意向學二十娶姜氏以公貴封宜人閨內則與公相敬如賓人擬之冀缺采鴻而家貧居恒教授以養父母父母安之毎舉筯歎吾食藜藿不知列鼎之爲美也嘉靖庚子舉於鄉上春官不第從遊日衆靑袍草履寒暑不易坦夷不校人望而親之嘗之館塾無賴子辱詈公遜謝不已久而方解次日里人共責無賴子非人哉胡爲犯劉先生無[illegible]恢[illegible]以自經竟遠去公友愛甚篤二弟宋官授室治生[illegible]先廬與之而別搆茅屋

其[illegible]里之閭墻者往往感化時諸邊缺馬大括鄢縣不惜重價人競趨之公若不聞也者令鄢君雅敬公又憐公貧窘以語之公謝曰我無馬鄉人共知今又有馬乎姻黨被誣乞公居間公諭之曰吾人處世所恃者天道神明而已爾誣人卽不直神亦直之奈何舍正路而鑽別竇令聞公言乃自誣者公不喜女色友人疑其矯强飲外墅而先寘美姬于空室夜分各寢一所謂公好靜宜居此鐍戶去而姬出公危坐待旦天甚寒姬啼公以衾與之終不一顧友人太息曰坐有魯男子而吾不知何云交厚哉公遊南雍宿

正陽主人婦少而新寡夜就公婉轉誘之公作疾狀呼僮篝燈煎藥牀爽馳去僮爲人言公終不洩也已未父母相繼卒哀毁踰禮令陳君造廬慰諭摘禮不慈不孝之文示公瞿然汗下始有起色辛酉禫除矣感風木不赴公車或曰公不忍仕是也如夜臺未沾一命何公又瞿然汗下跨一蹇驢去試復不利謁選判黃州抵家而姜宜人卒公泣曰此與我同辛苦事父母者父母不及祿養而宜人亦以荊布從之吾何忍再娶且有牛衣鹿車之誓矣營葬畢單車赴任黃號難治而公專催科逋負至二十餘年公務以[illegible]

誠開諭不事鞭笞爭先輸納他郡糧不完及錢穀楚
贖亦以委公立辦監兌蘄州點吏悍卒相戒斂戢公
布袍蔬食不殊寒士人或風之公笑曰惜福礪行吾
自甘之不知其他也自是廉平之譽孚于上下為剡
旌牘莫可殫紀乙丑景王樞回京中貴人僕從橫甚
兩臺以下凛凛恐獲譴公力任之中貴人素聞公名
持其青袍歎息嚴諭其下無所擾撫臺徐公謂其屬
曰吾儕嫉閹宦如仇畏之如虎每每激而取禍觀劉
君事良愧矣居久之擢同知府事監收船料夜泊蘆
洲賊拔刃突至詢知為公叩頭謝過仍衛送出境而

萑苻之警稍靖副推僉臬者數輩人恐公去環訴兩
臺竟從民情不遽奪也隆慶改元籍沒陶氏公當其
事無一波及守缺倒入覲一篋自隨見者垂涕公任
既久操愈厲而吏事益習漕院檄造運艘數十工竣
而洲涸百人推挽屹然不動相視無計公命通一小
渠布以囙閘淤泥數人曳之利涉如川遂達江濟癸
酉擢南戶部員外郎任黃十一年矣士女攀臥號哭
之聲震于原野為立生祠歲時伏臘若水旱疫厲禱
必虛日公抵白下未幾庭闈武林公私稱便久之值
滿考堅欲乞歸少司徒汪公曰知君志不可奪然不

瘵二尊人地邪公又瞿然汗下貸十金行時銓曹二
人一為公門生一為舊部僚風公少需當有顯陟公
不謝亦不辭而去又久之擢知濵之廣南公貧既不
能行又疾作懇疏乞休　上知公非矯特允致仕獨
居索處一榻蕭然親知勸公為主饋計公流涕曰老
而再娶是曰昏悖其賢邪且有累如不賢敗德破家
所不忍道吾即忘糟糠約可以四十年苦行頭陀薊
還俗念哉公儕人盡散親族至不能舉炊陋室湫隘
不蔽風雨讀書課子泊如也每出仍布袍草履婦人
小兒見公來亦斂衽起里有不善惟恐公知絕迹公

府達官貴人避匿不見式廬造請亦不及公府事也
壬午大慶覃恩進中憲大夫甲申五月痰疾大作猶
手一編寘牀頭誡諸子甘貧安命毋為市井計六月
三日索湯飲訖就枕少[illegible]時盛暑顏色不變人咸
異焉公自少至老無一戲媟語無一欺罔事誠之所
積人自感孚使大行厥志雖不能盡挽澆漓而實心
實惠覘智術駕馭者當必有間乃止二千石而又未
見諸行事也惜哉公奏績入都余識旅舍見其行李
飲食愷悃累日不能出及余癸未使旋道經羅山公
與余談四鼓始別僅歲餘公捐賓客古人不可見得

見公私自厚幸乃不及朝夕侍側爲觀法地而又奄化悵如何哉公之訃也識與不識莫不悲悼其祀諸鄉賢亦未如往例覆勘邑稱健訟近渝善俗桃李成蹊有味乎其言之也嗚呼余以良吏卓行兄兼于公至于爲孝子爲義夫未之及也公之甥袁生采爲余表弟而公季嗣登瀛孝友行誼有父風哭請曰先君生平不近名惟是一二苦心苦行恐子孫不知隳清白聲屬吾子紀之藏諸家廟惟吾子圖之余欷歔不自禁歎曰祖嫡何人辱先生遺命如此昔人謂感恩而重知已使余爲誄爲謚何以見先生地下遞核狀

與聞見之眞略其微細列其大都作劉先生傳俟他日修史者採焉

雲南臨安太守齊公柯傳　羅洽

公諱柯字文則號恒省爲南昌漸嶺齊氏而族有籍于鍾陵南昌固世縣也公生而穎慧兒時瞻視端凝屹如鉅人而受氣甚薄體僝弱若不勝衣獨沈酣枕藉于經史之間沛而爲文若走建瓴之水而決江導河也十八補郡庠弟子大爲督學晉江蔡公所器公在庠序川禮讓相先遇齒長于公即道路一揖之頃務爲折節曰此我丈人行也過公同儕進退先後不少踰尺寸御史羅甬巖公者公先輩也公方弱冠試場屋而羅公尚處棘院外明日羅公歸公爲執蓋提

襆被送郭門殷勤爲別而諸暫得意之徒氣蓋一時視羅公茂如也未幾上元許公視學南昌閱公文特冠其曹偶而士論共推公年少謙讓可風薄俗受上賞是時公品高望隆文益淵微入理窟乙卯舉鄉試偕而北會分宜當國特慕公厚幣延致訓世蕃諸子而分宜諸用事家人嚴亮嚴鵠一時狐假鴟張來往縉紳間諸貴人畏口語者反賠憚之及見公固謝爲恭謹公自是坐閉深院外事盡謝不聞日斤斤引繩墨化誨諸子攻文讀書至莫能窺公半面公亦尋厭別去分宜敗株連遍天下而公得奉完節清名舉世

髙焉公先後七上春官而家愈益貧初授和州學博務先道德禮讓而次及文秇復倡講學之會風問遠近學士大夫不憚百里造公印可各俾有所得而去州守李公渭屬公修和志公于山川風俗田疇戸口之外孜孜傳廉吏紀鄉賢揣人正士節婦烈女三致意焉公在和屢勤薦疏明年會試竟不第陞溫州瑞安令瑞安在浙溫台之交濱海爲巖邑最不易治公甫下車興利剔弊諸不便于百姓者一槩裁以已意邑故無公費而有沙稅名公費歲入不下千金悉罷之自是疲民少蘇邑中田賦輕重難平或田廣編稅

狹而反溢稅者歲屬丞尉徵收民益苦之公爲建丈量之議請監司郡守親爲履畝握筭登籍以記無有漏而以田額之羡稌實田額之不足而供應諸費悉取俸祿父老有持雞子杯酒獻者公笑而遣之自是剏爲畫一官無擾民民無逋賦于事便又奉檄入平陽一一如瑞安故事未幾新例下大夫天下名田二邑獨從容按故籍對他如治河以興水利知有貧民不知有大豪訊獄以雪冤滯知有平反不知有成案居五年以卓異名公瀕發之日三老子弟傾邑而出郡亭遮道萬人呼號懇留至擁塞徵車不得前公徐

出揖曰我去而繼我者獨無良牧乎且我德薄父老何念之深也邑人爲公建生祠而與前令吉州劉公並祀號二賢祠云公入都下主長安門民家出入隨一蒼頭囊中有時或不能名一錢至一切請謁問遺公實不省何等或擬公大質直少脂韋即首不及臺中或次當列郎署而僅僅擢評事大理公不爲意日佐大廷尉讞罪囚鞫大獄一駁一訊持平而無少撓而又非斬斬無餘味者至衆所不敢直于大廷尉公嫠一一得白之銓部楊公盧公往察公賢又以公久在散曹若重爲公憐遂出公守臨安在滇南萬里實

善地例得乘傳往公至臨安日坐堂平政簡訟兢兢自已俸外絲毫之間恐少汙指公暇閉閤舉觴理咏飄然不知此身之在西南天地也一日少病髀鬱鬱有槩于心上書兩臺使者決筴請歸而直指李公屬公洛中所舉士至欲百方留公不可且語公居郡直臥而理之而卒莫能奪公李公特爲會題請命于
朝公始得欣然就道顧蕭然而往蕭然而返公以夷齊不易之心居珠玉多生之地即所稱一篋之實可資數世而曾足動公之一盼乎屬有逮十官者德公又度公歸貧中途齎百金爲壽公立麾去奈何以此

相浼溥臨安而厚受汝金是謂欲富乎逯頓首謝曰賢哉齊大夫南人不忘公矣公歸而白袍青巾逍遙里門之下念無所事將有所乘亭驚之不可焚之無謂卒推而贈其女夫當塗令之子敝廬薄田悉守舊物其逝也幾無以為斂大抵公生平践履清修語言篤實獨行之影不愧夢中之諾必践公在仕宦寧為廣州過嶠廉之處默公在學問至為鵝湖不立高論之伯恭長貧庶幾于黔婁而貴稱二千石直道無忝于柳下而仕免于三黜者歟

大理府同知彭君鏡初墓表　楊廉

君諱鏡初字孔彰後易德昭別號龍山道人其先祖楚之麻城人始祖諱啓宗遷蜀定居嘉定曾大父諱紹經大父諱惠父諱伏緣母曾氏繼燕氏尚氏君領景泰庚午鄉薦三試南省俱報罷既而徵癸未場屋火且欲得祿以為養乃就胄監省格釋褐通判池陽職掌稅糧凡其施設有出於催科外者民多戴之屬志以居官三事為主丁母曾氏憂郎日解官奔喪或云三峽秋漲宜少需君不聽布帆竟無恙服闋通判漢中值民饑特命肅斂公為巡撫以君為才凡賑恤

之事一以檄君有奸人稱張都御史糾衆為亂所過受詞密捕得之餘黨驚散有盜剟髮詐為僧巾裹隱隱有挾妖書以惑衆並廉得之以置于法丁母燕氏憂服闋通判平涼民饑艱食視昔漢中尤甚公私掃地僅有藩封祿米預儲民間者借以賑散有謂宗室固不急此然乘時糶之可邀善價令如此則怨君矣君不聽未幾田鼠害禾稼市有虎輒傷人定為賞格使人捕之乃息滿九載進二級同知大理所隸多土官舊俗謁見有儀陸襲有饋雖知取于者亦多因仍君一切峻却之時見素林公為憲副最惡贓吏特禮

重君瀕海民尚鬼公所至必毀淫祠海上有獺祠酒者
靈異君以公命竟往毀之方航海高浪如星從者膽
落君獨無所怖已而風止水靜卒事而還歲旱禱雨
輒應雨足禱霽亦輒應異教有名能驅雷嘯風罵雨
爲人所信向者屏之弗用崇重學校作興人才尤加
之意弘治庚戌五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
十有三卒後或以公帑不淸爲言僉憲李君輒按部
考驗得其止數外羨餘百金封識如故乃歎曰是且
不取可厚誣耶遂以羨餘爲君賻後題其銘旌而去
君㕘歲食貧服商賈以供菽水勞苦事率身任之嘗

以戶役當給事公府恥不欲爲百計脫去聞御史陳
某素號明經擔簦負笈往從之學每讀書一巨桶中
以禁出入力學無寒暑間至忘寢食父性嚴厲有過
雖冠帶必勇受杖責嘗迎養官下比歸請爲輸粟以
濟仕服轉大理堅欲終養父命不許乃行處弟怡怡
然或忘繩檢必加戒諭造燕私器服必以均之視弟
之子如己子父爲族豪所陵事豪彌謹卒能有所感
動與故舊厚來索逋者必滿其意與之盡懽而別有
父卒于漢中去家三原不能歸乃津遣之王端毅公
甚重此舉謂古人麥舟不是過戚里有負官錢者爲
之假貸以輸雖累償無悔其周人急難皆此類家居
不以造次廢禮盛暑中未嘗短衣單葛退食自公必
課諸子學業多至夜參半素爲余肅敏所重至易其
字以屬望之在仕途守直道未嘗干人雖於肅敏亦
無所私謁云

新興州知州高斗南轉

高斗南字拱極徽州人體貌魁偉語聲若雷聽者歛容才識明敏慨然有遠志國初以州司薦授四川定遠知縣惠政多方百姓感頌至爲謠曰江上高樓鼓角鳴至今吹出斗南聲自從來作公平吏多少人傳去後名三載考績以他故下刑部獄定遠耆民劉與等相繼奏其廉能公正　太祖知其賢而赦之復命知定遠且賜以錦衣紵絲表裏靴帽金銀筵宴時衆天下廉吏數人斗南在其中語具彰善榜聖政記可考也九載最績陞雲南新興知州德政爲新興人所

爱戴不異定遠時居數年以衰老乞休上疏爲子恂以自代　上允之厚遣以歸年七十而卒

昆陽州知州譚公讓傳　孫宜

敬皇帝末年治化熙洽人文宣暢海內材行瑋碩之士彬彬盛矣當是時華容人劉公大夏王公儼次第入爲公卿而諸郡邑吏著者則又有愼齋譚公譚公爲人椎樸長厚寡言咲重然諾其所接遇即騎子弟悍諸父輩莫敢犯者然又敏才贍學明經義能文章自爲諸生至舉鄉試咸以此師範邑人故邑人今尚稱譚先生譚先生云弘治乙丑譚公爲江西南昌府通判南昌者郡之壯也多宗室長官大家其民險狡好負而通判職綱稅糧譚公顧一切謝却賄賂㝡包

負民親輸郡舊好進囊裝求假輸期譚公與樂飲訣誓不再見而案舉常籍賄隱匿者悉入官以萬計賀表京師册將發投匿名金甚衆譚公不啓第命吏拾棄水中已投金人競網取之爭多寡訟官於是人始知譚公有異政云譚公爲南昌二年驟顯矣會裁冗副貳譚公改而爲浙江衢州府衛政初尚嚴厲夜有書廨壁者曰虎豹在山雷行於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譚公顧視笑曰爲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邪吏治簡緩民愈稱頌居頃之浙江山民與江民相侵殺傷有司莫能決朝遣刑吏拔之益不易制

以譚公至未月立解擯府事禁嫁娶論財罷不例權
會寬租稅減土木平繇振學成有經紀閔化江山令
缺民請監察皆願得署譚公監察委譚公開化而別
遣署江山江山民遮道訴留車不得赴譚公遂兼署
兩縣常是時婺源賊號二十萬爲圍陳出沒開化境
而譚公又新署也然譚公頗能嚴部曲謹烽燧招拔
距士置戲下爲禦賊計賊多譚公南冒所撫人者至
營不攻而語譚公所部曰此故父母善吏何可忘也
迄騎速過免全其營譚公既有禦賊名未幾以檄往
禦壕嶺西寨賊至嶺題版樹所築寨曰譚某築賊見

題因復不攻而破他寨入之譚公乃帥兵殊死戰斬
賊首三百驍還開化初譚公與賊遇也以兵少間道
避深山中山巨室方楠見譚公而泣公怪問故楠曰
僕有五子賊起悉報爲兵而公僅留其二今二子戰
雖死僕未嘗無子也且公素撫開化有恩惠民不忍
棄公卽欲破賊山多獵家皆公故所免勿爲軍者僕
請爲公招之乃持公手筆遍示得七十餘人遣力士
二十餘人夜直入賊臥擒殺其首賊驚以爲大兵悉
至因奔散於是譚公始得脫而破賊又嘗以檄往城
常山議皆百萬譚公曰取石於山斮山砌石省薪免

役築廢益并焉常不私財役不私力事不米鹽民不
侵奔夫如是何百萬之爲也常山城二月而就卒無
橫費譚公積功能久僅遷爲雲南昆陽州知州至昆
陽謂吏裔少文難治以邊幅則令諸生日執經受業
廨中凡視事罷譚公坐上座諸生分席趣問難決剖
疑義罔不精當上遣使至州例假公務獲厚貲始歸
譚公令徵給薪蒸禁不得進謁督前件惟移檄者埋
報遣使者顧反綫埋於諸使人咸不願昆陽行省梟
官薪芻故辦是州民病樵采轉運乃悉數民死傷者
申罷其事其他政大率類此譚公居昆陽三年所疾

固請歸歸四年正德庚辰卒年六十譚公名讓字汝
卿

論曰譚公肫肫然醇確君子也今制科極於進士高
位美秩多逮焉自貢舉行非是科者卽夙學殊材懿
行善治其能致位公卿牧伯蓋什一鮮矣故譚公雖
以文學治行稱所歷僅若此不謂時之限然邪往予
嘗語邑諸弟子員舉鄉賢非譚公不可諸弟子曰譚
公位卑嗚呼鄉賢以位邪位卑其人卑邪生以不進
限之死也不高位棄之邪斯益可以觀譚公矣

霑益州知州林挺春傳　順德縣志

林挺春者順德縣人也字少和一字元育從湛元明先生遊事親孝鄉黨皆旌其門挺春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衆而律我當伏不孝之刑奈何以爲嚆矢隨屛去之以舉人教諭仙遊仙遊故有出租掌教多侵漁挺春悉散諸生嘗自作籩豆禮器或謂有主者曰學佛乃全其身吾何惜錙銖而儉夫子遷知零陵調南靖南靖兵燹後官寺里屋一空蒿藋成林白骨滿野虎豹晝行挺春芟穢掩骼驅虎豹而遠之倚茅聽政已洪水至城郭蕩析乘桴露處乃遷于大帽山下邑

焉漳經界不正自朱子已患其然今尤甚富者割倍賦之田無直以啗貧民貧民利而從之既賦日積縣官受其病挺春悉問富者掊流移撫凋瘵南靖大治稱之遷霑益州知州以親老不赴挺春醇謹自筮仕至老未嘗一介取於人罷官益貧人以是重之

雲南北勝州知州潘叔子綵墓志銘　汪道昆

志曰於乎此故州大夫吾友潘叔子朝言墓也往歲夏四月十九日朝言卽世今歲冬十月二十有五日諸子廷訓廷讓廷試廷謨廷論乃始舉喪墓在歙北之圖田卜癸丁吉則余嘗預聞其卜矣諸子有事封樹抵余志而銘之初朝言受室吾宗舉宗快得佳公子爲子壻及余從朝言入博士舍諸博士快得佳公子爲諸生公子名綵尚書旦叔子也尚書公起家癸源世多顯者尚書公既免居郡乃舍學宮旁獨叔季

從迄今守尚書公祀遂占籍郡下邑爲郡中人尚書公故納楊氏姬京師出爲樵陽守癸未楊舉子乳而命之曰櫟髯從尚書公之官尚書公出行部所親介部下材官私覬叱弗與通比還庭終不以得親而渝婉婉歸受尚書公命入山讀書中道飯故人家日且暮止朝言宿朝言亟遣人請命尚書公所然後許之卽出比鄰不告不敢舉足母楊以翁媼獨無養念之深朝言走豎子迎翁媼京師期而待之京口會舟人疫戒勿入舟朝言卒同舟奉翁媼歸母大喜既又以翁媼且老無子男力請翁內一姬生子惟縈翁媼既

歿則惟鑒同諸子起居既冠則正席收事之曰吾舅
也尚書公既捐館舍朝言從伯仲執喪尋餉饋京師
上書請邮資斧悉已之自出無預諸子舍中伯仲奉
嫡母程淑人終故邑桯馮几而訣伯仲獨惜不及見
孫季弟綸蓋與朝言同母綸强幹諸錢穀出入悉屬
綸獨修尚書公遺事而代其終者齎用悉自任綸乘
間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將令綸終不得爲先公子
乎于時客奉滋須綸倍朝言而陰助其不給綸中道
殀朝言如失左右手拊二孤宿帷堂語諸子曰季絕
口不言二孤謂吾在無庸託耳二孤即吾子也於是

諸子以陰助客奉告悉歸二孤朝言魁然類尚書公
英氣勃勃雖在逢掖屈首受博士書顧虎視鷹揚喜
兵法故從外王父揚翁受射已復從山東樊氏受槍
居常慕汲長孺馬伏波爲人慷慨自許每中夜不寢
拊床奮呼大丈夫不死龍鱗則死馬革等死耳寧能
埋戶與昆蟲俱死邪嘗單騎北游行劫者遮道抽蔽
矢下蜚鷹行劫者辟易避之嘗客胡督府行間督府
請虛中權以待公子朝言佯諸卒拂衣歸嘗從督府
觀潮閩賈豎子以衝突坐軍法賴朝言力解能之
日賈豎子奉百金爲朝言壽朝言謝曰督府之德也

孫何有焉及督府逮行郡中故附督府者率反噬以
避逮坐朝言射嗜督府諸子於獄極口稱督府寃會
羣盜千人入婺源且薄歙斬將奪石門入壁洋湖郡
守相言疏指使名朝言謝不往使者曰生行亦贊幕
中畫耳非疏以衝鋒破敵望生朝言作色曰生非衝
鋒破敵之難難於樾俎使者曰此父母國也毋辭朝
言勒壯士六人與俱視賊方嚮笑曰彼張欲渡渡則
境內殘矣吾其先濟之彼峭奪其志而扼之就河濱
得小艇三部分六人爲三艇朝言當賊壘進艇二艇
鴉鸛從之賊乘勝無前軍視六人猶六鵲也且退艤

矢將濟朝言引弓一發中朱衣酋賊大驚已而遍中
數賊賊辟易退保故營旦日則一悍夫搴旗且用人
禡旗下作氣以示必渡怵我軍朝言更一發殪搴旗
旗什已而殪首禡者則其次酋賊悉衆趨下流計乘
虛可渡下流業已有備朝言復引弓當下流賊且郤
則躍而登峭從之諸軍乘勝遍登賊跟蹌遁出境部
使者聞捷則遣村官勞朝言既班師朝言儒服入謝
使者避席曰偉哉國士直將右魯曹劌而左之夫以
一矢遣聊城視魯仲連藏矣朝言謝曰即使君不以
樾俎爲罪甄生何敢以天幸爲功都人士既壯朝言

且益多其不伐郎朝言以用武著頗惟修行爲兢兢
居家則父事簡肅公居鄉則嚴事江方伯民瑛周遊
而求先聖之道則師事大司成安福鄒先生太史毗
陵唐先生吉水羅先生太常宛陵周先生相友而莫
逆于心則兄事秣陵楊道南焦弱侯自惟飭勝負氣
務折節爲退讓爲春容故受知督學周之君置高等
而縣諸生方願靜頗居下朝言言之使君願以身下
之既復以講道受知耿使君使君方以碼行主功令
按七校之士輒首朝言古者薦士則賓于鄉乃今還
之諸生非所以待不羣也潘生三物具矣其幣聘之

以待賓興且授之廩朝言力謝曰明公廩士以講學
或者將驚空談廩士以循名或者將市虛譽是一縣
不足以爲多士勸而適足以爲多士懲惡用縣也使
君益高其義徧檄南國而廣厲之卒予廩會有例當
補貢使君復屬朝言朝言操觚者言辭益力使君不
許卒彊應之既上太常廷試第一頃之就選部余方
奉使行邊竊計邊邑多艱安得文武具備如朝言者
爲之保障遂移書朝言都市行且籍君名奏之朝言
力謝曰明公不善俯而詭隨不肖不善仰而過望脫
明公內稱不避爲國非私夫人或不能以不倫謗明

公又安能以不仰諒不肖大司空朱公故爲婺源令
雅善朝言朝言得判嚴州乃始投謁前御史出按浙
習許司成司成謂朝言國請紹介而見之御史朝言
力謝曰下吏禮當見固公見之茲藉太史公先談則
私謁矣御史法在無私縣何敢撓御史法嚴州邏者
數爲梟法其太甚者十餘曹上官以爲能遞署分水
建德二縣事所至問民疾苦奕其便益豁分水偶增
者千丁損建德歲費者六百舉綮爲令俾世守之所
部檄朝言督歲幣則歲幣良督軍儲則軍儲足然於
工家繇戶無預秋毫坐不貲莞庫吏胥費稍溢朝言

率自取足無所覬覦戶部檄藩司補給之卻弗受會
末疾作旬日始瘳竣事而還輒上書請老所部急朝
言甚書八上始得歸然猶以使事行計且擢去無何
檄至得北勝州越明年戊寅疾竟不起春秋五十有
六耳方其少而嘆唶翩翩乎節俠哉既壯而論兵即
衛霍安足道也中歲學道奉其身以禮義之塗推之
後則獨行引之前則徐步肯耿使君譽故大宗伯不
亦有道之士乎哉使君領之曰然其人則天下士也
惜未聞道耳朝言爽然自失退而負墻吾平生擇地
而行去道則猶千里不幸而不聞斯言也吾其終窮

埴終疾且深顧語諸子吾終身誦法孔孟有味乎其
言者兩端居常則曰志士不忘在溝壑遇疾則曰殀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借躬行不逮耳藉令天假之以
年俟之以老吾安知其所稅駕哉銘曰仲尼之徒厥
有兼八浮海得師治蒲得民有勇知方信而有徵取
材則詘用壯則羸始以稅冠終焉結纓堂而未室大
有徑庭俟人後死先民是程則其威敵偉有善經則
其衍衆偉有賢聲藉令竟其所施殆足以治千乘而
行三軍至若折節强學退讓恂恂謀不出位力不讓
能雖曾氏之所畏姑舍是而睎潛心借曰未逮殆庶

幾乎今之成人

潘朝言緜傳 澹園集

朝言婺源人姓潘氏名緜然都人皆稱曰朝言蓋其
名聞於世而人知朝言者多高其才能至其忠孝廉
節處窮達臨利害無愧於古人剿稱朝言者未必盡
知之朝言爲人倜儻負奇氣狀貌雄偉音吐如洪鐘
事父尚書母楊氏能委婉中其驩心毋弟綸尤相得
驩甚其孝友蓋天性也少讀書飛布山攻苦力學足
不踰戶限一日自念曰士不兼文武不足任重吾齒
擬老此奚爲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游決

都鄧謙之羅達夫毗陵唐應德宛陵周順之皆身與
下之時執贄請益焉尚書節制兩廣時朝言出入軍
中已習知兵事而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
已復受槍法靑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陳法旁采
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四夷之
志矣溫處故多礦大盜往往竊窺之而婺源多山箐
可嘯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苟旦夕嘉靖乙丑
春浙東礦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餘人抵婺放兵四
掠指揮王應禎等死之又明年入歙六邑洶洶部使
者强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賊策曰賊渡矣渡且

爲一郡患乃率兵要擊于河兵稍卻與劉會者六人
挐舟抵賊所緋衣者跳踉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爲
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愕貽稍
稍自引去明日賊奮兵戰旗甫出射之仆我軍驩聲
動天人人氣自倍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下流破
之又明日伏烟村渡邀賊歸路前後入陳所向無
不意得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落儒生手
乎朝言既以孝弟聞自是指顧而全六邑名聲籍甚
守令博士弟子僉謀冝朝言上之督學御史御史爲
次先生雅重朝言亟超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

權知分水縣縣喜訟大者斧斵細者縷解吏從旁睨視不敢吐聲氣又丁戶多浮額民苦之乃鈎稽故牘去虛丁以千數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建德聞其來譁曰此分水所刻石頌之者邪而朝言亦以治分水者治之鋤戢征八百有奇刊爲額下之鄉民民大悅有替貧令子售基地於姪子死訟奪之朝言以俸金爲若直贊行至門反輸情自服曰寧死恐欺明府其服人心皆此類也朝言賢名日蜚蜚起當路欺知其有念其贅也好謂曰姪誠關負券業已成矣我

欲薦於朝屢矣已而竟不薦丙子部運長安即當日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歎曰吾上不能高臥嚴壑自全夫其次不能感會風雲雨澤萌庶外不能策勲龍沙之北內不能批鱗人主之前而溷風塵以死也因上書自免去監司部使者共惜之然以其無資地不肯早推挽尋以北滕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死矣然則世之稱朝言者於其材能亦未盡知也初朝言歸母夫人尚無恙而弟綸以物故朝言經紀其後人無異己出病且革母氏在旁淚淫淫闇不下聞鵲聲陽曰鵲噪其有喜乎蓋不欲以己故傷母心也與人交緩急可託意所嚮往皆海內賢豪長者而咋舌決齒於娟嫉之夫如豺狼不欲近每一縱言目光橫射意氣竦激聞者或不能堪揚揚自如也晚既有聞於耿先生以謙之達夫言參驗之仰鑽益力生平所欣慕澹然不以屑意雖未見其止而志固已遠矣嗚呼豈不明於趣舍尚風節偉丈夫哉君子之爲善也不赫赫于時其流風遺烈在乎人者必有時而著故余傳其事俟知言者考焉

賈生
疏諫
棕棚

鄂嘉令虎臣傳

虎臣麟遊人自幼慷慨直躬與人寡合凜有氣節不規貨利成化末以歲貢士入太學時適　憲宗於萬歲山起棕棚登眺臣具疏極諫時祭酒懼禍延師長以銀鐺縶臣堂樹上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曰爾臣言是棕棚即拆去所上疏留中不出毋用該部復奏也祭酒聞而大慚自是臣名遂聞天下充是陜西巡撫鄭時具疏請賑難齎疏人臣請往至京既上疏語吏部戶部泣而言情辭懇至諸大臣咸動色遂大獲賑焉其語甚壯至今人猶傳之諫

棕棚時事亦遂時授七品散官後選雲南楚雄府鄂嘉縣知縣卒於官人甚惜之雲南沐國公贊曰巍巍藎臣文林炟炟烈烈忠良芳垂萬古楚雄姚鵬詩曰方寸生平爲國憂幾番獻策在　皇州只期事業垂千古豈料形骸覆一丘青史有名書虎氏錦衣無路耀麟遊老天不祿忠良士致使無窮草木愁

賢學

昆明令賀君朝用墓志銘　王升

賀君諱朝用字道亨竹窻其別號也其先楚之湘潭人後徙蜀之綿竹遂爲綿竹人高祖才國初時戍於茂因家焉祖綱正德間奉符征流賊奮勇殲渠魁廖麻子輩數人被創以亾督府幸菴彭公特旌其門父伯時娶於湯而生君幼穎異隨羣兒嬉戲時露奇質有古人取毬擊毬風稍長善詞說樂詠諧淍達不拘小節年十三從父來行伍偶督戎萬戶以法繩伯時君負氣銜憤矢志業儒聞王壘王太史之賢躡屣往從之遊太史奇之已而晉膠庠試輒先諸士七入棘

闈無所遇乃循資充壬子貢四十餘矣卒業北雍暨守選凡一紀甲子歲謁選天曹授景東衛幕人咸爲悠悒君素精數學逆知爾爾怡然自得也蒞任甫三月值土目鳳繼祖之變全滇騷動撫臺呂瀾滄兵憲楊開君有異術爭招致帷幄待以殊禮與共飲食不呼其官凡天時地利軍旅之事必諮於君而後行剋期執俘不爽錙銖尋令督捕白崖盜盜盡得故田按院爲章有懷奇蘊深政績顯著之語三年復督捕迷渡君以數占之生擒巨盜數十輩知不可悉誅諭以大義令其自新釋之去於是舊徑之賊聞風畏伏[illegible]

爲神明誓不犯境將與本道巡朱約所公論事不合者
無所婉委公怒叱之君即起拜曰烈士雖窮壯心未
已身可殺不可辱自此不復得爲門下吏矣公固止
之不從與妻孥跨驢徑行入省下乞休會右方伯陳
公大恭朱公聞其賢挽留之使人於瀾滄廉訪其事
約所公亦悔之馳書歷道其賢大略謂清貧苦節任
勞任怨不宜聽其去也白於撫按陳劉二公遂不允
其請已而試以事無不奇中二公深器異之禮貌有
加焉適宜良尹以事去俾往署其篆發摘奸伏若神
江右人倪丙二商於宜良一日出不還同舍聞於官

君密占其人已被殺沉屍水中顧水浩漫無所取屍
乃沐浴禱於城隍令三日出屍至期君行至水邊命
善泅者入水探之未獲適邑人列兩所以觀俄風雨
雷電大作屍果浮出邑人大驚君問商素所往來有
楊連者其故交也命取其家一童子訊之具云丙二
久通連之婢遽知之不問是日丙二瞯連出亟如楊
氏值連回無可避連懟併以棒戲敲之本無意殺之
也適誤中額死連懼事露乃三束綫繫以石寘水中
非雷斷其戕究不得白君之聽斷皆此類也既乃聞
嵋峨二尹之報久之始得代赴嵋峨時丁直白改[illegible]

播變臨安張兵憲呈允兩臺擬添設督捕府其地兩
通沅江南接交趾自古蠻獠盤結之所欲擇官相度
而難其人於是委臨安二府金河西文尹嵋峨張尹
以君習知地利且夷人素所畏服俾參護行事焉甫
入境蠻落萬衆瀰漫山谷呼噪而來諸委官皆驚走
蠻不問獨共扶舁君踰怕念鄉渡爬泥河深入山藪
中引寘高座繚衆羅布罔匪惟酋長俯伏座前聽指
揮君示以某地堪爲官舍令分工刻期刊木治土營
屋一區繚以週垣其外開街道通諸巢箐羣酋稽首
奉命不三月而門堂廨宇秩然嚴整遂爲城市故許

代巡薦語云秉正可比精鋼持己宛如良玉從征巡
緝謀勇兼資署篆收糧廉平並著禱神以究疑獄旋
感雷雨漂屍超賊直入深崖曾致羣酋叩首樹舟來
不就之捕館馭從古不賓之悍夷此一臣者所當不
次擢用者也癸酉三月遷昆明尹巡撫鄒公尤愛重
之君既視事聽斷益神閭里毫髮之奸無所隱人共
以城隍稱之鄉官鄧主政家蓄萬金初有一子聘顏
府同女後子亾主政繼殞鉅業無所屬妻賈潛以貲
物輸於顏將改適焉姪某訟之撫臺委官驗之沒
於賈晌模糊復命再委君往一一檢斷歸於姪委官

之脯哇馬顏貫各慚懼死是時巡臺馬公謂爲卓異
其薦章有云性稟剛方有百折不廻之氣分安寒約
有一塵不染之操近折鄖世彥之巨家而杜絕委官
之垂涎雖嫉忌生嗔署以下考而不顧屢辨楊東勝
等之疑獄而頓起涸轍之吏生即頌聲載道稱以城
隍而匪虛雄才尤練於兵機多藝更精於數學實心
實政有守有爲自古循良之吏於今卓異之才若不
破格超陞何以激勵將來使君未即世擢用未可量
也然君性剛褊好直行已志不能習時套媕婀以希
世好俯伏對應多不適上官意且以衞幕拔起爲令

長而被撫臺寵重人多忌嫉之者君亦自分數窮屢
以情告蘭谷公乞放歸公曰吾居滇子豈可舍我去
耶吾行子乃行耳君受公知遇不得已從之每鬱鬱
歎曰其命也夫居無何郟公被人言而新代巡郭公
與撫臺雅不相能嫉君者乘間搆之曰賀某恃寵傲
物依勢受賕請按之於是君簉衣東書行有日矣適
報者止公毋行新院且有後命公入謂部孺人曰數
不可逃也吾年逾六十可入牢獄丐生耶又曰爾大
數亦至奈何君狹中負氣素以廉自喜一旦被污蠛
順不可忍遂自引決部孺人哭曰夫死我義不獨生

且夫先話之矣亦自決初君爲歲遇異人授以神術
凡人事之通塞憐紓物理之贏絀倍覆天道陰陽之
怨伏調適感預言之尅以月時百不失一然君深秘
其術而一假於相以爲言故人以神相目之君之將
赴滇也別其省州事節判溫君而果溫請曰先生茲
遠行何以教我則應之曰祖公萬福但三日後州前
有小變當書血溫君大駭徐曰勿憂非州事也越三
日番人節拐爭於州前果剸刃焉幕景東時滇南大
旱巡撫見吾陳公憂之名之相君曰須董太守至乃
可言之陳公曰吾爲一省主顧不如郡侯耶對曰不

然方今旱災惟雲南一府公之所轄廣矣何可占公
然之促太守至君熟視之曰喜可賀矣本月二十一
日戌時雲當合有微雨三更雷大鳴黎明雨如注非
三寸不止至期言無一不酬公大奇之以書薦於巡
臺見端劉公劉公見之曰吾雅不好星相無已姑視
我子息乎君察之曰子宮甚佳已有成名之慶公曰
無妄言君曰九日後佳報且至名列賢書第幾何敢
妄對已而悉如其言君之轉昆明也同筆硯陽宗令
文君嘉謨往賀之君酌之卮酒而語之曰兄亦逝矣
何以無報太君不以爲然君引其臂出檐下睇視之

曰還則還矣而不甚滿意其將有兔園之遊乎丈君
不樂而去明日聞郎報不誣君之神術假相以為言
者大率如是君歷仕途凡十一祀被獎三十七膺薦
者三其卒以萬曆乙亥五月十七日距其生正德庚
午十二月二十八日閱世六十有六先配夫孺人嘉
靖癸亥卒於家繼配鄧孺人與君同卒於官君無子
惟夫出一女適生員梅鳳騰君之喪賴同鄉張大參
經紀其行鳳騰聞訃亟奔護及於瀘州扶以歸諏將
以丙子四月二十九日合葬君與夫孺人於某所鳳
騰一日偕其鄉之士夫大尹文君學博周君陳君謁

余再拜告曰賀君不幸卒於外又不幸無子其殊猷
絕蹟可傳者頗多非立言君子為之紀述將與荒煙
野草同歸澌盡惟公矜而賜之文用勒之石以垂永
永余雅聞君多奇甚思一覩以發其胸中之蘊而不
可得今且不幸死矣銘其可辭爰據梅生之狀復詢
諸文君叙其事而銘之銘曰古稱方伎誰入神偉哉
公明有景純疇其繼之明賀君三子異世方軌若宰
籠萬象把乾坤抽玄吐奇精微分物忌多取身則也
名高千古炯常存後有觀者玫茲珉

雲南府學教授前灌縣知縣周君奕基碑

張時徹

周君諱奕字叔大號麓泉其先劉姓直隸寧國人六
世祖達一生政卿代外氏戍役因冒今姓政卿生德
值　高皇帝平滇服徙江南閒右實之而德會在徙
中遂戍金齒家焉實君曾大父也德生晟晟生玉是
為楚峰先生祿先篤行白首不識衡量惠宗恤族趨
人之急乃人人稱說長者嘗夢白象入寢旦而君生
質性端懿兒時即不好弄稍長穎露翹揚亢志青雲
之上受經於王天澤鄒國賓二先生所盡傳其業兆

覽載籍以春秋名其家弱冠入郡庠每試輒雄曹耦
督學使者唐西洲公大器之擇諸生可者三十人從
之遊章志辨業人知有周氏春秋矣戊子魁省試例
得計偕君以親老罷行俄而楚峰公卒長懸為訣殯
霾無憾若天翼之也戊戌上春官不第謁于主爵願
以一職自效得四川灌縣知縣銳欲行其所志縣守
川江以往有羽客遺之丹五粒云可金銅鐵君曰此
謂盜天之寶不祥即銅鐵可金而心弗金矣却而投
之江比至縣縣故當威茂二邊勞兵轉餉踵相屬也
君念曰諸父老子弟太困苦矣欲少緩須臾無死非

共省嗇不可而行之必自令始塊處一齋佐之二方
布袍革履口不二味埶埶寒素也客謂之曰夫令勢
掌鹍紛劬矣間得退食與妻孥相勞苦齒肥飲醇自
其所資養非倖饕也今若此得無過苦乎則謝曰客
幸憐我何弗念乎不穀無有巖邑苟以一身舒百姓
之急即立槁不恨矣嘗奉檄他邑簡騶屏御疋馬而
行途塗人竊指為尉史也側席輟飧孜孜求民之瘼
與士習決衷風劬褒猾子孤執出大辟之冤即嫌謗
不避臺檄季報罰金若干者得上考君曰朘民以徼
榮人將吐其餘矣卒不盈罰金凡三年而政成當塗

奬其賢邑人歌其惠庶幾哉成都桐鄉之治矣而擢
去滇特遠母夫人唐老而弗得將也君私計曰祿不
及養何以仕為乃上書闕下言治縣無狀乞一本省
學職改雲南府學教授倉皇戒途至不給徒御有一
人以縣十頭轎行者詰之則前所出大辟囚也即正
色曰由寬吾職也爾以貨乎君謂改官而可官可改
而守不可改其人數息搶地曰獨奈何活我而不得
報之毫毛乎吾負君吾負君遂逡巡而退抵家出其
橐金僅七十石田陋室無所改于其舊居之裕如
也雲南視滇為近母夫人猶遠之弗往君乃歲乞一

差而省覲焉差得乘傳給力卒謝卻之僅免徒行且
吾以私故僕僕敢多煩郵驛乎時諸大吏益罔不以
尤異稱焉滇故有五華書院督學默泉吳公簡諸生
異等課肄其中命公典之而君嗣紹稷則其選也吳
嘗以廪屬稷而稷謂缺乃父執謝弗廪已而有代視
學政者諷君索賂於諸生君懼而納牒諷者胥銜之
適似齋胡公至嘉君操執痛沙倖進而卒廪稷又大
而秀雋舉之書院仍以屬君君因心設教隨物曲成
長者必先忠信而後文藝幼者必習小學而戒躐等
儀範端嚴程式具備道本諸身而風行於下諸生之

獲有造者或分猷郎署或表直瑣闈或執則成均或
抽思文陛為時聞人莫不曰此周先生高第弟子也
九載考績大吏令捧表以行蓋優之也君曰凡所以
乞便地為母氏也今益之第矣遠者當歸歸者更出
乎輒納祿而隱掩扉却埽不跡公府壬子之歲緣稷
亦歌鹿鳴君誨之曰我祖我考穀貽我父子至厚矣
夙夜兢兢惟恐負之汝其念哉嘗言世人服食求長
生燒丹求是用皆惑也寡慾即內丹儉風即外丹不
猶愈乎平生刻厲行誼務脫流俗一言一動必準古
人所居家闈僻陋之界即恬然安之凡與人不爭類

如此其鄉大夫周君冕頌之曰在邑爲古之遺愛在學爲古之名師在家爲古之鄉先生𠀤牛之量圭撮不足以溢其容逸羣之足尋常不足以局其步人謂白象之符其信然哉其信然哉君生于弘治己酉卒于嘉靖丙辰得年六十有八

貴州

布政使

黄琎　周津

張吉　王汝舟

江珍

參政

何淡　江鳳

羅安　羅璞

陳艮謨

參議

尤安禮　杜詩

按察使

胡器　涂謙

于鏊　朱璣

羅欽德

副使

張斂　陳琦

闞閎　諸儞

沈霽　蔣信

僉事

方泌　黃大廉

知府

工延宗　李允簡

交阯附

布政使

張顯宗

參政

房安

知府

劉子輔

知縣

陳禎

貴州

布政使

貴州左布政使黃公墉墓志銘　林俊

普安亂既平推事錄功黃公求我嘗進秩故事方伯進秩中丞爲常公資望已淹矣方須有　新命則以訃聞弘治壬戌九月也生正統丁巳四月諱墉字汝器犀坡人入　國朝犀坡第進士自公始甫爲給事爲參議無遷者遷亦自公始木訥簡野退然若農家先是時進士偉儀觀音吐洪亮無南語則選給事公

不得選給事及是擇才望爲宜公選給事署之戶科督後湖丙南聚天下民版磨校之又職言天下事公持大體不掇拾人小過王直擅柄王越相倚爲姦利公率科道極言　憲宗逐二人連其黨以盡其爲浙藩參議提督溫處銀冶礦故竭率輸自民以糧爲差輸諸地輸諸民天下皆冶也獨溫處然哉且新礦徒新礦間一出盜盤據之民重驚擾公曰礦地利也不餌盜奚功於國與民遂擒其魁散其徒疏言罷課塞礦民永使　上曰可公遂改雲南雲南糧屯出者十五六武流侵盜浸不可爲疏理公嚴限之歲輸

完撫巡上勞績爲司參政貴州命已下矣三年進右
布政使又三月轉左累階正奉大夫正治卿公久在
貴州夷民馴習撫間志賢練上乎而普安事作坐是
不可遽益普安上知州死妻米魯謀自襲毒殺其庶
子生事者急之魯遂爲變官多被誣辱公長僚顧獨
脫淸瀾魯疏自直獨不枉公一句總督軍務大司徒
王公待之殊等供饋主畫公亦力爲之盡故評第功
特加嗚呼公已矣是士夫之慟也公靜定渾噩不市
恩不養交不立崖異實常譽先久以宣徹其視事也
星出入爲期嘗曰人須自立忠信廉謹吾事也其升

落毀譽吾寧知之因號求我歷淸顯幾四十年俸食
贏餘以修先祠先墓周九族鄉舊之貧田不頃增屋
舊隘迨公之妻子亦莫不覩爲安固不知有今日也
有洪量在浙江以吏失公移爲御史所中滯右遷其
後御史謫菲下公略修怨爲之彌力所居望江南村
水縮公告守令鑿渠曰小山抵巖沁引水蘭延衍二
水以溉田用賦又告巖沁更鑿則秋蘆之流可會二
水舟由漸溪抵汀七五六十里可息肩背爲奸者所
格丁中寢至今人思遺蹟爲慨曾祖宗道祖宏中父
本清封徵仕郎南京戶科給事中毋俞氏贈孺人

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公津墓誌銘

楊廉

公諱津字文濟別號月航世爲慈谿官族高祖可權
元典史曾祖弘禾樂中任栢城知縣有惠政祖昇不
任父鐩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毋葉氏封太孺人公領
成化庚子鄉薦登甲辰進士學士楊公守陳一見奇
之謂濟時才也丙午授行人　憲廟升遐嘗被詔告
京南方嚴肅禮儀至姑蘇巡按王御史擁蓋來迎命
人撤之王深愧服北虜臨邊假貢獻以覘我虛實廷
議推公往諭之虜見公風神皎然詞義峻整齒指羅

拜而去弘治庚戌轉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掌京官
考績毋於衆好惡中尤獨加察不爲雷同督造四十
八衛軍冊盡得奸弊而釐革之監龍江瓦屑二権務
中貴百計陷之不可得守備臣璫蔣琮欲求一見無
由致之一日治具前寺托公同僚相邀公及門始知
即策爲而返閉老丘公濬與冢宰王公恕素不相能
蹤人訐之公飛章劾丘謂其以博物洽聞之儒臣處
經綸密勿之重地之休休有容之量爲妨賢病國之
徒本之則無焉用彼相時言路劾丘者衆而公所論
辭若緩而義愈嚴驟入舉朝趣之甲寅奉勑清戎山

東尺纖無隱漏建白利害凡十事無不切當復兼刷
省卷磨勘有法方伯而下皆敬服之謂此壯年之老
成者戊子丁外艱庚申服闋轉九江知府平易近民
以通上下之情為之寬徭薄賦洗冤澤物汲汲如不
及郡當要衝使舟如織公以連歲兵荒一切館穀夫
卒悉損其半　王喪柩過郡舳艫數百艘蔽江而下
州縣人夫遭舟人索錢之虐落水并饑餓死者無算
公編成甲伍其互相救援無一失所者內侍戴姓者
尤梟悍亦斂戢無擾公之得民心其事多類此在郡
凡九月巡按御史周公進隆以瑞州盜起劫質寸令

奏公更任郡民聞之皆赴闕乞留不允公行老稚攀
送哭聲震野至瑞州即疏蠲逋賦與民更始先是上
司凡盜起必責捕盜官緣此畏罪不以聞釀成大患
公上書巡視都御史林公俊謂究巡捕之法重獲盜
之賞盜乃可弭謂漢時郡國多盜聽其自相斷獲以
除其罪吏逗遛回避者勿問惟以擒討為效此策今
正宜用林公從之其後賊首王武朵擒其黨劉洪等
若干人林公保加賞數久之訛將賊將劫獄一日報
三十四督吏士民奔竄一空獨公與捕盜通判甘文
綸堅守不去諭召民兵以為扞禦且遣卒入獄防變

丈務家僮倡殺死囚四十七人時有銜公者遂[illegible]語
織文紹亦因以歸罪於公坐是繫獄兩易寒暑自以
身為正官宜獨任之無一語以及文紹瑞民繫登聞
鼓訟冤事下兵部司馬劉公大夏覆奏得旨還公原
職公再至瑞地方無虞民益得所巡按御史臧公鳳
特疏薦之分守王參政治獄深刻公執不從曰先儒
有云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王卒不得逞以何逆瑾
用事與正人為讎二次罰米輸邊不下八百石計無
所出瑞民爭先代輸後以積俸及鬻產償之已已轉
江西左參政分守湖西并嶺北二道嶺北以盜湖西

以訟為諸道最盡心竭力撲滅爬梳二者寢亦衰息
庚午轉雲南按察使辯釋冤獄旌別屬吏振肅紀綱
鎮守崔某軍牢毆人至死必置之法總兵沐公下人
有犯未嘗少貸沐公亦雅重公片紙追呼必令如期
而至土官那代兇殘嗜殺白骨盈壑公為鎮巡書檄
即擒縛以來竟亦服辜壬申轉雲南右布政使滇猺
為患隨濟隨寒蠢源底未彼理所必至鎮巡屬公治
之公謂必鑿漢厥諸砦始保百年無事乃徙其居民
而鑿之復開子河以殺其勢滇於是乎永利至今甲戌轉貴州左布政使未及行改廣東尋丁內艱夫公之卒則丙子七月之廿一日也未卒前月有紅光白空夜墮于庭哲人之終固如是哉

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張公吉[illegible]

楊廉

正德戊寅九月甲寅貴州左布政使張公卒於里第其子倎以是年冬十二月乙酉既奉襄大事復自爲狀弁以書抵南京屬廉渴諸神道之碑竊謂此學自宋儒大明之後湮至于今中間或顯或晦然顯之日恒少而晦之日恒多有志於斯道者可勝歎耶近年如吉凡修潛心篤志惟日孳孳以至於老斯人豈易得哉公生有美質四五歲聞父母之命即不敢違訓之故事輙記不忘比長耻同流俗信古好義以名節

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經意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力購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既見大意喟然歎曰道在是矣於是益自奮厲以窮理致知爲務體之於身驗之於心朝斯夕斯略無懈惰在庠序爲異已者所嫉惟敎諭鄭重光爲之延譽提學夏止軒寅常舉以勵諸生成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進士明年除工部營繕司主事投訪宿弊滌而新之時左道李孜省致位禮部侍郎恃倖擬僭以符水進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言公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頗激一人之罪疏入其黨據摭公過不可得踰月諷吏部尚書尹公旻遠貶景東通判時追逮甚急故舊無送者所攜圖書數卷僮僕數人而已景東處西南極邊其民鄙及上官陶氏世握郡章一仍其俗公至下令舉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民以事至庭諄諄曉諭使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薄示其罰約無再犯陶始見公常褻且無室家謀爲置妾不聽以銀器數事爲餽一無所受已而遣子桀來學桀聞敎即能善事其父遇毋忌日或強以酒肉即走避之夷民由是信服

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手錄諸經葺齋舍討論其中取聖賢教人修身爲己之要慎獨窮理改過求仁作爲四箴寘座右自勵在郡四年檄走蒙理威楚者半之 孝廟御極覃恩轉肇慶同知肇慶當蒼梧下流頻年苦潦公相其地曰是可以隄同列不以爲然公獨以身任之發民就役皆不令而集隄亘三縣當水暴漲則乘小舟以視衆莫測其至嘗夜雨不止憂形於色坐以待旦一經營勞瘁歷三載而後成復爲竇以殺衝決之勢民至今以公姓姓竇以公號號[illegible]

戊 孝廟追念母后欲推恩所自特遣使[illegible]

冒椒房親者公躬詣其地得其實以聞辛亥都御史
秦公紘爲總兵柳某所誣逮赴詔獄公爲疏曲直奏
卒得白壬子進表闕下吏部尚書王公恕素知公部
見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之職公力辭之癸丑轉梧
州知府梧州乃兩廣鎭巡開府建節之地諸司受約
束而至者輪蹄交錯殆無虛日供帳館穀不勝其繁
民多四徙不樂土著公至凡百節損先是榷鹽之利
盡歸于守至是出以佐費復推其餘修壇壝廣學舍
凡不均之徭皆釐正之於是民之徙者舉相率而歸
矣暇日躬課諸生爲講說聖賢大學之道使人知所

嚮爲尤嚴於丁祭廟樂崩壞嘗延樂師吕應禎聚諸
生習之至於將事卜牲之外徵而薤韭皆一一徧視
觀者竦然生敬戊申考績入京凡贄見當路惟所刻
先儒學範晦庵詩略等書尤謹於投刺如一時所尚
細書稱謂皆恥爲之其見忤於人亦多坐此庚申轉
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申敎令嚴武備察奸吏擇
將領次第兼舉推誠御下其敎士以射則懸金爲的
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鴛鴦銃偏架弩做种世衡敎射
青澗及韓世忠製克敵弓之法時公於賊深[illegible]之故
以所轄沿江山川嶺箐結林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

斤以[illegible]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弩中者必死厚募
解藥之方置換牌重賞間諜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
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慓悍尤甚遂併力於東數月
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
癸亥以考績入京有吏張公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鎭巡
以聞詔促還任　孝宗崩入　今上嗣位値北虜孔
熾條陳便宜上之時有旨下廣西取弩手及弩復上
疏進正心之說會與地方事大臣不合引疾求去
未允正德改元轉本司按察使明年轉山東右布政
使時吏部尚書許公進知公每遇巡撫員缺輒以公

名上之雖　中旨屢寢而所請益力或曰非善處公
也許公曰某賢而淹吾盡吾之職耳已巳轉廣西左
布政使二月發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錄作陸學訂疑
會名馳驛還京將處以重任竟爲逆瑾所沮先是瑾
作威福惡公不屈節求賂復不與常以語人希瑾意
者嗾布政使車某誣以非罪又權瑺修禁鬻鈔之怨
鐫兩官除兩浙鹽運使瑾伏誅會吏部尚書楊公一
清初柄用欲收人望轉公河南參政復更廣西壬申
轉湖廣按察使癸酉轉貴州左布政使未赴與疾歸
第乞休楊公終不舍公覆奏病痊起用而公竟不出

矣公深沈不露天下之人不能盡知其有知之信之
必篤其在景東晏郎中某薦之爲知府爲副使都御
史閔公珪鄧公廷瓚劉公大夏薦之丘御史天祐薦
之劉公復舉以自代數年家居張御史叔安范御史
輅復薦之公諱古字克修號翼齋一曰古城世爲餘
干人曾祖諱復新祖諱逸安父諱時昊贈中憲大夫
母舒氏贈恭人公事中憲公舒恭人油油翼翼丁外
內艱哀毀踰節葬祭一稽古禮兄躁急委曲承順嘗
謂禮之大體有四其冠婚喪三者可守惟祭禮煞用
斟酌其行於家最爲精當鄉里化之居常無甚異反

變故之來利害之際則惟義是從無所疑憚家常飲
食過二味必徹其一所御布袍雖累經澣紉弗棄也
戒諸子一以節儉訓之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
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至於隱年就試大爲
不可以將方進取乃爾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居官三
十三年在朝僅僅二載而權貶逐久處海鄉皆人所
不堪者蚤歲微偏於剛中年克養弘裕病且革每旦
必正衣冠端坐倦則隱几假寐愛　君憂國之心老
而彌篤未終前三日聞隣有自北還者猶力疾詢乘
輿所在將瞑目不能言復索故衣以示常易易畢而
逝生於景泰辛未正月壬子至是享年六十有八凡
所著述有古城集貞觀小斷君佛學論陸學訂疑皆
是也常擇取胡敬齋居仁居業錄集之謂之要語

貴州左布政使王君汝舟墓志銘　湛若水

君諱汝舟字濟川別號雨齋四川成都府華陽人高祖曰先曾祖曰永忠祖曰義父曰鄉弼以進士授知縣擢御史遷按察僉事推贈義御史又以君官推贈弼奉政大夫母贈孺人張氏贈宜人李氏封宜人劉氏君乃李出生于戊子卒于辛卯壽六十君少而頴敏自爲葉傷諸生爲乙卯薦士爲正德戊辰進士已巳爲句容令三載徵爲江西道御史爲巡視陝西茶馬遷爲山東按察僉事整飭武定諸路兵備已卯以内艱去起復爲陝西僉事癸未秋遷爲布政司參議

分守涼州諸路丙戌遷爲雲南參政分守金滄道已丑遷爲貴州布政左轄至有賢聲鞠躬盡瘁嬰疾于殯鄉卒于正寢始終生死以順以正可以無憾矣是故其爲薦士九載旅京聲實隱然則有成就後學之功舉于鄉者三十舉進士者二十皆爲士人之宗其令句容則百廢具興六事克舉其爲御史則激揚風紀其巡視茶馬則茶利均布馬聲弗逸是以有考稱拜封之嘉其爲兵備武定則戎務咸理巨寇以平是以有加俸金幣之賜其後僉陝西條任鳳翔兵備則斬木通蔽訓兵督捕以遏關棧聚剽之寇其在參議則儲律以足供餉有功是以有銀幣之賚羨餘三千悉備公儲其在雲南參政勘木邦之夷奪三酋之氣足以有銀象之獻還金厈土地之擾其爲貴州左轄破姑息之說勵振奮之氣以消邊患練兵防守會計芻糧以充川饒周天星之亂是以有銀幣之錫蓋自筮仕二十四年節操冰清賢能茂著寸不究用貴忘以歿故曰始終生死以順以正可無遺憾矣

貴州左布政使浙江汪先生珍傳　汪道昆

先生年六十所業已謝方伯歸浙江家食九年恭稱始老在禮七十曰老先生故不問家任諸子先考矣乃今爲可傳也豈家人產哉無亦事畢於　國家論定於鄉黨由今而述之後其斯信而有徵與江故蕭姓祚齊梁唐廣明中丞相遺子楨渡江避地遂易江氏家皇墩而甚溪南次子鄭居守之因廬爲里國初以禦寇功稍著其後世世受耕先生父贈駕部公才如用賈起父舉六子叔璀季珍父命叔季受博士詩季即先生也季年七歲日誦數百言即叔什倍

季功恒自以爲不及九歲喪母鄭年十六補縣諸生後八年而廪先後凡五試庚子始與計偕再上甲辰舉進士授高安令舊令遞敗高安令下車會不歲革革務賑恤悉捐不急徹無良境内賴之是歲饑而不害其政省科法務便民夫里在官悉縱還生業有政一呼輒至即徵發無後期諸生朱諳豪邑中深結郡守相會諳傭人疾病死諳嫉傭人婦誣諳所慽者黄約殺人令得詰本謀反坐諳郡守相力爲諳請卒當之於是邑中稱平無不悅服戊申徵諸令最者入選首高安而高安就選天官返逡呐呐天官意安必不樂居臺諫則補主客尚書郎尋發父喪起官如故已又喪繼母喪畢謁天官久不除時求禮部者貨袁州華相屬也遂以風土不宜請改南駕部郎人言駕部下香入幽去人情遠矣駕部笑曰吾故茹淡則亦人人厭之而吾適口且終身亦各適其適而已會有新令禁所司毋濫給郵符諸有力者抵部尚書部尚書詐諷駕部不可部尚書以爲言駕部正色曰郎吏小臣恭詔守　天子明法公大臣也奈何自上橈之卒不給會十年一稽尺籍更定快船差乃先期其疏關部尚書上之得減船百而駕部手籍部署一切請

託不行士伍獲蘇至今稱便由駕部出爲信州守首捐歲入公費千金檄諸屬吏務洗濯自新不者按治毋貸永豐紀崇以富賈怨適醉人殪屍於道怨者徙屍崇舍旁且爲蜚語前守受千金脫崇前守置不問鄭御史按郡獄信州白崇冤御史退語監司守故少吾黨即囚坐失入守獨不以囚富避嫌信州聞之歎曰　天子遣使者按部中惟此三尺法耳法不當守何敢輕傅大辟以遠嫌監司默然其後崇事竟白上清眞人張彥頨死　上遣金吾治彥頨喪金吾籍冒子當封盛意氣又阿　上旨騷擾百端信州遣詩風

金吾勿吐舊德金吾劾郡從事不奉詔狀辭連信州
司隷朱忠信不直金吾戒勿奏亾何張氏不嗣詔收
眞人印綬郡人快之楚囚袁三以粤兵反閩閩撫歸
楚粤分部懼出袁州睨相舍啗主由彭蠡而西三趣
豫章張甚佯言依故主胡督府歸浙江會段御史按
饒信州往告急且曰三必反反必首禍信州信州属
邑故無城計將安出御史愕然曰此開府事亟請之
信州進曰明公代　天子西廵願就近爲百萬生靈
計藉分彼此境内謂何御史頷之揖信州出亟還郡
三已聚黨蕭信州乃陰戒壯士登陴嚴爲備三不敢

發則趨玉山而玉山令故冥冥三遂反信州檄數賊
罪無論我兵若賊黨有能擒斬賊首者予千金賊由
是奔永豊入閩終歲乃潰御史按玉山永豊二令罪
狀不及信州顧目屬信州信州終不往謝大以爲望
則以計吏殿信州而吏部習信州良寢其奏會有詔
御史按疆事復及信州疏下職方信州乃從量移去
項之袁州及御史俱敗檄補鄖陽於家尋轉副使治
兵饒州已復進浙江右叅政先是游民聚族採礦據
西安銅山數寇新都官司莫詰叅政策便宜四事未
及行寇業已破婺源掠休寧且薄歙境叅政亟請督

撫發兵截賊歸路悉殲之遂乘勝剿銅山散其黨德
請以浙東兵備兼攝徽饒迄今十年亾復竊發者叅
政力也尋論功賜金幣進江西按察使行亾何轉雲
南右布政使會肺病作投劾歸其年秋轉貴州左布
政使乃復投劾吏部寢不行已而知先生决策且堅
乃許致仕歸老乃就溪上治草堂叔兄民瑩以修辭
名隱隱起及先生辭出見者率右先生相語曰即民
瑩負前茅終不失爲民璞殿也先生退然曰珍安敢
望叔又安敢贊作者藏名山幸草堂成第篋其中遺
後世耳季年罷肱篋獨誦莊氏屈氏司馬氏書畢謝

擯賓獨般司徒正茂方中丞弘靜程漢陽金不佞道
昆時容繭者墻東拓地五畝開華黍堂室下墳者樹
瓜蔬行者樹秫黍客至率取辦羹食酒漿先生有丈
夫子四人既授之室各異庖自信州歸吳夫人無恙
月命諸子舍供具各七日月終二日乃出上庖名諸
子與俱其後歸自黔中吳夫人則已廢視命諸子舍
吏以月膳獨置男女豎各二人從客至則騰者進饎
則佐以公稍有上客則諸子饎鄉大夫居家無
先生適矣先生既歸田里屏冕衣裳即杖屨出遊
歲月一至浙江上見者不復稱方伯第呼浙江丈云

貴州布政司左叅政何公淡傳　黃佐

何淡字中美順德人天順丁丑進士除知山東濱州適蝗旱淡至以勸相耕農爲首務定糧役料物以貧富爲差書爲由帖預給之聽以粟麥布絹通融折納其病民者一切罷之及期不待督而輸賦集假取呂民鄉約敎民務孝鄉愼選老人親爲演說大義使訓其閭里按季查考民以惡聞則名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吾則罪首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劾求退於若輒如各慙謝而去訟爲之稀例得皂隷馬夫折薪錢悉移應公務乃新

學宮脩禮器延聘師儒聚民之秀者日夕敎之初士習鄙悍解額荒甚自是科第煥赫甲於他州輿論稱其廉明仁恕政務畢舉民安其業所定徭役後守宗以爲法會丁內艱去士庶萬餘人爭哭而留之憐其清苦乃釀錢二十萬相與謀曰我公素廉不受賄境其受乎付鄉老余艮勝輿至臨清致賻淡正色却之艮貝還散於衆不匿一錢益化於淡也後貌淡像祀龍遂祠服闋入爲工部虞衡員外郎陞湖廣僉陽知歛民力農爲築陂堰使時灌溉江右布商厚來誘斂取倍息困之興訟相訾殺痛繩之抵始有寧

重學校所敎髦士多取甲科前此未有也陞貴州左叅政時生熟苗相攻郡縣騷然撫巡集議用兵請淡招之會朝命下如淡言撫巡即檄淡往淡單騎深入諭以威德遂釋甲返故土尋以親老乞歸得允時年纔五十餘與從弟副都御史經內弟叅政李聰同時致仕人訝以爲難淡居官三十年俸祿恒以助公費家產無所增貧至不舉火自處晏如也暇惟課僕種圃蔬以自娛知縣吳廷舉稱爲吳隱之流並然係嗣之張詡贈之以詩謂其清李粤江水云卒年七十五

貴州布政司左叅政汪君鳳墓志銘

李東陽

叅政汪君既舉成化乙未進士其子工部郎中俱與
辛丑翰林編修俊舉弘治癸丑檢討偉舉丙辰儕子
生佃舉戊午鄉貢皆出君教衣冠甲第之盛士大夫
益修言之比俱以病歸卒于途踰六日而君卒聞者
又相與哀之曰汪君固止是哉君諱鳳字天瑞初
命爲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精練法比慤愼
不輕決毎大寒暑獄囚多瘐死君謹掃滌時食飲人
處亟乃若鬻鼠特爲蓄貓自是死者絶少尚書雅重

君諸司章奏必令叅定乃上間草便宜疏亦以屬之
值詔例爲可任布政按察不果擢擢漳州知府君聞
有羣盜勢甚劇過郡不至家而去時上官欲以叛聞
因大發兵爲功賞計君曰是不足動衆可撫定也乃
揭榜要路諭賊禍福賊感悟多散去徐引兵壓之果
就禽滅初民欲入城避賊君曰是自爲亂耳亟止之
不易市集竟亦無他繼又新學宮及諸公署徙獄近
府治作捍海石隄治諸屬邑水利民大稱便立條甲
法姦無所於匿郡境有畬人野處山谷君桀加撫賑
皆聽約束或詣庭求直民有訟不直者誣奏及君復
下君埋分獲重譴君不施笞掠以理折之其人愧服
此二事尤人所難者君既抱才器高自負許不帖帖
爲人下坐是忤物爲有司所裁弗克自盡居六七年
意忽忽不樂將棄官歸始擢貴州左叅政道延平得
熱疾舁至家半月遂不起是爲庚申八月年五十九
而已君魁岸閎潤善論議少治經學多所自得有司
錄其文以傳尤識當代典故其教子用家學不求外
傅俱稱能官俊奇於文且有識操偉亦然其爲庶吉
士皆在予門予用是徵君之教爲多君在郡督諸生
肄爲啓迪皆以爲聞所未聞亦師事云君之先出越

國公華元自婺源徙貴溪高祖祿卿徙弋陽入 國
朝遂定居焉祖志福舉永樂庚子鄉貢歷岷府教授
以高郵州吏目致仕考仲端累贈南京刑部郎中

貴州布政使司右參政羅公安神道碑

何孟春

楚有大君子爲南洲先生益陽羅公成化戊子鄉貢戊戌登進士第庚子授戶部主事丁未擢山東按察僉事弘治癸丑遷四川按察副使庚申陟江西按察使壬戌改貴州右參政明年乞休不俟命歸閒五年正德戊辰卒于家公初命在戶部時嘗使兩廣有清幹稱監收涇石橋芻粟中貴無得撓以私者督漕河糧運至天津聞侍郎杜公謙請留糧十萬石于臨清備賑即疏論通州掣地救荒尚堪區處京通二倉

歲儲有限豈可輕借 上爲停給其半濟寧因內臣進貢夾帶貨船塞運道公籍其物于官且劾其人自此糧運無阻且各先期至其再命在山東時提督錢糧屯田抉摘姦蠹聲驟起寧津民唱亂東嶽行祠厖材軋銅斧走遠邇公下令亟毀之材木移葺費官鏹像鑄爲祭器近京衛所奏缺俸糧欲于預備倉借支公言此倉爲民防饑而設今之暫借又須有司補還是民未受惠先受害也查得某府庫積銀錢若干相應擬價折給部議從之巡撫都御史張公鼎清查保定牧馬草場公曰達官軍侵作已業已久一旦追使

還官彼必生怨奈何張不謂然及聞變且不測深[illegible]其處爲中止其三命在四川時專任整飭敘瀘等處兵備適大壩賊倡亂撫巡議興師甚急公至既閱邊務率先守帥以數十騎躬出招諭不避巖險凡所堅壘動中機會群猺長感遂伏聽命馬湖故夷郡世主安民鰲虐用其衆日殺不辜兇酷孔熾有詔誅鰲藩閫來會公謀集丁壯守要害礪鋒刃以俟俄而巡按御史鄢君英公謂發夙所遣進兵之鰲衆窘就縛先時沐川長官司女子與其族爭立有司奏淵之遂擁衆自衛徵所署印累年不發地方爲挾撓公密諭于

諸君曰馬湖平沐川勢孤乘此治之如破竹矣衆以爲然乃檄銳卒千人往擊之沐川果震恐即日奉印綴出公之始入蜀也安鰲遣人來迎有黃金及土產異材之賂公庭叱而拒之及是鰲被擒撫巡會審問公舉卻金事詰鰲鰲叩首謝 上相顧歎服公嘗緣他事道播州播之宣慰以金寶幣爲餽公責之宣慰曰此土官事當道常禮胡顧公勿與公辭色愈厲乃持去後聞公郤鰲金事曰吾得罪于公矣鎮守內臣奉旨行屬採王督併嚴甚蜀地素不產此屬吏捧檄惶駭無措公上疏剛誼剴切遂得已雲貴道經大壩

[illegible]守永寧蠻以易茶爲由毎出行劫土官莫能[illegible]
易置堡砦設集場于境上立通把主之商旅稱便戎
珙青山各種獠羅與漢民交易輒致爭殺議者欲建
長官司不果公圖集工者使成村落而禁諸獠羅于
本境交易不得更互出入至今民夷各守其業不相
淩暴公持身清肅令行事亦辦他如脩浚陴隍飭詩
廨作興學校表章文獻增創船以理雪冤滯注曆
之美不可殫紀瀘人嘗立公生祠于尹大師祠西而
刻石以繫其去後思焉其四命在江西時資級既峻
憲度益嚴擧刺必協六條宿弊爲之一洗所決獄疑

無慮百數權豪請囑力拒弗從利害在前不少爲避
忌寧藩暨鎮守内臣所倖愛厮養有犯皆痛繩以法
或銜之不置思加中傷顧偵伺無所得其五命益當
道亦有弗悦者因其言改調貴州俸秩則仍視前職
當道論定固又將保任公也貴州其年普安用兵公
是兼督餉之責總督尚書王公軾入境首趣公王多
方籌畫公以身任之軍前足用先攻陸陸寨次渡盤
江遂成大功公之贊助居多凱旋未幾廷命治先啓
釁失機者罪撫巡委公勘覈咸迹其實地方兵過之
餘官私耗匱公宣上德諏下情勸分平糴均息循

錮滅煩苛得牧民體其幾先勇退僚友有勸留者
聽　孝宗錄公前督餉勞差官就賜金幣　武帝即
作恩進階中奉大夫其卒距其生正統己未享壽七
十公諱安字時泰其先廬陵人宋建炎初有號雲巖
者請社淳洲始家益陽曾祖太珍不仕元世祖允敬
國初辟人材亦不仕考時敏世其隱德用公貴贈戸
部主事妣王氏贈安人

貴州左參政羅先生璟墓志銘　羅欽順

先生諱璟字宗溫石齋其號姓羅氏吉水梘林里人大父諱汝敬累官工部右侍郎聲望焯著父諱勉遂贈奉政大夫紹興府同知母曾氏贈宜人先生生有異質雙瞳炯炯三歲喪母即知擗棺而哭長從仲兄瑄叔兄瓚兩貢士受業成化甲午領鄉書辛丑再下第歸偶因事他出一夕心動匍匐而返則奉政君屬疾已危遂獲躬承治命凡四上春官不遇都御史任公邊公稔其學行延致爲子姪師諸達官亦相繼遣子就學悉心誨誘多底于成若今少保費李二公

其最顯者居兩年是爲弘治己酉所知多諷以宜及時有爲乃幡然勉就銓試太宰三原王公偉其論擢寘首選奏授紹興府同知同知以清戎爲首務初至歷稽前政率無可攷乃出己意創造歸衞歸姓二冊一覽即洞見本末弊無所容當道善之下其法於列郡山陰民有婦弟檢事覺自盡其父誣婿殺之獄成令手先生當覆訊具得其情謂其令曰此律有明文自當勿論可盡及無辜邪其誣遂白蕭山海塘圮承檄董千夫往築計大分授之令簡慮周功以時成而高址可久濱海之民大蒙其利每祈晴禱而多獲其應陞任凡九年賢聲藉甚最爲當道所薦擢思南知府府治依山無城郭盜賊虎狼積爲民患首設方略築土城以爲固覽其四門置兵守之前患頓息新學校選生徒親爲講說以開導之撫民以寬御土官一以法土官有張羽者以饋茶爲名中藏金銀器數事輒斥去威令大行踰年苗賊米魯等作亂朝命大臣總川湖雲貴兵討之先生被選督餉一夕次查城驛偵知賊中陰謀亟伏兵要地爲備夜二鼓賊果至伏兵起而擊之獲其酋黃實熊大輔喜動軍門進至關索嶺馬驚逸墜崖下息僅屬信宿小愈即強起治事

比賊平無纍未嘗乏供也捷聞有白金綵幣之賚俄遺論免官先生聞而歎曰貝錦成矣吾何爲哉但當訓吾子孫以報國用覓以平賊功陞貴州左參政致仕歸則放情山水闢養高別業構獨嘯亭以居讀書哦詩惟意所欲嘉賓時至相與劇談暢飲意豁如也孝友之誠老而彌篤葺祖祠表先德修族譜纘理先塋皆盡心力而爲之正德己巳盜起于鄉與曾南梟憲副協謀創立保伍以折其勢卒未流賊過境復尋初約聲勢張合群兇兒莫敢犯一鄉賴之嘉靖壬辰壽九十適遇　國慶覃恩　誥封中憲大夫頌禱稀

章多大手筆皆其傳經啓後之效也先生清明廉介
而心志尤樂應酬賓客終日無少倦見者無不欽歎
以爲人瑞云乙未初夏感微疾七月二十七日端坐
而逝

貴州布政使司右參政陳公良謨墓表

王世貞

隆慶壬申之三月致仕貴州右參政棟塘陳公卒於
家年九十一矣而公之鄉搢紳大夫諸生吏民環顧
咨嗟而歎曰公胡不百歲也則又曰嚋復有篤孝捐
親如陳公者乎葢公生甫十月而父承德公捐館母
都安人夭天而撫公以長也公自以生不及識承德
公覩遺像輒涕覆面事都安人蒸蒸敦謹四十年一
日也舉進士需選則棄之歸省都安人卒毀瘠幾殆
服除廬於墓者五載而始出葢嘗走海內名公卿若

鄒文莊王肅敏輩志表哀誄數百千首以不朽都安
人而公後篤老矣居嘗祭伏泣祠下孺子慕也則又
曰嚋復有難進易退恬穆如陳公者乎公有聲邑諸
生間爲易甚精而屬鄉試安吉廖守奇公材而謂歸
安武令當入參試事且治易也以一束帛俾公贄武
令公固謝弗肯往已武令果參試而薦公預鄉書廖
守始得公謝弗往狀不懌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
遠然武令胡渠能識汗血哉公舉進士八年而始得
工部主事時且有給事御史選讓少需之公趣辭之
官改刑部復乞南爲祠部遷車駕員外郎爲刑部郎

尹吏儀部徘徊郎署者十年而始得叅議湖省再遷
副臬事擶考而始得叅政貴省以道遠多瘴不欲傷
親遺慨然致其仕歸僅五十七歲耳家食分三之二
御史先後尉薦以慮數四而公無尺字走燕中竟老
弗起也則又曰噫復有循吏爲德於國如陳公者乎
公之攝泉徂徠蓄洩啓閉以時即尊官巨璫毋得越
糧艘畢而先糧艘畢即客船以次魚貫進不爲苛峻
以待漕卒商旅懽浹道矣而遠邑壩夫來受役者八
百人所募倩而猾卒持至十金不止公盡革之第徵
人二金畜郡庫六約人省可八金而三歲獲四千六

百金之羨以備河大典公小暇輒名諸生講說經義
貧則爲繼膏油諸生多顯重者吳太宰嶽憲副孟祺
其選也爲刑部而王勇者挾戚畹張甚嘗道捽潘御
史會以訟事入部戟手語侵尚書尚書第唯唯遣出
而中恚甚試以屬公設法捕得之窮治姦狀論如律
叅議時督太和山不私其山佃人出其饒者俾佐州
民役州爲稍蘇副使時所平亭疑獄若而人所縱舍
株累若而人至於紬貪墨抑豪右偏偏在法表閩部
肅然則又曰噫復有食廉于官于家少老一致如陳
公者乎漕河柳椿利病千谿泉夫曠役亦千谿太和

山佃人亦可千緡香會並稱之公前後悉以歸官守
入守太和者冀交驩公誕日得公詩袖數百金及他
珍物爲報公怒欲劾治之急麾出長跽謝過乃已公
歸而里橐蕭條山田一百畝恒無蓄食勿計也有巨商
介公友書爲沈侍御居間侍御公所厚始心許之徐
出千金爲壽公遽入內竟自不復出恭湖俗士大夫
以財相高獨見公口不敢及利矣則又曰噫復有矩
脩內外行醇懿如陳公者乎公十四而爲邑諸生時
當護月邑令司諸生咸蹲踞相詼笑公獨默跪不少
跛倚令奇之曰是兒國器也蓋生平無登變破老之

好矣則又曰噫復有長厚爲德其鄉如陳公者乎公
雖倉無檐石儲然姻黨宗族有待而舉火者公所恩
施人輒忘之人所恩施公即一飯弗忘也或謂公當
修郄公曰我固不知郄也其爲長者如此則又曰噫
復有博學能文章談然如陳公者乎公十歲而能歌
詩於書鮮所不讀所著有天目山房存稿山房摘稿
和陶小稿見聞紀訓弦韋纂要族譜數十百卷藏于
家知者以爲有含昌昌黎風公意弗屑也蓋九十而
讀書琅然不衰所講禪灑立就矣則又曰噫復有見
道明性洒洒助詣如陳公者乎公嘗從學湛氏與鄒

呂諸君子游然其紺門戶杜口耳要之有當於心者非師友所得與也始而主誠終而湛然忘之一切世好如洗酉不戀生逝不厭嘗其奠有道者歟已而復次嗟歎曰公胡不百歲也蓋公嘗從吳興社其社之老大司空蔣公劉公大司寇顧公輩雖少長於公咸推讓公以爲弗如而諸公亦後先物故獨公在公長身玉立翛翛若雲際鶴老猶能細書聰明强識好奇之士以爲當仙去不死胡但百歲也而今已矣則豈唯搢紳大夫諸生吏民哉蓋天下之人惜之於是公爲儀部郎與試南京知名之士三十有七人而先可

郡府君與爲亦雅之子世貞嘗據部吳興謹因搢紳大夫諸生吏民之論而表之曰有明賢大夫陳公之墓公諱良謨字中夫別號棟塘有子二人敬則孝則敬則最賢而 人其先系配嗣生卒月日詳志中

貴州布政司參議尤安禮傳

尤安禮字文度長洲人父義字從道元末師陳基為辟樞密掾遭亂屏居二十年洪武中舉人才授湖廣布政司經歷以廉謹稱性沉厚明哲處患難不失守著元史輯要藏于家安禮尤純厚少從父寓武昌與楊尚書翥楊文貞士奇友善相厲以德業歸補生員巷邂逅一姝若將獻笑者安禮亟引去後不復出是路同學生陳文學當遠戍泣告安禮吾必不生還妻當弗能守奈幼女何安禮曰安禮存子勿恤此吾有子當娶之也而陳果死妻乃克守義安禮無子以弟

之子爲後所聘之弟以女有疾不可安禮曰吾豈食言於亡友卒娶之安禮敎諭崇安秩滿諸生詣闕請留 上命增秩還任尋擢武庫郎中有馬主簿面肆詬詈安禮走徐言馬君改常矣旬日馬死擢貴州參議病歸不出太守況鍾朝京師文貞問安禮起居鍾謝不知及歸往候之見所居隘陋欲割官地益之堅謝不受安禮平居若無可否至辨認理欲毫芥不苟孫淳字公厚爲平陽敎諭遷知鉛山縣改永年居官廉慎致仕歸卒

貴州布政司左參議杜公詩行狀　張鳳翼

公諱詩字與言始祖仲源自蜀徙吳遂占籍為吳縣人數傳至東原先生瓊篤行博雅潛德弗耀吾吳談文獻者指必首屈東原先生先生以子侍御貴贈文林郎祀鄉賢公五世祖也自東原先生至寺副君世其德是篤生公公生稟秀慧舉止端莊與常兒殊祖父咸以允宗目之第羸瘠多病不欲督以佔畢而公獨奮勵不窺于園究心經史罔有遺力尤精于易不啻韋編之三絕而已弱冠遊庠校聲籍籍起督學楊直指號為知文一試首公後此諸督學無不列公高

等者由是從游者日衆己酉中應天鄉試凡五上公車乃慨然歎曰丈夫學貴有以表見將矻矻老明經乎于是則就選銓曹冢宰讀公試卷罷之俾司常德理常德俗故健訟好盡其辭公無事發擿而兩造帖服監司知公才宜盤錯乃檄公查盤靖當湖北銅鐵魚課之利衛守歲多侵牟公發其事無所避先是州儲穀舊守既漁其利復紊厥籍繼至者無可稽多坐監守自盜當是時應讁戍者四人公為集官吏悉心稽驗積歲所入更浮于出乃為雪四人罪上下服其公明焉綏寧縣治密邇于猺其城多廢堞公亟以庳

銀[illegible][illegible]不三日猺果入寇無所得而去州人以為非公先見民且不免剽掠也銅鼓俗故獷悍其不逞者羣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為之魁號曰華款武斷于其鄉有違華款令者家立破民苦之甚于盜大吏議勦公單車赴之名所謂華款錢周君者諭之諄諄數百言大都言三尺不可犯毋僥倖旦夕坐待俱斃轉禍為福正在此時周等初率百人衷刃庭下左右莫不愕顧及聞之泣數行下咸謝罪求自新不浹旬諸渠魁相告語散遣其黨公假便宜以牛酒犒之導之金鼓以示甄別聲聞五開咸寧閒莫不爭先款服竟不

煩兵也隆慶丁卯遴與楚省鄉試事閱卷得數人俱前列又皆楚材也武備文事聲冠一時監司刻薦凡四例且得行取守則媢公而擠之使不得與取然亦不失廷評之擢辭常之日行李蕭然擔夫有以賂破一筒衆目視之皆圖書墨楮也楚人益信其清云官輦轂下寓僧寮數椽僅僅蔽風雨務清心致志參酌讞獄期情與法比必文無害乃已有疑獄則為平反卿佐以下竟莫能奪雖有功之以恕求情不是過也辛未遷右寺寺副壬申　穆廟賓天公捧哀詔使[illegible]北直隸暨兩廣諸守臣贈遺毫不入橐識者韙之乙

亥擢僉四川按察司事蜀鹽務最夥舊有專官至是方議汰冗乃併水利驛傳茶法爲一道特賜　璽書以行公至蜀悉爲究心凡法所因革必簡必便若竈戶樂輸而鹽課以羨私易有禁而茶法以肅騷餘均節而軍民兩便一職既兼衆善悉舉焉藩臬長一時有事離任公攝二司事案山積吏蜂擁待署公口耳受授若流戊寅入賀郡縣吏有長夫之饋公槩郤之監司將薦有云一塵不染之操庶務兼理之才皆實語也撫臣以疵其同年故與公有隙公屹然不動笑曰吾心事如青天白日安能視人眉睫耶即移病撫

臣慚悔投刺問安御史相與强之起乃出視事無何擢貴州布政司左參議分守貴寧道經銅鼓等鎮軍民羣聚觀之口是曩時散遣華款者也時烏撒與烏蒙爭地界讐殺積有年公至以數語諭解兩酋心服聽命土官安國亨地界黔蜀間富强爲諸部最所爲多不法前此出兵勦之反爲所衄僅奏褫其冠帶薄罰示創而國亨求雪不已分巡勘其事業已爲所餌第以地相管轄必得公成議乃可復分巡于勘事時遜容祈公公以此酋雄黠難制今尚爲姑息若復假名器是爲翼虎將來弗靖孰任其咎分巡語塞撫按

竟足公議分巡大銜公值庚辰大計其鄉人在銓司遂得中傷公以年老致仕報至公怡然就道曰吾志也懸車已晚矣撫按藩臬咸惜其去求其故而不得公亦不言士民攀轅乞留公爲遲一宿乃行其分巡竟以賄敗公歸家杜門非公事不謁官府或勸之爲子孫計公曰吾累世儒素食貧常耳且令後世爲清白吏子孫不可乎公忠孝天植友愛兼至自通籍以至懸車事生以至追養致隆則緩急必問締交則存亡如一第其嫉惡庇善激濁揚清本于性成遂以感觸嬰疾不起嗚呼哀哉公卒萬曆十六年四月去其

生正德十三年三月年七十有一

貴州按察使胡嶅傳　實錄

貴州按察使胡嶅字士璉江西新淦縣人洪武中由
國學生授南安軍民府通判練子寧薦其賢陞泉州
府知府泉郡積弊政嶅一切革之而興利於民父老
朔望謁見必使誨子弟遷善遠罪郡中翕然從化每
判死刑及徒流案輒悄然心憂曰吾爲民父母不能
導之善是吾過也郡諸生久廢學嶅申敎養之令而
躬督之諸生駸駸有成召修永樂大典民耆老有號
泣送之者泉後更數守其民思嶅不已益其治民撫
恤如子養之教之惟恐或傷陞貴州按察使治尚寬

簡而法不可原者亦不貸民與成敬愛之三載入覲
年七十一乞致仕從之歸未幾以宣德二年卒嶅爲
人和厚簡重言必循禮而持行有恒云

貴州按察使涂公謙神道碑　劉定之

涂公諱謙字㧑謙豐城人曾祖文德祖國昇仍世不
仕父永載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母高氏封孺人皆以
公故公少受父命與諸弟各治一經年十七能以所
業試江右雖未薦然今都御史石公璞在藝場奇其
才取補郡庠生正統乙丑舉進士歷官雲南道監察
御史山東副使貴州按察使甫命而卒其爲御史值
聖駕北巡未返議建儲以繫邦本議禦虜所當務
者數事皆見嘉納行河南革奸擊貪之餘爲士子問
難經史以開發之行山西時邊寇甫退修亭障缺彼

補卒伍失以撫鄉井瘡殘又爲之虔禱得雨以甦旱
武帥以兵興多故既請罷緣邊儒黌又欲并罷其稍
近內地者公力言其非得皆不罷其爲憲副以輿隸
有常額而多者或至倍蓰俾輸貲免役傷廉尤甚於
是額外悉斥去之僚使不令出臺門慮其或交通假
託爲奸利理冤獄死得生者踰十重從輕者過千治
河沙灣効勤累歲賑饑青州諸處官出白金三千兩
勸富室出粟三萬石民賴以全濟去畱所部郡邑守
令以下官巡撫大臣以公無所曲狥多從之去者無
怨言臨清當南北京衝要以公鎮其處庚卒衆而猾

出納爲患汰減之有司就官地造貫財收貯餘入以
奪以給公費値歲又饑分就食者居于神廟與老釋
之廬飼以糜粥病給藥餌死則擇隙地瘞焉爲勞過
于在昔時所活者彌多前此未遇時人有傲侮之者
及既顯待以禮終身儉約自將不以祿入既加變其
常度詩文藁古有觀風朝天奏議等稿若干卷卒年
三十有九時天順元年五月也予觀當時所託以清
黑政者寔豈不爲無人然克舉職若公亦鮮見矣方
漸起也而天遽奪之何哉豈不可悼歎乎

貴州按察使于公墓志銘　韓邦奇

公諱鏊字器之號雲心于氏之先本楊之儀眞人[illegible]
國末諱彥成者徙籍于滁洪武初彥成伯子小乙從
戎鎭江衛卒從高祖忠嗣之改編滁州衛大父和來
省樂其土遂家于滁父謙號南溪母莊氏成化六年
庚寅正月八日生公公生而穎悟甫十九歲廩于州
庠弘治壬子應天鄉試中式春試弗第卒業太學歷
事刑部留心律例諸生或曰于子學養子而嫁耶將
備大人之事乎公曰書言典常作之師是　祖宗創
述精意一代法程也況今日歷事乎非昔國學諸生

也正德戊辰登進士授戶部主事部送太倉銀十數
萬給邊羨餘數百悉籍以付主者嗣部檄主守徐州
倉以愼修聞庚午時太宰以風憲重要宜博選天下
知名有効士充之且以其事密付文選主事韓邦奇
兩京部寺及府佐以下預選者三十餘人公爲優
焉改授廣西道監察御史公有憂色曰朋益之憂可
榮鼎重之勝可懼也而御史之聲名乃著逾歷三載
奏最於是南溪翁封文林郎監察御史莊贈孺人繼
母周及室余幷封孺人尋奉敕督長蘆鹽法兼視河
所至剗弊剔蠹夙裁自持時有賊楊虎等入掠河

間諸邪縣勢甚猖獗公適駐滄賊前驅猝至城下□守適去人情惶駭莫爲守賊登城譟甚公策賊衆多脅從非得已者服朱衣坐臺中臺面城適賊從城上望見公相戒曰毋驚動欽差果相率詣臺門乞命公諭以無亟賊中及殺人劫庫自非首惡並許自新皆懽呼羅拜而去公命吏數輩招降數百人賊勢兇就縛後按巡宣大宗爲監軍厮養誘脅大戶包納而率乾沒公私受蠱公廉知之旋問是多詐諞焉有
帝　肯中貴不自愛重者掩捕十數人治其罪勒限令償上下詟然莫敢犯踰年代還有武臣獻其妹侍

武廟而憑籍寵靈緣爲奸利公率衆御史攻之不報抗疏再陳至曰不韋進美姬而潛易秦春申成李園而卒傾楚明皇寵祿山而幾危唐亦不報左都御史彭公愼許可獨器公令與張御史准看詳諸文字會大理寺丞缺員銓部欲擬公公聞之急白彭公言故事寺卿等當以係差周御史倫實先予鳌階弗可越彭公歎曰君可謂虞廷之吏矣丙子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浙爲大藩獄訟繁劇號難理公治之易初孝豐土豪湯毛等負險拒命積歲不服　上命都御史張公津提兵克之公與議協有白金文綺之賜壬午

今天子龍飛覃恩臣下南溪翁得與公服色同進金紫既陞山東按察使初余孺人卒繼室宜聖裔孫及使命下公引嫌求改適考察當路有銜公弗狥者爲非語中之遂調貴州公曰吾捫心無怍已矣人言詎損我哉欣然抵家拜先隴登堂稱壽召昆季姻友陳說平生無幾微見顏面乃抵貴貴俗故龐厚又莫有撓者公甚安之嘗曰得行其志者其貴陽乎乙酉入覲然公意亦倦游矣遂致仕時年五十有五南溪翁既八十翁之弟率菴居士亦七十有七皆白首康强歲時公率弟姪洎子若孫殆數百指拜階下人歎

羨以爲難得公自筮仕至休致一廉自持比歸籯無餘貲已而貴陽舊僚致前未支俸七十金至付子弟令綱紀以贍生家始日裕乃買田左山之麓搆屋其上蒔花木義典杭公准額之曰上泉莊因自謂泉莊老農且爲莊之十四景各有標題徜徉瞻眺超然有舞雩之意且曰景外之景標題豈能窮哉南溪翁病公侍湯藥如少日既卒斂葬虞祔一如古禮比禫則公年亦七十矣與六卿先生爲清平會公自里居雖絕不干謁然不忘拯世之志凡有可以便民裨治者必告有司傾懐無隱　僴學務精詩文不專模擬而能

道已所欲言尤究心六書之學平生精力健甚幾八十燭下猶能作蠅頭楷書衆以爲難耄未艾也乃丁未冬病胃痛藥不卽功以今戊申春二月卒享年七十有九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朱公璣墓表　許宗魯

朱公名璣字文瑞永平灤州人也初其祖謫戍蒙化公乃寓生穎秀絕類孝友鮮儷乃以文行升之學官繇乃掄薦於鄉賜第於廷滇服之南文風丕倡厥望煒振爲岳爲星筮仕棘寺持衡列憲頗臺部之獄低昂就律僉曰平哉民以無冤矣爰僉貴臬持憲斬斬詰戎井井霜嚴日明風清弊絕乃晉副臬飭兵遐徼威震蛇豕惠被草木負固之區逋逃之藪革心稽首罔不率從殺以生之厥惟仁哉勛緒望歸晉參藩政籌度弛張兵食咸宜郵傳命利涉大川皆其惠也終陟

長憲神明不爽銜鑑惟公聲教洋溢布於要荒椎首卉服之夫擁矛佩弧之俗舉奉王章不忽於度厥官懋矣頗乃漸進方織嘉遯惟貞釋其軒冕歸與丘園優游太平終以沒世古稱哲人惟幾嗚呼允哉乃秉心湛素誣昧自白行已恬逸賄幣獨遠進不戾乎官箴退有孚於士論可謂完也已矣夫少有英譽表倡於鄉長有聲表儀於國末有貞風表範於世斯三者皆公之所自表也人誅奚與焉魯用述之表樹阡隧庚谷靡移公名無斁後有作者惟公之式歟

貴州按察使羅公欽德墓志銘

嘉靖庚戌冬十有一月壬寅毅軒羅公卒於西關里第其生成化壬辰某月某甲子享年七十有九公年踰三十始入仕仕十餘年年纔四十有六輒引疾侍親閒徜徉溪山登高眺遠或默坐觀書吟詠自適也晚歲獨處一室常杜門謝囂即妻子希見其面故聞者疑其有呼吸導引之術而果以壽終然公廉靜寡慾自足以含和葆貞術卅其所眉事者也公將葬子瑺謁予曰玄堂之石當有辭先人不朽其將在茲嗚呼公之德聞於四方一時名公碩儒若石淙楊公一

清松皋許公讚甬川張公邦奇咸稱公清嚴絕俗斐然成章陽明王公守仁與師討賊以忠義薦吏部書公考覈公乞休疏有廉潔嚴明之獎兩被制辭有褒忠思孝勇退之修之襃無間識不識皆以為不過其情豈賴區區者為不朽耶按羅氏先世居豫章宋紹興間有主簿泰和者留家缺城數傳徙今西關公諱某字某某縣訓導贈南京吏部右侍郎諱某其祖南京國子助教某封南京吏部右侍郎東齋翁諱某其父贈淑人曾氏其母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莊諱某其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諱某其弟某進士第

二人又魁翰林編修理其子也公自幼秀爽穎悟年十四五隨栗齋翁官邸父子兄弟自相講習弘治乙卯與都憲公同領江西鄉薦公名第七已未同登進士高第於時文莊官翰林三羅之名隱隱動兩京公卿大夫咸欲識其為人而公靜居簡出至有欲見而固辭者當途疑其倨乃故抑其選除兩浙都轉運使司副使至則袪宿蠹革沿習之非要主於不為貨疚居久之遣妻子歸養官舍蕭然若禪院正德初中官鎮浙者恣甚索部吏金動盈百獨未嘗向公啟齒勢豪冒鹽禁莫之敢問聞公被委掣盤急鑿其艘沉之

其見嚴如此於是聲聞四起而抑公者猶在位故久不調已已陞四川司員外郎尋轉福建司郎中辛未遷浙江布政司左參議盜起饒撫閒通常山開化公與分巡僉事提兵境上整飭調度先聲大振賊不敢近癸酉秋入賀 萬壽節取便歸省遂欲留養明年春會當述職期吏部奉詔舉藩臬大吏堪旌擢者得十有六人公與焉賜羊酒綵幣尋陞按察司副使奉璽書巡海鎮巡官移檄敦促乃復往至則簡帥練士除器督餉凡飭弛剔蠹俱有法凜凜弗可犯既而請寬海船之禁議開學海道以育戎家子使知禮義人

用是知公藹然愷悌非悆㬪少恩者是冬上疏乞骸不許丁丑入覲歸卽移書巡按御史稱疾臥家情詞甚切御史以聞詔許暫致其事疾愈仍用益異數也嘉靖丙戌璽書卽家拜湖廣靖州整飭兵備按察副使移疾未行陞貴州按察使復堅臥懇請　朝廷知不可强遂從其志家居三十年謝絕造請惟郡憲公疾亟始一入城然不以冠服隨視疾臨喪後竟不見縣令而還公天性孝友栗齋翁或不悅輒長跽引罪色霽乃已自浙得請歸旦暮侍凡杖依依若孺子如是者七年翁隻字片紙寶之不啻拱璧微言細行札

記靡遺徵時曾淑人嘗爲製布履既貴猶篋藏之提覽輒摧痛不勝臨終命納諸棺以殉昆弟間勸德規過勢利未嘗掛口聞奔兢及陵轢人者則喟然大息因以戒其子孫且曰遺爾以安勿貽後悔努力問學無忝所生此吾志也初號毅軒既又號介石居士浮漚道人所著有浮漚雜續草若干卷閒中瑣錄二卷公資性近狷然讀其詩文酬答知過禮際親故詞旨溫然不見其斬絕厓異離人而拂俗者念菴羅子洪先貽公詩云迹同康節少遊日道比希夷非引年八以爲善狀公而公指示其孫曰此不類我其自贊有似仙非仙似佛非佛之語殊莫測其意焉

貴州按察司副使張公敏墓表　周洪謨

公諱敏字以達姓張公其先有諱石者仕晉以兵尚書守泉州家于南安數傳至唐康州刺史反遷浦城生福州軍判官修判官生南唐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高州刺史仔鈞大傅子十五人有曰仁徹檢校郎中其七世孫台州大守冲生岳州察推木徙居新昌子三人季曰天與宋大理評事喜邑西醴泉山水之勝遂卜築焉高祖在初曾祖文華祖廷瑞考仕潮皆弗仕而以學雄里閈公生凝重不好戲狎既遊泮宮累奇於鄉試事二親愛敬備至母病躬侍湯藥衣不

解帶者三月既歿哀毀踰制處昆弟篤友愛外舅無子晚年家不振築居迎養於鄉之南塘及卒以禮歸其先塋永樂癸卯貢入太學宣德辛亥吏部試在優等擢行在刑部雲南司主事某職理京邑訟甚劇公剖幽微析肯綮一主於寬恕大司寇甚器之三載績最獲受勅命封其父母正統丁巳丁外艱服闋改本部福建司主事頃之陞陝西司郎中凡部有大獄必資公讞章奏必公閱而後上歲辛卯獄囚破獄走諸司懼累凡死罪必殘虐以速其斃曰乖以厲衆有定期何致庾死在防之耳因聞之感泣始公之京於

御史王謙册覆妻溺惟一子尚幼公爲娶妻俾奉
祀其宗丙寅用大臣薦陞貴州按察司副使凡所臨
袪弊蠹飭武備修學政時苗賊猖獗攻圍城堡徼欵
阻絶餽餉莫繼公設策通道大軍始得進遏儲寖給
諸賊解圍去齊民甚德之景泰壬申引年歸訓子孫
以學歲時祀先一遵家禮構精舍數楹外蓺果蔬植
花卉日與朋輩相羊其間以絃以奕以觴以詠暇則
適興泉石之間有舞雩氣象鄉之北有嶺曰花鈿勢
極險峻每風雨行旅苦之公捐貲創菴其椒䌓以垣
贍以田募人守之以便行道者止宿天順甲申中丞

詔進階亞中大夫服三品冠服成化辛卯秋九月二
十六日疾革名子孫謂曰吾爲臣得休致爲子得全
歸庶無憾矣若等無墜先業可也言訖即逝得年八
十有六

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琦墓志銘　王鏊

弘治十七年六月二日前貴州按察司副使陳公卒
六十有六初公按江西有李都御史者與民爭水
積數年無敢決者公曰吾請決之盡以其地歸諸民
李慊之未發也久之公遷貴州李時爲吏部尚書察見
公名曰是陳某耶即泚筆抹去之物論譁然宣慰使
宋然率軍民抗疏留之不報公罷歸吳中家具蕭然
至粥書自給有司援天順詔例歲給米五石日與學
者講解經義有感觸輒發於詩佔畢呻吟病咯血吟
猶不止竟卒君諱琦字粹之考諱茂封奉政大夫江

西按察司僉事陳之先本吳人以醫辟居京師公少
占順天鄉試成化丙戌登進士授南京大理寺副歷
寺正江西按察僉事貴州按察副使公在官累辯疑
獄廬陵有儒生夜過里人胡甲被殺官執胡胡自誣
服公曰豈有殺人而自置於門者訊之則儒生有仇
知其夜適胡也殺之故得釋劇盜數十人爲沓曰書
摽掠無禁公出令獲一人者賞若干縱其酋厚遇之
乃得悉其巢穴掩捕立盡清戎御史大煽酷虐蔓引
平民公爭之不得乃出理所分道民悉自首實御史
誣執二百餘家悉縱歸晨比御史去民手瓦石胥擊

之而為歌謡以頌公公所至興學獎士見重素有文
行折節下之負權勢者視之如無竟以是罷銘曰噫
嘻吟菴唯義之耽患丈者咨咨孔允且直官謟名振孰
云我貧我貧我安講道以求於戲逝矣傷如之何

貴州按察司副使閻閎傳

閻閎臨清州人父鎬字孟周以治戊午鄉薦閻氏世
家姓中遭不造鎬特立獨行力學安貧鄉間悅其純
正監司郡守偉其志節既得舉授饒陽教諭築室以
娛其親非甚病遠出未嘗一日去左右也學官宅罷
力葺之敎諸生躬為校課三年改寶坻以父憂歸寢
苦枕塊三日一食又時方冬因遘疾烟媼環視公曰
毀不滅性禮也不日行法以俟命乎含淚而卒嘉靖
庚寅祀於鄉賢閎字尚友生而聰穎讀書過目不忘
年十七舉於鄉家居予取一介不苟正德丁丑第進

士選翰林庶吉士以憂歸起補吏科給事中正色立
朝天下想望風采 今皇帝繼統閎議初政凡八疏
其大者宰相以定策功進伯爵又大賞迎扈諸臣公
抗言自古厚援立之功則威柄弱私隨從之人則侍
御驕寬親戚之禁則請託行事遂寢時給事中史道
亦論宰執兵部尚書劾道訕謗御史曹嘉因力詆本
兵黨附內閣疏草萬言公所具也又立樓棚斥言大
臣黨附者如婦人由是公與道嘉俱待讞府論高之
今獻彙言稱館中三傑公所謫雲南蒙自丞也居一
年詔復原官公歸疏以丞職致仕不得請都諫劉世

薦表天下廉吏七人公在首列兩臺交薦吏部擬用
御篤者凡十有四進河南按察僉事浙江副使以
慶禮入都張文定公引用甚力不從改貴州提學五
疏乞罷杜門却掃課子行園鄉人未嘗亟見其面也
公早以文章名世非關世教不作所著[illegible]泊餘廿
子華齋文紀詩紀南行北還諸稿總四十卷

貴州諸觀察偁傳　　戚元佐

公名偁字揚伯嘉興人大父忠爲梧州守父敎隱居敎授通陰陽家術公幼孱弱多病未知學鄉州時猶遂里閈羣兒嬉有倘明欽博學善相人與敎友見嬉戲謂敎曰郎君清雅逼人急令讀書當貴顯於是敎授之業公資頴發好學數載盡通經史百家言性尤嗜古見古人圖畫墨蹟率心汁之又善通音律凡伶部詞曲無不諳其節奏暇則潛自吟哦不置對人談多雄辯時出詼諧爲文章詩詞務鈎玄發微有深潛之思然甚不易就故嘗題其舉子草曰求速不求精

及其屬稿復然終不能變慮以從率易也以是數躓於棘闈幾四十始登第時正德丁丑授黄梅令黄梅素號難治又繼宸濠亂後民罷憊多就亾匿公撫之不急而豪狡妨民者則摧抑使不得縱民大感悅越二年以父制歸後起大名因俗而治民之所喜因而興之民之所惡因而除之化用大行丙戌轉刑部主事明年丁母周氏艱起復主事歷員外郎擢福建按察僉事總理屯政燬其故剔其姦明其疆理綜其子粒周愼詳密而屯政以舉丁酉進貴州參議貴土官過上官至輒有餽公悉却之彼宣慰者大酋也故事

承蔭者必先行賞于所司乃敢請公廉知之卽爲[illegible]
牒安氏不費一錢而儼然襲居其職後二年擢本省
按察副使持法懸平吏民畏懷至有繪像祀于家者
辛丑乃上書乞歸甚懇致其仕歸歸時予慕其爲人
背心譽之見公行誼有難能焉爲人坦夷不設城府
角巾綈衣襍閭里侶親戚悛悛無甚異予凡爲具召
縣令幷名公黎園子弟呈戲劇爲歌唱亦低聲和之
意自得也人視之無不可近至非禮相干則艴然見
於色卽久要宿契竟終絶之矣性尤嚴于辭受取予
自一介之微未嘗玩而染之故歷官二十五年歸橐

蕭然歸而間以請謁來者卽厚賄峻絶之不以聽也
嗟乎末世道喪士大夫平居談仁義高峻殊絶人盡
伯夷也一旦臨財不能陳義爲斷輒乾沒以敗比比
皆然甚則昏夜乞哀攘華要以自利蒙詬詈甘奴虜
而不之惜入向禽鹿舉平生而盡喪之者皆是也公
由由于于外若風流逸品而清操絶俗詘勢遺利而
一無所汨三軍不能奪其氣也先是閣大臣夏貴溪
公舉進士時與公同年引誼交好公之擢貴州也貴
溪謂銓司曰諸某者雅秀才也豈宜以西南荒裔居
之哉公聞之亦不報謝當是時貴溪公最得君相公

會帝秉手可熱使公識一開口請之則京卿寺可
跬步致而乃老兒方之域又以見其達義命也癸卯
卒年八十三若甞郡邑弟子外孫張正鵠舉進
士刑部郎中

貴州兵備副使沈公霽傳

沈公霽字子公松江華亭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嘉靖癸未遷福建副使丙戌改貴州副使加參政致仕卒年八十五號東海老人少有美質出語驚人讀書過目成誦一日錢文通公溥名見之出論俾賦一絶先生題曰大舟濟商川白屋出周士抱負有設施誰家讀書子公歎曰此梁棟材也他日必爲偉器布政夏止軒寅奇之以女贅先生年二十一始爲弟子員更受學於憲副曹定菴時中之門作詩賦已而從胡敬齋尊楓山講程朱之學歎曰此道學正

脉也何以詩賦爲遂專心正學至忘寢食正德時江南病水二年區畫水利六條達於俞都憲命有司行之以利民擢御史往來臺端路出鍾山後湖之間顧而樂之扁其居曰山水之間每公事暇讀性理大全書一有所得卽記録味而玩之正德戊寅奉命按視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有被誅死者已踰十年矣沿途而訴先生默聽而目識之至縣坐行臺訴者隨之入先生與之言因忽不見急索弗獲是時先生獨見之左右莫見也既而廉得其人遂寬其獄人稱其陰祭酒汪偉立雪冤紀異碑記之曰不得其冤者雖體

魄已朽而其望昭雪於仁明正直得爲之君子猶耿耿不滅此所以不感於他人而獨有感於侍御夫豈偶然之故哉而君之仁明正直鬼神蓋先識之矣時值大水歲饑上疏請發粟賑之活者數十萬逆濠謀爲不軌特抗章言之不報恭遇　聖駕駐蹕南都累疏請回鑾言極剴切時儲嗣未立特疏請建宗室之賢以繫天下望不報若備邊任將脩德省愆親賢遠佞救災安民及興利除弊旌善糾慝崇正學闢異端廣言路疎內宦整紀綱前後百餘疏時論偉之遷副使蕭清海道擒獲叛賊吳三黃福郭四等一十餘起

民甚德之有犯穿窬者先生曰汝能改之吾寬汝罪盜叩首願改行踰數月復犯捕者獲之盜告捕者曰向誓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沈青天耶遂自刎時有沈青天不愛錢日飲清溪水夜來不着眠之謡江西巡撫聶賢特薦之將名入會閩中有給事中史于光與海商王勝等欲通番販易乃以貨賂按巡受而許之先生持曰不可此又盜賊所由起也禁弗容凡事有誤國害民者皆不曲從人詠之曰公若曲從必得獎薦先生曰吾豈以身計而誤國害民况吾薑桂之性老而愈辣雖革官退職亦所不計惟求其是而已

矣廵按嫉之考曰性資偏執遂不果用改貴州兵備副使同官曰君可以不去矣先生曰大丈夫以道濟世不以地之險易時之順逆介懷於中但惟修省以求報效之地可也遂往焉整飭兵憲動法聖賢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而主以誠心建孔子之廟立朱子之祠行白鹿之教夷民由是信服漸知禮義至今稱之他如酇王藤之魁蘇蒙氏之魄擒阿向之首不假兵車而元兇懾服小醜感化此皆其善政之卓然者也廵撫袁宗儒廵按施山特薦之將名入處以京職時有大臣竊弄威權者歎曰非其時矣遂引疾

懇乞休致得 旨特謂平生清慎既引疾乞休恬退可嘉准陞貴州布政司右叅政致仕平生無私蓄雖歷任不受一物行李蕭然惟圖書數卷而已居家十七年屏絕人事日誦四書六經性理大全諸書并閱洛語錄潛玩義理驗之身心務為踐履之學自少沉靜端愨不妄言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性至孝弟聞父母之命即不敢違事兄長如父母有疾親自奉藥以是深知醫道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接人無小大衆寡一以誠待之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居室疏食布衣視為諸生時略不加飾田產僅給衣食而已或問先生高居顯爵何自奉若此曰恥惡衣惡不惟為學不專抑且教子孫以侈耳嘗曰霽年少遂有志聖賢之學從胡敬齋章楓山其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後在南臺無師友指引公事暇惟日對聖賢廢寢忘食者數年而後豁然貫通始知道理皆具於心不假外求若徒求之紙上而無得於身心則亦何益御史周亮北上先生謂之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羣邪肆毒君職在諫垣必當上疏進君子退小人乃可致太平也周再拜曰謹如教又曰霽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於理則安

寢或少有未合即睡臥不安天明即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於壁後不敢再失也平生雅有著述不自表襮一日檢舊日所著書盡焚之止存語錄四卷閱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忽遘疾強起正衣冠而坐曰嗚呼死矣哉於心亦無愧哉遂瞑目而逝時嘉靖乙巳十二月十二日也

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蔣公信行狀

柳東伯

正學先生蔣公諱信字卿實號道林其先鳳陽人洪武初五世祖諱文舉來判常德郡事遂家焉父諱經號惠庵以公貴贈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天性慈惠雖自處甚窶而卹人之急如恐不及妣萬氏贈宜人以成化十九年癸卯歲八月丁亥生先生生而骨相隆起神氣朗秀甫六歲入小學誦聲琅琅不輟年十四惠庵公卒先生毀瘠遵禮過於成人年十八攻舉子業督學歐陽公旦簡充弟子員家貧饘粥常不克先

生不少介意稽古求志晏如也鄉邑士多折行輩與之交間受業焉次年補廩膳生太守文橋菴爲比隣聞先生居身有法雖盛暑未嘗袒裼大稱異之會正德改元齋詒沅江縣令素聞先生名厚贈之先生悉卻不受先生少喜象戲府有郊逆則袖紙枰以往或以玩物爲戒先生卽取枰焚之自是不復置一目其天性果決類如此年二十五始與同郡冀闇齋公元亨論學先生嘗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卽根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一日論大學先生曰知止當是識仁體冀公躍然而起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益先生無所師授只于魯論及定性西銘二書潛心玩索意有所會而冀公平生喜看西銘故不覺一時契合如此五年庚午陽明先生赴謫龍場寓郡西潮音閣有醫杜仁夫者攜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排必定非由我變理從來自屬人堪歎世人渾不解丸環丹裏苦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以爲奇遂因杜氏偕闇齋見之陽明先生後語冀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無何先生偶抱羸疾久之病益甚先生乃謝絕醫藥借寓道林寺祗以一力自隨閉目趺足默坐澄心

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烱烱見前冷然有省之間而沉疴已脫然去體矣先生嘗曰信初讀魯論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歲因病去寺中靜坐將怕死與戀老母念頭一齊斷卻如此者半年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痒全無間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無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以此忝之六經無處不合始知向來領會元只是思索去默識尚遠向來靜坐雖亦有湛然時節還只是箇光景這聖學立根

處豈能容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又常自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蓋先生於此鍛鍊精純神明渙發自知自信自悅自樂有莫知其所以然亟欲共諸人而又不能以語人者蓋先生所造此其大關鍵而論德者不可不知所自矣戊寅年春督學張甬川公邦奇至郡首延先生與之論學以畏友待之遂為海內知己毛東塘公伯溫以御史按常試諸生得先生所為中國相司馬論大加賞歎謂即當魁全楚十月遭毋宜人憂甬川公歎息寄詩弔之比葬世俗時日方向拘忌之說一切不用惟擇土色黃燥處以大統

曆所載吉日行事人以為異而先生斷然不疑己卯秋辰陽門人覃廷謚等十餘人北面請學先生於道林之墅築雅[illegible]廬居之教以靜坐及孔門求仁大旨自是舉業外人始知有聖賢之學而聞風嚮慕者益衆矣嘉靖改元應鄉試內外簾官閱其卷咸慶得真才試之日先生右肘病瘍書卷不能甚楷主試者謂其不恪也寘下第以先生才望蠖屈且久人不堪其憂而先生怡然歸耕若將終身焉者二年癸未先生應歲貢赴京師始謁湛甘泉先生於邸舍執贄四拜因呈平生見處甘泉先生首肯歎曰楚中有是人耶遂

留館穀與論聖學精義凡數月而歸甘泉先生送之曰吾道西矣歲丁酉省甘泉先生於南雍遂入太學甘泉先生以學者須先識仁論試諸生先生所作獨契其旨贊尚書鍾石魏司成莊渠二公見之皆歎服以為不可及時海內之士問業甘泉先生之門者甚衆應酬不給則以屬之先生先生簡易和平人有不之甘泉先生而遂之先生者丙戌歸自太學居道林里諸生復集丁亥甘泉先生謂先生德業行藝足倡多士自南雍移文湖省促之再入太學戊子先生年四十六中應天府鄉試再會試京師壬辰登進士第

觀政戶部乃與太原潘公高江西徐公樾六安瀟公子正徽州汪公尚寧歸安呂公光洵及一時有志者相與講明正學日相淬勵每公暇則相與訂所疑砭所偏常至夜分相期以立己立人達己達人而不為口耳之習也八月授戶部福建司主事尋奉差督餉於陝西往時督解者利其羨餘臨兌輒爭說不已先生以部原封付所司兌收之取文移事而已時先生位雖郎署望擬公輔諸公雖比肩立而畏敬之若師表潘公高曰孟子沒而得孔子之道者濂溪子也然非明道子則不能見明道沒而續白沙之傳者

甘泉子也然非道林子則不能一故求孔子之道者
求之道林子可也曾公汝檀曰道　子聽其言者協
然觀其行也惕然不爲標異不苟　同吾是以知其
志同仁也浦公應麒曰道林子乎　言動動中矩矱
而當官蒞事明允沉練不㤨不紆　謂賢才而老成
者與錢公薇曰大哉孔顏其默以天道林子握逝者
之體御不舍之用靜無靜惺惺者靜動無動亹亹者
動故常默然天流行也潛顏而潛孔也此皆深知先
生而心服之言也丙申春陞車駕司員外郎奉恩例
贈先生父如其官母與配姜氏柳氏俱宜人宜人諶

所以侍先生巾櫛者乃置一婢爲之具衾褥以請於
先生先生不應宜人知先生意遂更嫁之蓋先生善
養心而恥狗欲久決此一關矣是冬陞四川按察司
水利道僉事丁酉春赴任所過士儒望風請謁得其
一二語轉相傳誦播州土官循常套以金餽於途叱
去之其地舊有關堡戍守久廢苗寇白晝流劫爲商
旅梗先生即條其事於撫按復其舊民賴以寧先生
舊知民間利病視人凍餒流亡痛在肢體一夫不獲
若已陷之所至輒悉心搜訪與臺厮隷亦假辭色人
以是樂輸其情比得其釐革之端則以身任之凡有

利於民而上或忤當道中或拂鄉士大夫不顧
有司者盡法行之不少顧忌如議革岷江一帶水
遞驛紅馬船隻人夫歲省官民冒濫之費若干緡各
衛養馬草場多爲豪右占種且久先生申令盡丈出
之歸於養馬者牧政以復其議茶馬法謂商番交易
全黎二夷爭路讎殺禍且未已欲得救弊而全利其
法有三一曰復秤盤之舊二曰禁湖茶之入三曰限
引目之數茶額既定私販自無所容蜀人咸曰自百
年以來革盡私茶之弊未有如先生者署總司事有
殺人二重獄究繫者十餘年人不能決先生廉得眞

殺人者易而釋之手定招擬曲盡律情多所平反戊
戌化管提學道巡歷校閱汰冗濫杜請託崇實行人
莫敢干以私開講於太益書院時遂寧舉人章評成
都生楊沂南克生張鑑保寧生劉元凱等皆被簡育
一時翕然興起己亥入賀　聖節歸任庚子監鄉試
性學一策出先生手筆自明道善惡皆天理人生而
靜以上不容說數言之外鮮有臻斯理者有道士以
妖術惑愚民武奪於通達官司使人攝之莫敢近獨
先生使呼之道士作術如初禁不復驗遂寘之法蜀
之俗至是丕變先生嘗所經歷民思其化咸尸祝之

十月陞貴州提學副使辛丑四川赴任作聖人論示諸生約束好士愛人眞氣薰溢見者自知其爲有德之言次年壬寅於公署左右脩建書院二所左曰文明右曰正學羣一省之士質可與進者廩而誨之有志難則周卹之疾則躬視其醫藥時省所業以致勸懲侍坐弦歌宛然家人父子也以是不肖者媿且革情者勸而文物之度仁讓之風將於中土矣置陽明先生祠祭田若干畝奏開普定等十四衛廩膳生額如中土已庠之數奏改湖廣清浪等五衛生鄉試附於貴州增其解額舊多以險遠不能達湖省至是便之

科目日盛城中有黠民易某某某者投入土酋司老撥置爲不法巡按趙方崖公大衍訪捕之土酋爲合其衆止城外演武場聲言欲爲變居民皇懼奔避撫院謂當招撫之先生正色曰寧亂而斃我撫不可行也即遣人持牌以法諭之土酋舉手曰若得將公處我敢不聽命遂戢衆而歸趙公敬先生承以常禮事有疑必虛心取決焉尋薦於朝謂宜以憲職臧坊之任畀之不報癸卯先生病且亟懇歸於撫臺劉坊菴公以旣無養病例復重其去適督府檄取湖貴二省賢能官各一員赴辰沅議邊事劉公遂以屬先生樾

月議事竣病且愈即歸武陵爲終焉計劉公以鄉試事重且數遣人促還任七月抵貴州御史魏古厓公洪冕蜀人有宿憾於先生時復巡歷外衛不知先生來去之由劾奏先生擅離職守遂被旨旣是講學蔣某着回原籍爲民葢時宰方嫉道學之名亦不復爲先生地矣聞報束裝以正學書院記未脫稾遲二日乃行劉公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耶可謂眞道學矣去之日貴人士皆號泣持先生與不忍別先生留詩爲之甲辰先生年六十二聞甘泉先生遊南嶽往從之唱和彌月歸居善德山新作門下士數十人依

止僧舍交請益焉先生一切家事不問顧省郡連歲赤土道殣相屬先生憂形於色郡邑長吏圖所以拯民者必敬詣先生先生亦悉意籌之貪暴斂戕吾民賴先生陰被之澤實多丁未冬奉恩例冠帶閑住戊申巡按湖廣御史王思質公忬薦於朝略云經濟之才性命之學使在聖門當居顏氏之科不報八月再遊南嶽時潘公子正分憲衡陽請先生開講於甘泉精舍石鼓書院登祝融峰觀日出衡士多從遊者遂省甘泉先生於廣東開講於獨岡書院促膝傳心纚言密證先生師生之分豈尋常省覲之情已哉己酉

春始歸總制張淨峰公岳訪先生於德山先生爲
論知崇禮卑之旨十一月始卜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
大集先生乃作訓規以示之遠方來者即以精舍周
所入廩之先生惟四孟祀祖考一歸城餘日惟端坐
愼獨中心堂大觀樓與諸生究極微言或蹈洫或陟
阜席地坐命諸生歌詩一二首先生時自詠乾坤二
卦文七月詩孟子牛山之木生我所欲數章以爲警
發進修游息各有節度大要欲人從事於勿忘勿助
之間以歸乎中路下至童僕灑掃之間亦曲理指示
益先生從容瀟脫靡所罣情而淸明在躬自無所不

照時講學者多事空談反爲專務篤行者所嗤鄙及
至先生則人人委心焉冠蓋往來必造其門深者茹
其實收其膚淺者亦神醉斂衽而心服歲辛亥春坊
趙太洲公貞吉以謫官過訪壬子湖廣巡按御史胡
梅林公宗憲兩詣桃岡請敎以白金助脩舍之費十
月遊金牛山益陽令劉檄懇請先生開講於龍洲書
院甲寅遣子如川門人桃世英赴質爽爲甘泉先生
九十壽乙卯太史羅念菴公洪先以書問格物先生
爲之極論其義往復再三羅公深有契合丙辰與憲
副陳明谿公仲錄再會甘泉先生於衡山而還戊午

聞潘公高訃哽咽哭復爲文遣奠之蓋潘公爲
道誼百年之交而先生之於朋友或卹其難或歸其
殯或撫其遺孤尤今世所鮮者連歲以島夷之亂徵
士兵永順保靖土酋經過必敬拜先生致歸依之意
仍嚴戢其下既歸猶歲時候起居不輟己未作精舍
於金霞山與嘉魚尹介石公相陳明谿公遊焉先生
襟度爽粹不爲矯矯之行而辭受之際一介不苟行
旅困乏輒捐金濟之不逆其詐一行之善雖在婦孺
臧獲亦樂道之不已居起飲食不異常人齒既暮鶴
步童顏不知者皆以爲内養所致十一月辛未感疾

疾遠近門人更迭環侍先生孜孜屬以進學此外一
無語有勸以服藥者荅曰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明
道五十四晦菴七十吾德不逮而壽過之俟命足矣
更何藥爲疾近危殆而神氣爽然談笑自若未屬纊
前二日作詩二首曰歸往衡山十六年歌遊多在萬
桃間萬桃於我浮雲耳請借四風吹上天又曰吾儒
傳性卽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
須今夜一齊明無何甘泉先生所遣門人謝東湖錫
命齎帕幣爲先生八十壽者自廣東至門人汪魯泉
若泮兼持馬心庵廷錫問學書自貴陽至先生大喜

十二月庚子命子如川邀魯泉於榻前與之訣付
之義斯一息尚存之時也二子與諸生侍於前漏下
四鼓暝目端坐而逝時年七十有七門人皆衰絰執
事哀慟如喪考妣遠近聞者莫不震悼學者稱之曰
正學先生平居竟日端坐無少惰容及其應酬雖拂
意至前而無一毫徵於辭色葬祭必彷古禮而孟之
外不事俗祭祭之日夙興正衣冠醴脯必親視之敬
以至事其行於家也不嚴而肅不令而共雖童婢未
嘗以叱咤及之而門內屏息自達官貴客以及里閈
姻婭常款昵竟日隨分勉以所當爲而人樂聽其言

不忍遽辭去有少年桀抗不知此學爲何物往往竊
非之或偶一接先生則恍然失其故態卽不遂執業
循終身歎服焉從遊之士見其根器厚者則亟誘掖
之若恐其不一日就也其薄劣者亦委曲開導之不
忍棄絕質疑辯惑踵至於前或竟日或夜分人或有
倦色而先生循循亹亹竭其兩端小有退惰恐爲先
生所知先生偶知亦不忍面正之也而其人愧汗自
無所容其論格物也則謂格知身家國天下之謂乎
一物知止知本卽是知致乃聖學始條理之事而後
此曰擇善曰明善曰盡心知性曰體認天理曰觀未
發氣象皆自此發之論中庸尊德性道問學孔子博
文約禮知及仁守莊涖動禮則謂皆爲學術偏外者
設聖學只是一段原無兩段三段可言論知行則謂
昔人以澄徹默識爲知隨事檢點爲行決非聖人之
旨論性則謂氣外無性性是氣之精靈只一理而分
殊原無天命氣質之別學者惟致其不覩不聞之體
復於無聲無臭之初則性善自見論朋來之樂則以
爲手足腹心之相應無容擬議論不慍則謂聖人以
忘我爲至憂樂在天下而不在己論古人則謂伊尹
之任與夷惠不同故孟子屬之見知之列論治生則

謂康濟一身與康濟天下原無二術只大學生衆食
寡爲疾用舒四言盡之故治生當先知學其所以揭
道要闢往靈正人心闢邪說眞有周程張子所未嘗
言者而先生始發之先生之有功斯道可謂大矣先
生不屑於藝數之學而於天文地理星曆律算諸子
百家往往能涉其大槩其謂春秋一經皆魯史之文
孔子但取其繁亂者刪之一句之內褒貶自明初不
假於傳註所著有聖論衍古大學義槐岡訓規及門
人輩所輯道林文集續集後集槐岡日錄道林講義
諸書行於世

貴州按察司僉事方公泌墓表　方豪

家曾祖孔直再從弟曰二宜先生者諱泌字繼源卒于弘治庚申正月十八日葬之潭源二十五年矣未有表其墓者豪毋慨曰是後生之咎也厥孫續嘗拜其平生大槩促爲時方有湖湘之行今者棄官來歸頗爲守先生家法續與從弟純紈又促焉遂爲之表云其辭曰嗚呼先生可謂完名矣夫先生之未仕也內有司正廷蘊公爲之父戴夫人爲之母葉徐二夫人爲之助侍御克正公處士孔輔公爲之兄外有吉士嚴崇振爲之師侍御徐用和爲之友內嚴外賢而

又以倍人之力雖饑寒弗之顧宜其學之蚤成也故一試而驚人鄉列高第廷預存選（是年選士僅百五十八人）以易學與一方如我師景端吾公尤甚者耆先生妻公以妹二甥中書廷介工部廷順甥孫進士惟可咸沾溉焉此先生之學可不謂之克乎已以及諸人者夫先生之仕也由天順庚辰進士歷刑部山西司主事福建司員外郎詳愼稱平時　朝廷令大臣各舉老于法者一人克各皋先生因張通政之舉得廣東按察司僉事適永熙韓公鎮其地諸臬少嘗意者特予先生臬長耄而疾積滯弗理韓以託諸先生嘗分巡海道出入波濤中了無怖色既而以內憂歸復除貴州嘗勦黎洞慮周而後發師克以捷苦澹若書生久而彌篤焉此先生之政可不謂之行所學而固其守者乎夫先生之致仕也年五十四耳績既成而薦亦屢少需即陟也忽自誦曰此去吾家萬里地遠且惡殆父母之遺一宜歸居憲職不能自效有負　朝廷二宜歸遂二疏乞歸別號二宜老人日與二三耆舊若太守虞廷宣員外吳天佑及子姪郡判文郁臬卿永員學訓尚文輩詩酒相娛又與鄉人設壽崇會主鄉約事人間升謝罔所知焉暇則手錄古詩文一筆不

苟郡縣未嘗輕見見亦以一語及它二子長仕次俱諸孫又有緒維谐徐俊張楷彬彬然文雅可喜也家政則付之仕而以俱爲孔輔公之後壽七十有六優游林泉者二十一年此先生之節可不謂拔乎俗而風乎后者乎豪七八歲時先生偕景端公以宿州徐良節昏事請愼山故廬委豪祖克恭公爲之始見先生今故廬燬矣先生遠矣豪且老而休矣時序亟流學政多愧獨乞休一事先生十年餘得奉（老親差自快耳然未）知乜山得如先生之壽否也倘得如先生焉則三十五年間敢不以先生爲法耶敢必欲求先生之集皆恭向之深而精矣之咸也先生所著詩文曰二宜軒集豪嘗釆而編之與司正侍御處士三公者並傳焉

貴州按察司僉事黄公大廉傳　黄謙

黄大廉字湜甫黄石人少神悟讀書夜分不休登嘉靖壬辰進士領縣長洲長洲財賦之區稱難治大廉下車首定征徭立三品格輕重惟均豪猾積逋悉沒者一切置重法諸豪憾行金諸要津浸潤大廉短又遍倡飛語搖采風使者或飛語又先入諸要津言輒無禮大廉大廉弗辯即日棄印綬歸貧無以自給夷猶如也後數年御史諫悪行部下長洲察大廉解官事任疏起大廉吉安府教授稍遷國子助教咸著聲轉大理寺副出僉二廣臬司廣多珠璣瑇瑁異香名

産大廉於署中嘗書吳隱之事自考丁内艱復僉四川輿茶、貴漢便之久轉貴州叅議攝藩臬兩司事計處帑金以蘇公費羅施人素不知學大廉淸燕進諸生與講經義親自校藝諸生喁喁知變夷矣三殿大工起詔採木貴陽大廉冒瘴鄉深入督採務在縮費輯民居貴陽六年部使者前後論薦凡七疏會嵩皇萬壽節大廉以次當行時諸藩臬抵京入賀畢即爭赴嚴相府脩私謁致慇懃鞠躬端大廉獨不謁曰朝京拜相禮也第於政事堂成禮私候之謂何故事凡藩臬表皆以資深者往賀表畢銓司以次推擢

大廉貧六年奉表復歸貴陽又一年竟不調大廉遂上疏乞休戒行都御史高翀御史鍾沂率官屬餞之郊供張侈盛都御史以下各賦詩爲別貴陽夷漢父老出山谷中百里致壺漿勉留不可得先時武選郎馬平張翀以發相嵩父子奸編戍貴陽大廉臨發馳往訪翀問勞竟日以名節相勵顏行遺翀金翀謝之曰累臣不家業鼓執事若未甘心也翀不足計公獨不爲身謀乎大廉曰季行父有言見有禮於君者愛之如孝子之事慈母也大廉恨不終事公矣自他適惟遂與翀泣別別歸二年卒于家後十年　穆廟新政起翀都御史鎮虔州翀遣使訪大廉使者歸報翀大廉沒已久翀感泣臨章水設書弔之詞偷悽悅且郞共孤大廉他事不具論論處翀可以與矣

思南府知府王公延素墓志銘　皇甫汸

大夫諱延素字子儀別號兆雲屋姓王氏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謚文恪公鏊仲子也其先汴人宋室南遷渡江居吳之洞庭東山遂爲吳人大父諱朝用仕光化縣令以良稱自曾至高並以太傅貴贈如其官大夫生而厚重偉丰姿有器識甫冠以太傅三載考績蔭入太學取居統秩被服樂與諸生游太傅方在樞密乃杜門謝請謁者曰毋以累家大人爲也其虔慎如此時當中葉　孝皇倦勤閹璫竊弄朝政日非流毒縉紳掖衣關木累於轂下者

以百數太傅秉正嫉邪事每與忤璫心銜之以相公望重終莫敢侮稍爲斂容視氣人咸爲公危之尋上疏避賢者路竟遂祈奚之請不失大雅之哲歸臥東山海内歎其爲完人云時長子中舍君窮治宮室苑囿凡輿馬服食靡不極懽以娛其親公悉屏而不御焉仲獨沉靜寡欲折節讀父書翩翩然佳公子也梢公乃喜謂成吾滿德者此兒矣以何謁選銓曹太宰爲長洲陸公執其卷曰非王太傅子耶眞可謂得吉箱之學者即取上第何有但朝廷盛典不可虛稽昔司空導右軍羲之皆由門第起家著勳簡冊偉然成

大夫夫是君家故物也仕貴及時尚奚待焉適有左軍督府之缺擬銓授乃以親老求南冀便省問衆益賢之因拜南京中府都事履任即恪守職司値畿內諸衞所類進表箋詣府多冗費二一切裁革人稱便焉正陽諸門官軍領鎖鑰恒夜候風雪中行視閱焉捐俸葺廡以庇之此何異塏楯郎得休居自旃始哉在南都三載多所裨益甲申丁太傅艱服除補中府尋陞經歷嘗有中使夜呼宗阜城門鑰將出爲　章聖名醫叱曰禁門一啓安敢擅啓然事關　太后奈何詰使者煩驗廻飭戢吏卒嚴衞躬導出入且日上疏

言醫官名用無時不宜處城外以備緩急時嘉其奏爲舊制都司及各衞所武臣兩月詣京一比試弟其能否懲勸有差迺來臨者徒以虛文姑息視之法漸廢弛率爲釐正不少假借士卒皆厳憚焉畢矣嘗奉詔淮揚有司餽遺一無所受丁酉六載考績枕胡氏由太孺人進封太宜人兩承褒寵實異數云是歲遷宗人府經歷秩高而事簡銓曹廉其有治材不宜寘散地就拜爲思南守歎曰余豈不能奉　天子之威德漸被遐人爲良二千石乎母老且病惡忍忘望堂之戚驅峻坂之馭耶遂投劾歸太宜人不久背養

複奉終事孝思無斁矣既除服或勸之仕曰吾有先
人之廬足以託處一區之田足以自給桑麻梱柚之
饒足以比素封而鄴架之書可以委懷湖山之勝可
以展眺人生行樂豈在一麾五馬間哉吾身壯且謝
秩節隱從事者作縱不能附于臧之節獨不媿少游
之言乎吾其已矣士論高之性縝密寡言笑雖遇次
未嘗失色於人弘度有容犯或不校亦無崖岸儲世
之態少喜臨書字畫遒勁得太傅筆法間占屬短律
亦淸逸不失家風涉獵聞見隨手籍記從日久有忘
之者悉爲陳說較若指掌殆今之崔林也壬戌四月

朔嬰疾越七日卒距生弘治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

貴州思州府知府李君允簡墓碑　歸有光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爲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
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苗等僞爲哨兵
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詣郡
二日劫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
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爲常君謂　天子
命吏爲賊劫質是孰爲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
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爲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般山
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挽之出復息
僅續衆之途而去思人昇還至淸浪衞而卒麻陽之

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筸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
君初至郡卽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
關隘守兵爲撫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
聞　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
戴楩諭祭給家賜葬歸縣之高沙自八嶺惟古之治
馭蠻夷得刺史太守勇略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戢
今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伏舍所事聽軍吏之役及
事敗未嘗不委以爲守者之罪也淸平去思僅一宿
程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彼殘苗六七百人耳守
將若不聞知此何爲者哉　朝廷之䘏死事者優矣

共於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貴州諸
城人元時有爲融州路廵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
融縣高祖千賢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吏陵州知州
曾祖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
給事中考鏞鄉試第三人未仕蚤卒季父鐸致樂昌
君少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
榜授潼州學正未上丁内艱服除改吏發荊門州
爲以清勤民德之陞知内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
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令兒歌之曰
旱既太甚治非其人室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

大足嘗於通津洽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者君
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文
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爲其州守内江民扳留之
不得爲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徭賦剔蠹豪民爲
之斂跡　皇太后梓宮祔　顯陵承檄給糧芻所過
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嘗還張文隱公白往乞
銓部云願得展一二年俟黄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
矣其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澂江君既更治民
疏爲精練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爲平允豪有奪民田
者勒令歸主不服冊訴於　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

去滇民泣留立石如内江時尋陞思州君既不得之
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孥歸融獨與孫文炳留爲守
餘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
五十孫文炳之被劫者後竟以重購贖還之

交阯左布政使張顯宗傳

交阯布政司左布政使張顯宗字明遠汀州寧化人洪武中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脩陞太常寺丞再陞國子祭酒建文中陞工部侍郎坐事免交阯平復起爲左布政使顯宗家居有孝行從政通敏爲祭酒首疏便宜數事申明學規修舉百廢綱紀一新其爲交阯當平定之初反民未安顯宗宣 上恩德勞來撫綏民皆安之同府有王斌者平凉靜寧州人爲清林縣典史招集新附勤於撫字後陞縣爲州斌當去民懷其惠奏請留之遂陞清林知州又有韓思善者任武寧州知州綏集境內盜賊屏息與顯宗俱終于官

交阯布政司右參政房安傳

房安汾陽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擢北平按察僉事陞江西按察副使陞江西按察使 上即位安坐事謫戍興州後召爲監察御史陞福建布政司右參政再陞工部左侍郎數日出爲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同官魏瑛誣告安誹謗事徵下獄安不勝掠治悉引伏闔家謫戍交阯安繫聽決會瑛他罪覺併驗所告安事非實遂釋安召還其家人改安四川參政未幾復改交阯永樂二十一年以疾卒安老於吏事所至嚴刻爲治人多怨之然能以廉自守云

交趾諒江府知府贈布政司參政劉子輔行

楊士奇

劉子輔吉安廬陵人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者三年不見聲色而浙江之人善者愛之横者畏之時憲使周新持風裁不苟許與獨數數稱子輔爲賢御史九載考最陞廣東憲使到官數日丁家艱去服闋坐微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愛戴之叛寇黎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郡縣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民兵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力鬪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亾與亾義不可汙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參政遣官賜祭復其家　太史氏曰子輔平素恂恂少言如無所長者且不慕聲名人益鮮知之而其終所樹立卓卓若此士可以其外斷之乎當時總師如王通董摠兵十數萬不能禦賊而棄城去甚者參謀之徒甘心從賊及兵來攻圍苟活且暮間卒之不逃誅於國與夫死一也假身戮家僇貽詬無窮視子輔蓋冰炭薰蕕之不相同矣時戍守之將如都指揮李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益多列郡若子輔及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罵賊不絕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世曷嘗乏正人君子哉顧係於用之者何如耳

交趾丘溫縣知縣陳楨傳

陳楨字景祺華亭南橋人宋康肅公十四世孫也讀書好禮喜怒不形于色洪武中以稅戶子弟舉爲禮部主事有能聲嘗大廷議事衆不能決楨徐進剖析數言而定　上嘉奬而器之俾攝部事諭之曰卿見事敏四司之事宜悉知之楨益謹飭不敢怠坐齊麟事謫戍金齒未幾名還授五軍斷事官丁家艱起復上疏乞終制服闋陞主客員外郎氏知湖廣襄陽府時荊土蝗獨不入楨境永樂初名爲鴻臚少卿治水東吳陞河南右參政黃河決旁來有方民不失業盜

發汝寧楨親往以計離其黨與困其首張子誠等千人于均山降之兵不血刃而定　上嘉之賜勅奬勞秩滿乞終場陛辭諭知交趾丘溫縣時方暑南中瘴癘或勸使緩行曰死生命也何瘴癘之虞至縣一月卒年五十　上聞而悼之後八年其友胡士文謫於掌交趾藩臬事尚書黃公福始獲以其喪歸楨平居嘗曰人惟仰不愧俯不怍而已身之利否何計其行事類此故歷官所至並著聲績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四目錄

侯謐　林烈

副使

王沂　蕭翀

運判

董子儀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四

行太僕寺

卿

陝西行太僕寺卿趙得祐傳

永平志

趙得祐字元吉永平盧龍縣人曾祖忠由永樂甲子舉人任御史改刑部郎中致仕以行誼爲鄉飲賓歿舉祀鄉賢得祐三歲失恃稍長好讀書爲諸生儕人有加以橫逆者讀書自如人服其雅量登嘉靖癸未進士凡公服以布爲之當道有司皆重其敦雅甫三月急缺風憲選陝西道監察御史封其父章巡按應天掌南京畿道而嚴緝松蘇等府案牘及手糾劾輔臣羣黨側目陞貴州僉事以去未幾以邊材調遼東巡海省築邊金費調山西兵備分巡冀南道轉貴州畢節道陞山東參議而分守遼海東寧道陞陝西副使備兵肅州其在貴州却金而服蠻夷及撫哈密酒泉頻之陞陝西行太僕寺卿以丁内艱請致仕歷任二十七年以清介終始爲林居泊然如書生時其勤仍下帷挑席皆典籍新槧之不問蓄其所好在斯爲居第敝甚知府紀公巡以罰鍰置瓦甓于城扃

命役守將爲畀閒而艴然曰得祠薄官時無敢取一芥恐虐地方赤子耳今顧累及桑梓耶樂引後輩而企前修鄉族稱其孝友無間言應事接物坦如也其鄉飲十有五年壽七十三卒至今稱官家不以財累者趙氏也

山西行太僕寺卿陳先生沂墓志銘

顧璘

先生吾南都文人也穎異蚤見軀不甚長而采朗秀眸子可照少好蘇氏之學筆勢瀾溢人謂其類東坡亦自號曰小坡中歲再變其格詩宗盛唐文由入史漢歸於簡古晚益好著述浸淫理奧不以綺麗競能厥趣遠哉璘自登第後相結爲文友傾心四十餘年切磨契許日益膠固負如兄弟骨肉也頃年先生以山西行太僕卿璘以浙江布政使各請老居山中與諸耆舊大夫修淨社甚歡嘉靖丁酉璘　台起爲副

都御史撫楚與先生別殊怏怏戊戌𪎊乃以訃聞嗚呼吾與先生交期止此邪先生名沂姓陳氏初字宗魯後改魯南號石亭居士本宋丞相秀國公升之之裔曰澤以言青苗謫四明爲鄞人曰瑞　國朝以醫徵入太醫院始家南都其詳載長沙公傳中長沙公諱鋼稱遲宜子即先生父初爲黔陽令再擢長沙通判皆有遺愛祀於土母金安人以成化己丑七月二日遲宜公先夢釋氏奉明珠入室旦生公五歲能屬對八歲能摹古人書十歲能詩十二歲能舉業語事奇拔驚動長者總角著孔巢辨赤賓山賦諸文傳誦

人口自是行誼文學日益隆茂弘治辛酉舉鄉試暨
正德丁丑舉進士雖久處韋布時名爗然出人上闇
老野亭劉公太宰白巖喬公少宰柴墟儲公官南都
時皆海內具瞻鄉定山莊先生負學行高望皆引為
忘年友既仕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與修　武宗
實錄推內館教書嘉靖癸未禮部聘同考官甲申與
編修鄒守益等及與修撰楊慎再論大禮實錄成進
侍講　賜白金文綺隨充　經筵講官撰講章善寓
諷勸　上問宰臣知其名丙戌持節冊封楚王踰年
出為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素抱經濟樂於惠民於

是備設科條杜奸完賦同官驚服進山東左參政按
沂莒滕費諸郡邑察其留荒發官帑市牛給民犂藝
且寬其稅朞年皆熟又為捐除種馬薪木運部諸徭
民獲甦息嘗至鉅野察有盜將發調卒襲捕散之郎
言於中丞職兵者不謂然已而盜竟破縣去衆許其
略嘗遇執政於德勞之曰先生久外行將名矣對曰
齊民困甚苟行吾疏勝吾受德也意大忤吏部舉河
南福建布政使皆不遷遂改山西行太僕卿再上疏
請老歸築遂初齋於家園杜門著書絕意世事乃今
天不愁賢遽爾見奪蒼生已矣又如鄉國何哉先生

孝友忠信出於天性事二親死生情文備極人所難
及素廉於財長沙公沒後嘗弟妹婚姻貸以備禮及
貴周邮南都與四明族屬往往曲殫心力嘗有大臣
後流落不能歸整必圖為之所居京凡鄉閭人急難
匍匐拯之惟恐後蓋平生舉事造念幸歸忠厚固不
可以計數也所著書有皇明翰林志金陵世紀畜德
錄誨似錄花巖志遊名山錄昭言詩談總若干卷詩
文拘虛集若干卷又金陵志山東通志南畿總志皆
出筆削狀謂其清修厚德文藻惠政合而歸之曰有
道仁人吾鄉稱為實錄

陝西行太僕寺卿商公廷試行狀

張元抃

行太僕卿明洲商公之歿也春秋八十有八矣命家子為正以大理少卿解組歸歸且數月而公適歿內外支黨凡為公所自出者殆百人皆不計而集太夫人哭於幃甚哀亦八十有六矣小子某為公甥壻既就位哭則又思悼曰傷乎吾怙恃見背皆未及七十視公何如哉若公則奚憾焉既越月大理公適手述公事行率其二弟過某拜且泣曰先大夫亡恙時嘗營兔裘於下塗山之原茲將奉遺蛻而藏焉唯我先

大夫之生平吾子所知吾子其幸狀之嗚呼某其可辭哉公諱廷試字汝明明洲其別號也商為著姓世居汴宋南渡從蜀之嵊曰某者伯仲四人並顯故名其鄉曰晝錦巳又徙會稽之樊江則自某始幾傳而為登仕郎公之大父也以椽為豐亭長時文毅公方秉軸而豐亭公又稱廉幹遂以鄰長攝縣事有惠政請流人德之覬其即眞忽一日賦白雲卷舒之句遂飄壁拂衣竟歸自稱歸樂公歸而拓義冢創義學種德甚厚自是商氏之興烝烝矣公父曰公澤業舉子一試不效輒棄去以貴贈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妣謝氏封太宜人生二子長曰墀領嘉靖甲午鄉薦為汀稅理公其次也初名璞舅氏謝無後以公為後遂更今名襲姓謝久之公既入仕而舅氏巳舉三子迺請於 朝復本姓云公生十歲而能文郡邑長右試之落筆驚人共呼為奇童子戊子領鄉薦巳丑歸自北奉直公及所後母吳安人相繼歿公執兩喪情禮曲至辛丑成進士授刑部福建司主事以儒生為法吏人多難之公獻明習典章遇事燭照斧斷雖老吏謝弗如每有疑獄必就公取決焉盜竊 西內齋壇物諸閹率被逮而巨鐺守壇者得倖脫公白於尚書

曰盜入禁地典守者烏得無罪巨鐺怵以利害公弗顧竟置於法邊將某某者以失律論死公草奏謂此輩久於疆場號勇敢即有過宜使策奇自贖 上從之其用法不苟又如此甲午考績遷廣西司員外郎值覃恩得封贈父母如其官巳而奉詔慮囚雲貴取道歸為太宜人稱觴上壽迺去滇中率用土舍邏盜盜卒不可得思獲證則誘夷坻以充夷語侏離卒難辨獄具久之始覺即欲辨不得矣前後讞獄者類膠成案莫敢更公愀然曰若是則欽恤之義謂何立為辨之若矜疑錄所全活者數百人具恤刑疏草中訖

事歸哭太宜人於途宅憂三年足不入公府庚戌服
除補原官尋遷陝西司郎中其年冬虜入關下　肅
皇帝怒本兵綏援師戮之西市并下職方郎於獄公
當按之時相分宜與郎有連密遣所親屬公公正色
曰兵之緩急在職方尚書且坐是死矣郎烏得免吾
寧忤執政不敢欺三尺以忤　上與俱死亡益持之
益堅分宜大銜之百計搆公不得則姑詘公賁出為
黃州守黃於楚諸郡最劇而疲且嚚訟公至務為簡
約汰浮費千餘金斥胥吏舞文者數人檄下諸縣有
所偏與爲期期而不至有罰終歲不遣一隷下諸縣

晨起視事公門洞開欲訴者亡所閡訟入立剖獄亡
繫囚諸縣有所輸第驗封立遣庫亡羨金羣吏束手
無所爲郡庭闃如境內大治蘄水豪方某者交縣令
睚眦殺人讐家仲鳴之縣令以爲誣繫之獄方賂獄
卒甲拉殺之而以瘐死報其弟季鳴之按臺事下守
道方大困則詭季名擿詞撫臺曰殺仲者乙也以索
不遂耳亦下守道方復賂掌按者匿季劾詞而以詭
訊季與乙莫知所爲將力爭則又使人首季受乙賄
季不敢爭乙坐死人皆冤之而上卒莫能辨也公閱
其案詫曰乙所索幾何輒殺人是非殺人者俄呼乙

至屏左右詰之乙涕泣良久迺曰某實不殺人季悠
我不知何爲則又呼季至詰之季亦涕曰某所告者
甲耳詞在按不在撫今反之不知何爲公頓足曰吾
知之矣立呼方與甲至一鞫之具伏遂坐兩人死而
釋乙闔郡大快其摘發如見皆此類也河南賊所向
詒料衆爲亂先與黃接壤遠近恂恂謂賊旦夕且渡
河掠黃所司議調兵以守公爭之曰尚詐陸寇耳當
走山東鼓饑民勢且益熾若走澤國祇就縛耳必不
至調兵何爲既而賊果不至黃與九江接壤土人爭
界而鬬所司輒以叛聞議發兵以攻公又爭之曰此

鬬而爭地非叛也發兵何爲守請身諭之迺單騎往
衆感泣相率羅拜請死公與其長偕來見撫臺竟不
發一兵而土宇帖然此兩事者微公民不見賊而已
困於兵所爭尋常而以叛名以死者何算也故公之
守黃爲諸郡最至今人人誦之乙卯遷山東按察副
使備兵青州青故多盜而楊思仁者以其兄殺人繫
獄將刼出之哨聚數千人諸黨分部中亦剋期而動
値公初下車戒嚴賊不得逞公偵知其狀亟以兵掩
捕之賊擁衆走濰濰多鑛徒公曰賊若合鑛徒據險
阻卽難圖矣遂進兵急擊之賊大敗斬首六百級宥

其降者千餘人度思仁必走河南先期遣劉卒要諸途果獲之賊遂平蒙陰鑛徒王恭劉顯等聚衆亦千餘人久不能捕公曰是可以計取也迺誘其腹心閻杲者厚撫之因與約曰吾欲取恭顯今歲且暮當以仲春爲期吾以檄來女其爲内應功成當爵女對曰唯唯聳呼諸校立庭下謂曰若等歲暮各放假迺遣閻去而密令諸校兼程薄賊巢閻歸卒以公語語賊且言已放假賊信之遂不設備會除夜方張宴爲樂兵舉火驟進賊倉皇狼顧鼠竄一夕悉就禽公在青平兩巨寇奇正迭用功甚偉而恥於自張捷書上兩

臺又不叙所指授既失兩臺意疏下本兵分宜挾宿憾嗾臺史摭公功而以罪論調雲南副使備兵金騰公亦不鞅鞅緬酋莽達剌者脅三宣撫以叛公駐兵騰越問以禦之酋不敢動復上議撫臺曰酋所需者牌印牌印在永昌庫中國家假此以羈縻諸夷者置之無用非計盍下令令酋改圖爲我守鄣毋擾則當爲爾上請貰爾罪予爾牌印酋必感恩悔禍我兵可解甲而民可安枕爲地方計甚便撫臺不能用緬酋至今爲梗滇人每思公言蓋公曉暢物情氣定而識遠故隨其所至輒建樹炳炳識者謂公可肩鉅任然

大性夷坦既不能媕婀取容又不能結交延譽故抹負雖磊磊而世不盡知也自雲南量移陝西陝西歲在馬而仕者視爲散局率高臥不事事馬政日隳公欲稍稍振飭曾不得展迺嘆曰湖山遲我久矣胡不歸俐不歸遂自投劾乞身去家居踰二十年日唯課子弄孫自娛深究黃老養生之指其於一切玩好泊如也晚更號濟翁以見志與人溫溫可親喜慍不遽形於色至論事可否是非侃侃不阿必當於理其學博綜今古卯之輒響答發爲文詞不事組繪而充然成一家言有明洲集及所訂參同契藏於家

陝西苑馬寺卿兼按察司僉事覃公應元墓志銘

王家昇

萬曆戊子九月十一日陝西苑馬寺卿覃公卒於家距生之年僅周一甲子其先湖廣黄岡人國初有貴隆者徙屯馬邑歲郎雲中家焉貴隆生德乙德乙生榮榮生表用高賢遊賈江淮間好義喜施里中稱爲善人配劉氏是生環爲公父以公貴贈兵部車駕郎中始贈公配劉宜人生子不育置曹宜人副之生子又不育家奉大士像曹宜人禮之甚虔一夕夢神人持果其色正赤如柿芳香暎人授之曰以此爲而子

覺而爲贈公言贈公以爲祥識之彌月而生公是爲嘉靖戊子元日因命其名曰應元字之曰德芳生公二年而劉宜人亦自舉子遐爲和州郡王女儀賓例不得仕於是贈公撫公頂歎余少孤失學然從舅氏宦關中習見詩書之貴矣孺子勉之無令外宗獨盛也公自是淬志向學以十五歲充郡庠弟子員每試冠諸弟子文聲藉甚戊午舉於鄉乙丑成進士拜歷城令歷城巖邑賦訟旁午公至應手辦時察民所疾苦孳孳務振其急嘗開田花山下因湖爲渠教民灌溉治東山峚徑之險仄者以便車馬往來民至今賴之獨耻趨事上官撫臺某性剛愎用擊斷立威郡縣所具城旦書連者多斃杖下公請自今非重辟罷遣全活甚多某檄縣徵贖金千公閱籍止得數十金以報丞勸公上所求甚奢而公薄應之懼無以塞不如因而餽之可自爲地公曰剝民以媚上有挂冠歸耳竟無以加某某大恚一日闕司以書函金饋某適邑尉直庭下尉舉篋不勝書委而金見某懟詈尉數十託他事逐尉去尉創甚公屬醫調護厚遺之還某謂公背己而私尉也偏伺公陰事無所得會公奏最當徵某從中沮之稍遷南京刑部主事庚午滿三年績

得贈父如其官兩妣安人尋轉户部員外郎用薦文武才調兵部武選司郎中已調車駕司司主四方郵傳符驗達官貴人求請無虚月公悉按例謝絶之不少徇明年出守河南府府治居天下樞冠蓋四集時有禁不得用傳留滯益多而民益擾公至爲酌定經費客無停軌供億之累稍紓移書勅屬縣汰冗役禁株訟勸農興學諸屬吏率公指推行之闔郡不嚴而化又所在置倉儲穀備賑初年萬餘石次年乃數萬石屬歲侵民不得饑妖民許天宫左道惑衆衆趨之如流公懼亂設方略擒之亂止嵩山有銀礦民緣爲

姦利椎埋擊殺有司莫敢問公密遣捕盜八人易服
入賊所别伏健卒於要地以待八人潛伺賊首居縣
崖間掩其不備禽之從間道出既遠賊衆始覺駭而
四散嵩洛之間以寧甲子遷四川副使分巡敘瀘諸
郡境接獠夷民俗龎雜公設條教開以禮法不數月
咸知向方獠婦某謀作亂帥劉詗知其狀請兵之公
曰獠所恃積聚耳第募健兒燔其巢此不過一卒之
力豈足勤衆帥從之獠婦果寢其謀亡何移陜備兵
延綏入關按行部聽顧城邑憶贈公曩從舅氏宦游
處愴然悲之益務殫心經略若蒼治神木鎮羌諸城

堡以固封守開永清等處荒田以贍屯卒聚諸將領
私役士以裁冗餉饟事犂然飭也貢市再竣兩奉璽
書褒賚而會旁郡倅以查盤至鎮公以屬吏禮遇倅
倅怏怏還徧譖公於當路不行而河東鹽院亦以微
贖金故失意入其譖糺公朝論莫直也量調公楚備
兵長沙盜駕舟出没衡湘間卒不能捕益乘其勢頗
越人於貨公令哨舡皆建大旗其上哨卒以號衣為
識分番巡緝所往來停船處津吏署狀馳報卒不得
逞盜遂息丙戌轉陜西苑馬寺卿分巡平凉值歲大
祲牧卒坐馬死不能償逃者過半而部使者下追補

之令甚急公曰馬與人孰貴今乃欲驅生人償死馬
非則屬各監塹寬督促務在撫流亡流亡復馬將漸
充而部使者竟謂公舒緩不任事也奏公致仕歸公
喜曰失一官而活數千人歸可矣歸不數月疾作遂
不起公性簡重燕居無惰容而坦夷有度口未嘗言
人之過與客飲觥籌交錯汕汕灑灑如也尤敦倫誼
事贈公及兩宜人色養備至處弟應麟友愛甚篤應
麟死撫其孤如己子外翁媼晚貧無所依公迎養别
室歿而調護斂瘞焉仁厚如此入仕二十餘年所至
以清操聞在河南當入覲庫吏橐羨金數千謁公曰

此郡守舊例也公叱而卻之籍其金於官三任憲臬
未嘗聽一干請里居亦未嘗以事干有司雲中稱邊
鎮諸宗及士大夫爭以奢靡相尚公獨澹泊自守服
舍朴素蕭然若儒生没之日所遺惟圖書數卷而已
嗟乎以公具文武材負經世之略使得盡究其用功
業可勝道哉惡廉不能趨承方不能詭折仁不能督
督欲以諧世而炫赫赫之聲難矣宜其屢進而屢躓
也然覃氏世受商而公用詩書繼外宗之軌先後宦
綦辛為覃氏陽元放贈公之志與勞績可不謂異焉

陝西苑馬少周公仕墓志銘　萬士和

公諱仕字君可號白溪姓周氏太子太保尚書襄敏公冢子也周之家于常自晉始　國初徙民實京師周於是徙金陵嘉靖初復居於常公天資儁實厚於彝倫其貌樸而神定對人言語秩如也然皆由衷無少虛飾幼篤學志期遠大初從襄敏公游都下繼入太學內受庭訓出則尋賢師友勤求敬益於是行日益謹而為文益進然數奇八試于兩畿弗遇也先是襄敏公例當得廕公欲以讓其弟不果公之奮勵讀書亭若場屋意以已得舉尚可移廕於弟又不果公

曰天人不相值命也不得已就選銓曹授中府都事時襄敏公致仕里居蚤夜念之不置求便歸省日侍左右甚樂及襄敏公得脾疾即上疏乞養親襄敏公卒公哀毀執喪如禮服闋補前職則又值母吳太夫人在堂乞南京人府以便養吳太夫人疾公再棄印馳還省視太夫人張目曰汝棄官歸來何孝也遂瘳公身繫于官而前後兩喪視殮皆躬親無憾人謂孝感所致太夫人卒之年公已擢潯州太守未任及是補選高州離廣省遼遠吏茲土者多利法自利公未入境則有以例餽路者於途者公拔拒之及之官潔身縮費不受一錢供給而於利弊興革一一舉行如興學校修城隍清獄囚弭盜賊考課為嶺南最百姓愚者向化頑者消梗守六載政平治理而廉靖無欲始終不渝高人頌之臺司獎薦無虛日公屢乞休撫按輒加慰留嘉靖甲子陞陝西苑馬少卿公復固請致仕銓部請公治高之蹟寢其奏仍促赴任公勉強就道在任三年諸所建置有裨馬政其繫陝人之懷如高人之懷公也隆慶初　天子登極公入賀事畢三疏懇辭當道知公意不可挽始聽其去而公欣欣然以返初服為幸歸家謝絕世務閉門嘿坐左

右惟圖書而已雅好書法其行草尤入晉人妙處求者輒應忘其疲也公友愛天至與其弟廣藩司理君同處一室夜分各就寢雞鳴輒一處盥櫛動止食息無頃刻離司理君亦善事其兄恩意彌篤襄敏公在時嘗欲以其產兩屬公跪請而止及公致政後家齒日繁勢不能合公子三人司理君子六人公欲析為九分使兩家兄弟多寡適均既而思之曰如此是存形迹也乃平分之而稍割已分以益諸姪大槩與九分相彷彿而名則變矣公嘗作堂扁之曰五有邇其平生之行無一毫虧欠蓋所謂君子人也非歟

陝西苑馬寺少卿南樓程公㷍墓志銘

王材

程氏系著徽鄂其稱干盱江自元楚國文憲公鉅夫號雪樓先生楚國生著作郎大本著作生集賢撰世京公修撰四世孫也諱㷍字文純童秄敏穎長益勤學里人異之曰是將復見雪樓邪公因自號南樓以見志舉江西鄉試再上春官未第以母老就官授河間景州學正禔身範士務先名節次及其文藝嘗叅引重命主瀛州書院遴十八庠弟子員雋者入講下淅江行省聘爲鄉試考官所錄稱得人尚書鄭公

曉其首選也母憂去職服闋補曹州敎教如景轉松江府學教授松俗煩靡公力鎮浮誕崇廉質士或詭訣者輒堂斥之正名宦鄉賢之祀嚴鄉飲之禮士習大化擢鹽城知縣鹽城海邑民竈賦徭奸避互午公一槩而正之歲旱蝗民饑公多方以濟有寃獄論死者十有九人公力爲申雪㓗之築堤捍决河創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智惟恐後轉上元知縣縣在留輦下俗雜政殺劇闒號鷙臺省牽貫公壹意利民不爲趨避之心誠乎感輿誦翕然一時徵望若甘泉湛公渭厓霍公獎掖之尤至内璫以事過金陵者先叅饕虐惟意公夫麾外無備也璫輒欲麾公公因陳說民艱璫每爲改容民居近　孝陵者時以誣誤入死獄莫敢爲直公白司寇以身任得從末減凡聽訟善得情郎諸司成獄有弗平者必辯覆至再三無所徇諸司疑獄觀輒下上元諸散荒錢下市値酌公費後政咸守以爲濬擢南京刑部湖廣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擢知貴州鎮遠府夷方狙獷公勤恤其隱無鄙薄心興崇教學防遏亂略遴苗麋叛弗克入境在郡九年鞭朴鮮施兵民化服歲滿　進階中憲大夫轉陝西苑馬寺少卿馬政弊久公勉力振

釐至不下堂五日夜因中風癱矣少間治事如矴稽侵地復牧軍籍覈丁馬一一躬閱之以次徐補奸不得作宿垢以清以勞故疾再作乃致其事公入官四十年廉勤端惠所至如一尤雅志樹風教在曹白建節婦坊孝于祠鹽城　奏旌烈婦立陸秀夫祠上元建何尚賓廉直祠鎮遠建武侯東山紫陽諸祠松江毁諸妖廟上元毁劉廟以其址瘞野死者鎮遠毁黑神祠而崇飾儒廟增學田修祭器所歷必加意其析獄不務拷訊要以理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于牘[illegible]訟者輒自愧退或相視泣解所去必有遺須勒思于

砌或尸祝于家或祀于名宦歷官廌剡無慮數十初終一德考聞四流可謂矯然篤勵君子矣歸休抱疾猶倡建族祠定祭儀增墓田修譜乘諸先塋盡護其伯氏自奉儉節家無贏貲年七十有六以嘉靖甲子季冬四日卒于正寢即其生辰也平生好揮染多所纂述是日猶作含弘堂記云

長蘆鹽運使鄧公崙墓銘

劉儼

儼嘗上春官中乙榜時同予負奇氣辭不就者十八人其一武陵鄧公惟玉 朝野士比之登瀛州益以其數與其志而言也由是各自奮勵爭先登之爲快越三年爲永樂甲辰鄧公登進士上第拜刑科給事中尋丁內艱服除轉兵科正統改元奉 勅巡察大同宣府邊境二年使湖廣咸有聲四年陞長蘆鹽運使於是十八人中後雖有爲達官者然亦其發跡顯融則莫踰於公也公長身玉立材志有爲而又遇可爲之時居得爲之位故爲給事有軍婦翁誣以不孝當棄市公察情疏其冤婦得不死又條陳軍務等十餘事皆切時政及巡邊則奏邊境利病使湖廣過南京則奏南京利病省盡言無隱且極剴切咸見嘉納至轉運長蘆凡鹽法之宜奸蠹之弊悉條奏與革之公私賴焉是足以見公之忠直無往而不效也在長蘆八年聞父喪歸守制長蘆人不忍其去至今思之公居喪廬墓三年哀毀骨立以是得風疾景泰改元輿疾起復至 京即上疏乞歸 詔許之未行疾復作卒時二年正月三日享年五十有七公諱崙字惟

玉澗菴其別號也世爲蜀人曾祖和海元常德路儒
學教授因家武陵祖孟昇有隱德父仲恕自工部主
事陞順德湖州守有惠于民兩府之人至今思之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公慶墓志銘

何喬新

公諱慶字積善家世沔陽之景陵曾祖諱誠祖諱文
旻皆隱居不仕而以長厚稱考諱旺以公貴贈奉政
大夫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妣楊氏贈宜人公明允
淵塞得諸天賦弱冠補邑庠弟子員讀書綴文竟日
不越戶限同舍生或舞智欺之公一應以誠若不悟
其欺者久之自愧服繇是長者愛少者敬咸曰李生
君子也以久次升南雍其持己接物如在邑庠時六
館之士皆重之正統九年夏六月擢建昌府同知公

在官眎其民猶子治官政猶己私事同官督民賦者
慮愆期爲己累每歲十月輒督之期會嚴急民以爲
病公嘆曰十月江南收穫時也柰何遽責其輸賦邪
乃下令曰賦當輸京者期臘月畢當留縣者期正月
畢民聞令大喜輸者麕至罔敢後丁父憂去民挽留
不得追送出境而後返服闋改南京戶部浙江司郎
中南都糧餉自兩浙輸者十之六同官以漸多巨室
凡朱墨楮筆祠禱之屬皆責輸者供之公既蒞事一
切罷之輸者歡呼尋丁繼母憂去服闋改南京禮部
儀制司郎中南畿諸郡歲進表箋例送禮部轉以

上聞奸吏需求百端或指摘點畫之訛以求賂公悉禁絶吏緘手不敢動陞浙江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兩浙鹽利爲它運司甲巨商豪賈投券者踵相躡于庭前此爲運使者交通商賈富及僕隷公至官嚴簿書時出納絶請謁有持券請鹽者按歲月先後給之權貴請託皆謝絶不顧在官二年歲課三倍它使天順七年春公以老乞致仕歸至姑蘇疾作卒于舟公與人交久而益篤聞其喪則爲位哭之其居官廉俸祿所入多以賙宗族故舊之貧者日用不給則貰貸以繼之其爲運使布衣蔬食處之澹然或譏其處脂膏

中不能自潤公自若也歷官幾二十年所居第宅茅屋數椽田園不增尺寸歿之日妻子無以爲喪嗚呼賢哉

長蘆鹽運使李公璵傳

李濂

李公璵字廷瑞祥符人家于汴城東四十里口埽頭曾大父肅恭元樞密都事父節永樂甲午舉人爲川判官操持清苦坐汚蠖免官公刻骨慟傷之益底勵志節景泰庚午以春秋領鄉薦甲戌登進士授户部廣西司主事　勅榷濟寧舟課甫期積額外羨餘數萬兩盡輸之官不以一毫私已由是廉聲峻著擢四川司員外郎復奉　命稽察畿内諸郡縣府藏所至先封其倉庫按籍覈之典守者弗得彌縫旋補盡得其侵漁虛耗之狀參劾罷出者若干人未幾擢浙江

司郎中階奉直大夫受　誥命居無何公墜馬傷足籍于步履朝參弗便時盧氏耿文恪公裕爲少宰與公同年進士雅重公且念其守官苦節家業未立乃以其故言于部冢宰遂擢公長蘆鹽運使寔欲其循常例爲自腴計公聞之笑曰非吾志也既抵任嚴立條格分毫無所取其應得俸金恒寄予宗族爲婚喪貲又周濟閭里親故之貧乏者及致仕還篋笥無長物惟故人某贈赤壁圖一副公既歸仍居埽頭田廬弗增益尺寸貧不能糊口乃以訓課里中童蒙爲業

宜人王氏晝夜績紡不輟終身無怨言公林居二十
年貧益甚每出行徒步不能具巾車時有米知縣者
知公賢數有餽遺公不卻亦不致謝藩臬諸公按部
屬邑由城東官道者輒枉駕數十里造公公亦弗能
備醆饌款留坐久惟再茗而已汴父老曰李運使簡
靜朴直甘澹泊恥干謁歲惟春冬鄉飲入城赴宴宴
畢即出城返村舍未嘗輕身一見官長然官長頗旬
轉加敬者亦或惡其太簡伉云

論曰余聞 國朝廉吏出自吾郡者有鹿邑軒公輗
太康顧公佐二公之後乃有祥符李公璵云李公歷

官三十年皆典財賦其歸也貧窶特甚乃訓蒙材墟
以自給其死也弗能具棺殮當時藩臬諸君子合銀
十兩以賻始克襄厝嗚呼清修苦節非人情所甘也
李公秉介貞固終始靡變而絕口不自言其廉庶幾
清畏人知者哉惜乎子孫衰微無業儒者故其事實
亡可考近屬門人李生華脅訪求之僅得其平生之
槩如此噫使及今不爲之傳後世豈復有知李運使
乎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公紀墓志銘

何景明

公諱紀字朝振潞州人也中成化乙酉山西省試授
故城知縣遷錦衣衛經歷臨洮府知府累遷至福建
運使曾大父本大父日初皆長者不仕公貴贈錦衣
經歷母宋氏贈孺人公魁梧甚莊望之若神健辯說
聲如鼓鍾人咸尊憚敬聽之少好讀書善刻父母慮
而禁之莫從也自言曰苟弗欲事往古名天下焉已
矣苟欲事焉弗讀無能爲也記善無遺忘一目過者
老尚能口誦也以故脩古言當世皆秩秩有理敘可

施弗直如此詠已也故城縣俗皆議財多財爲禮少
財爲恥貧家男女或壯老無一匹也公至盡召諸里
耆曰夫昏也爾貴爾女邪俾爾女有家邪卽貴女有
大賈無用議二姓禮若俾女有家而俾多出財貧室
女何以能家也卽人家終窘無財爾能俾爾女終無
家邪自今昏有議財者有法法弗有貸于是縣中貧
而匹者千八縣故有官地占于豪官莫能奪公按文
責地豪卽出之還官乃歲以地出給貧民蠲其征是
時河間郡縣最稱故城縣治乃擢故城令爲錦衣衛
經歷六年擢臨洮府知府臨洮雜番祭難治公曰不

撫法示毒人無以逆惡也乃治其豪侮法慢令者治
益尚嚴明吏氏人人無不惴恐無敢冒文者其後人
人乃得自緩不至陷害郡則太治守日與寮張宴坐
花行酒吹笙竽時與衛官擁旌旄伐金鼓出城行射
較獵然人人亦喜觀曰太守甚樂孔武弗覆也洮水
將壞城洶洶不可渡守登城指其山石可隄其山木
可梁乃築石隄水水去城三里伐木為八舟梁之在
郡剛方自持不能恭事上官上官多畏害之都御史
有親故過府販綿葛求守令于民為倍利焉守曰此
何以令民吾為民守終不能為都御史親故販而董

利漁民將執之其人懼而遁匿于都御史都御史彈
守降為長蘆運司同知或勸公曰運司財利府也人
無有望身名者公又貧獨不自為計邪弗聽益峻
自潔嘗赴京諸大商賈人張具于路遮馬留食公策
馬趍過之叱曰吾食汝邪于是御史嘉之上其名曰
居可貪弗污者今見有李同知爾公嘗曰寧死不折
節貪不貪觀此公之言施矣然公為舉人時已能却
金不為人干請蓋其方廉志性不移如此由長蘆擢
福建運使一年乞致仕歸曰吾何以弗已邪世之見
用者予知之矣不附勢率通滑爾方者貶廉者塞吾

無用矣吾何以弗已邪別號默菴晚又號漳東主人
好吟咏著有默菴集既疾會其親族子弟曰吾年止
今日吾平生儉人以為嗇吾無人以為有夫誰知予
者遂出篋笥開使共視之惟圖書衣幘而已景明從
先君為驛丞時公使與予汝佐同學朝夕惠教即父
師矣嘗謂毛夫人曰汝視景明毋可以異汝佐乎然
毛夫人視景明不啻不異汝佐也先君致仕貧甚公
餽之車馬其歸也集衛官送之郊亭上揚爵酌先君
曰吾老友酌景明曰吾小友也夫予侍公三年也凡
公所鑒識望勵予者皆德義風節無窮之事豈有世

忱肅接之見者哉其所[illegible]
為有將相器業而卒鬱抑不究其用何哉豈古所謂
賢人困厄廉士無名者邪予識公之言行甚衆不悉
志志其大章章者

河東陝西都轉運使張君谷墓碑

李東陽

商河張氏故宦族五世榮仕元爲散騎常侍避亂商河因家焉考諱紳以明經舉累官知均州進階朝列大夫致仕贈中憲大夫母王氏封大恭人君諱谷字廷臣少時日記數千言天順己卯舉山東鄉貢成化辛卯知光州光人故有知商河者聞君至出迓百里外君素悉其人亡一見後不復與通分巡其僉事獨爲故人營私第君曰傷民財力而以媚人吾弗忍也或匿人器物爲所訟官捕之急乃撲殺其妻以誣捕者

君給其繼母曰何爲殺汝婦其母惶駭吐實其他隨事剖決庭無留案丁外艱丙申服闋改涿州抑彊植弱躬審戶籍徭役用平歲發官庫貸民薄收其息以助逋賦汪太監直以大軍出伕儥繁重民恃以不擾梁太監芳奉　旨往建東嶽廟欲得君董役因以役州人君卻以正義梁怒而去人皆危君竟亦無所害有霸州人商予涿被誣爲盜君辯釋之其人畫像祀于家甲辰擢知衛輝府連歲大侵人相食君百計賑卹又爲粥以食流民所活甚衆後道保定有數十人羅拜馬首問之乃前年食粥者曰我輩非公死久矣

因隨行數里戀戀不忍釋弘治戊申大疫死者相藉君度城東隙地爲義冢瘞之城西北瀕衛水恒苦河患君於城南鑿支河水勢始殺築丁內艱癸丑改九江會藩王之國所過設行幄皆被錦綺君止用竹簞緍布官將十六七也未遷河東都轉運使解池鹽遇可瓶壞君凡期給食貧者俾以時應役得鹽數倍盡痛道諸史以羨餘市馬數千匹以給邊卒人稱其才壬戌上疏乞致仕以去蓋自筮仕至是三十年凡五命皆尊官獨任故志得意遂所至著聲績爲部使所旌獲錫誥命又以子貴進階中大夫顯于厥世其居

家孝謹在光時嘗迎父養與兄順德府同知偈弟曲陽縣知縣吉從弟階州同知奇相友愛且教二弟子成公服亦集諸生講解經義尤嚴家訓諸子未仕戒不服羅綺及其身貴時亦未見其華侈蹄虔也生正統丙辰卒正德辛未壽七十六

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劉公繹墓表

韓邦奇

正德初閹代之陽有劉鐵漢者公也秉猷持憲甫公逆時彼罪權奸濱死無悔幸而人謀効義天神協靈得再生焉當是時也群宦擅權瑾尤肆詈願指爲皇制聲動郎天章喜愠同生死呼吸撼乾坤拂心忤意則汗濇官墻希旨承顏則金紫嗣世迫脅海內燻爀朝廷文章之士牙籤錦軸頌德者盈几介胄之夫首功汗級呈勳者塡門比當大賀之時適瑾有私家之慶公卿百執事嵩呼舞蹈於當階者十惟八九而稽首崩角於瑾前者則濟濟罔缺焉時何時也公何人也而與之抗昔東漢黨錮之禍如爐如鑊孔褒以投主爭死皇甫規以無名耻生千載壯之皆成仁取義之志公無愧焉嗚呼可以表其墓矣丙寅公總理遼東糧儲兼屯種瑾初擅權正急于貪賄告瑾曰文官當有推邊郎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枷號示衆時枷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他枷者多十日餘即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時公同郡王庵者以死侍側旦夕不離公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何王終不去方枷時有戴冠者至公邸遺家人藥

一九曰日剡一分服之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霄而下以一九藥納之口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者俱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鬨九市上達朝堂而西麓張太宰秉此異言之瑾得釋爲民後太宰又云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而瑾敗朝野稱爲鐵漢云若夫公幼而悟長而文持己之行正家之教範鄉之義涖官之政所當書者不具書而獨取公處死生大節彰彰於時者爲世楷法云公諱繹字以成號斗山姓劉氏山西太原府代州西關人也登成化丁未費宏榜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歷郎中改監察御史陞河南衛輝府知府陞長盧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進階嘉議大夫云

運使張公愷墓碑銘　　唐順之

張公諱愷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所居爲號曰東
洛先世居江陰至公父始徙無錫今爲無錫人公以
成化甲辰中進士遭父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
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爲順德府管馬通
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用言官
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
仕歸凡若干年而卒年八十有六爲人狷介自植於
不潔一無所屑其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所

諸其志其在山海關關故藉錢于旅人以給官用公
即移檄永平府使量出關帑代其費至今便之歷順
德黎平東平三州郡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
誅罰其自東平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
其去公平生既不受人一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溷
公自爲進士服除赴選邑令贐之二十金公謝却之
其後爲運使罷歸諸賈人力請致羨餘九百金于公
公拒弗內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帶於郡人太守張鄌
鄌重義人也年九十餘矣未嘗謁于有司公去東平
獨率子弟出餞且請贈公兩帶公辭不獲而受其一

惟公能致鄌之出惟鄌能致公之受蓋兩相爲□
其在黎平黎平所治苗獠獸伏谿峒頑獷不可□
羈而府治寓湖廣五開衛城諸苗入輸稅錢率爲□
取不敢入以是多逋課又舊設撫苗官苞苴□□大
爲諸苗害公力請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嚴□□出
是諸苗始出入城郭無所苦而稅錢得完諸苗有訟
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與刻日爲盟遂解去自是苗
聲著蠻中在運司公淸如州郡時鈐束貴勢人不得
占鹽公雖以廉幹強直爲上下所快亦以此取嫉于
人故屢奮而屢蹶其自刑曹而出順德也坐中官羅

織諸曹或謂公居曹未久可自白公曰諸曹皆無辜
我何用獨免爲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爲咎然竟不
往因齟齬力請謝病值閹瑾怒罰米奪官則又蹶在
運司爲忌者所論則又蹶硜硜不肯少貶而世遂亦
不能容公然其忠信著乎其官靖節孚乎其鄉則雖
嫉公者固亦不得掩也公壯歲嚴毅晚更益以寬和
絕聲色綺麗博奕之好罷歸三十餘年未嘗一詣公
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就公決公死時篋中無一
金之積嘗有盜夜突入其室發篋空無所得怏怏去
公爲詩識之曰平生不受一文賄垂老猶疑千鏹藏

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及備遺錄補贊四臣事評編
餘音諸書共若干卷藏于家

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鄭君嶽墓志銘

劉　龍

山東都轉運使鄭君信卿至自京師僅數日以疾卒
於家君諱嶽字信卿思齋其別號也其先河南固始
人五季時有諱瓘者爲評事從浙之平陽代爲著姓
國初有諱政者始從戎南京驍騎右衛因家焉大父
諱貴父諱讓俱隱德弗耀生三子君爲長髫年天資
穎異從長史王君廷表治尚書見者奇之稱爲遠器
弱冠游應天鄉校力學不怠期振門户以成先志弘
治乙卯薦于鄉己未登進士第授新喻令下車即課

農桑均徭役平獄訟民賴以安乃葺修廟學作興士
類文化蔚然以治行被旌名爲刑部主事疏乞養母
改南京刑部遷郎中贈父讓如其官母魏封太安人
特廉秉公獄無冤滯聲稱籍甚大司寇戈公禮遇特
優擢知高州府尋以才堪治繁調南昌府始至適宸
濠謀逆締結權奸氣焰薰灼莫敢誰何蒙僕之流亦
往往被其籠絡君仗忠義奮不顧身歲時宴遺一無
所與其舉小不法輒問以縲絏凡百需索峻爲拒絕
意在剪其爪牙潛消逆萌積恨既深遂以誣奏下獄
煅煉屢瀕於死及變作猶械繫於舟欲脅以從君乘

其忍得脫而登岸鼓舞義士且戰且行以所獲逆徒
與馬若干弁獻軍門都御史陽明王公知府松月伍
公相與慰勞委以原職守城因備陳賊情并蕩平方
略多見采納卒得罪人君復使剔餘黨撫輯居民以
佚其定君子謂是役也君實與有力焉顧以介直忤
當事者竟不蒙錄物論稱屈歷經勘覈久之不報君
乃自陳始末事下吏部移兵部取質遂白以開擢河
東都轉運使值太安人壽八十馳歸爲壽乃不及見
君哀毀幾不欲生家居讀禮餘不暇及起復改山東
運使放舟南還未至疾已作遂不可療卒嘉靖己丑

四月距生成化辛卯六月壽五十有九子男三[illegible]
仕爲令

長蘆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渭川東公漢狀

王維楨

公諱漢字希節別號渭川成化乙未五月二十四日
生嘉靖辛丑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得年六十有七歲
東氏之先益肇昌人有韓良惠者仕元爲商州總管
値紅巾亂城陷死之於公爲高祖事定高祖之配鄧
携其子驥走居華州不去遂世爲華州人驥子昇博
學有文以貢爲商河縣丞驥公曾祖昇公祖也昇有
子四人舉進士者三人長思忠四川按察兵備副使
次思誠吏部考功員外郎次思恭兵科給事中而渭

川公者按察公第三子也按察公配薛恭人而生公
公生之夕恭人夢樂聲洋洋自空中下導一綠衣婦
盤捧嬰兒降恭人寢所謂恭人曰此與若爲子公生
而天性孝友靈穎非常年十一按察公卒于官公扶
柩悲號自蜀及家間關數千里不替比長窮覽墳典
刻厲有志嘗曰夫余冠簪之胄而書史之業也先大
夫沒垂空槖以歸乃余兄弟不自圖振輿令延累老
母其何顏見先大父于地下乎弘治癸丑東篤君謁
試禮部公從之至京因受無錫秦公之學無錫之學
主理公旣依秦乃遂卽其京之慶壽寺僑寓卒業

夜不就榻晝自炊食惡衣蔬飲意　性恬若不自知
爲貴家公子如今之藉粱肉縱厭飫者久之學大益
曰吾可歸矣歸爲學官弟子遂有名會遂菴楊公者
械、華州覧公文詫曰何物英俊而究理若是乃優
之晉拔置正學書院書院萃三秦之才乃三秦之才
亦靡不推轂東氏矣戊午果中鄉試高等當是時人
謂公進士可一捷而公亦以探囊視進士乃五試有
司竟不合豈非命哉正德辛未渭川公始就選吏部
授直隸池州府同知語人曰吾母老矣族必第能養
吾懼薤露之先晞也臯夔稷卨咸焯焯若是從何第

出哉夫貴自樹立耳至池州會池州造黃冊立法祛
弊拓亡附籍收九百一十八戶男婦二萬三千二百
二十二口大稱增益劇賊劉七起攻陷劫掠流薄江
湖吳楚閻勢如烈熾莫有敢禦同知曰關士死戰義
夫死守乃點選民兵得壯丁數千人各陣于永豐鎮
關壠口鷄壠山等處晝操夜守斷絕賊路賊以是不
犯又石埭章仁者起兵謀叛患且不測賴同知計乃
止殲渠魁餘黨悉降無虞又胡天龍者連結王浩八
聚衆行劫衝突無前同知分兵于大洪嶺莊嶺赤嶺
羊棧嶺並通黟祁等處下令曰賊來直前力戰有後

者論死賊凡數十遇輒敗遁三月賊遂平此所介
胄之勇衛虐之略不能踰矣人常言書生書生豈謂
池州公哉而又有糧長柯瑞者匿金千金[illegible]其
上稱獻薊薊而中實金公覺之發其事而坐以罪民
于是有水清之謠又有程文寶者劫殺人而匿池三
隆所捕者至文寶賞捕者顧誣指三隆爲劫縛于官
文寶獲賞公察三隆有冤色而文寶則懲口吐實三
隆得釋人服其神由是三吳數郡之攻咸稱池州而
池州之聲益槃槃騰薦牒矣甲戌改鎮江府同知同
知治鎮江一如治池鎮江之人戴同知一如池或勒

像于石祠之家同知之政大抵察民隱剔政蠹戢豪
右斥姦宄故所至咸戴云丙子陞南京戶部雲南司
員外郎庚辰陞本部河南司郎中員外郎故有廉靡
寧藩之變部議齎金募兵諸當行者輒辭不往獨員
外請行已又返其羨金太司馬喬公聞之嘆曰毅哉
東員外不可能也乃疏薦之　武廟南狩天兵百萬
員外以輸餉不乏欽賞白金二十兩綵幣二表裏一
時稱焉既爲郎中奉檄清查江西錢糧得五百萬石
宿弊一洗勞費心神遂以疾乞歸而侍太恭人養于
家歸三年而爲壽甫甲申遂卽其家陞江西九江知

府九江三年有修文廟之功辨海賊之誣毀淫祠以正俗殄渠寇以靖難等事丁亥改南昌南昌視九江倍劇知府優優理之一如無事時有鎮守黎太監者恃勢張威誅索無忌獨不能干知府知府見之彼不禮遂拂衣出會錦衣使者至意將下知府太監聞乞爲錦衣言曰固且止東太守爲人剛直犯之不可屹屹如此歲大饑出粟救餓他郡悉來就食不爲禁曰均吾民也奈何分彼此邪活者數萬人於是巡撫陳公巡按徐公奏公咸薦知府爲九江兵備副使會當金弗恍不報戊子陞長蘆鹽運使運使一年釐弊通

商人人戴之爲勒石頌德庚寅上疏乞致仕侍親略曰臣母八十有五歲矣而又喪明艱能就養臣日夜慮之緣厚籍國恩未忍言去卽使母壽及百年計得侍才十五歲耳矧人生驟駛飄風也臣願得歸願陛下恤臣私　上許之歸一年而太恭人卒哀哭肯立臥土草于惻側大冬嚴雪未嘗之避嗟乎孝哉運使歸時諸兄弟獨御史公在御史公有同樂園在城南華山之隈公亦治圃西溪建四望樓構瀟然亭築友華臺鑿愛蓮池景色靈勝並稱兩絕二公者時命車載酒放歌交歡鄉人傳羨嗟慕比之二疏二疏君

辭榮知止克享餘齡者也御史病卒運使痛悼於邑竟致疾至此悲哉

運使趙公可與神道碑

李本

予爲舉子時青石趙公爲三衢守公獎掖後進興起斯文於是創書院簡屬邑弟子數十員羣其中聘予誨之予時賤貧而公深器重輒枉椎轂解衣授餐蓋平生相知無如公已公既殁題公墓者匪予其誰哉按狀公諱可與字令中別號青石吉郡安成人系出宋宗室公在襁褓乳媪不戒忽失手墜江中頃之躍求出不死聞者嘆異甫九齡郎善屬四六閎老彭文思公亟稱許之長乃從尚書趙莊靖公游得三傳宗

古正德癸酉領鄉書再上春官不第授蓬萊教諭蓬萊海上邑無送迎而山海奧奇公益肆力問學勤劬教事覽結之暇發爲文章閎肆淵博方伯姚公鎮見而偉之碑修齊魯通志已復被聘校文關中簡擢皆名士故事校官歷六年得復會試公自謂及期取上第無難矣乃當路交薦之居四年以經明行修徵擢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甚爲尚書遯菴李公幸菴彭公所重諸大章疏多出公手既而擢守三衢衢人多魯士先齋學公亟行學令諸生橫經質難吟析疑義人人解頤已復選五邑之雋就于師資尚躬自課督今都御史毛君愷宋君淳大理少卿趙君鑑布政司徐君霈給事中徐君公遴吏部郎徐君文溥督科甲士十數人斌斌在列公所造也在郡時多異政謡在生祠記中予不復詳後以書最行疏復趙姓尋轉福建都運時御史某見公伉厲守高不爲屈甚銜之誣公陰事事白當復任而公遂懸車矣公以文章政事知名當世在林下垂三十年生于成化二十一年殁于嘉靖四十年壽七十有七歲所著孤樹裒談青石遺稿已行于世由此言之豈在通顯哉

長蘆運使許公詞墓表

許氏爲靈寶著姓其世系甚遠唐宋及勝國代有顯者乃今益盛先襄毅翁位冢宰階正治上卿太子太保卒贈光祿大夫如今太宰階資生子八人皆賢而先户部尚書謚康敏公洎今太宰尢煒綽顯大公則襄毅第六子也諱詞字廷章號柳溪以襄毅恩授南京都督經歷改中軍都督府經歷明年擢守貴州思南府以母憂未任服闋補湖廣鄖陽府改四川保寧府尋擢今官未幾以疾卒公少而雋敏孝友篤至襄毅公卒奉母夫人能色養承歡疾則躬侍湯藥衣不

解帶事兄如嚴師欽欽佩服訓言無怠以故德器夙成既入仕益自樹立才識恢裕官轍所至動有成績其知鄖陽也値歲侵公告糴旁郡賑給有法全活不可勝紀故有冤獄久不決公辨出之保康爲鄖陽屬邑先是邑有不軌者事涉於學討逆後學遂廢久莫克舉公申上官奏白得　旨則卜地創構黌宫置弟子員悉如故　六龍南狩檄務旁午供億百出有司往往逃避公獨挺身任事綜理周密搆宣城行宫二百楹不終日而事集　顯陵之役徵鄖七邑燒造磚埴里甲科斂紛然公力請當道聽市薪開窯於承天近地量發民夫給役費乃大省保寧往歲曾議封壽王於其境府既搆而毀居遺宇故存雖經奏毀而莫敢任其責者風雨摧剝行道爲嗟公率屬經理其事易貲得鉅萬貨公帑以餘材繕葺學舍洎諸廨宇郡廢址列市肆區畫井井六十年榛莽之地倏爲一都會蜀人歌美之公既以才敏達於政名日益起撫按臣交章薦之藩臬率署上考至上被　天子獎譽在鄖府以平賊功洎迎　駕勞勩兩拜大紅表裏之賜其改保寧也特旨若曰知府許詞殫勤任事加於諸臣之上其調繁劇以盡厥才搢紳傳以爲榮保寧任

未幾卽超今官益駸駸向用而惜也公死矣初公居常思當世大務言漕事當預擬常變欲江舟達淮淮達汴至開封府陸運至衛輝入河若河淤則悉從陸別設官招募不過百八十里可達京師庶緩急得濟疏擬上未果人皆以未盡公才爲惜

兩淮鹽運司同知蘇公璟行狀

林則明

公諱璟字士英先世居東昌臨清大父文德避元亂徙汴遂爲祥符人父子成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協政庶尹直隸徐州知州公幼有大志器局闊達類老成人父異之曰它日尤吾宗者其此子乎領永樂癸卯鄉薦宣德元年丙午鴻臚寺序班員闕勅銓部擇儀表魁碩音吐洪亮者充之公被首選滿九載稱職正統元年丙辰推舉州縣正官刑部尚書魏公源以公薦擢陜西乾州知州初下車以作興學校爲已任服

則課諸生而勸懲之乾州土瘠民貧恒廢耕作公以時督其樹藝貧者給以種每祈禱雨暘輒應百姓愛戴之公創集場以通貿易立官房以居流亾凡可以利民者無不爲不數載戶口增倍屢正統丙寅滿九載父殁守制歸服闋改徐州知州徐州爲南北要衝奔走供億民甚苦之公編定次第月用三日餘得壹力農畝有飛蝗入境公禱于城隍之神設坑坎以待蝗悉投入若有驅之者人皆異之正統己巳考績書上最賜誥命封其父如已官母妻皆宜人云是歲秋北虜入寇詔選練達才望者任監察御史公與焉家

錫燕賚勅往永平府簡練兵民保障畿輔冬十月虜逼京城公引兵入援戮力戰守虜退論者謂公功居多朝議賞功之典公當遷方岳久無闕景泰辛未擢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同知癸酉公年六十五矣乃懇乞致仕天順甲申家　恩詔進階中順大夫成化庚寅六月公卒壽八十有二正統己巳北虜犯順朝廷既已命將出師勦平于外尚慮邊境遂邇關隘防特選憲臣十有五人分鎮畿之內外要地簡練軍民爲中外應援時風憲臣內中選者僅三人翰苑黃門地官秋官各舉三人改監察御史以便行事而舁以

編修預焉受　勅將行內留三人別用復推銓部候選者補之亦改御史而祥符蘇公以知州考滿在京中選勅守永平明年北虜復修敬順邊事寧妥守鎮之官各還其舊職云 戶部尚書關西楊鼎撰墓碑銘

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同知楊公墓志銘

許宗魯

予幼執經父執聞轉運公談論爲多大抵其言以忠孝廉節爲本其學以修己治人爲任當其據事發論侃侃亹亹乃其體貌嚴岸見者罔不推服予心師宗之嗣予爲御史巡按江南道出杞國見杞之治蹟異於旁他邑坐父老樹下問之父老曰是我先楊侯治也予詳其由父老曰杞瀕於河歲罹凶災公府民居草莽沮澤田野疆里浸患污瀦國賦家藏逋負困竭鉅盜流劫井邑焚蕩中璫誅求絲枲靡遺杞民相睞

轉於溝壑矣我侯適至勤心經理官餘野闢賦充藏富盜不入境横歛逃避杞民乃生今侯守汝矣遺風自若也予嘆曰嘻良哉令哉比予視學入楚取道於汝見汝之民上下長少揖遜有禮耕讀有業恬恬熙熙若古之遺予問之其民曰此吾前守楊侯之政教也曰吾汝之俗樸而野民惰於業而闇於禮楊侯至止課民之業以耕以讀教民以則而納之禮政通大成侯去汝治固自若也予嘆曰嘻吳哉牧哉今觀其狀載公治杞治汝事蹟班班與予所見合其在杞則禦流賊止誅求二者尤事之難而金帛之錫蓄亦殊

寵也適其在汝之政建明道之祠表三蘇之墓其所以風汝者爲先故他人頌其政汝人服其化昔其自知大名并小灘對運之例銀同知松江辭芟草之金去織造之弊息坍江之爭却考績之贈皆播之聲詩傳諸遠邇揆之杞汝槩可信云狀稱楊氏華陰之裔後徙登城至國初處士仲微始編籍臨清仲微生和和生讓讓生智配尚氏繼魏氏寔生轉運公公名棨字子喬號石川初從季父懷仁授尚書後又從臨潼周先生景咸寧高先生冲授毛詩番髫爲文有奇氣提學浮梁戴公石岸楊公皆賞其文稱曰佳士弘

治乙卯舉鄉試第二人五試禮部不第銓授河南杞縣知縣用薦陞汝州知州尋陞直隷大名府同知丁外艱服闋復除直隷松江府同知居松七年陞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同知乞休　上嘉其廉退予致仕故稱轉運公云許宗魯曰予志轉運公文有詳畧者葢重予所見以例其餘也大都於人見者爲確聞者半之若轉運公家食之行宦遊之蹟予益見之十六七矣夫志以傳信詳予之見正以信于人人也狀載公令杞日嘗書忠孝歌以徇民民各自厲盜不入境免考公奉公守法不畏權勢嚴親惇族終始不渝蓋身

語云行者邇其進禮退義履滿知止尤足以厲貪立懦得聖賢之訓焉至其退處於鄉謝跡城府相羊丘壑壽考康寧以終天年古稱達人公其類歟

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同知侯君盡墓碣

吳寬撰

公諱盡字進忠姓侯氏其先汴人也從宋南遷始居松江故今為華亭人高祖道元當元季兵荒好為義事曾祖彥才祖世隆考主茲以隱德稱妣盛氏君少游郡學廬陵孫先生時為教授命作無極太極論文成理致粲然甚見稱許正統辛酉中應天府鄉試屢試禮部不中景泰乙亥竟從吏部選尚書泰和王公見其文歎曰子何乃不得第進士耶擢寘第一授襄陽府同知君至以屬吏不知為政取前元張文忠公三事忠告刻木傳之痛抑豪民為襄王所知厚加禮待三年以丁父憂服除改處州州號難治屬邑龍泉慶元居民盜鑿銀礦恃險為亂鎮守中貴人欲請於朝盡勦絕之君言此州民常態願往諭之用其言民皆散去竟無事秩滿乃擢都轉運鹽使司同知鹽池無垣諸無賴相率持兵械入池恣取往往爭奪殺傷有司莫能禁君上疏陳其弊 朝廷命御史一人巡視人乃知懼仍用其說築垣以闌人蹟垣廣袤百二十餘里外鑿濠濠外復築堰以防水患周垣建舖舍二十四以居邏卒復創分司二於池之東西功畢而

鹽弊頓革先時池旁居民每藏私鹽窖中以牟大利
君諭以利害民爭自首悉歸所藏於官自是鹽法大
通商賈益至邊儆多儲蓄歲省轉輸之勞又歲嘗大
雨池水泛溢鹽無所出君率寮屬致齋七日禱於池
神明日天霽而其旁數里雨如故人以爲誠感焉君
居官二十餘年盡心職業未嘗有過年未六十即自
引退又可謂難得也已君事父母孺孝游太學時值
正統未京師有警知其親之念已欲得歸省請於祭
酒蕭公公不可君力請而歸及既貴恒以祿不逮養
爲恨友其弟尊能讓遺產與之教諸子誨諭諄切鉅

知不遺與於人交坦易不變尤好面斥人過人多敬
服之其爲學務博覽亦多一述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同知林先生烈墓表

葉春及

隆慶戊辰余至閩則艾陵先生卒已踰歲學士大夫
稱之不容口行觀水口之圖父老往往言其登降揖
讓延射揚觶觀如堵牆低徊不能去云先生名烈字
孔承系出莆陽元季世高提舉廣南儒學留雉州柯
樹里子遷東莞遂爲邑人汝梅儒先距始遷七世是
爲公父大橋公先生生于正德癸酉幼聰朗年十六
旁通左傳漢書嘉靖甲午繇陽田公督學嶺表得先
生文褒然舉首遂應鄉書執弱冠耳先是嘉靖改元

崑山莊渠魏公督學上行實訓文辭檄下邑弟子高
等講業五羊先生既聞林先生言慨然慕之下西
布盖馬皺役門下居月餘聞格物之訓乃知聖人可
至少踰越以禮爲度自此始當是時東粵王先生昆
山同道先生往質之與師說合益信歸以詩禮教人
雖濟若衣冠不廢也自江門倡道粵儒得其傳終
乃乾乾學者以爲嗃矢緝熙沒而微言絕守其傳能從
者遂先生與涓熙代興則質之亦得余志小鄉間右
被于渾中風月之晨浩歌振嘯翻翻平儒哉中申潮
陽大行自羅浮移居上洞王仲從之觀旬日而

後遂必有舉千心從先生所事昆山其撫事則增城
所難[illegible]發古類聯鄉文社雜文恭安陸則何亞卿吾
粵則龐太守尚鵬伯昔海內有道之士也蓄日深氣
日粹無疾言厲色與人謙而有理持重不發不啻注
一矢引手的發聊爲中書藏書至爲詩文不尚藻績
辭達而已四赴南宮不應令則以家大人春秋高三
疏可樂奈何悲毫鍾乎丁未求署江陰學一以昆山
之教教之正人心崇德行究孝弟勵之有違而徙擊
悅之補不啻己酉同考北畿得龐爲學唐汝楫主考下
之先生稱之曰明年唐廷試第一人服其鑑司務南

廷尉九年遷戶部副郎轉郎中皆以勤慎著庚申督
賦江右擇賢者任之責大指而已故事使者不隨家
先生一塵足不忘父母則奉大橋公以行辛酉孝于
衍署得視含斂人稱其孝甲子服除補戶部郎中乙
丑同知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分司水口羣盜聚于崔
符[illegible]符于極無敢居者先生立散其黨葺署以告朝
廷之然始立章常度祇積蠧嚴關出斥亂羣商至如
歸擬寧爵害護收舉矣則毀淫祠興社學闢州爾勅
書院與諸生講習其中樹黨正聯什伍聯鄉約院養
濟禁火葬追義行掩遺骼給櫬棺賑孤貧驅虎患修

火攻本昆山之教也昔夢歸章授子　新主　世[illegible]
遺詔至遂不起百姓巷哭商罷市

鹽運司副使王先生沂行狀

梁潛

先生諱沂字子輿竹亭蓋所居之號也姓王氏系出瑯琊周司徒敬宗之後晉太傅導之裔也代有聞人高祖焨可有孝行理宗時榮王聞其賢辟掌府箋翰注國學待補曾祖孟炎祖性夫俱不仕父以道當元盛時客居淮汴間以詩謁李韓公道復韓公薦之仁宗潛邸仁宗即位欲官之以親老辭歸其配彭氏爲里望族先生自幼時聞張南軒論孟子義利之說已心慕之既長益刻苦自勵從鄉先生揚升雲安成彭

復初學易習科舉文辭而于性命之理尤得其精微值元季兵亂科目廢矣至正癸巳江西行省參政全普菴撒里分省贑州復設科取士遂以易領鄉薦屬西郊多壘阻塞不通行省上其名京師時元儲撫軍得便宜授官爲恢復計命下撫軍院授福建行省照磨不赴尋授亞中大夫吉安路治中亦不受未幾而江西陷沒時戊戌夏也國朝洪武庚戌考試于廣東明年臺臣薦爲諸王說書召至留數月授福建鹽運司副使先生以老懇辭遂賜歸田里自是屏居不復出所居城西龍礬之上有竹數百竿日寄傲其中誘

掖後學降意怡顏于理欲之際諄諄然辨析必造其微學者欣然趨之久而皆有所得爲古文宏辨浩博造既深而達其意必暢釋之既精而致其辭必豐至于論辨古今成敗得失、除馳騁貫穿而折之于理如河之赴海如射之中鵠蓋與古之作者相上下而無忝也尤喜賦詩所與游者皆當時名士若襄城楊伯謙秣陵周湞豫章萬石大梁李敬清江彭鏞劉仲修鄉先生劉尚書昆弟廖文學愚寄陳海桑心吾與先生之弟御史君子啓日賦咏往還更唱迭和以商確雅道爲己事溫厚和平出于自然而音調格律之

嚴必合于典則興之所至常登覽臨眺窮山谷之勝而後止惜所作之富而棄多不有近所傳二帙集者先生沒後出于門人蕭韶之所收輯直十百中一二耳所居頗隘別爲一室倣朱子家禮作主以祀先其法制極備歲時祭祀拜跪升降動合禮儀先世墳塋率子弟祭掃率有定期風雨不避事親至孝親歿已久每念及之輒悲痛形于容色于親戚尤有恩意始終未嘗以貧富異其情與其弟御史君極相友愛御史君始以罪謫役和州先生聞之終夜不遑安寢家貧無以爲資貨所有田疇往給其費尋命將李形往

視之久而後歸既而御史君以宥還日相與怡怡然
起居未嘗少離而御史君亦甚愛先生先生儀觀偉
然氣岸高邁和氣充溢渾然不見其鋒穎御史君狀
貌魁梧威嚴整肅昆弟常從容出鄉閭人望而敬之
所謂二妙集者御史君與先生所作皆在也其文曰
竹亭退槀者猶若干卷藏于家元進士劉雲章常贊
其像曰淵乎玄酒之在尊也凛乎太阿之未出匣也
嚼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藹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也
其出也曳裾五侯之門而不嚌其鯖其處也稅駕七
賢之林而不逸于狎弄嘗求之古人蓋不落陳蕃之

踈而唯嘯傲于其榻者歟不然使及門孔氏則風雩
之咏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之綽然而特視其
所合也說者謂是貧足以得其眞臨沒強起扶坐神
色不亂呼御史君至與之永訣實洪武癸亥六月二
十七日也年六十有七

山東鹽運司副使蕭公翀墓碣

楊士奇

公諱翀鵬舉其字蕭氏五代時有諱覺者由長沙徙
西昌之禾溪後又徙今南溪公蚤孤季父自成長育
之公時雖幼已不凡事自成如父自成禮致鄉先生
劉尚書崧爲之師夙夜自勵言行益謹飭劉先生曰
此令器也後有詔廣京師城下郡縣民陶甎送京師
役大且久奸民滋爲奬遺御史廉治之奸者更蔓引
素與已者是時縣簿自成長千夫公往代役既爲奸
者所引被收自成走詣御史言縣實命我長千夫非

姪也我當坐公曰躬任役者我也叔不與我當坐御
史驗籍名竟坐自成謫屯滁州公號泣送自成即趣
歸盡傾其貲財往助之自成後得還四明烏斯道作
騶義傳著其事自成沒公與弟鵬起從弟鵬翔鵬漢
同居相親愛怡怡諸弟亦皆敬事公惟公言是聽蕭
然不敢出一語涉不義劉先生著五荊傳以美之洪
武辛酉以賢良徵至謁見應制賦指佞草稱　旨授
蘇州府同知到官悉心盡力治公務而自守甚嚴無
敢干以私者居七閱月坐秦府買民物不舉謫河南
驛夫居河南十八年貧甚不自給從者發近舍地得

賚金匿不告而求去益力有以其故白公詩詰之者公曰彼所自得吾何預聽去卒不詰復起為山東鹽運副使或言公仁厚豈弟宜長民財賦非所以辱公公聞之曰孔子不為乘田委吏乎惟克盡職為不辱也到官勤恪自守如蘇州儉素不變至沒齒與衆一緼袍猶河南時所製誠於恤下下戀誠戴之歲課皆先期而集曰不可以累我公稍暇閉戶讀書賦詩而已自三司而下皆敬禮之詹事府丞邵中善嘗使山東還與余言蕭運副潔清正直為山東第一惜既老矣蓋未幾遂卒公坦夷直諒言動循於仁義治家尊

卑內外秩然祀祖考盡孝敬時節躬率子弟謁先墓買田墓下戒命子孫一人司其入以供蒸祭著為式世守之與人交悃款未嘗啓口及人過失事為文章長於詩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卒年七十有二

河東鹽運司判官前尚寶司司丞兼翰林院五經博士董朗洲子儀墓誌銘　孫承恩

董子朗洲判河東鹽運司之三年為嘉靖戊申四月廿四日以疾卒明年其子懋延將治葬事持奉化尹李子伯臣狀謁予銘董之先與余宗俱汴人從宋南度來松世有姻婭董子自少以諸生事余洎舉進士登仕籍余適在　朝相與殊厚董子仕漸達矣忽得外補去余力不能振起之乃遽大故追悲夫董子才性敏慧強問學能文章為當道者所知與由刑部浙江司主事改禮部儀制司未幾選入內閣典　制誥

遷尚寶司司丞兼翰林院五經博士與史館校錄今上崇奉玄典凡所報章詞內閣所進多出董子非董子製則弗稱以故諸老爭欲致之門下董子苦於酬應勤日夜弗休雖隆寒盛暑或值病亦不得自解釋緩急不能人人悉如意於是愛憎易生而其同事者顧謂其矜能自衒也從而妒之又謂同事者類多雜流董子以名進士翹然處其中吐論侃侃不少假和人於是嫉惡者叢至而謗刺行矣其補河東也鹽司權利之所忌者謂董子居官貪薄或可移易其志而敗其平生而董子操持愈勵方且閉門修業鹽司

者亦雅知其人不責以職守常務約費拔士數百輩供侍董子講究經義董子復和易切劘懇至多士愛附監司益禮重之薦牘婁上愛董子者謂且復召還而當道意靡同忌者惟恐其來輒已也多方阻抑之宣育援手出一語者乃至一階不復天乎人邪才性如董子少自貶損與時和同崇秩厚祿當不難致而董子愛矯矛以自取困落莫如此乃至死無以冶後事臨司命給於官識者尤深悼惜之斯益可以得其爲人矣董子諱子儀字羽吉號朗洲年四十有七高祖思忠曾祖以和祖經父龍號南田爲鄉善士封刑部主事

卷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五目錄

藩府僚

長史

紀善

晉王府左長史桂彥良傳

晉王府左長史桂彥良名德稱以字行寧波之慈谿人元鄉貢進士爲衢之包山書院山長轉平江路儒學教授罷歸時張士誠據浙西方國珍分省浙東數致禮聘俱不就洪武六年朝廷大徵天下儒士浙江參政徐本首以彥良應待詔闕下奏對稱旨擢太子正字　上嘗出御製詩文示彥良彥良仰　上前大聲誦琅然左右驚愕翰林學士承旨私戒之　上知之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時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講學文華堂寵愛特甚學等多恃寵不自修飭　上欲擇端重儒者以率勵之乃命彥良及修撰孔克表爲之師各賜白金三十兩俾學等執弟子禮　上嘗訪以治道彥良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無以致治功故爲治在乎正心正心之要在乎懲忿窒慾而已　上善其言又嘗從登內城　上從容顧謂彥良曰朕比求好善惡惡如何彥良對曰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當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上曰善即書其語揭于便殿楹閒七年日長至有事于圜丘詔詞臣撰祝文以進內有予我二

字或謂其不敬彥良對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
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特儒者泥
而不通耳　上曰爾言是也嘗命吉臺省審錄疑獄
得以情原者數十人十一年授晉王府右傅　上親
製誥文以賜之彥良以為輔導之職莫先于格心乃
製正心圖以獻晉王十三年罷王府傅相改長史司
左長史十五年朝京師進太平十二策言多剴切
上嘉納之十八年以疾賜歸鄉里洪武二十年十一
月卒　吾學編

府左長史贈劉公璟傳　陳　中

劉璟字仲璟生時乃食復光誠意伯嘆曰夫隧廼緒
而卒或翰之者也弱冠咀嚼經傳善談兵究極韜略
握奇諸説二十八師事石樓子明志式應鋒稜古人
適甌寇葉丁香叛朝廷勅延安侯唐勝宗提兵討之
決策於璟破之復命白璟才略　高皇帝喜曰璟真
伯溫子也朕將大授顧年少姑緩之不虞速樹如是
顧謂侍臣曰璟絕有父風允協朕望如此賜上尊楮
璟貌偉豐髯論說英偉　帝愛之次日名璟謂曰朕
欲卿日夕左右夜考宋紀惟閤門使如儀禮立百官

之上為兵宣喚傳達處爾無踰此官遂爾職賜第焉
衣帯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鉄簡賜之且命曰百官
敢有不法卿持此簡糾正時表都御史奏車牛事忤
旨璟當殿以簡擊其項自是舉朝畏璟時谷王年十
三將封宣府　上素愛王每朝謂侍臣曰谷王年少
羽翼無人奈何諸大臣畏璟風力舉璟外補奏曰輔
弼諸非忠勇敢直不能閤門使劉璟其人也　上頷
之即日授谷王長史并勅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
府事逃行一日至燕　文皇帝與璟奕璟勝帝曰先
生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臣可讓則讓不可讓則

獻十六策　聞見錄

不敢讓　帝默然戊寅夏六月　高皇帝晏駕　皇
太孫嗣位己卯改元建文秋八月環聞　太宗靖渡
遂馳闕獻十六策　嗣帝不用命環赴大將李景隆
軍景隆不用環討逆師會天大雪環夜半渡盧溝河
氷陷馬斃環蹤氷躋岸拴雪走良鄉裂趾次日跛行
三十里時環之子貊自大同來赴難越良鄉至涿州
失環所在道遇素所差指揮使陳玉指環行次貊騎
馳反涿數十里遇環翼環上馬遯去還家養疾辛巳
環輿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　嗣帝不用命環歸
待用至家杜門讀書默觀天下動靜壬午六月　太

宗入承大統環辭疾不起　上欲用環罪環逃叛親
王繫至京強以官環辭下環獄一夕辮髮自經時鄭
朱子罪沒其家權宦帝旨引其例帝曰環家難例鄭
朱子詒其家歸塋之嘉靖乙酉提學尚潮東視學青
生陳中川白其事立像配享文成之廟野史氏曰宋
季犬羊入帝中華天日蒙恥盖自有天地以來非常
之變也　高皇起而驅之九十三年流腥積毒一旦
蕩然建文萎弱中葉不震　文皇帝入承大統故物
重光天下拭目游泳太平先生以故家碩才畧早
試於　高皇帝之朝忠義再者从　文皇帝之日是
故才畧所以恢宏開基之統緒忠義所以感激千萬
代之人心夫非多於　太祖而少於一太宗也嗚呼
賢哉

谷府長史劉環　忠節錄

劉環字仲環文成公基子也沉涵經傳喜談兵究極
韜畧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既賊葉丁香叛
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環被賊還薦環才畧
高皇召曰環眞伯溫兒矣名見謂曰朕欲汝日夕左
右考宋紀惟閤門使立百官上以宣達爲職處爾無
逾此官遂授之以剛直聞會谷王就封　上謂侍

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環對曰
閤門使劉環忠勇果敢可任乃授谷府長史谷邸在
宣府環敢險足兵請向屛息帶至燕　文皇與環奕
環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環正色曰可讓則
讓不可讓環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環馳還京獻十六
策不聽令爲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環
夜半渡盧溝河兵陷馬斃環力跳躋岸冒雪走良鄉
趾爲之裂跛行三十里[illegible]自大同赴難越良鄉
至涿州遇環翼環上[illegible]疾後輿疾赴闕進
聞見錄千萬言[illegible]　文皇[illegible]位

名璟稱疾不至乃以逃叛親王罪逮至京入見伲伲
不屈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
詔下獄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　上以文成故
不許乃得歸葬嘉靖間提學副使萬潮有像配享文
成祠

靖江相府右相李公質墓志銘

陳璉

公諱質字文彬號樵雲姓李氏其先開封祥符人在
宋季有仕于德慶者因家焉公生穎悟有大志蚤知
嗜學經史子集無不讀讀輒記憶既長遭元季多故
與時落落不合遂家居不出日與弟文昭放情山水
以詩酒自娛居無何中原擾攘嶺海多事公起構義
兵捍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遑遑無所戴推公入守
之日夜浚城隍繕甲兵扼險要以遏他寇由是一路
賴之以寧時據鄉邑者多剽剠殘忍公嘗戒麾下非

遇敵毋妄殺或執敵人來獻率給衣糧縱之家雖富
饒急于賑施三族與鄉里流寓之貧者咸有所仰以
故一時名士如建安張智茶陵劉三吾江右伯顏子
中羊城孫仲衍王彥舉皆聞風來歸及　大明皇帝
定鼎金陵遣師南討洪武戊申四月平章廖公永忠
參政朱公亮祖總師至公遂散麾下全城歸附總兵
遣使入奏　上嘉公忠誠召至慰勞再三賚予優渥
就擢中書斷事能執法丞相都督咸敬憚之五年壬
子授刑部侍郎階中順大夫尋陞本部尚書階嘉議
大夫尤慎刑獄盡哀憐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適中

爲　上所知日益親幸時聞行省于浙江　上念厥地素重號稱難治宜簡廷臣有德望才器者往綏之卽拜公浙江行省叅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是年秋九月也下車首以承流宣化爲已任振紀綱正風俗勸農桑興學校舉遺賢䘏民隱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居三年惠流兩浙厥績以懋聲聞于上　天子念公老名還致政于京師嘗入見賜坐便殿訪以時政得失直言無隱　上益重之入年乙卯十月復起爲靖江王府右相階資政大夫有勅奬諭甚至公益思竭誠以盡輔導之職嘗入覲因奏乞歸省先隴　上可其

請王親撰賦詩以賜復命[illegible]大會與府中官屬宴餞江淛人莫不以爲榮後王坐事去國公隨終焉公美風儀性孝友治家有法接人以誠雖極顯融情素冲淡暮年尤工于詩有樵雲集若干卷生于元延祐丙辰三月十一日卒于洪武庚申閏五月某日初權厝金陵聚寶山後某年某月某日歸葬鄉之清秀里希山之原

蜀府長史陳南賓傳

黄　佐

陳南賓名光裕以字行長沙茶陵人少讀書負俊名而持行懿雅元末授全州學正因家焉洪武二年應賢士聘至京師一時名儒學士如張以寧輩皆折節與交除無棣縣丞轉膠州同知所至以教化爲先南賓老成有文學以經術飾吏事時稱醇儒十八年拜國子助教入見　高皇帝命之講洪範九疇反覆辨析意甚詳明　上大喜曰此天下善講書者也御書其姓名于殿柱以褒之其教國子尤善訓廸窮日授

書名殿柱

受無惰容二十二年擢蜀府長史時蜀獻王好學禮士於玉牒中最號賢王然南賓猶隨事規諫王甚敬禮之造安車以賜復爲構第名安老堂學士劉三吾記之二十九年四川鄉試應聘與漢中府學教授方希直同爲主考官所取皆名士論者稱焉及辛年八十南賓作詩清勁有法在蜀題詠最多蜀人傳誦之

長史程公通傳

程敏政

公諱通字彥亨其先自歙篁墩遷績溪祖平素業儒洪武初以鹽法坐繫御史廉其非辜諭其旁引衆人則可免平起對曰某不幸爲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甚矣寧以身待罪御史嗟異竟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葬之伯父以忠洪武庚申用人材舉知潮之程鄉縣有治跡父以誠尤以孝友聞初以忠子泰將省父程鄉以誠與俱中道聞以忠得罪被逮且瘁作借

行者訴泰反走以誠大罵曰汝父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既至而冒瘁死聞者悲之公少有至性又得家庭之教動必尊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縣學生二十二以貢入太學時洪武乙丑也丙寅聞以誠喪免歸徒步過嶺迎柩還葬甚已廬墓三年哀慟毁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平已老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　高皇帝憐之而特其章不下敕命兵部驛名其祖既至乃并釋公東西立王階下顧公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噎不能仰視　高皇帝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秋公以尚書舉應天府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公所對稱旨親擢第一授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閱武臨淸壬申從之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喪免歸復廬三年服闋復任未幾　高皇帝上賓庚辰從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國荆州公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一國之事咨焉府中有衞士紀綱者用詞事得幸公每名而嘗戒之會　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荆州公草上封事數千言　文皇帝既正

大統紀綱者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指揮使被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有詔械公詣京師簿錄其家公既死家人發戍邊又下績溪簿錄其家得猶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牯皮數張黃希范洪武末先出知徽州府雅與公善至是亦爲衞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績溪程姓最衆幸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免焉初遼王雅重公命圖其像又錄其世譜親爲贊之後十年公異母弟彥廸以事至荆州王召見之語及舊事曰汝欲見汝兄否彥廸頓首不知所對王出

遺像示之彥廸哭失聲并請其世譜以歸永樂中有
仇家欲訟之者逈彥廸他出家人懼而焚其像獨遺
其世譜云公初讀書即厲志聖學居常恂恂如有弗
逮至臨事則毅然莫能奪故所立如此爲詩文不求
異而主于理然辭氣超越專工者反不能及有稿百
餘卷悉毀于官

遼府長史程通　　　　忠節錄

程通字彥亨徽州績溪人祖平業儒洪武初謫戍延
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遺子以誠負遺骸歸其家其
家以貧故不納乃買地葬之通少有至性嗜學執禮

洪武乙丑通以縣學生應貢入太學父以誠戍嶺南
通徒步扶櫬歸塟廬墓哀毀至妻子不能識戊辰復
上太學時平戍延安年已大耋通上書言臣壯而無
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祖孫更相爲
命願代其役辭極哀懇　高皇憐之而特其章不下
陰召平至并召通東西立　高皇指平顧通曰汝識
此人否于是祖孫相持而泣哽咽不能仰視　高皇
嗟嘆良久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舉應
天府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于
廷獨通對稱旨置第一　除遼府紀善辛未從王國武

臨清壬申從王之國遼西建文初北兵起從王渡海
來朝進左長史從王之國荊州悉心輔導王敬禮之
凡國事必咨焉府中衛士紀綱者以狡佞幸於王通
屢啟戒之建文君遣人至荊州通上封事乞防禦北
兵數千言　文皇即位綱入賀留侍爲錦衣衛指揮
使數被顧問乘間言通嘗有封事指斥乃詔械通至
京死獄中家屬發戍極邊簿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
書數百卷粘皮數張績溪之程最衆幸使者仁恕不
旁及

秦府長史鄒朴　忠節錄

鄒朴字爾愚江西吉安永豐人建文初以儒官仕周府直言極諫凡其邪謀王不聽嚴刑禁錮甚密王逆謀覺大臣以朴諫疏聞建文君嘉其忠義召至京具言始末特陞監察御史尋陞秦府長史歸省聞鄒瑾死憤激不食而卒時人謂瑾朴永豐連璧云

燕府長史葛誠　忠節錄

葛誠未詳何許人以進士為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　文皇使誠入奏事見朝廷所為建文君密問燕府事誠具以實告建文君乃遣誠還燕使為內應靖難師將起誠切諫不聽及詒讓燕　文皇稱病盛夏擁火猶自謂寒甚張昺等入問疾誠密言王無恙以不得上心故宜為備誠又密疏以聞會燕人奏事京師執下獄得燕謀蹤跡即發符逮燕府官校又令昺等發兵內應盡籍錄府中人　文皇大恨殺誠夷其族

晉府長史龍鐔

忠節錄

龍鐔字德剛江西萬載人洪武十三年貢爲國子生授浙江按察司副使以微累降長州知縣尋陞晉府長史建文中靖難師起徵兵於晉鐔以大義不可靖難後詔械鐔至不屈死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云

寧府長史石撰

忠節錄

石撰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爲寧府長史靖難師至所過郡縣皆下撰在大寧獨欲爲守備計及北師攻拔大寧執撰終不屈遂支解而死

長史蕭用道墓表

楊士奇

靖江府右長史蕭用道坦行甫既得痺疾奏乞歸鄉里便醫藥有旨降宣府鷄兒嶺巡檢至宣府疾日益明年七月十四日卒於官永樂壬辰歲也先在靖江時自度疾不可起預爲墓志追易簀之前二日取酒觴同官訣別又預作祭文自道其平生而寓夫全歸無遺憾之意其可爲達也矣既歸塟于鄉後廿有三年其子昶來求表墓蕭楊世婚姻家士奇與坦行甫兄弟在鄉里相交好在京師同館舍今之知坦行甫

者獨士奇深比五六年士奇兩扈從巡邊至宣府經鷄兒嶺下馬入巡檢司顧眎其山川景物黯然蕭條荒蒼而追思坦行甫平昔志意未嘗不低回感惻而繼之以涕淚也則表墓士奇何辭蕭氏出南齊西昌侯狀誄之裔世家西昌邑西柳溪之上其七世祖森宋衡山縣丞高祖古山曾祖靜安祖方平皆遁儒隱居終身父尚仁學者稱正固先生尊爲經師嘗徵至京　太祖高皇帝與語重之特授潭府長史固辭除平涼府學訓導徙居邑北之粟園里元配楊氏士奇從姑也繼羅氏生坦行甫初諱進字用道後以字行

遂別字坦行云自少英特不凡負奇氣讀書日數千言治尚書而諸經子史皆博通下筆爲文滔滔咸有根據一時同輩莫或過之正固先生沒其學者皆就坦行甫卒業後多聚進士去建文初詔郡縣舉懷才抱德者吉安知府朱仲智舉坦行甫送詣京師試文章翰林擢靖江府直史授承直郎時靖江悼僖王好學得坦行甫雅敬重之所言多見聽用命入翰林修類要　太宗文皇帝師已渡淮在廷公卿介惶失措坦行甫與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

兩人屹不爲動左副都御史練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即改無則加勉詬者愧而止　文皇帝既嗣天位命翰林及王府儒臣考閱洪武實錄坦行甫與焉事竟賜鈔時詔百司復舊制罷直史司爲諮議所改坦行諮議無幾陞諮議所爲長史司遂陞右長史授奉議大夫永樂元年從王之國桂林初至凡國中祭祀所需下有司備後凡祭祀府寮屬皆勸王下有司備之坦行曰初至倉猝不能自備可一行之不可以再且祀神在致吾誠使人代備物非誠也况未請於朝而擅使民非制乃止後坦行

者稱爲世子師會有薦先生學行者乃禮聘就藩先
生每進講必先忠孝禮義俾王遠聲色貨利以無忝
訓與世子庶子守先生之誨咸知飭檢無驕縱氣壬
午右長史闕王疏薦于朝允之先生之爲右長史也
數有論諫如毀塌房酒務罷舍貪私息減省杕刑一
切越禮度者咸更之持正匡輔不遺餘力雖游衍燕
間弗忘規諷如中和亭燕春堂瀾雪軒虛白齋悉爲
箴銘欲王知所警惕永樂甲申有騶虞產於封內神
后山表獻京師先生作頌以張天休端禮門火路梘
盛夏如蒸偶枯數餘先生歷陳咎徵進戒于王王納

其言修省枯蘇復榮王乃書一牌懸於樹曰攄忠梘
先生一日自惟昂昔人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以
衰老之年曳裾不已毋乃不可歟乃懇乞骸骨歸臥
夷門之下是時年八十餘矣華髮丹顏耳目聰明猶
親翰墨里中子弟摳衣從游者弗拒德望風節士林
悚慕學者咸稱之曰菊莊先生洪熙元年卒壽九十
有七所著有菊莊集白雲小稿修辭正音四書解疑
小學大學羣經要義刊正王叔和脉訣纂述傷寒秘
要皆梓行于世

趙府右長史董琰傳　實錄

董子莊名琰江西樂安人博學有操行洪武壬子舉
鄉貢免會試除雲南學官後用薦擢廣東茂名知縣
和易近民不爲赫赫立名譽而民戴其惠永樂中與
修大典陞北京國子監司業嚴重善教導再陞趙王
府右長史恭勤小心隨事匡正不爲苟容趙王所行
屢愆禮度　上輒以責長史子莊百挫不變而執守
愈堅至是當陪祀國社子莊夙興嚴冠衣齋室端坐
而卒時永樂十八年三月

衛王府左長史金公實墓

楊榮

衛府左長史三衢金君以正統巳未夏五月二十日
卒於官子紘謁予文表諸墓爲之叙曰君諱實字用
誠浙之三衢開化人曾祖振之祖伯圖父德厚三世
皆不仕母蘇氏君自幼穎悟書過目成誦始從叔祖
尸科給事中王鉉學即知屏去浮靡專意經傳暨游
邑庠甚爲典教者稱賞且以遠大期之歲壬午　太
宗皇帝入正大統詣闕獻書以君德民政爲之綱躬
行仁義虛巳納諫明察善斷審於用人恭儉節用爲

君德之目厚風俗尚廉恥省刑罰薄賦稅愛民力爲
民政之目　太宗嘉納其言復親策之對稱旨命入
翰林與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賜以金幣永樂紀
元擢翰林典籍修永樂大典未幾特選爲東宮講官
時　仁宗皇帝在儲位眷顧累加丁亥以外艱去服
闋陞左春坊左司直郎日侍經筵講說詳明致有良
佐之褒辛卯丁母憂哀毀成疾甫十年始起任職
仁宗登極簡宮僚輔導諸王乃授衛府左長史階[illegible]
議大夫誥贈其考如其官妣爲宜人是歲復召入
被纂述先正格言以備[illegible]宣德丙[illegible]

賜優厚拜奠既畢日召鄉人示戚相與燕樂以榮
上賜既還益以輔導爲巳任　上深敬禮之　今上
皇帝嗣大寶郊祀謁陵悉以命王左右之力居多戊
午冬王薨哀感成疾巳未春爲禮部會試同考官事
竣上疏乞骸骨命下而卒享年六十有九君天性至
孝少遊學官以不得奉旦夕歡朔望歸謁必奉觴上
壽以悅親心父没奉母宜人娛養備至友愛季弟老
而弟衰處鄉黨以誠信善則揚之過則從容規之子
弟好學者激厲而誘進之至於周貧恤難不吝所有
故人林文節卒於京親爲殯斂歸其遺骸太學生江

表死無所托君既爲治喪事閱其篋得白金數十兩
封識以歸其家居家敦行節儉而賓客過從即命酒
爲歡論談竟日亹亹忘倦閱經史日有程限或有事
妨夜必補之不以寒暑少廢故經史子書以及陰陽
星曆醫卜老釋諸書悉能探其賾而究其非常曰人
不能無非覺而止之斯善矣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
四十九年之非孔子嘗以君子稱之因以覺非名齋
賦詩自警有靜存動察兢兢自持之語爲文章舂容
暢達理與氣俱詩則和平冲淡無雕琢之病有集若
干卷藏於

趙府左長史趙季通傳　實錄

趙府左長史趙季通字師道天台人由教官舉任吉安永豐知縣調漳州龍溪寬厚愛民民甚戴之永樂初與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上除國子博士陞司業調北京國子司業簡爲趙王府左長史宣德二年七月卒時國子司業董子莊簡授趙府右長史兩人皆端厚和平操守堅確雍容詳推有政事才同心輔導隨事規益委曲盡誠於侍講讀必推理以檢諸事多所開悟王甚禮重兩人　太祖皇帝　仁宗皇帝皆深知之當時論親藩輔導之良蓋趙董爲極選云

越府右長史宋君子環墓志銘　楊士奇

宋之先自廣平徙江西之新淦又自新淦徙吉水至榮甫又徙廬陵積財能施及其子彬之孫成章皆不仕成章生若琛起楚倫章中與大學士解公游公屢稱之其卒也爲之銘墓娶孫氏子環字文瑩自幼淳厚秀穎善學問從明經師勤不懈學中永樂三年第二甲進士爲翰林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書成被賜賚擢吏部驗封主事授承直郎居職勤慎會從隆平侯董修太岳太和山宮觀能周悉人情而矜恤其力

竣事陞吏部考功郎中授奉議大夫屬建北京又從侍郎司遠采木湖廣以寬厚貲遠衆咸悅之　宗臨御封建諸子簡用輔導擢梁府右長史授奉政大夫賜誥命又以其散官職　贈其父而封其母太宜人妻宜人爲長史踰年小心恭恪王敬禮之丁內艱去賻贈甚厚居喪杜門不出服闋改越府右長史九持己處事如在梁府一府賢之宣德八年六月八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二孝悌之行一出天性處朋友鄉黨悖信義爲人和夷坦一犯未嘗校自守有素再以使命過鄉里無少長疏戚挨之懽然見郡縣長吏

敍寒溫而已未嘗斥語及私故尤爲鄉先輩所重啓
兩京不苟涉跡權貴人之門間暇恒與文士知己觴
酒賦詩其襟宇灑落於利泊然所著詩文有詞林稿
南行稿梁園稿

襄府長史周君孟簡墓志銘

王直

太宗皇帝改元之初詔天下設科取士明年二月
親策于廷其第一人得永豐曾棨其次則吉水周述
周孟簡從兄弟也　上爲之喜親批其策以示襃至
以二蘇期之而周氏兄弟遂名動天下天下之士皆
譽歎以爲不可及時孟簡亦拜翰林編修又與二十
八人同讀書禁中孟簡神清氣和心淳而志正其學
務求聖人之意而爲文必本諸經博涉於諸史百氏
朋輩皆推重之既而與修永樂大典屢承賜賚正太
宗皇帝幸北京　仁宗監國雅知孟簡凡有纂述必
使與焉皆稱旨由是寵眷日隆遂擢爲詹事府丞以
自近益恭謹不懈及即位大封諸王以孟簡爲襄府
左長史盡心輔導每進講則惓惓於忠孝以及於仁
民愛物　上聞而嘉之王亦甚敬禮焉及侍王之國
長沙尤篤慎於其職必欲毫髮無遺禮宣德庚戌閏
十二月二十八日得疾勢劇甚王亟督醫治之弗效
翌日而終王深悼歎親撫其子景亮以慰之遣伴讀
周原歸其喪嗚呼非學行之懿孚信于王其能致是
哉予初從孟簡取進士同學古爲文辭又同官翰林

交處幾三十年相好如一日其孝於親友於兄弟睦於姻族和順於鄉鄙至其爲官善事上撫下而信於僚友豈獨于知之夫人莫不知也其行之著內外如此非篤厚之君子歟周氏本吳太尉瑜之後由廬陵烏東徙吉水之樞坑又徙今之桑園世爲衣冠之族平生謙慎不矜與人處言語煦煦未嘗有忤及教學者則懇切詳盡必欲底于成所著有急就稾西垣稾兩京吟稾若干卷年五十三

衛府右長史楊黻傳　　實錄

楊黻字民服由進士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揀選如素習臨事揆理務當于公　仁宗皇帝嗣位下詔求言黻上疏論敬天勤民崇儉戒奢等十事多見采納遂擢衛王府右長史日以詩書進説隨事開益皆由于正裁處庶務井然條理其僚屬以下咸心服之至是卒平生孝友嚴于自守家貧未嘗苟取一錢博學好古進修之志益至死不怠云

鄭府右長史賴君[illegible]志銘

楊士奇

正統六年八月十五日鄭府右長史賴君没於家其子翰林編修世隆求余書墓上之石賴之先自江右徙汀之清流世有科第高祖諱寧曾祖諱霖祖諱季宗考諱福興皆不仕長史君諱添貴字景明號澹菴生睟而孤母陳育之訓之長而悟解穎敏從學縣博士兼通書春秋禮經工爲文章永樂乙酉選鄉貢明年會試禮部中教官選授浙江麗水縣學教諭九載以績最陞教授需闕言於朝願仍就教諭從之除

[illegible]

王府伴讀侍王之國鳳翔每長史缺即命署其職事鳳翔學者率從之受經其仲子世隆官翰林得封父母君援棄職就封之例王重其去即舉奏爲右長史從之授奉議大夫無幾丁内艱去既服闋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二君爲人坦直存心忠厚孝於親友於兄弟睦於宗戚誠於交友以恭遜居鄉黨以詩書行義成其子以致知力行勵學者而施教孜孜不倦恒躬率先之學者後多由科目擢要官有名于時其待諸生如子有爲怨家誣搆郡守憑其抗直將黜爲吏者君力爲直之有負官租不能償者倒囊代之償前官所收廪米歲久腐壞有司責守廪者以償民寠不能應將自經君捐己俸代償蓋於排難解紛周急濟乏率謂當然其在藩府也從容正道隨事獻替甚爲王所重平生財利一芥不苟取處事必當理朋友死無所歸盡禮葬之隸人故土築垣得白金一器有告君請分之者不聽惇義遺利槩類此其學有本源所著有經義若干篇古文若干篇詩若干首存於家

識姚文敏於少年

淮府左長史李伯嶼傳 子澄清附

郡志

李伯嶼字君美上海人宣德丙午鄉薦歷桐廬山陰訓導秀水安福教諭其誨人一以道義諸生貧而好學者衣食之或不率教雖束修之饋不受桐廬累舉闕人伯嶼至識姚文敏公於少年曰一夔足矣授以春秋未幾夔擢第山陰學或傳風水不利科目請徙之伯嶼曰顧師弟子教學何如耳卒不徙其後仕者相繼陞淮府左長史從王入覲左右請他求伯嶼不可曰君臣之間有錫無求求則瀆瀆則不敬府使

入貢道與一縣令搆爭訟下令于獄而釋使者不伯嶼請治之以戒生事官校有犯王械寘于市伯嶼請論如律以全其生王有疾左右請施僧所禱伯嶼謂不若貸丁役錢以甦衛士王皆從之成化癸巳卒年六十八所著有文翰類選一百六十三卷行于世二子澄清並登進士第澄字希范終福建左參議恬靜有守不競榮利有古人風清字希憲終湖廣右布政狷介有志操始終清謹官南京刑部時除毋喪謁選尚書姚夔以其父舊恩欲留之清謝曰荷公盛意知者謂公自薦不知者謂清有所干也姚歎曰希憲

眞君子哉在兵部議儀眞守備獨薦都指揮都勝一人清白請用之推此類可見

遼府右長史楊公述墓志銘

許彬

景泰甲戌九月十四日奉議大夫遼府右長史楊公以疾卒于官距所生洪武甲申八月得年五十有一其子禮科給事中清詣余泣拜請銘按狀公諱述字宗道姓楊氏蘭谷其別號也其先本漢太尉震之後先世仕宋扈蹕南遷因家桐鄉今爲桐鄉人高祖茂曾祖懋誠祖德順皆不仕父禎字希孟配姜氏生公自幼天資穎敏經書子史過目輒成誦自童丱時已有聲出儕輩時郡守淮陽齊政教授儀眞陳立皆奇

其爲人而獎諭甚至甫弱冠以書領兩浙鄉薦第一人試南宮連不第而竟登名右榜授宜興司訓恒自嘆曰士之仕將以行其學也吾能推其學以淑諸人所得多矣乃欣然就職宜興士習素務記問而經傳本旨多不之講科第常乏公至一新教條誘掖諄切士之務本至于今登名科第者後先相望滿考陞湖廣監利教諭而施教之法一如宜興講下諸生登臺省者蓋衮衮也監利荊州屬邑相去幾三百里而郡守劉勇嘉公之善學善教簡郡庠之聰穎者就學于一果取一第正統甲子秋膺聘幣試川蜀途次有持

元氣 作場

白金賂公求中選者公正色拒之既入院言于監臨主守臣曰朝廷設科重在得人苟去取不公罪在我輩脫防範不嚴公等何辭聞將終其全場者多不相稱而解首乏人公尙歳場一卷曰此作辭理明贍筆力高古當冠多士隊撤棘乃長寧周洪謨明年洪謨果登春榜而廷對第一人蜀人至今稱公藻鑑焉歲丁卯當大比 上命彬主試閩闈而同考授幣聘者五人公其一也公考詩書二經晚得一卷欣然持以告余曰此榜首也已而閱諸卷莫能過之及折卷乃莆田陳俊也明年果登進士高等今爲戶部主事公

學博氣充侃侃持正論于同事者少許可獨以余齒少長屢推讓其年冬聞潮汐爲緬之由監臨官有議之者曰此題嘗試浙蒲士子彼謂浙江有潮公應聲曰潮生于海天風海濤考亭朱子所書何以不在浙而在閩乎況理無往而不在士無往而不學議之者慚而退景泰辛未以九載滿會遼府長史缺員 朝廷選[illegible]輔翼遂陞公今官到官日罷冗食之徒別上田之界且力勸世子務學讀書王用嘉悅王素好賓樂善自以爲得公之晚公亦蹇諤自持遇事諷諫多見嘉納嘗手書公正二字賜公公拜[illegible]三

臣敢不祗奉教命比得末疾王時賜藥物命醫治療
疾劇鶴馭親臨其第慰諭久之及卒深加悼痛賻贈
優厚有蘭谷集二卷藏于家

楚府長史李公顒傳

崔銑

李顒字道彰安陽人成化丙戌進士授翰林院檢討
事吉王後拜長史再改楚府弘治辛亥卒年五十一
顒介特有志不輕下人士舉進士即圖險要地富貴
可契致而長史終身事藩邸當選授時多稱病避或
託貴勢請免顒曰士筮仕即擇便利邪必如公等顧
令王孤立乎往就選果用在楚府放逐豪猾管田稅
改令謹厚者掌姦人訟指揮于某受賕顒直其罔某
夜持金謝顒叱却之顒居鄉村時歲大凶日以糜藥

給饑暨病者在楚歲又凶出俸金寄親戚少與張文
友文死顒葬之事其兄與文從顒遊者爲徐憲最知
名

輿王府左長史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諡恭僖張公景明傳　顧璘

張景明字廷光號葵屏浙江山陰人也幼聰慧日誦千餘言年十二三補邑庠弟子員成化庚子登鄉試庚戌錢福榜登第時　孝宗皇帝命吏部擇可為代者尚政輩以不職罷　睿宗皇帝初開藩邸長史馬書王恕郎以景明為左長史袁宗皐為右長史人多惜此兩人不得他用者景明曰賈誼董仲舒不有聞於時乎忻然入謝　睿皇於諸王館諭之曰卿等皆名賢當大用今屈卿為輔幸共黽勉以善聞於世耳

景明等頓首謝明日上疏勸　睿皇正心謀學以周公及漢東平河間為期深見嘉納又獻為善最樂詩以寓規諷　睿皇賜以金帛居數歲從之國詔賜正四品服國中事無巨細皆經畫有法上書陳六事　睿皇優旨荅之仍賜金帛久之又上廣胤嗣通恩澤厚風化養心源屏左道免括增田六事　睿皇稱善丁卯以憂去　睿皇奏虛其缺以待越三歲返國　睿皇晏駕　今上為世子方在諒陰令攝國事中外肅然景明尋病力求去　今上慰留有恩厚[illegible]之褒病且死謂所善大學曰死何足恨但聞[illegible]

不得終輔之以酬先王厚德耳遂卒卒之旬月　上入繼大統時人皆惜景明不得大用於中興之朝也追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恭僖子元如修光祿寺署丞元藩廕太學生

岷府左長史薛先生端行狀

梅純

先生姓薛氏諱端字士莊先世河南孟津人始祖友諒元枢兵部從戎尋歸於國朝洪武初分設軍衛遂隸籍留守左衛之千户所永樂中以京衛分調北上而先生之祖適在留籍故子孫今家於南京越二世至先生之父安家始稍振已而生先生眉宇秀異白晳瑩然如玉當成童時恭將表公估方爲衛帥一見而奇之曰是兒狀貌異常豈宜屈於凡流促令業儒未幾補京庠生學日加進時提學御史嚴銓性苛刻

察部所到諸生輒被楚撻無虛日京師因有投匿名謗書者嚴意必出學校欲重加罪乃先試以士增茲多口論時同試者百餘人獨先生之作詞理明暢中寅辨解嚴意乃釋因第以優等衆亦獲免先生力是益加砥礪凡三應試乃領成化辛卯鄉薦明年壬辰復下第歸尋丁父憂葬祭之外謝客不出閉門讀禮而已太原周公嘗延先生授子弟經業至是陞刑部尚書與先生居甚近公屢致問先生竟未嘗往謁其亡禮之確類如此服闋又兩會試始中戊戌乙榜拜山東莘縣學教諭莘俗士子素好訐肥特官府必之科名先生乃舉甚者一人呈所部以寘於法風始稍息先生擇其英俊者十餘輩躬課其進旋任內中舉者凡數人皆先生之教也弘治改元陞南京國子監博士盡心供職亦如在莘學時辛亥三載考績賜勅封修職佐郎甲寅陞岷王府右長史善於輔導不爲詭佞王嘗宴羣臣令各歌唱侑觴先生曰臣待罪輔相恒懼迂鈍有孤祿位遑暇習歌唱邪王爲之改容且賦詩彰其直壬戌進左長史乙丑引疾歸　今上皇帝嗣位進中順大夫秩四品服緋帶金鄉閭榮之正德丁卯十一月十四日以疾終距其生正統巳未

十月十七日得年六十有九

淮王右長史李公勳傳

羅洪先

懋齋李公者吉水谷平人也名勳字功大吉水李氏谷平最著先世多顯官而公曾祖仲和爲曾邑訓導仲和生從遜從遜生郎溫郎溫爲人長者少敦貞介之行年三十不知卜婚里人號爲拙隱君後娶蕭氏生三子而公在仲少微病兄熈數苦楚之問不速對輒掘面固不容啼泣也毋見面嘖赤疑曰兄汝摑耶曰無也於是家人莫不憐公拙隱君買懷寧有息產公因留爲懷寧弟子員是時年且三十有一同余生

咸以課業推公及背誦諸經子書無遺字其條貫肯綮悉有口傳屢爲督學御史賞識比鄉試輒志試目坐是竟不一遇又二十年以歲貢上禮部而拙隱君年又甚高求便養得河南新野訓導訓導故不得抗學論督諸生諸生課業既無口傳每試教諭未有知指摘者公乃日夕爲説書正課業人人聞所未聞郎有品評一一皆當莫敢背語有勤業者助膏火夜且具食勞之於是教諭讓服而諸生亦競文相高舊習

變新野久不舉鄉試陰陽家指學宮倉備爲解會御史戴忠行縣公白徙倉未幾諸生蕭聽齋雲相繼

前訓導李表　司訓施粥救荒

舉而新野地易歉市妖游食甚衆公病之號於衆曰教化所以關風俗風俗不繩教之辱也今聚倡優誘無賴爲奸汙諸生行有樗蒲蹴踘射往能傾人家夫民性若水易下也耳目漸濡將室家奔潰敗產廢業矣亮何利焉其共逐之隱弗告者治如法未幾奇荒民之越境而徙公故爽從善濟事成化乙巳河南大饑流移載道令不能救公捐俸施粥待之多所全活嘗攝縣朝廷遣中使禱太和山沿途怙威索賄公一無應且嗾縣民挽車訴貧中使懼夜遁去當道數廉其才而公亦以九載當代至京師考最陞永豊王教

授永豊懷順王者賢王也文而下士往時衛教授老而罷教王諸子無狀數蒙訴詈及見公豊顧長揖肩背負錘衣冠甚偉乃大喜謂諸子曰李先生眞教授也而尊無若視衛然公朝王從容援古今賢哲事爲諷丁亦從容引辭退必起送盡階乃已未幾懷順王薨而長子嗣王不敬喪公爲書以諫其略曰臣聞三年之喪天子達於庶人無隆殺者本人情也今王喪未期而佈然與馬國人駭嗟臣竊悲先王之盛志不續矣臣謂祖訓者　高皇帝所以保佑後人慮至遠也今有十金之產猶思念其祖父獨奈何輕身犯不

諱乎夫御女太早則體不內充馳馬逐獸則氣狂奔
而易竭內外交敝欲求永年猶膏自焚而爇之薪也
虔不燼矣且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者諸侯之孝也今
王歲祿不增而賜予太濫薄視先生親戚婚嫁不時
宮室蕪穢殆未可以聞于上也臣愚謂非痛抑而力
改之不可以保國謹上十事一曰法祖二曰厚倫三
曰勉喪四曰親賢五曰遠色六曰謹玩好七曰絕射
獵八曰馭下九曰別嫌十曰節用惟王財幸爲籌上
王頗悔悟而公亦有拙隱君喪將告奔王曰嘻吾可
一日無先生乃上教授善狀請無注代而自給半俸

終喪公傅王十六年宮中事無弗與聞後王禮意稍
衰公覺之乘官歸王弗能留念公勤勞請進階淮王
右長史致仕復終身　上從之公家居十五年族戚
無少長莫不敬憚公公正容體謹言笑性峭直喜面
折人人有過多自掩匿懼相聞後里中盜起白晝殺
人過公門呼曰公幸無恐我輩何敢傷善人逡巡引
去

洪先曰余侍先大夫自敘初婚時事恩公至厚也公
治家有法教子女嚴而正當是時納幣之禮甚儉不
計也顧日督其課業已又令習禮容舉足出言緩急
有則自居室食飲莫不告戒二年而始予婚蓋終身
父視公云而余見公則稱也多授以趨走唯應諷誦
書札諸節目且執其手曰汝必爲大丈夫幸毋忘我
公卒十年而予待罪史官無能自効公諸子孫顧未
有成公志者嗚呼悲夫公之治家善盈縮遷化累貲
數千金以是義發任事多捐俸不自惜晚年聞諸僮
奴啜循糗瓢涕下不忍見今子孫貧甚宿糗日且不
充幸公不及見耳嗚呼悲夫公居室常觀曆酷類戴
仁所爲一得壽考然鄉人往往因公子孫之貧咸疑
天道福善不甚驗解之曰屈伸盛衰數有適然者雖

聖賢不能違吉凶禍福理有固然者雖聖賢不能必
知其不能違也故未可擇所遇於外知其不能必也
故未可易所趨於中何則斯二者皆天也由是言之
公之至斯極也即謂之天道亦可也又何疑

秦府右長史梁先生溥墓表

崔銑

弘治庚戌春先南郭君守延安入覲已事言于太宰三原公曰郡游荒之後士大廢學無良師焉爾請選省試中乙榜者署學職三原公曰守言良是命選司識之且擇其優者往夏諸君懷檄至教諭延長則鄭人楊懷思詣甘泉則崇慶李先生諱徵字子乾清澗則陽城張緯大張延川則我時齋先生諱溥字德宏訓導膚施則廣安蘇森茂之綏德則中江彭萬里衛亨閻中楊泓惟深先君咸賓之俾大敷訓十餘年閒

延安科第遂與西安佐先生純心自勵義內言錄行不為華貌徇詞善朱氏詩發意指物章權字鍊為文馴典雋永味長既教延川先君又令署篆郡中學以教他士銑甫成童獲執汛掃之役又署延川縣事平賦簡訟郝氏起大獄無能決者先生鞫其實悉刑之其兄弟叩神誣詘旬日兄弟死于瘟任將九年丁外艱歸鄉里諸生別皆哭失聲服闋晉南監學正再晉慶府右長史乞歸養不遂遭母喪後寘鐇叛逆瑾矯旨罰贖米四百石人謂以米價之半賂瑾則免先生竟輸米兩治喪遵行家禮服闋至吏部冢宰遂卷曰此生在揖陽為我賢徒在秦為我良屬在慶府為剛傑不以憂遷貧鐇無變矣補秦府右長史先生操履修潔臨事介直自王以下咸敬信念長安李繼曾訓導稷山歲往祭仍舉其妻子以其服修稷山志徵實明典示政學之矩不幸遇疾而卒正德丁丑正月十有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五疾革作遺命曰為吾後者其讀書以明道安分以養德其仕者勿掊民而剝之勿厚殖廣驕惰其子孫

襄府長史林先生光墓表

湛若水

周公而上其道行孔子而下其道明其道行者其言
徵其道明者其行絀是故明者其體乎行者其用乎
白沙夫子崛起南方泝濂洛之源以達于洙泗慨然
以明道之責當是時得其門而入者惟南川林先生
一人而已矣南川靜坐清湖餘三十年玩心神明默
契大道其質於師之言曰元來四方上下往古來今
直是一箇充塞周洽無些小欠缺無毫髪間斷無人
己大小遠近如一團水相似都滚作一片又各飽滿

無相干涉前輩謂堯舜事業亦是一點浮雲過目今
始知其果不我欺實見得則所謂充塞天地之間所
謂天地位萬物育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
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至誠而不動未
之有也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左右與夫高宗
夢説之事朝聞夕死之説方各有着落曾點三三兩
兩看來自家多少快活何必勞勞攘攘都不是這箇
本色千古惟有孟子勿忘助之語最是不犯手段也
斯不亦見道之體乎然而言則精而行絀矣先生事
竹齋府君如事天其事游太夫人如事地故孝敬行
於家庭孚於族鄰聞於巡撫巡撫朱公為勸駕爲中
乙榜教諭平湖遷教授於兖州再補嚴州所過士習
以化而師道尊破規條之説而重以身教化舉業之
陋而合於涵養去支離之弊而究于一本薦紳考德
收為　襄府左長史正國法肅官僚懾奸佞清宮禁
立體統一府大治及其陟老以禮而退能以正終故
方其隱居清湖也人曰未可以仕乎曰吾方求吾志
也吾何為而易諸及其仕也人曰未可以止乎曰古
有為貧而仕者秉田委吏所不辭也吾何為而去諸
新不亦見道之用乎然而行則絀而道明矣甘泉子

曰夫道體用一原者也昔者孟子稱伯夷伊尹柳下
惠孔子之聖於伯夷曰治則進亂則退於伊尹曰治
亦進亂亦進於柳下惠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於孔
子則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處則處可以
仕則仕大聖之為德亦大矣而直於進退仕處久速
之間言之何耶明體用之一原而變化不居也故即
用可以觀體矣即體可以觀用矣即體用之全可以
觀人矣南川先生之學其盡亦以是觀乎若其贊述
存乎文詞其行實存乎家乘余特撮其大者表而出
之庶來裔有觀焉先生諱光字緝熙子二人長時表

醫學訓科次時衷鄉進士能繼家學從予遊語予求
予墓石

崇府左長史黃君琮墓志銘

顧璘

君諱琮元質其字也先世本撫州樂安人系出山谷
後裔大父伯夷公有四丈夫子其季曰慶浩君父也
娶柳氏居樂安既生二子曰瓊曰瑛成化間應閭右
之役來南京觀都會豐熾曰此弗宜居乎乃附籍上
元已而曰吾忘吾鄉乎仍號望雲以見志故上元之
黃氏自公始居六載而生君穎秀絕出逸而多識補
應天府學弟子員間作平鑾金陵二賦文譽騰起舉
弘治乙丑進士遣纂修湖省　孝宗實錄歸拜青田

令時逆瑾擅國秕政蔓作君擧意高遠不規規與俗
俯仰遺忘論長樂學諭劃然嘆曰所不足於縣令者
果予也夫教吾所樂也乃陞堂講授期以其學傳諸
弟子及瑾誅吏部檄君爲鄒城令時盜寇山東城惡
弗可備君至三十日而塹成又三十有四日門圍完
民恃無恐謂山東之困斃於馬著馬政二篇行於官
作問官祠祀孔子及鄒子自爲記大抵欲學者知孔
子之聖由問學而至陞横州守益練牧惠之聲民無
隱瘼得秦少游海棠橋址於荒墟乃措置堂宇以風
起夷俗擢拜岷府左長史以柳夫人年高再疏乞養

侍奉之暇濯圍藝圃泊如也及郴夫人卒致哀盡禮
且崙望雲公先喪時會不得爲悅合窆爲若堂之封
服闋直　今上繼統謂王傅宜重故君復有崇府之
命方抉汙振頽輸其嘉猷昊天弗吊中道摧殞嗚呼
哀哉夫文與政弗兼久矣君抽思則藻展事則練其
可謂通才者與然用不副才年不副用斯天之靳也
唯文燁燁可以永世所遺詩文若干集曰宗說曰求
志稿曰行義稿曰楚征日錄曰青田稿曰謫游稿曰
鄴城稿曰嶺南日課曰續謀曰東歸稿曰乞養堂稿
生于成化庚寅十二月十九日卒則嘉靖甲申二月

十七日也子二伯咔仲牧

徽王府左長史吳公稷墓志銘

陸樹聲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石湖吳先生卒郡邑
士相與咨嗟太息曰耆哲逝矣已而督學麻城耿公
弔其廬出先生遺編讀之廼釆士議躋祀先生於鄉
賢嗚呼先生所謂有道君子也諱稷字彛弼學者稱
爲石湖先生幼穎敏長凝重端慤見者偉之年十五
執父喪如禮已治經屬文名籍起爲郡守宜春劉公
督學莆田陳公所奬識弘治辛酉以儒士應試明年
補郡諸生正德癸酉領鄉薦甲戌第進士謁告歸卜

築城東杜門績學者滂望丁丑上銓部授金華府推
官未幾調惠州嘉靖甲申遷荊王府左長史己丑進
四品秩庚寅疏請侍養丁內憂乙未除服改徽府己
亥先生致仕歸先生敎行篤古於吏治鮮緣飾然釐
任金華以廉慎稱比讞詳恕屬邑永康武義民嚚訟
先生嚴法禁移其俗武義林丞有年者以諫左官爲
民構誣力白之寘豪民犯令者於法坐是咈上官意
移先生惠州始至署郡篆裁冗僣革濫役蠲繫囚置
規過櫃於門立保甲以詗盜中丞聶榮襄公下其法
於諸郡博羅民以嘯聚伏法治者株連賴先生辨釋

獄解海豐令恭以墨黜侍援祝事故露檄逐之去岡
輔親藩引誼規正進賢王箴芸窗賦以寓諷尤嚴憚
之其傾職類若此平生銳意閩洛之學在金華日謁
章文懿公於家因事請益及來惠州莊渠魏恭簡公
以督學予敷教廸士尤委重先生而谷坪李先生會
言事謫丞通衢惠屬也相與研析道妙微詰異同久
之有得因梓行二先生所說式諸士致力於閑邪存
仁以弘體驗自謝事歸著書談道非公事不入城府
有司延鄉飲大賓問一赴之布衣糲食頹垣敝宇處
之充然居閒宴坐一室扶策伊吾意得卽口占一詠

惟陶寫性情不若詞人琢句爲工也家庭雍睦篤倫
理推先業以居從兄逆養寡姊終其身月旦望夙興
謁先祠遇時祀必齋戒致虔冈寒暑間接人盎粹可
親至審義利不苟一介鈎距逆億米鹽握筭之事一
不經意而鑽研問學不愒寸陰歲癸亥先生著行譜
編見者以衛武公抑戒擬之未幾先生逝矣先生生
成化壬寅二月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平生所著有自
得園稿宦遊稿石湖漫稿破愚錄史綱纂要藏於家
而皇明正學編尤裨道脈云先生生而近道薄嗜好
禔身清白步趨不越繩尺自蚤歲力學暨游嶺東切
磋於莊渠谷坪二先生參互考證既而谷坪往返虔
臺悉所聞於陽明致良知之說以相剖質先生潛思
密會究其指歸恭服膺四十餘年而要之所得於深
造默成則求仁之功居多予嘗侍先生見其氣貌淳
厚語吶吶不出口至誦說理道稱引當世名輩言纚
纚使聽者興起郡中士談理學者自先生始先生尤
善引後進孳孳不倦予與楊太常朋石習聞先生教
先生折輩行與之交先生既葬朋石爲狀而余爲志
銘

德府左長史周公積行狀

趙鏜

公諱積字以善別號二峯其先世淮右人高祖曰眞
者國朝初開科貢以邑庠生入太學上舍慕江山石
門之勝始定居焉曾大父盛種德績學為鄉塾師生
二子長亮以子貴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山西司主事
次豪即公父也以公貴贈文林郎江西南安府推官
妣祝氏配毛氏俱贈孺人主事公子曰任者於公為
伯兄登弘治乙丑科進士累官至梧州府知府號元
峯元峯文望蔚為時宗公幼受業家庭稍長慨然有

志於學元峯心異之挾公偕游蘭谿章先生之門後
之官莆田復遣公受易學於晉江蔡先生二先生當
代大儒盛有所稱許公歸自晉江遂以易學擅于鄉
歲庚午領鄉薦次年卒業南雍聞陽明先生倡道東
南亟師事之初聞知行合一之説不能無疑及先生
反覆示以立誠之道且悔且喜遂超然有悟今傳習
錄所載贈周以善歸省序則先生與公論學之詞也
公之歸也日以所聞於先生者啓廸後進一時及門
之士如今方伯東溪徐君巴侯陽溪林君學正西山
王君咸彬彬焉吾邑自徐遜平先生倡道之後寥寥

製方員牌給夫馬

數百載士之向學寔自公始嘉靖丙戌謁選吏部授
南安府推官南安地接猺獞民俗刁悍未易為理公
性明達長於聽訟數十年疑獄一見立斷民服之如
神期月聲徽當道擇縣之劇者試之署公治縣專以
德化為先刑罰次之有古循良風政暇則名諸士之
茂異者相與講明先生之學雖寒暑不輟至應盤錯
紛挐斜尤綽有餘力以故邑政必舉凡南贛兩郡十
四縣之鈌令者咸於公乎署丁亥秋先生將大軍征
思田取道于贑經大庾公適署縣事供給調度務如
蝟集公從容酬應靡不贍舉人咸服其才即如夫馬

一節有司以冒領為憂公製為方員牌數千以進曰
詰旦有方牌者給馬一員牌者給夫一由是軍士不
敢冒領而所省甚多先生甚喜下令兩廣傳以為式
戊子冬再署南康適先生自廣班師得疾公迎候謂
之曰汝在此吾心安矣繼疾亟名公永訣公泣曰復
有言乎先生微笑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公躬親殯
殮心喪三年如一日焉莅南安凡六載朝夕恒惟殞
越師訓是懼故治行表著孚於上下癸巳考績蒙
恩贈父母如巳官仍陞湖廣辰州府沅州知州公之
治沅一如治南安大抵興學校崇禮讓剔政蠹戢豪

右斥姦宄一時湖湘數郡之政咸首稱沅州而沅州之聲薿薿鼎鼎騰薦駢矣巡撫東橋顧公書之曰嚴整剛決廉守公勤司諫海石錢公書之曰貌古政亦古跡愚心匪愚公以爲知已因自號古愚已亥遷德王府長史民沅倪耄咸渄泣遮留莫可得廼相與立石于七里喬松之下曰此我公往來所常舍也其甘棠之愛永繫民心如此是冬公之德府王素聞公名虛已以聽公亦矢心匡輔每進講必納約自牖色溫而氣和啓沃良多王心嘉悅特奏其持身端謹輔導恪勤保陞正四品服色再踰年卽有歸志時子適觀風

濟南謂公王春公厚得無少須耶公曰四時之序功成者退吾敢忘漏盡之戒乎遂浩然而歸時年方六十九君子謂公之相齊也無愧于仲舒而其見機也有先於二疏矣旣歸徜徉山水足跡不入城府歲時名故老燕飲娛樂處鄉黨坦夷平恕無少長無親疎咸煦煦然相接也待宗族尤有恩而貧乏者待以舉火待以婚娶歷歷可數某歲大侵亟令子弟減值而糶以濟貧民或輒與之粟無德色焉與人交出肝膽相示平生不言人過而至於有犯者亦退然弗之較也鄉評嘖嘖稱之爲萬石君下至庸人孺子亦呼之曰積善先生積善先生云公善攝生無聲色之累嘗自稱漠然道人年踰八十猶屹屹如壯夫每日黎明起謁家廟退居省心亭焚香前坐潛氣冥思偶有所得卽書之于冊每月有日錄一本以驗進益今藏于家性喜講學至晚年猶其弊語學者曰爲學如治病有病須服藥徒講藥方何益學而不身體力行是徒講藥方之類也人以爲名言生于成化癸卯三月初三日卒于嘉靖乙丑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三塟于寶峯山之原乃公自營之壽藏也

左長史南溪孝子趙公德民墓志銘

李元陽

公諱德宏字有容南溪其別號也先世爲冡詔人有趙鐸者於公爲始祖後有諱堅者生連連生護護爲鶴慶路知事陞北勝州判官酷好清淨辭職不赴作菴以居遂爲鶴慶人護生春春生應應生敏敏生遠贈奉直大夫配李氏封太宜人生公公之少也家甚貧所居隘陋公能勤儉增拓居室以安二親父除江西按察知事奉差入京病痢公日嘗糞初覺糞苦既而甜知病且不起慟不自禁及父卒假貸營殮偕

傭人肩柩以歸跋跡萬里無一日輟傭人見其書生任勞爲之感動既歸廬墓三年朔望日回家省母省畢即歸墓所墓隣犢夷豺虎交跡寂無人到忽有一白犬來守其廬郡守汪公標聞而異之躬至墓所慰勞饋贈有加焉乙亥服闋丙子領鄉薦巡按御史唐公龍廉知其孝自慶得人因以其孝行上聞榜其居曰孝子趙氏之門謁選授順慶府判府有疑獄三案皆死刑久不能決公至郡守輒日之使訊公一訊而決洗其冤者十餘家會歲歉賑濟公設爲方略全活甚衆掩瘞暴露無間遠邇巡按御史邢公特薦大加褒美臺省奬勵之使相屬於道三年遷潼州知州公初至惟以備荒爲志凡贖鍰自一錢以上皆令買粟貯倉居二年得粟萬八千石明年蜀又大饑死相枕藉潼州以發倉得免州地數十年莫能築公謂倉廩雖充而無城郭民誰與守遂力主其議躬率畚鍤糾情奬勸兼月而竣事先是凶歉之後民半轉徙公至能撫來安集復業者日益衆州當衝要走遞馬役大爲州患公損其名民甚其業公於州門作廐六十楹聚馬而飼之以次輪役匪直革吏弊緩民力即馬畜皆得調適之節民大稱便州之三溪口富夯井諸處

盜賊依山阻險拒捕殺人其來已久公至設保甲立社學四十餘所親至其地開諭善道不旬日諸盜自縛渠魁而來敬聽約束自是境内晏然嘉靖十二年蜀滇二省土夷爭界撫按以公素行爲鄉評所推遂檄公勘治有上舍高鵬者以白金八百兩爲饋公力拒之土人愧服遂各吐所爭地兩省並加奬薦由是聲實益隆矣方陪點河南僉事會慶府缺長史今上方重宗藩而慶府宿弊眷注銓司慎輔導之任因以公爲左長史公至以本藩舊事奏聞勅放藩宗寧家者六十人公爲長史六年乞休之疏凡七上竟不

得請庚子丁内艱慶世子親賜吊慰諸藩宗戀戀不忍別雲南巡按御史包公節白公貢再旌其門曰孝廉公爲人樂易正直與物無忤宦轍所至僚吏士民無不傾心初在潼州還勘手界事時百姓恐其長往相率二百人詣撫按保留扶老携幼不遠千里老穉子之念慈母何其得民之深也詩曰有匪君子民之不可諼兮斯人之謂與公以弘治庚子十月二十日生以嘉靖壬寅十月初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三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日塟於象興山

慶府右長史王公允武墓志銘

余繼登

棘亭王公以慶府右長史致仕歸歸二年而卒卒三十年而公子大理左丞世楊以侍御馬公狀謁繼登請銘公墓道之石王氏之先本山右人其先世有諱貴者自山右徙於慶州遂爲慶平人貴生粲粲生玘玘生友友生臣臣攻文章有大志竟以諸生齋志而歿要于張有二子次即公也諱允武字殿邦別號棘亭公生而敏惠才質過人長厲志讀其父書爲文儁朗多奇氣既隸學官每試輒冠其曹性嚴重不與曹伍即其曹亦怗然成服之顧數試數不售晚乃以明經入太學嘉靖庚戌謁選銓曹除江西南康府通判南康地故瘠薄而俗善逋賦每郡吏督賦者至黠者輒醵金錢爲壽一入其賄即禁不敢問以故賦恒逋多者或至八年公廉直不受私謁既視事前行金者徘徊門下不敢入公乃名諸逋者按緩急爲期而遣之諸黠凜凜以次輸無敢後期者部使者奇其能疏聞于朝爲下璽書褒予之會守缺即以公攝守事時粵西狼兵調入剿倭者所過横甚百姓患苦之以次當至南康郡人甚恐公乃預爲檄檄其渠率曰以

爾剿倭奈何乃自爲倭今與爾約餽餉不時罪在有
司餽餉時而爾橫如故三尺法具在吾知用吾法耳
軍已前聞公名既得檄頗懼而戢其下公亦勅屬邑
爲具以待竟過南康無敢縱者郡瀕湖盜賊之所出
沒舊有游徼船若干艘歲時繕治郡任其費而主者
任其勞守備某匿其費而責繕治于郡公持不可某
恚甚譖公于巡撫都御史都御史怒公廢格爲停公
月俸公乃條條故事暨所爲侵匿狀上之都御史內
愧公卒褒公治行爲江右第一饒萬年令某以朘削
犧兵月糧爲所訟讞者受賕右令而重繩諸訟者衆
兵怒遂歃血以叛饒郡戒嚴時直指徐公方行部至
饒倉卒無以討適公以宅務至徐公喜曰王別駕來
事其濟乎卽令公停宅務而撫亂兵諸亂兵聞公來
亦相戒無動王公治我吾屬當無患矣前讞者謁公
爲地公不應既繩諸亂首而令亦論如法衆心始安
直指益奇公卽以公署萬年事公更約束嚴稽覈省
一切煩費鹽米瑣屑一取給于南康壯兵某訟其隊
之長而所株連甚衆公心察其冤爲爭之御史竟反
其獄萬年民頌之詳見浮梁金公所爲去思碑中公
治萬年尸六月以考績赴闕下民攀留不可得則相

與圖公像尸祝之公既以最聞名益起復移公景德
鎮董陶事公愈孤立行一意自貢額外諸造爲淫巧
以賂遺權貴人者槩從其絕歲省工費數千百緡景
德人德公如德父母浮梁尉某以巡徼至鎮而縱其
徼卒有所剽取民不勝忿鼓譟圍尉將甘心焉尉恐
遯匿公署中公爲尉慰民民乃解散去庚申陞兩淮
鹽運司副使公日講求利弊擇所爲通商惠民者佐
其長次第舉行之或有諷公爲囊橐計者公峻詞以
謝其人赧而退都御史鄢某以嚴相私人得總海內
鹽政大以賂聞鹽政壞亂淮商黃某鳩金數萬將遺
諸境上公廉得其實亟置諸法淮陽鹽賦甲天下都
御史覘爲外府比至無所得大恨公會公遷慶府右
長史猶未釋恨嗾所厚善御史伺公隙無所得竟以
老落公職致仕時年五十七耳公既歸杜門謝客布
袍疏食無異寒士又踰年壬戌秋以疾卒距生弘治
甲子得年五十有九古人有言廉吏可爲也而不可
爲夫廉者任氣多亢厲不能忍人難與共理其不然
者又無能引當否至耗廢官事此安可爲也公歷官
所至常祿外毫不以自汚非賓客不御酒肉騶從敝
陋不治郡人見前導不問而知爲公也豈不廉[illegible]

有以自下者蔽人之過且調護之甚厚推其廉乎人
不忍欺故能片詞而銷兵民之變此非可以口舌爭
也仕而俎豆于都歿而俎豆于鄉有由然矣嗚呼若
公者廉而可爲者非耶

紀善

衡府紀善周是修傳　楊士奇

周是修諱德以字行吉之泰和人其先諱矩者嘗顯
於南唐至宋累有科第其支裔徙灘江里是修之所
自出也是修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游鄉先生胡潛樵
潛從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經初舉
霍丘縣學訓導入見京高皇帝擢爲周府奉祠正
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
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翰林數

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怨衆共
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　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
駐金川門宮中自焚明日是修留書其家別其友江
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
應天府學經死死六月十三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
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
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修內
自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
灑落而沖澹翛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
之說靡所不通爲文章未嘗搆思援筆立就而雍容

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所著有讀小序詩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錄綱常懿範通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是修泯没導誘人為善人有過失恒為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明于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毖皆知名當世是修之學雖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為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修卒年四十有九時解胡廣梁皆見諸文字然屬倉卒不及詳今二十有八年矣知是修者獨余在每追念君清白之節　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没

故述為小傳以授其子輗使傳焉

周紀善逸事　郭子章

周紀善名恳字是修泰和人也死遜國之難其大節闓闓者於史及傳銘與夷齊埒夫人類能譚之惟時

長陵在御臣不緘口將事令紀善一時君臣魚水之驩鵠鳴之和鬱焉不宣著予於其耳孫加春家得

建文帝手辭讀之作紀善逸事二篇以補史遺佚武乙亥紀善就聘至京師試翰林院中首選　上親授周府奉祀正紀見王歷試經義文賦時　建文帝為儲君即命侍朝夕講讀大承恩眷一日　帝御天作清香樓午寐夢與人遺以良藥覺而卜之當得人已得紀善惟甚謂夢符也乃書賜紀善曰奉祀正周是修泰和樂子國人也性清雅喜若述嘗慕古先賢行必欲效之詞章清與雄俊人罕能及予嘗欲求直臣輔予家藩衛皇室未有其人乃暮春午寐夢異人遺以良藥予嘗之味清而苦其人曰服之可以安精神定四體延年覺而疑焉命卜之曰當得達人靖國之徵也越一日本府紀善曾子祿謁予曰泰和一儒有博學名素懷匡輔未遂其志方今俟銓天官本府祠官乏人得是修職之庶幾可以和神人而裨益

左右于是請於朝授以奉祠既而是修至會　君王方命諸儒纂集群書一見嘉其才能命總其事且令侍予講讀予深樂之而信夢之有徵嗚呼國得賢為艱而用賢之言為尤艱賢遇君為艱而能諫君以得君之信為尤艱今　君王用爾之言爾亦能致匡君之益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矣昔高宗思賢良而夢傅說載之於書予以區區之心亦感於夢其理一也故述其事爾尚勗哉紀善常言其母賢　帝大書賢母二字賜之又言師胡樵渚賢　帝復書樵渚二字賜胡之裔乃賦詩一章而自序曰紀善周先生是

修言其母賢因書賢母二字賜之以旌其母之潛德
又請師胡渚樵之行求書渚樵字以遺其後人傳之
久遠吾嘉其慕親又不忘師輒書以賜先生以才能
志節方侍　明廷當以道義文學誨吾吾年幼業未
成先生與同寅協力輔吾爲賢王榮顯於後世永保
名爵共樂太平乃賦詩一首以見吾意趨朝金殿瞻
論道玉堂淸見爾思親意與吾念母情揮毫彰隱德
廻句寫平生尚賴匡扶力從師望有成古逸事上　帝一日
檢古樂府中有思蠍人題注云君求良佐也作思蠍
人賦賜紀善有進梟者帝命放之致書紀善曰予放

梟在城之𤩽始含之雍雍然少則洋洋然得其所也
卿爲賦之紀善作放梟賦其辭曰猗茲茲之堪輿兮
胡萬類之紛敷維水禽之衆美兮盛莫盛於鷺梟維
鷖游之無算兮非定耦而弗居泛波濤之浩渺兮樂
滄洲之邈敻藉軟莎而安眠兮弄輕萍而閒泳賴其
趾而丹凝兮縞其襟而玉映性於物而不忮兮恒恣
情乎煙沙孰虞人之曾繳兮羌潜羅而忽加愛毛質
之綺麗兮遙將獻乎　吳家緊子　皇之仁德兮當
覽春乎崇臺體陽和之生育兮澹冲融而舒懷適笱
籠之踠進兮絢晴光於文繡既彬彬而戢羽兮亦鸘

肅而並咏啓予　皇之良心兮赦俱放乎金豪始悠
依而泊淺兮漸翩翩而升高交廻翔以顧兮若感
恩而不舍徐翀翥乎雲霄兮遺餘音乎鉅野何　皇
心之惻怛兮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及物兮秩先
後而有倫豈膺鑑於往古兮寔誠中而形外思高下
與洪纖兮期並育而不悖惟好生而惡死兮人與物
其同情何至德之聰明兮擧一視而同仁觀夫若商
郊之祝網兮暨中山之放麑於禽獸猶有所不忍兮
矧於人而遂之尤異乎華陰之黃雀兮終銜環而報
施抑嘗聞江濱之白龜兮先鑄符而朕祺善予　皇

之深慈兮澤旁沾乎微物念蒼蒼之生靈兮曷非辜
而有忽嗟群梟之何幸兮脫萬死於斯須遂重登於
遼廓兮從心性之所如歷漫漫之河濟兮依漠漠之
江湖刷羽儀而再整兮顧儔匹而相呼縱物性之或
昧兮將天理之可憑粵作善而降祥兮同影響而足
徵彼肉林之暴殄兮曾少知夫王德匪麟趾之仁厚
兮又烏致夫騶虞之蕃息願擴充乎是心兮明刑攻
而不試日愉揚於仁聞兮無一夫之不獲卒曰爾梟
之生兮仁君之恩倏離罻罝兮翱於天門東西無際
兮南北無垠網羅交張兮矰繳相仍愼爾所止兮全

爾性靈毋或輕投兮寘諸寒汀庶永慰乎王心兮錫
遐征而孔寧盍銜圖而獻賴兮遏韶鳳以來庭彰乎
皇之至治兮發詠歌乎詞臣軼唐虞於千古兮流
無窮之德馨　帝問與紀善議論微與紀善杜門請
告　帝手敕曰旦起聞卿疾亟遣醫問爾宜善自愛
又敕曰日者所言予並無訝卿意予待卿豈他臣比
自卿病予旦夕望聞稍愈吾方加一餐卿俊偉之才
弘大之志此心久已廉寧特令予信臣焦榮將書至
且天寒室陋特賜木炭二百斤護卿寒疾并將金牋
寫梅以悅情此文人淸致至可領也且此牋非至信

者不予此炭非至賢者弗賜此臣非至重者不遣卿
其察予意焉賜名所居曰葆貞軒右逸事下　蟫衣生曰高
宗夢帝賚良弼而得傅說　建文帝夢異人授良藥
而得紀善雖興亡不同而主臣遇合之跡良亦奇哉
金陵不守之日假令紀善不雉何以見　孝陵懿文
於地下至今文廟自經之帶來纍猶世藏之嗚呼眎
蘇之節段之笏文之衣帶爭烈域中矣予獨怪國
初全盛日　建文詔紀善詞有金風條淡凄凉江山
之句豈知燕之兆與耶抑亦詩讖耶

唐王府紀善周公衡墓碑銘

湛若水

周子道通卒於唐府歸葬于宜興其子有徵以其執
友黃門古菴毛先生之狀來乞銘古菴狀曰君諱衡
字道通姓周氏號靜菴常州宜興人曾祖士原祖海
考欽號愼齋妣徐氏生君於邑南合兒時不好弄恒
侍父母興寢不怠稍長從仲兄衢受尚書補邑庠生
正德庚午領應天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授江西說
安訓導身率諸士白當道建四門社學教子弟居業
而升其秀者於泮宮旌孝子劉靜以厲風教刻孝經

刊誤養正瑩書以代口授庚辰用御史徐讚薦銓授
湖廣應城縣令朔望則召耆老詢利弊門設二扁署
一曰疏通民情一曰傾聞己過立十家牌以弭盜賊
東建謝上蔡祠以風文學西朔常平倉以備賑恤舉
邑政之宜若干條白巡撫秦公公曰可以為式矣俾
榜堂左刻遂道錄唐錄上蔡語錄心政敍論頒訓士
民嘉靖壬午當道疏君升疾銓司改郎武教授其教
如萬安加密焉創聯屬會人約以資進修復鄉賢游
先生祭蒐集遺書付厥裔孫景壽督學端峰邵公銳
重之與之論學及博約知行之說益嘆服乙酉進唐

為世通儒咸相交往巡撫陳公延君主道南書院教事辭避再三始就揭白鹿洞規而亮廣之士多興起又闡敬一箴爲會約聞陽明書與同門黃子雲淡倣先哲作師服議以正學誨諸子弟有容輩屬望甚切大率君之學篤信二先生之道復論於諸同志所言知行合一敬義夾持體認天理尤爲切要造詣平實行履純固庶幾高明矣使天假之年則優入道奧丕顯前謨當大有所就也不及五十而卒悲夫

府紀善屢以正學啓王尋上定志修學以防逸豫諸又上修德裕後十二事而明聖學近正人二條尤切王敬重之乞移半祿養母闔歲念母老假使事歸省越庚寅藩府以檄來徵命之曰唐藩恩不可忘也屢促行强勉致仕舉會極約作希顏日抄議酌行横渠井田遺制未遂而止壬辰王疏薦曰周衡心志通明操持端謹詔加五品俸級儲長史缺八月得疾將瘳聞母訃號慟轉亟卒實二十二日也享年四十有七王誄之曰天奪藩珍矣上下咸哀傷之君資稟純明心神凝靜始爲學銘其牖曰存心爲爲學之要知耻

爲入道之要其志趣可知已在庠從順山吳先生學在萬安聞陽明王先生講道於虔亟往受業聞求心致良知之說以聖賢爲必可學以存天理去人欲爲下手工夫自應城之京復受學於甘泉湛先生聞隨處體認天理之學之鄖武授諸生以二先生之學信從者衆嘗選門人李子榮輩質疑陽明問答具傳習錄中自唐府歸省復往見甘泉於南雍益得聖賢之實嘗語同志曰甘泉先生之體認天理卽王先生之致良知也因偕同門蔣子信集師說爲新泉問辨錄暇則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歛衽推讓涇野呂子東郭鄒子

皐府紀善潘先生松墓志銘

萬士和

先生諱松字惟喬世居宜興有八世祖名原者以孝義被　國旌典人號孝義潘氏傳至耕樂君禎生述娶王氏晚而得先生先生年十一而孤家復火遺貲燼焉先生一庶弟孱弱獨與寡母居貧甚然負氣豪邁初依姊氏讀書同舍郎語稍侵之遂拂衣去奮志績學晝夜不輟不數年曉暢經史十九游邑庠至尚書義首尾貫徹爲文直達己意有一日千里沛然決江河之勢而詞采煥然其師吳文肅公器之延致家

塾復與石菴曹公先君古翁結爲道義交聲名大起每督學使者至必取其文若行以冠諸生先生疎眉目美鬚髯容止詳雅音吐清辨當其不言時和氣已具及聽其言如春風着物無不吹噓而心醉者其交先君也先君性嚴毅規規矩矩不少貶先生倜儻崇大節然亦無纎悉不中繩墨者先君見人過則面斥之先生多事優容故人憚先君之嚴而樂先生之易卒亦同登于善交戚中有不平事多質成於兩翁或官府不能決兩翁至則帖帖自息一時學校中翕然推重每上司至必覥兩翁開口先生稟性恬澹絕無嗜好忠厚長者出於天成平生踈財視棄其餘如糠粃因已不好錢貨謝人皆然當其有時挪以予人及其缺乏復稱貸於人不悔也與人交不屑屑計較短長若有德於人人或忘之先生且不知彼之曾受我德寧望其德我耶或遇衆聚會後生小子詣譁箕踞於前先生不加譴訶其人不覺愧服謝過事母王極孝周旋委曲不失其懽心母病湯藥必親晝夜跪伏床前以此歷三十年而母忘其貧且寡也待弟粟友愛篤至凡廪修之入多分與之粟亡棺衾塋地悉身任焉先生故不給年四十六始登鄉試再謁春官

不第乃就任丘縣學諭三年陞新城尹尹有簿書之冗新城復當孔道性所不喜仍乞教得福州府九年滿考乞歸陞皐府紀善不赴初任丘人李相國爲其地擇師銓部以先生應選相國甚喜先生所養完粹諸儒生一見之已稱得師及聞其教先德行而後文藝從容有條則又大服其於贄見之禮一切不問察諸生之貧者捐俸給之擇其中有聰明志操過人者則館穀之又爲親師敎誨頻以成就相繼登第者甚衆有司有事必咨訪而行府守招修郡志甚敬重之部使者薦獎無虛日福州當八閩會省隷省者四學

幾二千人先生設教大率無異於任丘時而誠能敎
物到處感發孚化益衆侍御何古林按閩至以見稱
之不呼其官凡主司考校必命先生睹定名次無不
服令人服其明而先生尤以精通經義受知當道外
府百執事至省必期一見先生郎少年進士亂不屈
服由是諸監司馳檄交譽余近游仕途猶及遇函學
諸生及曾與先生識面者中心感激讚嘆不置其盛
德人人如此先生雖以不耐迎送辭新城尹然疏通
明爽任事有餘其行政公廉愷悌百姓稱爲佛爺有
富民犯法當死屢歲以賄免先生至知其不可贖也

訊而服此固忠信折獄之效而先生用世之材可
槩見矣惜乎數奇遭阨終於不顯嘗先生在任丘時
有上官交薦望重資深復以時方貴奔競而厭居官
幾二十年所得俸錢隨手散盡歸田後貧窶如故親
朋常滿室供需不足一笑晏如也襟懷磊落常有鳳
翔千仞之志不以遭阨塞而有所貶損早年氣雄壯
視甲第可以談笑坐取及舉於鄉値強仕之後矣而
不少衰怯仕爲儒官卑矣藐說大人若朋輩也所謂
常伸於萬物之上非與初荊川先生避地宜興獨與
先君及先生游而各置兩家子弟於門下由是聞等

得從事於學聞等遇事或少爽曲先生曰人言要緣
財人須吃虧一分[illegible]謂吃數分虧乃得汝等有意學
道須不能受虧次其識之此最爲名言而先生之處
緣亦可觀矣自致仕日與布衣逍遙散步於僧寺閒
一變之餘手不釋卷輒作詩尤有獨得之趣性不
喜學華而好整潔常掃一室焚香静坐雖一几一硯
亦必安置有法即疾病未嘗有蓬頭垢面時丞庚申
冬病得腫疾不思飲食笑謂諸子曰吾豈神仙辟穀
者乎然有病盍亟諸子悲泣先生曰吾師既飾壽又
曰人死必昏憒吾病已漸留而心中明白何也嗚

呼此非涵養有素者能知是耶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六目錄

都督府一

左右都督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六

都督府一

左右都督

右軍都督府左都督甯正傳　實錄

甯正字正卿鳳陽壽州人少爲里中韋德成養子元末德成率兵從　上克滁和二州遂渡江克太平建昌進兵擊宣州正與有功德成戰沒詔贈昭勇大將軍中翼元帥府副元帥京兆郡侯、正襲職代領其衆從徐達克常州進階懷遠將軍攻下宜州江陰戍從　上取婺州又從常遇春克衢州從、上克江

州功授民兵千戶破陳友諒兵于鄱陽湖調天策衛千戶又改雄武衛千戶從傅友德守徐州與李二等戰有功吳元年擢鳳翔衛指揮副使從徐達下中原取沂莒密三州克益都濟南東昌轉下汴梁河南嵩州渡取磁州廣平通州進克元都招降元將平章謝雲兒等八十餘人獲馬五百餘匹略永平擒元將平章高家奴下眞定平太原自河中府渡河追元將孔興等進取鳳翔攻鳳翔逐李思齊遂下鞏昌克平凉至定西六盤招降元知院䧟朔下臨洮徐達令正招撫上家趙脫兒孫平章等及馬鞍山迤西諸上酋洪

武三年五月從鄧愈克河州留正鎮守時元鎮西武靖王卜納剌等諸酋長擁兵猶眾正遣兵追之於寧河殺獲頗多於是沙家失里與諸酋長遣人來請降正即策馬往諭之酋長皆感悅獻其全部軍馬及元所授金玉印章金牌宣命擢臨洮衛世襲指揮同知又招降元宣政院使何鎖南等尋置河州衛以正為指揮使招來撒里畏吾兒安定王卜烟帖木兒等暨土酋朶甘灌頂國師烏思藏諸部奉表朝貢七年改置南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以正為都指揮使進皆驃騎將軍提調朶甘烏思藏都尉正又招降元石

丞朶兒只失結等奏置西寧等衛八年改西安行都指揮使司為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正仍為都指揮使九年十月復姓寗氏進階龍虎將軍會川藏戎為盜命衛國公鄧愈討之正從征有功十一年西平侯沐英征西番遣正追襲叛虜朶兒只巴獲其羊馬輜重而還十二年兼領寧夏衛事至則修築漢唐舊渠令軍士屯田引河水灌田數萬餘頃兵食以足十三年從西平侯沐英征北至上林擒元平章脫火赤知院愛足部眾萬餘人十四年從西平侯經略公生山寨殲其戍卒取全寧四部十五年除四川指揮使會河西土官故元左丞剌瓦蒙藏卜等來降唯松茂等州西羌未附正調兵討之擒賊首楊知府十九年改雲南都指揮使二十一年百夷據險作亂賊將刀思郎等聚眾十餘萬驅象百餘拒敵正率兵從西平侯沐英進戰斬其三將賊眾奔潰盡獲其象馬未幾東川蠻反而越州龍海等西等山寨亦據險作亂正從西平侯沐英討平之二十五年沐英卒詔授正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左都督代英鎮守久之命為平羌將軍總陝西四川兵討階文千戶張者之亂平之二十八年正月率兵從秦王往洮州打魚溝等處克平番

寇三月還京至是以疾卒　上為輟視朝一日遣官祭擢其子應為衛指揮使忠為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右都督劉眞傳

劉眞合肥人乙未歸　上從克溧水句容溧陽破中丞水寨陳也先營授總管攻常州又略石埭遇陳友諒戰敗之克婺衢復太平下南昌吉安敗張士誠兵安豐蔡友諒於鄱陽戰之湖口克武昌取海安壩克宿衛壯士克舊館下湖州取無錫從征中原克沂州益都濟南東昌汴梁河南潼關潞州平陽應昌授潞州百戶陞太原護衛千戶又陞與武衛指揮僉事調府軍衛從征南克普定盤江曲靖雲南嵩明大理建昌烏撒芒部取龍海六凉州馬龍羅雄小廣西

調陞金吾後衛指揮使尋陞河南都指揮征金山一迷河招降納哈出又征捕魚兒海哈剌哈松林陞右軍都督僉事督軍陝西總兵征西破哈梅城擒偽王子別列怯等征廣西叛酋黃氏鐵破都控巴籠納籠雷西遂等山砦斬世鐵又攻破山砦若幹處　征南丹州慶遠府分勦大藤峽江南嚴悉撫定征地青潭迷木爪矮及大雲黃花右樂滯南等洞哨龍婆臘枷的文坡諸洞俱破之　某改左軍都督僉事二十五年陞右都督鎮遼東

都督廖鏞傳 附弟銘　　忠節錄

廖鏞無爲州巢縣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將宿殿廷靖難後　文皇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名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　文皇大怒令收孝孺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而廖氏亦見收兩子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昇俱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

女也并銘妻送浣衣局

守居庸關都督余瑱傳　忠節錄

余瑱北平衛指揮使進文時歷官都督初與謝貴密出謀不遂貴死瑱走保居庸關時宋忠承制令瑱守之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瑱若據此則拊我背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遂專力擊瑱瑱且戰且守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又敗北兵紿曰石頭城亦破矣瑱曰石頭城便破吾亦不舍懷來力盡被執不屈而死

右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榮傳　實錄

馬榮徐州人少習武事有膽略初襲父職為永清衛所鎮撫從征大寧金山迤北功陞濟州衛鎮撫　上舉義之初榮與諸將攻奪九門遂克大寧廣昌滄州之戰東平靈壁之捷榮皆在行陣轉鬬無敵積官右軍都督僉事從征本雅失里領左翼兵御下嚴肅還陞右都督王是入朝陞馬昇歸有頃卒賜祭命有司治喪葬追封奉天翼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榮城伯謚壯武子昇襲忠義前衛指揮使

左軍都督府右都督冀傑傳　實録

冀傑東安縣人由行伍從　太宗皇帝靖内難以功累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屢從北征　仁宗皇帝嗣位命守開平宣德元年進左軍都督府右都督至是以疾卒追封清源伯謚忠壯妻王氏自經以殉贈淑人長子斌襲彭城衛指揮使傑資性平直無所矯飾屢從征恭勤不懈明於知人高煦反　上親征列侯中有陰持兩端者言高煦機變不測用兵若神傑揚言於衆曰吾知其爲人矣徒尚詐而無膽氣今天威臨之即震慴就禽矣何神之有竟如其言衆服其明云

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山雲傳

山雲徐州人父青以靖難功官至都督僉事雲襲爲金吾左衛指揮使從　太宗皇帝北征有功累陞都督僉事宣德間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時峽峒猺獞叛服不常雲率兵討之賊輕視雲悉力迎敵雲一鼓破之賊退保山顛山皆險峻草木蒙密賊以木掛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木石交下無敢近者雲營山下於夜半束火牛羊之角而縱之賊謂官軍至矣亟斷藤比明木石皆盡官軍鼓譟登山遂破賊壘斬首數萬級俘降并還所掠甚衆乃增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害自是終雲之世十餘年間猺獞無敢爲孽者以功陞都督同知繼陞右都督及病　上遣醫視療慰勞甚至正統三年正月卒　上嗟悼輟朝一日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贈懷遠伯謚忠毅厚恤其家命其子俊襲爲府軍前衛指揮使廣人悲號立祠塑像祀之雲沉勇廉潔便騎射臨敵多奇策馭下嚴明而善撫恤之人樂效死所至成功先後鎮廣西者多利土官餽遺惟雲分毫無取土人服其約束無敢少爽至今廣人論賢將必歸之雲云

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吳亮傳　實録

吳亮滁州來安縣人初爲青州護衛副千戶永樂元年陞旗手衛指揮僉事屢從軍征討宣德五年陞署湖廣都指揮僉事尋實授充副總兵總督漕運兼鎮守淮安正統間陞都指揮同知以平江西新淦賊功陞都督僉事充副總兵佩征南副將軍印鎮守貴州累陞右都督尋調鎮守雲南七年召還命視右府事十一年上疏乞致政　上從其請至是卒于武昌遣官祭葬亮體貌魁梧饒智略屢統軍征討常以不殺爲意所至蠻夷懷附性寬循喜文學至老手不釋卷人以是重之

前軍都督府左都督劉寧傳

劉寧字世安其先直隸山陽縣人成化初襲永寧衛指揮使以功累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使充左參將左副總兵擢右都督尋轉左佩平羌將軍印鎮守大同甘肅寧居邊三十年大小四十餘戰皆多取勝爲參將守大同時遇賊鴿鴿峪霸王村四戰皆捷斬獲甚多威名自是大震賜勅奬勞爲副總兵時有虜酋挾數萬人入貢陰蓄異志寧知之率二十騎躬詣賊營虜驚疑不知所爲有勒馬引弓以待者寧以馬箠指畫宣布朝廷恩威復下馬與羣酋坐一酋語不遜寧掌其面奮臂而起酋首叱其酋退且留坐寧乃霽色呼酒與飲及罷開諭羣酋咸悟卒如約後復移鎮甘肅嘗繹古者上之法以五十人爲隊隊五重爲陣建五色幟又各建五巨幟於中軍中幟出則同幟應之循環無端毋戰用是取勝弘治十七年五月卒賜祭葬如例贈廣昌伯寧軀幹頎偉勇略過人亦一時名將嘗帥師襲哈密冒險而進功以幸成其再出大同以老病猶議欲出營禦虜而陳銳不能用寧亦以此自詭云

平羌將軍後軍都督府右都督謚武僖周公神道碑

神道碑　　倪岳

公諱玉字廷璧姓周氏世家滁之南湖高祖庇哥在
國朝定天下初起從大將樹戰功遂有戎籍於永
平衛曾祖禮始以功再進秩為宣府前衛正千戶卒
祖安嗣尋以疾罷父賢嗣勇略善戰以功七遷至後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右參將分守獨石等城天順
戊寅虜寇延綏　上驛名至京命提兵往援至則日
與賊戰多所斬獲己卯正月朔哨賊野馬㵎接戰四
日賊益擁衆迎敵乃挺身直前為流矢所中死之事

聞贈都督同知賻賚有加特命公嗣授萬全都司都
指揮同知公時甫弱冠痛父歿于王事感激自奮期
以報虜居官廉慎自持督理屯田邊庾克贍甲申少
宰文莊葉公巡撫其地首薦公掌都司事公勤于職
業剸繁理劇若老於吏事者政聲翕然成化改元乙
酉前威寧伯王公方以都憲總制諸路兵馬復薦公
志氣英銳號令嚴明廉而不苛謀而有勇宜任遊擊
將軍統領奇兵以靖地方　上賜璽書命公具如所
請是歲秋延綏有警公提兵往援斬獲甚衆癸巳正
月虜寇漫天嶺公率所部拒之虜衆大敗斬首七十

餘級奪獲達馬兵仗以萬計兵部論公功在儁等進
都指揮使仍加賜白金綵幣總制諸公遂建議以為
虜雖挫衂然尚據榆林河套以為巢穴非游兵擣之
未肯遠遁特各路將領聞議莫有任者公乃奮然與
前總兵都督許寧統兵出境直抵紅鹽池賊巢殺敗
賊衆擒斬二百五十餘人幷其妻子焚其輜重奪其
駝馬什器三萬有奇殘虜奔竄渡河而北朝廷降詔
嘉獎進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甲午秋宣府西路
屢報賊警勑公往援八月戰賊馬營齊家溝再戰赤
城袁家墩斬獲甚衆追賊出境而還復賜敕嘉獎尋

與實授明年乙未奉勑充副總兵官鎮守宣府丁酉
奉勑佩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宣府庚子春娖
兵報賊窺伺公率兵自青邊口出追賊至紅崖兒復
至龍門獅子衝累敗賊衆追奔出境至水磨灣等處
乃還以功進陞署都督同知癸卯秋賊自柴溝堡出
沒公率兵追奔至白腰山斬獲賊級奪其馬疋而還
未幾賊自大同天城許家堡出沒公率兵往援追奔
至定安營等處斬獲賊級奪其馬疋而還積二功與
實授仍署右都督秋八月掛征西將軍印移鎮寧夏
冬十月殺賊東兒溝丙午冬奉勑有曰以爾久任邊

陞累著勳績卽今甘肅賊寇騷擾特命爾掛平羌將
軍印充總兵官鎭守甘肅尤須振作軍威攘除邊患
以安境土寬朕西顧之憂至是而委任益隆矣明年
實授右都督先是迤西土魯番賊嘗於成化初刼哈
密王母金印而去至是復殺都督罕愼占據其城朝
廷議討之公請因虜使之還者使齎敕往諭庶或有
濟已而果遣使入貢幷獻金印城池及所虜人口悉
如公所籌　上大悅賜敕曰不勞士馬軍餉而坐收
成功由爾本謀也公歷鎭三邊勞於計晝雖所至有
功兵民賴之然亦坐是嬰疾日思東歸矣前後六七

疏乞解兵柄詞意懇切　上皆不允甲寅疾增劇詔
俾回京料理秋九月聞命卽日就道明年正月至前
一日卒實弘治乙卯也其生爲正統己未後二月望
日得壽五十有七而已公器宇疑峻自偏裨爲大將
愛養士卒撫循有恩苟不用命必罰不貸每遇賊計
定而後戰往往克敵制勝功績爲多虜人至見其旗
幟卽驚呼遁走隱然爲邊關之望者若干年豈偶然
哉

左軍都督府右都督神公英墓志銘

楊一淸

正德七年閏五月十七日光祿大夫左軍都督府右
都督致仕神公以疾卒于京師仲子周爲分守延綏
右叅將方受　命征勦中原羣盜乃上疏言先臣英
以世廕授延安衞指揮使累功至右都督歷事　列
聖五十年有奇四受制敕佩將軍印符出總邊鎭身
經大小戰百十餘今引年乞休完名考終無復遺憾
顧臣久在兵間生不及養歿不及斂終天罔極臣實
痛焉應沾卹典乞敕所司查奏舉行之如故事豈徒

慰臣之悲亦以勵武臣之忠疏聞　帝若曰是惟朕
爪牙疆場之臣厥有勳績載在冊府賜諭祭五壇給
驛歸其喪命有司營葬事皆異數也會王師凱旋周
以功擢都督同知被　簡命鎭守山西兼提督三關
充副總兵又上疏乞便道入朝因得護喪還鎭許之
公諱英字景賢姓神氏系出鳳陽壽州人祖忠父傑
永樂中從　文皇帝征虜累立戰功官至陝西都司
都指揮同知生于宣德乙卯九月七日天順丁丑父
卒始承襲守備榆林寧塞營爲部總累奉敕督兵協
同都督張欽叅將房能及從總兵官楊信於寧夏之

車道坡花馬池榆林之神木高家諸堡截勦虜寇斬獲甚多成化乙酉兵部尚書固安王公奉勅行邊論奏其功且薦其謀勇擢都指揮僉事戊子從征固原石城叛賊滿四有功進都指揮使用薦充延綏右參將時虜賊𢡟加思藍部曲潛伏河套時入寇公領兵出禦敗之於開荒川又敗之於鹽湖川擢署都督僉事余肅敏公建議築修墻塹展拓邊城公承委督視工役備極勞瘁經營規度肅敏亟稱其能癸巳真授都督僉事丁酉受命佩征西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寧夏癸卯改靖虜將軍鎮延綏乙巳又改鎮朔將軍

鎮宣府弘治戊申　孝廟念大同爲京師鎖鑰謂公威名綏急可倚賴乃授以征西前將軍印總兵大同所至軍令肅然麾旗部伍精采一變虜人憚之每有侵犯輒挫衂去庚申驛召回京統理果勇營戎務辛酉奉勅充右參將督領京兵往征延綏賊寇乙丑充左參將督兵宣府所向克捷論功爲諸將首正德丙寅進都督同知銓註僉書左軍都督府事又奉命擒勦近畿剿賊擢右都督以老懇乞致仕　上允之仍給軍夫三十人以供役使已而　朝廷念公平生所歷戰功最多當才足酬下廷議加封歷陽伯不幸爲逆瑾所罣落伯爵仍以右都督致仕家居越一年卒壽七十八

征西前將軍右軍都督府右都督杭公雄神道碑

馬汝驥

杭公諱雄字世威其先海門人吳元年曾大父春充綏德衛小旗大父能總旗父林贈昭勇將軍妣高氏贈夫人公生天順己卯正月丁亥成化甲午承總旗清水川克敵陞百戶弘治正德中揚圪塔甜水河馬道黑山九墩走馬梁數城虜酋五遷至指揮使壬申陞署都指揮僉事奉勅勦賊四川守備甘肅西寧甲戌充延綏遊擊將軍隨總制太保彭公略定哈密丙子冬十月兵集苛嵐大破虜衆奏捷旌賜蟒衣一襲

參將陞右軍都督府僉事戊寅陞同知統邊兵京

毅皇帝狩宣大公周旋扈從　上嘉其忠誠

前將軍印拜總兵鎮守大同頃之加特進

右都督　今上御極仍都督同知以延綏

孫改佩鎮西將軍印鎮其地明年取坐

軍都督府事會沓男讐亂告急朝議

日褒諭宴餞授平虜大將軍印節制

肅四鎮軍務同兵部尚書金公撫

乙酉復佩征西將軍印出鎮寧夏

一解組歸榆林庚寅七月十有一

月以疾卒公性彊猛接人善謙撝謀内含質木外暴
挽衝突戰奮臂先倡料敵換策舉合陰符嘗逐賊涉
河一賊急握公兩手水中鬬公力仆賊殺之一日以
數騎出值賊稍衆公令悉下馬取馬鞍爲壘跪射賊
退解衣旅中落血塊如林蓋中飛矢不自知也又能
同士卒甘苦恤貧摩痛若保嬰孺羌胡部落知杭大
同名望風讋指既老益鋭官雖極品勛績而菲惡自
持不爲驕奢　毅皇帝大同見公奩帷敝甚曰老杭
酸窮乃爾邪會賊至　上親欲出擊公叩馬諫曰今
主人畜犬備盗也苟盗至主人自吠齕之奚用犬爲

願聽臣等効犬力　上笑而止少給役都御史府既
貴每至府必不正席坐曰此當年役所也曷敢忘之
初公疾以積金授從子祿呼祿屢不來問故祿曰人
貴富利身也公日糲食衣不帛而余乃有之邪于男
一迨葬祿爲車幰旛旐供備絶富飯僧誦經譏盛伎
樂郊列廣筵燕餞送賓客費盡以千金歷田公性其
亾益呼朴之貴令棄塋圖如制而以碑屬予以此

鎮守遼東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馬永傳

鎮守遼東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馬永初襲金吾左衛
指揮使驍果有謀正德初以討流賊知名遂膺邊寄
由偏裨以至大將卒在薊州累立戰功識左特以爲
壯後坐累去官薊鎮即被虜擾無虚月廷臣多薦之
者乃以右都督掌南京後府事遼東甲午軍變命永
往鎮之永善撫綏麾下鋭丁無慮數百人咸得其死
力己亥廣寧卒復鼓亂永即督麾下士討之應時殲
滅東土人心始定遂陞今職嘉靖十九年三月卒於
官賜祭葬如例

太保兼太子太傅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周

傳　　實錄

太保兼太子太傅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周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陞京州副總兵以套虜善游時渡河乃築墻百里募力士持長竿鐵鉤伏渡口賊至輒鉤殺之尋拜征西將軍鎮守寧夏歷鎮山西延綏俱有戰功庚子沙城之捷斬首至一百有奇賜蟒衣玉帶陞都督同知辛丑名入提督團營聽征進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修補墻堡七

百里墾田五萬與虜戰黑山殺吉囊子滿罕斬首一百有奇進左都督築鎮口等邊墩堡五十里加太子太保薦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是歲虜再寇宣府詔尚文簡銳東援破虜于曹家莊斬將搴旗加太保嘉靖二十八年五月病卒年七十五尚文多謀善騎射讀書通大義清約愛士飲食同甘苦能得士死力善用間諜悉知虜中委曲故戰輒勝自壬寅以後虜數入宣大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奔潰竄亡失不可勝計惟尚文數當虜有功不敗蓋逆時名將也然性饒傲喜持人短長以故幕府多齮齕沒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諡武襄賜祭葬如

都督殷公尚賢墓志銘　　張天復

公諱尚賢氏殷其先盧州合肥人洪武初有諱成者隸籍宣武衛已而改隸安吉實公始祖戚子忠歷從戰有功由本衛百戶陞河南歸德衛世襲指揮僉事調天津左衛於是世為天津仕籍云高祖彪曾祖貴祖洪俱指揮僉事父健卽洪季子以伯仲無嗣續先業健卒公甫七歲倜儻不凡母夫人馮躬勤養育俾有成立弱冠入鄉校修詩書俎豆之業有四方之志嘉靖乙未襲父職迨壬寅春守禦黃花[illegible]鎮改祀天津右衛尋軍本衛事撫按廉其忠幹每加推奬丙午

秋用督撫交薦守備遼東寧遠移駐瀋陽陞山西都司僉書已酉秋克遊擊將軍督軍駐延安內盜外訌四野洶洶遊擊為一時創設兵皆市人不習練公受命儆惕厲忠武身先士卒嚴刁斗多間諜以哨虜情而參以遁甲孤虛諸法用能屢殲黠虜奏凱廷下於是諸鎮之兵延安稱強焉時　天子加意邊陲廣求將材以儲折衝之用公威名日盛本兵屢推轂壬子夏擢山西太原左參將賜勑以往是秋分守大同東路路當虜衝而鐵裹門等口尤極邊隘虜騎特出沒士馬單脆物故每大半公曰不遇犀革何以刖于將

邪益勵忠奮謀務淨虜氛以報　主上殊遇屢挫黠
鋒斬獲無筭時巡撫矦公在圍急甚公督率前軍衝
之圍遂解然虜齧指銜公甚矣功聞　上嘉賞有加
甲寅充分守遼陽副總兵尋陞都督僉事總兵官鎮
守遼陽掛征虜大將軍印賜璽書寵諭備至公尤感
恩圖奮訓練六軍修繕墩堡申嚴號令由是軍威大
振犬羊慴畏居遼陽二月降者數百人聞有犯而侵
境輒勦截沙磧無外牧焉捷書薦奏諸鎮聞風思奮
而公矢志益勵矣丙辰冬虜騎數萬猝至士伍不暇
行列公鬨之躍馬而出血戰移日力窮矢竭遂遇害

訃聞　上憫悼久之用禮官言贈少保左都督特進
榮祿大夫仍廕一子世襲指揮同知命禮工二部祭
葬如例立祠以旌忠烈公平居恂恂如儒生而臨事
奮不顧身萬夫莫撓用能樹大節於熙明之朝俾氊
裘格義褰膽落魄當世執戟披堅脂韋偷生者視公
亦足媿矣語曰力抗一大氣作長城國家神氣不於
公有賴焉

都督沈希儀生墓碑記　唐順之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荼者　高皇
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
荼傳子忠調奉議衛景泰間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
沈氏家貴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
子瑛襲指揮使娶於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皆都
指揮同知祖母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自少英
氣磊磊雄膽略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
中正德三年襲指揮使年十八掌衛印八年勦木頭
十二年征永安勦陳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

膊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勦滑石殲之
奪還賊所鹵掠勦義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
酋一人首虜多獨中其顛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
為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勦龍山深入
是年田酋猛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
潛結猛婦翁歸順知州璋使內間猛以走死田州平
公最已而追殺猛弟禮于陣跌馬折左脇骨六年陞
思田參將七年勦落春首虜多八年調柳慶參將居
二年謝病明年而復為柳慶參將帶鏢佩弩箐棧聯
絡環廣右而巢者以千數柳慶最勁小劫大掠燒城

猺庫無月不有郛猜爲難擅地擁兵殺生恣睢環
江而州府者以百數右江最勁喜人怒獸觸黨鬬
無歲不有紛轄爲難公御諸猺蕩巢摧壁不專以威
綏輯善猺視同吾人是以諸猺畏而信公御土酋解
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陰事坐償其牙是以土酋駐
而懼然則世雄之與烏合情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
變化亦殊猺賊慮其散走聚其黨而獵之則公之所
以殲滌里也土酋慮其藪衆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
所以縛岑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勦阜嶺懷縛
三層馬峽火黃馬葷七山壘應諸谿峝凡五十餘所

獲覃韋鄧雷諸大姓渠師或馘或磔或刵目截耳縱
之凡數十人首虜積至五千餘級身爲大將常先登
散家財爲賞得狼兵死力尤善用諜兵行所向雖肘
腋不得先聞或已傳賊壘賊尚酣酣寢其入巢未
嘗妄殺是以動輒成功柳人德之比於山都督雲爲
木主而生祀之以配於雲祠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
起爲都督僉事總兵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
北虜大入邊名天下名將至京師公在名中而佐戎
事於宣大遂總兵江淮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爲
參將嘗奏言於朝曰狼兵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爲賊

而狼兵死不敢爲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猺獞之逆
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隸之土官而猺獞之
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
獞莫若割猺獞地分隸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
之策可使猺獞皆爲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
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
就懸巢穴非能爲變即使爲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
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
姻黨皆勍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
以制猺獞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

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善揣事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
獨以能將知公公爲將其所策遠算世亦不盡知然
世獨以膽勇敢戰知公耳初田猛既誅督府議設流
官公曰必且挾思恩爲變矣十八年立堡弩灘以控
峽賊公曰賊據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
後皆如所料公既連爲賊所中毎陰雨輒痛自爲參
將數以病告製道冠山人服治生壙而時往游焉自
江淮徙廣右也以書來請余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爲
將者據鞍矍鑠至老不敢言彼若乃自爲塋窆臥而
飲酒此山澤自放者之所爲也二者其不兩得而公

乃欲兼之耶雖然公之志則遠矣公爲人精悍其臨
敵目光逆射兩顴頳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
嬉怡諧笑臧獲輿庖無不歡然處族人雖𨵦至相賊
殺不記更厚施之與人交重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
可盡至於臨敵應機腹裏谿谷飛箝網絡神鬼不能
測或誚公譎公曰吾譎賊耳非譎人也知公者以爲
然配帥夫人子三長學有父風其次覺次賫俱業儒
所治生墓在貴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南望潦里北
睇龍山左黔右鬱兩江縈紆皆公曩所揮戈斬級處
異日有過公墓者得毋慨然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

尊寵立功之臣則或爲之象祁連山象鐵山於其墓
以旌其烈於不朽公平諸猺靖廣右猺中多大山則
宜何象然　夫子方且鞭撻四夷以大事推轂公公
所建立討不止西南一陲也其所象益未定云

叙都督沈公廣右戰功　唐順之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
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賊墻
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
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劫公
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彀弩十步外公
挾弩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刀
於鐙鞳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殪左挂弓而右掣
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悔夫弩
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脊既連斃三酋後騎至代
其首公以二酋讓後騎而囊斷頰者自爲功餘賊棄
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首若干級毒弩中公肺壁
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
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
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
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猺以兼隘開告而導公入丁嶺

公策之斬所閉隘而入果兼兵守於路擒賊者數人以
丁嶺之賊告遂舉以導兼而兼猺亦以公斬閉隘告
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賊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
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澗公亦舍騎跳而下澗澗深沒顛
馬浮而岸毛盡濕東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洇而逃
躡水中影騎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稍屬至厓
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厓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
賊追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
殤澗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諜者告公倉卒率五百
人伏於江岸駐自面黑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

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爲滑石灘狹夆緣
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潤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
奪其潤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岍竹揭竿
而編茷以爲緣刻頃成數百旗揷之蛟龍灘令羸卒
數十人守之爇柴煙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
公分兵兩岍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
嘗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岍
軍譟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水斬
鏢酋人騎皆蹈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
却東走山上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

洲兩岍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
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
畜之在兩岍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
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
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
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
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請督府云云
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
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官大
率也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
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
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阴不能歸矣猛安得
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于
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
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
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
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齎家糧五
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覩湖兵
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爲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
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幷兵攻工堯左哨將

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
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
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出工堯背揷旗爲號
煑餘糧爲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鬬我軍
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
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揷旗初岑璋
既與公爲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爲助猛守工堯道精
卒千人以護女爲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
上旗大譟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陣却
亦譟而却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於陣中蹂尸數里

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
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
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紿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
走歸順爲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于境相見因相
抱哭璋以子女恣猛圈畱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
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
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
爲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
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亟送督府斬他
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

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月矣猛死田州平安
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
反側至今未戢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
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
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恩酋王
受建兵劫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爲賊巢公又言於
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爲名今若迎岑邦
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
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
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

與共謀因薦公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
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
焚劫知府劉璉殪於賊知府鄧鉞閒出城弩中其膂
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
公爲叅將始議勦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
賊又最獗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
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
裹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即賊
巢爲營固守而因賊糧以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
欲坐踣之于是百戶潛遣人芟而告急於公公即上

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爲援既至聲銃者三因督
擊賊百戶兵聞銃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腹背
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橫絓兩陣中阨隘不
肯散公使人芟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芟而以
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
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
是詗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紿曰是新叅將老
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
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
心懼因熟猺爲解熟猺者界漢人生猺獞間陽附官

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陰
當於是熟猺開說於公曰請爲兩家解鬬公度賊尚
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猺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
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衆奔
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
城城中人讙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謂欲大破
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
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
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詗者賊耳
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閭閻動色情性賊在猺峒千百

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糜勦口語沓者衆及聚兵而
手足畫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險夾何官兵殘之
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
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嚮導往往爲賊誤我
人死地崩墜崖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
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擄多所人無
一當而所喪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終然如刻
穴守鼠而賊淸脫不可蹤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
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官爲諜則賊生疑於是陰
求得素與猺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各至府署

詞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
本若試爲我詗賊衆咸諾乃人給銀五兩俾益買物
散入諸峒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
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
徼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毋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
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
至期鳴鉦者三則諸兵皆聚節謂之曰今日出某門
而遣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負貿行問旗頭旗
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强我往我漫往耳軍
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

劄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
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
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
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猺得出入償買游
嬉城中無禁諸猺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
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詗賊後賊發其火
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猺曰若見我若
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
已而猺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
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妻婢灌之以酒人數大

親察群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將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猺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跟蹌舞手出府門猺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猺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賚賞猶不能給而猺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猺婦又洩之以獨得珍果美物誇諸猺婦以爲夫人愛己諸猺婦皆怏怏心羨嫉其夫使報賊冀己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

猺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嫉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勦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下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

功者以克級故賊害我輩我輩雖爲賊時得脫或[illegible]貫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者弩貫爲虜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詈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勦若無赦須之擒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鵰勦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鵰勦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閫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閫令罰若五牛不者且勦自是所歷自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閫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刵兩目刖兩耳貫銀數兩而遣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遣兵而用刵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

使徵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刵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刵目者刵目者每一入巢輒利益多而爲賊所獲毋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刵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覃萬犀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爲吾泊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賊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於是凡

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功督府而以避逗
退賊至巢為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誅得
無洩公嘗欲勦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
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公獵乎因起出獵
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
不能敷率走之他巢他巢入又嚇之曰公且勦汝則
又走之他巢嚇之則又走跳冒瘴以死或餓槁
崖谷公又每以甚雨淒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
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毬裘毛氈帽與草同色
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

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叫往往凍死或觸崖石死
不者且為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為賊之利至此
黎明下山詗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詗之時公
所遣衣毬者四散諸巢同夜鳴銃明日諸巢所使為
詗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
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
已更相惟駭已而詗之城中入則老沈固安坐城中
不出也益惟駭曰昨聲銃者誰耶兒耶諸猺又自相
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
為好猺偅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

無敢詞者其軍民往往牽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雞酒
於猺猺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
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魁中知府膊者也兇
猾甚先是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
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勦之至巢則
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
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
與狼兵為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
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猙獰入室恐諸婦女
俘被擒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

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
猺謂諸猺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
汝妻子矣諸猺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
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為狼
兵殺且擒久矣已而恐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
狼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
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
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為公緩圖公曰諾因
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蹤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
撼扶諫曰過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盡

于討賊推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詭相與
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禦百戶與巡
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
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
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
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
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
於是領諸猺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
猺曰諸猺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於
公曰吾獻扶諫僃讐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

公慮諸猺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
諫吾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再用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質熟猺妻
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虀粉矣至巖洞中果
得扶諫而出諸猺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
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
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
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子皆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
以歸剮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
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猺既熟公威信公
會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讐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
以賞獨首虜生口視狼兵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
畜諸猺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猺懼失
期雨泅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
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爲將如韓觀山雲惟
能使猺人不作賊至公能使猺攻猺則廣西所未有
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
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一人徐五韋貴爲土巡檢
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獷悍不樂
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
也當彼岑濬時調兵鎭安鎭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

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
夷民益思亂鎭安乃潛名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
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鎭安因要之曰金立
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
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爲響應者勢洶
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
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
是留欲往投金以是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
於公曰留小主人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
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留言獨心駭以爲金去賓州

數百里而酋應之表裏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婉色好語謂酋曰汝第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酋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酋曰聞鎮安縶金甚堅何因出乎酋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酋而呼酋至寢所曰爲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若欲殺人劫城任汝自爲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酋唯唯公遂與酋銀十兩而以花紵方摺之納酋懷中爲

我寄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紿酋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酋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偬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酋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酋詣金具如公言金大喜眞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酋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公公問金來乎酋曰來矣金叩頭潛

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酋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衷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徵

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名酋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賠箭刺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令一以付酋可無賺金也酋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寄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賠箭射汝不若易汝土

官[illegible]衣襟掾吏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illegible]
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illegible]
賂吾庖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
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己
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
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
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
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爲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
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
衣糧匱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

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
按好語曰吾爲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
而畱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
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
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
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
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爲五百人者迫死而狠
鬬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還則
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且
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

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
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爲不知而聽
希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
得官與不得官惟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讎之是時金
尚駐近地覘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
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
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叅將府則
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
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疲
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

卄心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
請於巡按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
餘人與楊畱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
備計公可遣楊畱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間謂
金曰楊畱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
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
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
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畱偕至柳而偕
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
會金於路躍馬而踣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

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尚以公愛金故被扶不敢恚公金至柳入叅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罶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百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千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叅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

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名罶於城外狼兵夾擁左右立罶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罶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罶取紅紵挂罶罶愕然公曰汝為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罶大駭泣下曰罶土人也公曰汝為之而欲誣衆乎公意又欲以疑罶於其黨也罶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為罶奏功矣因見罶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罶率之歸賓州遂令罶齎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

金一人罶既惶恐見紿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鬪見殺於路中日夜踴躇乃備奔歸項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款罶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鬬何所不塈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鬬而主受其禦惟公鏃之又鏃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剝筍然待其為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

左江孫叅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沂峽峽中大酋侯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令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叅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名雖其深谿絕扃

公嘗不恭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諭者諭
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
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
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
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參將千人乃不如
沈參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參將於虎口
功尤奇公膽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
賜半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
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
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

級而博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涤危疾所部皆
自戕于神前以禱公刀穿手矛剩股鈎刺脊繫鐵鎖
我之瘢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
喉爲禱其得士心如此蓋余宦遊而得當時名將數
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
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瓌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頫首
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
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
得撰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
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齪齪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未盡其用

前軍都督府右都督贈左都督石公邦憲墓[illegible]
銘　張鼎文

苗夷自方叔南伐之後惟漢馬伏波兵振臨沅受
降置吏其後地雖內附不能去兵歷代以來苗夷爲
亂天啓　皇明曆紀二百餘年　世宗皇帝受天成
命撫屬興運天錫忠良勇智之士克清大憝掃盪氛
釁九眞日南夜郎徼外罔不率俾足爲明德申威之
臣大都督南溪公其人也公姓石字希尹其先山東
壽光人石玉仕元爲行院同僉洪武四年歸附授遼
東衛百戶調平越衛所鎮撫從靖難兵陣亾永樂初

陞清平衛指揮使宣正統間陞都指揮僉事割宅改
建衛學宣傳宗宗生瑛瑛生堅堅生公甫十歲苗夷
迫城公於階下立壘持鏢願當一隊長者壯之十二
歲喪父鬻產僦屋惡少犯之不校戊子襲職歸即清
出苗民侵弁屯田庚寅後三十年陞雲南都司僉書
屯政再陞掌印三陞都清守備四陞都指揮同知江
西掌印五陞前軍都督府僉事六陞都督同知七陞
右都督從事征勦大小數十餘戰其小者鎮撫凱里
司惡苗納款湄潭六寨投降進征克平都清洞苗阿
保銻截殺凱口賊黨阿廷等鴉勦六龍山殘苗邛水

司臺黎等簸箕寨龍老三等答干地方白洗寨張
保王三夯長等龍塘寨龍老二等拗洞寨岑賈沙酉
寨龍老四等龍由隆里寨阿利等卭水司梁上鬼央
等　地隆阡龍力水等各斬首一二百顆五七十顆
其大者四川流賊合思石苗民據江村囤叛大征命
下攻之不克公視其崖壁高僅三丈令軍士積草崖
下軍中選一少年何全謬充千戶與賊交質詒曰招
撫全往探賊食盡守者皆婦人郎如公策從囤上一
躍而下大軍鼓譟急攻斬首一百餘級都勻七司相
繼讎殺兵憲憂之公曰七司如鼠鬬穴中氣盡自斃

獨山蒙懲殺父爭官誅不可緩豐寧楊垣罪惡次之
今先聲罪獨山然後移師豐寧豐寧抗我師公乘勝
搗之斬首二百四十九顆各司皆平雲南江川等州
縣有獼羅樸剌梅難等東有昌明龍朋等有多歹李
成老阿旦等恃其險固各肆鈔掠兵不能入公使人
覓賊素識及知險隘者為嚮導詗得賊狀則分麾而
行公親督諸軍伐木塡塹川陸並進猝入賊巢火炮
俱發四面響應若天降地出賊棄甲走首伏兵執之
行且鬬者追盡殪之東南二賊皆就擒奪回男女牛
馬無算斬首三百餘顆磨子崖囤苗處阿項等擅生

殺異章服為川湖梗公撫安之不服調漢土兵七千
進征春江雨漲公令軍士編筏徑渡猝至崖下夜防
劫營是夜果至伏兵斬首級數十顆鎧仗盡棄賊求
援於播之吳鯤趙懋等諸將皆恐公曰安萬全楊烈
所畏也調水西軍三萬進次烏江聲問烈縱鯤助逆
犯順之罪烈奚暇援人乎公每路設兵迭疑疲賊時
二月沿溪桃花未發公集兵犒勞曰此花須一二日
開吾以鼓催之花速開囤卽破矣日午報桃花盡開
軍中作氣又令樹旗百步外曰我射中旗竿賊父子
俱擒矣一發果中軍中踴躍乘風舉火烟焰張天斬

關而登生擒賊父子斬首四百七十餘級湖廣溆浦
縣猺賊公征之令製五色旗各百面立五營令賊探
者識之越日至山分旗兵左右前後立幟奪山公總
中權分兩翼由前山入賊出迎戰入則奪山者據巢
矣斬首三百餘級俘獲數百人賊平溆人肖公像祠
之容山土官張問韓甸讎殺不已公以兵聲罪守備
兼勳千戶郭繼武頗易之稍近伏兵四起勳繼武被
殺公於重圍中殺數十人挺出至鎮遠調度兵糧賊
於沿江防渡公佯與爭渡別於上流三十里編竹為
橋潛軍暗渡公為後應賊勢甚盛公身當矢石我兵

水陸並進賊潰土崩墜河者千八斬首三百餘顆擒
問句容山平其尤大者銅仁劇賊龍許保吳黑苗據
六龍山剽掠湖廣川貴二十餘年其地陰谿邃谷竹
樹雲迷連高夾深危險叵測督府請合三省之兵攻
之公曰地險易匿賊首不可得也不若厚賞順苗爲
腹心以賊攻賊便時巳名兵公至銅仁招納順苗二
千餘人示以恩信日出獵鹿據其要害布營結寨諸
苗莫測賊迫銅仁或欲閉城堅守公曰城外無人乎
開門出兵賊巳欲濟公以飛鎗中之炮火俱發自相
蹂躪死者無算賊首遯去襲破思州府城公督兵嚴

程東甲而趨追至老黃山奪回擄去人畜各數十賊
首又遯去陷石阡府城公乘其疲困分兵要截歸路
首尾不救斬首百級奪回男女八百餘人牛馬器械
無數賊首又遯大征命下三省兵尅期大進公聲言
由滑石江進謬令奇兵於江上山頭張虛然火疑賊
公乃率衆銜枚疾走攻亞寨冒雪而行出其不意一
鼓破之得其倉米錢帛牛馬進克滑石江狗腦坡參
地龍塘諸處龍塘許保所居或曰難克且先攻瑕兵
法也公曰斬蛇斷頭令敢死士數十人潛伏後山令
宣慰安萬全闢山公以步兵與賊背寨門殊死戰軍

[illegible]者應以火器疑前後兵至棄甲敗走追[illegible]
通[illegible]首又遯督府檄進董番山公曰兵貴神速牙
[illegible]程倍進賊分兵拒之公據險立營堅壁不戰夜
令其處開一面以防劫寨某處設伏以待賊至是夜
果如公料伏兵四起殺賊過半攻勦四晝夜前後斬
首五百五十顆擒獲者不計進攻湖苗川湖二省援
兵不至苗賊併力衝營營潰公與數十騎橫戈格殺
數十人出走十里遇伏兵又格殺數人收敗卒數千
據險以待守備柳之文死之廷議公戴罪殺賊公得
諜報許保逃匿深洞間與各苗往來糾合行劫公名

順苗某某屬以誘賊且謂之曰昔在圍中見二人挺
而麾曰開路開路我馬得行既而訪之老猫老獾也
似欲歸順其妻子繫獄彼能來歸我能開釋若大兵
至無及矣猫獾來降公即取彼妻子令見執手痛哭
晚令宿府中夫人爲其妻易衣添枚饜飫酒肉數日
遣去一日公置酒高宴名猫獾旁侍酌以大斗猫獾
心醉誓許報恩明日賞以衣服酒肉令與妻子同歸
諸苗聞之皆有順意猫獾歸甫八日率諸苗來降且
報日許保縛矣公擇精鋭四千人夜抵唐寨立營大
甫公喜曰此洗兵也問其地曰湯總兵舊壘公又査

曰此我得賊陞總兵識也獸禱于天須史晴霽豁
猶獐等謁見縛許保獻功公椎牛饗士畢與數十人
往猶獐寨妻子奉觴歡如父子仍送公五十里別公
又遣人詗吳黑苗子姪家丁止十四人某日欲出伏
兵於中塗斬之苗悉平督府上功於舊銜上加提督
麻陽酉邑等處節制湖川駐箚銅仁自公始平州司
楊進雄殺叔反姪而奪其妻公合諸土官宣數雄罪
曰汝能自服子孫不失茅土不然吾縱汝以兵決戰
吾將郡縣汝雄泣就縛白泥司土官楊贊殺楊一家
男女數十人自戕其族負嵎阻命擁兵自救遲回觀

變公發兵鎮遠贊徉父入以他事來偵伺動靜公直
諭以征誅之法明示破之之計贊遂與家人泣別翼
日詣公款降楊國亨以四十八萬之衆爲亂水西謁
上官辭色不善卽擁衆讙譟而出主兵者謂宜討之
公以檄召國亨責之曰爾欲反邪吾視爾釜中魚爾
兵衆孰與雲貴川湖之多爾四十八酋長能忠主乎
吾鑄四十八印立爲四十八官朝下令而夕馘汝矣
不然吾令爾讎嚴倉烏蒙攻後四川播州攻右調雲
南兵以象攻左吾以湖貴兵攻前爾誰敵邪爾漢唐
以來基業在吾掌股中可裂爲郡縣耳國亨免冠頓

首痛哭謝罪惟公天錫勇智動合神幾或以兵力取
威或以口舌定亂幽感神祇以助天兵明化凶頑以
歸至化雖古申伯式是南邦方叔荆蠻來威不是過
也若夫孝於先祖尊事祖母席太夫人母王太夫人
友愛二弟姊妹敬其族叔虎仁及三族之親助喪賙
貧不矜巳功不揚人惡讀書好學爲兵憲鶴皋張公
所器重巳乃尊敎廸德生事死祭以報知巳則又恂
恂然儒者氣象非武夫介士能彊爲之余嘗讀箬溪
顧公及兩京九卿保薦之疏慨然知中興名將之無
二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倒狠居塌瀚海據六合之

中空萬里之外天嗇其年大勳未集隆慶戊辰卒於
銅仁官舍天其未使我明無南顧之憂乎卒之日呼
二子命之曰我有俸廩皆餉軍士死以債累汝無我
怨端坐而瞑士大夫及夷漢軍民無不辛酸涕洟披
麻臨奠不絕於路銅仁士民捐貲立祠撫按題請贈
左都督祭六壇　勑布政司營葬平生蒙　欽賞一
十有四陞俸級者三蔭者二追贈三代祖父皆如
其官生榮死哀武臣之恩極矣

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
左都督孟諸戚公繼光墓志銘　汪道昆
余自職方貳邦政簡記諸名將而綜核之慓者不堅
誕者不副律之軍志不僨則靡要以爲丈人爲司命
爲社稷之衛爲不二心之臣則戚少保其人當世無
兩少保文武具足顧折節而右吾文越在行間得片
言如右券居常纂乃考服孳孳以孝爲忠有開必先
余則有孝廉將軍傳會倭㳘吳入浙辛酉寇台州少
保將所部兵九捷而平余則有台州平夷傳壬戌余
自閩監少保軍殲橫嶼遂截蔿鼻搗牛田兵二番行

一月三捷既飲至余則有平遠臺勒功銘于犀同軌
而盟務戮力以紓閩難余請師再至島夷蕩平遂復
諸郡縣城堡癸亥新寇累萬厚集仙遊則出奇夜襲
之寇無噍類乃若焚山寇百壘覆海寇千艘功什冠
軍域中底定封鯨鯢相望余則有京觀碑余去閩少
保應名之　闕下期余吳會決策而行余祖之三山
則有言贈壬申薊門大閱少保從譚襄敏在事余則
有燕山銘報命惟功余則有特疏丙子少保始艾祝
以申呂余則有薦履篇驃騎罷鬼方歸而丘首余則
有志有銘少保罷南粵從間道入新都胥命舟山余

則渰洲三會記同事二十五載先後累數萬言則
言者謬矣胄子祚國布狀新都明公推輓先人賢于
兩大司馬無祿先人即世藐諸孤請卹無從大司馬
與撫先後歸莫爲適主乃今疆場多事　上方求舊
念功儻藉寵靈幸得死所惟是墓門之石惟明公特
書竊惟疇昔之言譙而不越今茲之志庶乎信而有
徵余將概其顛末而損益之幸得藉手戚之先起定
遠具孝廉將軍傳中孝廉歷連帥入坐神機營毋閻
太夫人故旌貞節則自大寧歸老孝廉乞終養詔從
之嘗遇異人叩息子狀異人豫以期日告戊子閏娠

胄子生斯爲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矣後五年舉
介子足當厲行其後十有三祀將及期王太夫人夢
神人衣絳衣降于庭虎變而躍梱內是日日華五色
孝廉命之曰繼光其字元敬其號孟諸則余所易也
幼而好弄押闔多權奇孝廉從方士受大還鋼鼎烹
汞偶退火出丹室命少保主扃少保進武火大烹扃
戶自若既排戶入乃大驚孺子冒不測而攖九龍敗
矣頃之覆鼎而出汞皆成金躬覆試之百端不死孝
廉歎曰鼎有實非孺子誤惟予先世無罪實以非先
世咎惟余無良孝廉以不器貯硝樓中戒勿上少出

秖畢火爲戯氣歛薰天孝廉厲聲詰之弗應跡之賊
旣然且墟圜而幣入版者寸之三孝廉灑然異之孺
子得天侈矣始舞勺隆準方頤轂而鷹揚英氣勃勃
其中類晏平仲居然爲萬夫雄旣舞象拆節爲儒以
經術著旣冠奉孝廉命上勳府襲世官待次司馬門
善相人者目逆之門左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
不五等則三孤布衣極矣孝廉持大節不問家少保
旣孤家故不造內子出王萬戸累封一品夫人少保
襲歸日服事分部內子主中饋相與食貧裳市一魚
三斬待餔朝進首午進尾少保虛口而行問有餘曰

以矣剛以膈在腹而陰自奉心嗛之暮以魚腹羞少
保色沮子㮰腹以望吾腹甘苦可無同乎內子謝曰
妾伕君勞君良妾苦禮也乃心德內子方諸孟光庚
戌待試武闈句奴大入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門少
保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
良家子入戍春秋少保任中軍從使者起文學侍從
嘍唶諸偏裨中軍務輯衆心一軍皆服所部急推轂
進總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浙
殘矣少保上練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
背而格干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

其可也聞義烏露金穴括徒遊陳兵入疆邑人奮鋤
棘衛之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慓而自輕其俗力
本無也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
府乃檄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起于
丘乘兵寓于農第西北地夷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
利竝驅乃聞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偏則
伍之而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是名鴛鴦
陣惡用鸛鵝爲哉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請補浙東
叅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睹旍旗皆辟易所
鬭以丞取勝語具台州平夷傳中時新兵若發硎至

如破竹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少保西行旣捷露布
以聞軍聲益振夫巳氏故睨督府逝將擠而代之陰
撇東南憤客戍苦軍興則扇甘言爲簧鼓求及入閩
先上封事請因兵求兵因糧求糧無肅徵調內應者
讙然爲口實夫夫無負神武師及使者彈事不行各
守官如故夫巳氏旣失筴無敢食言寇虐益張兵食
無措徒負長技擐弓躍馬當先一倭操利刃迫之斷
馬尾而免寇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
長壁莆東南出沒楚掠因而塞路扶野不耕山寇陸
梁海寇盤踞廣叛兵乘亂出入艇若無人言者詞督

府兼制八閩亟解懸以希悔禍乃屬少保部兵八千往余爲監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將振旅余操壺漿逆之福清西樓余謂倭咱利如蠅旋撲旋集非一大創疇能息肩公歸未及稅車閩烽舉矣少保辟人耳語明公知余小子所由來乎督府之援以開府故亦將以謝羣言耳借一爲券寧慮什全天意必欲完閩幸明公在八閩之事明公以獨身肩之督府之重明公愈于開府願明公躬謁督府悉陳往者之過計請兵請餉而西余小子眇然一夫願從公殉國

矣余三酹而三拜少保出百金劒二分佩之誓而指天渝成言者不祀既入省會勒功平遠臺少保既班師余上書所部願奉詔旨請援于浙所部皆不可閩方急無寧出護軍境外乎余爭之彊今且必往傳遽三宿賊寇入莆城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又三宿驛聞督府逮京師所部發急足追余還弗聽既而大司馬趙公代督府乃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閩望援兵日幾幾如望時雨兵至寇畏飛將軍如虎枕藉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斷脇從視首功居多語具京觀碑中不具載　先帝王位虜陷石州東

花[illegible][illegible]殘不守用廷臣議名讀司馬戚總戎入衛備邊總戎三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劫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股軍費豢外舍兒視虜飽歸尾面鵰勦掩老羸爲功級既贖而賞有差封豮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爲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爲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北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

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坐致富强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聞者發言盈廷司馬私語總戎吾舌敝矣如不入何弟捫勿談合惟命總戎自言世受豢養敢不思效愚忠用則腹心干城不則馬革無問舌矣既襄敏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門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獎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翔命觀聽猶寓焉[illegible]廨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乃則又以總理專主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矣言薊當肩背

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
瑕則百堅瑕北年遍圯遍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
塞畫地受工跨墻爲臺睥睨個建臺高五丈虛中
爲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餱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
退則畓休弟力詘未能畢贏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
木彊律之畢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倡
勇敢督府是其議於之給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
待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莊總于山
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都
督建垣之役工力精班軍則以南兵爲渠長薪水取

諸塞外其餘則以益糧蘇少保廼工介弟爲植少爸
劑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智益以壯麗獻功不甸
月告成事是役也碣縣官儲錢十萬糧經費考工是
萬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成之議立車營
車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割爲方陣步騎二旅出
驟前衝擊雜步騎先薄五十步外稍近則步兵出
橫以鋒擊之虜卻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
虜顧不獲抱復發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
以衛兵爽應主兵戍守陵寢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剛
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illegible]次批持次進擊次

追龍　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虜[illegible]
虜謀入犯西酋得薊狀恐亟卜不祥遂謝東胡款關
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比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卽軍
丘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粱益且將求多
總理故以參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
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
國　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
師畢至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
罰必信余課諸將校諸兵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復諸
關隘登諸臺組歷諸亭障周覽諸關閒比還報悉以

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輸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
天子出其如　主幼何既而遍修薊功遍進左都督
其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胄則特進光祿夫夫
及江陵棄人間人言波及少保西粹將起記室少保
若加諸膝而進之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給
移鎮南粵虜入黑峪關薊人願亟名還不得請則勒
石頌功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任殭事如二鎮踰年
疾作得謝還登州一品罷而張先後有子皆不祿少
保陰納陳姬舉祚國安國報國沈姬舉昌國楊姬舉
輔國御入露諸姬多子狀日撫白刃願得少保而甘

心少保束甲入寢門號挑而愬祖禰乃大慟一品秉乂抱頭痛哭乃携安國子之安國既受室而殤一品解體囊括其所蓄輦而歸諸王少保歲散千金徇客急歸而棄折卽延醫治病且無資丁亥始及耆蜡口雜三號將星隕矣祚國守增廣生曲周公趣之入襲少保先以閩功受上賞任子武德將軍則移任驃騎肯子壽國薊功論最　上命任子執金吾通計部功郎諸子皆萬戶不啻也諸御史核冊授故記室上本兵故記室利資斧而乾沒之核冊亾矣乃僅襲祖職得指揮僉事不逮以賞格聞本兵以少保功高將請卹與既曲處公就未請姑有待而後發喪少保在浙有紀效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盤盤見諸行事非徒托諸空言居薊余署其路寢曰止止堂藏其所著作爲止止堂集乃延郭造卿纂薊門志將納諸職方既去薊留千金造卿稇載歸閩志仍闕少保故知人善任使卒失之此爾人少保非智者與蓋千慮而一失也當世借材且不給何大降殊材也者而中折之胡華陽有言方今以少保當阨者三人矣其一武穆其一肅愍其一則華陽自名夫岳于不辜華陽世廟聖明且無辜少保四三公而一體卒以

終焉豈直天定乎哉不安殺故也老氏以佳兵爲不祥斯其爲大祥矣故余志少保墓率略軍功獨揭其大援之符徇國之志人不及知者爲不一書銘率用此銘曰昔表東海大風泱泱國士代興居然厲行則其濟美世篤忠良則其威儀虎視豹章則其節制孫武宮墻則其宣力爲名爲方則其下士爲將爲嘗則其從事是爲汾陽則其勇退是爲子房三千組練其陳堂堂東南底績海波不揚遷之左輔疾視跳梁亟須滅此朝食未遑洧人聱控勿縱飛黄輪曳其踵駕彼羊腸爰徵銳師六翮以張時而出塞戎車彭彭臺

垣高峙永保金湯匈奴皿向納款來王無平不陂無滿不覆如狠跋胡如鼎折足南粤樓船齒之揚僕跋我彤弓釋我戎服壘橐而旋有如白屋始杖于鄉競推爾轂內難方殷犬歸期蹙天高九重　邮典有屬圻父書勳工父司築葬予祁連斂予良木生榮死哀庶瞑爾目

叙都督劉將軍淮上戰功　黃姬水

黃子避寇留滯秣陵恤恤乎旅處也一日江子民瑩造黃子曰汝聞淮上之捷乎爾知劉將軍之功乎謂黃子言狀黃子曰嘻有是哉若而人也即詩書所載蓋稀人者以不獲親炙爲憾今並世而不一覿之乎甚喜　江子偕黃子詣將軍幕庭再拜嘉歎焉將軍傴僂謝曰顯委人也執政者不以顯爲不肖使備持矛顯何力之有焉因命酒爵數行請將軍誦之符江子所言狀江子授簡俾黃子叙之以備野乘黃子仰天歎曰吾儕朝經夕史終歲偃仰摽筆研以食粟者獨

人耳將軍其丈夫也哉將軍其丈夫也哉叙之曰嘉靖三十六年夏四月倭奴寇揚及淮殘泗州縣十有三殺都指揮一所過鞠市爲墟暴骨如莽我圍孔棘留京戒嚴特劉將軍方北下將祇役金山大司馬張公檄將軍守浦口無何閩司馬曰賊性貪惏輸掠既衆其欲已盈必無留余去者半其在泗州者需亦去耳不邀擊之顯留此不能自效也大司馬許之會御史馬公移書辟將軍將軍乘傳謁御史御史喜命具饗饗將軍將軍曰賊在顯不咽食也請爲君滅賊還饗耳五月乙卯與其家甲驅王安東謀之賊艘二十九賊衆時脅從散去簡人人倭也遺將軍誤書將軍笑曰賊素易我且歸則志惰可襲而得也迺使甲剛下躬率四騎薄賊艘詬之賊出將軍叱二騎從前以身殿斬一人以狗且戰且却射馬中矢馬駭將軍下馬扶簇賊卒馳將軍前將軍躍馬斬馳者賊至岡下弩發賊多中弩者然且扶傷而鬬甲亦殊死戰賊乃引去甲欲逐之將軍曰日暮矣勿逐也賊言焚民廬以摧我將軍即先自焚賊巢所俘美女子以歸我將軍戒毋犯悉縛送有司將軍度夜當雨謂甲曰我露宿是彼以逸待我也乃違岡十五里而軍焉選八持火鼓

潛涉賊艘賊數驚徹夜不得寢厥明丙辰[illegible]誓衆將軍執一幟以號于衆曰汝官軍有能敢勇殺賊樹功勳者立此幟下得三百人曰我前拒汝爲後勁命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衝毎巷以五人守以五人迯曰賊出汝蹐命甲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曰賊濆汝擊命三巨艦積葦泊上流曰賊艘汝燔右之虛以張其勢左之疑兵以分其黨復令數人升屋而譟曰獲賊矣獲賊矣既誓乃陣賊自北山者連斬四五人遂不敢復出退語其魁魁怒搠冠揮旌左手持刃右手持扇登峤麾賊衆蟻軼矢集如雨將軍與騎過之挌

者半揆者半矢盡又張廿六銃圍將軍數匝兆危[illegible]
射賊輒殪賊氣稍奪將軍曰彼衆我寡不先殲其魁
則衆不携也廼一呼突賊壘斬前隊二人直擣致下
所指摩者自頂至踵裂其尸出賊陣後賊衆披靡相
怖以日甲四起夾擊之斬獲甚衆賊大潰還入舟舟
焚將軍追至舟上盡斬之又擒一魁名五大王者亦
斬之溺水死者不可殫計淮倭悉平將軍不胄不介
者一白布單衣巾褌㡌之身不滿七尺猶夫眇小丈
夫耳及遇敵提兩刃騰躍起踊矯捷若飛刃起見刃
不見將軍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咄咄曰神人神人云

黃子曰倭奴犯徼七年于茲我軍不戰而潰者衆矣
即戰輒十獲一往往是也若去歲梁莊舟山之捷亦
僅見者將軍以寡殲衆而不折一卒豈非奇功也哉
將軍平九流橫江白草松盤芒佈等洞曾以三百騎
破獠萬人孤身被圍轉戰三日夜斬獠猺爲首潰圍
而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不一衄由此觀之則將軍
今日之功謂非必勝之算乎傳曰昔范宣子有功而
讓而晉以平趙簡子有功而伐而晉以不競讓之謂
懿德所以嘗有其功也將軍讓其功以五十級聞能讓也詩曰豈
卒常功名之士哉雖然吾見將軍性淵疏無世俗諂早悲或多不悅于人嗚呼爲賢爲民社者尚畧之哉

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麥公祥行狀　王弘誨

公諱祥字天吉蘭村其別號也世爲廣之三水人幼
英桀特能自振拔既長好任俠自童時即與凡福別
號何福列籍　內庭晉至大司禮　天子令紀錄其
家公遂得充材官出塞有功歲戊申陞授錦衣衛百
戶再擢千戶選掌禮儀房事己酉陞指揮僉事南鎮
撫司僉書蒞事廉勤賜封辛亥陞指揮同知時　世
宗肅皇帝念大司禮公提督東廠功兼以內直勞叙
陞加後軍都督府右都督本衛堂上僉書仍賜蟒衣
及繡春刀鸞帶皆異數也是歲詔加特進榮祿大夫

曾祖保旺祖寧父常錄皆贈如其官曾祖妣盧祖妣
曹妣錢氏皆贈夫人庚申循例乞休　詔許之仍予
祿于家公虬髯古貌性通敏然淳厚悃愊遇人無所
狎侮又不喜紛華即歷位通顯其自處澹如也解組
歸私第置一切榮名不談諸金吾貴人故多結客縉
紳間或鬭雞走狗競爲蹋鞠六博之戲公自灌園外
杜門謝客一無所嗜好衆咸服公爲長者嘗曰吾以
嶺南布衣席內資倖致富貴出入乘車宅有盎藏寵
渥哉　皇恩宜何如報矣南望松楸首丘在念於是
建祠置田流祀宗先白蒐裘之外又捐別業一區供

同鄉貪館曰令後世賢師吾倡義不賢無爲豪家□奪云常戒家人攜食布衣間出其餘周恤閭里貧困宗孫孝幼而孤公撫育之底于成立以故鄉人士及長安中知公者咸曰公仁人也疾革呼嗣孫嵩囑曰予年踰七袠官階一品生既無尺寸以報　國恩沒尤不可示奢以重予過遂不起距生弘治庚申二月十一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贊曰諺云分田不如遺年善仕不如遇合有以也夫予聞公徵將有善相者嘗於輦中月公謂客曰若且貴至腰玉顧艾矣何力至此不敢用　命下六七年周覽如其言若符左

券云昔衛青未遇時謂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後其時安知他日封侯事耶故順風而呼聲非加疾此亦有所挾非偶而已也蘇建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不然謂人臣奉法尊職而已何與招士或謂蔡公不喜交遊其類是耶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七目錄

都督府二

都督同知

都督府二

都督同知

大都督同知何文輝傳

何文輝字德明滁州人王師取滁州得文輝年始十四上愛之撫育敎訓如諸子既長以其材命爲總制遷天寧翼元帥上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文輝在行間以功陞同知南昌衛指揮使司事守其地尋進江西行省叅政轉左丞以征南副將軍平福建徵還淮北從北巡及取河南復拜河南衛指揮使命守淮臨從戰定西破元擴廓帖木兒軍使攝西安分都督府事加鎮國將軍大都督府僉事從穎川侯傅友德取成都以兵戍之陞大都督府同知五年曹國公李文忠北征和林輝督兵巡居庸關遇疾還卒于家年三十有六上爲之悼惜命有司治喪事官給儀物葬之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陳質傳　忠節錄

陳質不知何許人歷官江西都指揮使有威名建文初克叅將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簡王獲罪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文皇曰質奸人害代王者遂誅質

鳳陽守將都督同知孫岳傳　忠節錄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克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式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及金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安置海南死

右軍都督同知韓觀傳

韓觀字彥賓鳳陽虹縣人父成事　高皇帝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歿贈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同知追封高陽侯觀肇爲廣西衛指揮僉事陞廣西都指揮使觀生長兵間諳練武事然爲人勁悍恐刻在鎮申嚴紀律軍中無敢違令者初蠻寇不靖數出焚劫郡縣殺守吏邊民苦之命觀勦捕觀出入人用命獲寇必治以峻刑間有一二遺歸諸蠻聞觀用刑皆膽落不敢復出爲害由是境内得安後召還京陞右軍都督同知無幾命充左副總兵征五開　上即位以觀舊臣拜征南將軍鎮江西數月復鎮廣西永樂四年從征交趾與劾勞績九年復命鎮交趾至十二年卒賜祭賻以粟帛無嗣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贈涇國公諡襄敏陳公

亨神道碑　　金幼孜

公諱亨，姓陳氏，鳳陽壽州人，生而奇偉，有大志。元季為揚州萬戶時，高皇帝龍飛濠梁，歲丁酉遂仗策謁軍門上謁，高皇帝奇之，選為鐵甲長，從大將常公征泰州，破張士誠軍，獲乘馬而還。戊戌冬，從車駕攻婺州，拔其月城，陷陣先登，有銀器金幣之賜。由是以驍勇聞。遂定浙東諸郡，洎征安慶、太平、高郵，皆效勞績。壬寅春，天兵攻陳友諒於鄱陽，公以功擢鐵甲百戶。癸卯再舉師，次湖口，公言於主帥曰：陳氏兵多土人，熟於水道，今方秋，湖水尚盛，中多灘磧，或為所誘，則我舟膠淺，難可以逞，莫若募其土人潛遣小舟察其淺深險易，量勢而進，斯可濟也。主帥用其言以聞，如其計，遂大敗陳友諒兵。甲辰，實授天策衛管軍百戶，隨大將定江北諸郡縣。吳元年，以平浙西取蘇州功，陞崑山衛千戶，階武德將軍，繼從丞相徐公北定中原，取東昌，公副指揮常某守之。值元兵數萬猝至城下，衆蒼黃失措，公曰：敵衆甚銳，利速戰，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於是堅壁不與戰，越二日，先以兵數百誘之，敵見人寡，悉力求攻，公與常奮大軍奮擊，且出奇兵邀之，敵遂敗，追奔至棠邑，僵屍載路，獲人馬輜重無算，公亦身被十數創。已而徐公復選公攻元都，克之，追元兵出塞而還，遂從攻幽燕諸城未下者。洪武己酉，調守大同，攻王保保、魏伯章，俱有功。已又征和林、應州、天城、白登。甲寅，破詹童軍，生擒偽官劉平章。乙卯，擢燕山左衛指揮僉事，是後屢征迤北，遼陽，破滅營帳，綏輯降附，威聲遠著。戊辰冬，以公守禦邊陲久，效勞績，特陞驃騎將軍、北平行都司指揮使，追封其三代，公感上知遇，益以邊務為任，功茂一時，邊將罕與為儷。歲戊寅，陞後軍都督僉事，仍掌行都司事。己卯，文皇帝舉兵靖內難，至大寧，得公名，見軍門，賜坐，親酌卮酒勞之，問以安社稷計，公奏稱旨，乃曰：天以卿授吾，其遂成吾志。於是命公為五軍總兵官，南進至鄭村壩，首與敵遇，即摧敗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諸郡，無不克捷。庚辰夏四月，戰白溝河，下濟南，茂建奇策，敵聞公名，不戰自退。勑書褒諭，陞都督同知。未幾，公嬰疾在營，文皇帝憂念不置，晝遣中使絡繹往問，夜則就營察視安否，醫藥飲食皆出上賜。疾篤，命還北京，文皇尋亦旋師，親幸其第臨問者二，公獨以用賢厚賞為勸，嘉納

之遂以其年十月七日卒於正寢訃聞悼慟不勝遣
官諭祭者七喪葬之費悉出內帑 文皇帝既登大
寶錄序前勞定議賻公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涇國公諡襄敏公爲將四十
年仁而廉他將或以多殺戮爲功擄取子女玉帛公
輒語之曰好生惡死人人所同奚忍害彼之命爲己
功也父子夫婦人倫至重又奚忍獨人之父鰥人之
夫而奄有其妻子耶於是聞公言而化者甚重嗚呼
若公者其校古良將肯多讓哉

都督同知陳公翼神道碑

公名翼字良輔先世居湖州長興縣後遷廣德州考
名興字朝傑生元季才識不羣有聲里社楊左丞辟
除萬戶時天下已亂落落無所遇仗策歸附我 高
皇帝從征伐克隊伍長進備宿衛洪武二年乙酉征
虹螺山授驍騎前衛百戶辛酉征雲南蠻洞力戰死
公在侍會有普安曲靖盤江之役襲職行間特授濟
陽衛世襲千戶戊辰征魚兒海子庚午征以都山辛
未征鴉寒山乙亥出擊遼東野人累功特陞燕山右
護衛世襲指揮僉事三十一年戊寅 太宗皇帝舉

靖難之師公已籍近屬自安定門始事及渡江率甲
四年環數千里大小二十四戰略定二十餘州圖必
取攻必破援必濟師交必全勝未嘗少挫己卯以白
溝河濟南功陞指揮同知庚辰以東平汶上功陞都
指揮僉事是年六月平定京師陞鎮國將軍陜西都
司都指揮同知尋命掌金吾右衛事蓋不欲遠任公
也明年贈祖考旺父驍騎百戶興皆如公官祖妣楊
氏母丁氏皆夫人永樂己丑扈 駕還北京進階榮
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後二年數將神機營
軍馬扈巡邊北至和林省迤北剌河擊斬胡寇尾剌

人畜殆壹後七年　上素知公老臣可屬大事詔從
南京督府視事洪熙改元　仁宗皇帝念公勳舊自
還任北京未幾有疾給醫藥調治久之不能起宣德
三年卒壽六十有三　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給
長具道里費勑有司郎長典祖塋治葬從一品禮自
襄斂至祥禫諭祭者四親藩大臣百司庶士祭弔者
相屬于道先是公年少神觀高偉聲如洪鐘讀書善
騎射以才氣自負及爲將矜而不肆嚴而有恩又能
先幾倡勇制變履危耀兵整旅之間敵常不戰而自
却非獨長驅鋭進能用其死力而已戰勝之日務以

弔死恤傷爲事未嘗妄殺一人故士卒樂附所向成
功隱然古名將云

遼東總兵官都督同知巫凱傳

巫凱應天府句容縣人初以廬州衛百戸屢從征討
有功累陞都指揮同知永樂元年陞都指揮使調遼
東都司宣德元年陞都督僉事佩征虜前將軍印充
總兵官鎮守遼東以功陞都督同知正統三年十二
月卒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凱性剛毅饒智略馭
衆嚴而有恩在邊三十餘年威惠并行邊務悉舉論
者以前後守東陲者皆莫之及云

南京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許公貴墓志銘

周洪謨

公諱貴用和字其先楊州江都人自高祖而下三世贈永新伯高祖妣曾祖妣祖妣皆贈夫人父諱成元季戍通州從　高皇帝起義陞燕山中護衛百戶後從　文皇帝靖難累樹奇功賜誥券奉天靖難推忠效義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永新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毋毛氏繼毋梅及李皆封夫人公李夫人出十餘歲即善騎射長精孫吳兵法尊讀儒書永樂中襲羽林衛指揮使宣德丁亥總戎以掌衛事者不得其人薦公代之百廢咸舉正統甲子朝廷命廷臣舉武職之有謀略善騎射者各一人以禦邊患前安鄉伯張安以公應名之試在優等尋授都指揮同知調山西行都司以擊敗北虜有功陞都指揮使歲庚午奉　勑充右叅將備大同西路累敗虜於蒲州營及高山陞都督僉事是年秋又以破虜功陞都督同知明年以疾乞還京師至天順改元疾愈佐理左軍都督事頃之調掌南京左府辛巳冬四川松潘叛　上知公賢驛召赴闕命充副總兵官往守其地會叙州府奏戎縣山都掌夷寇叛尋詔追於路俾先平之而後往松潘公直擣其巢穴斬首數百級降五十餘寨遂感深箐嵐氣以成疾及振旅西旆僅次成都而卒時天順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始疾革呼寧謂曰我死之後盡心効勞以報　國恩爾能行吾言吾死亦慰地下矣又作詩有夷醜掃不盡衷心尚未足之句實忠憤所發云予與公論松潘事謂宜調龍州宜府天全招討諸土軍左右夾擊公深諾曰吾意正爾惜未見之底績豈惟松潘之不幸全蜀之不幸也

都督同知陳逵傳

陳逵應天府六合縣人初蔭授忠義左衛指揮同知景泰初被薦陞都指揮僉事鎮守通州等處督捕盜賊累進都督同知尋改命守備倒馬關通州軍人保留之以成化二十一年二月卒賻斂葬祭如例逵為人沉鷙有謀正統初有詔五品堂上官舉將才學士李時勉薦之時出入其門下聞所未聞故涖軍行事多有可取其督捕盜賊用刑雖過於慘刻然強橫斂跡居民安堵後之繼者多不如之其最可稱者天順初于謙被誣遭極刑是時羣凶氣燄可畏乃獨收謙屍為之斂葬君子多其義云

都督同知孫安傳

孫安先直隸高郵州人永樂中代父煥職為大興左衛指揮僉事歷陞都指揮使正統己巳陞後軍都督僉事總督獨石馬營龍門等處備禦景泰辛未進同知甲戌以疾罷鎮成化七年十一月卒賜祭葬如例己巳之變獨石等城為虜所攻守備都指揮楊俊等聲言城孤懸難守皆棄歸遂鞠為荒墟安既受命總督與協贊軍務山西右參政葉盛請修復之躬率士卒芟蓬蒿葺廬舍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人有寧宇復為完城于時議者謂其保境之功居多子驥襲衛指揮僉事

前軍都督同知馬良傳

馬良山東館陶縣人襲祖職爲金吾左衛指揮使以功累陞至後軍都督僉事曹欽之亂良預有功賜金織蟒衣玉帶陞都督同知　上初即位以交結近侍調廣西聽總兵節制殺賊逾年貲緣得名還協守南京復命回京署前軍事四年充總兵鎮守廣西五年移守貴州至是卒遣官諭祭良姿表俊偉性度溫柔嘗以幼童侍　英廟于青宮比長益親寵天順時武臣中得寵者惟良爲最凡行幸良必從一日　駕出獵南囿早朝罷文武羣臣候送午門外見有乘馬從

午門中內官夾侍而出者後復一人騎而出衆皆愕然諦視前乘馬者乃良也後良喪婦不數月娶繼室鼓樂喧天聲聞禁中　英廟聞之謂左右曰良喪婦未久何以即娶夫婦之情何其薄也此人可見不知禮自是寵遂衰不復召見說者謂　英廟篤于倫理如此而良以嬖臣克保始終亦可謂幸云

中軍都督同知武忠傳

武忠先女直人宣德中遣使奴兒干授錦衣衛百戶後代叔父乃當哈爲海西都指揮僉事改註錦衣衛帶俸以軍功歷陞都指揮同知署都指揮使成化三年遣往建州招諭都督董山等陞中軍署都督僉事未幾進同知至是卒賜祭葬如例忠會昌侯孫繼宗之壻貌壯偉善射嘗偕給事中張寧使朝鮮國人請閱兵因以弓矢請射忠挽弓輒嫌其軟竝張兩弓折之既而有鳶橫空而過國人跽請射忠援弓射應弦而落國人大慴服子拱今嗣爲指揮使帶俸錦衣衛

同知中軍都督府事贈左都督張公欽神道碑

程敏政

國初著令武臣非歷戰功不得陞中世以來乃有自別途以進者孟子嘗攷諸國史知之未嘗不爲之慨然太息而有取於故都督張公云公生于將家以永樂癸卯受代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時年尚少屹如老成人正統辛酉從征麓川克之首抵鎮康州賊黨有刀門捧刀門顛兩酋者公連破降之進攻上江拔孟底掐罕諸砦兵部尚書王忠毅公奇其功承制進都指揮僉事時諸軍自杉木籠山進圍麓川公率偏師潛入其中堅賊帥思任發大懼走緬餘衆悉降凱還

得世襲指揮使癸亥命出理中都留守司事戊辰詔以所部從寧陽侯陳武靖公討閩寇鄧茂七進都指揮同知景泰庚午再從入閩殲賊孽于延平壬申進都指揮使少保于公復言張某功多遂署僉後軍都督府事乙亥移中軍天順改元實授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慶陽諸路抵鎮之明年虜酋孛來入冦神木縣公出兵禦之于柴溝斬獲甚衆捷聞賜白金綵幣進都督同知左參將專守延綏西路虜以前不得志復入安邊營公分道拒之連戰于野馬澗誘虜俘其將晃里赤獲駞馬兵仗及還所掠子女生畜視柴溝倍之特受賜勑褒諭命佩靖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成化乙酉朝廷念公久于邊召還復理中軍時方大閱得精兵十二萬命公分統揚威營蓋公出入兵間首尾三十五年自諸衛歷兩府論功與能其可謂無媿矣公家都城下馬社諱欽字克敬曾祖二公祖潑盧及所後父艮皆贈榮祿大夫同知後軍都督府事所生父景山曾祖母王氏祖母馬氏所後母蘇氏皆贈夫人所生母馬氏公年七十有一卒於成化乙未夏五月二十有二日　上聞訃輟朝一日

凡五遣禮部諭祭特贈左都督命工部給喪葬費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韓公志神道碑

楊守陳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廿又一日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韓公卒于家壽八十有一公諱志字英氣其先永平之昌黎人考曰文國初以開見官編成燕山左衛護後從　上靖内難伐北虜歷樹戰功累官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公性剛毅寡言笑馳駿引强衆莫能逮年甫弱冠以大寧公請老即拜金吾衛世襲指揮使時已練達如老成人吏士咸服之永樂中每扈　駕北征宣德元年從　宣宗皇帝馳樂

安州平庶人高煦以還三年從大將出塞北生擒一虜五年從征苔剌安地而一虜馳近營公躍而擒之衆服其英武正統五年調邳州衛邳當南北孔道兵民多寠乏公至則撫養士卒時以司馬兵法練之簡器械葺城陴使客過亦善待無忤者其令不嚴而肅凡務不勞而理下皆畏而愛之遠邇稱譽在朝多知共名十四年虜大舉入寇京師戒嚴公被薦入衛陞署都指揮僉事提兵出哨棗林諸處景泰改元從武清侯駐山西大同府虜寇北門外公督先突陣大破走之陞署指揮同知天順改元加陞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五年逆賊曹欽犯闕公與諸將犄角平之陞本府都督同知掌五軍營之大營忠愼勤勞　英宗皇帝大嘉之時命帶刀侍衛寵遇日加賞賜蟒衣玉帶鳳翅盔明甲寶刀皆異數也八年疏請致仕令上允之而命廣仍其邳衛之故職公乃歸老于邳日居別業事農圃賢士大夫過之必命酒雅歌投壺以爲樂歷廿餘稔而考終弔而哭者塡巷塞門皆素感慕者高曾考三世俱以公貴贈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郭公鋐墓志銘

李東陽

都督郭公諱鋐彦和字也上世出廬之合肥曾祖得
國初内附累功授廣陽衛指揮僉事祖這嗣考震又
嗣進指揮同知以材勇聞封平陰武愍王成國朱公
簡于京營遂妻以女後累陞同知中軍都督府事佩
征西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大同於是厥祖考皆榮祿
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公初嗣指揮嗣註彭城
衛成化乙酉以廣西荔浦功進都指揮僉事己丑中
武舉進同知月加俸二石賫書團營方略掌旗鼓號

令名遂起丁酉領五軍營右哨戌戍備倭揚州諸府
政尚鎮靜海道以寧丙午克漕運叅將弘治戊申寄
祿錦衣衛壬子充副總兵鎮廣西永安諸路獞賊流
刦府江公首議用兵分路進勦俘斬甚衆乙卯進署
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佩漕運印充總兵官鎮淮安
以廣西功實授俄復進都督同知降勑獎勵賜白金
綵幣給誥命階榮祿大夫自復入淮熟練漕政悉究
兵利病條買便不便曲爲區畫借京倉糧銀爲般剝
費以代市息浚通州官河二十餘里置減水壩用淺
船般運以代陸輓歲各省數萬緡故雖專且久而官
士愛戴不少替正德丁卯名還京師奉朝請佐理都
督府事踰年乃卒昔人以轉輸功上戰伐謂兵食必
相須乃克有濟公先兵後食歷試皆效其所謂食雖
非赴急應變然持恒保大爲國家遠久計功實倍焉
而論者猶歎其弗克盡用以沒此其人亦可知巳公
事母孝謹迎養嶺南桴鼓之暇不廢定省自奉簡約
雅好慕士大夫下上論議圍碁雅歌閱古書名畫蕭
然如書生云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劉景祥傳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劉景祥正德五年六月卒景祥以瑾凡賜葬祭加等公卿以下弔賻惟恐後車馬日塡塞於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往設祭重致餞帛謂之辭靈瑾敗之夕密旨封瑾門景祥柩甫出棄於路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聞者快之初京師里巷私語藉藉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葬瑾已與二三同惡定計欲為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星出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兵甲聲錚然相繼及瑾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英傳

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英湖廣武陵縣人初襲陞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尋充獨石右叅將轉協守寧夏副總兵會慶寘鐇叛遣其黨撤黃河渡船英方以警出屯楊顯堡遂率將士奪之不克走靈州於是陞右府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發延綏官軍一千五百人隷焉未幾遊擊將軍仇鉞謀執寘鐇英密約為内應及寧夏平其部下斬獲功最多乃實授都督僉事累陞今職挂平蠻將軍印鎮守湖廣地方正德十二年八月卒賜祭葬如例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張俊傳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張俊宣府人以宣府前衛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守備葛峪堡尋陞大同遊擊將軍虜數萬寇邊俊領遊兵往禦之據高阜列營虜悉衆來攻俊力與鏖戰自辰至酉虜不能衝突遂解圍遁去俊先遣子澄設伏要害虜兵過伏發果斬首數十級捷奏俊遂佩印充總兵鎮守大同尋調宣府後以虞臺嶺之敗落職正德間以畿內賊劉六等猖獗復起領兵賊平陞都督同知尋致仕正德十四年二月卒俊有謀勇而能守家無餘貲以名將稱

廣西副總兵右軍署都督同知張君祐神道碑

湛若水

可蘭子名祐字天祐公族在河南河內縣有祖曰祥者洪武永樂間以武功顯官至都指揮僉事調江西卒于從征交趾之陣再世曰寧府儀賓雯三世曰甫昌左衛指揮使應隆改廣州右衛守禦石門以卒遂爲廣州之始祖四世曰貽勇將軍廣州右衛指揮使翔五世曰某而得可蘭生於邑之賓賢里六歲而孤鞠于王太夫人依于舅氏穎悟超常兒稍長能脫去綺紈之習師事東所張先生得聞心學大義弘治戊午襲廣州右衛指揮使守盧包永年十九隨征豐湖十三村先登斬首百餘級威勢披靡大軍從之盡殲其兇丁卯累前功擢署都指揮僉事守備德慶瀧水威信漸著先聲猺獞負險很驁者稍稍遁去不敢來犯都御史林公廷選甚奇之引爲梧州坐營軍事無大小必咨焉辛未移守備惠潮時潮惠之間程鄉有王管諸峒龍川有野鴨諸巢其盜賊如潮之劉文安惠之李通寶諸寇黨衆爲患可蘭談笑麾之直擣其穴以次削平積功六千三百餘級癸酉擢廣西右江右參將分守柳慶先是朝議懲思田土官岑猛

逆殘之酷欲郡縣其地爲流官韋林等因復起
可蘭承檄撫處誘諸元惡二十九人追殺其黨千八
十級因進勦修仁富賀諸處又斬獲八百五十四級
都御史陳公金薦於朝曰讀書養性絕綺紈之驕奢
清介持身飽戰攻之韜略可當大將巡按御史曹君
珪薦曰志正守定戎務久廢而復興勞息困蘇士氣
始作而方振戊寅遷副總兵廣西鎮守尋進右軍署
都督僉事於是飭兵政繕守備三軍作氣庚辰古田
諸處流賊猖亂郡邑騷然議撫與勦未決可蘭上便
宜欲照景泰間降勅激勸土官令遵調度　上可之

仍命之給賞果致用命訖底戡定尋以總理五哨功
進署都督同知鎮守如故以手足頑痹之疾上疏乞
休　上曰張祐殺賊有功偶有疾其令善加調理以
副委任所辭不允冬督兵進討洛容蠻賊斬首六百
十級辛巳春復督兵討肇慶平樂蠻賊克之是年五
月特旨陞俸一級廕子姪一人世襲百戶兼白金文
綺玉帶之賜嘉靖改元八月丁太夫人憂哀毀骨立
夙疾復作累疏乞致仕辭甚懇切得旨以都指揮原
銜帶俸調理既得請即扶櫬東歸初在鎮時上思州
土目黃鏐作亂可蘭銜策懸賞購之於是土官黃廷

寶生縛鏐至麾下總督張都御史嶺忌其功以其不
先稟命也至是劾其懷奸避難逮繫德慶獄　上察
其誣令照舊帶俸自是有終焉之志矣丙戌田州叛
兵既翦復熾禍連思恩都御史姚公鏌謂必得謀略
如張祐者乃有濟時起之赴軍府以客禮相待無途
訪之多所裨益新建伯陽明王公守仁繼至首詢以
撫捕之宜可蘭曰以夷治夷可不煩兵而下王公納
之疏于　朝復叛酋岑氏一人以撫其衆設十九巡
檢以攜其黨既而土目盧蘇王受等果乞歸順願立
功自效因命可蘭部分其衆以便宜設陰計略入寨

之賊若干人遂奏復其原職留鎮其地綏捄有方未
朞月民夷安堵己丑勦封川石硯山賊盤古子等斬
首二百　級辛卯勦廣東會寧劇賊丘區長等一千二
百級勦平大隆山而還壬辰春西山寇趙林花攻破
高州城池勢甚猖獗兵部右侍郎都御史陶公諧總
兵咸寧侯仇公鸞會委調左右兩江土官五萬餘以
癸巳春正月抵梧爲中軍冒險深入抵陽春參嶋雲
廉諸處賊巢斬首六十級時疾劇猶扶憊處分軍事
不輟以是月二十日卒將士哀號如喪父母可蘭身
長八尺智識絕人裁決如流軍旅刑名之事咸不習

而能慕伏波武侯之風過烏蠻灘謁伏波祠徘徊久之
息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題詩其上後死於高涼
之役田人立祠橫山祀之此其兆歟尤篤志文學喜
賦詩讀書積至千餘卷所至輦以自隨暇即延儒生
相與論難雖軍務倥傯不廢歷官四十餘年位至一
品未嘗營家室卑隘僅可容馬馭士嚴明威愛兼濟
在廣南時有卒取民束蔬者立斬以徇至於均甘苦
結士心古名將不過也以此所向成武功兵騎所至
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園蔬果下無一跡思田
德慶之民至今德之其在右江發御史朱之贓貪以

拯于法然亦用是為時所忌今大學士西樵方公嘗
疏薦以可當大任且曰才兼文武學有師承將舉之
挂印總鎮兩廣為人沮止不究大用齎志以歿惜夫
距生成化癸卯十月十八日壽五十有一

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楊公宏墓志銘

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致仕楊公卒訃聞 天子追悼為輟朝一日賜
諭祭六壇命有司營壙事恩至渥也公諱宏字希仁
容堂其自謂云淮安海州人也有諱珪者勝國末從
高皇帝征戰有功授燕山右護衛中所鎮撫公之
高祖也珪生斌以功陞蘭州衛指揮同知斌生賢襲
父職賢生政改金吾右衛伐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
掌陝西都司事遂家長安公之父也公生而豐頤龍
額音吐洪亮雙目炯然甫七歲都閫公謝世母夫人

遣其受學于孝冀謝先生所即日記數百言諸童子
嬉戲乃獨危坐朗誦謝先生奇之曰千里駒也十有
二歲入西安郡庠踰數載精通書史才氣浡浡過人
一時英俊相與頡頏以科第可唾手取也然厯叙及
之乃襲為西安左衛指揮使云成化乙巳關中大饑
人相食公獻救荒策于巡撫都御史鄭公鄭公善而
督之賴以全活者無算尋擢掌衛事于是乎差力限
錢穀練兵馬抑豪強嚴禁令會臺有失馬者愬之公
公曰去盜還汝馬矣盜聞而懼明日果遺馬空屋中
人咸以為神至于水寨之操凜不可犯陳百戶者公

娴御也以斛麥飛醯餽公厄于情受而寘之外室示
懸魚之意云蓋自是無敢餽者撫巡諸公謂公文武
才疏薦于朝弘治己未以公守紅城庚申守備固原
于是繕甲兵修城堡謹烽堠修置塘馬尚書絳州陶
公時兵備固原公復協同陶公清府庫之藏查監苑
之馬巡按石御史謂公恃才越職而忌之當是時北
虜不入寇者有年矣一旦出其不意大入壓境公雖
捍禦有功然人畜不無少損石御史乘此劾奏公巡
撫都御史江西周公素器重公然亦不容無奏以問
公曰殺其數幾乎公曰不可失事罪小欺君罪大矣

周公益重之然公竟由此罷官既歸閉門讀書疏食
菜羹晏如也尚書山東秦公總制三邊聞公之才而
貧令其執牌瞰軍于甘肅其意有在而公不知也巡
撫甘肅都御史畢公知此意贈公白金二百兩公却
而不受秦公聞而賢之乃首薦公未幾事白陞都指
揮仍守固原當是時邃菴楊公總制于斯公獻策以
紅古城乃北虜入寇必出之路宜築城鑿池募衆屯
田庶幾無患甫閱月軍士雲集邃菴公喜乃聞於朝
賜大紅彩幣六襲邃菴公遂議築邊墻凡幾百里貲
畫調度公之力爲多正德己巳掌陝西都司事是時

漢南盜起巡撫都御史檄公往勦之公迎賊于西鄉
大戰楊柳山賊遁追之巴縣蒙壩三官堂斬首八百
餘級賊遂平庚午充右叅將備小河辛未充總兵官
鎮松潘番酋雪郎王大肆虜掠久無能制者公至集
將吏於前厲聲言曰諸軍不聞兵法乎殺人安人殺
之可也雪郎王不殺可乎衆齊應曰可殺公乃督衆
往薄其族擒雪郎王斬之以徇百姓大悅事聞詔賜
彩幣白鏹壬申蜀盜鄢本恕等數萬人聲勢洶洶追
于漢中廟堂集議以公受制勑充總兵官節鎮巴蜀
公謂總帥洪公曰逋誅之寇潛伏山野實無異圖但

巢穴深邃地里遼遠耳若四省夾攻勢蹙必散洪公
深以爲然是時賊侵清徽公遣部兵先進自統大兵
繼之賊奔潰公追之營山縣戰于黃河渡斬首五百
級又遣裨將吳宏等分兵阻遏斬首千七百餘級賊
復遁公曰保寧儀隴悉有官軍葡禦獨巴縣之人耳
若賊由南江寺而下其誰禦之未幾賊果至巴巴人
不戰而潰然賊實懼公乃遣人詣軍門乞降言我輩
良民寒餓不得已至此明公威德遠播願悔過自新
公察知其誠許之于是投戈解散者二萬人事聞
上嘉悅賜勑諭勞之賊有廖麻子者其黨甚衆聘其

騎力莫敢與敵公曰彼騎我步破之爲難宜益騎
主者不聽其後竟以馬勝人皆服公之見云賊有投
降者巡撫都御史高文明信之不疑將報功邀公署
銜公曰此僞也不從未幾賊果叛諸附功者私相謂
曰愧先見不如楊公耳惟時按部者咸忌公遂羅織
公罪公不辯而歸都指揮徐勇者公部下也嘗受知
于公至是具黃金百兩爲贖公怒叱之去勇退而歎
曰今日乃復見楊伯起邪乙亥以大臣論薦名至京
遷南京右軍都督府都督時　武宗春秋鼎盛儲位
尚虛公上書言宜早定以繫天下之望事雖未行亦

不罪丙子名回京坐後府三千營管操丁丑　武宗
大祀南郊備宿衛東天門賜大紅織金蟒羅服三襲
明日預宴慶成得坐奉天殿當是時外夷亦不剌侵
處西海吐魯番回夷煽亂何奴亦復入套朝議難之
公議曰兵少敵衆宜通貢哈密專意套賊賊出套乃
事河西所謂易以討破者衆論始定辛巳改南京後
府坐大教場其年　上用大臣議以公充總兵官受
制勑節鎮淮揚總督漕運嘉靖壬午　今上皇帝即
位賜彩幣三表裏白金二十兩漕運舊規歲久廢壞
至正德極矣公至晝夜經畫剔抉弊蠹清査積逋增

造淺船常盈廣運二倉額運不足軍士告饑公請民
運之水次戶部監兌官給之軍民稱便遮洋總水運
入衞派隷江南別上下兩江置把總就便兌運江南
直隷一總補入遮洋兌于河南改山東等總新船亦
聽清江廠主事監造徐左泗州二衞繳運軍儘本衞
與淮揚京操補之歸德武平不諳運事者仍還京操
毎歲運船至通州車運太倉歲費四十萬緡公考元
故道建閘蓄水設官置役由朝陽門直至京師又疏
趙皮寨渠以殺水勢建瓜洲新閘往年故事漕司額
外耗米折徵輕齎綱吏隨便益裒漸至那移弊不可

言公以厚斂于民復削于軍既非正稅而令軍民俱
怨朝廷四海之富豈賴于此奏請餘耗給軍報可先
是權要多索運席諸物事雖微細積累不貲公禁止
踰五七年所積者運銀以二十萬兩計脚銀以九萬
計車脚銀以二十萬計省造船銀以三萬計尚書陶
公都御史高公前後疏薦于朝詔陞公都督同知仍
掌漕事云戊子淮安大饑公上四事曰節民力寬商
稅弛鹽禁減漕糧復請金賑粥存活萬人己丑賜明
倫大典庚寅詔回南京中府瀕行軍民父老傾城攀
泣擁舟不行先是公嘗累疏乞歸諭留之在南京三

毋復具疏懇　上重其雅志許之武臣都督致仕自
公始于是文武大臣下至百執事形諸詩歌張筵祖
餞如二疏故事人咸以為榮癸巳正月過淮老稚遮
擁卅五七十里泣涕而別公去淮三年淮人思之
不已乃為之生立祠提學副使汴都趙叔鳴為文具
述政績勒諸貞石曰去思之碑云壽七十有九歲公
好讀書至老不輟發為詩文可追古作所著有漕運
志容堂稿稱容堂奏議自考錄藏于家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謚隱懷卻公永墓誌銘

孫世芳

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卻公以嘉靖戊申
正月廿六日卒壽七十有八公諱永字世延別號龍
泉裔出春秋晉大夫縠世序緜邈不可詳逮我　高
皇帝起鳳陽諱聚者仗劍往從之建奇勳歷階指揮
公高祖也聚生璟承遺業以死勤事晉指揮使璟生
清襲蔭調直隸金山衛清弟暹調宣府遂為龍門人
暹乏胤弟艾亦系世令贈榮祿大夫都督同知文配
魏氏贈夫人生子海實公父文甫成童幼不可官文

弟玹姑嗣之累以功晉都指揮同知父海止襲指揮
使令以公貴贈榮祿偕母夫人陳受誥命云公生十
歲失怙然警敏有大志稍長游庠校讀孫吳兵書秉
藻鑑者業已器之弘治壬戌任行伍遇賊輒奮勇獻
馘晉僉都指揮事乙丑賊寇虞嶺官軍困七日夜公
出奇解圍當道交薦聲稱煜煜焉正德己巳晉都指
揮同知駐萬全都司篆擢陽和獨石參戎尋轉遊擊
將軍辛未京輔盜興氓鮮寧宇　上用廷議徵公兵
公感憤敵愾廓出弗摧斬獲二千降散殆數萬衆凡
追回掠物給主無主始給軍秋毫不已私一日得女

媛同事文吏欲之公毅然曰毋亟遣人物色其父母
而歸焉過郡邑搜閱志圖務稔知夷險俾從事弗迷
軍中得家音知母氏平安輒喜不者其餘初公受命
止燕幽齊魯及賊南將兵躡之昕夕戰不休時有客
謂公盍守界需功成公曰吾豈越境哉第賊騎入深
如病切心腹除惡不務本吾其階厲矣人臣在征戰
義得專安可襲常故也客慚退追至鎮江擒元憝殪
餘醜而大難卒襄迄今江淮間咸戴卻將軍矣當是
時捷音上　毅皇帝嘉悅褒之璽書錫之金幣擢都
督僉事屯鎮河間甲戌佩征西前將軍印鎮朔將軍

印鎮上谷逾三月虜侵寧夏孔棘移佩征西將軍印
往鎮之旌旗所至倏爾改觀若羣豎夷胥用慴服丁
丑土番忠順王入寇　上命公佩平虜將軍印督三
秦兵勦撫之公集將校諗曰兵法攻心為上故善為
國者不師也君知所以即戎乎乃多出文告布于邊
徼以警惕之云茲役討不庭也今已誓番漢兵百萬
衆某將可某地某師某將可某師某地毋怯毋貪毋
虐毋縱罔克有勳毋貸義正詞嚴聲赫靈濯虜諜知
祈哀入貢焉既振旅旋廷臣列疏上擢左軍都督府
左都督云己卯再受命開府川三關權將逆彬忌之中

以事繫干理賴汪給事中抹章獲免焉已佩征虜前
將軍印鎮遼左時開原封守廢公會撫監城之相與
捉兵境上防護一日既結寨時將哺公占象察形以
移壘言撫監不可公再言之竟遷一舍許無何暴雨
如注舊寨水盈丈撫監遜謝曰微公蚤見我師魚鱉
矣嘉靖壬午　上恩禮內外重臣使行人來錫公命
旌城邊績成也癸未賊寇寧靜衆二十萬耄倪懼號
曰賊衆我寡勢不相格然主客勞佚利在我也乃徧
諭諸將堅壁過衝躬帥精騎往敵之沉謀英識懸合
妙中計斬四十首輜重無筭捷奏　上降勑褒賚焉

丙戌以疾懇辭方就間廷臣更薦之再佩鎮朔將軍
印鎮上谷扶疾視事出塞風聞虜衆驚曰天朝將卻
太師矣戊子疾轉劇累辭俞允三月甫痊即起僉左
軍都督事又東廳督軍又督京城內外巡捕都人宴
肅癸巳賊逼三晉羽檄日馳　上拊髀思大思兵之
朝臣僉謀推公復佩平虜將軍印總制宣大偏保虜
聞之中宵北走遁雲中師奸紀公偕少司馬劉公源
清問罪焉於是誅殄渠魁罔治脅從審機用間懸賞
待勳地方寧輯然有未盡知公者以師老財費言因
被黜歸里公于于也癸卯閑住肘後再佩鎮朔將軍

印鎮上谷公惟虜年來我輕宜示强乃毀垣許入賊
疑懼無犯越歲始糾衆寇渡口公躬擐甲冑指揮將
佐斬首五十賊氣索然　上聞復勞賞然公年且暮
尚矍鑠不自倦于勤也塞垣未飭烈懷憂悒用偫粮
糧平版幹議遠邇揣厚薄不愆于素屹成巖險卽謂
公爲長城非耶乙巳數上章以老辭歸怡泉在畝樂
融融矣乃三載病彌留進二子訣曰而父官六十年
簡書受三十統縉紳薦揚六十疏戰大小百有奇卽
諸將未而父優而父何憾也但念世受國恩而曹幼
罔知能識而父言毋忘而父有子矣言畢目瞑　上

聞之震悼遣官諭祭下太常議謚隱懷可謂君臣之
義克協終始矣

都督同知謚忠愍前協守大同地方左副總兵

林公椿墓志銘　謝淮

林公諱椿字永年別號南山其先淮安府安東縣人
始祖戍大同右衛曾大父而上悉世其業乃玆以武
功封昭信校尉大父盛封昭勇將軍父叢歷官至都
指揮鎮國將軍其族漸著移居大同鎮城遂家焉適
母任氏毋王氏南山公將誕母夫人夢二龍交懸於
室門寤乃生公甫三歲知孝讓狀如成人禮十三鎮
國公得風疾月餘衣不解體病革水漿不入口祈諸
神願捐壽益親居喪哀毀骨立葬祭皆如禮歲時伏

臘舉諸子姓拜掃風雨不避襲右衛指揮僉事團操
營隊見官府靡不禮重尋擢把總統部衆遇敵斬獲
賊首十顆陞指揮使出此韜略益閑聲望益著維意
所向目無勁敵推陞右衛城守備甫歲值大廟灣之
變身披重創不克視事乃乞休老稚遮道羅拜畫像
脫靴至今猶然尋愈守備朔州維時虜衆南下岢嵐
係腹裏劇郡乃特選改其任公至極力經營百費具
修縣然壯於邊陞值夜分公寢坐吏人懷金投帳下
無譁而出公遽招之入叱令持去且目集諸吏鳴鼓
以攻其事且誓之曰爲官暮夜受金爲貧耳比與爾

爲軍輩貧且奈何哉由是無不感泣二十三年春公拜協守大同副總兵年纔三十餘壯懷忠志益肆激發每讀岳武穆詞至飧肉飲血處憤惋歎曰人臣懷仁義以事其君豈容旦夕忘此與人接談必以捐軀殉國自許居家遇祀事則齋戒獨宿臨事戒懼每用卜尤精靈棋經稽驗不爽性好修合醫藥歲每捐俸濟人多所全活凡軍中嬰疾者即僕視脉藥用是軍深德之嘗修塞垣與士卒同苦即飲食莫之或辨防秋夜遇雨雪端坐營帳子姪輩或勸飲遣懷止之曰士衆且凍餒直衛吾尚敢他縱乎丁卯秋提兵右

衛瞻戀先塋欷歔泣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椿看今日皆先人所遺也報本返始可無表著乎乃立石墓表碑文二通事毋孝每食必親薦毋或不與即廢食不自饜享處兄弟殷睦細大不吝子姪輩各敎以耕讀家門輯和頻年公嘗夢與賊戰叱咤之聲雖寤猶壯烈每提兵出必拜別老毋若永訣意卒之前日虜勢劇寇邊公衷甲將躍馬聖與毋氏叩首不覺泣下戀戀然意屬後事於子觀者駭異公卒寡弱至挑坡墩猝與賊遇自巳至申鏖戰虜勢少却乃傳聞張總兵官擢所不虞公頓足大聲誓不與賊俱生轉戰而西維時賊衆併力四集重圍夾門矢盡勢孤遂爲流矢額傷即氣微幾絕而目尚瞋裂齒尚咋切兵潰賊合餘威懾襲猶交相駭愕而不敢近者久之維時事聞廷論交揚有曰具折衝之勇負同仇之義心甘進死義重舍生有曰見危授命委身徇國稱將士之獨難勵臣節於匪懈特蒙一命肯游拜　殊恩廟祀邊庭恩廕後裔誠近時所未有者

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贈左都督俞公大猷行狀　　趙恒志

公姓俞氏諱大猷字志輔別號虛江始祖諱敏從高皇帝征伐有功授百戶隷泉州衛其後大宗絕公父諱原瓚以支曾孫嗣前職母楊氏以弘治癸亥六月十四日生公公生而穎異過人長而忼慨以豪傑自命折節讀書無所不闚攻古文詞思致深遠家故貧甚意豁如也嘗授易一聽王先生宣雲衢林先生福得虛齋先生之傳最後聞虛舟趙先生本學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著書韜鈐內外等篇復從

授業故公之學深於易而精於兵嘗謂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可使合爲一人也父歿棄諸生嗣官應嘉靖甲午武闈入高等登乙未會闈第五人除正千戶守禦金門用儒飭治讀法賑饑嚚俗爲之一變癸卯虜冦山西　詔遜天下將材公躍然喜曰此吾滅胡報國時也裝如京師紹介中丞集齋丘公以書投大司馬求試於邊復以書投大總制謂北虜自　成祖北伐後未嘗以大[illegible]撓之犬羊之性無所懲創猖獗日甚今當以節制之合爲一大陣破之則莫如辨馬步以[illegible]長技教技藝以倡勇敢重正兵以防衝突幸當天下全盛而兵窳食乏非所慮也書入兩對公折其素號强兵者爲弱號堅營者爲虛不畢意毀見以求合也總制公壯其言然大同當事者方以客兵冗費爲憂上疏言之公亦旋總制意不在遠書語所知祭酒松溪程公曰獻觀今世皆幸一時目前之安而未有欲爲宗社長久之計者也屬有以公南人不宜北用移公守備汀漳大陣破虜之志既不遂而東南山海之禍無寧歲公身繫重輕席不暇煖者幾三十年自茲始矣丙午海冦康老等作亂公發舟連破之盡奪其器械俘斬共

三百餘進廣東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新興恩平峒賊譚元清等屢招屢叛民歲苦之公請於制府約蕃歐陽公曰賊分劇易治有緩急願無中制也歐陽公許之於是修保甲增營壘使良民自爲戰守備而公單騎遍歷諸峒推至誠陳禍福以曉之至親教以劒術賊見公劒術勁捷變化如神莫不駭服有蘇青蛇者手格猛獸爲峒所推公料其負固給至墟市斬之明日詣何老猫峒令盡還所侵民田數十頃其諸巨魁以次服罪撫處其衆與之更始良民不畏賊新民不畏兵而二邑平己酉安南范子儀擁衆三萬入

冦豖書交馳議者咸謂當備之陸公獨抗論防之爲
海是時調兵未集公計緩之而後以所調舟兵伏千
冦頭嶺賊意我無備直犯欽州伏兵出其後襲之盡
奪其舟追至永安萬寧連戰破之擒其弟范子流俘
二千一百級子儀跳追及海東雲屯□若交人函子
儀首詣鎮南關乞降交州定初公出廉時廉守餞公
舉酒曰□如將軍筴可幾時班師公笑曰吾行四十
日當與公會已與言符二十九年黎人符欽文叛公
提兵討定之俘獲千三百遂畫處黎之策因夷俗而
行漢法黎人咸悅建祠祀公進實授都指揮僉事守

瓊州等處參將其冬倭入入寇浙東尤甚移公參將
浙東至則上方略謂攻賊長技當以福建樓船破之
而蒼沙諸船非足恃也□□□忌貿王公亟爲大調福
建舟師分布諸島澳小□□□勦大而合戰於是松門
普陀烈港昌國臨山觀海諸處連捷凡俘千五百甲
寅進提督南直隸副總兵公始至見在之兵不三百
而所徵諸道兵未至倭夥□□衆寡懸絕公與制府
半洲張公議權刷河船集土兵扼險守要防遏內突
至乙卯乃得以所徵永順保靖兵與倭戰平望橋王
江涇破之以閩兵戰六金壩秋毋亭崇德湖皈之凡

斬九百六十餘級而倭之據村鎮者氣奪矣會臨軍
某者求貨於張不得讒之論死而公亦以始至府建
用兵難易之議或持以語華亭公不知也分宜謂公
故畧已嫌之褫公職公以候代未至猶提兵戰吳淞
江再戰營前沙又截之茶山洋擒斬五百餘級捷上
諸公卿廼會請以公充爲事官鎮守浙直總兵官復
公祖職百戶尋陞前軍都督府僉事舊倭之盤據舟
山者有年所我師相守已老公佯不戰而密授裨將
張四維夜縱火襲之斬一百四十級乙卯進都督同
知新倭入沈家門與公水兵遇俘五十二又戰小姑

渡斬二百四十級徽賊王直爲倭嚮導朝議必欲得
直甘心公議與盧帥不合制府是盧帥後雖得直殺
之而倭之被誘來者焚舟殊死戰逸入閩地梅林胡
公以不聽公言爲悔又患閩人懟已因論公違節制
不竆追以自解已未逮赴詔獄錦衣東湖陸公力救
得免令立功北邊自贖至則與制府同野李公論胡
馬利在衝突而中國靜以制之莫如車於是議制兵
車獨木爲輪用人推挽翼以步卒佐以游騎庚申卒
與虜遇安鉄堡以所練兵車百輛步騎三千縱擊虜
虜計追奔逐北數百里同野公因以其制謀於朝置

兵車營也時湖廣總制黃公雅知公材特疏薦之復
公叅將分守鎮筸辛酉廣賊張璉聚眾數萬攻陷江
閩諸州縣改公叅將南贛從三省將校會勦時璉已
離巢寇掠眾咸謂宜引兵擊之公曰法在攻其所必
救乃疾引兵萬五千登栢嵩嶺俯擣其巢璉果歸巢
縱擊之斬首千餘璉據險自固間詒璉出戰擒之廣
人爭功募取璉首以去公不為憾也乘勝遂誅賊林
朝曦等諸巢帖然進公副總兵鎮守南贛汀漳惠潮
加祖職世襲實授副千戶壬戌倭陷興化城都指揮
歐陽深力戰死之進公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

如故是時閩兵大挫公私匱竭幾無措手閩人洶懼
督撫移節福清劉將軍駐兵江口皆莫敢戰戚將軍
提浙兵制府二華譚公奪情起用俱未至公以次年
正月從南贛疾馳入閩時賊據城而守以逸待勞我
師初至饑疲甚公度戰未可速則按兵毋動而布營
列柵塹谷清野調遣舟師密布海外賊進不得食而
遁不得出固已困矣及譚公蒞鎮諸道兵畢集乃會
戚劉二將軍兵分道並進賊饑困倉皇盡陷塹中殲
之初公未至莆人謂公必迫城決戰以幸一勝及公
故為持久衆論嘩然至爲飛語聞于都下公意氣自

如也制府在道聞而是之甲子倭寇二萬海賊吳平
船百餘山寇藍松三等滿惠潮間陳紹祿掠延平梁
道輝抄汀州伍端葉丹樓亦各聚衆萬餘尤慓悍善
戰公單騎入紹祿營諭而杖之責使驅道輝歸峒出
汀斬之遂會兵進討斬余大春李春文劉萬清蘇阿
普溫七款藍松三葉丹樓遣伍端殺倭自贖凡得千
三百四十惟吳平揚帆海上以遁時廣中舟師未集
而閩師快於速戰竟不得平公坐論免丙寅制府自
湖與公自於朝請留公討河源翁源崗賊二崗皆絕
壁峭嶺不可步騎公分處裨將密授機宜並進兵仰攻

斬亞元於雲溪擒廷鳳於陳崗殺永清於碓砍山乘
[illegible]巢賊遁走及斜沙塘擒元[illegible]
崗未下者傳檄縛其酋以獻二縣平隆慶丁卯惠州
賊王西齋糾衆與李元立等合黨四千執府佐殺百
戶公督裨將魏宗瀚移兵淡水凡三戰斬元立殺永
清生縛西齋惠州定吳公上其功詔進公都督同知
佩征蠻將軍印使征古田巳巳海賊曾一本犯廣州
覆軍殺將詔公以所佩印先平曾賊公始建洗海之
策議船與兵異論紛沓久之卒從公議乃得與閩廣
將校南征於是銅山柘林蓮澳之戰一月三捷首惡

級首仍四百餘進右都督辛未去五羊經理古田古
田桂林屬邑也自弘治間爲猺獞所據出入省會襲
殺將吏無敢問公建議討之調兵十萬督七將軍三
十八校分道進勦凡三月俘獲七千四百六十六復
其縣處其民而還以功授世襲指揮同知進南京右
軍都督府僉書尋改鎮守福建總兵以不候代免公
至是年踰七十矣朝議猶幸公之矍鑠可用也召爲
後軍都督府僉書時京師雖置車營而其制未備
安銀堡之巳事屬公提督設法教閱公因古制而酌
損之大而不重輕而不虛進退縱橫涉險渡水無往

不宜陣列十干營分行耦進攻退守各有成法京營
遵之推之宜大山陝諸邊車制今其有司丙子加都
督同知戊寅以老疾乞歸者三賜致仕巳卯歸至家
及其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壽七十七訃聞　上遣奠
六壇贈左都督命有司營葬事公四爲叅戎七爲總
戎皆將別將一入坐府一督京營得入直預朝議腰
玉者三印新鑄者九其所佩者特旨故非勳臣不得
佩者也領勑十五道制勑一道歷官四十餘年大小
百十餘戰得功三萬五千餘級曾祖齊祖廣父原贇
贈皆都督曾祖妣何氏祖妣黄氏妣楊氏贈皆夫人

配陳氏封夫人子男三公性寛大而有容謙遜而不
伐起家儒者以至大將誦法聖賢慎戰好謀非欲以
智名勇功斬首捕虜聞也臨敵制勝算無遺策什圍
伍攻計必萬全閱歷日深功名愈盛此處有警方以
公請彼處有急復乞其留然或因以成事者公不必
已出也或因以蔽罪者公不屑自明也治軍行師紀
律嚴明苦樂與共人畏而愛是時尺籍爲虛兵無素
練一經鼓舞皆成精强公初入莆駐兵平海追賊而
營與賊相持出無竹木而興泉二郡供給不至仰權
於海而運亦絕兵中脫巾告饑者二日公令毁爐屋

爲營採野麥而食衆心以定莆人以爲德公第仰歎
曰自吾爲將三十年未嘗擾人一草一木豈今日種
孽父母之邦哉輕財樂施周貧恤親故人賓客隨力
濟助情意浹洽童時侍父濠市見人病涉既言兒必
復梁斯橋父曰兒毋忘及其以事過家首捐俸金五
百竟踐夙願往來德之立碑道左以志永久諸如此
類多矣所著書有正氣堂集及伍法鈎經射法戰車
續武經總要百餘卷皆傳於世讀公集者知公之學
莫非兵而其論兵莫非易也

征蠻將軍都督俞公大猷功行紀

俞氏之先出自鳳陽霍丘始祖敏從　高皇帝驅馳天下四十載始為百戶于泉歷五世六襲而大宗絕今贈都督僉事原瓚其支之曾孫也念先世勳庸不忍殞謝竭肯忍苦四如京師而俞氏之勳賴以復世今征蠻將軍都督大猷公者其子也公生而穎異倜儻甫髫齔時出語輒欲推倒一時洞視千古以豪傑自命人或詫人則艴然作於詞氣以為舉世皆縮蓄柔曼無復烈丈夫之風家酷貧日不再爨太夫人楊氏剌髮網未就公誦讀不輟就乃鬻米以歸益苑志攻舉子業時泉中名師一曜王先生宣雲衢林先生

福虛舟趙先生本學俱博雅方正受易於蔡虛齋先生者也王先生常即易以論古今治亂興衰之迹林先生常即易以明心性仁義之奧趙先生常即易以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公皆師之而其默契神會尤能總統融貫於三師之意而闡之所未論受松公薨襲其官始學騎射指能知鏃輒命中從李良欽擊荊楚長劍法既得良欽故批公手公還與闘良欽釋劍謝曰公異日劍術天下無敵者公既盡劍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為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有五體雖將百萬兵可使合為一人也嘉靖乙未會舉第五陞正千戶視篆金門金門嚚松難治公既至導以孝讓化以詩書民有訟者虛心聽之不入東矢各得其平復以朔望聚民於鄉約所申白其是非與衆共之在金門五年人無以訟聞於司府司府亦不聞發一牒於金門匈攝其人也丙申大饑殍死相望有司發賑縣官多議審戶則里胥墨冒施不當饑盡召赴州郭則離鄉舍次不可旦夕得食死者轉衆矣公所領賑同安東偏也速出敎令民各按其鄉每詣一鄉令民敷地而坐公偏行坐間審其為餓者也以藥識其額就按以票使得受穀於官蓋三日之內凡骨立色菜無

不得穀者又得以其數日之糧資貿販與藝作而自食其力其瘠憊者亦得以其票貸於有力者給賑以歸其尤急者得以片紙貸升合之粟於鄉隣蓋所活者萬餘人其秋有司發兵捕官澳盜顧擾民公率兵欲往止之卒與遇而兩發刃以鬪公亟令我兵坐彼兵乃不鬪竟治其兵長無敢擾民者時閩廣海寇乘風遊劫上書僉憲伍山論其事陳呵之曰若武人何以書為杖之奪其篆金門人流涕為作生祠其秀士從公授易者追隨至郡中其丁壯習劍法者給役其家不肯去癸卯廣寇三晉張甚詔選天下有將材者

御史南湖徐公宗魯集諸司博選武臣無敵應者公
獨整冠扶帶趨蹌而前慷慨而言曰臺下奉明詔選
邊帥無踰於俞大猷者大猷於九邊形勢虛實無所
不知古今兵法韜略無所不究朝廷大用之大効小
用之小効計可以塞明詔矣御史心奇之適盡竊其
家遊京師公夫人陳氏內理絲紝公弟志弼外治生
事以奉大夫人于家意甚愉也公至京師主於中丞
集齋丘公養浩者久之丘公嘆曰光霽之懷敏練之
識社稷之器也上書於兵部尚書東塘毛公侍郎聯
峯翟公其大意謂今虜所以匪茹者以自　大宗北

伐後未嘗以大陣勝之也今欲以節制之師爲一大
陣以破之則莫若辦馬步以定戰勝之長技教技藝
以倡邊方之勇敢重正兵以備虜馬之衝突書入召
入對公取其素號強兵者而折其爲弱指其素稱堅
營者而指其爲虛不畀意毀見以求任也翟公嘆曰
南人乃諳戰陣勇士復識詩書吾不當以武弁目之
大驚一軍然終不以國家大計決於一策士之口矣
乃以公奉勑守汀漳駐武平公治武平如治金門也
作讀易軒與博士弟子爲文會日教士擊劍間於四
方林箐盤結逋寇一旦悉平至今武平人最號精悍

賊不敢逼而士人猶能傳公易會海寇作公發海兵
大破之盡奪其器械俘斬三百人自賊行海上未嘗
有此挫衄也督府秋崖朱公東崖虞公侍御和菴趙
公交章奏公可將遂以公爲廣東都司武平人思而
祠焉時新興恩平之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督府
約菴歐陽公必進移檄曰嘗此盤錯正見才識若復
委諸有司終歸畫餅俞大猷懋闡才猷盡心所事開
誠撫諭終當有成耳公躬到界中以猺賊化外之人
也治之宜緩浪賊治地之民也治之宜急單騎持檄
遍詣村陌以保甲聯民教以戰陳令民得自爲戰守

且言於督府以爲保妻子顧身家之念雖盜賊亦有
之苟治之有道信以致其來威以制其畔旬月之間
可使爲編氓也復遍詣諸峒以數人從峒賊張刃出
迎公諭以禍福且敎之擊刺劍術勁捷變化如神峒
人所畏也有蘇青蛇者能手格猛獸爲峒賊所推公
至其門乃出迎公集諸酋諭之曰蘇青蛇久橫界中
使若輩喪其生人之樂而且罹鋒鏑之患若與蘇青
蛇雖不愛其身奈妻子何衆酋泣曰惟公命因目其
酋衆伯清出袖中牒授之令之他所發焉酋以衆授
伯清也由是衍清稍稍目諸酋散去公因令青蛇前

行至墟市數其罪殺之懸其首旋函獻督府明日詣
何老猫崗令盡歸良民田數十頃適有云賊在某村
劫民者公立命數兵往殺之持數賊首而還巨魁數
輩俱以次伏罪自願就僇乃綏其新附開誠示愫與
民更始教敦睦課農桑勞來不怠良民不畏賊新民
不畏兵而二邑平矣迨淛福督府朱公紈以福建海
寇張甚奏公遷福建都司而歐陽公以兩邑命懸於
公不可其去覓奏留公及安南入寇欽廉甚急又謂
非別將所勝也使者趣公行新恩人遮道留者數千
父老皓髮皤鬚奪公輿肩之以歸數日不得發曰且

留公數日亦遺我數日之安耳公畏督府命單騎夜
半從間道去民聞之悲號如失怙恃焉先是安南臣
賊范子儀欲篡其幼主莫宏瀷之位乃教莫登庸別
子莫正中走欽州控于天朝云宏瀷已為其民阮敬
所弑奪其位矣詔撫臣覈實以聞久不報范子流范
子儀乃僞置官封擁衆三萬戮官破縣以匡復莫正
中為辭時諸司已議退募陸兵公獨以為賊由海來
當以海舟破之若我專備於陸賊舟舍此擊彼我不
勝其備賊不勝其擊逸在彼而勞在我非計也宜多
集海舟擊之便歐陽公曰事無大小悉以委君矣公

馳至廉州則賊具臨衝梁屬晝夜攻城而當事諸公
委其事於俞將軍以去者數人矣公曰今兵未集且
當有以綏之遣帳下陳子萃王仕耀奉檄馳入賊營
呼云我天朝欽命俞大將遣我齎諭書諭汝國人若
子儀悔禍偕我詣軍門乞降便不加兵盡赦爾數萬
人之命且為爾處分不者大兵壓境無噍類矣賊懼
是夕散去五月公所調舟師至伏于冠頭嶺賊以我
久無兵復率衆犯欽州白勒公以舟師遮賊之後盡
奪其舟雖斬獲寡溺水餓死者衆矣七月復入寇公
率水陸師追至永安萬寧連日與戰大破之擒范子

流斬俘千二百人獨范子儀走安南公追至海東雲
屯移檄責莫宏瀷捕之函其首以獻莫宏瀷與其臣
阮敬躬詣鎮南關聽天朝指揮舞蹈而退交州大定
初公出師時廉州守出勞公曰即如將軍計當以何
日竣事公笑曰後四十日當復與公相見於此耳及
是果然是役也不多費貲糧久弊士馬而匡夷尊夏
功足多焉捷聞嚴公不悅降內批責諸臣防禦無狀
今日之功差足掩過俞大猷有功無罪坐賞白金五
十兩初嚴公以其孫効忠爲寄於歐陽公希封賞也
歐陽公不與故公功雖中律不得侯焉值黎反公率

大兵平之一戰而定公上書督府云黎民亦人也卒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哉宜行善從策建城郭設墟市稍因漢夷人俗雜治之可使數十年無反督府善其策公單車入崗坂中與黎人約法黎人爭持牛酒勞公圖公像佛祠中呼公爲俞佛而禱焉歐陽公請于朝以公爲海南右參將從公處黎之議也壬子東倭入寇陷城池壞村鎮去還莫誰何千里蕭然朝命以思質王公忬督淛福以公左參戎淛江王公遣使者從璦速公公即圖上方略謂攻賊長技當以福建樓船破之則蝘蜓之醜不足平而蒼沙諸船

非足恃也王公善之大調福建舟師分布諸島澳公至溫遂入海擊之斬俘數千徽人王直者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貿易公然爲逋逃主時假官兵殺賊請賞公以賊直不殺終爲大患發兵擊之賊矢石俱盡而颶風大作我舟幾覆賊因走日本定海故倭人入貢關也故定海最爲賊衝自公至賊無敢邇關軍屯秋毫無犯公又廉靖不擾士民弦誦耕織如故浙東西底寧民甚德公獨松江柘林賊盈二萬逆年不可討乙卯詔陞公南直隸副總兵官民請以衣冠留者數十輩竟不可却則相與謀立祠祀公遂往提督金山甫至數日兵不滿三百總督尚書張公經檄公出戰公不赴張公大怒公曰某可殺豈可使擊不勝哉乃整捌河船四傍遮板藏蔽兵楫周行河湖迎賊之來尾賊之去初蒙公計柘林之賊必得勝兵三萬乃以破之會朝廷遣侍郎趙文華監其軍文華嚴氏義兒也要張自金二萬不得乃益抵格張所爲很兵八千甫至趙即欲張公擊之張公召公謀曰今永保二萬之兵旦夕且至柰何以欲速壞大計哉趙怒遂搆張通倭以 聞數日賊出很兵邀擊之不利賊至嘉興保兵擊之又不利張公與公馳入蘇州催永兵

以公將之迎至平望大破之保兵由嘉興戰而北永兵由平望戰而南斬三千餘級趙乃揭於朝以賊爲浙中投毒死也張公之功竟爲所掩而置之戮悲哉五月賊由崑山入姑蘇屯于六金墩公將河船布伏於沙河中賊抬船渡墩將盡濟乃麾兵擊之斬首千餘而柘林之賊遂空矣初公論柘林用兵十難人持以示國國徐公嚴公怪公之不以關白已而以關白徐公也齗之八月張公論死督府諸公人人自危賊來如飛蓬紛絮在在而是東撲西熾水陸戰敗爭以其罪委公廟堂計公目俞帥一身豈能在海復在陸

蔣嚴公欲遣中校遠公諸公謂嚴公曰俞帥自爲判所將兵俱漳人漳人受其拊循久矣今遽召之漳人必有不安之心不如先散漳人而後可收俞帥也嚴公乃止公坐落職奪其祖官而東南之禍日亟 上怒曰南北兩欺不可忽視本官若不知者於是命內外公卿大臣臺諫雜議長策以 聞章疏數十 上咸言東南之禍非公無以已之者丙辰五月以公鎮守浙直總兵官與賊戰於吳松江口營前沙茶山連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直平獨舟山之賊積歲不能誅九月移軍定海滅之浙又平進署都督僉事丁巳

海上無警五月進署都督同知大都東南殺賊無慮數萬籍樓船爲多耳公嘗言海戰無 法只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勝小以多勝寡耳公往擊王直大風遽作我舟幾覆賊舟負山顧無事余從公過普陀出大洋追賊及之風遽作公引舟去幾入於礁賴月明須臾得避礁夜泊大洋中如衝枓斂踢書冊俱反逆眩亂不可起獨公在舟中指使余能戲謔飲食耳又公行馬蹟風作公急斷繂船不覆他舟解繂則覆又公在列港舟幾覆乃以刀斷桅得不覆僅籍他小舟以濟則海上飄忽尤與江濤不類蓋亦危哉時 天

子必欲得直督府梅林胡公宗憲以趙之議欲遣蔣士蔣洲陳其可願之其國誘之來副總兵盧公鏜揭陳靜倭之策謂宜與通市兵部郎中荊川唐公順之爲之請於朝云鏜老將也其策可用獨公奮議以
太祖 太宗知倭奴徤悍終爲後患故深拒其貢獻嚴其通舶將以廢其水道耳方今來寇是通之之罪非絕之之過也今誠大治戰艦賊來則擊賊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行之數年可復治安之舊若復與之通市東南之禍無已期矣且倭人僅一刀一扇無他産非若東南諸島直臘呱哇猶有椒木奇貨可

資中國用也 祖宗絕之不得忍復開之乎王直在海島則能以繒物誘倭之來在彼國則一逋逃之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王直誅不誅也置之度外最爲得策若誘之使來聽其互市是爲國家生事矣後必悔之若宜諭其國王則 祖宗以來有故事亦或可行胡公卒遣人誘之來則要中國爲市且言入貢也胡公自松江召盧帥入海洋誘之而令俞帥盛陳兵威直舟入公欲出擊之胡公檄公曰敢與盧帥爭功俞帥論死盧公竟誘賊直入見則 天子必欲殺直矣不殺直則違明詔殺直則失信倭人胡公恚曰吾

爲俞帥所笑矣有旨必欲盡殲來者倭人怒曰吾本
若若爲賊者招我來許我爲市又以我貢也竟不許
我而又殺我耶天朝詔令何以信逑哉遂焚舟走柯
梅人殊死戰而我師之氣老矣夜乘小舟走閩中會
有云奘御史將論胡公者胡公懼遂論公違節制不
窮追有旨召公赴詔獄聞命之日橐不滿百金妻子
客於明州僇如也二華譚公爲公恤之士民軍校工
旅奔走喧問如何於市陌庠路村落海嶠之間嗟嘆
之聲相聞士大夫富人爭致饋贈至都下盈數千金
陸武惠公炳陰出千金爲助五鼓詣嚴府中叩關而

入閽人曰太尉詣何早耶太師侍郎當昕正睡非內
旨無敢傳告者太尉宜歸且復來耳太尉曰吾數夜
不睡矣吾齋宿焚香既卜且筮謂今早見太師侍郎
必允所請也閽人入者久之侍郎乃出搔腆欠伸而
言曰姻長來何早耶吾方睡耳太尉曰炳不睡數日
矣齋宿焚香既卜且筮謂今早見太師侍郎必允所
請也侍郎曰爲誰太尉曰爲俞帥耳侍郎曰公何黨
俞帥哉俞帥徒負空名違制無功輕蔑政府厚交徐
武英而不及愚父子何也太尉曰俞帥知誤矣始白
徐武英以武英松人告以松事耳今自知獲譴太師

不可解故陰有致於炳炳敢請於太師侍郎以爲炳
德也時太尉典法司權既重　上信之嚴氏亦彝其
與巳同污也心已許及太師出則語太尉如侍郎語
太尉告太師亦如告侍郎者太師亦悅太尉出竊呼
俞帥人去謁侍郎侍郎亦令俞帥人往謝太尉太尉
明晨復馳入太師府中數十頓首而起嚴氏父子爲
之動容刑部尚書淡泉鄭公侍郎方厓趙公爲公猥
卜左都御史崦山周公見公入避正堂出教云有敢
索將官金錢者配公四首跣足立獄門外臺中諸公
尋來唁之且云公之功高　明主所知必從寬貸即

有不測我臺官當不畏誅譴爲　上言之武英公爲
國惜體其獨爲運用密勿人不及知者亦不使人之
聞之也公上疏自明不一語干胡公胡公深悔且致
書於嚴公爲其乞貸其疏略曰軍門胡宗憲奏臣不
追前賊故違節制奉旨逮問軍門行臣陸路催督叅
將劉顯等截殺水路催督叅將張四維等兵船剿殺
只令臣境內催督不曾責臣親自越境窮追也既而
令副使譚綸會撥船隻預給米銀又委張四維計料
沿埋伏大木坑俟其遁去截追則是窮追之責又
明屬之張四維矣臣於軍門節制未嘗敢違也亦

愚臣自百戸起家歷至今官與賊接刃於山林阡陌之區大海汪洋波濤洶湧之際濱死復甦何啻數十番鋒槍斬夷賊之功見之章報者盈萬數臣復思世受國恩發身武科惟有報國救民之至願非但刻志剿平東南之殘寇期效尺寸亦滅北虜以慰　聖心實臣夙志軍門爲御史時薦臣疏二及爲軍門薦臣疏五去歲爲懲前慮後等事該科道總督撫按薦臣疏十餘皆目覩臣之素志者也伏望　皇上憐臣平日血戰功多察臣從何故違節制准臣自贖發臣北邊立功庶捐犬馬之軀圖報　聖恩於萬一臣無任

激切顒天哀懇之至　天子覽而憫焉下其奏會作封未及上拘幽且再閱月矣解印符之重謝袁玉之美偃息獄床晨夕安寢無吁懟之聲其與思質王公忤武河湯公克寬寒松鄧公城同繫皆宿昔所稔其事者也相與賦詩講理慷慨如平時及詔釋公公謂諸公曰人生聚散各有天也况死生貴賤哉適東出薊門西入雲中談天下事於諸公卿之前猶運之掌也總督同野李公聞公至擬兵書以候公來出迎公抵掌曰微胡公之論吾豈得與公復相見於此哉晨夕歡議其契無倫公卓出新見制兵車營獨木爲輪

以人推挽可以上下山巠揮指如意而無壅滯之患強弩神銃擊堅及遠篳笰龍盾而虜之弓矢不能及也蓋以馬隆之戰車兼李陵之步卒而參以衛青之縱騎最謂備算後有作者弗能易矣嘗以其車百輛步騎三千挫虜十餘萬衆於安銀堡虜救死扶傷追奔逐北數百里自入寇以來未有此衂同野公以其制請於朝置兵車營蓋自公始也時在位者罔不善公公亦不欲以巳長技奪邊將郎佩一年之間章疏賢公者二十上帶川劉公以福建急則請之福建燓峯黃公以湖廣急則請之湖廣鎮算叅將之命又下

矣諸酋皆承昔時調遣從公征伐者也聞公至皆稽戒不敢動歲辛酉廣東叛民張璉聚衆數萬人攻陷江閩諸州縣僭名張官朝廷出師二十萬往討之分道並進朝議以公威望素著於閩廣誠一任之如郭子儀之於吐蕃耳詔以公爲南贛叅將胡公移公檄曰賊棄巢突出自投死地諸將速出兵擊之公召諸將謂之曰賊雖出巢其妻子財貨在焉豈棄巢去哉我若以師追之必悉衆自救大兵乘之如壓卵耳柰何以數萬之師從一夫浪走哉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致鹿而還還則碎於熊明矣時

諸道兵皆未集四月十九日 公疾引兵萬五千人先
登栢嵩嶺嶺俯闞璉巢如高屋建瓴諸巢作伏皆可
知之賊果歸保巢公連破之斬俘千餘級賊懼公遣
陳其可說其黨曰朝廷購張璉賞萬金爵萬戶若何
不早自擇福欲從璉就斧碟耶俞將軍威震天下
堅金石錄人之功忘人之過可不乘此時執 贖
哉若滞泩詣壘門自訴公稍賞慰之則相與說璉出
率賊與官兵格戰從其陣後執之其黨有欲市勞於
兩廣軍門者疾馳報之兩廣人發兵扶之而去人有
告公發兵爭之者公曰賊惡其不滅何必功歸於巳

五月十四日也念菴羅公有詩曰脂投奇計無堅壘
早縛名酋却讓功時人以為詩史翌日班師不復殺
一人以示恩信於賊令饒人巳搆祠祀公矣遂乘勝
誅林朝曦殺千二百人而還諸巢帖然 上悅賜白
金陞副總兵官璽書加節鉞以公總制江湖閩廣
四道兵馬加祖官一級公以五嶺之間林箐蒙密藏
奸伏慝後終為患莫若衆建縣治使縣官之政治常
有餘而奸雄之伏藏常不足方可百年無事今議行
於朝設平遠一縣矣令其議盡行則嶺表戍兵雖盡
徹可也其年嚴公罷相世蕃戍雷州胡公兩被逮公

發書唁之聞其計也悲哀數日且云胡公功勳在東
南 主上所念也縱對簿必從末減又安知不如漢
宣帝赦蕭望之故事乃遽至是豈不痛哉壬戌閩中
山海寇無慮數十萬督府游公檄得請以公控制全
閩江廣湖數道兵馬命未至而興化城陷事聞 上
怒督府諸司責戰益急都司歐陽深戰於崎嶺死焉
癸亥正月公自贛晝夜兼程馳至平海駐軍秀山都
督劉公駐明山距賊營三四里都督戚公提浙兵未
至公度未可戰星布兵營畫地鑿溝東西通海列柵
其上賊屢挑戰公按兵不動移檄速戚公兵作滅倭

議其略曰令賊且萬餘人殊死鬬官兵之數僅僅相
當約日列陣以合戰勝負之形猶相半也若迫城而
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萬一受挫東南
之禍何日而巳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
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縱有突遁秀山明山
二營之兵又截之於前可使無孑遺矣且速戰賊之
利也賊得一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遲戰我之利也
兵日益多守日益固賊日益困矣敵以戰為守我以
守為攻攻守之機微乎微乎至於無形會新督府二
華譚公至得議甚喜且移書於公曰甚勿速戰以四

月十九日抵師明日以三將軍分道並進滅之賊將
馬耀走盡陷濠中無一漏脫閩中諸公責戰急至以
逗遛語於朝公不爲動平海山無竹木皆材不耕公
命毀賊壘爲營與泉二郡既無以供軍仰糧運數月
不至公令軍採麥食之興化人多怨公公曰吾爲將
三十年不擾民一草一木今乃種孽於父母之邦耶
捷書入譚公進副都御史戚公進都督同知劉公加
秩公賞金幣而已譚公貽公書云論功疏未行而前
捷疏已覆公止受金幣之賚而已大抵世人知公者
少至於真知公則惟綸乃不爲衆楚所咻然又不能

爲重令綸向人又有說矣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
必罰公不如戚精捍驍騎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
公堪大受蓋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
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
當今之世舍公其誰惟公幸甚自愛此點精誠想不
以老而衰因時而變也時潮州倭寇二萬與吳平相
爲犄角久横界中積五六歲而閩中新倭繹錯南下
天子憫恤東南屢敕江廣閩三鎮撫臣偕公平之詔
公移鎮其地　公語峻切而諸崗山寇盡松三余大
春李春文劉爲祿阿普各擁衆數千劫掠縣令陳

紹祿劫延平梁道輝劫汀州伍端溫七葉丹樓有衆
萬餘尤輕剽善戰時出劫數百里外燬村破壁邈無
寧日惠潮之間幾無民矣五月公自泉中遣把總洪
道謙持節鉞往督陳紹祿歸崗令無得復擾民公至
上杭遂單騎入紹祿營中稍責諭之紹祿匍伏願受
鞭杖杖之遂統以行令驅梁道輝歸崗過汀其黨遂
散乃令鄉民殺之陳紹祿歸其黨亦散僉憲徐鏡捕
殺之八月公至惠州時督府百川張公梟方聚兵討
伍端別將與戰不勝乃詐言爲俞家軍伍端大懼馳
出陣前驅諸酋以歸公果至乃遣人乞降公遣王豪

俞尚志許之遂俘賊首溫等七人以出故有府幕某
爲伍端所執在縲絏久遠具僕從騎衛奉之以歸而
不留公所遣去者一人公乃遣翁思悔俞尚志持節
鉞將伍端兵二千人由惠來往潮殺賊自贖不取人
一蔬一菓途有言公將誘之潮以坑之者伍端遽白
二將斬之至鄒塘夜斬倭數十人十二月公由河源
程鄉往潮藍松三葉册樓俱以次款之乃遣人誘吳
平吳平率衆來謁公單騎往見之平見公涕泣願以
身投於公其諸酋長尚多不甚聽平故平不能自决
然猶爲公殺倭百餘級而吳平遂與倭人絕平故梅

嶺人也公使居其地遂請於督府自潮吳公桂芳曰
閩中浙兵二萬與賊戰則遁入潮令潮兵驅賊益急
則賊入益深益深則益闕非若逵賊之以出邊為生
路山賊之以歸巢為生路也將安所遁哉誠當大集
精兵使其片甲不返乃有成功若兵力皆寡不能取
勝又令遁去遷曠日久糜費愈多數年之潮寡然也
可復蹈之乎吳公然之遂調漳兵二萬賊分僞淡水
蘆清相為犄角欲專攻淡水又慮蘆清賊出與之後
公乃為一陣以當蘆清益嚴軍令進攻淡水賊閉門
乃引兵佯却誘賊出巢擊之賊走復入兵追擊之斬

首一千四百蘆清賊懼窮日夜行二百里走至九龍
山公既有狼兵堵其前自率參將湯克寬王詔追及
大破之擒斬千三百餘級捷聞得賜金先是潮州海
兵以糧不給叛擾廣州城外為燼廣州非公所轄地
吳公請於朝以公平之公謂吳公曰今賊在海中若
露其攻之之形彼有揚蓬以去耳大海汪洋難再及
矣且當欵之控縱有漸未可以旬日必也乃陽集舟
師多行間諜以疑賊之謂者巳而俱不然衆益信不
為備分財而競公偵得之遂麾諸海舟兵乘夜擊之
無一脫者吳公喜曰何其成功於計事之初不爽也

時廣中經用益竭不足以供軍公部下盡散去不百
人留公每嘆曰虎無爪牙與堂獸等耳吳平不戢詔
必欲得之公移書于福建督府汪公總戎戚公曰吳
平必詐之寇當時欵處以潮倭數萬姑分其勢耳閩
中水陸之兵頃刻可至而廣無一兵一船何以禦之
須三月之後廣兵船俱集彼此合勢盡焚其巢穴令
獨坐窮山公攻而南僕攻而北成擒必矣若其機先
洩使得出海而遁則未可圖也賊遁廣中舟兵久不
至竟不得平為御史所論坐免官歸時吳公方請於
朝以十萬之師與二源之彼分兵五道各以梟寇統

之而屬公總其軍公聞罷即徹油幢歸將印於吳公
吳公患之乃屬諸司勉留使相屬於道且抗言於朝
曰六月間俞大猷自請不費斗糧但假以半載生縛
平賊乃閩師果於一戰以得賊而閩人方以往歲招
平為大猷罪故大猷亦隨衆傳咻而已前歲叛卒若
不為計欵之而但與角力於大海茫洋之間則叛卒
至今存也今兩省會剿平賊廣費五六萬閩復倍之
令大猷計行何至費此大抵士之當事有所行出於
人情之所共駭而實有濟於地方之重計要在臻其
成而後人翕然信之其不成則人以為罪而當事者

亦無以自解俞大猷之所以蒙重詬者其以是歟芳
林墅之想旦夕惟勤非故為將官飾罪以自持固特
念與人共事知其實非推避退却而不以達是不忠
也廟廊諸公多然之者二源諸山環亘千里懸峭巉
巉賊據峝固守如蜂房水窩互相啓齒介三郡六縣
之間李亞元擁據雲溪環巢皆河環河皆竹竹內為
柵柵內為時聚衆萬餘尤稱勁悍君服諸巢僞置官
封三郡之兵環視數年而莫何聞大兵且至多誅出
刼者公曰當誘而聚之乃遣王鸞盛騎從充偏稗入
統東賊入王鸞素機敏善挑弄賊得鸞遂自喜他巢

聞之爭投附焉盃萬七千人公曰發兵擊諸巢之不
下者所誅殺千餘人賊據碓砍碓砍山如笋立夾坑
百仞鳥道如線搆樓懸石數天守之可以俯制萬衆
也公遣遊擊將軍魏宗瀚往擊之遊擊多運鳥銃火
矢為前鋒麾把總王可興從其山後以進遂焚其巢
賊多壓崖死者俘賊將李爵李賊姪也縛歸李賊且
讓之曰既輸誠降附柰何又潛入他巢為盃耶亞元
益感信公乃令賊出數人為鄉導引兵以誅李明率
諸兵過李亞元巢前去雲溪里許若將向李明者公
自引兵由溪西以入其途陟仄賊不虞我兵之由之

也忽見兵至錯愕欲出鬬王鸞紿之曰此必移師誅
李明左路耳乃出牛酒勞兵須臾諸兵悉集巢下圍
之數匝巢固不可破公乃斬其不用命者以徇懸賞
金三千把總黃虎林喬鉞逐總兵殺數賊中軍陳其
可鼓之益力銃鉋雨下伐竹披柵以藤牌遮矢石四
面仰攻而進烈焰漲天賊燒死無數斬俘四千餘級
生擒李亞元王鸞竟與一賊首偕出公乃賞先登鬭
死間因乘滅雲溪之威發兵擊東峝賊率衆下鬬如
高山轉石我兵競仰戰拾級連步而上蟻附至山巔
銃矢雨下遂獲鄧廷鳳等斬二千餘級初公之擊東

峝也令上杭兵殿後上杭兵皆公昔所撫賊人頗難
馭以東峝形險非彼莫敢先登者故遲遲不即發不
知公故欲其遲遲使無功以愧之也及是會伏自請
擊黎永元以贖憤氣如沸乃以把總翁思誨將之公
意叢篁中有伏先月遣人往覘之黎永元果率千人
伏焉而以五百人出康道誘我師覘者以告翁思誨
曰諸遊擊總兵擊其後黎永元率驍賊與我兵力戰
稍却翁思誨出陣前督兵疾戰遂殺黎永元入其巢
盡殲之五月進攻伍元吉于五峝伍峝連絡險崎公
令把總林友李君素發兵擊之賊勢方張邪邑騷動

林若李君素執銳前驅身率士卒戰而𦵏之火矢燔
亂盡焚其巢窮追至白沙塘遂擒伍元吉斬賊千餘
級其諸小巢公昔各令人統束之者偏移檄令縛其
酋長以獻諸嵩悉平吳公上公功於朝曰俞大猷行
師以律算計如神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棊着着
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剗平真充國
厚重之風方叔元老之猷宜復其兵權當有偉勣制
曰是余謂是役也東諸巢如圍猛虎戰高山如履平
地名酋悉執劾近不驚將軍之功信足偉矣吳公首
定兵謀厚任將軍兼統五路權不多分機無遙制克

咸厥功固其所也迨乎朝議畢同乃獨抗言正論以
爲將軍可以將別將別將不能將將軍則知人善任
上將之道个臣之斷斷者也尤其難哉時王西喬糾
衆二千執郭同知殺百戶御史以聞詔殺之王西喬
乃與李元立併衆四千掠東莞之北以賴時清衆二
千掠東莞之南御史小川王公謀公殲之公曰今兵
巳老當再調其壯者兵集乃進駐淡水扼賊歸路且
便糧餉也遂一戰而殺李元立再戰而殺賴時清三
戰而生縛王西喬四戰而盡王之黨賴李殘黨盡降
乞爲農民一方以寧吳公以廣西猺獞錯艮吳以居

數作亂自弘治間陷古田縣殺總兵叅政近復越會
城爲切者二非有威風知大體者弗克勝乃奏公鎮
守其地給事中歐陽公一敬復以梧鎮大帥佩將軍
印綬皆世勳之胄不閑夷情上疏除其任朝廷乃以
征蠻將軍印綬屬公佩之領勅十五道制勅一道行
當大布威惠懷柔蠻方以恢宏聖化未有既也公每
未事之先必周萬全之算既事之後每垂悠久之慮
其討萬全底成績則古之名將葢多有之其垂悠久
之慮以戡亂興治則其用心非儒者不能也公儒者
也於安南瓊黎東倭北虜三苗五嶺皆有善後之策

可百世因之葢得易先康後康之意文正之所以治
蠱者也所謂立馬讀易者信哉直截易簡灑樂快闊
不爲町畦畔岸卑巳而尊人有容而善忍視死生若
寄與替若環橫逆不能干憂患不能入也輕財利好
施與重忠信篤親親功則稱人罪則稱巳寧人負巳
無巳負人力以忠孝自任有雄成明作之心而絕無
跅弛解嫚之容歷官三十年祿賜之入盡付其弟不
一問焉近分産業不加厚其子諄諄數千言以明俞
氏之宗宅心公而慮事詳矣曩赴詔獄史玉陽以數
百金來唁聞其友鄧君城亦被逮命守者裹以遺之

此其大者葢公所以就大業之本也其他嘉言善行
豈易悉述哉今天下人人知公之所爲矣而猶未知
其所以爲則以公特異於今之爲將者耳今撮其大
者表而出之俟論世者考焉

榮祿大夫錦衣衛管衛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
知贈右都督從兄劬峰公鈺行狀　孫鑛

孫氏之顯自忠烈公忠烈公餘姚人諱燧父曰大使
公諱新祖曰處士公諱溥其上世則自睢州徙也初
徙者曰三司使公諱岳在後唐明宗時至忠烈公于
有七世矣忠烈公仕于弘治正德之間歷官右副都
御史巡撫江西會寧庶人反抗節不屈被害　肅皇
帝即位詔贈禮部尚書謚忠烈推及祖考考皆贈禮
部尚書妣皆贈夫人已又廕一子爲錦衣衛千戸世
襲於是我伯考孝子公應詔至京師而孫氏遂著籍

錦衣衛矣忠烈公葢三子長即孝子公諱堪武舉第
一仕至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旌孝行
次符卿公諱墀仕至尚寶司卿次我考文恪公諱陞
進士第一甲第二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謚文恪皆別有傳志劬峰兄孝子公子也諱鈺字文
鼎劬峰其號初孝子公娶潘夫人無子乃置側室宋
徐二人久之竟無子忠烈夫人甚憂焉一日晨起詣
忠烈府君神主前告曰大兒堪孝順兒也柰何不畀
以一兒乎夜夫人遂夢忠烈公衣冠如平生從者持
一盤盤中盛一兒傷擕一女曰吾爲堪送兒子來此

玉桂也是歲徐宋皆孕及免身宋生一男徐生一女
故名兄曰鈺名姊曰鉎從夢兆也兄生而淳樸不爲
嬉戲在童年有成人之志弱冠以應襲補京衛武學
弟子每試輒高等嘉靖三十一年舉會舉第九明年
孝子公爲都督僉事年七十二以忠烈夫人喪乞休
南歸兄嗣職爲錦衣千戶其秋中武舉第五遷署指
揮同知而孝子公竟以不勝哀卒於錢塘之北關舟
中矣今例列武階者有喪第服喪不得解職而兄痛
已不得送親之終也甚悔恨急願還鄉葬父因乞郵
典疏奏之　天子憐其意准焉後二年　天子採御

史議旌都督爲孝子是歲兄至京師晉南鎮撫司管
事兄雖以武奮跡然不廢文業雅好讀書又喜爲歌
詩時時招四方騷人墨客結爲社友宴飲之間篇章
爛然其詩法陶孟有冲淡之味見者稱之以爲卽今
世之詞卿不能絕也嘉靖三十六年三殿災　天子
大營宮室賜兄以巡督之勑明年大朝門成遷署指
揮使後二年內殿成遷署都指揮僉事其冬晉錦衣
衛管事後二年皇極殿成遷都指揮同知又後二年
奉旨提督街道其秋以平治道路功遷署都指揮使
莊皇帝改元奉勑提督巡捕提督巡捕者西司房

也衛中盖有兩司房其督察諸不法者號東司房
衛事者領之權最重其次則西司房初西司房之缺
也資當及兄而後進者爭欲得之或媚事要人以求
攙越兄獨退然有以自守泊如也人聞以謂兄兄曰
才而遷不才而淹固其職耳終不一往謁會　天子
明聖大臣守義竟用兄其春以　裕府宿直勞遷後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管衛事提督巡捕如故其治以
不擾爲務衛中政清隆慶三年以奏最實授都督同知
又三年而當今　天子御極以奏最實授兄自以承
世爵之重懼有失隆恭謹自守嘗曰夫爵非吾有是

祖宗之遺蔭也得保此爵以傳及子孫卽爲祖揚休
衍慶至無窮矣設奇樹譽非吾事也其素志如此故
其居官也循守矩度弗踰尺寸未嘗更一法造一事
卽有所建立輒掩其迹惟恐以材能自著拾人忌也
爲人仁厚出于天性遇宗族故舊有恩窮迫者時時
周恤弗望其報人多德之者自兄晉實授都督同知
推恩褒及三世曾祖祖禮部尚書皆加贈榮祿大夫
妣皆加贈一品夫人考都督同知仍贈榮祿大夫二
妣加贈一品夫人於是兄泣曰嗚呼我祖考忠烈府
君矢忠殉國不顧一身之死功存王家而贈爵不至

一品及我考都督府君至一品矣而不得推及於先豈非恨哉今予以非才承祖職無纖髮之勞沐玆殊寵是天所以報忠烈府君之功欲有益其未足也敬之哉無何以疾卒時萬曆元年八月十八日距生嘉靖二年十一月九日得年五十一詔贈右都督賜祭五壇命有司治葬所著有思則堂稿四卷行於世嗚呼我兄立朝二十年餘奉法守職小心周密智不察察而有持重之望從容侍衛之間竟以令名終是足以嗣美於先人而庇賴其後矣即秕糠之忠信富平之善慎何以過哉

榮祿大夫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萬公表墓志銘

澹園集

古名將功在社稷者多矣至以文學飾勳名如杜預韋孝寬者蓋間有之若夫鎔裁九流挈其要眇以修身而繕性者古今未有也嘉靖中唐應德王汝中羅達夫三先生者以理學名於時而聞鹿園萬公與之相頡頏心竊異之退而考公之平生與其議論然後知公殆方駕三先生而不啻過之非獨能不愧而已公歿屬汝中爲狀而應德銘之亾何應德亦歿迨今四十有七年子達甫晤余京師命補應德之闕謂余

庶能知公也余則曷辭按狀公諱表字民望別號鹿園居士世居定遠 高廟起淮甸始祖國珍首率義兵歸之賜名斌克萬戶下滁和濠泗諸州縣授武略將軍滁州守禦副千戶北伐歿永平衛副千戶征沙漠力戰死贈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斌生鍾襲龍驤衛副千戶奉命備倭寧波有功賜第因家焉以年勞詔授明威將軍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鍾生武無嗣弟文繼文生全全生禧禧生齡椿即公父也仁厚儒雅脫略世故家貧以文史自娛試迨齡椿七閱世而積德於公公生有異相玉色方顒額有三文風神烱烱

慷慨多大節拓者奇之曰異日當名高天下讀書之、
月數行下性孝友父早世母恭人王內訓斬斬每事
規以義方公奉敎唯謹居官晝出治事夜侍恭人盡
啓以日所行事有一善恭人色喜公乃喜卒臥苫枕
塊者三年齋閣中懸一小像晨昏出入必謁或他往
亦奉以行至老長子孫未嘗忘蓼莪之痛也姊歸郡
諸生張芳芳食貧恭人憂之公慰曰恭人生兒一人
幸有女兒當甘苦共之每宦游奉母就祿家產所息
盡以付姊從弟襄貧爲授貲娶室比卒撫兩孤兒敎
之相繼爲諸生嘗十毢得佳地卽以與弟曰使他日

大吾門也年十七嗣世職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晝
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揭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
大丈夫當經營天下如武侯然何能頫首作求田問
舍計乎庚辰武舉中式石學士閱公卷以爲奇置第
一衆以所對多忤時語稍抑之尋授都指揮督全浙
糧運普視浙江閫篆南都坐營錦衣巳爲漕運叅將
者二漕運總兵挂印者二及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
僉書皆以宿望爲當軸所推轂公歷漕旣久國計詘
贏河渠通塞　祖制及時弊當復當釐釐不明習嘉
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竝阻議者謂黃河改流公著

論折之力言漕河惟用洸汶沂泗諸泉足以濟正統
十二年黃河決滎陽入漕河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
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
疏濬而黃水始來稍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始盛
來漫漫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淸河狹淺水涸易盈溢
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可見
但向者黃河漫溢一旦水落石出淸河淺涸人必作
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
衛河一路隄防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
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至疏濬以引之此

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
至祥符銅瓦廂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
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公議會通河之
塞自濟寧至臨淸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
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七十里之
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
黃衛二水合二水合則衛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
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以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
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
里輸於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

梗又可爲備變一策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於遼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嘗由海至山東登萊貿易云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僱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諳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太倉則例每糧一石耗七升至槩斛若輕齎之羨以還運卒故卒有餘力運無愆期後官悉收之朘削四出人不聊生公憤曰此其患不獨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大者疏小者議累累百千萬言詳具國史漕運志中且極陳本末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山東圻內一帶荒

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本至論識者韙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公散家財募死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蘇與倭遇婁門楊涇橋公率所募及少林僧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矢不爲止遺書於子曰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乃我獨持文墨議論身不任兵今晚年增一箭痕不亦美乎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公謂巡撫周公玩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多催科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請蠲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攜拐其黨兼下募兵

令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即賊減千人也以校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衆賊寢衰乃進兵賊懼夜遁殲之海上焚舲艎若干內地稍甦因作海寇議所爲籌畫甚具賊方蜂屯諸島而歙汪直者以驍雄魁其曹公策其疎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强聒當路前後及行而公卒後總督胡公宗憲卒遣洲使豐後山口諸島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公本謀也公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

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棄衣冠爲犬羊役哉不得已也比年虜入太原殺掠慘毒上廑九重之憂中外章疏類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大都善戰善陣之人而於籌邊固本之道則置而勿論夫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截殺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治其標者也每督諸鎮之兵日幸一擊虜以爲功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禦如病者屢投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术[illegible]那[illegible]固本皆深有謂也凡諸邊

自將權移而邊政日廢矣自也因鹽法壞而邊備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士卒殍死者衆矣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鄉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饑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必須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邦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

圖一朝之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闌入塞內傳大[illegible]公聞之日夜東裝爲行計日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臥時耶尋事定乃已夫倭變作衆洶洶無所出當事者恨不即引去公不難以身代之北虜內訌則公林居日耳而聞一邊警未嘗不慨然義形於色也聞一時事未嘗不精思其後也而卒未竟其用以歿然公則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已公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闢西釋自然者以苦行鍊磨得悟絕學公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

語言辯切不離見解又言世論亢巳淺之乎其[illegible][illegible]也夫視聽言動而溺焉已也視聽言動而止焉已也視聽言動而不溺不止焉亦已也禮者中也即吾之性也仁之體也不可絲毫容意於其間也是故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克之至也一日與達夫論道於臨江達夫躍然而歸遺書云自聞教後舟中終日忻忻若出樊籠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腳無非道妙其相契如此公雖超詣獨往而諄諄導人以實行謂夫子教人文行忠信至命與仁則罕言之吾曹抗手談性命而自愧於倫

物得無爲跡者嗤耶爲文敏給疎暢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庸志略論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九沙醮言玩鹿亭稿及纂經濟文錄灼艾集玩鹿亭詩抄濟世良方玄門入道資糧山中集諸書行於世公薄田僅供饘粥諸爲德於鄉如建橋賑饑不可指數故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缾鉢蕭疎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六日無疾端坐而逝是夕大星隕於庭光射數十丈云距生弘治戊午八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九嗟乎公晰理窮微剖入毫芒而臨[illegible]有[illegible]不可奪之氣指揮三

軍風走電擊不可狎視而禮樹於烟至與緇流共其岑寂枯形灰心於物不留而褒屍徇國之志則至死不能忘也跡而論之三先生若武不外究而公文不內施總之其名理之精風槩之偉有足相發者杜元凱云若道德則吾豈敢立功立言或庶幾焉公蓋加元凱一等矣是可銘銘曰

維浙之西以海爲池噴雪撼山萬怪千奇蓋人崛起濯纓其湄玄宗釋部是究是追褰裳歸儒孔孟我師域中二大維虜與河豈無謀臣莫敢誰何公紓石畫既富且多厥維鯨鯢東海弄波公過蘇門擐甲揮戈

以一枝伯矢死靡他賊氣以析保此危城人曰壯哉公心靡盈驅民于敵冠是用張何如收之以弱爲强奇謀一試海若安瀾誰實尸之公其濫觴大經武緯乃施乃流演迤茫洋小大畢浮用止於斯公則何尤文藏於家子衍厥澤可以此闕公所自得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公無窮太史之銘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八目錄

都督府三

都督僉事

山陰　孫　仝校

吳　　梓行

欽縣徐象㮊

獻徵錄卷之一百八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八

都督府三

都督僉事

前軍都督府僉事胡通傳

胡通合肥人至正乙未　太祖駐師和陽通挺身來附從渡江拔采石取太平攻溧陽小花圩等處丙子破蠻子海牙水砦克建業定京口以功授總管從攻毗陵丁酉取宜徽戊戌十二月從　上取金華己亥克諸暨攻越州陞鎮撫庚子閏五月偽漢陳友諒陷太平遂犯龍灣從擊敗之辛丑八月從征友諒破江州偽都徇下南昌自是戰彭蠡平武昌陞指揮副使甲辰八月從征贛州乙丑正月熊天瑞出降遂平贛州改贛州衛指揮副使洪武元年二月壬戌會征南將軍廖永忠等征廣東率師由韶州直搗德慶四月率師略定英德清遠晉江連州肇慶等郡邑進攻德慶遂引兵合永忠於廣州降元守將盧左丞陞指揮使陞僉大都督府事改前軍都督僉事數年致仕而卒

中軍都督府僉事劉謙傳

劉謙合肥人元季與兄友仁各起兵保鄉井聞 太祖義師爲衆所附遂與兄供來歸命往長鎗謝元帥下叅隨胡大海克取黟縣祁門建德等處授友仁中翼左元帥府右副元帥判仁安翼守禦太平縣與雙刀趙對敵歿于陣巳亥謙襲兄職征進饒州克術湖寨八月征浮梁攻饒州辛丑三月華樞密院副設大都督府八月從 上征陳友諒拔九江僞都取興國府石榴寨徇下黃梅廣濟十二月招安江西壬寅調守江西癸卯三月調從征七月大戰陳友諒解豫章之圍克復吉安招徠安福州克復永新策應袁州甲辰征進萍鄉虎背寨茶陵州調征湖廣岳州乙巳三月奉檄守禦吉安吳元年三月調除南昌衛副千戶十月隨征福建洪武元年克建寧等處四月扈從車駕幸北京陞河南右衛正千戶閏七月收信陽光石脳等處寨克王保保營十月調守陝西七年陞廣武衛指揮僉事調守潞州十一年陞特進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尋以疾乞致仕後封流伯永樂十二年卒輟朝道祭卹典優備

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高顯傳

高顯梁縣人歲丙申 上駐師太平顯來附從定金陵鎮江攻下常宜池睦婺衢凡取江右湖廣淮東浙西歷陞指揮僉事丁未盡克山東沂州益都濟寧等處洪武元年平東昌樂安陞指揮使還守濟寧大軍克汴梁下河洛破關陝回取元都閏七月巳酉從克長蘆師至直沽河西務戰敗元兵進薄通州元主及其后妃太子北走八月庚午克元都併取薊門永平二年從破開平三年 上分封諸王愼選輔弼以顯爲燕府左副冬十一月命兼大興右衛指揮使五年副征沙漠有功九年改寧川衛十一年從征松疊潘等州松州旣平城其地請立軍衛置松州衛指揮使司降印設官領軍戍守十二年陞大都督府都督僉事未幾改僉後軍都督事十三年九月辛亥卒追封汝陰侯謚武肅

左軍都督府僉事何德傳　朱睦㮮

何德者光州人也至正末　太祖龍興德仗策來歸從　上定江左諸郡轉征吳楚屢立奇功授驍騎衛千戶吳元年七月沅陵人向珍八作亂德率兵討之至官隱巖珍八以衆逆戰德擊敗之進拔其寨而斬珍八八月逆黨周文貴率划船三百餘艘復攻辰州德使別將與戰於西門外自將輕騎直抵其寨攻破之獲張千戶等百餘人文貴退保麻陽德追擊之又俘其萬戶等四十四人文貴遁去是年拜虎賁右衛揮僉事既定中原陞指揮同知率兵守遼東召還改

虎賁右衛指揮同知尋擢大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改立五軍遂為左軍都督僉事十七年扈從北征還七月己亥以疾卒于家年五十二賜葬鍾山之陰追封廬江侯諡莊毅

論曰明興諸將乘風雲之會勒彝鼎之勳何其盛也及考其能保終始者則尠廬江從定中原戡平江左其功烈不謂不著矣而又榮膺爵號白首令終澤及子孫無可瑕指非悍謹者能爾耶易稱明哲詩賛于城若廬江其庶幾矣

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傳

司馬御賜名字從政世為揚州人元季兵亂司馬生九歲無所依　上得之養以為子既長出入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歲癸卯除總制守金華吳元年授金華衛指揮同知洪武元年同曹國公李文忠北征獲故元宗王慶生三年十二月陞杭州衛指揮使十二月以本衛為都衛陞都指揮使九年遷河南都指揮使十九年正月入覲陞中軍都督僉事二十五年冬率師征越巂還至成都以疾卒司馬好文學接人溫然謙恭為政以惠愛為先所至撫綏士卒拯卹貧困

甚得人心尤敬士大夫公事之隙退居一室講論終日蕭然如韋布之士自少富貴家無餘貲人稱其賢云

左軍都督僉事王珪傳

王珪合肥人慷慨有大志少時爲淮西廉訪司隷卒見官長儀衛尊崇輒慨然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爲耳及元末兵亂募集鄉民守廬州自稱萬戶　上取和陽珪自廬州來歸遂從渡江克太平命珪仍爲萬戶守太平積功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子安富從上征婺州守南陵取潛山擒獲甚衆攻安慶被創而死仲子安貴從征江州亦戰沒至是珪以疾卒季子寬襲職未幾亦卒

右軍都督府僉事袁義傳

袁義廬江人本姓張功臣張德勝弟初名四爲雙刀趙總管守安慶敗趙同僉丁普郎於沙子港左君弼招之弗從庚子閏五月德勝追陳友諒於采石戰死始來附命爲帳前親兵元帥賜今姓名辛丑從征友諒擣安慶江州壬寅下南昌授管軍千戶癸卯攻廬州殲友諒於彭蠡甲辰七月克廬州十月廖平章征桐廬義烏部將俘僞吳兵丙午三月授鎮江從　上下巫子門擊吳將敗走八月討浙西德清湖州丁未攻蘇州從取通州陞僉與武衛指揮事隨征中原沂州益都濟南東阿拔之洪武元年取東昌河南陝州潼關衛輝彰德磁州廣平臨清長蘆直沽河西務敗元平章掩普達朶兒只進巴奪通州破元都同曹良臣追元宗室至龍興克永平遂北也速借薛右丞下保定從取太原于澤潞擊賀宗哲磨同獲其人馬略西京二年克鳳翔鞏昌安定會州敗小豫王於石小追大豫王與諸將合　慶陽張艮臣以兵薄義營義堅壁徐乘其困攻破之三年剋王保保營取興元陞本衛同知四年調羽林衛總領官軍防送馬都指揮渡海鎮遼五年統兵海捕倭十四年　勑征雲南克

普定曲靖善闡大理楚雄等處有功十五年鎮楚雄時虜累叛義積高壘調兵力戰虜遂遁去陞楚雄衛指揮使二十三年入朝　上慰勞之且惜其老命太醫院爲桀其鬚鬢俾同撫治以威遠人特賜銀印與掌以寵重之三十二年陞右軍都督僉事卒子官子聚襲府軍左衛指揮使

命太醫院染鬚亦一奇

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耿瓛傳　忠節錄

耿瓛長興侯炳文仲子官至後軍都督僉事靖難兵起與江陰侯吳高及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不克退保山海關吳高被間奪兵徙廣西楊文守遼東瓛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靖難後瓛論死

都督僉事呂毅傳

實錄

呂毅河南項城人始爲濟陽衛百戶　上靖内難毅從征伐數立奇功積官至都指揮同知永樂三年陞都督僉事與黄中同練兵廣西又同以兵送前安南王孫陳天平歸國中途　上指使毅不能爭敗績於雞陵既皆宥其罪仍本職從征以毅過薄命充鷹揚將軍交趾平毅與有勞命掌交趾都司事毅沉深有勇略與賊戰深入陷陣死焉

右軍都督僉事趙清傳

趙清鳳陽定遠人性伉直洪武中以軍功積官至北平都指揮使陞後軍都督僉事致仕　上之舉義也建文君命清守彰德　上兵至城下遣人召之清對使者言　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　上不之罪暨即位召清還以先語仍命以右軍都督致仕而官其子爲指揮至是卒　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賻以布帛

前軍都督僉事謝公彥神道碑　李景隆

公諱彥字子趙姓謝氏世爲鳳陽府鳳陽縣於皇里人幼失怙恃鞠育于外家因以孫爲氏故元之季兩淮兵興公募集義勇圖保鄉井歲辛丑秋七月乃將其兵南渡大江從　太祖皇帝破安慶克江州于時僞漢陳友諒盜名字置官屬據爲國都至是始奔武昌公以功授義兵元帥癸卯春三月由安豐進攻廬州九月援荊衡歸峽等州乙巳冬十一月取通泰州甲辰春二月徐宿濠泗潁五州淮安高郵安豐三郡皆入版圖秋九月轉攻湖州冬十一月圍僞吳張士

誠於姑蘇丁未春正月　太祖皇帝卽吳王位已四年始以丁未爲吳元年從大將軍中山武寧王破姑蘇俘士誠公又以功陞掌羽林環衛賜以良馬復從征山東克沂莒密州遂入青州走故元平章擴廓帖木兒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　太祖卽皇帝位公駐軍東昌進階武略將軍尋敗故元平章阿普軍取河南通務等州秋八月中山武寧王奉詔統兵攻北平公與在行故元順帝既遠遁而燕薊永平保定眞定中山以次悉平遂乘勝取山西大同太原二年己酉春三月西破潼關故元平章李思齊棄輜重引兵奔

鳳翔三月庚戌公從中山王駐軍陝西列營長安城北平章王武率其官屬士民迎降夏四月取鳳翔卽追降思齊于鞏昌遂破臨洮延安平涼靜寧莊浪開成六盤等處而秦隴環三郡亦望風而靡慶陽守將張思道率兵拒戰凡閱月而思道敗走公復從中山王還軍臨洮會故元河南左丞相擴廓帖木兒來襲我軍王率大衆亟與決戰旣敗之于臨洮復敗之于定西橋殪其將校驅殄其士卒無筭擴廓帖木兒引殘兵北遁四年辛亥夏五月調公守禦處州陞應天衛指揮僉事進階宣武將軍五年壬子春正月移守

朔州從征和林六年癸丑秋八月敗故元兵于朔州之北獲其將知樞密院張寶院使哈剌八都參政高甚并其所部兵衆九年丙申春三月進軍寧夏敗迺兒不花于賀蘭山收其胡兒番婦駝馬牛羊而還十年丁巳轉廣威將軍二十年丁卯特陞僉前軍都督府事賜綵幣萬匹黃金百兩白金百兩及甲第一區臧獲數十輩命公征討雲南廣西龍里諸部二十二年己巳秋八月還朝賜以誥命授驃騎將軍二十三年庚午春詔湖廣都司訓練官軍至貴州置新添衛二十五年壬申更給新製之誥九月公赴山西籍

民丁爲軍置天成東勝二衛二十七年甲戌春三月十二日　太祖皇帝御奉天門召公慰撫之眷倚甚特賜犀帶命復其姓爲謝氏明日以其季子達入覲即除散騎逾月而選尚汝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玉帶金帶襲衣鞍馬之賜長子忠復授典武衛指揮同知三十一年戊寅公得末疾乃致政家食甫二歲而卒享年六十有九自昔一代之興必有虎臣碩輔豪傑之材以翊扶昌運至於功成治定而彝常鐘鼎之銘河山帶礪之誓俾與國家相爲悠久夫豈易得哉若公以篤厚之姿勇果之藝盡瘁效忠而致位將領

斬關陷陣褰旗先登與夫首馘之獻不可以數計至於鳴鏑伊吾之山飲馬捕魚之海踐霜雪絕餱糧凍餒皸瘃皆身歷之故能簡在宸衷光承天寵身居宥府子爲駙馬克享榮祿以致考終豈偶然哉先武靖王與公逢興王之運周旋戎旅二十有餘年予又辱公同朝而與駙馬君忝同戚里及爲是銘

都督僉事崔聚傳　　實錄

崔聚鳳陽懷遠縣人初從　太宗皇帝靖内難以功累陞薊州衛指揮使永樂八年扈從北征敗虜寇于廣漠戍陞河南都指揮僉事洪熙元年陞右軍都督僉事是同柳升等征交趾升死衆敗聚斂兵復戰力不能支爲賊所獲賊誘聚諭衆降聚不屈賊百計强聚降終不屈賊遂殺之

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瑜神道碑

楊士奇

正統四年八月十七日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公瑜以疾終于通州之驛館訃聞 上悼惜遣禮部尚書賜祭加賻勑有司治喪葬京師親王遣祭公侯六卿皆詣弔祭既葬其子袞經奉其弟瑄所述事狀踵門泣拜求書墓道之石余爲之歎曰忠義爲臣之大節如王公之挺特獨奮忘其身以爲 宗社計豈非卓然大丈夫哉公字廷器始代父長五十夫選隸趙簡王護衛永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懌數日

未出見羣臣[illegible]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騁其私威所不便簡王時畱北京敬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曆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搆邪謀欲俟 宮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秘不令簡王知恭慮不從即事敗虀粉而尸其謀者公姻家高以正布置已定高啣以語公公駭曰此天壤間極惡大罪鬼神所不貸者柰何甘爲覆家滅祀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詣闕入疏上覽之初疑其詐讓曰豈應有是反覆詰難衆爲

公危公辭乙不少挫既捕賢等至 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僞詔立誅以正射成及內侍養子陞公遼海衛[illegible]後賢等皆伏誅召還又陞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有 旨戒其同官事必關白瑜勿讓公正直坦明每事求大體所隸官校必歸之無間言見知於 上宣德中陞都指揮僉事僉署左軍都督府僉事充左副總兵佩漕運印總督江南民賦之輸北京者兼守淮安正統初實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在淮安承平江伯之後謹守其遺法不變展誠布公虛已從善處同官能讓淮安兵民

雜處橫兵[illegible]民公至首下令禁戢爲政重倫理有富民親在而與弟競產訴於公者公曰爾富而委親之養於弟而又訟弟孝友二行皆缺矣杖而斥之人服其明臨政務寬有二卒盜敗舟一板梟司坐盜官物抵死以質公公曰兩卒之命抵一敗舟板耶改坐不應平恕多類此好以義感人有婦翁以白金畀贅壻爲市取息者壻不善市不能償索之急欲自經翁執以告又有自顯官歸貧橐豐厚其弟有宿逋貧不能償索逋者急弟乞償於兄纖芥不得公聞之皆爲代償荒歲發廩多所賑活嘗覽農桑輯要歎古

人用心民事遂益其所未備者十數事刻梓以傳南有浮圖人鼓其師之說所至惑民淮安典兵者與之暱爲建刹居之而廣致地爲民厲公咨浮圖人逐之悉復民地淮人死不葬焚屍而委於水公相城外多空地畀民以葬遂革焚屍之俗築室所居之側延師以訓武臣子弟閒暇躬往督勵如己子弟然亦時造郡縣學敦勉博士弟子喜近儒生與講論前言往行至忠義事慨然有嚮慕意若涉悖亂即義形於色家居敦孝悌之行仁其族姻周且厚所至以愛人爲心雖貴嚴於自守於利不一毫非分取服用清約門無

私謁致勤勉[illegible]病不廢至是以計事詣北京力疾入見又明日出視漕舟竟不起享年五十有七淮安山陽人

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許公亨神道碑　　　楊榮

俾勳舊重臣任連率之職克以清愼自持公勤事國克厚御下榮名壽考庶于令終者吾於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僉事許公見焉公諱亨字士通世家鳳陽定遠父得從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以功累遷都指揮僉事洪武丙子公以父蔭爲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己卯調開平備禦已而還京調廣武　太宗文皇帝舉義靖難兵至維揚公即來見　上嘉勞之遂拜都指揮僉事賜之綵幣鞍馬命守和州未幾俾任北平都司事撫馭有方士民安之歲庚寅受命董治長陵

經畫措理得宜人樂趨事而忘其勞　上嘉其能進都指揮同知是冬調掌金吾右衛事尋仍董前役先後凡八年勞績爲多丁酉進都指揮使出鎮浙江浙東南巨鎮海寇時或竊發公至擇人守屯堡時訓練寇遂屏迹居民以寧歲調兵士漕運給京師分番更代立成規私不容髮以是勞逸均而餽餉及期至於繕治城郭堅利甲兵戒飭軍士毋爲民擾尤悉其心故兵民相安而市井晏如也　今上皇帝嗣位以公歷事累朝克效忠勤特遣使賜以勑書白金文綺拜

左軍都督僉事仍掌浙江都司事公益咸　上恩務
殫厥職比累陳年老乞致仕　上以公耆舊且精力
未衰不允所請正統戊午六月二十有九日以疾卒
於官享年七十有四訃聞　上悼惜不已遣官諭祭
仍勑有司治喪塋事

驃騎將軍南京後府都督僉事張公通墓志銘

劉定之

公諱通因以爲字姓張氏其先家鳳陽祖父能以
太祖皇帝里中子弟起兵從渡江定天下累功至湖
廣岳州衛百戶既老以其子政入見　帝惻然念其
前勞未盡報擢政府軍衛副千戶不數日復擢山東
平山衛指揮僉事賚以金幣衣服鞍馬後終于平山
即公父也公既襲父職同官有繫獄京師者公憫其
貧遣卒往餽之坐累奪職久之　太宗皇帝召試武
藝中程復職改天津衛天津去北京數百里京畿諸

水流而南中原諸水流而北皆合于此以入海有事
于京者溯公艚泊舳艫常千萬出衛城下衛以故號
爲最雄劇公居之有聲績時方作治北京　宮闕以
公分董卒匠護作遷年從　駕征北虜初出至雙泉
海子再出至半壁山三出至洋河四出至洮兒河皆
有所俘斬從　宣宗皇帝征漢庶人至武定州平之
繼又屬陽武侯薛祿敗北虜於偏相嶺好草店前後
屢賜楮幣文綺白金貤是　今皇帝擢公都指揮僉
事正統末從　駕至大同擢驃
騎將軍後府都督僉事右參將留守邊後還京師
以老命官統兵宣威營未幾罷天順改元仍舊職往南
京至職之明年戊寅七月十五日卒年七十有一訃聞
輟朝一日遣官致祭治葬之需悉自官給遂葬于天津

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董公賔墓志銘

楊守陳

公諱賔字世宏姓董世爲安慶府懷寧縣人曾祖成元末從我 太祖渡江功未究而歿子真保以功授燕山左衛百戶從 太宗靖內難歷官明威將軍指揮僉事死夾河之戰子智代之特進驍勇將軍大同中屯衛指揮使從治河間皆以公貴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祖妣袁氏妣佘氏皆贈夫人公驍勇之仲子生而騈脅鐵面膂力絕人性沉毅寡言笑識者以爲不凡稍長從師涉經史誦金版六弢尤

習且善騎射一時軍職子無及也凡宜代父職而早卒無嗣公乃繼襲數政訓戎吏士咸服每境內有劇盜輒控弦從以數騎手殪之而返正統己巳虜入寇吏科給事中陳襄薦公上章薦其公勤智勇名赴京師廷議大發兵襲虜公力言國兵新衄賊勢方張不若自守以固邦本賊內不得戰外無所掠必將自遁少保于公亟納其言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並起爲盜于公請進公署僉都指揮事將一軍自京師抵河間徇捕之且督操河間瀋陽大同三衛兵盜聞解尋被勅鎮河間兼張軍務深協時宜而尤以端嚴自將親族無敢撓法者河間地瀕水善隳公經營繕葺增重門及樓櫓皆鞏壯殊舊居人賴之景泰癸丑名還督操神機營中軍乙亥從南和伯方忠襄公征湖廣苗賊銅鼓五開賊尤熾公擊之經四十餘戰皆捷進至樓羅橙網二寨山益險惡衆驚顧莫敢前公奮勇先登不終日克之以奇功獲重賚實授都指揮僉事班師復官天順改元 英宗復位神機大將奏公年勞當陟署僉左軍都督府事嘗被命與諸公侯較射矢發皆中屢蒙賞勞異日 上指公謂諸將曰此黑面都督最善射特賜楮幣二千辛巳逆賊曹欽夜

犯闕公聞變急率麾下士邀賊于西長安門外賊巳東奔赴家特詔公追戰比曉諸將畢會公請以神礮攻其家遂破擒之乃實授都督僉事尋被勅總督揚州諸路備倭官軍開府于吳屬將士嚴斥堠簡修戰船戎器威令赫然震海表暇輒延儒禮士凡武生典鄉選者序禮之俾社學者亦蠲其徭役賢聲用彰今上嗣位賜勅勞以白金綵幣尋復賜勅兼督常州及蘇州通泰諸路時鹽賊鉄厚糾衆僭號江海公畫圖刻期分道進兵衆賊敗必走江北嘹角嘯檄巡鹽御史伏兵數百爲援且曰如約則當捕賊無餘不然

且逸其半已而失約公銜以其進獲厚及其虜數十
人餘奔嘹角嘴其料敵若此癸巳以疾得請還居京
師閲十有一年而卒時甲辰八月一日也享年七十
上聞訃悼惜命有司諭祭且給麻布齋糧營冢基
臨葬復諭祭焉公少孤事毋夫人孝毋患風疾日跪
奉湯藥三月不懈毋飯餘輒取而嘬之疾瘳乃已人
以爲雖諸子皆訓之禮義無敢席寵怙侈者平生飭
躬惠衆講武尚吏蕪乎古之所謂良將者矣

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後軍都督僉事周公璽誌
志銘　李東陽

公諱璽字廷玉姓周氏其先本永平遷安人伯祖亨
洪武初内附授燕山護衛指揮使賜田宅因家東安
祖斌永樂間以靖難功當擢都督讓兄子或考諱英
宣德間坐累謫戍開平衛累功擢都指揮同知寄祿
府軍前衛成化丙戌以老謝事公代爲指揮使辛卯
征北虜以功擢署都指揮僉事用薦領十二營號令
尋統五軍右掖戊戌勅充右叅將分守賜和庚子與
威寧海功進都指揮同知調大同副總兵辛丑以黑

山墩功進都指揮使壬寅以黑石崖功署都督僉事
癸卯虜酋亦思馬因大舉入寇分兵三千守懷仁賊
逼下米莊中軍失利公還兵內援夜忽直賊營時賊
乘勝勢甚鋭公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退則無遺類矣衆爭奮無不一當百銃弩齊發呼聲
震天地賊少良久又突入短兵接公臂中流矢郎令
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與其子鵬及死士數輩斬獲
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劉寧兵至合爲一賊中軍潰卒
多來歸兵勢乃振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錄公功進
都督僉事甲辰改元充總兵官鎮代州兼督鴈門三

關弘治甲申移鎮陝西庚寅命充總兵官佩征西將軍印鎮寧夏甫一歲議修邊備爲久遠計偶得疾召諸子曰吾生獲佩印分閫分已足無所復望獨未嘗大破醜虜爲朝廷報抱恨死矣瞑目絕忽大呼曰好殺好殺遂瞑是爲辛亥七月十五日年四十有二公負氣敢事斬斬尤精騎射知兵習戰近時論邊將者必指屈焉葬都城東其名曰魏村社之原

中府都督僉事都勝傳　陳鎬

都勝字廷美其先河間寧津人父忠以蔭改南京羽林左衛指揮僉事生勝年十五入武學讀書綴文與儒素等江東名士衆與之遊守備大臣聞之俾守上元門有以私貸屬者立寘于法衆益賢之遷大教場管軍操備天順己卯委把總舍人營甲申改總小教場步隊中軍成化乙酉改都總大教場馬隊是年冬改都總操江擒獲鹽徒劉奇子丙戌漕運總兵奏委把總南京漕運典革利弊軍便事集丁亥用大臣薦陞都指揮僉事戊子奉勑守備儀真軍務嚴整盜賊屏息而廉慎詳密百廢具舉眞民畏愛之壬辰奉勑

兼管揚州高郵地方癸巳春鹽徒金蕃等犯嘉定上海奉勑兼管備倭賊徒聞之散去是年冬賊徒復乘巨艦數百欲犯江陰率衆捕獲之俘獻于朝丁酉年漕運總兵平江伯陳公薦勝奉勑充叅將協同漕運仍鎮守淮安地方乙巳山陝饑奉勑運米百萬餘石往濟之是年平江內擢丙午都督王信卒兵部奏勝代之奉勑陞署都指揮使掛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兼鎮守淮安丁未冬陞都督僉事銓註中府屢疏乞休致不許優荅之弘治甲寅懇乞骸骨以南京前府

帶俸閒住在官五十七年所在懋著聲績爲時名臣已未冬卒于家賜祭葬如例勝居官廉潔臨事恪慎歷官六十餘年自奉甚儉人以其日食豆腐一味往往以都豆腐稱之

右軍都督府僉事彭倫傳

彭倫永定衛指揮爲人多謀略率先討後戰成化二年茅坪苗叛倫守備清浪總兵李震檄倫討之十一月進至天柱其天堂諸苗皆詣倫降進攻茅坪拔其寨爲營壘分兵沿江諸小寨次日連攻赤溪架直黃蜂等寨皆捷前後斬首七十七級生擒四十三人引還三年春銅鼓苗叛倫會諸軍夾攻天堂黃栢等寨破之斬首五十級生擒四十人并獲牛馬以歸二月至自銅鼓邏者報苗出沒西溪高寨諸處倫按狀得實即令指揮王雄哨段家屯錢宗玉哨龍塘鐵壁出

龍塘與錢宗玉會賊驚曰彭家軍四面至矣遂遁去賊復出沒貢溪倫軍邀擊之賊敗斬獲甚衆初倫從總兵趙輔破兩廣賊有功至是陞都指揮使仍守清浪五年天柱湳洞浪江本界屢有警倫命指揮江果次黔陽安江金稼出辰溪激浦尹昶出鎮遠馬場與守備永定平蠻大勝等堡指揮宋海等合仍令沅州衛操任軍馬以爲應援賊聞不敢出四月賊入乾溪長衡殺人奪牛畜報至會鎮遠府通判陽裕起集邛水施秉民兵次松明自率指揮尹翀等繼至時賊方將舟洪江有所營爲聞官軍大至窮蹙請還所虜牛

畜與盟而退倫以卭水等處賊入境輒困各寨不即遮格以致滋蔓乃檄所司曰凡賊入境諸司能獲一人者重賞其有不即遮格致誤地方者當置諸法於是諸司各勑所屬凡遇生苗入境皆緝至帳十一日就教場盛陳兵衛令所部目把人等來引前所縛苗賽曰某人入吾境殺某人某入吾境掠某人牛畜當死衆曰然即置之竿頭令騎士交射殺之復割裂肢體置大鑊中烹熟令壯士啖之衆苗皆股慄復引賽曰某故違軍禁入境罪亦當死苗叩首請命衆救解之因令截耳鼻使去曰以此爲識再來吾不活汝矣

因勑諸寨分各樹界牌自是衆苗轉相告戒不敢犯界六年詔以倫充叅將倫益盡心邊事謂雲貴以鎮遠爲門戶鎮遠以卭水爲襟喉乃修築蕩洞堡以保居民復築硃砂平陽關口羊兒四堡以分遏諸苗來路及衛堡城垣單薄皆令增高益厚嘗移文湖藩務器械未修令軍士歛班買辦及自出新樣令依式爲足三年操軍不足乃選屯種及在衛餘丁幇補操習之一時軍容大典十一年妖賊石全州詐稱明王子孫潛入紋洞號召古州人萬諸爲逆而一時洪江甘篆龍阿龍儕苗皆應之宣言往南京即王位邏者以

告倫遣人候得要領知全州某日自紋洞入鬼晨寨誓衆密遣指揮鐵堅督湳洞土官楊玉宣設伏蝦蟇塘以待獲全州馬并搜獲其妻孥及所造妖書旗印上之地方以寧十二年春古州苗糾洪江甘篆諸苗以取明王爲言期先破湳洞北出沅州居民驚皆擔家內徙三月賊攻湳洞不克明宣言出鎮遠鎮遠告急倫命各指揮領軍分布要害荀文尹和駐卭水許璀史忠及鎮遠推官楊忠駐得明陶侃駐八弓張英與張官舍人何碖駐金浦自統人馬駐關口以當賊衝賊果出鎮遠英與倫兵寡自設伏待之大戰乘勝

逐北斬首六十級其餘墮崖墜死者無算未幾卭水十四寨張家苗老草墮等僭號侯土糾洪江生苗謀奪軍民田地倫曰地方所繫也不可不密爲之計乃議出軍滅之命指揮鄭恂等分五哨土官楊忠等皆率土兵以從軍發雨下如注倫曰賊必以爲不出急攻可得意也於是刻期並進四面夾攻就陣生擒苗老草墮并男婦二百五十餘口餘匿崖壑并搜捕斬之遂平張家苗全軍而歸時天柱苗叛勢尤猖獗平蠻將軍李震移文請合軍進討倫率所領馬捕官軍幷召諸土兵應之九月軍出卭水江頭諸熟苗驚疑

欲避去倫與僉事李晃計曰苗避必助賊爲變因諭
之曰軍討叛者非討歸順者汝輩苗宜自安苗乃止
時天堂小坪諸苗皆請降倫聽之十月軍至天柱雨
連日不止軍不果進靖州參將高瑞駐遠口見賊勢
盛造人趨倫倫夜赴之江暴漲不可渡因隔江舉炮
鳴金鼓以應之賊聞之氣奪遠口軍亦安次日倫取
徑路出賊背後布營賊占高山倫率官軍即攻之賊
敗走倫渡江擣賊巢穴賊取棘刺遮道官軍排之而
入與賊鬪又敗之擒獲男婦三百餘口牛羊頭畜無
數時左哨軍循地路進倫獨以右哨當之倫告諸部

將曰今賊巢已破乘勝攻白崖塘特易耳白崖塘者
崖石萬仞下臨深江苗寨號稱絕險 國初累攻不
下乃會左哨軍同進偶得樵者示徑路官軍就夜攀
緣而上及旦布滿山顛砲聲四發賊倉皇驚潰官軍
追殺斬首二千餘級生擒男女二千五百有奇盖自
用兵以來未見全捷如是者也初臻剖六洞苗占熟
苗田不諳納糧馬有司莫敢誰何倫謂白崖塘既破
六洞苗皆震恐遣指揮張英往諭之衆請納糧馬不敢後共認
秋糧一百四十一石驢馬三十四匹是年陞右軍都督府僉事充參將如前弘治元年移鎮貴州兼提督平
淸等處四年倫年踰七十數曰功成身退時乃天道吾何求哉遂上疏乞骸骨詔許之以原官致仕歸卒

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公銘

銘

程敏政

弘治甲寅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後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李公卒于家訃聞 上爲之悼惜命禮部諭祭工
部營墳京府給齋糧麻布如制公諱銘字日新世居
山東鄒平之醴泉鄉曾大父士成贈武略將軍管軍
副千戶妣柴氏贈宜人大父子祥以布衣從 文廟
靖內難授武功中衛副千戶父海嗣武成後衛副千
戶並以公貴贈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祖
妣劉氏妣邢氏並贈夫人公生四歲而孤邢夫人爲

請世祿挈歸鄒平教育之至正統己未始上京師嗣
父職時公年踰弱冠即負氣侃侃日從人習騎射讀
書史思亢其宗正統己巳虜入寇都城公從大將軍
拒戰德勝關陞正千戶景泰庚午從追虜于大同時
白馬城及雷公山虜騎蔽野衆莫敢攖公與偏師轉
戰不懾至代州復遇賊先登陷陣還論功陞指揮僉
事居久之用薦蒞衛事兼練士京營以勤恪聞天順
辛巳秋逆欽犯闕勢張甚公時隸五軍急號名所部
士夜詣總戎者分道與戰衂其黨賊就戮陞指揮同
知成化丙戌舉將才公在選中陞署指揮使川貴山

都掌蠻亂久不下朝廷大發兵擊之軍畢節而蜀兵亦
爲賊沮于瀘江不克進公冒險往迎之軍大振復以
率一軍入搗大穴塘連破之燔其寨數十遂抵大壩
大壩者賊巢在焉由是諸蠻悉平公勞居多會有妒
其功者僅賞授指揮使己丑夏從西征獨將三千人
爲前行破虜雙山堡又追敗之于鬬荒川還所掠丁
男生口甚衆陞都指揮僉事辛卯冬充右叅將分守
燕河營諸處居八年進署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
總兵官鎮薊州永平山海諸處薊東北重鎮亭障久
多廢不治公歲加修塞刻峻塹險踰數百里屹成巨

防而喜峰口者朶顏貢道也既入境山關猶俾露宿
殊失柔遠之義公爲造大屋三十八楹以居虜使又
立墩臺築石垣五百丈以謹防戍督民耕邊田采野
食以備荒選精卒躬團練之以備戰又以其餘力祠
名臣以勸有功置戎醫以濟病一方戴之若父母而
公自以年至請罷　上知公先朝宿將慰留之又五
年用　建儲恩賞授都督僉事賜誥追贈二代公復
上章懇辭始獲還京師時弘治壬子也公早失怙事母夫人極孝謹居喪哀毀嘗請于朝乞解官持服不果行性不茹酒與人恂恂若儒生而御軍嚴整不可已所至有功同時列校號材武者究其歸卒自以爲不及誨諸子諄諄以詩書斥紈綺之習公卒年七十有二

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公杲墓誌

銘　程敏政

公諱杲字明遠其先起西陲自宋元來世有西寧之
地至公祖南哥當　國朝混一初首率衆內附　太
祖高皇帝嘉其誠俾同知西寧州歷官西寧衛指揮
僉事父英嗣其官事　太宗文皇帝屢從征伐以功
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會寧伯
母夏氏封會寧伯夫人初會寧公爲將有威名坐累
失爵而卒公年甫十二毋夫人上書愬其功　英宗
皇帝惻然念之授錦衣衛指揮同知未幾有詔錄

勳臣後復進都指揮使　憲宗純皇帝即位之明年
舉將才尚書姚文敏公以公名上進左軍都督府署
都督僉事分練五軍營尋用兵部言蒞右軍都督府
事是歲秋大閱立團營十二又領振威營公文在散
地一日被廷薦受　簡知於士馬訓習戎務張弛稗
厥心力聲稱翕然庚寅歲侵畿內盜起詔侍郎葉文
莊公等三人往綏輯之癸巳監修禁城己亥督治盧
溝河決而山後以回祿變告勢及　四陵復詔公發
傷近兵撲之公每受命寢食不遑務竣事乃已而
先帝亦賜賚優渥同官者不及也庚子中貴人汪直

來監十二營奏罷公仍分練左掖軍又用中貴人張
敏言罷之而尚書余忠肅公言公可用乃公練神機
營公上疏請罷不許乙巳請告展墓許之公至西寧
治別墅自號松巖拙叟思終老焉逾年不至詔兵部
檄陝西守臣從公始入朝 今上皇帝嗣位初再上
疏請罷亦不許壬子用 建儲恩實授都督僉事而
公已抱疾不可出矣癸丑夏五月十五日卒于正寢
訃聞 上悼惜賜棺槨齋糧麻布遣官諭祭者再凡
一切葬事悉從官給臨壙朞年及再恭詔亦遣使祭
焉公爲人倜儻沉者 讀書尤工筆札所交一時名

人皆必嗣其先烈而遭時承平不克自見結佐五府
典列營三十年自壯至老持己矜嚴守官介愼雖與
時忤不恤亦可謂世勳之臣者歟公享年六十有四

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前挂印充總兵官昭

安神道碑

正德戊寅二月甲子公既卒於大同致政之私第其
子副總兵協同鎮守大同都指揮同知輗大同左衛
右所正千戶軏將葬公于郡城窯子岡祖塋之次公
諱安字定之姓張氏直隸和州人高祖興累從 高
皇帝征伐授大同左衛百戶曾祖考政祖考源正千
戶考英指揮同知後以公貴推恩三代考俱贈驃騎
將軍都督僉事公於成化某年以神木等處功陞指
揮使再以威寧海子功陞山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

又以守備大同左衛地方功陞都指揮同知加都指
揮使弘治己酉改守備朔州又守備天城庚戌奉
勑充大同遊擊將軍乙卯充副總兵協守寧夏從賀
蘭山境搗虜陞都督僉事挂靖虜副將軍印再挂鎮
西將軍印俱充總兵官鎮守延綏屢有白金文綺綵
衣之賜正德戊辰以寧夏有警挂征西將軍印己巳
以大同有警復挂征西前將軍印俱充總兵官鎮撫
其地庚午已年踰六十疏乞休致既得請遂優遊林
下垂十年而始卒距其生正統甲子享年七十有五
洪惟我 國家右文尚武以守在四夷至西北二邊選

用將師尤難其人有如公者生長代北天資凝□
傳韜略才兼智勇結髮與虜入戰常衣毛甲乘黑馬
執鐵簡出入敵陣往來如飛人以張翼德尉遲敬德
比之尤能簡練士卒知幾料敵自偏裨至鎮將四五
十年間大小數十餘戰未嘗敗北前後巡撫總制多
以可大用薦之大司馬馬公以爲天下鎮將第一我
孝皇尤喜任之我　皇上以來方以邊事倚重公
而公則引躬求退矣豈不惜哉然公邊績在邊陞勳
名在國史餘慶在其子若孫今將身自積功歷陞副
將卓有令望足繩前烈他日克勇所樹立皆未可量

也是豈非忠孝之報也哉公訃聞　上悼念不已賜
祭糧五十石麻布五十疋命工部如例治葬事自聞
喪至周年遣官諭祭者五稽之故事尚當有崇報之
典云

副總兵都督僉事馬楨傳

馬楨正德七年三月以追賊死河南賊自西平之敗
由上蔡商水走巡撫都御史鄧璋等狃於一勝過故
寧朝王宴飲連日賊得招集散亡勢復猖獗攻鄢陵
西華長葛新鄭汜水鞏等縣所過殘害遂至河南府
圍城三日諸軍始追反之無復部伍賊乘我軍饑罷
率衆迎戰參將金輔懼不敢渡河楨及副總兵時源
參將神周方列陣而參將姚信所部京軍馳越楨前
失利先遁賊見陣亂麾衆突至楨下馬力戰死焉事
聞兵部劾奏璋等僨軍失將俱宜重治詔停璋俸令

戴罪殺賊源周輔信并紀功御史雷宗階降勅切責
俾圖後功既而給事中吳玉榮復劾信罪乃併停其
俸而贈楨洛南伯并賜謚祭葬子大金襲陞都督僉
事楨舒城縣人由綏德衛軍累功至都指揮僉事充
參將分守寧夏西路寘鐇之變楨及協守孫隆等馳
疏告變事平陞署都指揮同知比以勦賊徵至河間
忽與賊遇督所部鏖戰下令毋顧首級毋貪所遺輜
重追奔數十里遂大勝斬獲數百人尋論功陞都督
僉事是役也特以後援勿繼遂遇害明年是日楨居所風沙大
作又明年是日亦如之湘人乃往伊府奏聞勅乃列
祀典每年以是日致祭楨忠勇過人實一時名將也

曰非劉太師 上何以知其化被遠人如此明年以
引年辭 上溫旨留之遂之撫巡及文武致政士大
夫在京國子生進貢夷人悉具通狀留之以故不獲
歸未幾有軍變窘辱撫臺公至處分乃止遂人非公
中處則禍變將不止云中矣後公惟自劾自訟人有
稱公功者曰兵士若是撫臣若是而謂某之功也其
謙抑引咎類如此歸宜尚康健優游林下者且餘十
年課子弄孫日宴如也己亥秋余自水部歸田得厠
公杯盂几杖者復年餘辛丑秋而公且臥病矣公自
少至壯老室無女侍寢疾時惟胡夫人視湯藥夜不

解衣者凡二年然亦日就羸弱公泣謝曰老妻服勞
若此何以報之我死後幸無作佛事撫兒孳忠孝淸
白諸孫無廢耕讀足矣言畢而逝嗚呼痛哉

驃騎將軍南京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楊公銳

墓志銘 倪 沂

公諱銳字進之姓楊氏其先徐之蕭縣人有諱荣者
從 高皇帝龍興有翊戴功官累至指揮僉事至曾
祖某於正統間以功進南京羽林前衛指揮使父瓚
嗣其官掌小軍營母丁氏成化辛卯正月十七日生
公公自兒時有機警弘治庚申代父官羽林總神機
營正德元年丙寅掌龍江右衛事衛久稱敝至是一
新二年丁卯督造漕艘于淮浦歲計費有羨御史中
丞總戎毎議大事曰非銳不可四月己巳總江西十

二衛所儲運艘艘聯屬比之陣法加嚴運無後期尾
八年癸酉進署都指揮僉事奉簡書守備九江安慶
諸郡駐軍皖城求余關城守事曰今日當不足憂也
九年甲戌晝獲江賊于蓮花洲監司喜以事 上聞
公曰江賊奚恐可患者豫章耳意指寧濠又謂九江
爲鄱陽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二
旅置戍於湖口縣之尚嶺可遠望有警可即達也乃
給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機務司馬重臣
及臺院司江防者又請造戰艦若干艘習水戰于江
上十一年丙子與臺院密議兵食儲皖城目成中多

浚井十四年己卯六月十四日寧濠變作卽告變于
京師先引軍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二十有七日冦
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爲鉤距所破船繼至者以千數
公乘城上與衆誓勦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張文錦俾
發府庫金懸以示賞有冦衣緋者稱凌十一先登公
引弓中其首其子繼登貫其吭而死於是懦者皆起
城上建大旗書勦逆賊以壯士氣有安慶人僉事潘
鵬持黃紙衣緋擁騎至城號稱後兵數十萬能以城
降得不死公名語鵬曰汝死已後尚覥顏爲悖言乎
吾刃至矣捕鵬家一人腰斬棄城下鵬乃遁去冦爲

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闌楯外持鉤援大呼公
發矢中其左腋藥火齊發頃之樓燬死者不可計八
月宸濠船泊南岸聞不克大怒率衆分攻五城各首
舉木爲敵甚急公裂方布覆紙裹藥火千數散投所
敵木上火發晝夜走火光屬亙不絕冦無所遁十二
日冦於北濠結木爲棧與城接挾兵而進城中大驚
公曰事急矣乃誑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
城上向冦兵冦望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
絕十六日冦衆解散日暮甚溽力憊夜斬壘去公募
善泅者數人於船中開斬聲卽斬首絕其纜放之江

中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與城上應之乘
勝捕殺聲震數里是夜宸濠浩歎泣涕舉帆順風而
返奏捷　武皇下璽書褒之曰十八晝夜勞苦可嘉
朕心大悅又賜有忠勤報國戰守[illegible]功二[illegible]實授都
指揮僉事充称將仍守安慶兼湖廣地方公疏舉鄭
公岳胡公世寧當大用以彰其忠慤鄭嘗爲布政胡
嘗爲副使以拒濠譴者濠既平十六年辛巳司馬部
論功進公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蔭子評爲羽林
千戶又疏辭舉御史楊必進嘗與謀于未變時者廷
臣多賢之安慶立生祠以祀嘉靖元年壬午僉書府

事掌伸威軍營未幾以三關弗靖移守保定諸郡詔
授驃騎將軍四年乙酉詔還京師保定人亦立祠生
祀之至京掌立威營五年丙戌以母老乞歸養改南
京右軍都督府八年己丑制下白麻授公爲總兵官
鎭守遼東挂征虜前將軍印至鎭秋毫無犯士卒思
奮明年庚寅改漕運總兵官挂漕運印兼鎭守淮安
等處地方明年辛卯忌者有言乃罷歸南京又明年
壬辰八月十日以疾卒嗚乎寧濠叛作一時削平之
人可謂有社稷之功矣新建伯王公守仁奪爵大司
馬伍公文定罷官都御史張公文錦王[illegible]事見皆遏

害公位至西樞兩懸將印終啇牖下復何憾哉公自
立官足不及權門請託身歿囊無一錢諸子常衣爲
葬比之古名將不待論功而已余書寄之曰但求無
罪不可有功將帥之事也公曰如此良友誠可爲無
過矣公家居孝友視弟之遺孤無異已出處故舊常
失於厚恤窮拯難之事不可具悉

南京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劉公璽神道碑

楊麒

公諱璽字廷守省齋其別號也先世川後會州右族
始祖十八公洪武間從戎陣亡高祖通從靖難師有
功授義勇左衛指揮同知曾祖真始改南京龍驤衛
相繼歿於陣以祖傷病廢未及請功考武號雪亭博
雅閑將略祖考皆贈如公官祖妣孫妣黃繼王皆贈
夫人公生四旬而喪妣外祖父憐而育之七歲歸省
即依依雪亭公無去志人皆異之既長克盡孝道王
歿繼郭待公甚嚴公能使底豫幼篤志業儒年十六

提學御史陳公琳閱其卷以高科期之屢舉不第適
雪亭公早世乃承廕即以才能選視龍江右衛軍政
未幾遷撥船廠把總公以清慎勤蒞之無不肅然大
司馬喬公宇少司馬王公倬咸重之薦陞南京旗手
等衛把總運糧值 武廟時江彬用事以勢迫公索
運船之利公瀕死不從臺諫薦奉勅守備浙江温州
等府地方到任即清宿弊訪民瘼郡人大悅兩越月
總督漕運中丞陶公琰特奏温處一隅漕運重務必
得公之賢乃可拯江西之弊陞都指揮僉事江西都
司把總運糧温處之人乞留不獲乃勒石建亭民到

今思之江西總運自宸濠之亂歲兌者越歲不克完
公盡心區畫本總自是獨歲料道撫按交章薦列推
掌江西都指揮使司事時巡撫中丞盧公應期知公
公明每屬疑獄多所平反公乃請依期給糧以恤軍
生清衛門宿弊以杜奸宄革吏民入司之公罰除衛
所冊之扛解請發府之餘材以立官衙出城濠之
租稅以歸公府善政美意不一而足也時公祿入猶
薄自處有寒士所不堪者于是科道撫按薦疏交馳
槩名目足士林有青菜劉及劉窮之號當道者亦以
聞之朝廷云王公守仁以總制經江西一見即雅重

之奏取副參命未下而王公卒遂奉勅充參將協同
漕運兼守淮安益注錦衣衛有議處船糧以免凍阻
等疏皆議行言官又極言論薦奉側勅陞署都督僉
事佩印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益竭忠盡
乃恭增餘丁月糧以均勞逸定考課以稗軍政明漕
規以一衆心疏濬江南河道以濟糧運拆兌山縣糧
米以免稽遲凡三十餘疏至今爲漕政良規患淮揚
河道淤淺奏起四府丁夫開濬功成詔賜白金彩幣
以旌之隨遇　恩例實授誥贈三代即具疏乞休令
屬狀醫治去溫時撫按以聞得　溫旨慰留再疏遂

改僉南京前督府事南道復薦乃取僉北後府事爲
任歲餘乞休益力復改僉南前府甫半歲再被命充
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公再蒞以來於勢要愈
不假借惟冀退休未幾得解任回鄉行李蕭然書數
卷而已家居閉門却掃圖書左右丁未詔復起公而
已寢疾矣公平生志意恬退濟例總兵三年當晉級
賜玉帶大司馬張公瓚毛公伯溫先後欲爲請公皆
力辭之少事雪亭公疾極盡勞瘁遭喪哀毀至於嘔
血弟早喪撫其遺孤愛愈己子官雖廉歲時必捐俸
以賙親黨此皆人所難者至于郤舊屬之金于暮夜

之間還以友之寄于十年之後皆其人自暴諸人者
嗚呼公之德亦盛矣公問學該洽議論識見往往出
人意表外嚴毅而內沉靜人不敢干以私平生無他
嗜好不置侍妾雖燕居衣冠端坐及暮無惰容余去
月拜公猶坐語池亭亹亹皆　國家大計甫兩月而
以訃聞嗚呼痛哉謹次公之大者表諸貞石

昭德錄序略　　于暐

始予友公於江關覩公面貌削無渥顏聳肩敝服類
寒士及聽其言也亹亹纚纚依理據法典之上下論
議古今人物事理是是非非無所外謬載稽其績效

井井秩秩具有倫叙退省其私硯身飭行毫髮無所
苟一日延按御史葯南昌郡學郡學生講中庸天下
國家可均章手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御史問諸生
而謂而鄉人先輩誰可當此諸生未及對則曰文天
祥其人也公在坐聞之縮頸側面斷斷作喉語曾謂
以專惡之行加諸仁至義盡之夫仁至義盡外何處
更討中庸欠身欲起辯同儕躡其足而止其他應物
酬事多類此所親或規其戇于特悚然敬之因與定
交晚復同漕務於淮漕務間多紛糾公能熟悉肯綮
予賴裨益焉予嘗病總漕者之不盡得人因憶正德

中運事大困公嘗任把總適河凍舟阻糧愆于期公
以兩葛衣夾木綿以禦嚴寒忘力綜理卒免于罰漕
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姦用事卒以悖入之貨
遺脅漕總領俵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因憊多緣此
故公乃預置一棺舟中右手持刃左手拈權姦狠幹
言若能死犯吾舟吾即殺汝即自殺臥棺中以明若
輩之害吾軍役必有能辯之者吾不能內若貨以困
吾軍其人思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嗚呼此何異心
雄萬夫云談者迄今作氣不調公而覺削無涯顏發
肩敝服類寒士乃能爾爾使總漕者之盡得若人焉

迎困其有蘇乎

訢慕編

公字廷信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錢羣公推轂
致位兩府初分閫江西計廪而食妻子布衣不完巡
按穆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
窮鬼等語推總漕運　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耶
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興罷殆盡士心悅服庚勛友
有寵請公為市南物付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
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翁欲得公位
者嗾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既豐輿服稍踰昔

疏乃謂其昔稱青菜劉今為黃金豐人多笑之賛曰
國有大計曰惟轉輸既稱利府亦曰裏櫃自號自獻
利人足國上友恭義丹青麟閣

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地方總兵官右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王公紳墓志銘

公諱紳字勍儀其先廬陵著姓高祖用曾祖頻並西安後衛百戶祖璧考鏞並副千戶遂世襲關中鎮忠勇邁倫致命朔埜公以是倩學劬之年承勾踐納官之典嫺其態繩突而鷹揚嘉靖六年歲在丁亥馘虜白羊嶺稍遷正千戶戊子鏖青沙峴庚寅破若籠族並捷進指揮僉事甲午戰清水河丁酉援柳樹營積功遷固原守備旋進都指揮僉事充右參將分守延綏己亥伏凉水灣庚子攻孟家塔榛高松樹押神木

山寨屢壘懋擢副總兵協守延綏辛丑承本兵檄批山西虜率旅風從不陣而馳東絕大河逆虜授首攉堅擊瑕斬鹵越等獻捷音於在津錫金繒於轅門壬寅再職介休功與前埒唱凱言旋假提帥印扞威武堡搏定邊營虜惰威稜喙息而駢便蕃再貢闖外益光癸卯進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鎮守陝西地方露布屢聞太常載紀於是實授都督僉事給以綸誥元配吳氏獲封夫人丁未拜征西將軍總兵官鎮守寧夏方冀永典巨鎮幾為長城而以義渠之勛崇剔虎鈕角巾私第不愁不尤時宜嘉賓優游宴喜歲庚

戌夏六月二十有七日末疾弗瘳大命云絕享年五十有九嗚呼王公雅操寬中識局朗濬秤金浴鐵逾四十年北禦玁狁西扞犬戎大戰十數小戰數十獲虜之馘至于二百牛馬器甲益無算焉進律登壇計功而得匪冒濫也一值僨蹶遂從吏議為法受惡口絕辯言豈不悯愊君子哉余切比隣頗稔風槩錄其功行撰此志文

伯兄都督僉事堪行狀　孫陞

伯兄諱堪字志健伯泉其號上世睢州人也後唐昕
宗時有諱岳者爲三司使兼招討大將軍卒葬餘姚
孫氏遂爲餘姚人至七世孫諱應時者登宋淳熙乙
未進士歷任通判邵武軍東南學者宗之稱燭湖先
生與聯菴朱子友善鄉人稱吾宗爲燭湖孫氏元末
有爲山陰教諭諱原彝者續燭湖先生之緒入我
朝族屬漸繁世居湖東方十里許無他姓相襍云高
祖諱銳以長子泓貴封監察御史曾祖諱溥隱居不
仕祖諱新仕爲鄭州遞運所大使曾祖暨祖俱以先

忠烈公恩贈禮部尚書曾祖妣祖妣俱贈夫人先公
諱燧配先夫人楊氏生三子伯兄堪仲兄墀不肖陞
也伯兄幼以孝聞讀書質頴過人弱冠補學官弟子
工舉子業乃又善爲古文詞一時文士皆避弗敢與
並又有膂力善騎射鄉里長老見者輒稱孫伯子文
武才期以遠到焉正德中先公自河南布政使遷右
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過錢塘遣先夫人歸姚而獨往
蒞任歲己卯宸濠反先公以罵賊不屈仗節聲傳至
浙吾兄弟叩地號天五內崩裂既爲位奠哭伯兄誓
操刃赴難不與賊俱生時伯兄由金華間道徒跣以
行仲兄暨陞請偕行伯兄曰母夫人哀苦甚憊兩弟
且留間數日慰告母夫人竟亦行矣伯兄至江西時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公守仁吉安太守伍君文
定率兵勤王逆濠已就檻車乃詣先公殯所首觸地
悲哀慟哭已乃更治棺殮見先公面顏若生又大慟
絕而復甦耳遂職乃與仲兄暨陞扶柩還鄉入中堂
朝夕泣奠如禮居無何而　毅皇帝棄羣臣不及錄
先公　今上御極首褒先公贈禮部尚書諡忠烈遣
工部進士季翔治葬乃葬先公慈水龍山之陽伯兄
結廬墓側疏食水飲足跡不履城市有靈芝一莖九

葩者數本產塚上人以爲孝感所致伯兄在廬次嘗
泣謂仲兄暨陞曰方吾輩間關赴難自分速死今大
憝已平父忠已白而母夫人猶在堂也可憤鬱自廢
乎其思勉修顯揚之業續先緒酬　國恩庶幾徒死
不然生無益也言已相向擗踊哭及終制以父變非
常仍服墨衰畢三年嘉靖乙酉伯兄赴闕陳謝褒卹
先公之典奉　特旨陰授錦衣衛左所正千戶明年
丙戌中武舉第一晉署指揮同知己丑遷都指揮僉
事浙江都司僉書庚寅改團營坐營官丙申改錦衣
衛南鎮撫司管事癸卯遷都督僉事管前軍都督府

事所至勵清操恤下士刈宿弊振官常聲譽赫然庚
戌秋虜酋大入爲患右都督陸公炳言强弩之利因
表伯兄敎弩京營伯兄疏陳製弩用弩之法千餘言
得
俞旨訓練萬人踰年而藝成又博采古人已試
成績名曰弩考其莅事精覈如此當是時仲兄貢春
官選入史局授中書舍人歷尚寶卿陞舉進士濫等
詞林歷今官共迎先夫人就養京邸者二十餘年伯
兄毋退食率仲兄暨陞承顔膝下呼諸孫前戲爲娛
獨居輒追憶先公哽咽廢食枕席有淚痕然弗敢使
先夫人知也遇忌日先夫人哀弗能禁則舉家素服

聚哭以爲常伯兄天性剛嚴至奉先夫人聲柔色愉
惴惴焉慮有不勝久之益弗解癸丑四月先夫人遘
疾是時仲兄以展墓先歸惟伯兄暨陞在侍伯兄不
解衣不交睫夙夜躬進湯藥五月五日先夫人長逝
伯兄慟哭疏食水飲一如喪先公時蓋年旣七十餘
矣親友勸以節哀從禮弗聽乃陞朝夕與同寢處食
飮又弗敢勸也伯兄疏乞休致葬毋　上許之賜給
驛扶柩而南次淮口仲兄奔訃自故鄉來哭舟中見
伯兄毀瘠不支然猶汲中冷泉烹茗匍匐薦几筵謂
先夫人不啻茲味者積有歲年悲戚益甚奄奄抵杭

城北竟以絶粒終于先夫人柩側是歲九月十五日
也訣無他詞惟去襄事有兩弟在吾從先人游地下
足矣嗚呼痛哉前一夕有巨石墜河摩舟背楲杭人
傳語歎異及聞伯兄之變識者知爲星殞云錦衣衛
畀指揮同知鉦疏聞詔贈都督同知賜祭二壇仍許
鉦還鄉葬父蓋異數也伯兄洞究韜略諳九邊地形
京中諸閫帥過詢山川險易屯戍犄角之勢伯兄指
畫論議悉中肯綮相與歎服而退發爲詩文詞確意
高有關世敎匪徒藻飾爲工凡天文地理律曆醫卜
諸技藝皆所旁通謂古之名人未有遺小物拮閑見

而能適於用者亦其心計精力優爲之爾又工繪事
爲薦紳大夫所珍蒐然實籍此寫終天之恨有所抵
觸而非其志也爲人正直端方畫地而蹈人不敢干
以私與人交勸善規過無隱人咸敬信每祭祀齋沐
將事鞠躬屏息如而祖先治家誡子弟甚嚴乃子弟
承之惟謹素行可質神明孝尤顯著諭祭文略曰始
以痛父危難而捐軀莫及耳遂失聰茲復哀毋劬勞
而扶櫬遄傷身因殞絶秉忠篤孝濟美象賢宜錫褒
崇風示閭里　聖明闡舉祭之矣吾辨難三尺童子
無弗稱伯兄孝者巡按浙江御史趙君炳然行部至
杭采輿論特疏于朝旌曰孝行之門伯兄
生成化壬寅十二月十日卒年七十有二

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山西副總兵田公世
成墓志銘　　朱胜撰

公姓田氏諱世威字維揚其先諱榮者龍門人　丈
皇帝時以功累遷宣武衛正千戶榮生福福生銳銳
生浩浩生秀秀乃公父也浩秀以公貴俱贈驃騎將
軍署都督僉事公生而剛毅有智數弱冠補開封學
生累試不第嘉靖壬辰襲正千戶乙未武舉中式授
宣武衛署指揮同知癸卯陞江北運糧把總坐乘輿
調延安衛丙午六月總督侍郎曾公銑檄委延邊以
功賜金褒獎丁未陞固原守備復陞都指揮僉事分

守寧夏西路是時曾公經理河套大功垂成大學士
嚴公嵩忌之嗾仇鸞論奏曾戮於市公坐以曾議謫
戍開平庚戌大虜入寇城下大司馬檄詣京師及虜
退容送尚書史公道督薊馬市市成陞永寧守備癸
丑復陞宣府遊擊將軍七月虜酋俺答侵紫荊關嚮
府調公遏截二十五日與虜遇于廣昌金家井公督
于衆曰今日之戰若不戮力必為虀粉爾不見諸營
屢北之驗乎衆皆奮勇而前公左脅中矢容不動猶
鼓之進擒酋首吉兒閔斬獲二十三級奪大纛一牛
馬一二十七匹明日追虜至蔚州薄家莊及沙窩堡陣

[illegible]日斬獲亦衆九月推右叅將分守宣府南路
寅轉左叅將分守宣府東路值屬夷花當都督求和
督府尚書蘇公祐意不決召公問公曰和之利有三
便耕穫通商買保　陵寢督府以公議上詔許之六
月陞副總兵協守宣府十二月屬夷復叛遠近驚愕
公諭其故往撫之夷竦帖服乙卯正月俺答犯龍門
公督衆往禦王板搭嶙設伏邀擊死傷甚衆虜退歸
二月復至公稱總兵事帥部將前後斬獲百餘級二
月虜去龍門犯萬全右衛督府以兵五千檄公會勦
四月朔戰于馬道堡箭中左足明日裹瘡復戰虜遂

敗遁之出塞已而虜復入留且久大小戰五十餘次
斬猜酋虜數百人我軍戰死相當七月公晉左副總
兵協同鎮守大同八月俺答以數入不得利帥黃台
吉二十萬衆復犯山西督府調諸路兵往援公則營
于朔州南川前寨後寨柳溝杏園等地數與虜戰斬
獲四百餘級奪歸牛馬人口無算明年虜犯懷仁等
縣公且戰且守捕逆寇張邦奇斬酋首錫服以功先
後凡晉四級皆異數云是年十二月虜圍大同右衛
久其地頗為蹂賤及圍解公坐免居無何都察院左
都御史潘公恩疏薦于朝庚申詔起公以右叅將分

守山西西路辛酉五月酋首脫脫卸糸偎偏頭關
偵有備不敢掠公又智梟前鋒二首擒取馬七匹虜
詐神異遂遁去十三日老營堡兵燮焚燒廨宇殺戮
官民公單騎入營諭以禍福堡兵羅拜乃捕叛首四
人撫輯逆黨七百餘人其地遂寧十一月總督侍郎
李公文進以公才堪重寄薦改大同提督戰車明年
遷右副總兵鎮守甘肅甲子以親老乞歸養歸未踰
月復起右副總兵分守延綏西路十二月虜寇兎查
果公一鼓而捷奪獲駝馬五百有奇明年晉驃騎將
軍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充神機營副將六月給

授誥命八月坐病免丙寅以大司馬薦起補山西副
總兵隆慶改元虜陷石州初公至任憤武備不振上
疏虜三十二事語頗激切當事者不悅至是坐觀望
不救繫詔獄三年己巳秋　上物色才勇之士左右
以公言特降旨赦出給事軍門是時　上銳意邊防
紀律嚴整俺答懷畏款關求貢　上不許俺答以其
孫那吉入質亦不許先是逆寇趙全等十三人屢寇
總督王公崇古欲得之使公諭虜酋喻意俺答縛全
等以歸督府獻俘闕下　莊皇帝大悅封俺答爲順
義王那吉都指揮使許其歲貢王公陞兵部尚書加

太子太保王公奏謝且薦公虜情夙諳智慮周詳宜
獲攻陷之渠魁足雪軍民之讐恨及查今春世咸宣
鎮督兵親斬一級部下斬獲二十七級已經覈實併
恩錄敘復其祖職以示優勸　制報可六年督府奏
差虜王斯議馬價綜理互市應酬諸夷事竣督府疏
稱公屢與諸酋定議卒致四市一體萬虜同親華夷
交歡公私兼濟　上得疏以公分領總督宣大標下
右掖兵馬遊擊將軍督府又請　上特改以都指揮
僉書管中軍事今年夏公以病卒太保王公臨哭甚
哀且爲經理喪事遣官護送歸葬

鎭朔將軍鎭守宣府總兵官中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趙公崇璧墓志銘　尹愼行

今世家名將蓋多出西北邊云鄒魯間故少談兵卽起自尺籍終不大顯惟趙將軍父子功名甚著趙將軍者諱崇璧字國琛兗之濟寧人也父曰白樓公以指揮起行間當　肅皇帝時佩鎭朔將軍印總兵宣府而將軍襲父官起事　今上亦佩鎭朔將軍印總兵宣府父子皆名將也白樓公爲人狀貌魁梧髯垂及腹而將軍頗面隆準音吐如鐘頎然修幹其在班列無與齊肩白樓公御士嚴有紀律而將軍沈鷙寬溥得士心白樓公有才數而將軍用誠長者名然其康而好施則父子一也先世居魚臺六世祖榮洪武中從軍籍彭城衛榮生忠永樂中從靖難爲副千戶籍濟寧衛忠生勝正統巳巳入衛擢指揮僉事勝生雄雄生祿俱世其官祿生卿卽白樓公白樓公配張夫人舉三子矣已而生將軍將軍甫六七歲器度老成嬉笑多驚人語嘗羅雞爲城斬竹爲戟分立羣兒揮之左右如肄鶴列白樓公奇之及長好讀故記多所通曉亦善道說卽經生談士莫詘其辨白樓公旣老家居二子皆蚤卒而將軍齒亦長嘗承父爵以獨子奉晨昏不忍去白樓公力趣之乃行里丈人或譽當路欲介書遊其名將軍謝曰辱丈人念甚厚第七方由門未有尺寸効輒從長者求之卽幸而試右非所願也里丈人益重之旣襲爲指揮僉事屬有河工以將軍爲植所築堤堰視他校獨完由是知名檄掌衛篆益能其官擢爲都指揮僉事部六郡士戍薊門以勞受賞再擢中留都守正調萬全都司居一年陞大同平虜右參將又六年陞協守山西副總兵官駐老營堡又四年名入爲中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提督京城內外巡捕會大慶覃恩特予實授封驃騎將軍大父父咸贈如將軍官大母母咸贈夫人又三年宣府大將缺廷推將軍賜璽書遣焉至則徧閱諸屯堡部裨將修舉日夜行視不避風雨以是勞瘁踰一年所卽病而會　上謁山陵輿疾提兵入衛至懷來益困疏乞骸骨溫旨慰留不許後三月又上疏請
上憫之賜乘傳歸而將軍不起矣將軍兩世在北邊壘數十年邊人德之及卒一軍將吏皆爲流涕濟上父老以爲白樓公父子賢有士風然皆無後相與累欷悲之將軍爲將善撫士卒與同甘苦而行法無所曲貸故所刱建修舉皆精堅有法可垂永久其守衛

箕也嘗核逃卒主名以所屯田山租取代更馬所非
舟無後至而逸者亦復其戍薊門建敵臺三第爲上
上其叅將大同修石城五墾荒田二千餘頃造甲三
千其協守山西修石城一造甲二千至鎮上谷所修
營僉衆而未及叅功以没會貢市告成有詔故將軍
崇璧久勞苦邊其令守臣往祭賜金以葬蓋異數也
白樓公歷將四鎮最後雲中罷而餘田租八百金封
志之帑歸則甚貧没無以葬及將軍仕二十年居多
膏腴竟亦無所漁獵或謂將軍少自潤爲家門計將
軍嘆曰世皆知先將軍不名一錢令兒子賸家聲何

顏上先人冢乎故將軍再世貴益貧然其仕長安傾
身結客至樀門爲具祿入不給以是名成爲大將及
病且死盡以所餘器服散與故人及門下而以後事
托中丞蕭公又馳書里人于生曰荷恩爲上將無以
稱塞以天之靈幸奉首領以没誠得足下一言傳其
志行死且不朽至是中丞調其棺斂而予爲之志銘

都督僉事呼公良朋行狀　葉向高

都督呼公諱良朋字如蘭別號益齋其先和州人始
祖海以開國功授保定衞千戶宣德二年徙鎮東遂
爲鎮東人海無嗣以姪勝繼勝生志志生榮榮生文
靜公爲都督僉事榮文靜贈如其官文靜號滯庵嘗
署衞鎮撫全活窮四有陰德配閻太夫人生公公生
王貌豐姿望之肅然七歲而孤家壁立太夫人日抱
而泣發躬之不憂其無奈此藐然者爲溝中瘠也族
祖貪襟之三山請恤于宮渡峽江風大作舟幾覆賓
餼天復濟比得請復爲債家持去窮益甚公每飯輒

弱其半太夫人强之盡則指其腹曰此已果然矣太
夫人心知其故益自傷比出就外傅讀七書百將傳
取大意而已常亟歸任薪水弱冠受職閫下歸過夫
椒惡少妄以爲賊閒奪其牒公上書邑令張公晃乃
解閱閒復以失期督過公公抗辯卒以無罪抵家與
太夫人慟哭諸曹偶出入騎從甚都公徒步行市中
市人固相與目公夫夫步也而騎者後矣已娶張夫
人悉剖簪珥貸贈公時所負不少新時倭方中閩中
丞皖城阮公檄公巡海上斬戶酋通三囉等十餘名
于東梅山威名遂振以功領中軍嗣後中丞天津劉

公新安游公汪公成都查公皆雅重公當游公時賊據莆中閩南道梗聲息不相聞公獨以小艇渡海傳命往返甚駛而汪公與都督定遠臧公察諸閩將獨謂公可大用先後委督兵轉餉迄于倂平論功進指揮同知世其官復與巨寇曾一本鏖戰海上賊鋒鋭軍幾不支公親發大砲沉其船轉戰大捷功第一全公爲閩諸朝進守備汀漳至則繕城料兵聚田克餉武備一飭劇寇黃裳杜高山困平遠公督所部解其圍汀人祠而祀之進遊擊將軍兼坐營爲閩南闕叅將以公往攝公嚴簡舟師設伏出奇大破鄰寇何兵

輝閩廣之禍稍息已買補其官巨寇林鳳據彭湖出沒濵海患苦諸郡邑無已時奉命會勦公先登冞入其阻以功賜白金文綺頃之進副總粵東兵而閩臺使者謂公不宜去閩具疏請會公已晉署都督僉事總兵鎮粵西未行乃如使者請徙鎮閩公起孤寡自奮于功名戮力行間二十餘年遂佩大將印建節鄉里春秋防海居鎮東軍容甚肅衛官避署爲行營諸故與公同儕及掾公上者皆以軍禮見匍匐頓首不敢仰視公晨夕朝太夫人于堂市井聚觀此呼氏孤每食不能飽爲饑虜所困辱者也今乃能如此相歎

息以爲榮公亦自惟　國恩深厚圖所以報稱日以防海爲事倭一入犯輒督舟師殲斬首五十餘級鎮東有戍兵與市人雜處競而譁公創議建營城東聚族而居之遂以寧公閩藩臬大夫意公部人或有所降禮公持繩墨斥如也以故蜚語浸淫南臺諫交章劾公公亦自乞罷推臣知公者竟格已復徙鎮粵西佩征蠻將軍印公單騎就道抵粵廉知諸谿峒多潛逃取空名虛廩而已公一切勾覈戎伍稍充猺獞惕息不敢動昭州叛卒據三爲嶂門爲亂公討之或謂賊勢張輕進恐失利公曰此撮寇也如猶滿吾

民何必遠誅遂檄叅將白世爵進擊蕩平公自督大兵繼進盡獲諸叛者斬以殉昭民人悅事聞賜白金復奉命征府江部分諸將以二萬人爲四隊絕險鼓進斬虜猺賊數千進擊諸丈洞盡平之餘賊良猺至千餘家當是時徼外兩粵道路梗絕公令紅峽紆隘林箐蒙密易以藪奸即令自撰之異日將復聚憂未已也乃區畫善後八事其大者留戍建堡分田給耕賊無所憑恃以其間令戍卒刊蒙翳治橋梁郵置亭館絡繹不絕兩江之間往來如砥捷聞賜白金文綺初公徙粵以太夫人春秋高難涉瘴鄉留張夫人侍

於家至是思慕不置又以積勞成病力懇臺使
諸軍節許公歸公歡然就道宗藩士民推別道左
泣下抵家纔浹月大張筵集各爲大夫人壽皆僕力
耕治爾時疏暇則與余登麟巖騁望徘徊覩滄海溟
濛慨然歎曰吾結髮從戎乘風破浪于此蓋三十年
往矣乃今得朝夕膝下優游泉石間誰之賜也余念
自東南多事與公鳫行起者若而人十九挂吏議顚
踣困躓無能以功名終即如戚將軍之勳猶憤悶以
死乃公獨終始無瑕年方踰艾乞身自娛超然羈紲
之外入間世吉祥善事可謂兼之心以此艷公未幾

公忽寢疾余過視公猶強起劇談屬余後事再踰月
遂公終之前歲一夕忽語余吾夢帝符名偕漳南吳
司馬渡海征蠻見桃花爛甚司馬已先逝矣及桃吾
其往乎果卒於萬曆庚寅三月初一日距生嘉靖丙
申六月初二日年五十有五計聞予祭葬如令甲公
雖以武興然慕好儒生容貌詞氣恂恂如也絕不類
諸將家故所至搢紳大夫爭推重公與交歡事太夫
人極孝謹慕府餘貲不自私一錢盡以輸太夫人所
出納惟命葬贈公時犂虎至塚上公稽首而去其孝
感如此妾媵雖數人然與張夫人相莊無間恤寡妹
撫其孤甥微時少年齮齕公比公貴其人自悔狀詣
虞公修報公曰騃豎子乃公豈以一日遭逢而傷法
曹令韓淮陰專美第休矣毋恐其後少年中文法蓋
爲解救不使知嗟夫跡公生平亦可謂篤東淳行有
長者之風矣

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尹公鳳墓志銘

澹園集

萬曆戊戌十月二十九日都督尹公以疾終於里第所司言公功先後載 肅皇帝實錄甚具與郵典應望曰俞命大宗伯庀器用史臣爲詞下大京兆諭祭於家卒爵三獻禮也公諱鳳字德輝別號在竹先世直隸鳳陽縣人始祖榮從 高皇帝起義爲衛千戶以戰死進指揮同知世其官隸南府軍後衛六傳至昇者配朱氏以嘉靖癸未六月二十一日而生公公蚤孤有奇志貫穿經之諸兵法騎射舉武科鄉[illegible]

皆第一榜出 上賜宴兵部命輔臣主之以儀歸觀者以爲榮授中都留守總公持廉斤斤而能察用其下省直飛輓無能先者晉提督備倭福建歲壬子帥舟師討海寇許朝恩斬首一百六十級奪還鹵掠二百四十有奇捷聞賜幣金癸丑從僉浙江都司事秋晉參將分守福興泉漳等處乙卯倭患起其擁衆死也公以所部寡坐無功名詣對簿事尋白輒以新募兵屬公公選驍果以軍法約束之稍不中率卽斬以徇於是烏合之人皆爲精卒矣戊午與賊戰浙入東洛七礁外洋生擒二十有三人馘百七十有奇

[illegible]死者無算已未戰栅花笠中竿塘等處生擒九人馘百二十有奇奪還所鹵掠亦無算是役也公血戰數十視冒矢石甲不解者月餘方轉鬭海洋直摧畫輒馳島中采稗食之三日而餉至人見公所摧敗衰一時不知其難如此也捷聞復賜金說者謂公斬首虜多當殊封然公軍吏封者數人而公不得封晉長浙江都司以疾乞告歸隆慶戊辰 詔舉邊材言者交口材公起長福建都司討巨盜曾一本平之捷聞復賜金幣秦表入賀再乞歸辛未復起浙閩壬申晉徐州歸德參將以何從蘇松會 今上踐

祚公功以彩幣勞之是歲冬用司馬譚公薦名以都督僉事提督中外巡徼握環衛爲 天子爪牙貴寵矣公感知遇奮曰吾職備彈壓安得以徼市解而酣寢聳轂下耶乃條便宜十事上之下部覆報可當是時所移劾隱弊非一於掖門左藏議防尤毖豪璫貴戚多斂手避者先是譚內名道杭公執三司禮見譚弗悅陰詷之得公治狀歎曰吾幾失公矣坐是廷推首公人謂公之自守譚之知人爲兩得云公年甫[illegible]艾名聲籍甚一日忽語家人曰乃公倦游歸矣晝[illegible]行間瀕死者且數而歎以身免今至此非天幸

不可久居乃上書固請歸日偕閭里以詩
歌誦自娛逍遙林壑者三十年而以病捐館舍叅春
秋七十有六嗚呼盛矣公爲人施予無所靳而非義
則毫不以自點進數遊不就而退則一拂袖而決威
行夷蠻而與士卒相煦沫精意韜鈐而以詩禮爲干
櫓故能奮跡倫魁結知　明主黃金璽書之褒且數
十下其殁也循徼　恩邺爲泉壤光豈非生死榮哀
有始有卒者哉銘曰皇矣在宥有缺孔赫曰予著之
師武臣力公起巍科問譽紛葩一洗甲兵手掣天河
帝錫公履至於海嶠組練雲蒸鯨鯢電埽出

乘歸燠冬陽勲何斕焉於律廼獻　帝曰懷哉
於職惟蒔幾穀是耕是飭公抑　九閽冀閔若私靡
欲弗從袞衣東歸大星殞精騷裹却步峨峨龍山有
鬱其塋豐碑大隧嵬象祁迪子孫繩之曰千萬年

署都督僉事掛印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
等處福公時傳

公諱時順天東安人生而相貌奇偉少穎悟熟韜
畧善騎射嘉靖四十二年由世職歷官漕運叅將值
黃河爲害漕運八載以軍法部署日泛駕於洪流怒
濤之中艱苦萬狀飛輓爲浙直先是時公身處膏腴
不名一錢皭然不滓之操信於遠邇以故相國徐公
階本兵楊公博相與爲特達之知晉掛印總兵鎮淮
安總漕如故一時聞譽上徹　宸扆　世廟以清不
過福時勇不過馬芳稱之前此金陵劉公璽亦

官以清節簡於　帝心薦者稱僚友比於學官
謂之窮鬼　上聞而亟推轂之此後復得公前後相
望於江淮箕斗之間兩人而已尋徐楊去國有欲得
公處者賄言者論去之人無不以爲寃數載甚都張
徵公論之不容泯矣里居以來家不增一椽飯疏飲
水日與農夫野老消遙林下不以爲悔也詳仁邑志
與嘉靖實錄中子文明鄉進士今守通州以廉能世
其家云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八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九目錄

目錄終

錦衣衛都指揮使宋忠

宋忠錦衣衛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有論死非其罪者忠疏救之御史劾忠　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升宥百戶戍邊三十年御史劉觀劾忠作威福邀名譽調鳳陽中衛明年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西夷無功以忠爲參將從征虜前將軍楊文討之凱旋復官錦衣建文初勑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又以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瓛屯山海與忠相犄角且約張昺謝貴葛誠爲內應及昺等敗

靖難兵起敗居庸關守將余瑱據其城忠率所部一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　文皇謂諸將曰宋忠擁重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先擊之諸將皆曰敵衆我寡難與爭鋒宜固守以待其至　文皇曰此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遂統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先是獲諜言忠激諸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將所滅盡努力復家讐報國恩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遙呼其父子兄弟相勞問無恙諸將喜曰我家固安皆罵宋統兵欺我戰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　文皇一麾渡河鼓噪而進忠敗死之子謙鎮南衛指揮後調戍邊尋戰死

錦衣衛指揮使萬貴　　實錄

錦衣衛指揮使萬貴山東諸城縣人充吏坐事謫編戶霸州成化初以女爲貴妃恩歷陞錦衣衛指揮使成化十一年七月卒命有司給賻并葬祭視常例加隆貴處閭閻曾執役公門頗知禮法每受重賞輒憂形于色見其子驕奢過度則戒其毋妄費曰官家賜物皆注于曆他日復來追汝無以爲償子三人喜通達而通尤恣肆

錦衣衛指揮使錢通　　實錄

錦衣衛指揮使錢通字文達其先涼州人祖荅錦衣衛指揮僉事父奄卜指揮同知景泰中奄卜從征湖廣有功未上卒通襲授署指揮使成化中賜今姓尋陞實授十八年理鎮撫司事二十一年理衛事弘治六年奉命往彰德按藩邸事未竟中熱卒年四十五通叔父四人同侍禁中貴震一時通未嘗有所憑藉與人交雅飭恂恂不事諧謔訃聞特賜諭祭

驃騎將軍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朱公驥墓
志　　倪岳
弘治庚戌十二月朔　上視牲南郊公職侍衛得佩
刀翼　輦以行趨走過勞比暮疾作越十又五日夜
漏下二鼓遽卒所與爲僚屬及族里親舊相與奔視
嗟㕘洒泣、朝之公卿大夫亦皆弔祭傷善人之危
忽也訃　聞　上悼惜遣禮部諭祭命工部治墳以
葬蓋特恩云公諱驥字尚德姓朱氏世爲京邑大興
右族至曾祖大始因子貴贈武德將軍妣郭贈宜人
祖喜洪武中起家儀衛司積功至錦衣衛右所正千

戶考鏞嗣俱以公貴追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祖妣
張妣丁俱贈夫人公生而龐厚性寬大不喜刻核嗜
讀書喜學問樂與學士大夫游痛蚤失怙事母極孝
養既嗣職掌所事公勤明敏籍籍有聲同列久吏事
皆讓不及也嘗使湖浙一毫不苟取少保兵部尚書
于公名知人聞公賢以女妻焉天順改元丁丑坐累
謫戍威遠甲申召還任成化丙戌以兵部薦擢指揮
僉事佐理衛事戊子畿內盜不時發敕公提督官校
捕緝時以五城職巡邏者率玩愒怠事乃命吏部備
公遴選夫儔擇才以充不拘故常而公復摘發渠惡

遠近肅然辛卯民飢攘奪以苟朝夕所司逮捕得十
累者輒坐死公爭曰此窮民情可憫也獄上多從末
減有妖人眞惠者僞爲書誘惑同類多不道語事覺
逮繫數十百人皆當死公曰可罪者獨惠耳餘愚民
何辜事　聞惠竟坐死餘釋戍邊有衛卒從公者當
番休聞其鄰偶以妖書傳覩者亟告公期詗發得賞
公斥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仍遣卒歸諭其父
老姁大驚悟散去先是公在謫適虜入寇因從總兵
官高陽伯往禦之就陳斬獲虜凶把禿王以歸至是
兵部論功進世襲指揮同知戊戌進指揮使　命掌

衛事尋進都指揮僉事甲辰　上察公忠實可任特
勑兼理機務公小心愼密未嘗妄與一事亦未嘗輒
遣校上下安焉冬進都指揮同知前後所積擒捕功
甚衆公有所奏列率推諸官校以敍從公涖事者多
累階至顯官而公不與也丙午　上嘉公勞勩特詔
褒奬進都指揮使仍掌衛事累荷綵春刀綵幣寶鏹
時新珍味及續綱目諸書御製連環諸詩之賜每進
講經筵輒得入侍與宴歲南郊大祀輒蒙賜蟒衣以
爲常公在位久恩眷優渥委任甚至公亦端慎有守
不爲勢利怵嘗奉命譏件旨者或諷公用小杖　上

恕命中使詰責數四公具以實對卒不易自持甚謹而待人極恕諸屬中有可用者維持與進任之不疑凡有重獄苟可以求生者必爲之盡心焉遷以兵部進遥軍政大司馬獨奏疏稱公老成得體敦厚不刻時以爲得其實云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贈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葉公廣墓志　李東陽

公姓葉氏諱廣字大用其先出處州青田今分景寧縣地也初公世錦衣衛爲總旗少孤賴母范夫人鞠成之俾學書藝既代役識者曰是非行伍中人領東厰緝事詳慎不泄成化八年以功擢試百戶莅本所事屢奉勅出勘重獄所在傀驢悉辭弗納江西藩臬賦詩贈之遼東武臣奏其地有金鑛珠池公奉命往勘躬涉境外察其姦事遂寢東人德之至今有劇盜詔捕甚急或陰跡所在以告公曰盜固有罪待其自

犯爾何得爲遲者後自訪得之有校尉緝越城盜公疑之執不變公曰若殺此人後獲眞者柰何不數日眞者果獲二十一年實授爲百戶明年遷副千戶理鎮撫司刑鞫讞精密有婺婦製毒假婢手中其夫衆坐死公以婢不知情辯釋之有校尉誣平人爲盜反坐執者都察院守者相仇殺逮繫百餘人戶部進內藏緞數失實繫者亦衆皆止坐罪者自餘平反縱釋多至不可計弘治五年擢署指揮僉事明年本衛缺員兵部薦其名時　孝宗簡在已久御文華殿親閱之命莅衛事實授爲僉事總都城溝涂事人不敢犯

出勘寧化王府疑獄務存大體勘大明川投獻地卒
歸於民督捕中外盜賊獲數千百人而鄭村壩賊尤
剽數年累遷都指揮僉事北山賊號靠山王者勢甚
猖獗方發官軍出捕比至則公已遣官屬擣其巢滅
之一日矣　上偉其功遷都指揮同知又勘外戚莊
地及藩府儀賓獄皆集事而還　今皇帝正德元年
遷都指揮使掌衛事凡　郊祀耕籍視學經筵諸大
禮無弗預減役從省浮費政令一新官屬皆改視易
聽下至校役亦仰戴不置總緝訪事尤極慎重戒諭
官校必以天道國法爲說詞義懇切人多感動蓋隱

然有陰德焉前後所被賜如蟒龍衣飛魚衣及銀幣
諸物甚備二年加從一品俸壽至七十特贈榮祿大
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命禮部諭祭者三工部治
葬事皆異數也公器局魁碩敏而能斷遇事不苟動
先白律威貸旁午屹然不爲動自壯至老未嘗少易
又能體悉羣情不過苛刻用是獲于上下交口贊譽
翕然同辭其卒也尤悼惜不置云

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掌錦衣衛事贈
太子太保陳公寅神道碑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維時扈從諸臣從龍而起蒙藉
寵靈騰陟華顯流光錫祚垂裕無窮豈非千載一時
之遇哉若右都督掌錦衣衛事陳公其一也公諱寅
字敬夫其先山東武定州人曾祖玘洪武中以功授
燕山左衛副千戶因家京師祖貴父政皆世其官弘
治庚戌　獻皇帝之國政以才選授管群牧所千戶
官公襲父職年二十四即小心勤事朝夕弗懈人咸
以遠大期之既扈蹕來京遂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有

詔公等子孫皆與世襲誥命公提督官校管理京城
街道又以督理諸大工宗廟及皇史宬成陞指揮使
管西司房事九廟成陞都指揮同知掌本衛事慈寧
宮成陞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仍掌衛　奉先殿成
陞都督同知皇穹宇成陞右都督　上恭冊皇天太
號以公等扈從勞加服色俸秩而前後所蒙白金綺
幣及羊酒等賜不可勝紀公重厚簡默器度恢弘果
斷剛方事無留滯隨所任使克舉其職以故受　上
簡知眷寵特異云歲乙巳公感未疾具疏懇乞解任
允之仍奉命支引俸量給官校應用公寢疾逾五年

嘉靖己酉五月二十八日卒于弟距生弘治乙卯十
一月享年五十有五公少孤克自樹立事母張太夫
人至孝撫弟昊友愛備至官躋武階之極而謙約畏
慎安靜老成乞身早休優游以終可謂福履之盛也
已

掌錦衣衛事太保兼少傅左都督陸炳傳

掌錦衣衛事太保兼少傅陸炳浙江平湖人嗣祖戶
尺籍隸錦衣衛 獻皇帝之國安陸選充儀衛司總
旗擢之子松遂得事 上于潛邸 上入繼大統松
用從龍功累官至都督僉事炳松之子也中武舉會
試授副千戶積功至指揮僉事已亥 上南幸承天
至衛輝行宮夜火侍衛倉卒無在者獨炳身負 上
出於火中 上識其姓名即拜都指揮掌衛事累陞
至前職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暴卒 上深悼之手
詔稱其為國發逆盡忠追贈忠誠伯諡武惠祭葬有

加仍命兵部官其子繹為本衛指揮僉事命左都督
朱希孝經紀喪事護其家炳雄黠多智數善迎合
上意自列校驟躋公孤出司延徼入典直贊自郊
廟以至諸禱祀皆得與焉親近尊寵即勳貴大臣莫
能望也任豪惡吏為爪牙多布耳目緣兩之奸悉知
之富民有小過者即搒掠文致成獄没其貲產其所
夷滅者不可勝道累貲至鉅萬豪侈自奉營別宅十
餘所皆綺麗稱甲第分置姬妾其中紈綺寶玩所在
充牣供張不務而具炳時遊處其間東西惟意又置
良田宅于四方若揚州嘉興南昌承天等處皆有莊

居聲勢震天下然是時 上數起大獄炳頗保護
專所全活亦衆又仰藉廣交能取聲譽故終嘉靖之
世無發其奸者隆慶改元始以言官奏劾械其子繹
緒等官籍其家
實錄

陸炳傳　　湖廣總志

陸炳者安陸人也炳生而沉鷙健武有謀畫長身火
色鶴行左右背裂而上窺望之如神人父松故以校
尉給事興邸 肅皇帝既入嗣大統松以從龍恩授
錦衣衛指揮掌衛事炳中嘉靖巳丑兵部武舉松卒
襲錦衣衛指揮已亥隨 上幸顯陵一夕駐衛輝府
行宮災 上亟召諸宿衛大臣武定侯郭勳俱遲至
獨炳直省門因得扶 上升輿避火 上自是益親
幸炳比 車駕還京詔炳掌衛事薦加都督 上既
以春秋高退居永壽宮奉脩玄事詔成國公朱希忠
等六臣直贊無逸殿炳占數焉復加保傅柱國賜在
外得乘肩輿禁中許馳騎與五臣埒體炳掌衛事久
喜調察民間陰事有抵打者輒羅織成獄其家立傾
京師富賈無一得脫者人畏憚之甚於乳虎顧獨折
節延納士大夫士大夫以此稱其賢先是咸寧侯仇
鸞用事陵轢縉紳驕恣無人理分宜初與之交好已
聲勢相軋鸞遂密奏分宜父子不法狀 上寢疏分
宜會鸞病疽且死炳心右分宜乃嗾鸞舍人上變炳
因發其勾連俺答事從其家得號帶爲証 上大怒
時鸞已死詔斲其棺僇鸞屍于市而分宜由是復得

幸於　上華亭在政府素與分宜不協而給事中吳
時來主事張翀董傳策同日上書交論分宜分宜以
吳張皆華亭公所取士董又鄉人疑默為佐使泣訴
于　上前　上亦猶豫以問炳不敢言第封進癸丑
會試錄請　上自裁而私屬貴璫所以調停之者甚
力　上意漸解其以智數能周人緩急如此　上天
成嚴重言官稍不稱旨即被廷杖炳每戒杖者謹護
持之以是多得保全建安李家宰默炳武舉出其門
下始自浙江左轄炳引入為南太常卿掌祭酒事尋
陞禮部侍郎改吏部晉尚書后坐趙文華誣搆死詔

獄時　上意猶叵測朝士毋敢出弔者炳親為經紀
含殮事以千金賻卹之還其喪於家炳性勤於職事
毋歲星出入善揣合人主意且聯姻親貴羽翼滿朝
故始終榮遇至於沒齒隆慶中人始言其生前將為
不軌者有詔削奪　爵典貲產盡沒入官

柱國太保兼太子太傅贈大傅諡忠僖掌
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朱公希孝墓志

呂調陽

太保掌錦衣衛事左都督朱公諱希孝字純卿國朝
元勳世裔其先鳳陽懷遠人七世祖諱亮從　高皇
帝起義以功授燕山中護衛千戶六世祖諱能從
文皇帝靖難功第一封成國公給　誥券世襲殁於
交趾之役追封東平王謚武烈高祖諱勇嗣公死正
統土木之難追封平陰王謚武愍曾祖諱儀祖諱輔
考諱鳳俱嗣成國公爵儀贈太師謚莊簡輔謚榮康

俱贈太傅而定襄恭靖王則其同母兄也王立朝三
十餘年位至太師忠謹無過士大夫雅重之太保少
王二歲出入先後嘗相與偕家庭之間自相師友勳
德位望並擅稱一時論者比之石慶石建而才畧為
過云嘉靖十三年蔭授錦衣勳衛皇穹宇太廟大工
落成　世宗兩蔭成國公子姪一人為百戶遂以允
廕累秩授都指揮使管衛事外城工完陞都督同知
奉勅提督緝捕陞右都督以頻奏功轉左大報門工
處加太子太保　世廟英察雖朝御稀闊而羣臣情
詭罔不照悉太保忠勤恭慎簡在有素入仕甫二十

年驟至極品兄弟貴盛罕與為儷既受命督捕號令
明肅校卒無敢妄冒以希功者士民晏然先是都下
告訐成風一遵連引輒至破家人皆自危及本衛缺
員掌印部臣方議推選疏未及上忽有特旨以屬太
保都人舉手加額道路相賀　世宗益倚任之未幾
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乘肩輿召入直西內凡緊
急邊情及重大工作輒下密諭諮詢日或再三至皆
手自裁答無不稱旨　穆宗踐祚錄潛邸舊勞　今
上登極錄翊理東宮儀衛恩眷愈隆操履彌恪先後
以擒獲奸細并類奏功及皇極殿御宮工成廕子百

戶鎮撫者共六人游加太保兼太子太傅增賜歲祿
幾百石掌衛事十餘年踈節闊目務在與民相安一
切鉤鉅苛察之令悉皆屏去非極惡大慝不窮以法
洗俗為之一變萬曆改元星象示異會有武夫決
都下洶洶恐其飄引太保奉　詔命會鞫乃致詳
務瑕摘詰問盡得其情罪止囚一身無枉濫者于是
人情大定星亦旋滅其鎮靜類如此初寔襄王病疏
請給假日侍醫藥臥起扶掖不離左右王薨哀慟悲
切憔悴見於容色縉紳私憂之以為過戚及襄事則
困憊滋甚不復朝謁竟至不起此其篤厚倫誼得之

性於盖不自覺者居常父子兄弟間頃刻未嘗廢禮
然真愛流洽又匪直為儀貌虛文者近作別墅擬在
怡園意在奉兄園成而兄弟俱不待其可哀已榮康
素嚴重燕居危坐如對大賓定襄侍立終日無敢欹
側朔望會出入必衣冠拱候迎送于門太保追隨兄
步武亦徐先後未少有違此乃手自狀其兄者以今
曰考之則其家庭恩禮可以厲世訓俗者拒止人所
聞見者哉狀稱與士大夫交忠信不欺處內外嫌黨
情意周匝且明習國家典故每論議一事舉其顛末
洞不了了遭世承平不以技能才略自表見然胸中

紛綸驅籍莫可窺究嘗與人較射連發中的見者驚
服而口絕不言射箙中所貯有籌邊六策言切時務
未嘗示人以草親交諷之建白竟未敢輕易也其他
若工大小楷師趙文敏能得其骨法精別歷代名家
法帖圖畫真贋百不爽一諸如此類不服悉舉余特
論叙其大世云爾卒于萬曆二年甲戌三月二十三
日距生正德戊寅得壽五十有七卒之日　天子震
悼　賜祭十一壇給齋糧麻布金幣鈔寶　詔所司
治葬諸卿典視常制加厚贈次傅諡忠僖

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君良墓志銘　張璧

王君諱良字本善柵菴其別號世為湖廣江夏人祖仲禮父璀母南氏君少警敏未束髮知向學雖盛寒暑不輟巷璀翁見輒喜曰兒他日必大吾宗遂俾受經于里中鄭公愈自刻厲坐玆病母氏固止之始發學然慷慨有廓志忽一日頓足歎曰丈夫處世當為國家樹功邊境徒跼蹐坐一室曷為哉乃徒步走京師朔見人語大奇之亡不人人願與交遊正德改元濬中貴者受命總鎮兩廣辟君為贊畫適雷巖鳳凰諸蠻寨作亂時議出兵征勦鎮巡合辭謂君可督軍

君即日就道遂與將士約曰令往惟爾衆志相與戮力惟命敢玆玩者誅罔貫衆咸曰諾乃始整隊行至則分兵巡勦大破之斬首無算蠻夔底定鎮巡稱賞即以君捷奏　上聞而嘉之授錦衣千戶旣還鎮又值樂昌之變請討且徵狼兵會土官知府岑猛桀驁不發兵鎮巡憂之顧無可遣者乃復托君君單騎至猛所諭以　朝廷恩威利害猛憮然懼不浹辰兵馬雲集君叶札調度乃分遣精銳入擣賊巢乃潰酋衆就縛降者以千數自後屢捷歷陞都指揮使正德丙子擢廣東備倭授勑以行時海賊多出沒君愼守禦嚴斥堠以待之有巨猾張宼趙十八日者行掠海上君計擒之餘孽尚梗君欲盡收故少緩縱即傳有飛諭君指天日誓曰良為國家社宮寧畏此言使吾私賊賊難再獲矣無何賊果詣軍門降餘黨收捕咸伏其辜諸皆以君忠誠所感至為頌曰靖海錄梓焉巡按御史高君上其功擢公中都副留守督領直隸官軍更番入衛會權奸用事君懼禍及遂謝病歸日與客消坐抵暮罔倦容雖居京邸而心遠塵囂如在林壑人以是賢之君體貌魁碩舌上舉能直抵鼻端性仁煦人有急難亟為暖賑治家有矩矱故子姓克承

厥志童僕皆為盡力乃君晚年得自適焉居官廉備倭海上不受賂遺為留守入京時羣衛所例有贐公一切罷去雖若果拒弗受時留守王君憲偕介重許可屢遺書頌君清白絕人其取重如此

南京錦衣衛指揮使李君璿墓志銘

楊綖

君姓李氏諱璿字天器先世鳳陽府泗州盱眙人曾國公追封岐陽武靖王之玄孫也王諱文忠以外戚事　高皇帝從征四方屢効勞勛甚著追前元太子於納塞而生致其皇孫后妃及金玉重寶以歸曾大父諱景隆襲封公爵洪武末　文廟舉兵靖內難臣民共推戴承大統會周王以舊隙愬於朝公遂停爵大父諱佑父諱萼凡三世歷五朝皆閑居於家母關氏以天順癸未十月九日生君生而岐嶷異常父母

甚鍾愛之甫數歲以古人詩口授輒記誦不忘既長學日進蓋自先世雖由武功起家而雅尚儒術若金華蘇平仲烏傷王子充天台徐大章會稽唐志淳皆國初名儒悉延致私塾討論經史故到君父子其流風尚未艾也人謂貴介公子既不求仕而能不廢書史近世纔一見也鄰有老儒許子貞方隱居著書素慎許可比見君輒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器度如是子者他日光復前人之業其殆有望乎因以一女許聘君既家學有自又得許時質其疑德器之成資藉於內外者深矣弘治壬子　敬皇帝御極篤念先世封

王子孫有不沾寸祿者詔有司起送京師量加恩典俾主奉祀既至各授以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而君與焉金緋騎從赫然改觀鄉閭榮之君受恩感激不敢自暇嘗曰吾職雖無階設施以圖上報而歲時慶賀儀節諸所得與者容可少怠自是雖大風雨不廢乎居養親雖厚而自奉甚約俸祿有餘別創新堂於舊第之偏日與弟璣設酒具牲供養為二親歡暇日則與二三友生於名山勝水間持觴登眺分韻賦詩發舒精神探索物理不徒為宴樂流連也越數歲二親相繼以天年終君執喪哀毀踰禮比服闋更不復事

遊翫日惟諄諄訓迪諸子務進脩德業思無忝於先王先公每曰誦古人所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等語為戒其孳孳尚德率類此正德初逆瑾當路竊弄威權大獄繁興延及勳戚依勢者遂擅廢臨安主賜第君與臨安切鄰因飲忿鬱鬱成疾迫甲戌之夏其左脇上若有積氣逾月外視無見而內痛日深醫云殆陰瘡也不急開則膿益潰矣君憚弗許又兩月痛輒劇始命鍼之膿果涌出繆俞瘡口未合膿復出如初若是者凡六七而元氣以耗遂不可支矣竟以是年九月十八日而終得壽僅五十有二嗚呼世事始起

而孫禍者豈但君一疾而已哉抑予又嘗聞君祭先
世者停罷時傍葬山口忽啓一泉衝其塚後不久禍
作迨弘治初復有爛石橫墮中流正逆四衝虞水遂
分散且墓傍前後徧生幹松不四三年翁然交蔭未
幾乃有錦衣之命蓋吉凶之來自有定數而不可或
逃也觀君家二事則智者必知所自處已
孝廟即位之五年以開國功臣封王者六人俱輔佐
高皇帝平定天下有大勳勞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
與編氓無異者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乃下詔命令
所司具實以聞於是吏部奉詔惟謹即各行所在查

取赴京既而開平王曾孫常復取自雲南寧河王玄
孫鄧炳取自湖廣岐陽王玄孫李璿東甌王玄孫湯
紹宗皆取自南京比至命各授指揮使職轉送兵部
肯定以南京錦衣衛使各近其墳塋夫當太平盛世
不忘報功此固　聖天子之大德而所司急於將順
亦賢輔佐之公心也時承行者吏部尚書三原王恕
驗封司郎中安陸孫交兵部尚書鈞州馬文升武選
司郎中蘇州徐源皆一時名宦也四家至嘉靖十年
復加侯爵實由　孝廟開其端後人乃得成其美中
惟韓國公猶未舉復尚若有待云

錦衣衛都指揮周公璜傳　潘埴

周公璜字朝獻先世江都人高祖鏞以元平章鎮撫
吳元年歸附授西安衛百戶曾祖玉累戰功陞太河
衛指揮僉事祖鑑伯景繼襲公為景後得襲初委造
軍器奬勵羅良稱幹濟才三年總本衛糧運時缸少
軍困負逋累萬嚴飭考節浮費禁侵漁宿負一清士
有餘積成化乙巳山陝河南三省艱奉兩府檄部粟
十萬往賑沂河西上經歷百險卒無稽程當時賴之
總漕都御史薦其端謹公勤熟知漕務命為把總管
領淮安等八衛運糧未幾署都指揮僉事遇恩詔實

授公統馭有法撫綏有恩士不告勞嘗患疽危甚部
下有請禱願以身代者其得士心如此會參漕協守
缺員廷議合薦　上曰可遂以都指揮充漕運參將
兼守淮安援例改錦衣衛帶俸感一時知遇事有當
為力劬不怠有當言從容贊襄外示恂恂而中懷蹇
蹇舊各總歲運多掛欠恒稱貸權要報倍其息而運
官因以為利公防偷竊嚴籌畫積糧無掛欠官有餘羨
二三年積羨數萬前此未嘗有也公有心計因而積
勞悴血上逆乞休肯少保尚書馬公留之甚力
詔不允且加獎焉明年又力疾續運江南再赈行勘

而病日增劇總督張都御史冀其起而緩其歸遂卒
于官年五十七公天性仁孝恭儉好禮愛人室無姬
妾事伯母大淑人尤謹既喪哭盡哀至負土封墓君
子善其知所報撫遇士卒有恩嘗市善藥療其病死
則斂而歸之尤務掩人過使知自改一時莫不以爲
長者蓋武臣之翹楚也子正字元貞別號與石少喜
讀書負大志選充郡學弟子員應舉未就以廕襲大
河衛指揮僉事卓立矯厲既專衛政則先聲奪人嘗
昔賄騷訟勝者皆斂縮惠窮卹匱鄰中長老嘖嘖歎
賞督撫都御史李蕙表薦遮洋總糧把總不少貶損

以狥倉曹倉曹趙郎中棋葉致仕罷歸安時養晦無
所怨尤客至則與劇談神仙星氣五行娓娓多辯博
若爭關國紀民隱則又凝情動色都御史陶琰督漕
廣公無罪表復遮洋之任條上便宜數事至今行之
會河北山東劇盜起遮絕運道時都御史張縉在漕
府以謀勇奏領兵事時漕舟千艘阻于白洋河出奇
制勝賊不得逞會官兵大集賊遁而南奔悉衆追襲
擒斬五十餘級巾解總制軍門爲左右掩蔽不見錄
事干漕府辯于 朝進階三品官指揮同知 勅守
備歸德兼管武平等處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至則簡

行伍時教閱會諸生談經講藝有古儒將風居九江
忽不樂輒引疾東歸買田溓水之陽結廬躬稼寓情
墳典五經三史及諸外家之說靡不歷覽詳說所著
有皇極經緯六壬祕旨集古奇方諸書藏于巾笥未
行後陶公再鎮淮以漕運參將薦不果尋復起爲湖
廣運糧把總累疏辭免江西寧藩稱亂留科復以將
材薦終不起刑家孝友與人尤篤信誼父病疽嘗口
吮毒液弟久瘵與同臥起夜授溺器逾左張都御史
文錦死大同之難奴獻計欲分其所寓篋金怒叱之
俟其妻子歸完璧焉父貧時有所稱貸主者多物故

乃召其子孫授之力田所入歲與鄉井通有無海濱
彊擴得所需丐者皆欲盡死力性輕財好施于尚赴
急則倒囊傾囷愛客喜過從雖生茵罵座亦不之厭
又善獎寒雋常折行輩納交尤克念貧賤之交每顧
鄉師友妻子惟好惡太明一言以立然諾至死不變
嗟乎勳業不著於常材猷徒齎未栢命也可謂金王
君子者與卒年六十有七

錦衣衛指揮同知逯杲傳　實錄

逯杲直隸安平縣人初為錦衣衛校尉能通案牘指揮劉敬等以為腹心天順初以都御史楊善薦授百戶尋以捦妖賊功陞副千戶又以曹吉祥薦陞指揮僉事石亨死陞指揮同知杲性陰險殘忍于事無所避嘗奉　旨伺察中外之不法者屢摭拾羣臣細故濫及無辜坐罪者甚衆朝野側目其死也人皆快之方其得志時慮為仇家所攻退居杜門絕客非素厚者不敢干以私故為　上所寵任云

錦衣衛副千戶孫公忠墓志銘　程敏政

公諱忠字克誠姓孫氏上世居蘇之長洲祖曰思道元樞密院判知大寧義州事　國初職歿松山千戶與始以二州內附公之考也公宣德初從在軍中即銳意功名然無以自見適　宣廟遣使入朝鮮及招諭阿木河之地從楊木答兀叛去者公慨然請行既至宣布　朝廷威德聽者凜凜朝鮮國王加禮甚恭阿木河叛者皆願內屬公遂與來宣德壬子復遣使朝鮮及忽剌溫公既兩出使熟諳其國道路遠近要害及其土俗人事蕃人無敢詒之者明年忽剌溫及建州夷使朝鮮掠其境朝鮮以聞　宣廟復遣公齎以手詔問忽剌溫及建州兩酋見公等稽首請罪悉還其掠者正統辛酉復遣使建州既還從太保朱成公北征丁卯詔公等以金幣使兀剌至繁腰山遇中國男子十一人南走虜追及將盡殺之公謀竭囊貲為贖又作胡語解之虜悟遂以刀納鞘中十一人者得不死己巳再使虜酋也先已敗盟入寇遂刼公等北去至大金山柳閑縣適　英廟在狩見公等慰諭久之各進一職明年扈蹕還京師徙七年丙子英廟復位乃授公錦衣衛百戶加己巳詔又三年遂

謝病返故鄉以官授其子賢居十有二年而終時成
化庚寅冬十月丙寅也享年七十有三矣性淳篤不
類武人奉母甚孝其謝病而歸也遇母夫人喪時年
已七十哀毀踰禮手植松檟數百章卒以憂瘁致疾
不起友其弟斌無纖芥反目意身使異域三十餘年
每行則正使必以行營機宜付公公亦悉心爲之致
力常先事而計畢中肯綮蓋庶幾古之善使者與

錦衣衛百户楊君仁愬行狀　　王世貞

君諱仁愬字君實世爲吾太倉人有大父旅於魏隸籍
錦衣衛遂亦稱其衛人初名質後更今名君年十二
而王父宗禹因讎家訟得疾劾兄弟弱不任中外攻
有悍僕且叛去君請於族縛奴捂白挺擊之且死而
後遂之家近六公市市人或少君不爲禮君不憚歸
市自是絕跡矣既冠乃謂其兄弟曰吾先人之大故
也以訟吾不可以不白其讐業以弁欲中止君不可
竟勝之而後歸塟也然自是日益貧君一旦慨然歎
曰丈夫安得終擲擲田畝以畚特犢柴車荷一具鋤
埋七尺耶獨身之京師叩公車門上書請益東南海
戍質丹堠爲嗔心所障不報當是時海固無警而易
君言且以爲狂君自是又因公車間然稍頽脫見其
參伍鉤鉅之技而中貴人有大官水衡者聘君往以
爲司計君鉤覈出入數塞其旁漏巵而稍寬其内今
私盡裕中貴人善之籍爲絜式嘗從　先帝幸承天
用供億亡害賚白金遝往乘傳君尋倦其役因而更
籍太醫有冠服矣買大第長安里日過從賢士大夫
益市牛酒爲歡一時翕然稱之謂有陳遵鄭當時風
而所幸愛故人衣食其家若歸居數年乃著轉徙貧

逾於舊然所幸愛故人過從士大夫交口譽之君名
日以盛陛太保炳者督錦衣緹騎初[illegible]所疑數司
君久更以爲賢檄之幕俾乞緹騎伍長領詗察嘗是
時太保貴倨甚而緹騎橫所察其人非冤即家立破
而身寅緣從恣姦利更籍以取功名至得帥君獨持
大體務爲寬平長者數數戒其下愼之毋令西曹郎
吏腹誹我錦衣一片地有天無日也而太保心愧之
乃更積君勞試百戶矣會倭寇起東南士所不膷君
昔言頗以讐而其於邊事益膺氣益發舒深語不諱
先後輔相徐公李公及今高公張公奇君才以語楊

大司馬而檄之邊佐總督籌畫時虜廷益徙近塞所
招納亡攷以十萬計號爲阪升其壯者勒習騎射度
入寇輒用以嚮導餘卒耕蓄自給稍稍收其羨以贍
虜益富强而中國自鎭城外輒棄爲甌脫不復墾且
夕俯度支芻粟稍不繼即坐槁君殊恨之乃行求近
地稍腴而易自保者召丁壯田之盡蠲其家賦以充
牛具穀種居二歲所收羨逾於出旁産益拓君又募
死士給以衣甲善馬使詗伺虜他出即掩其穹廬鹵
子女或盜其槖駝騎駼百十群以歸久之虜情益得
君歎曰是阪升可誘而致也令縣官畀我[illegible]我能使

阪升挾其虜所來即不可而能使阪升自疑虜[illegible]
阪升[illegible]交疑而我乘其間功可全[illegible]爲書上之
人帥及圖畫虜中形勢與防禦攻取之法甚詳所以
用君策或未盡即用之或不必讐而虜中人憚君間
來歸者比比大帥第君功第一賜白金予百戶實級
錦衣朱太保推轂君協理西司房日益貴重用事而
君且病矣君之得隷錦衣募也蓋多先御史大夫公
力云而先大夫之督薊遼也遼東病饑人相食君時
有行役杖馬箠叩門請得通餐兼餉先大夫悅於君
策而禮之又時時資其家迨先大夫亡　傅愛書君

歲時棄館餼意居間請救百方不已　平慷慨語
不肖曰人生且暮死耳即死得足下一言曰故義士
楊君傳足矣蓋又數年而不肖家難自强起游趙魏
間抵君書曰得無有意乎楊君傳哉君業卧床第報
曰吾雖病小瘥之更一二歲可傳也蓋君陰已得虜
實謂阪升且有變庶幾如嚮者策有功名也而君病
益甚亡何卒君卒之二載而虜脅縛阪升之魁十餘
求款塞賜封如呼韓邪故事　天子所以册拜將相
大臣與物極厚然亡能名楊君策者嗟[illegible]君爲人高
鼻深目面骨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栩色喜也遇人有緩急即投袂而應之雖中夜扣門
亡不應也即以翌日矣烟冷計無所[illegible]方夜冀各
且滿數十人婦簪珥衫袂歲朝在酒家所不恒歸寡
故楊太常仲芳當伏法哭之市又嘗經紀沈光祿子
剛喪其二家子弟相通間如骨肉君之北上也則墓
隧毀矣五服之內無辭萎者迎其貴而歸餘奉高大
其墓並戕斥買旁墓田丙舍爲蒸嘗資以其餘殺贍
貧族歲爲常君歿而不能具棺斂諸與君善者爲謂
貴也可謂節俠沾沾自信者矣君享年六十始娶陳
氏有一女適姚李繼蘇氏有一子文淵慷慨善騎射

亦隸錦衣頗娖騎伍娶倪氏女一適劉思康崔居歿
之二年而文淵以狀請文淵所爲狀請者謂不肖知
君深將徵惠於鉅公賢大夫以不朽君於異日不肖
有成言矣其爲死者請則傳之爲生者請則狀之唯
鉅公賢大夫擇焉以使不肖有辭地下謹狀

錦衣衛鎮撫楊本傳　　忠節錄

楊本河南中牟人或曰浙江處州人[illegible]太學生請
于遁法建文初募才略士本應募試兵部授錦衣衛
鎮撫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出觀兵及登臺見大
水淼茫平階而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臣師北
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兵披靡不
敢前遂破之自南北交戰諸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
功李景隆忌本不以聞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
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月譬之一團瓜我輩種熟乃爲
他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屬三千罪

莫大于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于盡忠忘君虐民者
不可以不誅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
與耿炳文征討喪軍士二十萬于燕地皇上憐其爲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魏國公徐輝祖征燕私務姊
妹之情虧喪士馬皇上召回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
士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皇上
責問乃歸罪臣下乞假臣爲大總兵用一能官召募
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
保舉仍請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illegible]兇生民于
塗炭奠宗社于太山矣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不屈

繫北平獄後　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𠔁還北平恐人心搖動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以本有才略且欲用之也

錦衣所鎮撫周拱元　　忠節錄

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初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不屈死之

都司

四明趙昌期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橒刊行

目錄終

都司

都指揮使花公茂傳

花茂巢縣人元季起兵從陳世光歲丙申三月歸附癸卯援安豐敗張士誠兵又于鄱陽湖戰滅陳友諒甲辰平武昌授威武衛百戶累以功多洪武八年十月陞神策衛指揮僉事十三年調廣州左衛勦平陽春等縣叛賊十四年收捕清遠英德翁源博羅諸縣山寨十五年討海南叛蠻出海捕倭十九年東莞龍川興寧南海香山翁源民作亂統兵討平之二十年

正月陞廣東都司指揮同知夷電白等賊二十一年破歸善等縣賊寨二十二年四月陞本司都指揮僉事五月陞都指揮同知賜誥子孫世襲廣州左衛指揮使是年擊南海香山黃連等寨二十四年七月收勦連州廣西湖廣等處徭賊三萬餘語在事紀二十六年正月致仕　上命其子為東勝右衛指揮僉事茂仍涖事四月統軍蕩滅東莞蕣岡等處二十七年茂上言請徙廣東沿海地方東莞香山等縣逋逃蜑戶為兵又奏添設沿海依山　海碉石神電等衛所二十四處築城濬池收集海島隱料無籍等軍仍於

憂害山口海議立堡撥軍屯守詔皆從之二十八年閏九月征捕海南等處山峒黎賊明年二月入覲
上慰奬之且曰爾回令次子英來朝　朕將用之六月茂回會番禺後山等寨賊叛命英同肇慶衛指揮夏忠領軍捕之獲其首從鄧佛蔭等七十五人即遣英赴京十一月茂在任奉制陞本司都指揮使三十年正月　上命英爲廣東都指揮僉事與張春共殄賊首黃黑面等地方靖寧四月二十日茂卒賜葬牛首山安德門外廣人祠之于粤秀山英武毅有父風自以軍功陞本司都指揮使永樂中累建大勳後致仕

副總兵都指揮使瞿能

瞿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與同知徐凱統兵從凉國公藍玉渡大渡河擊西番有功又與都督徐司馬爲副總兵從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副藍玉破賊雙狼寨建文君即位從李景隆爲裨將攻北平能力戰勢甚鋭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景隆忌之不令速進以故北平得爲備白溝河之戰能奮勇衝擊殺傷甚衆北平兵遂却渡河能及其子與北將房寬接戰寬敗　文皇馬阻于隄幾爲能所及得高煦兵合又會

大風起南師陣動諸將皆狼狽走獨能父子力戰死之精兵萬餘人皆沒無一還者

北平都指揮使謝貴

謝貴未詳始所自起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指揮僉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署山西行都司事二十八年坐趙隆事法當死　太祖宥之降河南衛指揮僉事建文君即位慮北平有變兵部尚書齊泰薦貴智勇以為北平都指揮使俾覘燕動靜令其練兵即有事先發後聞己卯六月貴部署七衛兵布城中迫王城外墻以木柵斷端禮四門　文皇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帥護衛勇士為之備能請先擒謝貴張昺　文皇曰彼防守既嚴猝亦難擒須以計致之今姦臣遣中人來逮護衛官屬宜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中人名

貴昺付所逮者則貴昺必來來則縛之一夫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召貴昺久之乃至衛從甚衆門者叱止之惟貴昺得入至端禮門壯士出擒之將士移時乃知皆散走玉等率勇士捕之是夜攻九門已克其入惟西直門未下指揮唐雲單騎諭守者散乃盡克九門于是上書請君側之惡而靖難之兵起矣貴等即日被害

北平都指揮使楚智

楚智不知何許人洪武中稱驍將數出塞有功歷陞都指揮使建文初守北平尋召還從李景隆統騎兵遇北師輒奮力戰夾河之役死于陣

大寧守將卜萬

卜萬未詳所自建文時爲大寧守將謀勇自負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之部將陳亨欲降畏萬不敢發文皇乃行反間貽萬書盛稱奬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恠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於卜都司以故得厚賞卒跪告守者曰能爲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賞守者爲請遂俱遣而竟不與賞不得賞者終不平至卽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執萬下獄死籍其家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

守薊州都指揮馬宣 州鎮撫曾濬

馬宣不知何許人建文初爲都指揮守薊州靖難師起宣謀起兵迎拒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宣與鎮撫曾濬閉城堅守　文皇遣將反復諭之不下　撫衆急攻宣率衆出戰玉遣精銳衝入其陣宣戰沒濬亦死之或云宣被執罵不絕口死

西凉都指揮莊得 一作德　　忠節錄

莊得洪武末爲西凉都指揮召至北平爲燕兵右翼出塞有功建文初隷宋忠麾下懷來之戰惟得一軍獨全後歷城侯盛庸與北師戰于夾河得奮力助庸斬大將譚淵已而北師以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而死

北平都指揮彭二　　忠節錄

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時爲北平都指揮有感名靖難兵起殺謝貴彭二叱曰早不爲我謀急躍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直入端禮門　文皇遣健卒格殺之兵亦散

北平都指揮彭聚

彭聚北平都指揮也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亦力戰死當是時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以死大半不可考矣

北平都指揮孫太

孫太都指揮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

忠節録

行都司都指揮朱鑑

朱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北兵至大寧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建文君加䘏典 文皇擻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死者卽鑑也

忠節録

都指揮張皂旗

張皂旗者逸其名不知何許人建文時以都指揮充偏將力能挽千斤每遇北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爲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

都指揮唐禮　　忠節錄

唐禮歷官都指揮靖難兵起盛將軍以徐凱敗于滄洲引兵出德州營于東昌禮素稱戰將令將騎兵殿後而以孫霖爲先鋒營滑口靖難兵夜襲破之擒禮霖遁走

都指揮楊松　　忠節錄

楊松不知何許人積功官都指揮北兵南徇耿炳文使松爲先鋒據雄縣北兵圍雄松令軍士登城大罵北兵益憤破城執松不屈死之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張公信傳　朱睦㮮

公諱信字彥實輔從兄也洪武三十二年舉鄉試第一永樂初拜禮科給事中尋遷刑科都給事中九年擢工部右侍郎會河決壞民田廬　上遣信來視信乃繪圖馳奏曰臣訪得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二十餘里有舊河岸與今河岸平濬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詔從之發河南民夫十萬相度濬治工竣信還京時　昭皇監國遣人勞覩居頃之浙江守臣奏江塘潮決　昭皇復使信往治不數月修築如故洪熙初轉兵部左侍郎賜𧶽金綺甚腆輔以信爲同族

奏乞改授武階以是調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尋擢昭勇將軍本衛指揮使宣德改元都督蔡福叛交趾命信帥兵往勦事寧擢四川都指揮僉事未幾進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在蜀十五年紀律嚴整羌夷莫之敢犯正統十年六月卒于官年七十一歲　上賜祭仍命有司歸葬祥符縣東之白塔原

論曰余嘗過汴之東郊謁驃騎祠墓已荒廢鞠爲茂草徘徊瞻眺未嘗不愴然而悲也因憶少時聞驃騎爲諫議封駁糾彈無所顧忌貴戚爲之斂跡及命伻交趾鎭蜀而又勳業赫著傳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驃騎其庶幾乎

廣東都指揮使王公清傳

王清字一寧合肥人世以武功爲濟寧衛指揮慷慨多勇畧常提兵入衛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峯口及至鴛鴦海覘虜累立奇功正統二年陞廣東都指揮以親老不遂迎養陳情乞分俸于原衛詔許之蠻夷叛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東軍務已巳協同總兵駐單高州廣賊黃蕭養刼鄉民叛衆十餘萬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一詩兩摐　天書鎭百蠻偶因兵敗不

生還飄零身世輕于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憑君獨有衣相寄爲我招魂宇宙間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不絕口遂遇害朝廷憫之加子爵二級清善律詩所著有建寧集行於世

羽林左衛帶俸署都指揮使許寧傳

羽林左衛帶俸署都指揮使許寧字志道直隸江浦縣人正統末以禦虜功由舍人陞至錦衣衛正千戶已而襲父職爲羽林左衛指揮使以薦陞署都指揮僉事守禦柴溝堡成化初充大同遊擊將軍累立戰功陞署都指揮同知六年陞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延綏十八年陞都督同知仍充總兵官鎮守大同時虜衆入寇與鏖戰二日一夜虜解去降敕獎諭二十年以下米莊之敗降羽林左衛指揮同知閑住弘治五年以言者交薦陞署都指揮使坐管操未幾

卒時弘治十一年十二月贈都督僉事寧自束髮行陣凡經一百十九戰被二十七鎗麾下知名士若劉寧神英李杲等十餘人性沉毅自負甚重不肯進取一時稱邊將者殆莫能過大同之役寧知虜勢方熾欲持重以俟動而代王督趙甚急至使衆哭於轅門寧憤激以出遂至於敗議者惜之子泰試武舉第一

將張世忠傳　永平志

忠字顯甫先山東日照人宣德間祖俊由臨洮撫調衛始爲山海人俊三傳無嗣以猶子鳳襲其子也生而神爽志向不凡少長入衛學慕詹文藝就正之通兵法而兼文藝嘉靖丙戌中會武舉贊畫軍機於薊戊子襲祖職加武舉二級授指揮僉事撫臣薦管衛印編摇爲後法薦授提調石門進守備黃花鎮華中瑞斂役諸弊進署都指揮右參將分守大同中路振揚士氣虜不敢輕犯民遠山耕獲復請加衛學廩糧科貢額頗加舊項調應援

宣寧斬獲虜級二十九顆馬駝牛羊八百有奇夷器二千五百餘陞實級賚金幣續給誥命兼節發捷奏大臣奏保因邊事回籍對簿旋以西寇棘兵部請授偏頭參將是時太原失利人咸不樂此世忠聞命奮然曰正報國之秋也亟赴之虜寇太原矣世忠所部軍士先期選策應止存千餘而統之與參將劉維琥合營追賊歃血誓相救援乃結隊自侯林西行追至祁縣六支村西遇虜衆奮力戰虜見其軍上壯戰又力呼騎三千餘合圍四將縮鬥世忠督戰益力

賊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諸將肯
盟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逭耶復督短兵血戰自
巳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躪我營
馬爲射死世忠頭中二矢又騎墻獨射被穿抽一箭
而死家丁五人往救張臣及百戶張宣俱即死而士
馬亡過半矣嘉靖壬寅七月九日也　上嗟嘆曰醜
虜猖獗世忠孤軍奮勇死戰殞身報國忠義可尚先
贈右都督賞百五十兩宣及臣各四十兩爲棺殮資
兵部議奏與世忠同死鋒鏑士先給家屬五兩爲棺
斂資以後不分主客官兵但陣亡者如之庶死者知

年生者效死制可且曰世忠忠藎非常并宣臣䘏典
亟議之山西撫臣劉臬按臣童漢臣請重獎卹順天
撫臣侯倫稱世忠原籍山海衛人自陞參將路由遵
化臣見貌不及衆人初不以禮待及與之坐凜然有
忠義氣今果死節其死非偶然也山西爲死事之所
山海乃生長之鄉宜俱建一祠以酬其忠兵部議如
之請祭六壇爲造墳及賜謚其宣臣無祭例但以死
勤事者宜與祭一壇工部量與營葬其子孫典雖陞
級而身攖鋒鏑其情狀允可憫議與祭一壇以後
不分主客兵但陣亡者如之庶足慰九泉忠魂作三

軍勇氣制可賜祭葬用一品禮謚忠愍祠額曰勸義
而宣臣及軍士如議爲例蓋因其勇烈格　主受特
典而廣錫類及於後死者永永時縉紳陵夷武弁久
矣山西撫按三司表章隆重而激勵以愧諸將不援
者永平鄉士夫閭境無遐邇東匍而弔山海榮等設
位於鄉賢祠哭盡哀雖痛愍予死事亦其生平事親
孝聞父喪於大同哀毀踰禮爲制限不得躬襄事雖
甲冑從戎退輒衰服慘容抱恨痛終三年毋念少子
將順靡不至而閨門嚴肅善與人交故鄉議重之也

遼東都司都指揮同知李任傳

李任金華永康人洪武中襲父爵爲燕山右衛指揮僉事從　太宗皇帝起兵靖難以功累陞遼東都司都指揮同知鎭守彰德宣德元年從征叛賊黎利守昌江賊既獲都督蔡福逼令福至昌江城下呼任等速降任於城上罵福曰汝爲大臣不能殺賊反爲賊用狗彘不若用銃擊之賊懼擁福去賊以昌江爲官軍出入咽喉之地大集兵象用烏龜笆呂公車雲梯來攻任與顧福等留老幼婦女守城率精銳出擊賊燒其攻具賊又築壘射城中任福夜出襲破賊營賊

掘地洞欲潛入城任開橫溝用將軍石擊之入者輒死城中士卒初有二千餘人前後三十餘戰至是死亡過半賊益兵象攻圍日急相拒凡九閱月人力疲困芻糧匱乏而賊益衆以雲梯登城奪其門任福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象益兵而入任與福不能支皆自刎死時宣德三年五月也內官馮智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自縊死城中軍民婦女不受屈辱自死者數千人

鎭國將軍山東都指揮同知韓公靑墓碑

許彬

天地有大經亘萬世而不泯者忠義之氣是也是氣在人履垣途爲忠義之士遇患難則爲死節之臣存亡雖不同所以爲天地大經萬世不泯者匹忠義之所存而浩然之氣爲之主也若鎭國將軍山東都指揮同知韓公靑者其所爲抱負忠義而浩然之氣爲之主者歟公世家滁之全椒上世以來代有顯者洪武中大父春從文皇渡江以功累陞副千戶既沒父貴襲陞正千戶守北平攻取懷來雄縣大戰鄭村垻

陞指揮僉事進指揮同知征大同白溝河陞指揮使再陞都指揮僉事攻奪九門進指揮同知小河之戰死於敵公以有孩提叔友偕襲指揮使尋以公成立還其官公英勇過人且善騎射永樂中　文皇征迤北聞公名特命率邏騎爲前鋒攻殺醜虜賊衆宵遁閱數日師駐大城陽和復命公率勁騎襲擊之賊望風奔命不暇宣德改元從　宣廟討武定州既還賜賚有加明年廿延諸羌侵邊命總戎征之舉公輔行公才識敏給能飭邊備嚴號令訓練簡閱有古良將風既還陞山東都指揮僉事公操執淸愼門無私謁

暇則與賢士大夫講論古今及將鑑武經諸書以
爲見嘗駐節臨清總督江淮漕運將士不勞而事集
以故再遷今官正統十四年秋虜酋也先輩背逆天
道憑陵中國　太上皇帝親御萬乘逆擊塞外爲權
奸所誤遂致蒙塵賊乘勝長驅履險隘如坦途　今
上皇帝詔凡邊關可通萬馬者悉以重臣守之紫荊
關尤甚重推公往守而以副御史孫祥爲監軍公倉
卒至關關寬敝多岐路守者素不爲備虜衆猝至乘
虛而入不絕我軍至者才什之一衆寡不敵惶惑奔
潰公揮旗招之得勁騎百餘諭以忠義當盡死報國

衆聞之感泣公縱騎突出與賊交戰於升兒灣擊賊
數輩已而賊悉衆來迎公每手劍之數被創復爲流
矢所中公屹然不動自午達申轉戰益力賊圍之數
重欲招公降公大罵曰腥羶狗奴我抒忠義而徇汝
乎乃引刀自刎實正統十四年十月十有二日也賊
退之三日收公屍身無完膚顏面如生聞莫不洒泣
風紀近臣有交章言公戰死可憫乞加恩典者　上
命陞三級以其子承嗣幼弱命給廩優養於家嗚呼
公承先世之美能自奮立振揚威武以成厥功而中
罹艱危以身殉國可謂見危授命者矣然則公雖死

而名聞長存若張巡死睢陽余闕死安慶忠義之烈
至今在人所謂天地大經萬世不泯者得不與同一
轍哉前此廣東海寇猖獗擁衆臨城主將張安既失
利而裨將都指揮王清力戰移日身被重創矢石如
雨左右皆憚不敢近清身憊計窮爲其所執賊素畏
清紿以甘言推爲上將否則必誅清罵賊不絕聲又
置之檻車不能死日令人誘之清終不聽惟求一死
翌日就戮清曰汝輩縶我城下呼三司官臨視使知
吾死所賊如其言至是遇害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
容就死難噫若清可謂無忝于公無媿于古名將矣

潛傳中朱及子進登之　使知死所

彼有倒戈迎降開門輸款者而又苟延殘喘以圖爵
賞視二公所處不亦顏厚矣乎公死之四年鎮皋蘭
都帥李進之子文素與公厚恒以承嗣弱幼公之忠
義不白於世憤然於懷比以公務來京乃狀其行實
詣途徵銘將過歷山葬公刻石墓道以彰公之潛德
後之欲知公者當於此焉求之

都指揮同知贈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周公英
神道碑　馬中錫
陝西總戎都督僉事周君璽成化中嘗分守陽和歷
考都指揮公就養以終葬既數年弘治庚戌歲中錫
提學於陝君自持狀泣請銘墓碑按狀公諱英字用
傑其先永平遷安人勝國時有官至右丞者祖亨國
初率其家百口來歸朝議嘉之授燕山護衛指揮賜
田宅東安縣故爲東安人父斌永樂初以靖難功讓
其兄或授都督賜蟒衣復還遷安故又爲遷安人生
公及二季某某敎以力田讀書於聲利澹如也及漢

庶人有罪公以漢國連姻詿誤與父同下獄父竟死
獄中公謫戍萬全開平衛將都督楊洪以遊擊將軍
禦邊公隸其麾下一見奇之委長騎隊未幾虜寇邊
令公襲擊出境至瓦房嵯馳入敵壘得生虜脫脫白
及驅其駝馬而還正統三年與虜遇人伯顏山麓連
陷其陣擒其酋長也陵台伻獲資械甚衆明年至黑
松林斬捕首虜過當奏功陞副千戶八年擊虜過把
禿河獲其酋那歹有文綺官鈒之賜九年勅出陝西
至應昌別兒克之地與虜鏖戰一晝夜生擒平章少
台斬首四十餘級奪其所掠男女牛羊五千以歸陞

正千戶十二年出開平至以克蘇遇虜大戰矢下如
雨公突入其陣獲虜達剌孩等男婦檻送京師十四
年虜大入寇　英宗親率六軍衛邊時都督洪進爵
昌平伯授節鎭宣府以公隸都督楊能護蹕至大同
與虜遇於栲栳山公擒生虜則不丁者以獻命誅鴉
牙既又從右參將江廣擊虜至乾庄兒堡斬首虜猛
禿兒麻等還奏捷行在土木失利公身被重創力戰
得脫　天子北狩京師戒嚴　景皇帝以郕王監國
徵洪兵勤王公亦累創赴難至京師洪進爵爲侯因
面陳公謀勇可任且賞未當功遂陞指揮僉事後從

洪禦紫荊諸關與虜連戰彌月因大敗其衆生擒酋
虜阿歸等復斬首百餘級僞太師也先乃率衆北遁
明年改元景泰陞指揮同知二年修前乾庄兒等處
戰功陞指揮使其年洪卒一軍盡還宣府獨公被旨
留京師註府軍前衛天順改元　英廟復辟都督能
以進爵武強伯奏公栲栳山擒虜鴉牙之功未賞陞
都指揮僉事五年又以平逆臣曹欽功陞都指揮同
知六年公年漸老盡以其橐鞬戈甲付璽曰汝繼吾
志璽奉命惟謹襲府軍前衛指揮使累官後軍都督
僉事贈公如其官母李氏贈夫人嗚呼世人視友於

之愛如土苴弦誦者不死也公父讓爵一節旣無媿
子臧季札之義卒寃抑以死公遂能挺身萬死之中
策勛百戰之後則天之報公者不誣耳余未及識公
而屢見公之子議論亹亹好文愛士卽古所謂儒將
不能遠過則得于公者不淺古稱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公家膺厚祿百餘年而魚魚雅雅乃若此豈可以
例類之哉

浙江都指揮同知白君弘墓志銘　邵寶

君姓白氏諱弘字宗大別號松庵其先出元部落有
把思台者以功受王封國初有士傾者始受籍永平
之昌黎君曾祖也君祖誠從文皇靖難有功後再
以克虜功累陞永平衛指揮使君父廷玉襲嘗推總
三千營事俱贈如君官母蘇氏封太夫人蘇氏娠君
有夢祥旣而君生器宇果異六歲讀書日記數百言
與羣兒嬉有一誤墮溝中者衆奔去公獨垂繩援焉
十三能屬文選補武學生從翰林劉先生戩受易學
三應科舉更習書經司馬余公子俊保國朱公永臨

試弓馬策畧屢優奬之時京營侯伯帥者若干人君
爲之首弘治戊申始開武舉君舉第二陞署都指揮
同知贊畫軍畧於大總兵所加俸三石未幾實授癸
丑冬有舉君久諳戎務者以前官總理神機營事司
馬馬公文升一見稱材且以久滯爲惜尋銓今官理
軍政兼屯田清軍馬政諸務庚申歲總漕都憲張公
敷華以君廉勇協望舉總浙漕君疏八事上備朝議
多見施行居二年與巡會推邊帥疏上君名奉勅總
督海道今都憲洪公遠時以憲副與君同事葺城于
圯浚濠于淤抑强警惰以御守卒先是有屋於海島

者往往招亹而私鹽竈燒疑於烽火君悉去之他所施罷皆當利弊又以餘力設師塾以訓武胄居歲餘海道寧肅正德改元以　上登極恩使來致白金及金獅緋衣之賜明年兵部以荆楚地重乃移君掌湖廣都司事君鎮以簡靜南人懷之巡按御史李君天賦嘗以堪大將衆是歲三法司奉勅莅獄于藩有議死而稱冤者君得其情正色言之不少畏卻得釋者二百餘人又明年君以疾請於巡撫都御史陳公鎬乃檄還君於浙越三年江西盜侵衢州鎮巡謂公練達委以疆事君極力備禦未幾輿疾還卒是爲癸酉

六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君稚好吟咏與客倡和動成卷帙有松庵集藏于家

佐擊將軍贈都督同知謚忠壯清渠宗公禮

澹園集

嘉靖中島夷內訌沿海處亡所不蹂躪時久不見兵革而閩浙直姦人陰內主之與相勾連亂益甚迨甲寅乙卯間嘉湖蘇松之禍棘矣　天子震怒有所誅逮不任事者特建大將旗鼓責以驅逐掃蕩而選諸偏將軍佐之樞臣論薦公勇武饒材畧令統所部民兵千詣浙直軍門聽調遣爲應援計寔乙卯之十一月也公聞命慨然曰古以馬革裹尸自誓者豈異人任哉此行所不能自効寬上南顧憂者非夫也卽日

兼程行所至秋毫無犯丙辰正月抵松江黃浦閘制府命止營禦新場賊時新場賊約千五六百人漳潮寧紹爲賊翼者若土人入倭爲鄉導者不下三千餘人皆兇狡而被虜供其使令者又二千餘人於是新場百里間皆賊藪虓虓虎視公數奮兵通浦挑戰有金娘子橋八師庄下沙諸處賊先後被剿堅守不敢出至三月二十三日探柘林新城壁賴倭二百餘登岸縱掠公提兵掩擊賊奔潰犬口追至劉津村又新倭二千餘擁衆來公復提兵掩擊賊又奔潰會新場舊賊與新至者合猝與我兵遇公分騎兵百爲兩翼

用箭圍射當獲十數人又次日乘勝攻破新場[illegible]
賊大慟倉皇奔新船遁去旋奪回被虜婦女六百餘
口而新場諸穴悉平前是以南人柔脆不任戰倭鋒
張公婁剉之聞者相顧愕眙以爲神四月總督胡公
檄公隨賊所向追勦之連有吳江嘉興之勝十九日
兵至崇德縣探倭至皂林勢且犯杭公兵遄往皂林
進西石橋止營禦之二十三日倭萬餘夾河來戰公
統兵不滿九百人自寅至辰所殺傷多賊敗去頃之
復來戰自辰至巳又自午至申賊番休來攻三戰三
北死傷無算軍大振會石橋前鋒中賊砲橋失守公

被重傷猶累創奮臂戰徒以九百當萬人衆寡遠不
敵兼盡日乏食軍無後救者公力竭仰天疾呼曰死
當瘞賊以報國遂遇害乃是日之暮也總督聞其事
於朝　肅皇帝亟下詔褒之贈都督同知廕一子世
襲指揮僉事予祭六壇謚曰忠壯建祠皂林額曰褒
忠命有司以時饗焉夫公以身殉敵視聞命誓語如
左券然璽書煌煌光賁泉臺延世之賞與國同久嗚
呼公爲不死矣公宗氏諱禮字周道別號清渠其先
蘇之常熟人國初有阿佛公者從軍北征隸於燕已
卯隨　成祖征討鄭村壩陣亡以弟成補授總旗自

溝河有功授應天衛世襲副千戶成生鑑鑑生浩浩
生椿即公考也妣韓氏以公子彭年貴考贈都督僉
事妣贈夫人公中嘉靖己丑武舉由祖職加二級署
指揮僉事歷本衛軍政大寧都司北直民兵參將神
機營佐擊歲積勞勣因以佐擊奉　命禦倭配石氏
以子彭年貴贈一品太夫人生子二長孟言弱冠隨
征柘林有功授祖職副千戶任至京營巡捕參將次
即彭年廕指揮僉事中萬曆庚辰武舉有文武才自
僉衛事至南京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以三十二年
恩詔贈公榮祿大夫公之未生厥考鄚子虔禱於神

正德庚午元日夢梓潼帝君引一金甲神呼其名曰
以爲汝子初五日生公迨丙辰卒時年四十有七語
云其生也有自殆公謂耶沒既久都督公來留都與
余晤語問及世德乞余文爲傳余念公精忠大節載
在實錄合于史大書特書例故詮次其事俾後之人
得攷鏡焉若乃生平孝友之行暨子孫婚娶之系則
家乘備紀之不具論

左君弼傳　　黄金

左君弼廬州人元季壬辰羣雄倡亂君弼黨於彭祖聚衆數千未幾彭祖敗君弼獨據廬州太祖遣將征之不克癸卯三月僞吳將呂珍引兵寇安豐君弼助之　上怒帥諸將擊珍敗走遂攻廬州圍之三閱月城將下適陳友諒寇洪都急　上命解圍援洪都友諒既滅復攻廬州君弼窮蹙棄城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守陳州吳元年二月　上遣使陳何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

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與彼邊疆與予接壤君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於天理人心事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後乃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洪武元年王師平山東西指汴洛君弼納款降　上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君弼自效從征克捷二年冬十月左江上思州蠻賊黃英傑聚衆萬餘寇鬱林州知州趙鑑同知王彬集民兵拒守賊攻圍半月不下廣西海北等衛官軍來援賊夜遁追至上思州境破之賊走還仍聚黨不解事聞　上命君弼爲副總兵討捕英傑與其弟英覽逃之十萬山七洞口君弼追及之英傑陣死英覽就俘餘撫安之自是兩江撞酋膽落矣四年春又以平溪洞蠻獠

有功賜綺帛二十疋

浙江都指揮僉事佘斌傳

浙江都指揮僉事佘斌直隸廬州府合肥縣人前浙江都指揮同知成之子年弱冠襲職爲處州衛指揮使戎務之暇留心經史延禮文士商確政事宣德五年調除定海衛自建義學延師儒令官家軍民子弟願學者咸肄業焉公躬詣考閱而激勵之務期有成以廉自持自撰公勤廉謹四銘書於廳事以自勵城南海山有大浹渡常覆舟溺人自撰文祭其神後遂無患六年仍調處州衛捕盜有功七年陞浙江都指揮僉事九年冬以疾卒年裁三十有二衆咸惜之

都指揮僉事陳公儀墓志銘　王直

公諱儀字叔度姓陳氏廬州合肥人故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追封平江侯謚忠襄諱宣之子也母夫人湯氏曾祖諱重一不仕祖諱聞官至成都右衛指揮同知以忠襄功皆贈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妣皆贈夫人公自少端重謙和無綺紈之習好文章喜玦略務窮其所至欲以自立於世嘗在當時論勳臣子弟有文武才具者必稱公永樂中　宣宗皇帝爲皇太孫詔選良家子入侍公與焉　上雅知其才特見親任有所顧問必盡誠以對漢王蓄異謀公亦數言其姦狀　上臨御之初果反凡其所言皆驗及事定以俘獲賜羣臣公得與侯伯等蓋異恩也車駕巡邊出喜峯口公以驍勇選在前適虜寇犯邊多所殺獲其後屢出巡邊公皆扈從有勞績　今上嗣位求賢將用之成國公朱勇等交薦公詔大臣試所業公言出奇制勝之道皆傳古兵法及觀其騎射從容上馬引弓連發連中諸軍皆大呼稱快同時試者皆自以爲不及遂擢爲勳衛日帶刀侍從益以忠謹見稱瓦剌使來朝貢將歸豐城侯李賢受命率兵送之言於　上曰今兵遠出慮或

有緩急願得勳衛陳儀者偕往可計事 上卽命與
之俱出塞二千餘里而還虜寇朶兒只伯擾西鄙公
上言請於寧夏甘肅簡精銳俟春暖俱發諸道並進
且先約瓦剌相犄角殘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
全計也 上然之正統五年麓川叛 上命定西伯
蔣公貴兵部尚書王公驥往討之公亦在行明年抵
其境蒲羅諸蠻作亂道梗不通公率衆直擣巢穴擒
其首惡殺數十百人諸蠻遁走師遂進拓降鎭康州
陶孟刀門棒殺敗賊黨刀賴燕刀門顛等功居最陞
錦衣衛指揮同知其冬攻克戞邦永伯孟害諸寨斬

二千餘級又領軍獨進抵南甸所向摧靡駐營馬鞍
山下爲大軍後援遂以成功師還永昌蔣公王公命
爲文勒諸石以彰 聖德還朝論功陞指揮使賞賚
甚厚明年復往征師踰貢章功多陞都指揮僉事留
守雲南積糧治兵爲後圖而公乃以疾終正統乙丑
四月二十八日也生於洪武甲戌四月初九日享年
五十二櫬之還也葬應天府江寧縣大山之原祔於
先塋之次

都指揮僉事江公洪墓碑　　吳寬

英宗睿皇帝在位方十四年海內富庶號稱極治獨
北虜屢犯邊爲鼠竊之計 上思所以攘却之者乃
下詔躬率六師往征師行失地利一時將校奮勇爭
護乘輿而山西等處署都指揮僉事江公與其弟子
四人同日死之時正統己巳八月十六日也公諱洪
字朝宗其先盧之合肥人祖浩從 高皇帝起兵取
天下累功至明威將軍太原左衛指揮僉事子孫世
襲并得贈其父大海如其官旣沒子澐嗣而公則澐
之子也公在太原旣以才勇知名宣德末選總京營

左翼久之陞署都指揮僉事仍守山西旣而從駕北
巡遂死於難公旣死朝廷卽命其子湧嗣職所以慰
公於身後者甚至公爲人偉軀幹沉毅有謀御下紀
律嚴整而推心任人能與士卒同甘苦蓋有古名將
之風尤善騎射輒命中流輩莫與比者性素儉約食
饌稍盛卽撤去而奉母劉氏必極其滋味母疾更割
股肉作糜進之疾獲愈人以爲難其配陳氏贈都指
揮僉事實之女寡居能以禮自守敎子湧有法湧亦
有將才嘗從征老軍營功多實授都指揮僉事署都
指揮使事以其官復贈其父若祖而贈祖母淑人封

母太淑人於是湧痛念其父嘗憤然有滅虜之志公
奉公遺衣冠葬於先塋求予表於墓嗚呼 睿皇帝
之出所以爲宗社稷慮至矣蓋有周張皇六師之道
意而非後世之爲游田者故當時死於難者多公之
事若同於人不足書獨惜乎日號士大夫者棄君父
生還以取富貴有媿於王孫賈之母者不少矣公之
事不書可乎夫死者衆所難生者衆所易能爲其所
難而不爲其所易公之所以可取者在是而予爲之
表者豈惟慰湧之孝思哉亦惟媿乎若人焉爾

山東都指揮僉事贈武靖伯趙公神道碑

彭時

今上皇帝嗣大歷服董正治官文臣武將各廸有功
而武將再征再克勳名播於中外無間蓋莫踰於武
靖侯趙輔者成化紀元之歲侯以都督受命帥師征
廣西大藤峽賊直擣其巢砦平之明年凱還朝廷厚
錫爵賞追封其父都帥公以上三代俱武靖伯母沈
氏爲太夫人又明年征東夷平其地捷報方至而太
夫人棄世矣侯班師入覲既卽執喪如禮將奉太夫
人之柩還葬鳳陽先塋乃述公夫人德善并家世屬

予文之刻石神道以昭示無窮公諱本字宗立姓趙
氏世爲鳳陽人曾祖仁追封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
天水郡夫人生六子曰均祥曰德勝曰鑑曰端曰某
曰裕均祥與某俱蚤卒餘皆忠義才武奮身從 高
皇帝定天下德勝功最多官至懷遠大將軍僉江南
等處行樞密院事拒僞漢陳友諒中流矢卒於南昌
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同
知大都督府事梁國公謚武桓配享廟庭鑑官至弘
衛指揮僉事端沉鷙剛果屢從征伐積戰多功歷
陞福建興化衛指揮僉事居六年致仕以其子麟代

職逾年復召拜鎮國將軍廣東都指揮同知後赴召入京賜賚還鄉卒裕興化衛正千戶端卿公之祖麟其父也並追封武靖伯祖妣劉氏妣曹氏李氏俱夫人公生於父葬之日賴母氏訓育以成既長襲任直隷邳州衛指揮使仰督屬造海舟創新開運神木以營宮殿才能卓卓著稱其於戎事尤爲練習凡從征沙漠者四靖内難者一俱以功獲褒賞久之用薦陞山東都指揮僉事領兵更番衛京師撫馭有方得士卒心尋命回治司事歲甲子山東旱饑戶曹奏准停支屯田卒月糧公曰支尚食不給不支則轉乎溝壑

必矣仍發廩放支僚吏執不可公曰有罪在我因以聞於朝卒如請賴全活者甚衆未幾以疾卒於官公爲人器量淵洪風采凝峻忠孝出乎天性以父不逮養事母極其誠居喪哀毀踰禮蒞官行政寛猛得宜處僚友和而正待僕從嚴而恕馭衆臨敵善謀而有勇公餘手不釋卷雖處軍旅亦然故於義利之分古人成敗之迹知之甚習而見諸行事率有可稱其教子不專於武藝必欲其通文學恒敬禮賢士俾知所嚮慕焉尤好施予親戚故舊有婚喪不能舉者輒捐貲助成之不少有德色其仁厚又如此享年五十四

遼東副總兵韓公斌神道碑　費宏

公諱斌字廷用姓韓氏由遼東寧遠衛指揮使屢用薦爲將守邊其在遼陽最久功最多　今上二年公老而卒且葬幾十年矣遼陽人思之願公廟食其土詔可之額曰褒功都司官歲以春秋詣祭而屬予銘之公少孤年十六襲職蒞其衛事已若素練焉嘗禦虜小團山能突陣馘其一酋以敗之天順初陞遼東都司都指揮僉事備禦寧遠虜後入小團山戕將領官軍陷焉公馳赴手刃數賊圍遂解時義州屢失事總兵官成山伯王琮被勅責恐甚公請當先自効琮

以五百人屬公擒賊遇之於八塔兒賊衆四千圍我闘其一面或舉驚公曰是將誤我不可忽也令營中燃馬死鬬而出生擒一人斬首十三級獲馬五百捷聞受綵叚白金之賞尋奉勅守備義州協贊懷柔伯施聚築堡爲耕牧護坐寧遠誤事貶二秩巡撫都御史滕昭巡按御史常振刑部主事丘霽惜其才交章薦之禮送至京命署都指揮僉事充參將征四川來行捷至留京營督練尋充左參將分守延綏西路時北虜毛里孩擁衆十餘萬入定邊營公率五千騎伺其歸擊之環縣擒一人斬首六十七級比洪兵虜衆

[illegible]至圍之數重約日出將蹂躪焉諜以告公度虜必[illegible]不敵難久支出不可緩今我軍悉衣白以自別或謂東南圍薄可出也公曰若虜將詐誘血乘之矣乃自虜衆奮呼而出有所斬獲公戒勿顧此出猶存七級焉已而虜復入花馬池有衆三萬公度其難以戰勝列陣城下出精兵三千陣車前賊知有備不敢近成化三年建州賊數擾邊都御史李秉薦公武畧出衆深知夷情勅改充遊擊將軍馳驛還遼領右哨從出清河抵其巢斬首二百餘級俘男婦一百七十餘口論功實授都指揮僉事以遊擊分守遼陽諸地明年

改充副總兵分守開原兼提督遼陽鎮巡諸官以為遼陽東南境與建州接守將非專任弗可請復遼陽公與衆籌必堡兵而後能守親歷緣邊相賊所出沒處創東州馬跟單清河鹻場靉陽及鳳凰鎮夷草河湯站等堡密烽堠增戍卒自撫順迄于鴨綠南北幾千里聲勢聯絡居民因得墾灌荞田之屯利日廣而虜深入之謀殺矣九年賊屢犯廣寧總兵官歐信會公出義州直抵興中斬首六十二級論功陞署都指揮同知廷臣會推天下武臣可大將者三而公居一焉賊嘗入清河堡匿深谷中以數騎薄城挑戰將佐

爭欲擊之公曰此餌也勿貪已而伏果起公乃背山陣番休更戰賊既遁復出鹻河十岔口等處擣其巢斬首百餘賊大舉寇靉陽而還也邀其歸路值淫雨連日令士卒下馬徒行多怨者公曰馬疲則遇賊不可用矣我豈欲勞人乎至將在峪部分將士舉號火縱騎追奔馬有餘力遂斬六十三級公紀律嚴明下莫敢犯頰中流矢能權詞以安衆心部卒有拔矢中目者亦能堅立不移拔鏃還射倉猝遇敵必謀而後戰緩急合宜前後八九年屢與虜鬭未嘗敗衂爲同事忌功者所中坐累復艰三秩知者寃之十五年撫

寧侯朱永等受命征建州公同總兵官侯謙領右哨出鴉鶻關抵滔珠江斬首一百五十級俘男婦三百八十九口虜酋有宋管只八者據山險欲夜劫公營公令譯大呼曰韓馬法在此汝尚敢爲偷乎馬法者虜所謂大人也賊衆願一見公公免冑示之皆棄弓矢拜馬前請降軍遂還公度暮至黑松林賊必有後邀者約謙軍其地以待之而謙徑先歸公至黑松林賊果突出公急令立督一麾而定賊不能擾其料敵應變類如此撫寧郎軍前奉欽給勘合陞公指揮使捷奏上以公當一面復陞都指揮僉事明年廿虜

侵開原而建城復擾遼陽時公遣諜淹繫 上嘉歎
公薦其罪釋而用之俾職任皆仍其舊且命亟行[illegible]
虜聞公至即遁去十七年公乃詣撫順關招建州卜
花禿等以恩威諭之皆叩頭誓無再犯公知虜情多
詐嚴兵繕塲等堡以備之累以擒斬功受賞二十三
年追勦朶顏虜寇至半邊山獲原掠人畜而還 上
念公久勞特賜蟒衣一襲大理寺丞李介巡政使田
景暘先後各薦公可主將廷論多歸之者而公浩然
不可留矣弘治二年公確辭至再遂老焉於時年甫
六十日置酒會親賓以爲樂時政物評未嘗掛口後

十有一年得年七十有二而卒公生長邊陲身長七
尺有咫膂力過人精技射多智畧善以寡擊衆然不
恃巳長每戰必參衆謀而用之與士卒同甘苦嘗雪
夜追賊道卧以伺禁毋蓺火一軍未食不輒先稚童
儒生遇暇必延致誦說史傳故武功之立遂爲東陲
世將有以也夫

陝西都司指揮僉事張公鵬霄行狀 王維楨

公諱鵬霄字圖南葵軒其號也上世直隷揚州府江
都縣人曾大父英自瓜州渡江從 高皇帝取天下
庚申事定授指揮僉事世襲居六年 上忽詔英曰
爾隨朕起兵歲久勞多當封之爲侯英辭曰臣年老
子孫薄福卽指揮足矣乞勿授 上賢之賜緋袍金
帶留侍京朝英傳秤秤初廣陽衛尋改西安後衛奉
高皇帝命平雲南會冒瘴疾作 上賜佩刀及家
人二戶慰之夫秤者葵軒公之大父也秤有子二人
曰煥曰敏 文皇帝與詔煥隨侍煥無嗣敏得隆其

官敏稱長者有器度是爲公父配周氏以天順癸未
閏七月八日生公公脩軀通臂豐頤踈髯面如紫玉
目若朗星正視不見耳聲吐如鍾尤精騎射壯膂力
年十五襲官初將兵守寧夏巳改守榆林巳推衛僉
書巳又陟掌衛事並能舉職效才一時寮佐咸推伏
莫及公由是有名 敬皇帝時北虜擁衆入寇大將
武安侯檄公應之公率騎兵二百遇敵滿受堡公曰
衆寡弗當也殊死而巳令諸軍下馬馬盡入堡步戰
移日公督擊愈厲忽一虜朱甲青錐揮刃突來公率
壯士許朱三直前斬之朱甲青錐者蓋酋長云虜懼

遁我軍無傷事聞　天子壯之賜白金綵幣若干是
時偕在兵孔墉溝者全軍皆沒生免者衆人以是咸
服公勇而公有名少傳遂庵楊公者　毅皇帝時來
總制三邊事微公幕下咨兵畧建圖畫討山川夷險
之形暨奇正分合之勢烱烱在目楊覽而奇之太息
曰大將材也欲大用不果後環慶地方弗靖有才總
制者知公疏公守備環慶陞署都指揮僉事至郎懸
賞募兵招商實塞斥堠繕飾城浚隍又奏歲增銀布
時犒士卒環人安之寧寘鐇亂諸路兵會靈州公謀
諸將曰賊據城不出黃河伊邇可引灌使下脫南渡

河患不可測矣於是令善渡者若干人夜奪河船盡
使不得南賊聞船奪渡不克乃內自相殺公因攻之
約諸將協應賊遂平事聞　天子降勅褒諭賜白金
若干兩及紅金虎豹衣二襲陞都指揮同知公以署
職加級辭不受居無何擢掌陝西都司事都司事故
闒相踵莫之或振公憤然曰不振不立於是刷姦剔
蠹著令布條咸斬斬有實軍吏慴縮無敢犯都司稱
治久之蜀中盜起流擾漢沔湘洛間横不可撲或有
薦都司者而大司馬辛菴彭公亦檄公督三省十九
路兵將討賊公卽督三省十九路兵將討之渠魁廖

麻子喻老人相繼授首俘馘以萬計公亦親斬六級
其時論功第一有王給事者來紀功諸將謂紀功率
旁門入獨公入紀功中道王銜之乃獨掩公功弗上
又分六級三陣同事者皆晉秩公止得賜白金及金
衣二襲論者憾之又平關中盜斬獲千二百有奇又
平洛南盜洛南盜負山孫副使難其剿向公念曰此
無漢南鴞兒故事耶公哂曰未也可二十日擒比捷
才十九日孫大服又平石門山回賊擒其首田廸遂
盡收餘黨歸屬冬雪沒徑馬跌傷足公以是不出居
數年今　天子興復起遂菴公總邊事公以楊雅知

我再出董旅期大得志於時楊壯之嘆曰孰謂廉將
軍老尚可用也令代巡諸邊乃卽疏公掌寧夏都司
事不報公曰今之仕宦者余知之矣不蹊徑率貶折
爾予終不能蹊徑貶折宦而娓于志楊公去遂杜門
謝事後中丞王公御史楊公王公連疏薦之竟不出
公才氣卓犖屢著勞伐人謂三錫五等之階超足可
至卽公亦自謂非俛俛人下也乃顧連蹇阨塞不獲
大致顯融豈李廣不侯數奇耶抑時值嚮吹而公
操絃邪嗟哉公之得謝他日惟課園觀書絕口世故
歲時家廟展祭畢坐堂上令兒孫及家衆羅拜堂下

訓以內政甚肅生平不疾卒日猶三飯如常得年七十有九先公守環時夢一老人皓首龐眉兩手捧紅羅襯公且曰與公約之得八十尺未少不足人咸謂公壽徵由今觀之信有數邪公慷慨峻爽絕機械論事可否面裁瑣瑣傾聽好稽古昔說先王與言邈旨超悟自得卽章縫之士猶或後焉余同年渭南有劉子文甫臨潼有任予伯玉二人者曩游長安與安世交因獲見公爲余道之如此而安世又稱公爲指揮總中軍時有太監劉雲者鎮守陝西肆誅求脅公爲附公面折其非法數事執不從劉怒令無籍毀其宅

又僉書都司時能立判究訟當道有滯獄皆以委之無弗得其情者此豈非豪亢自負敏達不局者哉

王邦直傳

朱睦㮮

王邦直字國寧磁州人也父瀉府谷知縣邦直生而駢脅有神人稱王千斤云弱冠補州學生業已食廩矣而非所好也乃學騎射窮韜畧有求試請纓頸繫單于之志日擐甲令左右奉弓刀侍其父見而異之人之瀉自府谷遺歸遇虜于道發一矢不中中石石爲之泐虜取矢視如扛駭焉遂不敢近嘉靖二十一邊警頗急詔舉才勇於是兵科都給事中戴夢桂薦邦直於朝命詣大同贊義總督侍郎翁萬達與語甚驩乃延入幕府以國士遇之解衣授食分坐談邊

邦直亦願以肝膽相歸而益以義氣自負也再踰年諜報虜將入寇萬達使邦直同參將張鳳率義兵五百人出塞外覘視抵鵓鴿峪窺山上賊數十騎往來邦直麾而擊之無孑遺者復見山下賊百餘奔焉邦直與鳳謀可悉取殲之從者曰千斤將軍功奇矣可勿逞竟飛騎以往踰谷口數里忽至大陸溝中伏兵約三萬餘騎列兩大翼而陣邦直激衆奮勇以矢石急擊而身自引弓射殺賊首賊憤合圍七重戰七日夜邦直斬虜千餘級會天雨雪矢食俱盡邦直潰圍而出檢義兵從者惟王國順一人耳邦直嘆曰吾與

汝等本欲立功沙漠以報主恩不意衆寡不敵損
殆盡且鳳既亡而吾獨存恥也異日何顏面以見軍
門邪遂策馬復入賊營力鬭被害虜固壯邪直環其
尸相視嗞指盟日遂引退我軍與其尸而歸既而有
自虜中還者云諸部落皆悲泣謂是役死傷不勝紀
自此虜數年不復敢犯亦懲之之故初邪直之死也
諸笻士吏知與不知皆爲盡哀萬達親爲文祭之已
乃上疏請錄恤又擬張世忠故事乞謚表庸官爲立
祠與張鳳並祀而以李尚倫等入人附焉詔從之贈
邪直都指揮僉事建祠以祀仍廕子化熙爲潞安衛

正千戸世襲

論曰人臣有封疆之責統馭之任遭世多故或戮力
戰禦或倡義嬰城不幸喪敗則委身而殉固其分也
然非忠誠感發志意堅定尠不偷生而鼠竄矣良林
抗聲罵賊慷慨就戮寧國奮勇殲虜視死如歸均之
不失爲烈丈夫矣

福建等處都指揮使司掌司事署都指揮僉事

張君建節墓志銘　王世貞

余所友者張將軍元凱爲布衣飲竟歲甚懽一日倅
其容而造余拜且請曰幸有以銘吾父昭毅君之墓
問其卒十載所矣而猶未葬也已又其出其友王子
百穀之狀曰是所待以不朽者二先生夫余而以元
凱友也則銘之余而以百穀狀也則銘之然而昭毅
君故先百穀而識余者也按狀君諱建節字子行別
號咸虛其先鳳陽五河人六世祖得從　高皇帝起
義爲徐州衛千戸有二子長祥襲而遷陝西慶陽衛

指揮同知次眞從　文皇帝下金陵以宿衛從脅授
徐州衛指揮使調浙江臨山衛遂爲其司都指揮屢
遷右軍都督同知鎭浙如故有子智以病廢孫英襲
調蘇州衛自是兩家兄弟俱重於秦吳間有世官而
其居吳者尤著英亡子弟葵襲葵生叙叙生璠爲君
父璠有文武才握衛符者垂三十年而屬世承平弗
獲以功名自顯見君生七歲而喪母顧淑人裴毀如
成人蔣淑人來稱母請君能子矣是時張氏以俠聞
江南甲第樓觀假山池前堂羅鍾鼓立曲旃羅綺曳
地出從平頭奴駿馬而君於其間獨布素自喜又日

習讀經史爲書生業父瑀内奇之謏曰家世乃
介士不於三尺取封業而至齷齪鉛槧爲君跪謝曰
將相不偏廢也且鉛槧三尺所受使父珍語伍而御
史覩學者已試君高等補郡諸生自是試輒傾其諸
生以至有既廩而其於應天凡三試輒不利最後父
珍卒當襲君請於御史得如諸生制終喪而襲御史
善之後遂爲指揮使當復應武舉試應試者謂所射
策論難毋若君何卽君射亦無若吾屬何也已君騎
而馳射鵠耦射又鵠乃大驚嘆遂爲第一人君凡三
試而兩爲第一其最後以策太奇忤御史猶第二而

至部試輒數奇不第如諸生時然御史天民薦之已
御史魏復薦之後與都御史黯合薦之御史洛復薦
之他御史先後尉薦至再三俱報聞而君之爲指揮
也蓋覩衛符如珍時嘉興所者故衛屬也其舍人兒
張生富而入貲爲衛指揮欲列坐覩事君怒曰卽不
肖從諸將軍其先皆自汗馬得之何至媢賈人骨哉
顧左右移張坐勿設張大媿夜行金三百爲壽公揖
其門曰此非入貨所也則以緹帥陸太保炳書來解
君弗啟封曰吾賤不識陸公也衛故與郡鈞禮它指
揮卽不敢以鈞禮請而君獨行之自如郡守丞邪亦

自得徐察君衛事治而所發讞議斷所見[illegible]
與之推風雅覩酒德久而非君無懽也時[illegible]有[illegible]
都御史蔡公檄諸將軍樓船出海錯愕不敢發君解
印綬佩其副曰吾難吾綬哉促隸帕韋附注鼓而從
少年蒼頭數十人前薄賊賊爲之披靡矣而還南京
總漕行都指揮事以去君既持廉無所射狗而能察
用其下卽偏裨少不法袒而受杖惴惴受約束以故
其漕績獨稱諸帥冠踰年遂爲眞而僉鄖陽都司事
而章中丞煥者君故人熟知君才數令行部上便宜
諸非軍事而疑者亦輒以屬君襄陽大俠鄭負險敖

望亡命匿稅田百千頃官數捕不得君單騎入其巢
縛之出衆睥睨莫敢動遂置鄭法而沒其田中丞上
君績遷長福建都司亡幾而倭薄省城大震諸守帥
皇恐不暇食飲君與其舍人雅歌投壺自如撫臣者
失其名司而難之而君所治虎落蹭石勁弩長戟守
具精甚而所將士又選賊望見君幟卽不敢壁而移
壁他所既賊退撫臣乃更媿恨君以三千金檄君治
兵甲人或謂君名爲兵甲耳君誠能捐其半爲撫公
壽必德君而其半尚可柔也公謝不可日夜趣治兵
咸犀利先期報撫臣乃大失望而以君擅兵罪縮

公二百千人更用為援而劾之君坐罷君乃大喜曰今而後庶幾還吾書生哉即日歸解橐中裝直可二百金悉以推其孽弟建寅而躬理泉石花木之業與故吏部郎敎祥徵君章憲使美中輩課詩酒以自娛識者謂大司馬尺一旦夕下君而君以羸疾逝矣君逝以嘉靖丙寅距其生正德壬申春秋五十有四所著有毛詩問難四卷北游錄二卷軍政條約四卷戰守說各一卷問漕集二卷續漕志二卷楚游稿一卷守閫說一卷樂志園集四卷藏於家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一目錄

目錄終

名衛

驍騎前衛指揮使周顯傳

周顯合肥人歲乙未　上駐師和州顯自[illegible]附
六月翊從渡江拔采石取太平充帶刀先[illegible]水
句容溧陽丙申二月破中丞水寨三月擒陳兆先營
克南臺鎮江四月下金壇丁酉三月取常州橫林樂
杜等處四月克宣州六月收江陰營於甘露征常熟
與張士誠戰於望亭又擊敗陳保兒陞前部先鋒戊
戌二月隨邵平章征湖州十一月從克婺州己亥正

月克諸暨九月援常州陞帳前都先鋒庚子五月於
龍灣石灰山敗陳友諒兵追至采石遂復太平辛丑
十一月從援長興敗李將軍癸卯三月張士誠將呂
珍盛兵寇安豐　上親援之顯從行擊走珍七月戰
鄱陽湖甲辰平武昌回克廬州乙巳五月取安陸襄
陽等處平章常遇春上其功陞驍騎衛千戶十一月
克泰州丙午八月從征浙西十月克舊館十一月克
湖州元年九月從破蘇州擒士誠陞金吾右衛指揮
同知十月從征中原洪武二年正月從棣州尋撥之
三月克汴梁四月克河南府時　上以汴梁爲北[illegible]
五月親往巡狩回軍扈從七月陞指揮曹與一攻取
泉白寨又於汝州攻破毛副盧劉參政營調策應陝
州十一月征採潞村至聞喜梅右丞逆戰顯手刃之
十二月奉檄總領兵邏絳州路遂克河中二年二月
改驍騎前衛指揮同知征迤北四月從常遇春至錦
川追江文清六月至全寧追也速於北黄河克上都
八月從李文忠援大同九月克馬邑進抵梅峪口敗
脫列伯軍獲樞密知院王文質馬飛卿等逐孔興至
東勝州而還三年正月復從征沙漠二月克察罕腦
兒三月抵駱駝山敗朶兒只平章寨進取上都五月

北克應昌府從左丞趙庸追蠻子大尉擒偽平章作
答兒等復追江國公軍馬降之六月克虹螺山陞昭
勇將軍驍騎前衛指揮使四年復從文忠北征六月
進兵阿魯渾河與虜戰没

河州衛指揮使楊廣傳

楊廣巢縣人初事雙刀趙為元帥以智勇聞歲丁酉四月宣州歸附授左翼元帥副使十一月從總兵徐達攻池州樅陽寨雙刀趙俘其兵戊戌十月克徽宜興先是宜興復叛　上命達率師討之未下至是達遣兵絕其餉道帥廣等併力攻城遂拔之十二月從下婺州己亥正月克諸暨攻紹興還婺九月取衢州庚子正月攻高郵月城先登辛丑四月策應濠州八月江州既破陳友諒走武昌壬寅正月遂下洪都留守禦癸卯六月攻吉安甲辰武昌平從討熊天瑞於

贛州乙巳正月天瑞降南雄韶州亦附丙午征進瀧南益陽三月陞英武衛管軍千戶八月諸將伐張士誠廣乘海舟取湖州十一月合圍蘇州明年九月城破士誠就擒論功賜綵段超遷鷹揚衛指揮使十一月取沂州益都十二月東伐萊陽洪武元年正月克之四月克河南路擣潼關六月賜誥階昭勇將軍渡河與偽官楊呂二平章大戰賊衆奔潰獲馬數十是冬攻漢中二年三月克鹿臺鳳翔四月克鞏昌守禦十月畧西番授臨洮渡河擊畨寇敗去未幾奉旨開設鞏昌衛三年　授世襲誥仍昭勇將軍四月執汪保保罕於定西破之夷其營落五月征鐵石帳州回衛九月復奉旨統領官軍開設泰州衛四年四月隨頴川侯傅友德克蜀階州文州援漢中進克成都援崇慶承曹國公李文忠劄開設永寧衛守禦八年九月詔領兵馬赴京調驍騎左衛九年正月隨徐大傅北營於薊州五月師還十年改河州左衛指揮使誥進昭武將軍設衛守禦十二年率所部隨西平侯沐英征洮州十八族番賊三副使顏滕子等擒斬甚衆復於故城遇賊與戰中矢傷左脅尋卒訃聞　上為之惻然勑有司歸其柩所過郡邑致祭賜葬于巢之柘

皋命詞臣撰碑銘以昭勳節祖遇春贈懷遠大將軍親軍指揮同知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父興旺追封弘農郡侯祖母李氏母柳氏妻張氏俱封弘農郡夫人子潮初充參侍改散騎舍人十二年征西有功襲興武衛指揮使十四年隨徐太傅討松州旋師北下即從傅潁侯征雲南克普定羅具岩盤江普安曲靖擒司徒平章達里麻攻烏撒元左丞實卜合芒部土酋率衆迎戰擊敗之遂領本衛官軍城烏撒克霑益十五年二月剋雲南大佛龍海等砦四月同馮張兩都督策應大軍於金沙江及東川又從潁侯追虜

川寇至勝石上官渡楊柳江八月大破阿吉約等山砦追賓卜十二月援大理克佛光砦十六年討古州龍里洞砦又明年從宋國公北平操練二十一年卒孫海襲本衛指揮使永樂初調建陽衛征交征紅州等處有功孫輔曾孫清玄孫雲雲子光世襲建陽衛指揮使光子交

府軍右衛指揮使宋瑄　忠節錄

宋瑄鄆國忠順公晟之長子建文中為府軍右衛指揮使數從諸將禦北兵有功戰于靈璧瑄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鬬力盡死之靖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永樂中兵部上列侯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本晟長孫當嗣　文皇惡瑄以瑄弟琥嗣之

燕山護衛指揮盧振　忠節錄

盧振燕護衛指揮　文皇將起兵建文君逮燕官校令昺貴密約振爲内應昺貴既見殺振不屈死之

揚州衛指揮崇剛　崇一作劉　忠節錄

崇剛揚州衛指揮沉鷙有膽略靖難兵起剛練兵繕濬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爲剛晝夜不解甲他有欲迎降者忌剛然畏彬不敢發及彬爲張本徐政所縛開門降並縛剛剛不屈而死

指揮小馬王　　忠節錄

王失其名毎騎一小馬人遂名爲小馬王指揮臨淮人　太祖朝功臣之子靖難師起調從李景隆行與北兵戰于白溝河敗績脫冑付其傔曰吾爲國死以此報家人乃慨然立馬堅鎗而亡

河北指揮張倫　　忠節錄

張倫不知何許人河北諸衛指揮也勇悍負氣喜觀古昔忠義事建文初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發憤合兩衛官率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李景隆已而從盛庸並有功靖難後招倫降倫笑曰張倫將自賣爲丁公乎死之

指揮王資　　忠節錄

王資不知所自起以指揮從偏將防守淮北有膂力善騎射靈璧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資被執遣還京復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資不屈死之

昭勇將軍直隸潼關衛指揮使孫公鑑墓誌

王九思

昭勇將軍孫公者諱鑑字克明其先山東濟州人徙鄒平乃遂為鄒平縣人其七世祖福全本[illegible]邑有功而元與授銀符為軍民千戶以收河南功當調而鄉人愛之留為鄒平縣云福四子而長子希武襲為千戶授金符守備睢州後征海州不幸中流矢死希武六子其仲子惟方惟方二子其長子曰本當是時元末天下亂羣雄並起　高皇帝提兵驅逐胡虜而本以壯士歸附隸籍濟南追寇金山下戰死其弟孫智代之智亦戰金山死而其弟雄復代之隸燕山右護衛洪武三十年　文皇帝靖內難雄為前鋒攻懷來雄縣漢州取之陞小旗又取大寧鄭村壩敗齊泰軍進為總旗取蔚州攻圍大同大戰白溝河招募忠勇千二百人陞武功中衛左所副千戶又克滄州戰夾河藁城勝之收捕開州叛民若干人獲哨馬數十匹陞正千戶又攻東阿東平汶上克之而南攻靈璧破大軍克泗州渡江克金川門有功陞羽林右衛指揮使　文皇帝平定海內而雄扈從而北又北擊達賊木鴨失里阿魯歹瓦剌是時關中無事而襟喉

在潼關不可無人帝獨深念之一日熟視雄而曰
舍雄無可守潼關者雄頓首謝曰臣起自行伍效犬
馬微勞賴 陛下恩德超拔至此今幸且備宿衛近
日月之光老死輦轂下無所復恨奈何棄之於遠地
乎 帝笑曰毋說遠吾以汝爲萬里長城也行且召
汝矣第往毋苦于是乘傳至關而孫氏之隸潼關也
蓋自雄始也雄以 天子心腹臣受命當要路又智
勇絶人者以此名動關中雄生子真真配劉氏生一
子是爲昭勇將軍孫公者也公生五月而父卒又三
年而其祖雄亦老病卒又二十一年而公始襲其祖

職指揮使云潼關衛自其祖雄爲指揮使有名其他
爲指揮皆以門閥繼嗣𩣺𩣺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
功名有著于當世者公乃奮勵感激歎息曰嗟乎我
不覩吾祖死即何面目見之地下乎又曰人身惟目
最清外物毫忽不可入居官處已者當如是足矣于
是攻苦食淡而補益息司門門嚴治城操城操嚴
壯肅備胡備胡有功典衛政衛政舉士卒服當道稱
焉而又故孫氏也于是諸指揮者咸辟自以爲弗及
也然此而人但知其廉克舉其職無忝于其祖而已
矣至於誦習經籍鼓琴或有未知也至于痛其父之

[illegible]孝于其母也母病籲天以身代死母死而哀
[illegible]亦死者則無弗知之者蓋嘗誥贈其父昭勇將
軍指揮使封其母太淑人而所以養太淑人者又甚
[illegible]效猶若此此可不謂之能孝者乎然其爲人剛直
[illegible]氣者事不如意輒怒即無所發怒即數日鬱鬱不
[illegible]由此病人或勸之乃愈益怒病至是病革召其
子廉執其手而曰吾爲指揮使無媿吾祖我死汝宜
爲指揮使汝爲指揮使必思吾所以無媿其祖者勗
之哉廉泣而應曰不敢忘乃遂不起其年成化壬辰
五月十七日也壽僅五十歲

潼關衛指揮使姚公鎮墓志銘

公諱鎮字公鼎號玉岡姚氏之先古河中府大寧[illegible]
人村今隸蒲州相傳系出舜公族今其村有舜祠宗
人歲時享祀幾世祖魁中元至正戊子鄉試官淮安
府桃源縣學教諭既謝事聞河中大荒下徙揚州府
興化縣遂爲興化人桃源公與里沙善人交好里人
仰重桃源善人名其地爲桃沙庄云桃源子庸至辛
丑進士歷官永平知府進階右叅議永平公子五庚
一庚二庚三庚四庚五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五庚
仗劒從屢立戰功庚一公陞雲南瀾滄衛指揮同知

庚二公遼東鐵嶺衛指揮使庚三公直隸潁上守禦
千戶所正千戶庚四公以小旗從　文皇至北平護
衛寔公啓建祖也庚五公韓府公護衛小旗庚四公
生倫爲公高祖補小旗陞總旗總旗生厚陞薊州衛
百戶從　文皇征北虜因留北平洪武三十二年
文皇靖內難百戶領兵克雄縣景州眞定陞副千戶
策應永平攻夾溝大寧戰鄭村壩勝之三十三年戰
白溝河攻濟南陞正千戶克滄州陞薊州衛指揮僉
事大戰東昌下之扈蹕還北平三十四年二月　文
皇自將南下僉事爲前鋒戰夾河藁城大捷進懷遠

將軍指揮同知三十五年克東阿戰淝河大店靈璧
克泗州渡淮　文皇入正大統論功[illegible]授衣白
金之賜進昭勇將軍指揮使初　文皇既[illegible]兵平都
司力抗王師不能進然天下素畏　文皇英武乃選
貌若己者十人金甲名馬各帥兵突出平軍[illegible]大
驚潰十人者昭勇其一也永樂改元之明年　上以
潼關中原要地調掌衛事命每歲正旦入朝而以衛
直隸右府賜襲衣文幣以符驗授之許乘傳往來是
年冬秦王入朝夜至關左右呼門甚急昭勇曰朝廷
禁門深夜不得啟也王怒止關外至京面　上垂泣

曰潼關姚指揮慢朝廷甚夜不容臣入關　上但微
笑詢曰正旦昭勇來朝　上問秦王不得入關事奏
曰潼關國家重地也臣止知　陛下非知秦王　上
顧左右曰如姚指揮眞鎖鑰之臣賜寶鈔明年　上
將北幸值昭勇來朝勑還鎮奸細撒伏服假僧過關
緝獲斬之後聞言官交論不當先誅奸細者　上曰
言官論是但卽斬奸細則指揮軍威大振指揮處亦
是也會按西鄙事得當　上甚悅十八年四月卒
上悼惜之遣官祭昭勇生深襲指揮使功陞都指揮
同知宣德中鎮守寧夏北虜大舉入寇鎮守負流矢

大戰斬獲甚衆捷聞賜錦衣白金名馬奏建潼關衛
學鎮守生琮襲指揮使掌衛事配李淑人生公毓仁
氣清讀書好古太保劉公見而愛之妻以仲女是所
稱劉太淑人也新都楊公樵督學[illegible][illegible]過關公謁楊
旅邸楊謂其子廷和曰是兒英年美質他日佳士也
可與交遊廷和者世所稱石齋先生也少師大學士
自是金蘭縉紳聲譽自洽云會送姑適陝西左布政
孫公得奇疾卒于長安先一日見緋衣白馬使者曰
使君有請不可久稽也明日雷雨大作公歸矣後以
子諫官贈昭勇將軍指揮使

金華衛指揮副使王玉傳（弟瑛附）

王玉梁縣人歲壬辰　太祖起兵於濠玉與弟瑛詣
歸留帳下玉剛勇有謀繆家山寨兵勁悍首攻勇之
再躋黃墩蕩湖口賊莫敢當其鋒授千夫長時彭祖
倡妖術聚衆萬餘玉擊之剋其砦甲午取滁州乙未
正月取和州敗青山兵從擊雞籠山羣盜以功授萬
夫長六月朔從渡江奪采石舉太平擒也先控水陸
兵寇城下　上親禦之命玉東收溧陽溧水攻宣州
丙申破水陸三砦克臺城復南徐陞右副元帥從徐
達攻常州張士誠弟士德來援玉戰敗之士德走玉

追另虎子追擒之　上大喜大被賞齎丁酉三月常
州平從擊常熟戊戌二月克嚴陵降溪洞兵留戍焉
十二月下金華己亥二月拔諸暨戰臨海掀蕭山是
年九月克三衢遂鎮其地辛丑六月陳友諒偽平章
李明道領兵五萬圍廣信胡大海帥玉率兵援之玉
從殺敗賊衆就降手俘明道送至京　上喜即授明
道以官因得友諒之虛實命爲鄉導以取江西克江
州下南昌降饒州吉安等郡玉之功于是爲大壬寅
三月玉自廣信徵入朝有祝宗南昌之叛瑛提其帥
討平之玉還金華謝再興叛甲辰六月再與犯義烏

東陽爲瑛所擊敗七月　上命瑛統玉兵爲金華衛
指揮副使
王瑛字君寶玉之弟也　上起兵於濠玉與瑛歸
上嘉其誠俱留衛帳下玉由千夫長陞萬夫長歷陞
副元帥其夷繆家山蹂黄墩蕩湖口剗彭祖寨取滁
和兩州奪采石舉太平破溧陽溧水克宣城寧城覆
南徐擣毗陵擊常熟擒張士德戍嚴陵下金華拔諸
暨戰臨浦掀蕭山鎮三衢掇廣信俘李明道雖曰善
陣善戰以濟厥勲亦以瑛常左右以資羽翼相爲犄
角也玉自廣信入朝瑛提其師從平章鄧公復臨川

援南昌玉還金華謝再與犯義烏東陽瑛力戰卻之
授千夫長玉卒廷議以瑛久在兵間聲望素著立命
統其衆加領兵官明年二月張士誠侵我新城從平
章李公出戰舞槊衝其中堅賊大敗橫屍蔽野委棄
資仗舉之數日不盡受上賞因與元帥何世明攻鉛
山捷于紫溪遂從叅軍胡公進攻浦城陣于古秋橋
于西陽嶺於景江橋於南峯寺大小之戰數十斬首
二千餘級虜將校五十餘人降卒八百餘人又明年
從李公取桐廬富陽餘杭遂入錢塘又明年陞指揮
副使洪武改元之春李公移兵建寧延平拔英以從

就命撫安汀州還從胡左丞捕寇海中剿秀山殲之
分兵畧將樂朝天明溪白雲虎頭黄龍青龍等砦悉
降其衆二年加明威將軍從李公北征行至通川病
內熱平章鄂國常公俾舁歸金華就醫藥六月七日
歿于毗陵年三十五　上聞而悼之命賜衣廩土田
存恤其家

成都右衛指揮同知陳聞傳

陳聞合肥人元末爲義兵千戶歲乙未六月 太祖渡江克太平遂率衆歸附授太平興國翼元帥府都付充管軍千戶克溧水敗左侍御軍馬七月從總兵湯大夫劉總管克句容八月從克溧陽丙申二月取采石二月克陳也先營進取南臺克鎮江五月征宣州七月從徐大將軍攻常州丁酉三月破其城四月從陳兆先取寧國縣擊敗宣州援兵六月克江陰州八月克新安戊戌二月從攻湖州擊天目山等寨十月從兆先策應宜興十二月克婺州明年正月從兆

先克諸暨尋取紹興十月克衢州庚子正月辛丑八月同兆先征安慶尋拔江州調守龍江十一月從援長興明年三月置編伍以兆先薦授管軍百戶九月修築安慶城池癸卯十月從征武昌甲辰二月下武昌陞管軍千戶九月取荊州丙午八月移戍歸州洪武三年七月僞夏來攻聞出兵奮擊大敗賊衆九年移守德安十一年八月陞成都衛指揮僉事十二年梁山大竹等處賊人叛亂奉調統官軍討之殺獲首級一百餘顆生擒五百人抵墊江高灘洞殺賊擊散之遂攻滅梁山龍馬槽寨平大竹縣賊七月修治城池十四年十月從胡郭二都督征雲南十一月駐赤水河擊散大水腦通化等蠻十五年二月攻龍海蠻三月從征建昌論征南功陞成都右衛指揮同知與世襲二十四年致仕子瑄襲本衛指揮同知累以平蠻功陞四川都指揮同知進都督封平江伯卒封平江侯

懷遠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于

光墓志銘　宋濂

惟于氏遠有世序多以文學爲業族居南康之都昌至君㷀顯融於時大父德仲贈明威將軍某衛親軍指揮使司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河南郡伯大母王氏追封河南郡君父蔚英贈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母余妙貞封河南郡太夫人君幼知讀書通大義縉紳先生稱之既長磊落有大志會元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爲盜區分寧徐壽輝建僞號曰宋都九江使其

將張福夏彰據湖口元將三旦八駐師鄱陽都昌適當其衝要交互殺掠民伥伥不知所從君召父老子弟謂曰吾等皆良民順寇兵官軍以爲叛從官軍則寇兵又將屠我行見無噍類矣其計安出父老子弟咸叩頭曰微君不能生我君乃集諸少年趫健者列爲隊伍朝暮教以擊刺之法旬月間整整可用乃握劒坐庭中下令曰賊兵有入吾境共擊之不用命者斬衆皆股栗賊聞不敢犯同列有忌君能者數潛通搆害君皆先機而梟其首人以以爲神歲乙未徐兵破鄱陽君之勢遂孤都昌繼陷徐聞君名急搜訪獲之命爲江東宣慰元帥鎮鄱陽歲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徐而自立更僞號曰漢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之臣不道乃爾我可北面而事之耶當是時　皇上龍飛臨濠定鼎建業豪傑之士爭相奔走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　上大悅而受之君輕騎詣　上於龍江召宰臣燕饗之禮意優渥賜以金鵰頂帽錦袍一襲授通議大夫行樞密院判官戍徽州永平翼還之鎮行十里所復趣還解金連環并絛授之且曰予賜卿冠衣不可少此故又召卿來爾君感知遇之深誓殫力報効上疏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曰一

忠死而後已　上命左右藏之曰此于光誓書也君察僞漢國政不一兵出于外潛獻搗虛之策　上親征九江君與部將皆從飈行電疾友諒以爲自天而下棄城宵遁君將兵下黃梅瑞昌諸處亡何功攻建昌拔之出戍鄱陽友諒攻洪都　上親往救大戰彭蠡湖友諒斃於流矢其子理假息武昌詔常忠武王追之理遂與櫬銜璧出降君皆在行中與有功焉轉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遷鷹揚衛進階懷遠大將軍徐魏公往討泰高郵淮安安豐皆下之張之勁卒皆聚湖之舊館魏督諸將及君破之遂平湖州

下抗燕士誠就擒及魏公征中原君統鋭兵以從
都沂濰登萊諸州次第平乃入汴梁克洛陜攻下潼
關君與郭將軍守之元將王左丞自河中帥衆來奪
關兩兵方挾戰君舞𠚕横貫其中大呼殺入元兵奔
潰追斬之積尸盈野𦍑六月追擊河中拔其城魏公
命戍鞏昌元將擴廓帖木兒屢引兵來戰君輒敗走
之逾兵不敢東向遂𠫓諸部兵圍安定州君急分兵
往救兵少不能戰退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君腹背
受攻遂被執百計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戍蘭州元兵
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將軍降君呼曰我不幸被

縛誓死不辱國爾輩受國厚恩當堅守以伺大軍之
來勿爲其甘言所誘也元兵大怒批其頰擁之使去
尋被害　上悼之賜以布帛令其家成服行喪遣祠
部官祭以少牢𠫓其寺配享功臣廟中君諱光字大
用千其姓也自二十五歲起兵至四十三而沒氣貌
修整善鼓琴詩多古雅不凡兼通醫學針灸科人望
之翩然貴介公子也及持戟上馬鷹揚虎視所向不
敢當逢者莫不改容大夫人性剛嚴君事之孜孜盡
禮唯恐稍違其意遇有氣未平君長跽於前移時不
敢起君子尤稱之

懷遠將軍忠義前衛指揮同知凌公錦墓志銘

程敏政

公諱錦字日章凌姓凌之先盖出衛康叔康叔支子
爲周凌人以官氏子孫散處江浙間至吳偏將軍都
亭侯統著名史冊而句容故吳甸也句容之凌相傳
爲統後在唐學士準在宋侍郎策各以其地顯公家
句容之郭千村族亦鉅而失其譜公之祖福海妣田
氏考王壽贈懷遠將軍同知指揮使司事妣白氏贈
淑人天壽君永樂初以𦍑誤戍興州中屯業中圮然
獨撫公曰吾所爲無媿心者將恃爾以亢吾宗無自

棄也公受命感奮必思以自効宣德初代父軍中騎
射之餘時從儒者問書史大義而於一切世態俛仰
宦跡通滯物貨奇贏悉銄探其情勢而欲手操之㕘
公性沉鷙有術長身脩髯慕古策士亦每以策干時
名公卿諸公亦多折節與還往正統中從大將軍擒
虜于甘州兀魯乃歸以功長伍什夫上言興州官軍
當分番宿衛而地遠外非便兵部是之得旨許内徙
隷忠義前衛巳巳秋虜大入寇京城戒嚴公從副將
軍戰虜彰義門大追虜紫荆關以功試百戸景泰初
貴州苗作亂公在行破其香爐山諸寨進副千戸金

鎮守將知其能請隨以自輔天順元年正月以遮迎
入京預迎　英廟復位進指揮同知食祿錦衣衛
英廟亦識其人數有賜齎詔乘傳取馴象於雲南還
奏稱旨久之曹石擅政陷文臣典兵者公坐與善調
涼川明年與邊將出禦虜敗之功未上値　英廟燕
間忽思公問所在左右曰在涼州即日召之時方革
迎駕功進者兵部侯公至上劾　英廟曰非也其仍
舊職不問公感　上知遇脫險即夷遂獻其名馬廷
謝不復出以老疾自免日與方外者遊而於世故亦
未始相忘聞朝政闕失暨邊報民瘼與客亹亹說不

倦自號無默子放遊江東西淮海間自豪于賈人十
餘年乃還買西山田三千畝以濟饑捐地以瘞貧死
者千計築大第作上室疊山種樹日坐臥其中雜事
聲色而所食無珍味所服不過唐巾氅衣自以爲得
異人授金丹訣恒自閟不以告人也又時操觚者書
以仙自命雖見哂不恤弘治壬子二月二十四日忽
得疾不起享年七十有九

指揮僉事朱顯忠傳　實錄

顯忠泰州如皋人初同兄貞事張士誠我師下松江
顯忠兄弟率部下來降吳元年授濠梁衛指揮僉事
後從御史大夫鄧愈下河州抵土蕃還守河州及從
潁川侯傅友德克文州遂留守之至是世貞誘合番
寇數萬來攻顯忠戰却之僞夏趙元帥復與世貞合
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
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
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貞攻圍益
急顯忠悉兵出東門拒戰而世貞復攻西門日且暮

顯忠被傷裹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爲亂兵所殺千戶
王均諒被執不屈罵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忠領
士卒七百餘人及城破僅二百人既而友德調兵來
援世貞棄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其家

南陽衛指揮僉事郭雲傳　　實錄

郭雲南陽人身長八尺姿貌魁岸膂力絕人元季聚鄉人爲義兵保裕州泉白寨累官至行省平章政事及元主北奔中原悉下獨雲堅守裕州屢出戰不降大將軍徐達遣指揮曹諒圍之雲復出戰敗被擒嫚罵求死不少屈達壯之檻送京師既見　上覩其狀貌奇偉命釋之時方閱漢書問之曰汝識字乎曰識遂以書使之讀雲誦其書甚習　上大喜且以其忠義仍加賞賜授溧水知縣民咸稱之　上益以爲賢特陞南陽衛指揮僉事俾還鄉收故部曲就戍其地

兵民樂業至是病卒其長子洪武十三年　上特命爲飛熊衛指揮僉事

宣武將軍僉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楊公仕

壙志　　宋濂

公諱仕楊氏世爲開封鄢陵人在元時以膽略聞選充湖廣砲手翼百戶戍鎮江元末四海大亂天兵定建康江南州郡莫不震動歲丙申　公帥師旅來歸命仍領銃手軍從征常宣二州有功權授親隨帳前萬戶扈從取婺州奪城門懸橋復隨大將取三衢繼又扈駕親征九江南康等郡下之實授管軍千戶及陳友諒來南昌　上怒下詔親征公帥銃手軍以隨從戰彭蠡湖及陳友諒戰沒遺孽假息武昌公又從

破之既而克合肥援安豐拔永新亦與有功焉張士誠據姑蘇常忠武王奉詔致討公又從戰有功賜以文綺三皆有副陞虎賁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出戍蘄州遂轉僉蘄州衛指揮使司事階宣武將軍調戍武昌遂永州已而還永州衛指揮使司事俾其子孫世襲其職洪武八年冬十一月詔還京九年春二月改僉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散官如故夏五月七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又七其子觀音保始三歲二女幼　上聞之惻悼不已特遣內臣祭以牲醴且勑中書大都督府御史臺次第致奠復命工部造塋兆賓

山之原以其月十九日葬恩意甚渥也惟 公幸際與
王之運臨敵不懼故能立顯功受褒爵沒且不朽豈
非奇男子哉玄堂有誌今不敢廢也於是乎書

建寧右衛指揮僉事贈福建行都司都指揮僉
事徐公義墓碑 楊 榮

洪惟 聖明誕膺天命一時豪傑雄勇之士雲和景
從相與經營四方遂成大業若故明威將軍建寧右
衛指揮僉事徐公義者和州人也裔出栢翳歷世以
來代有顯官至元季公之父曰壽才畧過人輕財重
義賑濟貧乏有若湿饑及兵興遠邇騷動公父子倶
處兵間初從平章也先帖木兒後因靖海侯吳公來
歸相率渡江克太平定建康授領萬戶軍嘗以力戰
創甚命公代之撫其背曰繼吾志者汝也蓋公爲子

弟時嘗慨然有大志不營志産業剛毅正直膂力過
人好讀孫吳書意有所合則撫卷而喜平居以騎射
擊劍爲樂至是代父戍守江陰施設布置人咸異之
吳元年從征僞吳張士誠每戰能躍馬揮刀作虎吼
突入其陣衆皆披靡決戰之際雖矢石交集血流至
踝弗顧也卒成其功繼克明州福城延平還定吕國
拔蘭秀二山洪武元年授昭信校尉江陰衛百戶三
年陞武畧將軍汝寧衛副千戶從信國公克瞿塘進
取西蜀五年復從岐陽王北征沙漠公奮勇深入擒
獲甚衆然不妄殺掠所至之處人多歸之無不愛之

右父母焉又能撫恤士卒與同甘苦故得其死力而功能益著十一年授明威將軍建寧右衛指揮僉事號令整肅捍禦有方繕修力役勞逸適均人心悅服二十一年春得疾甚劇卽却藥曰死自有命豈醫藥所能療耶顧其子信曰汝等當忠以事上正以率下勇以禦敵仁以撫衆則臣子之道盡矣言訖而逝其生巳卯終於戊戌享年五十

留守右衛指揮僉事趙諒　忠節錄

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初以諒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命往來諸將軍中覺察之靖難後諒坐是死

海南衛指揮僉事柴公英墓志銘　王直

明威將軍海南衛指揮僉事柴公諱英字仲實兗之曹縣人大父諱湍妣王氏父諱裕元季爲安豐奕千戶率衆歸　太祖常從征伐積功至武節將軍正千戶洪武初守番陽卒焉而公年且長矣入充叅侍舍人以材武稱遂襲爲瞿唐守禦正千戶從征遼東功居多調浙之松門又調臨山乙亥秋詔天下武臣或其父祖與開拓之功者皆超擢於是公得海南衛指揮僉事寬厚愛人善於撫御剗弊興利人皆便焉黎寇王瓶擾澄邁公勦平之既三年授公明威將軍而

以官贈其父封母薛爲太恭人妻王氏封恭人永樂丙戌朝廷以安南黎氏父子不道興師討之今英國張公時爲新城侯實總戎事公以選拔在行諜報黎氏柵富良江以自固師次馳海張公令軍中造小船舁以行至富良江聯爲浮梁且捍之以濟公及軍中驍勇者先登拔柵轉戰至東都覆其國安南次第平論功行賞有白金文綺寶鈔之賜公屢立奇績皆有文符當得陞公退然不自言識者比之馮異廣東瀕大海海外諸國皆內屬然卽夷雜種時出沒寇海上已丑春指揮李珪總兵備之聞公名徵以自助其所

以鎮撫扞衛多公策久之珪召還廣東都指揮司以公代領其衆詔從之公統兵萬餘巨艦五十艘諸將有位在公右者皆服屬聽指使晝夜巡邏閱習訓練知寇至寇亦聞公名不敢近海道幾萬里其民安生樂業者皆公之惠也師駐潮州海門千戶所之前酒得風疾以卒將士莫不垂涕相與具棺斂使其帳下舁歸走五千餘里至海南海南軍民無少長愚良皆奔走哭嗚呼此可以觀公之德矣公忠厚謙愼色溫氣和持己甚嚴而待物甚恕征安南將部曲有得婦女者擇以獻公公閉之一室使治女紅及歸以給

其妻者不留一人嘗道過南昌府同行者欲置酒命妓爲公歡公知之乘夜先發其以禮自持類如此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　忠節録

倪諒燕山左護衛千戶建文時上變告府中事遂府中官校于諒周鐸等皆伏誅沒靖難後捕諒不屈死之

武畧將軍南京廣洋衛副千戶劉公蒼墓碑

呂柟

公姓劉氏諱蒼字伯春饒州安仁人也先世南陽泉人宋有春山先生者諱子春官至睦州知府尚郡主趙氏生二男子曰常卿正卿開寶八年常卿為贛州監鎮正卿與俱來居安仁遂為安仁人正卿生國貞國貞生芳叔芳叔生通甫通甫生克明克明生直直生泰泰生俊康洪武中帥萬人來歸　高皇帝授萬戶俟改山西朔州衛正千戶生孟庸孟雅俊康卒孟庸嗣其官未幾以罪失之其子甫復奮起武功官至

南京鷹揚衛後所副千戶甫字子誠有勇畧然無子也於是孟雅生子仲翱輔翼及璽補翼之官稱鷹揚君云鷹揚君娶安仁孫氏公未久而鷹揚君卒故公九歲來自安仁嗣其官然輒端重英敏超越行輩十五歲入武學學馬即身自刻勵不煩督獎每赴演武教場夜四鼓起讀將鑑一篇場中鼓嚴乃進食食且惡必盡三四器乃上馬去返越午矣不食於市家人詰之則對曰一人之市食一家之日食也身通小學四書史畧七書將鑑諸籍又能為宋趙孟頫書其楷者指揮也廉甚不苟取鄉公其同志也學且優焉有

公一時文游甚奇皆韙君子也

綴義輒呼門以請遂爲莫逆交及公子麟舉進士訁
英英呼之曰子勿學他貪墨者以隕爾父之志否[illegible]
官至卿相英不願見也初公雅好儒學而職事不遂
謂麟曰夫讀書可以建功業濟斯民吾巳矣小子其
敬之於是有趙經先生者亦千戶也明經而習舉子
業然遵禮尚志旬月之間不越戶閾篋中藏二青布
袍必祭先壽親訪賢也沐浴而後着之卒事猶藏焉
公以爲賢遣麟師事之然無以贄也每獲折俸布帛
以布自衣以帛贄先生先生以麟貧不受公曰不贄
無以遣吾子也必贄之指揮龔海甘貧自守行年七

十好學不倦謝政閉門旁開小戶自搗藥以賣其價
不二然好誦孟子或從趙先生講焉趙先生後進也
輒正講席而後旁聽之戚黨有爲卿相者還龔將改
服以謁闞其載寶而還也遂絕跡不往或怪云此其
門其少龔海者之足哉海死而子勳守學不改人以
爲海未死也夫龔氏父子其介若是不可犯也獨于
公終始敬重不衰公嘗及寮宷伐氷入凌室一士凍
餒跌仆氷閒羣士載氷爭蹂躪其上幾死矣公力闢
羣士解紳挽出士得不死當是時也趙端者覘之心
重其行遂納交焉趙端者趙經先生之父也年且七

十又尊行也而又敦廉尚義不妄與人遂呼公爲
弟云一日攜公至其家命家人具饌以食公家無[illegible]
移時不至公退端責其子經曰劉伯春予所畏服者
也非他人比今乃不能令我完一雞黍約邪取大杖
杖經且令其出妻時麟方學於經亦告公公趨至趙
氏曰朋友與家室孰重假令經出其妻再娶焉賢令
爾此孫不立若何趙怒方霽乃令再具饌歡宴而罷
嘗有納戶起解千金取回關單誤遺道路公曉行獲
焉日候其處三日矣一人頓足撫胸叫號而來曰天
乎何殺我之酷乎公趨而問之人告之故公出單與

之其人頓首曰公德生我矣酬以數金笑而不受公
自少嚴正自持非其人不交常自悼職事之卑當其
志謂可樹大勳以自振也遂亦以是訓麟故賓客來
謁公者非其人麟不出見後公年過五十而麟守訓
益堅公又懼麟之絕物也命改之而麟已不能矣然
麟既舉進士而公猶未請老乃遂與職事安或於公
是前而非後然考其學力所至當非其熟邪初成國
莊簡公知公懿德選寘幕下居十餘年忠敬彌篤莊
簡公滋賢之遇以殊禮奏調廣洋衛右所軍政莊簡
公薨後成國繼之恩禮益加焉年六十誥封武畧將

軍又數年乃老正德辛未年八月十日卒距生[illegible]
甲子年二月十三日壽六十有八歲子麟舉弘治壬
子鄉試丙辰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出知紹
興府劉瑾用事時罷去紹興紹興人立去思碑瑾誅
詔起知西安府吏靜民懷未幾奔公喪解任服闋再
陞陝西叅政云嗟乎孔氏之學不明久矣世儒博物
麗辭爲之雖力干祿則遡求道則遠則古之所謂異
端者今豈獨楊墨佛老哉悲夫然而天命在人未嘗
絕也故夫齊民武士於儒者甚眇焉然就其氣質所
至反有合於道者觀劉廣洋公及其諸孫使受教孔

門安謂其不能升堂也惜矣乎然則學者欲自愛者
其知所先乎

王千戶業傳　劉[illegible]

侯諱業字時泰姓王氏王先高郵興化人曾祖[illegible]
李從軍浙西國朝兵下臨安祥率先歸附授仁和衛
副千戶再調守禦吉安祖斌父成世其職[illegible]禮貌豐
偉明敏多才幹幼從戴雲朋學書過目即成誦能盡
得其旨要年十六父喪明年襲職京師適車駕北征
例當扈從侯在軍中動循紀律而勇畧邁人同事者
皆驚異之曰南人少年能是乎旣凱還復任吉安時
年雖少而言動若老成人遇當爲事慷慨無所顧避
雖專督屯事而所之政務咸咨焉境有急必以屬侯

梅花洞寇作僉議曰彼恃險爲亂攻急則退不與戰
緩則肆非侯莫之能平侯往未踰月果平之永豐大
盤山賊首曽子良聚衆劫殺勢甚盛將及於縣縣遣
人告急郡守陳公本深謀於侯侯知守意欲以屬巳
乃奮然曰兵固不敢擅調然民患之急如此可坐視
乎古有先發後聞者我其行矣即日選精兵二百餘
人倍道以行或諷其急侯曰彼賊烏合之衆耳計無
所出若少緩則有備兵法各有所用也侯果卒至逼
其營壘賊惶懼出戰一鼓而勝之大盤平事聞陞侯
本所正千戶拜恩感激益精熟武經諸書練習士卒

以求報稱既數年閩浙寇起朝廷遣大將寧陽侯往討之吉安軍當調侯統以往從都督劉某殺丁公府賊侯常事先登大軍潰而侯之軍獨全常竊嘆曰吾不得用其知而徒制於人上不能為朝廷殺賊下不能為生民除害何以名為人臣哉故以是不得論功陞賞侯為人輕財好義遇賢士大夫傾竭無所惜居家孝於親友於弟妹仁於妻子其接人恭而有禮其御士卒嚴而有恩駸駸乎大用而大故及焉春年四十有九娶周氏子二人長曰昭次曰曜昭敦厚有知略以廕補父官侯卒之三年昭比試京師以予家食

時為侯故而好又史官職紀載屬傳其事遂為書之使後之欲知侯者得以考覽焉

贊曰士懷抱利器將欲有為而未試固可惜其有試而驗矣乃不得究其用尤可惜也公於閩浙之寇與梅花大盤如拉朽然使得提數十萬之衆用其知破閩浙又安知其不猶拉朽哉乃困於不用徒飲恨而無以自見繼是而後使天假之年以圖後功庶乎收之桑榆也而竟止於斯於乎王侯命已夫

縛虎篇遺贈劉千戶伏玘　　楊名

大同有叛卒姓王氏以行行人稱曰王三其人驍勇有拜昇風且多智略嘗鼓衆殺主將避罪竄投胡虜酋長疑不錄約必殺其妻子示信遂歸鴆毋及兩妻火其居為不返計酋長契之禮為上賓封以數千戶俾統健卒獵漁中國庚子迫太原辛丑復長驅深入榆次交城文水平定岢石諸郡邑垂罹荼毒壬寅癸卯時出時入惡焰熾空聞者戰慄至甲辰秋突入紫荊直抵完縣京師戒嚴　天子震怒用論者言械繫請撤戍卒御史中丞朱公方併罪總督大司馬翟公

鵬及地方將官有差大司馬毛公伯溫以不能先事禦防且輕信中丞言罷職方郎韓君易廷杖且死詰其原皆王三之導賊運籌流毒至此乃大懸賞格
帝命若曰蠢爾叛卒悖逆不道上殺主將下戕良善罪不容誅竄投胡虜引連兵馬蹂躪中原法難輕宥凡我將領有能善謀奮力激發忠義生致闕下者予千金陞官五級世世繼襲命既下大同軍舍劉伏玘雅擅謀力又纍與王三善白之父母妻子曰我家世食祿無分寸報王三匹夫敢爾作孽使中土不寧烈此妖醜非伏玘不可請以死從事其母泣止之不從

復曰父雖老吾有三子大者倒當優䘏即死不乃
毋遂攜其妻女毅然就道留三子于家既至關曰
釀酒爲業居將一年蹤跡王三無所得志不少懈乃
王三果來跨馬執戈弓矢在橐從四小虜按轡關下
問戍卒曰誰在此戍卒以劉二應聞言甚喜令速趨
會伏玘遂攜壺榼出下馬相見執伏玘手曰弟何爲
在此伏玘曰貧甚不能自給寄此釀酒意得升斗爲
活計不圖今日乃見兄也涕淚交下王三懇慰之曰
弟無慮予今富貴若此忍使弟流落乎他日得志當
以國卿第處爾也伏玘斂泣酌酒爲壽王三傾之不

疑伏玘志定已久酒皆宿儲麴蘖既厚復投藥毒王
三纔數盞即覺微酡喜謂伏玘曰吾欲至爾旅舍少
坐伏玘佯辭不能爲款曲王三固請以行至其舍相
勞苦備至且請見伏玘妻與女問其三子伏玘曰留
待吾父母王三大呼伏玘妻曰二嫂取好酒來吾弟
兄敘闊懷以盡醉爲期因命小虜出數金以遺之伏
玘妻亦善應對跽獻數巨觥已伏玘與王三對酌其
妻出禮小虜不計壺盞數日將夕王三醉甚四小虜
亦醉甚偃臥舍中數試之不覺伏玘乃與原同約三
卒用大椎椎其兩臂臂痛但瞋目强視曰爾何擊予

予叩曰赤爾族族不能起兩臂既斷縛以一巨絙詣
至總戎所覆覈無僞檻詣京師　帝心大悅下法司
議罪當凌遲俾傳首九邊以懾諸虜如其賞格賞伏
玘千金官授正千戶同事三卒各百金官爲百戶在
完縣虜衆聞之星散將士奮力俘馘甚多事傳至留
方洲子不勝欣嘆夫自虜以來所傷數百萬命所費
數百萬金曾無一勝以答衆望而伏玘小臣捐身赴
義克擒渠帥以紓邊危可不謂忠且智乎一時居將
領者可以自省矣作縛虎篇以遥致相慶之意或足
以風于衆也京華直北兩巨鎮大同宣府相爲命地

勢遥懸諸虜陴關門直與七陵近中有黠虎名王三
力能舉鼎性貪婪首倡叛逆弑主將劫以虜留爲龍
潭酋長見之疑不錄鴆毋兩妻詛心腹獵將恩寵如
上賓授之軍騎任馳逐一薄太原藩鎮輕再入平定
幾輔驚三衛紫荆踐完縣千兵萬馬恣遊行京師戒
嚴　聖心怒兩鎮將領充荒戍司馬休官職方殂大
懸賞格埶招募大同軍舍劉伏玘心慕忠義眞男子
平生欲勒燕然銘視賊若仇執以死父母泣號苦莫
留提刀誓斬逆臣頭世沐主恩司部伍安能坐待身
封侯獨攜妻女寄關門汲水負薪自釀酒酒成叩飲

數十人王三不來日巳久甲辰之秋賊惡盈持戈躍
馬衝邊城入關忽聞故人在相逐勞慰傾眞情劉家
二姨最恭謹跪進醇醪望接引探囊取金爲姨壽弟
唱兄酬天歡䀹喜極飮多成巨酣解甲長臥毛鬆鬆
數回動搖漫不省椎殘兩臂縛之檻羽書馳報　天
顏喜磔屍傳首示邊鄙十萬胡兵盡夜逃俘獲備載
歌聲起劉郞奏見承殊恩千金五品貴且尊名姓分
明著國史氣焰烜灼歸轅門向日當壚眞獨苦箕箒

無遺緣縣虎縛虎弗克儒返噬甘爲虀粉竟何補嗚
呼丈夫不遇時屈身降志同愚癡一朝得意便卓絕
回視瑣瑣皆塗泥君不見五府侯又不見九邊將錦
衣廩食行呼唱幄中籌略今何如後來誰畫凌烟上

衛鎮撫徐讓　忠節錄

徐讓爲山西布政司理問材氣磊落有口辯建文時
應募齎書物至北平議和解兵受而不荅還授衛鎮
撫軍前差遣戰歿

衛鎮撫衛健　忠節錄

衛健爲山西孝義縣丞讀書達吏事膽智過人建文時與徐讓同應募至北平還授衛鎮撫與讓北赴軍前差遣戰歿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一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二目錄

孝子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二

孝子

危孝子貞昉傳　　宋　濂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讁役滁江縣貞昉時爲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柰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卽日上道詣　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濵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懽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卽死無憾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欽祖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感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爲誌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

宜也有如貞昉者詣　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
死自誓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
者非邪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
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
矣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
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觀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
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為何如哉貞昉之名宜
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為立傳使秉直
筆者他日有采焉

錢瑛傳　梁潜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遂
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
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
篤行士也可大生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
書經中臨江路貢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
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為雄長自至正丁酉五
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
避之走廬陵之富田又還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
之大洲尋又奔雷川寇後又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
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鋒不死縛之可大聞即冒
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縶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
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
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
大妻張氏竄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
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其
姑縛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攜囊中雙鞋與其姑
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illegible]既其姑稍遠即罵賊不
肯行遂死之[illegible]故倉卒之頃而慣然求死以全
生者若素約然尤其悲也　國朝[illegible]定有司以可大

之賢凡三焉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豈多見也然其爲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戊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僉事云

崔孝子敏傳

張昌

孝子崔姓名敏字好學平陽襄陵邑崔村里人也。子生四十日其父仕元代爲蜀川綿竹縣尹父子不相知識者踰三十年孝子獨依母氏洎兄居幼而好學壯而彌篤遭元末兵亂干戈搶攘居民逃避母氏及兄亦各離散不知所向好學孑然獨居思其父毋氷懷于心乃辭其室家身往求之入秦地徧訪其毋氏無有也乃由秦入蜀經褒邪履雲棧度劍閣達於蜀中抵于綿竹其城邑數經兵亂莽然爲荒墟詢諸遺氏求其父丘壠所在邑人無一知者乃獨彷徨躑躅荒榛荊棘間仰天號慟頻絕方蘇者數四既無所見復自蜀經秦行次鳳翔於親戚處訪之知其祖父丘壠所在即啓殯負其骸以歸瘞於先塋嗚呼人子不幸生而不識其父世亂又失其毋若崔孝子何獨痛哉而孝子追念二親罔極之恩不憚一身之苦跋涉山川奔走道路備經險難往還不啻萬餘里焦心勞思胼手胝足亦極勞矣況又負其親骸歸葬先塋茲皆人所難也而孝子能之故鄉黨閭里皆稱其孝

弟情于當時爲官守者不聞其行不能上達於朝廷表其門孝子所居與予相距僅一舍許耳聞其孝稱恐歲久湮沒無人知遂述爲傳其行實以俟他日太史氏采風者爲之張本云

貞差鄭仲涵淵墓銘　宋　濂

嗚呼自達麼民散之後世之爲師子弟者朔[illegible]夕若秦肥之視越瘠比比而是有如仲涵之於子義則師友情如父子也仲涵之死子寧得不哀乎仲涵初年學舉子業把筆爲文春葩蒲林色澤明艶而生意津津敷暢乎意仲涵必先登再踐場屋皆不合有司繩尺仲涵嘆曰吾惡用是爲哉乃棄去益潛心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辨奇之既深發之亦盛商敦周彝籀以五采五就陳列天祿石渠間人見之者雙目輒運眩仲涵復嘆曰吾惡用是爲

哉又棄去取群聖人之經而燖温之窮其道德性命之秘質於濂洛關閩之説久之充然如有所得仲涵復嘆曰車成矣輪輳美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益思明體而達諸用毋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爾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滕爲生胝夫人病革思食西域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弗忍食因懸懸念母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膹疾迨居父喪拊膺悲號絶而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脈雖關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歲癸卯之夏諸暨戍將

謝再興以城叛浦陽與諸暨鄰壤訛言兢且至將[illegible]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寇壓東陽囊橐皆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衾往分之雖身罹寒沍不卹也從弟澧與妻早夭三女傫傫然無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胄而配供張之豐逾於己女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號晟夜必四三起視遇有[illegible]患難不顧利害身任之至於周旋事爲之間係理[illegible]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俛首默受而已其行內如此達之於外者尤夥也蘄春王烈家熾於紅巾帥其族

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雖人貧不能養母來愬於仲涵仲涵曰吾何無母可養耶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襁負其子且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没欲求給于縣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與之村氓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蓋氓將溺之於水仲涵爲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氓大感悟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流湍悍遇雨則人蹤絶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爲尤甚舊有石梁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爲倡衆翕然而和未

幾冢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暍者仲涵設
湯茗齊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
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爇火溫之乃解身衣續裘爲
贈又嘗禱於廟寡嫗困臥廟門無衣愈然寒之仲涵
與妻周焉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
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內外行如一者哉仲涵自試
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爲月泉書院山長者
仲涵辭不就及入 國朝會求賢之詔下郡府絡繹
致請仲涵輒以耳聵爲辭已而部使者趙君壽奉
吉蒐材浙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

帶謁君辭意悃款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孱
弱雖癯然若不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
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之閒驩然相聚睦然相惇有
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
事必咨稟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
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宗譜
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齋稾十卷續文類五十
卷藏於家嗚呼仲涵之歿予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
浦陽山中仲涵即從予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
於仲涵而仲涵之相助予者恒多焉予執經山長吳

公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門仲涵每侍予往拜三公
見其文亦以達大期之自時厥後人事不齊不聚首
者數載及予赴召總修元史與仲涵約曰子非青年
矣予春秋 亦漸高行當俟汰而歸與子婆娑一丘一
壑間聖賢心學之秘尚相與窮之史事甫畢復待罪
禁林留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遠千里來見且申前
言予諾之而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
子楷自爲狀來求冢上之銘其辭纏綿悲愴尤足以
動予之哀思每一讀之淚潸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
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收淚而言乎昔者徐仲車以

孝行著稱惜以聾廢而仕不大顯君子以節孝諡之
今仲涵之事無媿仲車者也宜私諡以貞孝處士勒
石墓門而埋予文墓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
乎仲涵姓鄭氏淵其名

簡祖英傳　黃佐

簡祖英字世英東莞人學問該博且有才畧事元為江西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護鄉邑贊畫平邵宗愚之功居多廖永忠克服廣東乃徵祖英赴闕錫燕勞之賚以纁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辭歸其陳表畧曰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逮長知訓冀或用世以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為何左丞參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五人而老母陳氏為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即死有媿於石苞之殉國也多矣茲遇　聖朝繼勳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鉄鎖臣母得以生還雖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舐烏私情者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得完白骨復肉銘感　聖德徹於肝肺雖九死其能報耶陛下又復甄錄寄以民社此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俛顧自慙不敢拜命者以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　聖朝以孝道治天下以仁心懷遠人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尤宜惻怛而欽恤者也伏望　聖慈矜其愛日之短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為賜多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鶴髮垂堂西山之日已薄苟違親而事主　陛下安所用之果盡奉歡之期然後復求仕進以盡忠藎節非惟盡人子私亦聖朝孝理之道也　上俯從之人榮祖英之能養為時　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元朝皈降之臣始雖榮遇終必損辱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皆所不免蓋亦漢祖戮丁公之意云爾祖英之見卓哉

孝子丘鐸傳　宋濂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兒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聲動一時。至正末，文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妻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䮏騷，憂懼不知所爲，思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稽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自給，親雖然忘其貧。曾未幾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丞，挾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殁，鐸哀慟幾絶，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嘗衆夜月黑，悲風蕭颼，如臨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延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歿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制行峻絶，宅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爲說者曰：予觀

鳴鳳山，當門馬上妃二湖，聞人跡罕至，白晝虎狼旁午，鐸煢煢然獨處，心無畏懾者，豈不以親之體重於身乎？然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親矣。鐸情固迫切，當知以禮自節哉。

毛聚傳　　宋濂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夫[illegible]
孝早中嘗寇至衆驚走春老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
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爲不避我也聚泣曰我老
母在安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瘓居崑
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跣走出山乞
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
棄遺者長兄塋柩將及壙詭言盜且至人懼欲[illegible]
聚曰兄柩在斯忍棄之以圖[illegible]而還再從母
殯城隅人取其塼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戎入貧不

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
瘞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
券有客宿其舍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还十
里還之鄉人耕儴其[illegible]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
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
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紘綖皆好學紘今由
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與余孫[illegible]官相友善
史官曰孝同慈愛人性所繇也寧俟[illegible]哉萊在東
海上其俗從古號爲難治禹書春秋外之今去古二
千載乃有毛君之行是豈可以習俗古今論耶語曰
爲善必有後毛君之善卓然可稱矣其子孫殆將有
興者耶

孝子瞿嗣興傳　　宋濂

瞿孝子嗣興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達元初爲百夫
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内六縣捕盜轉怯憐口提
領母某氏孝子天性純愨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
者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燖湯洗滌
執扇驅蚊蚋靡晝靡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
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刲股可療法視刀於
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顙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
切強取刀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啖
之氣鎖如失一日母思芰食時芰始華孝子求諸市

不獲凡川有芰者解衣入水歷覆其葉覔之雙脛皆
赤腫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三芰人以爲
精誠所感然其宅心仁厚卑窶者必思賑給而不欲
使其知氊工王氏家無擔石儲且臥疾不能興鷄初
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窻隙而去民有告糴
者鶉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徉問曰吾性多忘
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
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愠而辭孝
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貿遷
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

以遂什一之利寧能𧾷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幾十
人孝子擇旁近舍舍之會厲氣作病者相枕籍孝子
每晨躬擣粥藥撫視卒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
橐孝子悉歸來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忘契券及
白金者孝子蹙額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憑
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某人勢家奴因失
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一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
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翕然稱之孝子年
且耄兒介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喜
動顏色其後病且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

煩語吾兒莊善事 聖天子無以老身爲念也遂終
吏官曰濂待罪禁林日與莊爲同官莊念及父在遠
一語及之涕泗潸然流濂因嘆曰非誠心愛日者乎
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躡之
者濂又嘆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傳所謂以身教者
考其族幾乎是有關世教民彝之大故造望孝子傳
使圜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姚甫擔骸傳

姚夔

元失其鹿天下分裂兵爭不休杭浙之地據於張氏
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邑瀕江水陸
交値無城郭溝池之固無甲兵備禦之兵路經旁午
絡繹下上縱肆剽掠民無聊賴逃匿山澤父母妻子
骨肉長幼各自爲生邑居數百家一旦燬爲瓦礫於
乎是何可言也時邑人姚伯華甫身長秀拔生二十
年未娶事父母極孝晨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
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値時艱難度不能存躬奉二親
去匿閒原山中各挾資費以行倉卒爲群盜所追投

叢莽間散失不知所在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
呼其子遂爲盜所得妻聞知賁所挾物馳救其夫盜
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險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
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號
呼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
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甫計盜來未已用絳紬被二
裹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下時江無
舟渡躊躇間俄漁人棹小舟遠遠向岸來若有使之
者甫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
姚家山祖墳之右採樹葉掩之徐用木錐空土且饑

実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覬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
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塋高三尺痛哭
嘔血而出未幾我　明有天下四海大定羣盜屏息
民各復業於是伯華甫歸卽舊基而屋之孑然一身
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宋氏聘錢塘楊氏爲婦生三
子家業漸饒伯華甫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輒號
慟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
死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
獨擁爐自泣手持火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
盡濕不已家人妻子或問之故不荅歔之益嗚咽弗

能聲進飲食推去不能舉箸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爺
孃如在膝下時雖路人聞之無不感動伯華甫記逃
難日乏草履幾不免遂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
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此盖得之子先妣申
屠氏淑人之言如此三子長唯可次唯善次唯大仕
洛陽令唯可三子曰岱曰啓曰稷稷今領鄉貢補安
福訓導唯善五子曰鴻曰鵡曰楚曰鴞曰夔夔吏部
左侍郎唯大一子曰龍河南左參政暨子孫男女不
下七百指伯華甫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
郎楊氏壽八十有五卒贈淑人合葬於祖墳之次人

號爲延慶墓云
贊曰夔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甫善人也家倩工煅
瓦平不爽約人爭投焉綾帛衣件以數百計一夕火
發家資煨燼一不顧悉移所寄物或謂掩之給以火
可信人亦自信無存也甫不然明日按籍各還其主
無一失客有過其肆少憩出遺下一巨囊甫視之乃
鈔也急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
愕不知所遺處亦無更求意甫出囊擲還封識宛然
客嘆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城典吏以事
坐臺獄既檡乃死其內弟方姓者化其骸攜歸匿之

詒甫曰得錢事可解甫聞罄聚其所有不足復鬻畜
凡四十餘畝得白金若干兩併所聚物付方氏去既
而歸語甫曰貨行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
殯頓黃山寺盍往取之衆知爲所詒欲暴其情甫曰
弟得兄骸歸塟足矣置勿問一日服新衣攜杖出街
行羣少年侮之既而叩門頓首謝甫嬉然命之去鄉
有巨豪恃貲弄官府手反覆成禍福甫謹避之或過
門輒屏戶弗與近其存心之厚與物之宏守身之謹
類如此是乃所謂善人也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甫不自享厥慶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可忘其所

自來也耶不忘其所自來而後以遺之後人庶乎知
手澤勿斬也爲子孫者可不勉夫因書撫傳敢倂
及此

畢孝子鸞傳 劉儼

孝子畢鸞真定井陘人父文顯爲莒州學正有士大夫
德行爲學者所宗年六十有五以疾卒於官鸞時少
年已克自樹極哀痛凡喪禮當盡者不肯苟且而力
不能歸其喪遂藁殯于莒獨奉母李孺人與諸幼弟
歸井陘家業稍荒落鸞則經營助其晝夜則讀書爲
文章尤以父骨未歸塋爲恨與人言輒涕淚交流下
衆謂其純孝人也正統紀元冬母李亦以天年終鸞
哭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四日念父不及於養母存
猶可效報萬一今若此不孝孰甚焉乃喻諸弟曰毋
歿無事於養我其歸父骨以塋遂衰絰銜哀徒步走

莒負父骨躬營塚壙合考妣葬邑之良都西山既葬
事乃廬於墓側朝夕哀臨聞者爲之悽惻有野鹿聞
哭聲亦爲之悲鳴若助其哀者又有兎領其雛遊於廬
之前後動息自如若家所畜者有巨蛇蟠廬門之右
不驚不噬若有所守者衆始以爲異後時時見如初
乃驚嘆曰是孝感所致鸞曰適然耳有司具其事以
聞詔旌表其門鸞後舉進士爲監察御史以清愼賢
明稱其進未可量嗚呼孝諸德之本而送終其大也
鸞於送終之大既非衆之所能以其感通雖鳥獸微

物亦皆來格是又足以見其誠於孝而非矜時矯俗之爲鸞信其爲孝子矣鸞之功名事業與時信史必有大書之者予故特傳其孝之一事以爲世勸示永世且使後之傳信史者有所考徵云

劉先生鎬墓誌銘

王直

先生諱鎬字武性系出漢楚孝王囂五季之末由金陵徙居泰和東門世爲大家至先生又徙居龍泉五世祖天定宋理宗時取進士爲著作郎出知寶慶府卒高祖崇甫岳陽軍節度推官曾祖昌武以長子明叟貴贈同知吉安路總管事至封彭城郡伯騎都尉祖堅叟廣州路學正考允中洪武壬子領鄉薦授安遠縣學教諭以毋老不赴洪武甲子又以教官至京試詔書一道稱　旨授翰林檢閱辭以疾改廣西憑祥巡檢先生其次子也幼喪母哀慕如成人從尊府

允中先生習舉子業迥然出儕輩允中先生既沒於憑祥在廣西窮處與交趾接境風氣既殊人跡罕及先生以不得歸骨爲恨每一念之輒悲慟鄉先生晏彥文知而憐之欲成其志乃言於廣西藩憲大臣使聘爲臨桂縣學訓導先生以疾辭職而往授經焉因以其情告之郡博士陳廷器廷器爲達於參議班公班公嘉其孝假以公事往焉先生至憑祥求之客塚纍纍荊棘中莫可辨識允中先生在任時所養家僮劉四者既轉入交趾蠻夷殊俗莫有知其墓者先生日夜環而哭幾欲無生既數日忽劉四從暮來若有

憑之者因得知其處啓視故衣衾宛然又刺血驗之誠是遂負骨歸塟然尤恨昔者不得躬侍疾嘗醫藥故久而猶悲若先生庶幾能永慕者矣先生得家學之懿於經史子集皆研窮其理而樂以教人門人弟子官太學登憲府仕州縣者比比而先生亦頹然老矣永樂丁酉廣西聘典考試人服其公性豁達好施賑人匱之惟恐不及至有託其妻孥者則護視賙給如骨肉與人交未嘗以盛衰易意其內行既充而施於外者類如斯平生攻古文今有集若干卷以永樂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卒享年六十四

陳孝子淮傳

陳淮字巨淵教諭賢之子幼有至性在父母側必躬視膳服有疾侍湯藥不頃刻離愈而後止隨賢官南康每日鷄鳴而起所須皆先具洪熈元年賢入覲卒於京淮迎櫬歸至寧化次河滸夜宿柩旁岸多虎或勸之避淮曰吾父在此竟不去夜大雨懼河溢柩且没撫柩呼號雨忽止人以爲孝感遇父母忌日必縞素哭奠哀慕終日女兄嫡出也有貧壻毋欲析箸淮重違其情涕泣引咎遜姊腴田美器而取其餘毋乃悅復許同爨焉爲郡庠弟子員力攻問學値聖賢要

語輒諷誦千百過不休年四十貢充南京國子生後値限年例過五十五者罷歸或請淮減年籍淮曰籍可減心不可欺也吾寧言之於朝因上疏請太學不論賢否而計壯老其弊徒啓奸僞喪士心疏下不報淮遂歸置義塾訓鄉子弟家門肅睦諸子婦皆遵教無違禮違祖尚書仁璧僕射靖祠墓被侵毀淮焦思十餘年百計陳愬上官卒復而新之縣上其孝淮居鄉凡法令有弗便者必爲民白之郡邑臺司一大夫怫然不納淮厲聲曰天生君子道固然爾與彭司寇韶相友善終其身字之論者謂淮純孝似子騫治氣似子輿賓庶幾焉子大同亦孝謹林司寇俊題其居曰述孝乎

閑靜 魚熙 年任 編修

杜用嘉瓊傳

杜瓊字用嘉吳縣人生一月而孤母顧育而教之長從陳繼先生學博綜古今爲文和平醇實而必本於理詩尤沉著古雅有風致間寫山水尤潤秀可觀性至孝父早亡念不得見從人問知其容儀往往形諸夢寐以父名玉終身諱之嘗刲股已毋疾有司將上其孝瓊曰此豈得已邪惟毋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聞遂得旌其毋每求賢　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辭不就雖介特有守而不爲過矯之行所居在城西有隱居之趣其東有原學者稱東原先生年七十有九卒三吳交從會葬者千餘人因私謚曰淵孝先生今州祀鄉賢祠所著有東原齋卷紀善錄耕餘雜錄

隱德先生洪祥傳節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德性渾成無疾言遽色事親孝養備至服勞終身不怠父友璋病癱延年餘起臥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於左右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璋念兒即孝而婦或少嗔心終不安一日强坐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旁夜父欲起溺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叅腸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畫所云者漫語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兒至矣吾其痊乎已而果痊祥與妻益竭力承歡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蘸鸞鏡中人謂誠孝所感云士高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無凝滯嘗値暴雨或勸急行笑曰不免一身濕壽九十七方敍里閈評祥有隱德因號曰隱德洪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毅丞亦曲盡孝愛云

龎公昇華墓誌銘　　倪謙

公諱昇華字宇春別號松雲世爲吳之松陵人曾祖捴之祖昇甫父彦恭俱有隱德洪武間以産殁徙京師占籍應天今爲上元人居長安街西彦恭撫安分平生行履見侍御金公庠所撰墓誌母吳氏有懿德公幼有至性彦恭殁方九齡卽知哀毁母孀居守節慈訓有方屏膏沐躬儉素粥簪餌以市書籍遺公就學里塾歸則課其所業公佩慈訓力學不懈人以爲非是母無是子也比長爲娶婦徐氏服從姑命勤於紡績織紝家因以饒孝養豐腆母心安且樂焉宣德

戊辰母嘗得疾阽危公湯藥必親嘗夜則稽顙北辰以禱差而復作乃刲股爲糜以進疾果瘳又嘗作痢刲股如初復嘗糞甜苦謂其妻曰糞苦母不久矣果復瘳嘗至龍淳江滸時大風舟多覆見有溺水起附舟底者十六人公卽捐金購人駕舟往救之賴以全活又丹陽道上有井夜行不知者多失墜公見而病之爲命工鑿石爲欄以護其拯濟多類此天順戊寅春隣火爇近所居乃籲天曰吾母老矣願天罰此躬餘年頃之風反火息人皆以爲孝感所致母壽九十餘有司以其事聞天順己卯詔旌其門曰孝行復其家丁役成化初纂修實錄嘗采其行跡以進母卒九十有二而終公號慟痛絕衣衾棺殮悉合於禮太史安成彭先生爲銘其墓瘞鳳臺門外安德鄉王家山之原與父合窆遂廬墓側朝夕哭奠有強盜十餘人欲發其墓聞其哭聲曰此孝子也遂各遁去有慈烏集於松栢靈芝之産於階砌縉紳多爲詩文美之成化丁亥府尹王公㒞江寧丞廖公俛請欲舉其孝廉不果乃以賓禮請預鄉飲鄉人慕之成化乙未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卒時取紙筆述身後事以遺諸子享年六十有五

麹祥傳

金

麹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戸亮調金山年十四被倭虜去轉商日本其王知爲中國人召見之置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土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抱釁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 上矜遠方隆不欲遲留之遣令還國許給驛暫詣金山乃惟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咸嘆異爲再生未幾重

違 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 聖諭蕃王允之仍令入貢復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幾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初志難矣祥事母備甘旨開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哀絰三年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學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檀孝子郁傳

檀孝子名郁桐鄉人家貧少孤母汪氏孀居不二志古節婦風郁事之極孝晨昏定省愉色婉容言動兢恂恐辱及其親凡汪氏飲食衣服悉躬致之無難色汪氏疾郁晝夜扶持湯餌不解帶夜則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歲丙辰母卒哀毀踰禮塟縣治西北二里許山多石不可以穴郁徬徨悲泣焚香叩神曰郁不孝使吾母塟無處所罪莫大焉神其牖之越四夕鄉人胡伯恭夢一人偉衣冠告之曰檀孝子有穴湧泉可丈餘耳既覺走語郁詢堪輿家無所謂湧泉穴者

豎上程伊聞之曰吾豎家有湧泉穴在足心意者山之麓乎因求之果得土僅容棺母遂得塟郁廬其側哀慕常如初衰遂首垢面三易寒暑山素無泉每食必下山取水往返甚艱後忽有泉自石罅湧出流於坎色瑩而味甘郁資之得免下汲至終喪而泉隨竭始郁之居廬也人念其貧且難其事或止之或議之及孝感致異始翕然稱賢周其不及郁受之兒亦而已餘分鄰里之貧者邑令郴陽李公請于直指使奏聞正統丁卯詔旌其門復其身方生曰孝子既受旌典作家訓七十章其論子職二十有五餘皆修身正

家事施於有政非耶且諄諄以忠行朝廷爲言如
親祭於君也今距正統百三十有餘年吾登其堂抵
覩玄出孝子手澤及當時名賢詠歌卷玄纁重襲孝
子康不忽哉孝子有祠里門有表山有廬墓亭猶巋
然眉睫間塗人語遺事津津然爲人子篤一念夫何
求哉而何至神於天泉於地譽於鄉貺錫於朝聲名
爵奕世不斬也吁是可風矣

孝子楊旻傳　張汝弼

楊孝子淮安人名旻字克彰然鄉族之長老交游之
士夫未嘗名之字之雖田夫而卒廬兒嫠婦咸呼之
曰楊孝子楊孝子故楊孝子之名達諸京師聞諸四
遠也孝子天性端慤自幼事父母孝事兄極恭父蚤
世哀毀甚母陸慰解之即強顏以悅母心而哀不衰
事母之道備至家無厚貲而甘毳饋養必如母志母
酷愛其孫皆牽率抱弄於前枚指之曰某可承家某
可事生業某當作官以顯門閭母聞之大悅門戶有
憂感不即告母嘗愉色婉容在左右以安母心服則

至塾中誨諸子及鄉鄰之秀彥必以躬行孝弟爲先
才質輕俊善文章者少忽於孝弟則懇懇諭之弗改
則厲聲斥絕之母嘗病晝禱無所不至晝夜未嘗安
寢飽食母歿哀號頓仆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及葬遂
廬於墓側衰絰不解晨奉櫛頮夕奉浣濯如生時不
少廢哀號之聲聞者感動鳥爲之翔獸爲之伏左布
政使蘭陽丘陵昔爲太守兵部尚書王竑時爲都憲
鎮淮聞孝子名廉得其實遂　上聞旌其門則孝子
之名益彰大矣自後以其子理貴封刑科給事中烏
紗鶴髮徜徉京邸以就養老而不衰人以爲孝道之

報東海張汝弼曰予嘗過淮問揚給事則有知有不知者曰楊孝子則皆能道其居處指其里巷噫孝子之孝誠可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矣然衷考其事親則不過日用之常委曲致力耳初無刲肝刲股之奇白烏紫芝之瑞也噫此其所以爲孝也得曾閔之遺者耶不鼓虛以釣名惟踐其實也若廬墓之事禮經所不載未可以爲訓特孝子之誠心可矜也故備錄之

虞孝子謹傳　沈愷

孝子姓虞氏諱謹字靜之世居南村之桃浦鄉孝子匍匐時即依依戀父母父母行輒抱持不忍舍總髮就外傅讀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涕尚書楊文懿公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旣長迎顏承志惟誠成化甲午從兄謙以富民籍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翁憐其衰且老命孝子代之行孝子曰父命也惡敢辭行無難色入吳拜陸績墓次彭城訪劉士儁遺事過沛哭王陵像抵安定毅然就役若忘其爲他人役文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拜父母跪且泣曰兒不孝不能

朝夕左右乃貽親萬里憂罪何言弘治辛亥父遘痢孝子侍疾醫禱備極懇惻每夜稽顙北辰祝曰寧[illegible]於予身無災吾親久之額爲墳赤血縷縷見及卒哭絕復甦斂殯卒中度哀三日水漿不入口母勸之觴爲一舉母入復徹去坐臥苫塊但髮而黑如囚垢背念其父好老氏日誦道經一遍畢乃哭哭至淚下寢磚磚爲毀裂喪畢懸像置器如所生備陳平生若所見又作哀文五篇以見志丁巳母病劇痛不欲生及葬哭斂哀莫一如其父至遠其肉手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或勸之曰人孰無[illegible]之

繫於一匠夢日當午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謂以
汁附子膾也可急去當於寺中求之原如其言與先
源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逾月入輝縣縣帶山有名
寺名曰夢覺曰愍報原雪夜造夢覺寺寢於門下天
將曙一苾蒭出見而駭之曰少年何處人何以至此
原啑嘆曰文安人尋父而來曰識其面乎曰不識也
引至禪堂住持哀而食之粥珣方與禪僧供晨炊住
持素知珣文安人因召而問曰汝識此少年乎曰不
識也曰同桑梓易叙寒溫珣曰汝父謂誰曰某珣愕
原乳名不覺欷歔原曰是也相抱而哭珣絕無歸意

曰棄妻子二十餘年有何顏見汝母乎不覓為輝山
下鬼魂耳原以頭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哀而大號住
持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之行住持號法琳名僧
也口占七言以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
非偶備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予借晉衣
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吾憫
衆生今有此援紙筆併述其始末以付原時珣年已
六十有四歸而團聚原生男六人孫男十有五曾孫
男二十有二俱業耕讀有司嘉其行以壽官榮之逮
近鄉閭每之盛傳以為孝感之餘慶予為之傳非獨

孝王氏術秘之神心術有加焉者不可以不傳也且
女子之感天人之應禱日之祥雷霆之擊詳其常不
錯其變紳原之孝有足徵矣

謝孝子用傳

孝子姓謝名用字[illegible]青光祿大[illegible]後世爲祁門人其父永貞以妣汪氏無出納妾馬氏生一女永貞客外嫡苦之姑氏不得已還其母家改適乎溪不知馬氏已娠四月矣月足娠生即用也明年永貞歸怏然於懷其伯父廢翁覔之曰婦去而子存亦不幸之幸也永貞即抱歸寄乳鄰母孫氏屬曰此離蚌之珠也幸善保之嫡聞之遂自收而鞠之踰年嫡生同愛無厚薄用不知其異出也十五習舉子業善屬文嫡慰永貞曰有此可忘蚌矣永貞意終不

釋用甫冠始知其爲馬所生恐拂嫡意乃謀於族人珦密詢之則又改適不知其所矣用曰弗得吾母弗已也遂因事與珦偕行日則哀詢於路夜則焚香以籲天如是者幾一載千里之內水村山郭覔之殆徧弘治壬戌孟夏望日暮宿休寧黃奋農家一寡嫗出問曰子爲誰用告以名氏及尋母之苦曰汝母爲誰曰馬氏曰汝非永貞之子歟曰然嫗即抱用曰汝母即我是也於是子母相告泣淚注不能已聞者皆爲之揮涕明日歸告其父語未訖仆地既而得命乃并其同母弟余浩迎歸別室以居用轍奉二母曲盡其誠撫二弟恩愛俱至乳母孤用養之不缺親族朋友咸稱之嫡卒感悔令用迎馬同居無間言焉嘗語其族之女婦曰用善事我無慙心誠孝子也必食天報一日鄰不戒火延及數十家至用舍風反無恙其考墓木拔勢西壓祠屋用懼悉趨之木忽東墜祠基亦俱無恙人以爲孝誠食報之驗時用補弟子員觀風使者聞其事列於德行優等月餼之廩糧所以教世教也君子曰用之尋母與處同母弟視宋朱壽昌一揆也一判河中一膳於庠同一見旌於時也至謂誠足以感嫡而動天則壽昌所無焉嗚呼孰謂今人不如古耶

栢墩居士陳倫傳　　李洪

居士諱倫字斯常姓陳氏世居邾門之桃源居之
爲墩墩上多植栢皆數百年物居士因以自號焉家
季有諱冑新者由名進士令咸寧居之其七世孫也
性警悟少從少宗伯康先生受春秋作文有奇氣先
生每見批點必數行下居士亦自雄其才銳意遠圖
適二弟繼殤家政多累之志遂寢父文耀公推重鄉
邑賓客日集觴豆之需及嫁妹氏四人費皆出居士
雖囊橐屢空卧不帖席見父則喜見辭面不令知之
故文耀公得以放情事外每謂人曰吾兒孝子也弘

治改元夏夜失火家皆奔竄時文耀公在殯居士倉
皇無措撫其棺而號曰父若有靈默相吾力以脫此
災即與其妻舁出一後數人莫能舉時以爲異感世
父文泉文暉蚤無子居士皆父事之而忘其勞訓諸
子業商者曰富貧命也無求非分適取人輕業儒者
曰洽羣書自然有得若執一說以橫於中則吾道窮
矣應事不任術惟因於心嘗曰天理只在人心心術
壞天理虧矣予每懼焉又曰吾人所以多事者起於
小不忍也若寧少寬自無事矣時以爲格言鄉瑕延
火毀其木之可材者價可數十金詣門引罪居士憫

其誠慰而遣之清寧宮災詔徵輸木京師衆推居士
綜其事或導以私居士曰因人信已而逞其詐可乎
貳沮而退常貢於蘇郡守類綸商錢數千緡有乘衆
不知而易其半者居士以正言責之易者懼曰不失
君則可矣居士堅不聽悉追原給者公散之歲侵縣
令聚賦餞里胥緣爲奸有涕泣而空返者居士卽抗
聲爲白之賴以舉火者十餘家陳某犯不法禍延旁
族有司索之甚嚴居士適長于里代釋之後以金來
謝居士却之曰吾所以爲若釋者憐若無辜也豈望
報耶鄉曲不相能爭往質之居士如身當其變雖損

已靡時不恤也人益恩之遇事多得力年六十七而
卒

程孝子振事紀　　李汛

孝子姓程名振字玉夫別號樸翁歙之東關人生有至性髫歲失妣唐號泣甚悲人不忍聞長事考文旻翁暨繼母黃益盡誠盡敬二弟輝揚及諸婦供則之聞啟少悖孝子嘗有事於浙得考報病劇即兼程而歸行且禱願減己年以增考壽及歸相抱泣曰幾不及相見矣言不勝悲病益劇醫者弗藥孝子計無出遂刲股爲糜心禱語曰古人曾進此愈疾効之當驗遲疾果愈時翁年六十有四自是神完體健齒髮更生至八十恩例之榮凡一十七年人以爲孝子所致

也未幾翁感濕痺於起居孝子躬湯藥伺溲溺旦夕不離褓所者三年間出必委能子世祥孝蓋無所不至既而捐養呼天泣曰某何獲罪於天以至此耶哀毀逾禮每不自知考柩初厝車田距家五里許孝子以爲孤寂暮必往寢其側諸子患之請移柩祖墓傍始歸以地下有待也尤載於茲銘及考平生未嘗不墮淚先是孝子侍疾時家有戾猫犬一旦化而相馴及居喪庭花白紅金錢者忽變白郡玉人又以爲孝誠所感固著之以爲勸云

孝子鄭杲傳

鄭杲字彝氏合肥人少頴敏有大志補邑庠弟子員與從兄梁相砥礪經史子集靡不遍曉偕諸生較藝輒置優列一日有省厭舉子業作詩云人生如朝露光景不可留胡爲名利間趨逐恣所求本分有真樂乃復事遠訣涉海浩無涯其作濡首遊及時不鞭策歲月爲我讐嘗出遊訪豐城楊先生廉聞嬰閭賀公欽有古人風遂辭舉業焉頃之丁外艱廬於墓所哀毀骨立柴屠疾不起作絕命詞云不孝罪通天一病幾五月調攝弗自遑逐爾成永訣三年未終竟四物

留茲鐵老母孤且衰誰爲侍巾櫛萬事吾已休含恨向夜泣遂卒卒之日年二十九歲在正德甲戌新淦於教諭鳳題其墓碣曰篤孝鄭生梁亦敏悟好文事大父孝爲順孫一時人稱二鄭云於是乎使杲不夾天假以年其所造豈止是哉

彭孝子寶傳

方學漸

彭孝子寶字惟善桐城縣博士諸生少事父母甚恭其父嚴其母尤嚴毋交怒寶跪踖求解不得則涕泣叩頭必得解乃起一日天雨雪父醉怒母就臥寶跪限外且啓門兒之問寶何爲者對曰兒不能和兩親乞賜箠楚父曰我偶醉詈汝母汝何與引入就爐寶再拜以示體康父母自是不復相怒矣妻胡氏事姑稍不敬欲去之里戚百計譬不聽母曰新婦素事我善今小失即欲處於不可自新之地不當寶跽受教退謂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我齊乎其妻感泣卒

以婦道稱寶於父母所親者必善遇之弟容病心父欲置之死寶諫曰弟病當救治柰何罪之友愛益篤數年弟死撫其孤世父濟無子寶爲書爲營塚壙從妹李早寡守志以沒寶嘉其節而傷其無傳哀悼切至鄉人因致賻祭祖考妣忌日必齋居素服致祭家雖貧好施宗族閭里之困者量助焉南北郭舊有義塚往還靈骼沙閒時聚而瘞之喜放生童子取雛鴿與一扇使還巢雛翼成鳴噪前若有德者寶曰吾所活當再鳴則跳向寶鳴不休省齋何先生倡聖學師事之毅然有志求道錄其規曰正心術堅志向防嗜慾明世務戒矜伐擇師友務實勝嚴課程毋[illegible]掩襲曰寶曰省此十者而尤以孝爲標作慶五圖圖列五等一父母二兄弟三夫婦四師友五天王曰達道始父母終天王天生萬物惟人具之可不自慶乎因以慶名其軒何先生嘗稱惟善德行子恒文學子恒者趙州守銳也寶嘗夢衛傍遺金顧而不攫子恒曰美心未忘耶不攫則已安用顧爲寶矍然不寧者屢日立稽過錄一行失則書一念妄則書月朔正席自數之曰柰何過而不改乎書古聖賢列上坐衣冠跪拜以爲罰曰柰何不改過而愧聖賢乎常曰昭昭

之愆寶不敢有冥冥之過寶不能無自訟切至如此嘗獨坐正襟凝神內會忽自語曰好光景人莫測其衷正德丁丑欽天氏牒午日食馳走至未不食散申乃食寶衣冠向日跪復乃起學博陳儀艮師也數月卒弟子爲義喪頃多懈寶獨三月服東向再拜後釋之朱司農墓在縣西二十里寶曰桐之遺愛也親持酒脯爲文以祭因諭墓旁居民掃祀不怠者十數歲寶學日進然劣於文督學者論文當黜邑諸生乞優容孝德以敦風教太守羅公爲言得不黜仍表其門彭善後每試更以孝行加賞逾二十[illegible]侍父母[illegible]

服飲食盥漱必親夜猶拭枕席伺寢取穢褻冠履完
之父病躬湯藥虔禱祀不愈丁外艱慟絕復蘇治喪
準家禮處外寢苦逾年病以卒母屬其子曰居喪亦
當以衰絰斂遂卒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方生曰予幼
從趙先生學時何先生及慶軒皆没獨趙先生時述
其師友遺範漸乃得聞慶軒事篤信好學非耶愛其
親不忍一物敬其親不慢一人見過自訟對越在天
戰戰兢兢此之謂矣卒三十年猶炙人口嘉靖末議
督宗諸生以省齋慶軒請不行先是檀郁朱文林皆
以孝稱檀有詔旌表而朱彭表於部使者桐人祀檀

以二子配曰三孝子云

羅孝子瑋傳

邵寶

羅孝子瑋字宗器吉之吉水人其先曰復仁者　國
初以弘文館學士從　高皇帝定天下嘗封辭　上
嘉其忠實賜歸田里其孫曰汝敬舉永樂甲申進士
文皇帝始選庶吉士汝敬與焉歷官翰林至工部
侍郎嘗有巡邊功孝子侍郎孫也賢而有文以蔭補
太學生試銓曹優等授四川布政司經歷專理邊儲
尋以母喪起復補福建擢知賓州同知常州府所至
清慎有善政君子謂無愧其祖初孝子之居母喪也
廬墓於螺子山下三年常隨一白犬主哀亦哀主息

亦息山故無虎至是一虎渡江來周旋塋次與犬狎
而不害孝子病而廬臥所杖竹倚壁生枝葉一白鴉
爲構鳴久而不去及將禫再感異夢越三日廬火有
毒蟲死者五當是時墳生芝荷華生於原他日在福
建有鶴五來翔與鴉同事具郡志曰鄉達於中朝爲
之詩者凡若干人徐太史舜和實序之二泉子曰予
視學江西時嘗至吉水詢篤行之士於縣令丞簿博
士諸生皆對曰邑稱多士尚矣今則有羅宗器其人
既而訪諸郡守倅暨鄉大夫六士皆對如令言餘而求
之益忠信惇雅宗族稱其孝也鄉黨稱其順也藩郡

稱其理也而章逢之士又稱其文也予於是重之乃
今見文獻錄顧獨以孝子稱自其家云爾雖然孝人
道之先也舉其大則小者可知矣雖微動植之祥吾
未嘗不以爲信也孝子從子共祥吾辛酉所舉士也
聞予言而然之請遂爲之傳

唐孝子儼傳　姚淶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世居嘗知郴州歸老於家
危疾時儼年十二恒侍疾不懈迎醫視之弗能療儼
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將刲股以救親疾者尚可
爲耶可以生吾父吾於身奚愛乃潛割右臂肉閒膳
進之父啜之良愈其師窺而知之以語其家家人始
驚嘆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
儼游學從兄於亳其嫡母蒙寢疾於家儼妻鄧氏年
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
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

脇肉以進蒙而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
久矣儼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
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雖召
子何及且事必遲子安用婦爲儼嘆曰吾得子吾無
憂於事親矣是時家君督學政於桂藤知其狀錄儼
於庠以粟帛給其妻儼事嫡母甚謹生母米儼事之
[illegible]隆而儀節衣食視嫡殺焉曰禮不敢[illegible]也蒙歿二
[illegible]年而米歿儼朝夕號慕窆米於金[illegible]二廬其次三
[illegible]苦負土惟從一童子龍蛇虎豹縱橫其闕儼亦
不[illegible]也儼日取薪水甚疲憔牧憫其勞儼曰吾爲母

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illegible]
州慕而訪之賦詩以詠其事書山之[illegible]曰至母[illegible]孝先
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辭曰事親以盡
吾心耳名於儼何有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
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
避之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其門儼終於太學
生云　評曰昔鄂人之對謂毀傷絕滅黷頭傷義不
可以訓後世守其說不變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
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毫猶懼其毀且傷也
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

於一股之剮哉昌黎又謂陷於危難固其忠孝以是
而死者然後旌勸加焉夫所謂危難者禦患復讐類
也今覩其親之疾痛瘡痍而大不忍之心生焉則其
情獨可緩哉無可奈何而甘於自殘以求其親之生
聽其所爲可也且自殘其肌膚其勢瀕於死矣是必
篤於義烈而非世之詭與激者所能襲也以斯人而
使用於忠孝彼焉有不蹈者乎今不惟其情而直以
毀傷爲罪則韓子特教之過也昔者周公以身祈代
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甚公
爲之而願斬於股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成絕
其身非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絕滅之罪加之乎吾
固知其不可也推此義也則稚子季女如斯生大婦
者君子所許也孰謂其過哉

宋孝子顯章傳　　蘇祐

濮城之南四十里有賈魯河河口之北岸有祠州守
餘干李侯綸所建祀宋孝子并其妻辛節婦以故稱
孝節祠予恐其日久湮沒無聞也乃爲傳云孝子宋
氏名顯章字文光別號藻汀上世不可考曾大父某
大父某父恒義官自　明興爲濮人世居孫旺村族
大以蕃爲郡著姓孝子長身而黔端質簡重不妄言
笑不泛交游意樸如也幼充郡弟子員常服褻如深
衣而色純素潔白望之儼然讀書理解負文學之望
作字用草竹筆體畫遒勁自成一家時或吟咏出入

意表應試東省時有携朱文公所書真筆六日驅車
過上陽四絕句來售問其直須四千即如數償之人
有以屢疑者笑而不荅悖俗慕古蓋清雅人也其弟
後以之殉塟義官公感疾憂形於色自出近郊迎醫
未至而義官公歿奔歸擗踊不欲生乃勉營兆域合
殯祭塟俱依文公禮不用浮屠深慟不獲視親之屬
纊也乃廬之墓側朝夕哭奠弔者無弗惻惻感悅以
爲宋公有子而宋生能行古道也薊盜劉六等倡亂
其黨過廬逡巡不[illegible]近回[illegible]拜而去翔嬀馴兎孕
又不及亦大異矣服制周[illegible]六月而禫郡人東山

李公晟高才能詩善屬文喜談兵氣蓋一世與人慎許可聞孝子之行曰過於孝者也增重士林稱不容口爲詩弔之又躬往候之將風於一時可並見其人矣既歿郡人李司徒璘爲詩挽之後數年郡人倪侍御宗嶽以孝子之行告其友南海黄太史佐太史追誄之歌楚些招焉嗚呼孝子可不朽也義官公三子仲季初艱生殖家用時不足恐貽母氏憂乃孝子籌畫綜理躬自率於外雖米鹽之細經紀罔遺計日分直妯娌更番其妻辛節婦又未嘗不先之於内以故家政井井咸有秩序孝子食餼應試再不利亦不悉

悉於名惟恐去其母無以解於懷也年四十無子謀之先大夫且曰不見先人見其執友所以爲告也蓋先大夫與義官公雅相敬云未幾孝子歿竟無子立弟之子法古爲嗣辛節婦者同郡縣丞實之女出詩禮之族被刑于之化婦職甚修庭無間言方孝子在殯自縊死故祠並稱孝節云論曰余爲孝子傳蓋傷行善者不食其報而疑天道之懵懵也人之強悍恣睢恣越視其親考何限而多子且歷年所也孝子於其親生事葬祭皆如禮而乃不壽以死而無子又未能少沾一命以遂生平乃賫志以歿於天道何如也雖然司徒挽之太史誄之郡守祠祀之節人信之行道之人式之是天道之有終矣予視孝子猶家兄[illegible]也知最詳孝子無後可託或信予之不傳也

孝子劉文煥傳

劉文煥字世英永平府樂亭縣省祭官素行端樸爲吏無過父早逝事母王氏孝妻盧氏又孝姑疾焚香祝天誓冬着單衣者三年疾果愈姑歿願爲廬墓文煥曰廬墓此爲子事也葬母後即廬墓所哀毀骨立每日舉土三次墳而可望數里嘗鑿井墓傍汲以自爨不數尺泉水湧出始苦忽甘人以爲孝感號其井曰孝子泉署縣事推官沈之盛奬之給米而至其廬聞其言劬勞罔極抱蓼莪之感乃思歸而侍親文煥丧畢命知縣迎之路沈選給事中不赴任而告病歸

養蓋不負文煥所感也

劉孝子閔傳

劉閔字子賢纫有至性少長知學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凊疾不解帶母或恚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早亡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則號哭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鄉族憐之爲助其葬母歿哀毀骨立廬墓側衰絰蔬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奠獻一如文公家禮閨門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身不復娶林少保俊起晋臺疏於朝曰劉閔學行高古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講

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訓導前後按部大夫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以賙其乏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宗子說五倫啓蒙孝經刊誤等書藏於家姪孫自省鄉舉歷長沙府同知持身敎樸臨事周慎頗有閔家風

方孝子重杰傳　　郡志

方重杰字思與世居後塘尚書謚簡肅冢子也少奇俊老成侍父仕粤值黎人符南蛇搆亂父在軍中歷三年所母陳氏病劇徧叩諸葦扁弗効重杰心皇皇一夕焚香籲天曰母以父憂子恃母育願母生即耿躬奚卹哉乃竊匕首割左臂肉和粥以進母啖之止疾尋愈嗣有訛傳父遭兵衂者母輒驚怖卒重杰殯殮弗忍於禮哀毀隕復蘇年方十五也粤諸父老靡弗咄咄嗟異扶櫬還遇夜雖風雨露次弗離遇荒林野藪聲鳥孺慕使人不忍聞當其父與叔左方伯

良節一時並仕膴顯重杰獨閉處對古聖賢戶外事若不聞足不踐公庭父清白吏俸入不足庀其家重杰能同苦節韋布糲食奚啻蓬累然父歿廬於墓側時有朱蛇盤旋廬舍中弗去者旬日臺司行檄奬扁其門重杰嘗受業於東所張詡操養漸充正德已卯舉於鄉再上春官不第遂脫跡名場卓然心性之學甘淡薄絶嗜好以顏子淵程明道爲矩矱妙契疾書根極要領著希明録以見志後病嘔血卒屬纊之日令其子講疏食水飲章歌歸去來辭自挽有心廣體胖之句論者謂其充養靜定以至沒不亂云大理寺

黄肇嘗曰簡肅之有重杰猶張忠獻之有南軒也學
憲江以達檄送孝子祠與唐林攢明陳茂烈諸公並
祀　世宗廟巡按御史曾佩疏言其孝行詔立坊旌
表重杰子夢升字君符郡庠生因父龐疾亦嘗舐糞
割臂肉願以身代孝義彰聞屢經褒奬督學田汝成
特寘於優等廩食之將貢卒人稱世孝云

周孝子聘傳　方學漸

周聘字延聘別號克齋幼有至性八歲受小學論語
津津有嚮往意父銑母錢氏旦夕揖必恭出入必告
弱冠爲邑博士諸生慨然曰古聖人垂訓豈其華言
獵世資將躬行是迪爲人子服青衿乃不能愉愉翼
翼爲兩大人色驩惡用嘔嘔佔嗶爲溫凊定省問安
視膳探親志所向殫力而圖怡色而承之終身不替
常曰有一不義非孝也言一不信非孝也受一不潔
非孝也視躬斤斤不適匪彝應試於池州群寓一樓
盛夏袒裼適有艷婦窺趨而下覩延聘獨衣冠危坐
樓上曰使知樓有人弟仲耳叔聽既婚食指漸繁父
母命析箸延聘曰兒業已受書何忍規彊畝二弟所
欲歸餘於聘耳故分田獨瘠澇延聘安之授經自食
其室災鄉鄰趨救延聘止之曰天實有討予不肖敢
拒命乎望火百拜而已嘉靖末外艱擗踴哀慟水漿
不入口七日幾殆弟執飲強之少許始歠粥不茹蔬
日三奠奠必孺子慕寢苫枕塊不離柩次歲餘忽謂
其子曰旦日遠客來預爲具已果然自是言休咎頗
驗或問先生不解占候術何能前知曰吾心似覺如
此飯何內艱禀禮致哀一如前喪欲附塋先隴宗人

難之延聘曰匪宗人之尤惟予不肖有罪哀莫至六年宗人曰時可免喪矣延聘曰大事未襄霄壤間一巨憝安忍從錦衣者後乎衰絰不去其身哀號不絕於口深墨之容常如袒免十年不踰閾苦欬嘔剡鄉人靡不惻惻儀部阮公自嵩言于邑令李公尚默恭藩張公淳亦言之李公乃表其宅捐白金八兩使諸生齊則肅往爲營葬于時宗人感其孝許祔先隴或謂當詣縣謝延聘曰令自爲治邑計吾何謝族有爲諸生者代謝之李公嘆曰不謝然後見周生人曰服未可闋乎延聘曰爲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吏其何能

安又服二年然後釋起復至學宮博士先生曰知今歲鄉薦乎對曰舉者三其一爲新生卒如其言然纔此不復談來事矣晚酷貧二子應氏應尾漁樵以尸饔延聘戒之曰山河非吾有漁蝦鯽樵荊榛足矣勿敢大偶得一鯉延聘怒曰過取之謂竊求其主而還之鄉飲欲賓延聘延聘逃越數年博士先生使人以他事羅至邑就而強之始一出諸生色喜若景星也擢於前也優游衡門七十餘卒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輒諓諓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俛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

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耗其母錢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

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禮樂也變無恒産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遂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孝子何倫傳

趙　鏜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縣人天性至孝居父喪哀毀踰禮忌日輒咨嗟涕泣如初喪時事母毛氏尤謹溫凊定省事事必如禮家雖貧而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假貸於人一日母失雞豚陽爲尋覓而陰求其似者以進或笑其迂則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斂一遵古禮三年疏食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郡守克齋李公縣尹劉黃二公咸貽之華膊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孝子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先生講學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諸公游晚年復拜甘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充然如有得也曰與西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孝子無子一女壻柴惟道亦高士云趙先生鏜曰予髫時猶及見孝子今屢[illegible]孝子巷門輒低徊景慕不忍去因詢其遺事知孝子和而介人也一邑令欲見孝子孝子不屈適族人有重役令曰孝子一見我可免也孝子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怨且詈不顧也有酗酒者擠孝子於溝同行者欲毆之孝子曰此飄瓦觸舟者類也

笑毆爲又一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孝子覺其人
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此盍留以備吾母晨炊乎盜
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
不復爲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崔鑑傳 吳桂芳

上二十四年九月予自雲南部來董刑廳事有崔鑑
者以母故殺父妾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
激義請於朝 上可之得減死論予親訊其事壯其
志爲作傳焉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魏娼
者善冶淫聲佑悶而悅之延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
王嫌其非類欲諫止之佑不聽娼恨遂日搆王之闕
訴於佑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箠楚之娼由是益肆如
是者數月矣一日佑出娼以語侵王王復之娼怒擊

王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淚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
之悲慟不自勝因謂曰吾爲娼婦所搆被辱若狀今
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聞之且泣且怒曰母第安志
勿他也語畢即潛入生舍挾刄以歸躡娼所在娼適
溺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拔刄刺其左脇深入寸
許娼隨斃鑑以刄匿牖下亡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
殺娼而吾父不知必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
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歸未至佑果疑王
所殺甲者已繫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
殺人者我也毋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若輩不吾

信吾殺人之外尚存牗下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
以鑑馳報聞於 上詔下法司議於是大司寇者搪
開公僉議曰可緩死啟事臧死者悉發伍今輩以鑑
幼且情可原議併釋之廼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
竊見崔鑑所犯爲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
全母司寇議是 上乃下詔曰崔鑑既爲母冒辟情
可矜郵其原之鑑遂釋

論曰予觀於崔鑑殺娼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
當其父志已蠱孽婦擅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
此時決大計則母必不可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

不謀於人奮義勇一死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亡又
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兕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
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
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
信然

楊黼先生墓志　　　　李元陽

楊黼太和蟠溪村人也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詁
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口絕葷味工書善
篆籀人勸其入庠校應舉必當有獲笑曰性命不理
而理外物乎畢竟何用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
曰桂樓日夕偃仰其中詠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
詞數千首皆發明無極之旨每出遊遇林泉會意輒
留連不能去然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
數畝以爲養親耳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一日聞蜀
有無際大士悟道因辭親往訪之半途遇一老僧問

曰何往曰欲訪無際老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曰佛
安在曰汝但回遇着某色衣履者即是佛也遂回數
日無所遇暮夜至家扣門其母聞聲喜甚即披衾倒
屣出戶乃向來老僧所言佛狀也自此知父母是佛
不用遠慕由是竭力以事親不下桂樓註疏孝經數
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摩皆小古篆作字硯
滴既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不知其故自是常然人
以爲孝感所致禿筆盈家作筆塚於西原以瘞之爲
銘以志示不忍棄也父母歿爲傭以營葬葬畢入雞
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中十餘年壽既八十子孫

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吾明日午時行矣入見無
恙不之信以爲戲言時至誦偈而瞑家人哭泣棺殮
既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
人笑自稱名曰楊蒲先生今日事纔了也家人驚呼
曰爹回來也遂不見蟠溪距城北約二十里城中親
友及素所往來之家一時皆見其來言笑如平生而
不知其已入棺一日矣李子曰昔邵康節先生將殁
於伊川祖營自洛陽舉喪時司馬溫公二程橫渠四
先生在送半塗棺墜蓋底空然無復有康節軀矣此
理何居豈故破世儒之執耶不然黃帝騎火龍上升

堯攀龍舜冲舉顧非吾儒之宗祖乎予小子何足以
識此竊因蟠溪先生而有感焉故爲之立傳

二孝子傳　　　耿定向

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予聞諸長老先生言爲紀其大
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
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者下覷之則丐子也坐一老
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
人訝詰之丐子驚愕曰儂寠人耶爲阿母歡耳貴人
嗟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
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
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
興里巷推舂人也獨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

故至窶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猶贏於貲一日飲
諸婣呼孝子侍婣多豪貴人饌且腆甚孝子未及舉
卽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
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丼脆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
再御卽御若未嘗甞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
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卽致我母前耶會席
闌酒酣主人出金巵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巵置樓
簷間覆以尾先間歸俄侍者報亡其巵衆客欲自明
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
捫袖中至羞澀也倉卒不得計卽謬曰出我詰出之

則曰匠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
或為他人乘也柰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
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僦屋奉母居
令無訝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恚聽其語亟
道丗氏巳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戹乃折簡王
人語以故且曰昨眷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
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悉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
從父曰癡兒吾業巳得戹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誣
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其苦不能勉奉
母氏懽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

大詬我且重為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
欲孝乃力不能我即贏餘兩豚犬兒能似爾萬分一
不 為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
吾兒 其產令得終奉母氏焉閭其族
里至今 人謂遺風所漸云

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乃丐子
殆契是乎世之力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
親一開顏賭豈少哉令人脈脈感愴矣或曰行乞至
訴詈辱親也不知彼豈嘗鼓進者醜乞播行何
究所止能以親顏不恥構肉王自誣拳若甚獸
乃其顧養一念即古穎封人奚加焉卒感叔氏
後世有以也夫

李椽學梅傳　　耿定向

李椽者予里中人也名學梅初為臬司幕椽當　世
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時椽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
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椽兄弟凡四人
椽為嫡且長餘孽子椽父暱諸孽而疏薄椽用宅便
利者悉與諸孽故諸孽富厚而椽獨窘其大父不平
欲訟諸官椽跪大父膝下泣曰弟吾手足父鍾愛弟
即愛我柰何以腐鼠傷父意且也控孫訟子以子懟
父厞桑大父乃巳里人稱其讓尋母歿椽廬墓所者
三年往見廬墓者率為廬居乃椽煢煢獨棲莽間暑

雨一蓋嚴冬一藁席耳又苦貧日不免以拮据生理
出出必返即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漭忽雷
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踊號曰兒
在此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鄰有
耆儒張姓者意椽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矙之席藁
臥雪中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高
張盖嗟嘆轉語諸人人近歲其父歿亦廬墓側如衺
母里人稱其孝椽前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
其賢特令督臬獄舊吏督獄者值慮囚時可坐得若
千金乃椽受令即自榜獄中曰諸囚犯於刑者中多

以時故上令每資獄者勤法耳猶乎法而無所何如
此因不以一毫自見且從家奏糧且饋粥以飼囚之
無告者又有囚法不應死掾檢牘得其情請於當長
生之絕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致私爲同曹掾取后
察知德由掾也乃置酒飲閒更薦幣加金爲壽掾色
弗然振手去人又稱其廉且仁云掾往歲舒介紹謁
余余重其行見之掾故古貌又冠履敝惡憒然一田
夫也予間與友談經史或舉其凡未悉其末或億其
意偶忘其辭掾從旁代對每多助予始掾亦常涉獵
經史者詢其少師里儒張高嵩師郭先生慶善甫善

甫王文成之門弟子也其行誼蓋有本矣耿子曰夫
也命夫其不幸而不生於元和永建之年乎耜令生
於其際久已卿矣乃掾故不善治生其家日落里人
無識者咸姍其迂而行輩或反嫉其矯士貴遇乎哉
雖然若原憲高柴輩得聖人爲依歸則又不可謂不
遇也掾幸受知冲宇矣

丘孝子緒傳

張時徹

丘生名緒字繼充寧波鄞邑庠生世居城東萬齡鄉
里名丘隘上舍君丘鑑之中子也鑑妻余氏小妻則
黃氏也黃既生緒而余乃不相狎也出之適江東包
氏未幾復轉適他所遂不復聞問時生年尚幼或微
語以母故輒欷歔不自勝父母憐而撫慰之及年十
五上舍君卒每語及朱康叔事頫首銜恤不覺涕泗
之霑霈也孝事母余甚篤久之余亦心傷之均愛若
已出余病且劇嫡產兄經及弟綸俱客京師生獨侍
湯藥惟謹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與生訣曰

我即死汝無忘若母矣生矢志益決當是時距黃去
時凡二十年所矣轉徙不一杳不可迹忽一夕夢人
告之曰君之母蓋在台州金鰲寺前云次日上郡偕
一人邂於途知生爲丘氏也漫何問曰丘有出母者
乎聞其子固貧也而今安在乎生驚異反詰其自則
包氏故養馬厮也詰以母向往故厮歸而訊其母其
母曰昔居浮橋東有周平者曾口其事然今已配戍
京衛矣而生女兄之夫則王李也時以進士待次京
邸遣書屬王爲訪其人久之未得也偶一日大雨有
避雨於王邸門者叔聞其聲爲鄞人也而叩之乃即

其所訪周平者也延而問之始知黃適台州李憲副
之子云生得報即裝而之台時李已故無嗣而所許
者乃遠族子也漫不知前事生徬徨抱泣於道有見
而傷之者曰此中有東門王四老者齒踰耄矣故嘗
作媒氏爲生倘知之乎導往詢之則知黃居李無促
而復適仙居吳義官明旦生欲再詣王老叩其悉而
其夕已暴亡矣夫仙居之巨族生至其里歷瞯數十
家見一門頗飭踏而入焉則吳秉朗秉勳之第也二
人皆庠生感其事而留止焉中夜遍詢諸族有嬸氏
室於内聞所留止者異鄉人也恚而咻焉娃語之故

嬸故黃舊主母也而因憶前事然亦不詳所往呼舊
倉頭問之云適於金鰲寺前丿、歲經之棺已殯寺傍
矣生以其言與夢符也而信之且行且泣期得一面
棺爲慰而二生與之偕道犯一牛觸生於溝則傘工
馬長之門也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其事
告馬長曰吾先傭肩輿度日億曾與一婦至稱雲蒼
嶺下殆其人乎今存亡未必彼所傳寺傍棺者謬耳
二人忽入門縛輿而出曰願執厮役爲先生導生喜
甚即別二生乘輿而行至其地馬兄弟卸輿辭曰當
於此求之矣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憐君哀苦而來

豈爲金耶固授之輒投金而去生居嶺下旬餘一無
所谷邂逅行人惟以寧人物色之有織屨者云此去
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六十婦蓋寧人去歲其殆
亡乎生懇祈與俱先造其姑氏之家詭如其言遂往
王碧川詢之而閭左老嫗亦如其言即生從奴亦以
爲信矣乃生不自信復遣奴詢於諸陳奴偎偎行委
巷中忽一老嫗佇立於門探之爲寧人也而扣其從
來具從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爲知其爲黃也馳而
報生生愕不自持亟踉蹌以往抱持悲號曰天乎何
生不辰而降割我母子若斯之極也蓋閭里莫不感

動焉所謂已亡則其姒氏也陳翁無子而家貧多負
生還取金償之併迎翁築別室奉之捐田養焉翁
歿則請母入室率妻子朝夕饋餼怡如也生初居母
余喪瘠毀盡哀處兄弟友愛忱篤先是伯季俱輸粟
入仕籍凡用貲若干折産時衆議量美其貲生固讓
曰苟若而可何言乎一體者哉人以是益多之嘉靖
辛卯歲蜀進士趙民順宰邑因入覲疏生二事于朝
命賜額於孝子表里宅云生冲和夷易疏無他腸悖
睚黨往往能赴其所急與人交寬厚仁恕不少厭圭
崖不問賢不肖皆稱其爲有道君子也自幼好學博

綜羣籍於經書尤剖析精義執經問業者屨滿其戶
弱冠補邑庠弟子員輒試高等食廪餼者二十餘年
累舉不第需次及貢矣忽感火疾疽發于背旬餘而
逝蓋嘉靖癸亥八月五日也凡得年僅六十有一時
庠師檄縣給牒而縣令賈君聞生至行特遣掾至舍
爲之勸駕而生已陳尸在堂矣詠之曰嗟丘生破家
葬母而不得終母之養劬勞于學孜孜終其身而不
及沾被一命謂天道可問乎歿之夕家人環哭丘請
所囑乃張皆昏昏語其子曰婆要緊婆要緊婆卽母
黄氏也以是占生純孝蓋臨歿不少替云司馬氏曰

予於丘生蓋有徵於感應之故云乃道旁之養馬廝
異矣台寺之夢又異避雨之周戍又異東門之王四
老又異觸溝之牛又異委巷之遇又異使非孝通神
明誠貫金石夫誰掖之間關閒之萊昧殆所謂若啓
若翼者耶世俗傳諸家雜劇至骨肉暌分流離顛沛
是成萬狀而卒徼神之佑完其天親卽悍士見之蓋
未始不鉥腸酸鼻也然要之皆幻語耳而猶能感人
若是而況如丘生鑿鑿不妄者哉嗚呼是可悲也已

夏孝子恩傳　方學漸

夏孝子桐城人初名恩有至性六歲失母嗚嗚孺子
慕持服如老成里中目攝何物兒乃知禮父龍淳樸
志機籍諸生酷貧傳童子脩以自飼孝子旅館侍寢
食衣嘗有違色嘉靖甲辰孝子甫九歲父寒疾瀕危
孝子涕泣徬徨不知所出禱天地假屠兒刀潛於暗
室刲左股一臠六寸許躬烹羹以進父食之遂愈異
日孝子創甚父詰何創乃知向所食者子羹也驚而
大號柰何生父故殺兒乎鄰父老趨視嘆異聞於縣
令胡公枋義申府太守胡公麟先一夕夢王祥來謁

禮之詰朝得申孝子文訖曰孺子殆祥後身哉賜名
子孝字以忠請於督學使者胡公植植曰孺子能孝
性固天授未可以中行槩責之命籍邑傳士諸生月
給廪五斗膳百文胡守復以屬貢士趙僴授之經義
及長受經儀部阮公自嵩臬副戴公完之門已而漢
川張公遂署桐諭倡明理學首表孝子館穀之以風
多士孝子毅然繫籍理學癸亥冬父天年終孝子哀
慟幾絕明年春正月葬孔城之麥園墩搆茅廬一楹
於墓側獨居朝夕奠哀聞於野二月間鄰魏國者夜
出遙見墓所有火炬百八尺許者千良久滅且詢孝

子無所見季冬虎哮桐梓山孝子孑棲自如廬葬三
年身無完衣口無茹味鬚髮皆焦形容槁悴服闋始
奉主反室始往子甫歲有半女三月及反子女能貌
人不知其爲父也驚問母曰徑入室者爲誰孝子既
終喪罕至庠舍而遊四方訪有道下秣陵泝荊楚沂
越浙客盱江歷事楚侗耿龍溪王甑山張近溪羅惺
堂史質疑請益得一懿訓不啻拱璧耿公督學陪京
攜之歷廬鳳應天諸郡所至晉邸與諸名士俱耿公
檄類奏孝子固辭曰不肖子不忍以亡親賈名耿公
已遂成子以辭名孝子經歲不過家郡邑大夫益重

之司理郭公嵩錄其行請于直指劉公移文獎之賜
文綺白金將疏聞會孝子病卒年五十有六囑其子
曰瘞我父墓側人稱瞻雲先生配汪氏能偕孝子食
糲衣疏不厭客在堂雅譚孝子不內顧汪潛具款務
洽客不足乞諸鄰以故孝子忘踐跡而無離憂子四
長民懷孝廉次民望民敬皆諸生次民畏

孝子楊騰傳　郡志

楊騰永平郡遷安增廣生也廬母吳氏墓有水花結
於盆絲文秀異儼如樹下人拜伏擯前之象已芝草
生焉同學生楊汝經暨鄉里告於縣曰騰心地端醇
性天孝友孩提失怙賴母氏以劬勞菽水無違承慈
顏而幼順動罔愆訓志篤惇倫患親目之喪明逐日
以舌舐而愈驚親病之幾殆籲天以身代而痊輿論
旬歸眾心允服隆慶元年季冬親以老疾告終哀毀
踰禮幾于滅性既葬居廬咸如初禮三年七月地產
靈芝大小四枝黃紫二色于廬左右成列若植孝行

感格事應異常縣以聞于總督劉應節巡按賀一桂
提學傅孟春奏旌之立純孝格天坊表于通衢仍給
冠帶人丁榮其身役其家云

孝子文學潘自新傳　羅治

余故人潘君者諱自新字汝明別號用吾家丹徒之太沙沙四面受長江而君舍其間若橐風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君世耕沙中汚邪田伐荻緯蕭至君父東園翁務遺君就傅受學年三十補潤庠弟子而氣恒矯矯若恥以身浮沉閭里間性峭直人有過必面折之而人卒諒君無他腸也君亦尋悟已非是輒佩韋寓警一日有稱東海王心齋先生用布衣起海濱君獨怦怦動謂聖賢爲必可學聞從而鄉之儒先論道德性命之旨而君起居飲食家庭人倫一稟於先

民程法而鄉之長老相聚笑君者曰咲潘孺子之爲人也何爲是拘拘者孺子欲衣堯服而操堯行耶非也若今之所稱聖人傑士者必援上第取巍科上耀父母次華妻子美宮室而富田園赫赫于鄉里者真聖人傑士也孺子何不此之務張汝弓挾汝矢以射富世之顯貴而乃爲此妄庸腐儒之事可笑者也君聞之重唯唯謝教而中實傲睨之君天性至孝友事父東園翁每竭力色養而待弟又新爲最友愛一日東園翁從沙中涉江望郡城中流遭風逆舟覆君時居維揚領生徒說詩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慘澹涸[illegible]心曰異哉何祥乎少頃家人傳翁變至君徒跣走十里抵江濱大號五日夜曰天乎地乎神耶鬼耶我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不可得也於是感諸文學錢應昌談自新等具言郡守下令屬延江舟子操舠上下百里大索風濤又十日夜所獲江中金鐵及腐肉折骨無算而翁卒屬之茫茫不可問矣是時君幾欲以身從翁殉大江乃兩脛沒沙泥中幾敗不支余屢慰之曰無以爲也而翁之不免於水命也且君欲讐陽侯而訟大江之神乎俱歿無益也所爲君慮者上有垂白之母下有藐諸孤在也君聞愈益泣而余

亟呼君之弟與君之子掖君而歸臥苫塊間而予時時用經言繩君君亦信予不妄復語君具棺以翁生時所嘗服御內棺中立塋爲表命曰衣冠之塋庶介而翁波濤無定之魂有所附也蓋君自是三年讀禮啜粥食疏無笑言悅色終君之世不入內室豈所謂天性至孝完行端嚴君子非耶君爲諸生即鮮大文名于世而雅好予論文往往待予言解頤而予始學詩得近體一帙君特爲梓之曰莫邪集者而君之族顧不大顯屬予爲立譜若有當心於予之言焉而予方疲于津梁而世亦鮮知予而予之困特甚君故貧

學傳爲予解衣分食間亦少資予衍來往來君雖不
嘗稍少猶不藏之中心乎後庚辰予與江夏丁元父
黃門兄鼓棹登焦山復聞君母卒而予亟持生芻吊
母墓下盡哀而別又十年而君竟先物故矣猶具一
詩及所爲自祭文者皆絕命詞托友人龔一柴身後
致我讀之益愴然嗟君呼吸易簀之頃何廉廉也而
尚不忘予故人君固直視生如寄而死若歸而予豈
生相憐而死遂捐者自予所友世之名人若以文章
見若以功業見彼皆挾世資似可憑藉於不朽若君
之生乎孝友大節負天經地義之懿可貫金石而質

鬼神而反令寂莫將受知于千古之上乎而古人不
可見將自見於百世爲敢乎而誰爲之聲施寔予責
也予安能以予非青雲之士而辭也因破涕立潘君
傳

王孝子世名傳　　張鳳翼

孝子諱世名婺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
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
田識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
錄鍇鉄冊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
置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刃銘之報讐字母妻不知也
服闋遊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
佩之已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
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隣醉歸
孝子乃迎而揮其所購刃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於

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構
首狀赴邑請死實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死之日六
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
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
道當道委金華汪令往訊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
矣只欠一死汪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
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
抵讐命矣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
子囑妻絕吭柩前獻屍臺下汪憐之遂移文請於郡
言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讐同室矢志終

不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讐之刃懸之縊
像就理恐殘父屍即死慮絕親後歲序屢遷剛腸愈
烈及甫生男　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刃於讐人共
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
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一檢則世名且
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也捐生慷慨既難卒
保其身而就義從容是宜曲成其志合無放歸故里
聽其自裁當道可其議孝子遂得歸歸之日汪囑之
曰子行吾且來子無即死吾終不惜爾父既朽之骨
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誓不欲檢汪喟然曰

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正色曰豈謂名哉理固當
如是其母迎而泣孝子曰身固父之遺也以父之遺
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君姑
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館之前館囑守
者曰無令孝子死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
千人汪遂令舁其父棺至孝子聞之大慟遂以頭觸
地守者持之不得死明日邑諸生翼而見汪孝子望
見父棺即以頭觸皆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
持大號陳汪二令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
從孝子志汪乃舁其父棺去遺文而弔之孝子少甦

即求至灘視父棺爲一再慟塈弟扶棺登舟久之
返汪所在日去矣讀所遺文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
欲白于上免檢其父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
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雲霧皆慘烈
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霽焉遠近奔哭者載
道嗟乎殺人者死律也人命是虛行財是實亦律也
彼買和契贓具在可以坐俊殺良之罪可以挽世名
抵命之條何必檢厥父屍以傷孝子心哉豈當事諸
賢急於全孝子反亂其方寸而慮不及此哉抑天意
不惜孝子一死以遂其志以教民孝也夫桓公復九

世之讐春秋大之人有殺夏惇師者惇殺之以報讐
而卒免於罪報師讐且爾況報父讐乎故徐元慶之
復父讐而自囚詣官也識者以陳子昂之議爲非而
以柳宗元之駁爲是良有以也且孝子身抱父痛日
接父讐含忍六年而圭角不露是荊軻之不能忍於
易水晉侯之不能忍於慱浪孝子能忍之其智足多
也至手刃父讐視死如歸雖聶政死韓程嬰死趙何
以加此可不謂勇乎而又不欲以一死易三尺法第
令當官守法雖憂國奉公之祭遵亦不過如此蓋孝
而能忠矣使其不死而登之清朝必能運籌必能折

猶必能炊爨必能食一必能爲鐵方伯爲鼎山丞爲于肅愍豈獨一郡一邑之所表見已哉予不惜孝子之死而獨人諸賢不得盡其生孝子之心也爲之立傳

舉三孝子疏　陳子貞

張梅繫合肥縣民梅家甚貧母韋氏能盡子道萬曆六年母病肺甚篤乃嘗其穢并其痰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母果病愈十一年母復病癰親爲吮舐母病復愈又塋祖綏適隆冬大雪位告天地偃臥穴中忽然晴霽又父文貴病殁築廬墓側日夕悲號三冬之時山花徧味人以爲孝感之祥名著一方年逾六十該臣看得張梅貧無立錐孝堪勵俗母始病肺則嘗糞嘗痰母繼病癰則吮膿吮血營祖塋裸身溫穴而積雪夜晴廬父墓泣血毀形而山花冬放事生事死盡

禮盡思況出村氓尤徵天性既經勘實相應表揚

王在復係太倉州民嘉靖三十三年地方倭亂在復時年二十一歲隨父監生王亮齋讀書城外朗澄庵本年五月初九日同父奔入城居父因身肥不便行至中途遇倭父子相失時在復已脫身二里許展轉尋父聞父爲倭執急趨父所見倭露刃嚇財跪求祈免倭以刃背擊其父即以身蔽之痛哭哀求倭怒奮刃一揮父子皆爲四段二首墮地而軀殼猶相扭不釋手同時避難窓友徐志昂徐仲山馬堂金良等目擊可憫本生家亡祀絕湮没日久迄今父子一塚稾

邳州城之北該臣看得王在復孝出因心義能殉難
捐生於嚴親之被執同死於倭寇之狂鋒兩兩幽魂
含泣九原之下英英烈行同揚萬口之芬孝出異常
光沉没世既經勘實相應表揚
李文詠係崑山縣儒學生員素性孝友父原任沂水
縣知縣李大經獨寢青室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二
十四夜陡然發火文詠卧室與父縣隔一牆驚號悲
救突入抱父斬以俱出而炎燎漏天棟榱蠹覆橫身
翼父而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義男李安目擊其
狀夜半火息檢撥瓦礫見父剩全屍子餘半腿次日

縣官登門查閱鄉約保總高經趙中玉等同驗該臣
看得李文詠孝得天性之純學盡人倫之大憫伊父
之被焚挺身赴救因棟榱之盡墜與父同灰翼身烈
焰之中父猶剩有全體捐軀瓦礫之內子僅餘一殘
股殺身以成其仁殉父以全其孝綱常增重閭里傳
芳既經勘實相應表揚

楚岡苦孝鄭之垣傳

余條燕史孝有列傳非燕弗錄矣每擊節百世上乃
寓燕目擊君鄭之垣者黃岡團風鎮人丁丑歲父尋
親遊都下母王懼夫宕而不返也命之從且囑勸亟
歸至都父不如意為書史以給垣竊計曰我生十六
矣可使父日劬勞乎執鞭之士其可必求哉竭力並
役入下廠朝暮易為活耳即入薊修足覓錢佐父需
至三屯五月五謁景忠山靈為親壽歲終以所覓歸
父于羈旅每持齋誦經無非為親者曰隨父都下閒
輒吞涕勸歸父不并數千里來尚落拓入閭里而日

苦父不歸念母之倚閭久矣壬午春春朔齋之次日
咬左中指瀝血具詞為禱且願持齋誦經三年放生
施錢各至千止朔望叩拜諸神五月望病且休夢神
詰責狀自是益致虔三四載如一父棄書吏圖他役
不遂憤悸成篤疾囊以求醫醫亦罔刲髮糊口而途
益窮於歸矣垣傷之朝夕籲天有老人附道左狂呼
環視者多戲之尋散去見垣獨立最久詰孺子其為
何對曰吾見老人長者卧病而不忍也老人喜而邀
起因覓其酒肉乃罄所有為治具共旅宿聽談玄上
休咎娶以父母問不答每明發而益不衆焉於老人

所授者敬拜而祠之乙酉仲春五日五鼓在都下稱
貞於昊穹曰垣窮旅亡㕑爲親哀禱者屢矣恐不足
鴉今特割左肱以識若而不可改請不肯身當之含
肌而刃若劈紙然父詰其狀爲愴然動適毋腸病直
醫者不治矣夢神人投之藥及告而子祈禱狀宿疽
破且差告諸妯娌奇之别毋幾十載矣一日同父觀
傳奇者作孝童狀感念毋益深父思大毋亦有動色
復舉毋所屬纚纚幾百言而痛苦以告竟詭前言不
許乃姚辭求歸起居大毋亡何復來膝下勉許而辭
右訣也陽月起行負黃米著蕷及榛栗往歲暮抵家

大毋徂矣毋散其所負示家人且語以所夢即當窆
合手拜謝園告毋以割肱故而家人咸稱孝云居甫
月復北負晚米凍米數升土魚數尾爲别父府所須
也塗乏資斧以藝展轉求食夏初乃抵三屯父孟陽
病卒鄰邸埋於叢塚聞之哭幾仆熱所負而奠痛稱
罪之不可返土人示從火化則蹴然曰吾耳喪膚吾
父乎哀呼明神曰不肖别父以思毋也不意父年未
中竟爲羇以終世不肖雖傭丐寧并父作燕山鬼乎
柰家數千里控告無門矣願自鬻買棺歸葬畢來役
以償此往者再取左肱瀝血立券敢誓於明神庶幾

人信之遂當窆而剮作券於塚側荒穢槃槃不可抄
乎據人所驚過者晚以灰畫圈趺坐其中念佛爲父
識多怪狀不述明發引魂歸祀逆旅拐腹并血券悲
號於街衢體無完衣面容深墨有與之飯則曰使吾
饑而飯歟亡父不終於此乎敢不拜惠而食諸有薄
助以金則不受曰不足以襄吾事而吾不勝其爲報
耳於是人咸嘖嘖苦哉乎孝子云守備邢謙南陽人
也聞而召之哀鳴執血券以自鬻謙曰嗟乎吾豈以
貨取而宦遊者哉囊固空倘求奴安忍以孝子爲乎
姑俟之爲爾圖由是浙人金印助棺陶雲鵬爲傾具

閩人余爲備喪服齎杖屨仍有助者則辭之乃泣拜
于陶君曰不肖亡父有餘幸賴諸君子就木俾不肖
身亦獲成禮邢公厚賻道里費旅襯可長返矣且不
忍奴我我忍亡而奴耶第於諸君子匪報終心何日
忘之乎陶君諭之曰不知爾者奴爾奚爲知而願爲
爾執鞭吾役何以贈哉乃授予簡曰孝難矣孝難矣
於今之見斯人燕史氏其含諸予稽諸史其傭丐割
肌苟有一足傳況兼之者乎今迹其所爲多二氏家
敎倒不重遺體如吾儒者道然能不從火化以歛乎
足形且亞首丘焉則全親者大矣視世人但知有身

者何如即孝子惟求遺骨者何如吾儒稱負米以百里外爲難茲往來數千與百里負者何如蓋生盡力於米死不愛身於親乎雖當從於二氏儒者道過半矣他日太史聞之亦必有定論在予則故知始書於館萬曆丙戌夏五

徐孝子彪傳　　縣志

徐彪字宏傑浦城縣人性至孝生平約已循理擇地而蹈事父母朝夕菽水必躬必親善承顏色無有違志父疾湯藥嘗而後進宵衣侍卧起不解帶者三十餘年既終爲孺子泣骨瘠幾不可勝埏殮皆如禮廬於墓側日夜悲號不絕聲歸乃刻木爲二像謹事之時時上食有他出則告而行四時物必薦而後敢嘗遇忌辰素服哭泣蓋終身允慕云兄歿遺一女撫養之不啻如已子疏屬有貧而鬻男取券代贖鄰有蔡四者被負而嫁其妻爲償其負而返之盜入其家法

捷竊貲既獲諭之曰若亦通於饑寒耳予恐彼爾以盜名哉亟改行無罹於辜其隱德懿行又如此至今子姓蕃昌科甲接武所謂孝思錫類非耶邑令書其堂曰熙德已經陳御史具　奏禮部於萬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題請奉　勘合行縣給官銀三十兩竪坊旌表其門

卷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三目錄

義人

目錄終

何潤傳

何潤字子潤吳元年四月海寧鹺鵰阜衆時未定率鄉民無知者黄謙入城擅開府庫竊器仗盜金帛殺良民執華亭知縣馮榮袁浦場官李肅袁晉等將害之潤以身嬰其鋒願舉家坐卒脫榮等死知府荀玉真逃之野復還遇害潤亟奔其死所收其遺骸面藏哭奠拔其家使還葬焉府及屬司入印皆散失不知所在潤物色得之出私財購而納諸官方倉卒時老稚有不能出城避難者無問識不識悉為寘縣之後堂供其宿食得免者甚衆及苟指揮率兵來誅兇悖潤復具羊豕酒醴迎犒于郊費皆自己出既又率父老詣龍井莊謁丞相徐公拜其職渠罔治之德一方以寧馮君深德之將聞其事于　上潤固辭乃止時咸稱曰何義士楊維禎錢惟善諸公為傳其事而歌之

蔡子英傳　睦桿

蔡子英者永寧人也元季舉進士以擴廓帖木兒薦授參判累擢都督參軍及王師征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入終南有司繪形求之檻送京師至江濱亡去未幾陝西又購得之械過洛陽遇信國公湯和不爲禮和怒爇其鬚髯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聞子英至欲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曰欽惟　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劍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釜魚漏網假息南山暴者見獲河南拘送京

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勞勤有司既逮
陛下又恬大臣挨之常情雖死不足以贖其罪而
陛下以萬乘之尊欲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　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蒙主將之薦仕至知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也蓋臣之仕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昔馮道歷仕五代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正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子又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　陛下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奬忠義蓋以爲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物之衆旣不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於國舍臣不用何損於事　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烈

士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虜而廁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　陛下乃待臣以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受賜多矣奏入　上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　上知志不可奪勅有司送其出塞　論曰讓云吾之所爲正以愧天下之懷二心者千載而下誦其言使人慨慕無窮也子英乃亡國俘虜　皇祖特

其才欲授以爵子英不受退而上書以自明可謂皦
然不欺其志矣其書辭世𠭵有知者余故著於篇

杜環小傳　宋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
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
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
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
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
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
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
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
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

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
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
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
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
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
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
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
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
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
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

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甫止
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蘇果無所遇而
返生乃定環鬻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
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
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
進七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
郎奉　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
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
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
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

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
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
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
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
如杜君言終而氣絶環具棺槨殮殯如禮買地城南
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録事
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
云也人嘗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
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况既死而能養

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
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李疑傳　　宋濂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脫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詬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睊睊未瞑即舁弃之而欲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于其將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匄貸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

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橐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撿以歸面發橐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與所封橐寄北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橐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餽御弗受反贐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劣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凡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

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樂析傳　　烏斯道

樂析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戶籍官析承其役弟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瘠自縮迫小民倍其輸以掩己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凡亭之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即遣使緝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析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梲願代往析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詎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梲又詣縣庭請以身代析析白於官曰析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析也梲罔知聞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析行可一舍許梲又追及之析叱之去不聽即乘堍垣以堄提梲垣之堄去者半梲度伯氏心不可回始慟哭而返十三年夏析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析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爲鄉之碩儒嘗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析死惜哉

論曰析之就禍梲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梲雖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析雖死猶不死也古伋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朽者以莫伋壽并也孰謂析梲復爲伋壽頌勸郡縣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佰仇讎者苟聞其風當何如哉

程先生平傳　　汪叡

先生名平字德正徽之績溪人也徽古新安郡程爲著姓自祖梁忠壯公靈洗簪紱不墜至平三十有六世矣先生幼失怙恃然禀性溫厚恭恕言貌恂恂與物無競鄉里稱之素與里人張德良友善洪武初德良坐鹽價事惟法吊凡百餘人而波及先生御史廉得其情諭之曰灑於衆則汝免矣先生起謝曰家世業儒非義不敢爲平不幸爲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者也天可欺乎寧以身待罪御史深歎異之尋論延安與郡人朱仲杰偕行仲杰悍戾不以道相遇盛暑同休憩道傍樹下仲杰曰德正守行李我前問店乃趍酒家久不至俄暴雨水漂其行橐先生自救不暇仲杰還處怒責償於先生先生如數償之不與校逮至延安仍與同處仲杰以醫自託于梅百戶明年仲杰臥疾知不可療以其所有盡寄之梅曰必吾子至乃可付之既卒梅謂曰他郡仲杰死先生又備棺槨衣衾而斂之或曰其人待子如是獨無憾於中邪先生曰彼自虧其德耳且與同郡而生同患難而來死無所歸於我乎殯聞者莫不歎服朱氏子德生以母命來省覲行至汴聞其父已死而囊篋又爲梅百户

挈之他往中道還家紿其母曰吾買地葬父于城東矣又出其所携衣曰此父遺物也越三年庚申先生子寔往延安省侍遂命負其遺骨歸績溪信報朱氏子令迎柩還葬德生怡然不復顧丙寅秋先生自延安歸知朱氏柩尚留殯後園不悅曰延安數千里尚爲負之歸由績溪距休寧僅百里豈可九仞之山而虧一簣之功乎且其子既紿其母必慚懼不來即命孫通爲送至其家其接人待物存心忠厚每如此子寔字以誠亦剛直尚義有族弟以忠由河南來寧令轉知潮陽程鄉縣洪武乙丑以忠之子恭乙年稍弱

屆寔與偕中途聞以忠因事繫獄偕侶求回寔變色責曰汝父官所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偕侶曰將如瘴癘何復叱曰但當力以赴援瘴癘非所恤也至潮陽月餘乃還過文江果以冒瘴而殞年五十有一丁卯冬其子通冒風雪往奉柩歸塟通年二十三由邑庠升禮部試入監學　論曰先生忠信人也古人有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孔子亦曰必有忠信如某者焉夫忠信質之美者也由之以學焉斯可以爲聖賢矣嗚呼急功利尚姦詐亦云極矣焉得有如乎父子者之死不違信義者乎之死不違信義是宜作傳以傳不朽故爲程先生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賓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illegible]

方平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蟣蝨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illegible]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illegible]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民困於下治烏可致乎其[illegible]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illegible]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illegible]年少未逹事之王無事[illegible]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illegible]上大怒曰小子乃敢踈間吾家骨肉[illegible]

憤兄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
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庾
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
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
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
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
印吏及署宇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
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　天子方怒空印事
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
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

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　上不
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
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
公言私者罪之乆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　天子
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
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
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
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害民耳臣以爲
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
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

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次
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
三四千里待策書旣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
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
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
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
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
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
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
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

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旣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
旅則杜門附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
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苦耳我以觸　天
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
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
何書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
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
黨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
耳何謀乎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
謀乎雖然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飛卿墓志銘　宋濂

無錫有倬偉倜儻之士曰張君飛卿身長七尺面如頳玉盤雙瞳炯炯照人鬚髯奮張見者為之改容然氣岸孤騫不同一世側媚士雖當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少貸或譏君疾惡太甚君曰天生吾口所以出言也當言而反訥惡用口為元之季世偽吳張士誠據姑蘇而無錫相繼陷兇黠盜販之徒首纓絡帕手執戈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恐旦暮有屠戮之條君曰避冦路絕柰何捉筆大書卲堯夫聽天吟于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隣曲

求問計君不答指以示之君子以為知命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士誠送　京師遣豫章侯胡公帥師圍無錫吳將莫天祐時號老虎猶欲聚土孽固守太傅再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二三老父往見天祐揚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為況未必能守邪天兵如雷霆之者無不虀粉一城死生定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曰誠如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君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只尺雖近奚翅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明公奉揚　天威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為生民請命惟明公加察焉胡公視君氣貌非常言復慷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君還君叩城門呼曰亟開吾事濟矣關吏啟閉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人胡公去民爭聯帛為誌詩詞餞之君皆為作行草書鳳舞鸞翔人以為不可及

賈克明傳

賈克明三原弟友里人洪武間徙家村底性廉介信實治梓人業凡鄉鄰有喪雖側微必吊葬必素冠麻絛執紼送至墓所窆畢而返其貧而甚者自具飲食爲造棺又助其穿壙而葬之嘗爲焦村馬氏構神祠數月馬氏曰計值當奉二金茲乏金有紙錢一馱奉之可乎克明曰可將行主人飲之酒授以紙錢克明酹而飲飲訖焚錢于神前而別崇賢街劉氏祠孤鬼作木主三百克明曰公能施財祭諸無嗣之鬼我獨不能施以力乎辭值不受劉氏乃延之廚中託供祠

事酹以飲食克明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病不能與家人與之以歸嘗與通玄觀道人劉宗道爲友宗道有道行爲張三丰所重凡出門鎖鑰恒託克明掌之遺之飲食弗用宗道精癸亥數能預知人死生將歿子孫及其徒乞傳其數以養生不可間呼克明至而啓授之其相信如此宗道歿凡間死生者皆歸焉有餽遺弗受亦竟不傳之子孫焉其卒而葬有烏鵲蜜蜂成陣送至墓所及窆散去

王稌傳

王稌字叔豐紳之子積學能文有大父禕風受業方孝孺孝孺甚器重之許妻以女孝孺之及于難也稌周旋其間又與鄭珦王聚竄門外求孝孺遺骸歸葬不得卒坐遣繫　文皇念其祖禕死國特宥免方欲向用而稌以疾辭還金華結屋讀書青巖之下將終身焉復購孝孺遺文爲侯城集以傳人咸義之稌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歿每食必斥兼味稌一遵遺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從游者日衆郡邑交

重之禮爲鄉飲賓至以分獻先聖廟稌疎髯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覩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稿聖廟文纂金華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諡曰孝莊先生

友義居士畢公德墓表　倪謙

友義居士者何淮南畢公文德其人也友義者何公平生惟義是務公既没淮之士君子不忍復稱其字以其樂施於人久而不變故私議之曰友義也其爲義者何公貲甲於鄉不擅其有以周人之乏不憚其難以赴人之急此其爲義者然也義舉甚多未爲悉也試言其大者正統初朝廷募民輸芻粟助邊公慨然應詔致從子瑛授職千戶身膺冠帶之榮丁巳徐淮大水民饑發粟二千石賑之己巳朝廷命將南征士阻淮漲不可渡乃造巨艘二於清河口濟之民有

李氏婦以舅牛借鄰死欲賣身以償即代償之天順癸未黃學士廷臣謫廣没妻挈扶柩歸葬陝之蘭陽甲申夏舟阻淮上不能歸巡撫王都憲公度弔而憫之詢可任後事者淮之父老咸曰非義士文德不可乃以託公即請館于家買地葬之市屋居其妻挈財物俾不失所成化丙戌民饑鬻子女者衆悉以善價收育立合券約歲豐還之鑿義井十餘口以濟渴置義阡三區以便瘞造橋四座以利涉設義學清平坊以敎貧家子弟施藥每圓明寺以療人疾疫婚無以娶者錢帛之死無以斂者棺衾之其汲汲爲義若饑渴之嗜飲食惟恐不及於是義聲溢於淮甸雖販夫野婦皆知公之篤於義也尤好崇飾祠宇若淮之雷聲殿杭之紫陽院正殿頹壞貲鉅皆公爲新之又新三官祠紫霄紫極二宫玄妙觀徐節孝祠東岳行祠眞武諸像或塗金或範銅用財不計亦義舉也四明陳祭酒敬宗記其事甚悉淮陽高少保世用序其恩慶之堂謂公寬惠行善如楊甸賓禹鈞平量助喪如李旺郭震西蜀江少師特用亦云人之累貲鉅萬而貪得無厭見人疾苦未嘗興一善念以周急之是乃守錢虜耳視公所行得不汗顏乎時以爲確論公諱

德姓畢氏文德其字也以字行宋司農卿世長之後至和間有曰公叔者蘇文忠公嘗遺以札迄今藏于家祖震始自姑孰徙淮[illegible]名士母殷氏公幼穎悟讀書論未竟輒曉其義[illegible]之經史多所涉獵性孝友父丞世母病醫莫療每夕焚香于臂禱北辰願以身代病即愈與兄文貴同爨五十餘年一錢尺帛不自私治家雍肅咸遵禮度其事先盡孝敬處宗族以和待賓朋以誠馭奴僕以恩子玉敏而好學遺游邑庠以明經中景泰癸酉鄉試登天順丁丑進士第授文林郎知曲陽縣事每貽書戒以守官律身之道

玉遵其訓有廉濟名公一日疾革詔子姪曰人之負
高貲者貴積而能散也吾無益於世惟樂賑施庶以
行吾志焉汝曹勿厚自殖宜脩德以承之能用以義
斯善矣勉之勉之遂卒成化四年七月十三日也享
年六十有五遠近聞之皆驚悼曰義士已矣自郡大
夫而下赴弔者皆哭盡哀

義士楊景和塤傳

張淵

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嘫
晛辛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
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
重情考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
塤者戌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爲之上疏曰正統十
四年駕留虜廷臣恐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
耳乃能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
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考掠備至罪
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

止一夫但傷公論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
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芧身無祿
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
逵因是欲並誅塤已者乃械塤死使誣父保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塤佯諾之逵遂以聞會
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塤乃直述所言皆由己出無賢
無預逵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南京未幾　英宗
升遐言者劾逵罪舉塤事爲證逵謫死南丹彬復舊
職代逵總衛事成化初修　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塤
云塤字景和其先其處人父爲漆工宣德間嘗遣人

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塤遂習之而自出己
見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
各稱天真爛然倭人見之亦齰指稱嘆以爲不可及
蓋其天姿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造妙故
其藝亦絕出古今也既不避權奸爲此義舉人亦莫
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
自晦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私所爲而爲合天下之公
論者是也使雖公論行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
塤者於彬無恩於逵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
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

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商冠
其撕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低洄濡忍甘爲之歸門捧
濶無所不至而靦然自得詡謏於人何利害之移人
乃如是其烈耶聞塤之風亦可少愧矣予來京師固
予於淵鄉先生陳汝同曰楊塤真義士也吾欲爲之
作傳先生沒而傳未作嘅故補之不特爲塤計也庶
亦勵世之頑無恥者云

姚文敏讓傳　陳鎬

姚讓字文敏其先浙江太和人洪武初以殷富徙南
京占上元籍讓承世業未嘗躬握算籌而勤生節用
富累不貲性樂施予凡貧不能葬親死無棺殮及轉
徙流離無所依者叩門告之無不立爲賙濟未嘗有
難色橋梁道路廢弊者聞見即爲脩葺街巷無井者
往告之即計磚瓦費爲之經畫成化初國子監蛀蝕
過半出工食板木之費悉爲修葺至于自奉布衣糲
食如寒素士子弟衣服飲食及家人資俱有常經不
許僭妄僧道過門乞食者則諭之曰汝不爲良民泊

產而出家游手誰能養汝一錢無所予晚更慕向儒
術撰述文字朴質近理人多傳誦壽八十餘卒大司
冠江浦張公詠之以爲一鄉之善士三代之逸民云

國子盧君楷墓表

成化七年國子監典簿以侵餼錢抵罪事連前祭酒禮部侍郎邢公讓祭酒陳公鑑司業張公業俱坐除名爲民蓋邢嘗以餼錢葺監舍實未始侵入已張素不預陳始至未祭也而三人之素所不悅者乘此騰謗連內外匈訩有司竟文致之衆知其枉而莫能直也國子生盧君方歷事中書奮欲救之或曰無益也且取罪奈何君曰師生猶父子也父既溺子可懼陷而不號呼以救之乎遂率同監百餘人伏　闕上奏明三人之枉有司以案成不省也一時皆高君之義

稱嘆之無已嗟乎居官任事實無所私而被誣罹謗汙以私而錯之此人人之所憫惜者也而況所謂生猶子者乎然非勇於義者疇敢救之昔在唐世司業陽城掖黜太學生何蕃率衆請留在正統間祭酒李時勉被枷國子生石太用願以身代盧君庶無愧於昔賢矣君諱楷字中夫號可齋其先蓋漢中郎將植之裔世居涿郡至宋吳縣簿寔始遷金華之東陽傳八世有曰大振大成者俱爲郡馬大振之後曰怡仲原定世平孟涵若君之高曾祖考也皆隱不仕而原定以子序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君少穎邁長從種學藝文以儒士赴鄉試不利而還父悉以家事委之治尋補縣學生文學滋茂臨楮若農操鎌疾刈而禾穀隨手委地青黃爛然彌望無際每憲臣考較諸生必爲首冠天順壬午遂擢鄉試第一自是兩試禮部連不利幸一時國子之傑爲麗澤會以講習業成而疾作成化辛卯六月十六日卒于京邸年纔三十有四其子熙扶櫬歸葬于其縣之龍潭山後十載其弟格成進士乃撰狀請余表其墓君性行和粹自父母至弟姪無不順適襟度曠夷無畛畦城府與遊處者皆若莫逆且才識炯達事至可立辦視天下若無

難爲者衆期其高翔遠到而僅止此蓋其命也切玉之刃方發于硎而遽折籋雲之足始離於廐而驟蹶不爲之痛悼也耶余猶懼其久或泯也故爲表不辭雖余與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商公弘載吏部尚書姚公大章南京吏部侍郎范公道濟洎盧君洎余弟守阯同讌余邸六人皆浙解元也時稱六元文會酒中人各成詠而姚公詩有曰盧生倜儻才人不以爲溢美夫姚公盛德豈尚譽人者哉後或不知君而論其世斯亦足徵之一也併書以爲表

丁三老廣傳　李賢

三老姓丁氏名廣居鄧州天資淳篤好施予初立別墅於城南三十餘里率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兄析居城中而貧三老夏供麥秋供米歲以爲常時具酒肴躬詣兄所盡歡四時製衣必先其兄寒則撫兄背曰衣得無薄乎兄壽高潛命其子持白金往湖南易木製棺而藏之兄卒悉力襄事厎同父母兄有孩子析居已而窘乏者過半三老一一賙之粟帛足一歲用復與牛種使自爲來歲計不能者又賙之雖數不衰子姪後自慚忍乏不以告三老察知之怒其不

告復賙之是後子姪俱自力於衣食所居之鄉有婚不能娶者即令具酒食代爲請㑹置簿席前書助物若干喪不能塟者亦然當其請助以與爲榮稍弗良者置之有愧而求與者一鄉榮辱之權歸焉友人黄大居城市窘於食往造之三老大喜曰故人何踈也開樽飲罷未敢言三老曰聞君缺食何不即言隨載糧一車貽其家自後使人察之稍窘即賙不待其告也有孔景者亦居城市貧無所營三老與謀與吾宅良方古宅也君有意爲隣乎景喜過望三老即命子孫築墻造屋期月而完景挈家以居又慮其不能力

田復與子孫約每歲除禾在田者若干畝與之令人代爲入囷而後已居十數年景卒爲塟之費一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未幾景妻依其親於城市每歲供食爲定約焉凡僧道來乞者亦必厚與之不留餘積常急用銀數錢探其藏不及一緡門對一池魚不滿尺不取見牧童獲禽獸雛必放之家人嘗有過旣撻而復哭之怒其弗率而憐其受笞也接人躬恭温雅對人子言則舉其父之善對人弟言則舉其兄之善已雖善蓋一鄉未嘗一言自矜恂恂如也鄉之耆老皆慕義取法焉有爲不善者率感化或遠去

尤敬禮儒者學正姜志逵重其爲人數往會焉三老歲供時物如執弟子禮無事不詣城郭州所官僚尤敬愛凡鄉飲會宴敦請則一至見則翼翼小心不問不敢對偶得風疾甚危鄉人驚相報告一時至者數百人哀禱於神明日遂愈壽至七十三而終嗟夫三老之行如此回視古之陳仲子王彥方孰先後哉予親交其人爲之立傳

鄒進士冀闇齋先生元亨墓表　蔣信

先生諱元亨字惟乾別號闇齋生四十年是爲正德辛巳寧濠逆濠敗有憾於先師陽明子之倡義討也遂見誣及並諫暨諸當事者咸疏其枉事方白而疾忽作竟易簀於獄今　皇帝嗣位鑒當事大臣之請用加恤焉乃詔優恤其家及今幾二十年始表之者何先生以宇宙正氣家茲大難海內聞者莫不哀而況同志之士惟未獲一際有力者尸之耳茲適侍御朱公思齋按治湖北訪其家世稿落就替而徭役如故乃爲檄郡太守張公一槪興父闇之典移治墓之

金以及邑尹何君體仁亦用翕然祗承亟謀磨石以昭潛德厥從子文明偕歐陽道相語曰知吾闇齋孰與道林子乃狀其行以請某自弱冠與先生定交道術同異之講辨欣喜憂戚之相通此豈尋常骨肉之好而今始得致一詞於墓間顧不晚哉先生生有異質自兒時人望之如孤巖峭立無敢與狎比能誦讀書史卽慨然慕古有長駕遠馭之志性尤豪奮剛猛出塵絕俗之行苟喜於心輒勇爲之不畏流俗笑侮親迎聯族之義久廢不講毅然以身倡之創行之日駭衆震俗居之素如也喜讀古忠義傳每覽其從容慷慨殺身就義之美必爲咨嗟羨歎若將爲之者忸人之窮乏患難或孤遺之不得其所輒爲謀之百方不極力不止其在朋友猶其在兄弟也其在鄉隣猶其在族黨也嵗正德庚午陽明子起謫道常與某同請見而師拜之遂荷裝從之廬陵踰年聞其學以歸喟然語同志曰夫學術一本而已矣行誼氣節猶非也況支離於糟粕者乎吾固猶恨得見陽明子之晚也自是日進其鄉子弟與之講磨誠意懇至聞者感動貴不隱於薦紳而賤不遺於童僕蓋與人爲善未嘗一日倦也平日爲文雅好奇古頗厭俗格遂入丙

子鄉試則以所聞於師友而獨得之身心者發之筆下淵源雄偉之論皆近代儒者所未及一時場屋號知文之士且目之爲怪獨西野張公以侍御監試事詫必楚豪傑也竟置優選丁丑試禮闈主司大奇之以遺二判弗敢取由是聲望動京師戊寅再侍陽明子於贛時宸濠陰有異圖承命往瞰焉既還遂以聞道歸常越己卯宸濠變果作旋覆於義師因俛視陽明子而誣及先生在獄南北二十年俯仰契覩直以平居視其患難從容歌嘯不怵不憂守者率爲驚歎間與被罪衣冠輩談樂天知命之學聽者亦爲忘其

患難以罪自得釋者及今爭傳焉初權奸江彬等
重禍於陽明子鞫問之胡箠幾備至先生曰元亨方
弱冠時已類爲忠臣孝子今不能爲義徒乎父之洗
滌開釋之命下而先生疾弗起矣是爲辛巳五月四
日同志梁日孚陸元靜張文邦輩爭爲會金治棺歛
歛之日膚色如生養子卷神以其櫬歸僉謀塟之崖
橋葬以男文道弗利乃改葬鄭龍岡於乎豪傑之生
世誠希矣如先生蓋間一產焉而又弗克究其志謂
之何哉天乎人乎君子之學始於盡心知性而極於
立命夫學至於立命造化在我也豈其猶未臻於斯

耶論者曰陽明子之學貴心悟也心悟者黙識也然
而先生之學則似專於踐履陽明子致良知之說固
嘗自謂獨得之秘告諸先生必盡矣而諄諄誨人之
際獨於此未嘗一發明焉又何耶信嘗與論格致而
及於明道程先生學者先識仁體之說先生亟是之
且曰顏諸子頗能從事靜坐苟無見於仁體稿生何
益也然則學將自有見與論者又曰先生執義不屈
卒免陽明子於禍殆古豪士之儔也然而死生之幾
微於一髮者雖天下之明哲果誠難哉且將誰歸耶
其獨以其平日而究觀之先生蓋負道甚勇而憂世
甚切憂世切則胡暇一身之計陽明子初得罪逮之
報語報者曰惟乾平日獨憂世太切耳吁斯言然也
耶雖然特立獨行而不懼卒然震之以大難而不變
可以觀勇矣將終依陽明子於紹興也則輕數千里
而欲移其家以朱守忠蔡希顏徐曰仁可與共濟斯
道也則思以愛女遠結姻黨而不以爲難聞蔡督學
霞山論太陰之說則亟從之聞一友嘗及李大匡之
門則亟拜之聞司馬劉東山之風望則徒步而候之
可以觀志矣鄉人服其義學士服其教族黨服其仁
配顧氏奉其遺訓艱辛白首而貞淑彌厲孱僕一二

輩守其遺則力田贍孤而愈於所出可以觀誠矣耶
之良守牧苟將有意於道術思以風化末俗舍先生
其誰求焉

移六部伸理冀元亨咨文　陽明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學
於達道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
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寧藩宸濠潛
謀不軌虐焰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爲曲突徙薪之
舉則既無其由將爲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
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

見宸濠莫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諭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爲禦備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本職風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痛恨本職起兵攻剿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抵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讐憤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

與共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濠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讐妄指蓋有不待辨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惡潛消奸宄論心原迹尤當顯蒙賞録乃今身陷俘囚妻子奴虜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爲叛賊泄憤報讐此本職之所爲痛心刻骨日夜冤憤而不能自已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幾欲爲之具 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爲既釋或以爲候 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勤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叛賊之心則本職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爲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詳鑒察特賜扶持分辨施行

鄢處士叔敬傳　張時敘

夫巖穴篤行之士操身行義非必亢矯厲之節徼隆赫之譽覬幸於不可必得也而往往聲施來世澤潤後昆即王公大人亭所比崇焉豈非擅無爵之貴挾不求之富世所傳鞠躬君子哉孔子曰齊景公民無得而稱伯夷叔齊民到于今稱之蓋謂此也斯言也余盖於鄢處士有徵焉處士諱叔敬字一之別號畏齋其先湖廣石首人也至宋有諱勉者任隆興省都差再傳諱謨任吉州刺史愛山水之勝卽滸灘而家又再傳諱縉登文天祥榜進士徙廬陵華美坊又四傳諱珊再徙泰和之嶽南占籍里中處士其嗣孫也生而敦樸吐詞恂恂俗所尚機智一不能辨即誑之亦弗爲意人因目爲痴而處士顧心獨喜往往自稱說若獲美譽者雅好施舍捐棄金錢率自以爲伕戲大使有鬻家畜以易粟者而得僞金糶者禁以訟官處士不問詭何輒爲之居觧酬糶者金而釋之已復有嫗負粟登舟誤墮於水泣涕欲自溺曰無以見主人翁處士聞而赴之如其數與之粟一日還自墓所獲百金於道需而俟其人其人躑躅以來使自言其狀其人曰我窶人也貸金大十商廣三年而得百

金凡所爲去墳墓奔走者以得火息活家衆耳而今併捐之旦夕當委骨溝壑卽不死忍復面吾妻兒耶處士從容延之家而還其金其人頓首以十金爲謝處士讓曰而謂我欲金耶而還百取十人情乎卒却之與美飲食而去平生不溺釋氏顧獨好放生有羅禽鳥爲市者卽買而縱之俗好啖蝦蟇得者輒折其股雖患洪逃也處士恒購其無傷者而投之澤中其仁心愛物多此類也邑有澄江忽洪水瀰漫處士欲渡已舟矣適故人呼之登岸握手臾猶有兩蝦蟇戲于楫畔諦視久之已欲復渡而舟已先發中流溺矣里中人益咄嗟興歎謂處士修德行義報若此也性篤孝友侍其父其翁暮齒曲意色養不違其志身所置產悉券其父名曰當與諸仲均之不令兒子得私也雅常讀書無成不得列儒家者流爲恨見子廷亮有忠信之資輒命從周都御史玄廬公傳胡氏春秋卒以貢上春官得武進縣學訓導已又調鄞縣學教諭所至飭躬厲行不徼諸生束修之饋以廉謹稱皆處士燕翼之貽也廷亮爲余門下聞處士之行蓋爲詳云論曰習俗之移人所從來久矣蓬麻之喻要非荊曾之也今之人往往競刀錐之利惜腸蹈膺於他

人無論已甚者骨肉胼胝不相貸假此非豺虎是甘
良以谿壑之欲未易厭也處士者不其異哉方其選
金活人要在自行其志詎責報於幽冥哉而渡江免
患之事一何奇也昔陳掌不侯而吾昌紹國論者以
爲陰德之報審若是則鄢氏後昆之昌亦若持劵取
物者矣

王義士芳傳　　張栲

王義士者蘇之太倉人也名芳字尚義一字德遠別
號南園幼業儒所交多名士家頗饒秉禮好施而自
奉甚約晚喜閱瞿曇書故殺之物不食即遇一蟺亦
存悲憫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
思質公被逮裹糧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
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鋌貸焉
簿尋被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養鷄鳴橋
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谿賈生廷槐病滯旅舍
與語嘆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

時其饑飽寒燠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生
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輿
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藉
市瓷缶躬爲滌除旁睨者不堪無厭倦意生數感泣
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果餌藥物
無一不備至潤州舁易輕舫欲就姑蘇名醫調理次
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
南園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
書慈谿賈廷槐不暝目之譌語脫口而逝時嘉靖癸
亥三月二十有三日也雙眸炯然南園曰古今旦莫

毙為彭殤仲津逹人而怛化邪摩其胝者久之猶不
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誰非兄
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母
戚戚爾生喉間砉然有聲目漸瞑匿尸二日舟人不
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
訃其外舅華晴峯轉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匱
弗前遐明南園絜酒來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
嘖歎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　論
曰風會日流人情媮薄肝膽楚越爭較錙銖當疾病
患難時即骨肉咨有規辟者視南阑能無泚顙哉昔

郭仲翔負吳保安之骨歸葬故丘范鉅卿夢張元伯
之喪素服追挽彼皆久要猶響千古之齒頰乃若王
君之於費生萍逢莫逆遂為死友千里維持半塘櫬
別其艱辛毙皺有戚屬所難者謂之義士非與乎里
人施牌目擊其事談甚悉故為立傳以俟觀風者采
焉

孫省祭鏜傳　莫如忠

孫省祭者名鏜山東莒州人嘗為掾曹需選銓部未
逮例得省祭還里云省祭為人負氣不羈習於騎射
有四方志挾貲商吳越間吳越人未之奇也嘉靖甲
寅倭寇騷掠東南民罹荼毒松郡瀕海為甚當事者
思廣召募議攻守而省祭倡義來謁具道所以願戮
力殲寇及輸己貲助兵倜為奇節狀郡侯方公嘉其
志而見之於參政翁公大立公試之藝驟張超乘趫
捷異倫所佩雙刀衆莫能舉運若飛翼公曰壯士親
酌飲之會諜者告急即以省祭往時官軍方陳而兵

憲任公環素忠勇先登為賊所窘省祭望見疾呼馳
冒賊圍脫任於難由是名籍籍聞吳中矣省祭又自
使人邏莒括其家遍募嘗所推結里中兒為已附率
多響應郡人恃以無恐而省祭氣亦借有輕敵心居
無何賊黨從郭西燒民廬舟渡泖游省祭奮袂起曰
是可殲而擒也即前以數輩從馬逸突出賊後逆戰
竟日矢盡弦絕後援不至還及石湖橋半渡遇有伏
推墮之省祭雅不習溺拍未抵岸而賊艘四集矛刺
其喉矣遂死死之日年三十四後軍輿其尸歸有司
以禮收之道路欷歔多泣下者莫子曰余聞省祭名

心壯之念其人齊産也習在騎射藉令得以其長積行平原間而御以善將者其所樹聲伐豈直此哉乃與事未竟而以傫然之軀蹈險以死所謂不能盡其材者與然省祭商者而志於公以趨人之急無恡此其義與弦高之犒晉師卜式輸財助邊同量卒之以身殉名稟稟若是庶幾哉古稱節俠者非耶而或以黠於見可濟不及謀其身爲省祭病此何其與於巧利首鼠自全之庸而責捐生者以苛飾也余哀而爲之傳俾哀郡乘者有考焉

義士趙白石善繼傳　楊希淳

白石趙君名善繼字近之其先河南祥符人洪武初以閒右徙實京師占籍應天之上元居龍灣坊君生平倜儻負氣慕古奇節其赴義事如常情之趨利者家故貧寠游郡庠不屑屑事舉子業居常訓徒爲食然不苟取好面斥人過親交中有不義則嘵嘵若有疚於其身者諸凡忿爭不平事往往爲酌其情理奮爲疏解以故親交有忿爭不平輒就君決之則各各服去其祖父咸治生業稍稍饒維時京邑坊廂役獘滋重家日以索而其叔父有坐役死者君痛其家之

苦役也痛鄉邦之皆苦役而無所控訴也時時攘袂扼腕思以拯之而無繇嘉靖壬戌巡撫方斐江公代巡黃公並以坊民陳告疾苦下郡邑稍蠲其得已者君矍然謂同輩曰父老陳告今稍稍得請吾子弟爲代謝於京兆因述其所未盡者不亦可乎於是率數輩偕往時沃洲呂公謹之且曰公議出於學校彼父老粗鄙不足竦人聽卽代之言諸司可也先是父老陳疾苦往往爲上人所厭而諸生拘文法不得與公事亦辭有惻惻任恤者至是君得命遂就同輩謀刊其所陳於梓率二邑坊廂中子弟之在郡庠者徧告

諸司坊廂自正統來京兆邑公定請徵緡寄櫃上丁
之家每季不過四五金迨嘉靖初增置印勑諸司其
供應皆取諸坊甲而嘉靖中年尤甚酒讌每一讌會
輒費二十許金此其爲害之甚者而其他飛坐之差
若刑部大理之審錄類齋供應也操巡江鳳陽京倉
屯田巡城之新增應付也戶刑二部及大理寺之行
取書手工食也諸衙門之脚力口糧也五城大勝關
江東巡檢等司之占鈔夫也皆事關尊太平日京兆
令丞所不能拒者而其大者若太常之進鮮也九庫
之占夫役也光祿之辦柴薪也則又事涉上供雖大

吏莫之敢專者而光祿柴薪之害尤甚往往傾產以
辦有至死者大都上官樂供辦而不覩其艱吏胥恣
侵漁而靡懲其慝而坊民之貪黠者又自鬻食其中
因緣罔利役費之所以四十倍於往昔者凡坐此也
君率諸同輩日夜彷徨櫛風冒雨奔走號籲中間若
上官之狃故轍而厭更張下司之甘承奉而忌觸忤
吏胥貪黠之惡害已而騰詆誣甚非齒頰之能析者
而君義氣奮發誠意感動則又有今日陳說而明日
遂見蠲除者由是聽納者漸多而抑沮者漸寡尊者
先見施行而卑者從之上所陳諸濫役日以澣洗會

諫議麓池郭公考績北上遂具奏獲請行諸衙門各
各釐正而所謂庫夫大柴諸重役一切報罷而君之
拮据誠口瘏而足痛矣其後上司來者往往知憐卹
施惠政詳惠政錄中亦由民隱徹於上人故也最後
值隆慶改元百司淬礪而楚侗耿師視學政宋公代
巡竹巖王公視屯政少魯周公視馬政相與協心剔
蠹委責於通府陶爲經久之規事詳鶴山李翁碑記
蓋至是而後富者不至傾產貧者不至逃匿計今役
費殆減什之七八而較之立法之初纔二三倍耳跡
辛丑壬戌之間民多貧瘠而謷謷苦役識者重有隱

憂乃今戶多帖席雖荷大政有自而君實與有力焉
中間勸惠政碑梓惠政錄建惠澤祠多所勞勩不具
述然君既委身民瘼尤不得殫精本業癸亥楚侗耿
師校文當黜特以其行誼還其初服蓋君雅敦大節
三子自强自新自立皆事家人作業每敎之勤慎諸
門生姻戚之年少者造次邂逅以訓飭諸年少敬
憚之尤篤友誼所交有休戚大事輒爲趨走經度必
辦而後已急患難重然諾好直言對人盡剖肝鬲無
幾微蓄藏然不記宿怨怨者亦希歲己巳君年五十
有七矣自惟以一介士而動諸司徹 天聽獨自娃

裹苦蓋寢食在念者餘八年亦既獲所志即出效一
職率百里未必爾爾至是稍欲優游以卒歲足跡不
涉公府不輕與公事而雅懷不卒一朝坐逝六月二
十三日也殁之日異姓來哭者數十百人往君悉力
均甲同輩左右者實繁其人然首事者往往畏怯不
前異言諸鄉先生附名以示公舉雖共為許諾而中
間猶有以嘗路私交不直附者則其他可知蓋倡首
之難如此微君之義蓋克成是舉哉楊子希淳曰往
代以諸生言事如陳東輩君子多其義而重傷其時
蓋言事迨於諸生則肉食者盍受其鄙而國體褻矣

本朝之有禁蓋有微意然殘民至於嘉靖之末年極
矣此其風固有所自趙君一昌言之而從者衆允者
衆上之人卒諒其請而不為咎雖篤誠之感動哉亦
國家養士之澤未泯而中間回豫者自有其人故也
假令諸司不更其弊而復以為咎或額或激殆不知
所終嗣是際嘉隆間海內議條編議里甲蠹政漸去
而民以漸安君此舉寔先焉余故傳其事行以不沒
君之義且慶　國家久長之福異於往代云

義士氷壺公郭銓傳　郭一鶚

氷壺公郭姓名銓字時選遯菴公次子王大父弟也
長身昂首狀貌魁碩器宇爽蹈介然不與物詭隨博
學弘文少有聲黌序間屢試未第性篤孝友力行好
脩財利無所苟嘉靖乙酉鄉寇行刼王大父為賊擒
幾不免公時讀書外舍胥分闖王大父急尋從間道
持一劍奮殺賊中其目戎首仆地始脫大父于虎口
鶺鴒情切目死不避識者壯之時賊勢已敗因縱火
以驕二一切化為煨燼矣先是有族金四十餘兩貯掌
公所僉謂金隨賊盡事罷公語衆曰余雖火其廬乃
此金原藏別室得不亡出以償衆靡所匿嗟嗟死生
利害之于人甚矣哉尼父論成人于叔孫而以見利
思義見危授命為首稱得非謂所事所關足槩生平
公懿所鍾彪炳無倫即此脫同氣于死所而等族金
若鴻毛不亦偉然授命思義之丈夫乎哉壽雖嗇而
行自豐歷數十載而下子婦肅以貞操蒙寵綸焜燿
女史名垂不朽則公遺澤之遠獨燁燁孫謀足述已
耶

阿寄傳　　田汝成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碁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

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絕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緌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廼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臾相婺人撫髫穉而株守薾業戶祚彫落灘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恭也廼肯畢心殫力昌振厥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常所

可及哉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illegible]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人與其二子于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去環書紛
陸錦衣家陸遇之厚今復給事朱錦衣家環嘗爲余
吏余至京數來見余必衣冠見之世嘗言士讀書知
節義若環者未聞讀何書也乃盡忠所事不變其志
然則人之節義出乎其性未必皆讀書也耶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四

目錄畢

儒林

東山趙先生汸行狀　詹烜

先生諱汸字子常姓趙氏其先隴西人唐中和間有諱思者避地新安海寧之龍源里八世孫曰安慶時方寇亂率義民勦平之事聞授西隅總管安慶生光祖爲宋京庠學官蔵大儀山廩賜爵提刑汪文振嘗銘其墓二子次曰大振淮東漕司總管大振二子長夢營將仕郎夢營二子長彌孝浦江稅官彌孝子象元號可齋才識超異元平江南徽既下隣邑有持兵

未服者將加屠戮可齋盡發私藏詣軍門請而屠戮不行由是貳令休寧遷婺源丞改授信州司獄以疾辭既而朝京授杭州仁和令未至卒於揚州二子幼曰克明號松莊孝友敦厚鄉稱善人實先生之考也娶同邑汪氏生五男二女先生最幼初夫人夢飛鳥自齊雲巖來集于懷覺有娠明年延祐六年己未三月癸亥先生生焉資禀卓絕自孩抱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傳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熟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長遍諸郡之師儒遂有負笈四方之思罄恒産以爲執贄具親友或議其非弗顧聞九江黃楚望先生杜門著述歲丁丑往拜之先生窮經以積思自悟爲主故其教人引而不發使其自思一再登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辛巳秋復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後嚴陵請益於夏先生大之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先生以所聞於黃先生者對夏先生因出示其家傳[illegible]六易書曰此義易一天象也繼如杭謁黃文獻公於官署公以師道自居不少借辭色及誦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甲申失怙

卒喪謁翰林虞公於臨川授館於家一歲其所上書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眞有所見無以爲日用常行之地非眞有所得無以爲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爲學之要者庶幾在此此汸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然汸之幼也聞江西有吳先生焉行修道立爲世表儀而成己誨人深悲空言之無益及觀閣下所爲行狀而知先生爲學之方矣伏惟閣下

察其有志以其所得於先生者而賜教焉俾於入德
之門不致迷其所趨而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可
以反身而有得則閤下之賜大矣時江西憲試請虞
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
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至論朱陸二子入德之
門尤爲精切詳備末乃舉朱子曰子靜所說專是尊
德性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
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也又舉陸子曰追惟
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以說爲證使其
合幷於暮歲微言精義必有契焉子靜則已往矣虞

公評其後曰子常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於二
家之所以成已教人反覆究竟明白蓋素用力斯事
者非綴緝傅會之比也厥後再往公愈加敬異及虞
華先生適在左右凡喪事損益皆以爲託諸子請先
生狀其行歲丙戌再遊九江則黃先生已捐館矣有
表誠夫者文正公高第緝師說爲四書日錄言意與
朱子多殊請商頊先生爲條別是非數萬言表公心
服多所更定趙郡蘇公伯修虞公之徒也爲浙省參
政與先生友善比入守邦畿要同往以毋老辭歸名
其居曰東山精舍虞公嘗爲之記舉先生之言曰汸

蚤歲學於鄉求程朱緒餘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
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足知至畢世不能意誠
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嘗思之以
求塗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龜
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者亦非
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采
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
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此精舍之
作所以願盡心焉者也其於大學則謂三綱舉聖人
事爲大學標準八目乃教學者用力之方故明明德

新民傳中無學者工夫而脩身傳中無聖人氣象其
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而逆推其用力之序則
明古之聖人亦必由學而至而學者之功必可至於
聖人又以爲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
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
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可
合爲一惟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
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爲二則傳中言齊家在修身
修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爲一可乎且聞明道先生謂
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見

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及朱子得於羅李二公所指授
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
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爲有
在乎是也由是雞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
爲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奧義有
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而一
旦豁然矣蓋雖雅志不苟於仕而身則優爲當四方
擾攘嘗論爲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
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眞可任將兵者使臺
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仗行省討亂御史臺

督視如平時而誅求劫奪之弊反覆壞爛之由朝廷
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邑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
官方且守故常不知通變長久之道賞罰不明故是
非淆亂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
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大率近歲用兵之失不
越斯言而先生經濟之才亦可見矣自精舍成四方
學者尊之爲東山先生云壬辰兵興先生奉母夫人
避地盡心調護及郡邑继復而夫人以天年終丙申
天兵克定郡邑其主將慕先生名德禮羅不至丁酉
寓于衢之柯山己亥結茅于星溪之古閬山山深閴
寂人事幾絕潛心著述雖當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
不少輟壬寅春歸東山時明興創業金陵吾邑已附
屬六年矣有司屢奉命徵辟繼以議禮召皆以疾得
辭己酉起山林遺士共脩元史先生在召中暨竣事
得、請還未幾疾復作十有一月丙申而先生捐世
矣得年僅五十有一於戲痛哉新安自朱子後儒學
稱爲東南鄒魯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義纂輯羣言
即爲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
徒在於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一切以實理求之
反而驗之於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當時鄉先生

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書先生
受而讀之猶謂未知爲學之要常曰讀書最患多疑
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復作面命
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諸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
朱遺言而有見焉其於窮經之要則有得於黃先生
而推極之其初見黃先生問年答曰己未黃先生曰
先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
曰當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邪然春秋
託始之歲亦已未也斯文緣契實在斯乎先生請問
窮經之要惟告以在乎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

爲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絶於人如此先生思之久而後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註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黄先生大稱善遂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爲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

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久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内者聖人書法也黄先生各以二義貫一理之旨以爲單傳密付悉在於斯先生卽黄先生六經補註等書取凡爲春秋說者參以耳聞類萃爲春秋師說三卷復因其意爲春秋集傳十五卷既而求之於經終有未盡聖人之意因思戴記經解有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始悟是經全以一筆一削見義苟不屬辭比事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未有得其說者蓋左氏與杜註有得於魯史遺法主史以釋

經而不知有筆削之法至若公穀啖趙陳氏俱有屬辭遺意則知求筆削之旨而不知先考魯史之舊章二者各得一偏不能無弊合而求之具見得失由是不傳之旨煥然復明每謂非黄先生教以先考史法而後經義可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及重改集傳越二載始克成編復思是經倫類區別爲義至精參互錯綜易相矛盾苟不推類以通之豈無遺憾遂著春秋屬辭八篇雖萬變不齊始終各有條理於是一經本旨方完每謂苦思之功若有神助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又以爲春秋必攷左傳事實爲先杜元凱陳君舉皆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因著左氏補註十卷吾

鄉楓林先生亦以窮經爲務而莫肯雷同一見是書輒曰前無古人春秋之旨論定於此矣時駙馬都尉和陽王公鎭徽以春秋屬辭師說左氏補注下商山義塾刻梓以廣其傳然屬辭詳著筆削之權集傳乃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經旨無所遺遂屬辭成書復攷集傳使歸于一至昭二十七年而賚志以歿門人倪尚誼述以屬辭義例質之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參互考據足成之若尚誼亦可謂有功於先生之門矣其於易經則聞諸黄先生必須明象又

周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同若逆其一則可以觸機而悟矣先生春秋本旨既明於易爲深不忘致思毎有所悟則喟然曰董先生豈欺我哉嘗曰春秋文義賴孟子之言而後有據於周易亦必見其說如孟子之論春秋者而後聖人之情可得而推焉先生嘗作序卦圖說及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辭大略以爲羲皇設卦繫辭名之曰易繫辭傳上篇所贊皆其事也神農黃帝氏繼作各因羲皇之易別定卦序自爲一代之書連夏而商其辭則世有增益蓋無不備皆爲占筮之用連山歸藏是也至周文王以

至德而不免羑里之難乃本羲皇之易因其交易對待反易相因之象定乎上下二篇以天地之道明君臣之義因陰陽消長盈虛之變以著人事進退存亡之戒其辭之所繫必有關於此者取之而非聖人一時自爲是言也逮周公相成王二叔流言召公不悅亦有感於先王憂患故乃即卦爻象象取其愛惡遠近相攻相取之情作爲爻辭與先王之書相表裏以其制作之旨視連山歸藏少異題曰周易其書與二易俱掌於太史占筮家得通用之而義則不專主於占筮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此周易之本義蓋先生所求論周易本旨如孟子之論春秋者卒有得於夫子斯言而不假乎他求也詩五言初學六朝後攺習建安諸子及老杜近體則學乎唐人其爲文曰必以理勝爲主然後命意遣辭則沛然矣烜竊觀先生之學以積思爲本領以自悟爲歸宿勉夫向上之工夫而至乎窮經復古之成效豈偶然哉烜自獲交先生不以疎謬進而教之往來請益遂得聞窮經之要及春秋筆削之旨自悔其前學之非而

惜聞道之晚也方期以晚年相與講授周易象學而先生遽已謝世矣何後學之不幸也抑斯文廢興關於天運非人所得測識歟倘誠借其子爨吉屬烜爲狀烜末學膚淺何足以知先生哉然受知最厚義不容辭姑述所見聞如右碩學君子尚表章之俾垂永久非惟先生九京有光實亦斯文之幸也諸生星源詹烜謹狀

環谷汪先生克寬行狀　吳國英

先生諱克寬字德一一字仲裕姓汪其先□世自歙縣之黃墩遷于祁門縣北之石山至譚村徙居縣南之韓溪五傳有兄弟七人並有才名其第五子世榮生深深生□□生敏敏生二子長若思無子以弟若谷子僑為□□僑補試中國學進士生彬彬生燦字明夫能承家學時從昆弟為諸經講師學問文章渠範鄉曲從伯仲國學進士東山府君華字榮夫嘗與其族兄二教府君相守魏夫學于雙峯饒子之門饒乃勉齋先生黃文肅公高第弟子二教及東山問難扣懇悉

得其縕奧祁邑理學之盛自二公發之東山早歲又嘗從學鄱陽趙先生介如與故中書右丞元峯先生燕公楠為同門至元初燕公僉江浙行中書省事道過祁門訪求東山與論舊故將薦諸朝東山固辭明夫無子東山有二子稔聞家庭之學明夫夫人王氏請其第三子應新字元美為嗣是為中山處士記識博洽議論條暢嘗著便民二十條力陳當世要務欲上之有司不果聞者惜之處士娶同邑貢士石溪先生康叟實第二女生五子次四是為先生大德八年甲辰正月八日先生生于桃墅里第生而有異處士

謂康夫人曰吾祖考積善陰德多矣或者食報於是兒與吾宗乎甫六歲石溪教之孝經論語孟子隨口成誦日記數百言後二年冬石溪謂處士君曰吾老矣不及教訓諸外孫汝第四子骨相匪凡宜擇師善教之自是先生從鄉先生學每屆其師日益月異至十歲處士君見先生所學稍進因取東山問學于饒先生講授之書及當時問答之言與先生觀玩遂於理學寖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恍然知為學之要專務異於儒輩或迹足不寐母夫人見先生勤苦太甚謂處士君曰兒兒讀書過勤脫或致疾

不可不戒處士君呼先生諭之曰讀書以養氣為主不宜過勞先生曰非自樂此不為勞也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等書皆成誦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十有四歲是秋鄉里傳錄江浙秋試三場題目先生一見揮筆成篇鄉先生驚異曰此天才也七年戊午郡守禮羅蒙源道一書院山長雲峯胡先生炳文於郡學開堂試以激勵後進先生屢中郡學試前列序諸老成相顧頻矣至壬戌春處士君同學者之與梁拜可堂吳先生仲迂于州學吳先生謂諸生曰新安汪克寬遠來從遊頴異絕倫

謁先聖畢即凝坐一室竟日無惰容隆寒盛暑不少輟嘗有詩云願做好人猜佈若要圖快活令名汚康齋吳與弼嘗誦其言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其操矣書院之退居曰臥廬學者稱爲臥廬先生

吳康齋先生與弼行狀

婁諒

先生姓吳氏始祖諱競汴州人貫知經史方直寡言唐睿宗時累遷諫議大夫七世孫諱宣娶蜀主孟昶女徙居撫州子孫因家臨川之種湖高祖諱景南號南窓工詩吳文正公序其集曾祖諱審號楚江博學詞藻清麗祖諱涇號逸遇徙居崇仁之蓮塘父諱溥字德潤號古崖國子司業剛介自守所爲詩文有古崖集母裴氏先生以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亥時生逸遇夢祖墓一藤盤旋而上問墓傍一老人此爲何藤答曰扳棘藤翌日生先生因名夢祥長諱

與弼字子傳號康齋繼母鄭氏先生資禀英異八九歲時已負氣岸讀書鄉校嶷然有立侍親京師習舉子業科第可期矣永樂己丑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道統之傳心慨慕焉及睹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絶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爲其志自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益不下樓者二年辛卯冬以用工過苦致疾遂還鄉遭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

斧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呂鄉動必以禮或笑
其迂或哂其僻先生介特凜然不少變於俗益其涵
養體驗之功深故定力如此每省親太學粗衣敝屨
人莫識其爲司成之子里閈之人多横逆弗與校益
厚其德久而從化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
躬覲深稽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好學
之篤不知晝夜寒暑或在途或夜牧或枕上亦默誦
精思無一雜念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自強不息日新
程課世利紛華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古之聖賢嘗
形諸夢寐昨非今是日改月化門人胡九韶嘆曰先

生可謂日進無疆者矣先生剛毅疾惡慕[illegible]道之和
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圭角然
當風頹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深慨嗜
利者多師道不立四方來學者却其束脩雖饑寒切
身有所不顧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九部
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情志矣嗚呼天
所以困窮拂鬱其身益欲堅志熟仁而勝大任也及
其工夫貫徹不怨天不尤人動靜語默之間莫非鳶
飛魚躍之妙矣其事親則致其孝親心或有不順負
罪引慝終亦底豫幼失所恃事繼母如所生待異母

弟友愛兼篤夫婦之間未嘗有惰容後朋友以誠
敬講論義理每忘寢食待親賓隨其所過不強其所
無問有寒士欲就學者輒館穀之惟恐人不入于善
歲凶餓莩相枕勸諭富民發廩賑濟全活者甚衆里
有灌溉溝池久堙爲田率鄉人門墾修築之人有所
賴倡明正學遠近尊信皆知崇禮義斥異端惟恐不
遵其教爲恥先生於世味淡然年十九嘗從楊洗馬
學見先生器識超卓未嘗以子弟禮相待情義極厚
洗馬位居保傅屢寄聲於先生竟無一字相答先生
道益高譽益廣天下仰之縉紳尚德之士累上章褒

薦俱引疾弗起天順元年十月忠國公石亨上疏論
先生學行之高士類爲之矜式朝廷宜禮聘至京崇
以祿位俾展嘉猷　英宗皇帝允其言遂遣行人曹
隆賫詔仍賜禮幣往起先生於家十二月行人奉詔
至小陂二年三月上道五月壬寅至京授左春坊左
諭德先生疏辭職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尋遣
使賜鈔羅羊酒柴米續奉　旨朝廷久聞高誼特用
徵聘今惠然遠來朕深嘉悅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
禮非過也不允所辭士友咸勸先生就職先生曰淺
陋之學衰病之軀豈堪任職苟就職便須屹然風采

勤於朝端方不負天書期待之重豈敢但爲竊祿已哉甲辰再疏辭職奉 旨固知本心不干仕進亦不煩以冗務特處以官僚之職不必再辭戊申學士李賢請 召先生入內閣講中庸己酉三疏懇辭奉旨固辭雖得難進之義揆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觀秘書可勉就職丙辰先生令子瑑赴吏部告疾部以疾聞 上知先生終不可留略有允辭之意七月庚寅四疏終辭奉 旨既年老有疾不能供職准辭丙申進封事一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

齊庶政九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語垺集中已未召入文華殿 上眷注無已丁寧勉之著書垂後賚以銀幣給以月廩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詔褒嘉以示拳拳之意先生既辭 上令內官傳旨勅行人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與弼年老一路好生看顧莫教他費力 上之眷遇亦云至矣先生拳拳愛君之誠豈忍遽去豈不欲行其所學以繼二帝三王之治顧乃懇辭者蓋有不得已焉耳己卯九月遣門生車某進謝表辛巳冬先生適楚拜舊師楊少傅之墓壬午春適閩拜朱子考亭以伸平生慨慕之懷已

[illegible]月十七日卯時以疾卒享年七十有[illegible]
[illegible]挺然獨立上無所傳聞道甚早其爲學也[illegible]德性以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以盡乎道體之細反躬寔踐隱顯一致其成德也人欲盡而氣宇和大本立而達道行知足以周萬物道足以濟天下其心歉然未嘗自以爲足也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恒舉程子之言勵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爲志言學當以道爲志然進修不可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讀論語則以博文約禮爲要孟子

則以克四端求放心爲本中庸則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鄙後世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者以爲僞書而刪之先生以爲古文雖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三禮則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詳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率皆支離之說眩目惑心非徒無益而又害焉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說不接於目俗儒之說一覽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心契

道合無古今之異也所爲文皆精中發外之實清明
峻潔曲折迂紆讀之使人自然興起詩則本乎情性
原於義理優柔雄渾有盛唐風致日錄記日新之功
發自得之蘊書大小皆得晉體自成一家而妙造於
化天文地志律曆醫卜罔不究其説若先生可謂全
人矣嗚呼紫陽没世道統無傳所尚者文詞訓詁功
名利欲而已先生奮乎百世之下覽前迹而啓其任
道之機遠續洛閩之絶學誠曠古之豪傑也平生歷
患實多務學甚苦竟不獲少試於時惜哉先生永樂
壬辰始居實泉宣德戊申居小陂正統庚申居種湖

祖基二載而復居小陂成化八年十月乙酉葬本邑
五十五都羅原岡娶五峯陳氏子一人瑍女三人長
適豊城胡全次適同邑饒循幼適臨川饒協先生没
有年矣瑍以諒受學門下俾狀先生之行顧諒之淺
陋何足形容萬一特述聞見之梗槩以詔後世云

敬齋先生居仁傳　陸瑞家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得鄰
家所遺物即還之鄰人皆驚嘆以爲其長也必非常
人六七歳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年幾冠從安仁
干同知學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及聞吳與弼在
崇仁講義理之學慨然往從之游於是盡棄舊學一
以求道爲心卜隱邑之梅溪謝絶人事而人亦無有
能知之者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
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動静語默出入起居
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在朝堂臨妻子如對賓客端

莊凝重蹈矩履繩器物之微亦必區别精審沒齒不
亂至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謹獨功
深切防微意最玄交爭眞在此要不愧皇天每日必
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朝竟夕孶孶不倦生至
孝父病嘗糞味苦疾果愈兄每出外歸迓於門有疾
亦躬調藥家人化之後執親喪初則水漿不入口哭
踊每絶而蘇久則柴毁骨立非杖不能起不入寢室
者三年喪葬之儀悉依古禮不苟卜兆爲鄰里所阸
不得已訟諸官則壘其裹入焉時喪禮久廢先生毅
然必行縉紳知先生爲特立獨行之士實自玆始也

家食本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較以故家至齋罄[illegible]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則應之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及門者衆於是築室曰禮吾曰南谷聚徒講學嘗曰第一怕見不眞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駢詞失於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蓋隱然有自任意鄉有彭姓者以非辜坐死則不避嫌爲白於當道竟得脫里之東原田高病旱區畫水利達於憲副夏寅寅命有司行之嘗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及所至豪傑相辨詰道蘭溪章文懿公往見相與談論經病而

別次早公再至而先生行矣此其意亦必有在也南海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自謂得千聖不傳之秘先生曰章德懋言陳公甫不害世只有今之貪利祿者爲害世是不知莠之亂苗但知蒿草之害苗也又曰莊孔暘觀其詩只一豪曠之士此風旣成則學者皆流於曠闊狂妄之地爲害亦不細其知言每如此先生之學尊信程朱而亦能察其精微不盡阿所好嘗曰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之法豈假調息以爲息存心害道甚矣又曰參同契陰符經朱子註之甚無謂使人

人[illegible]當作先生自言三十後學始親切[illegible]二十年前好用功之說爲四學者進路[illegible]老則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故孔子[illegible]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非若[illegible]氣之主老不及少也[illegible]張元禎嘗相麗澤於[illegible]地將學李[illegible]禮聘主白鹿書院致縣尹請講[illegible]體據然聽而行之寓饒城淮王請講易[illegible]以賓師之禮所著有居業錄大率躬行之言敬齋集數卷文雖未潤味則古矣成化甲辰卒年五十一學者稱敬

齋先生張吉曰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故必始自卑近漸造高遠而方與末文之妙貴不容已焉雖其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儼然規切反求身心權利紛華不足以動眞可謂儒者之高蹈盛世之逸民矣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於先生惜哉參政吳廷舉墓祭文曰志存伊呂學慕聖賢有體有用識經識權修身遯世終老林泉八才不進時乎之慨九原可作當爲執鞭

謝西山先生復傳　　王諷

先生謝姓名復字一陽徽之祁門人家故大族上世有諱璡者爲宋夔州助教嘗遊朱子之門父諱悌號太古母周氏進士諱文昌女先生自幼聰敏性復純篤嘗從太古翁遊文廟問曰儼然而肖像者非聖賢歟夫非盡人之子歟翁奇之稍長授春秋於千翰林竹坡先生卽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滯心文義以干祿吾弗爲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聞康齋吳先生講道小陂遂棄舉子業不遠千里往從之凡有得於講授者必心體力行以求自得三閱寒暑弟

少憐康齋喜曰吾道有望矣旣歸益修躬行日率其弟嘉侍親側饌具必躬治坐立不敢南面退與其妻葉孺人相敬如賓與弟嘉敦友愛親歿不御酒肉益孝友之性發自天至垂老如一復率族人卽城南建祠祀始祖唐金吾公以下冠婚喪祭悉遵古禮爲鄉人倡平居寡言笑接人和易有問應答如懸河然入市整容徐行不苟一步人多嗤其迂先生居之晏如也先生之學自踐履入嘗聚徒南塘每開迪以孝弟爲先然窮年一室討古論今遇感有作多悠然發攄養弘治中與脩邑志太守幸菴彭公深敬禮之造請

旣久遠近知名葉畏齋君問學曰知行並進否則落記誦訓詁格矣今鄭公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厲己時以爲名言世居庠西晚徙築西山之麓學者稱爲西山先生其曰南塘漁隱曰癈翁曰無慮子皆其自號以弘治乙丑正月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五所著有西山類稿太史涇野呂公嘗叙之且詢其爲康齋高弟不及見是憾則先生之人其信於來世也審矣

論曰仲尼之門稱才敏者衆耳然一貫之旨曾子授受爲獨專焉何則忠信誠慤受道資也先生不

爲標揭自求快足所謂言不務華行不務華躬直追太素與古之治心養性者游焉則其質之畢可受道也其視世儒之密於近外而疏於近裏者則旣遠矣又曰康齋之學專務踐履先生知往從之卽類俗中已爲難得況終其身自甘泉石以聖賢之道獨治其身非其志實可存曷克爾爾且竟未嘗以言語率人使人自飲其和以化嗚呼百世之下醇德猶存清風灑灑激頑起懦後有道世作德之懷可以仰止先生矣

李大厓先生承箕墓表　王鏊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嶠先生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爲庠生已厭科舉之學所司迫蹙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庚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渣滓消融天眞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

嚮然亦或訾且議之大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爲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眞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眞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蕪郢書燕說鼎沸絲棼思一刻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創草

針針整整無不如意及爲文章創濯陳垢無迹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而霽天巳清朗亦可謂奇偉絕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謝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唱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己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曰以是爲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亦去行耶聞昔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厓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

能神寂而涵之天飛淵淪於乎其殆以自見也夫其亦有以自見也夫

布衣陳先生眞晟傳　周英

陳眞晟字剩夫嘗以布衣詣闕上書及歸欲以明初志乃以布衣自號學者稱爲布衣先生其先泉人國初漳州苦倭寇乃設鎭海衛以保障之籍莆田泉人來爲戍守隸本衛後千戶所而生布衣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蕭清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專心致志以儒爲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篤於有司至福州聞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

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又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葢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葢以眞知處善

安循理樂所行甚順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慾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詳其事竟寢繼而家居請提學憲臣頒行勑諭教條有主敬窮理脩巳治人崇正學興正道敦尚孝

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勑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條例可據而行又箋長書告當路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兄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則瘞於道題曰閩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自程朱以來

惟先生得其眞彼吳許二子亦未如聘君者不可亦不必見也遂還鎭海初創戎壘莆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布衣有功於鎭海多矣自布衣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布衣生於鎭海遷於龍巖晚定居於漳之玉洲卒年六十有四其墓在江東之董坑門人施氏所與也後十年提學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道旁以表之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又三十年提學憲副姚鏌表章先哲郡守陳洪謨謂先生漳産也乃上其事始入鄉賢祠布衣

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稿藏於家故邑庠生林祺特爲編次名布衣存稿

敬齋鄭先生伉墓表

鄭善夫

先生諱伉字孔明其先亦右魯氏七世祖卍叔出爲始子遂爲鄭氏居常山之象湖至先生而大先生吳康齋之高第弟子也風聞楚越之交益闊然遊於萬仞者余生也晚不及抱先生之容近季子道者揖余於京師求表先生之墓因得諸行蹟聞風慨然樂爲執鞭而恨不可得者先生三歲聞父母哭而知哀五歲誦故事十三讀易治舉子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弟子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乃走豊城拜於丁潜軒之門求踐履實學時年三

十餘矣乃復見康齋先生于崇仁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後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自驗於身心徐得聞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于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即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公若蘭谿章楓山開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與相可否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凡數十萬言惜以燬燼其存者僅十之一二云吾嘗

聞康齋之學最強毅直致不屑屑於文字箋註約破碎而大同之卓然有六經註我之見識所謂發章句之迷而立於獨者夫章句猶筌蹄然本以發迷欲學者既得而忘之也豈爲終身溺之而不究心於章句之外者乎吾聞先生執喪極哀祠墓殯葬一本之家禮設義學立社倉事事皆著實地上作要非所謂瑣瑣破碎者故自號曰敬齋又曰斷迷子盖有得之康齋者矣然挾經濟之術三謁公卿而不一試豈所謂遁流退飛者邪古之君子知之則言言之則行聖人之心顧亦何嘗忘天下哉使假先生以年其用舍內

外之辨必有分矣先生行履脩見傳志此特其大者余表之以詔後之尚友者焉

李孔脩傳　順德縣志

李孔脩者大良人也字子長自號抱真子僑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闤闠人不識也張詡識之則薦孔脩乃偕雲谷老人于其師陳獻章獻章曰陳番市隱不過陳無已費廷堅市儈耳雲谷老人李孔脩非廷實安知吾郡二士雲谷老不得見孔脩少年如廷實非倪首當世人也往來之便庶接其論以信廷實知人善取友廷實詡字於是孔脩往師獻章獻章亟稱之名由此益賢孔脩嘗輸糧于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拱手耶再拱手

令怒笞之五竟無言而出有庶母父沒改適誣孔脩奪其產縣令鞫之孔脩操筆罟對曰母言是也縣令疑焉徐得其情乃大禮敬孔脩由此人皆駭孔脩矣澉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一顰其眉詩字不履前人自爲戶牖或觀山水歸而圖之兒者爭愛而酬之金曰子長晝平居嘗箏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二十年不入城闉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間出廬戶則遠近圍視以爲奇物云吳廷舉由縣令歷藩臬在粵最久與孔脩爲布衣交兩人高風在塵埃之表粵人常道之此兩人亦相成也孔脩卒無

予嘗使李中少給王崇教經紀共喪尙書霍韜[illegible]之
酉樂山西樂人祭社以孔脩配孔脩貧其性不繫世
人不急之事余州之孔脩然其人可觀矣霍韜志其
墓曰自少挑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詡[illegible]佑不失或
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庸
與子長同師故相信如此君子以爲知言東莞祁衍
曾過其墓詩不見高人李抱眞清風巢許必爲鄰歲
時伏臘村翁事芳草淒淒又一春

周廷芳蕙傳　馮從吾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州因
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
問字爲臨洮衛卒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
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開卽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
既而與坐講既而以爲畏友有疑輒與討論焉段先生
勗以聖賢可學教示進爲之方遂殫力就學究通五
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
爲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淸水教諭
安邑李公昶得薛文淸公之傳功密存省造入眞純

遂爲一時遠邇學者之宗總兵恭順侯吳瑾聞其賢
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
役其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敎子則不敢往聞者嘆服
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敎先生始納
贄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啓王願除樂籍
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
[illegible]因爲號著深衣幅巾從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
[illegible]先生嘗從西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由
[illegible]遂爲[illegible]絹南思菴薛公敬之執弟子
[illegible]其[illegible]盧[illegible]欽賓謝不往迎[illegible]

莊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嘗正冠
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
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遇留以詩有歷盡嶢岩君不
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
水隔煙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脈源源
動鼓洛川波風塵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
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又云白雲封鎖萬
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
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
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何大復謂先生于容思

先生其始若張橫渠之于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
于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涉險訪之歿于楊子
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
惠或作桂誤先生門人甚衆最著者渭南薛敬之秦
州王爵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游先生門
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存之學及
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爲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爲保
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保安稱平焉秦
公後總督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公蹈以揚州
覽引數百石君辭之而惡衣惡食坦如也州大夫
補之詳載可泉胡公鞏郡志中敘之余別有傳

檗菴汪先生禔行狀

王諷

先生姓汪氏諱禔字介夫別號檗菴又號古心子徽
祁門人其先七世祖諱仲雲公者由十四都武山鄉
徙縣治之西遂世家焉高大父諱善祐曾大父諱斐
大父諱濟父諱德潤世有隱德稱鄉閭令族先生生
弘治二年九月十一日戌時方逾歲而失父母廖氏
[illegible]兄廖和女年方二十四而孀居矢節鞠之先生生
而岐嶷不凡爲兒時穎悟絕人嘗婧客懷抱中客以
對戲之輒應答如響七歲就塾學羣兒爲戲弄先生
獨莊重如老成人稍長能自解讀書日記數千言不

[illegible]嘗屬文尤好吟詩嘗題梅花有自是天姿異何必
要[illegible]春之句葉逸齋君一見奇之遂許妻以子先生
年十三聞我　明理學薛文清公吳康齋
爲人心竊慕之既誦濂洛關閩諸子書有感嘆曰古
今一流人物謂是已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因爲持身
[illegible]是言動不違於人人徒讚其記誦詞章
[illegible]也家貧母孀無以養活因就逸齋君授舉
[illegible]且十歲體漸癯然母恐之辭其館不令往學祕
[illegible]書不[illegible]自先生一刻不觀書即心益痛[illegible]初嘗
[illegible]或伺母寐燃燈起讀其心嗜學如此

旣冠補邑庠弟子員卽以學行知名遠近多執經從
游然屢試有司不利士夫深惜之先生不爲動已而
惕然曰吾年三十有一去仲尼而立之年則漸遠耳
乃悠悠然以舉業累吾夙志何爲乎於是弁心聖賢
之學揭箴銘墻壁懸標先哲格言堂壁懸夫子像昕
哺焚香如聆聲欬坐立不敢少背嘗悟齋明盛服之
說製先正冠服以嚴心患心難持製敬恕木簡置袖
中出入手握之以自提省患坐不直體難羈束倣古
人置劍椅旁之法製木板繫之胸臆患體羸好睡寓
處備鐘鼓時令童子擊之其堅苦刻厲多類是時吾

祁理學自汪環谷以來久爲湮塞於是先生特起倡
興人方目爲怪物訕議沸騰笑排叢至先生志勇氣
屹風力獨持如逆流握柁抗狂瀾犯颶風奮迅直前
左右不少顧避時吾鄉俗尚浮屠先生考訂朱文公
丘瓊山冠婚喪祭儀節參之邪俗著爲破俗編欲俾
一邑之人相率於禮設館各所揭白鹿洞學規成童
學則復自爲規灑掃應對行立坐臥答述議論居處
交接存心踐履以及讀書作文會膳擊板莫不有教
有聚從者不問賢愚成肄讀以二業簡諭之質可進
者先加誘引進則色喜懈則愈若已病或貧不給衣

食者先生雖窘於用猶時惠恤之以勉其學更約朋
儕可挽者立會尅數日相聚一所將古人爲學大方
細繹論難期在觀感德性講習義理明之於心而措
之行未嘗專事口耳已也友朋賴之親舊患疫先生
欲往視人危之先生曰吾體羸以數酌壯吾神魄雖
旦夕臨病吾自計無虞耳旣而疫者卒先生躬爲襲
斂撫恤其孤其家德之先生終無慝先生於一邑利
害無所不關心其於朋徒親故或德業勤惰或憂患
侵尋尤切眷注視若一體然者家遭同祿宗祠未建
先生率族人鳩材卽售地樹祠祀先祖以下及衆子

所同出者禮儀條式巨纖備具立春先期榜示齋沐
旣祭子姓勝冠以下莫不戒嚴凜如朝廷祭畢餕餘
男在外女在內有功德者賞違禮者罰人或異之先
生曰身心家國天下一也處家苟簡異日處國與天
下可知宗族戌纖機務劇繁先生獨力擔當各具經
畫爲子孫世守計卽淡薄立規以訓後人嘗曰從聖
賢道則子孫貧富皆可爲否則富或可守貧則墜家
聲矣於私寢立四親祠歲時祭祀朔望謁告一如事
生者奉母孀居三十餘年孝敬兼至嘗揭古人事親
規於壁俗雖行者亦必竭力每進見有禮每朝夕雖

貧不鈌肉食每外出經宿返拜家廟畢卽再拜母戚
外內子姓八歲以下及僮僕無得窺中門遇妻甚嚴
敬小不然則厲聲諭之或經歲不入私室者處羣從
兄弟十數輩不問性梗順悉諭之於道必欲其委順
於身教而後已伯父病卒從兄弟臥牀下不解衣帶
旣卒朞功長幼守禮教寢不離喪次先生雖寄迹庠
中然於科名失得恬如也但守古人二業合一之法
二日看道理一日做舉業間嘗語予曰吾越數歲後
當幷謝黌泮之跡一味述作事又曰著作出於有心
者不可有發於無心者不可無或觀其出游與世儒

一接論者先生曰吾學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正
容謹節窮理盡性吾自信吾所見不差前人門路顧
憾吾所造未能充吾一息不死之見卽入山恐不幽
耳奚出爲先生於古今子集諸書無所不考究尤推
意經史窮年探討雖盛暑不輟講誦有得則筆識之
或病中猶不懈講書作文朋儕怪之竊謂其不知脩
命者先生曰吾性樂是耳一開卷揮筆卽得吾心吾
雖病不自覺勞先生莊嚴警敏天分旣高加之養深
積厚發爲文章純粹冲淡不落詞華格對僮僕終日
無疾言遽色居處几案必整諸物奠置必有常所端

坐一室自晨起以至[illegible]寐無惰容者及接朋徒戚
親故卽溫溫有古人風從容周悉各罄其情或辯難
論議英發横援縱譬動輒千言能使人色聽心受或
變故難處者先生教之處分因而排難息忿解窘舒
困者屢矣時祁庠士氣因屢遭損抑不振先生奮然
上書狀學欲其養士氣以爲他日事君之本宗法不
立倫敍無定昔賢亟稱難行先生不謂然猶考綜今
古裁爲宗法議以詔夫人或曰卽此二議亦徵先生
之學識脩齊治平之大者先生行道旣久鄉邑漸化
士論翕然追其德成行尊望重遠近從游日衆有以

文懇者以事質者以學資者以禮叩者日不遑處出
入坊市整容徐行不問老稚咸知指稱先生遠望而
敬之掌教高敦古董屢以行學薦聞郡守臺司鄉士
大苟有崇德右道心者無不願通姓名接顏色焉以
某年月日侍母疾過勞遘疾或有傳術者言謂先生
是年數當盡先生曰天生予中正之見意或在也顧
使我止是耶已而神光黑色命諷取書笥中著作
稿改錄之用防不及諷飲溢改錄畢先生隨語諷曰
吾後事有吾二三從兄弟及族輩在吾不爲憂所憾
老母不能終養耳復稍揮淚許時竟亦未敢聞於家

也越明日先生度病勢彌連令童子具水沐浴服
冠服正襟端坐俄而氣垂絶口噤不能聲乃以手作
筋度令以筋楔齒而後終時年方四十一耳嗚呼先
生自聞道以來内自幽獨外自應酬近自宗黨遠自
鄉邑無一行不純於道無一創樹不可爲後人法者
况其充養完粹德性安成垂絶猶不忘楔齒之禮則
其氣象視古易簀何以遠焉鄉之人聞而弔之識與
不識無不歎悼吾邪氣運之否失此人物門生朋舊
如喪骨肉製服哭之士從遠宦致弔奠焉所著有易
本音詩吟意春秋纂略讀史大綱名臣傳斷俱未卒

稿惟其欲訂定周禮纂釋禮記立論羽翼宋儒知行
之眞欲爲講折中歐蘇二氏之法皆其平日面以語
予者亦卒未竟其說之誰何惟家禮疏俗投壺儀節
纂巷文集已爲成帙可以梓行

泰州王心齋艮墓志銘

趙貞吉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
王子稱最者王子名艮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
殁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
安豐場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
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艮配湯氏成化十
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於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
手左一右二隆頴脩腥安豐俗負鹽無脩學者先生
遠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即遜焉希如古聖賢人信口
談解如或啓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

親方急務盥冷水遽痛哭曰艮爲人子令親天寒盥
冷水而不知也尚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
舍捧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
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秉禮
爲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處如
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厭身萬人奔號
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
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
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
正德六年閒居仁三月半即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

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
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譽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
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
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鵝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
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
談學也先生喜︿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
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
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恭
越兩月而先生再請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
弟子閒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

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艮之罪也辭還
家製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
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
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立晨起往候而先
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為又卓犖如此同志
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諧眾心而
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于師先
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
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咳盼顧使人意消即學
者意識稍疎牖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間隸僕

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
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
本疑機應響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先
生之學以悟性為宗以格物為要以孝弟為實以太
虛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學啓後為重任以九二
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
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
筆口占授之能導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
求仁方請篇或百世可不易也卒配越中為二王云
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艮之

仕也或謂先生為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艮何
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構舍居
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于正
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于某里先生門人貴
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
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
曰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
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王東崖先生璧墓志銘

[illegible]

陽明公以理學主盟區宇而泰州王心齋[illegible]其徒爲中分魯國敷海內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子東崖先生推衍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今不絶葢以學世其家有以關天下而風奨世可謂盛已先生殁萬曆下亥十月十有一日迨今十九年墓未有銘先生爾子以屬余則曷敢辭先生諱襞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上世家姑蘇諱伯壽者徙泰州安豐場家焉五傳曰國祥曰仲仁曰文貴曰公美曰紀芳紀芳生艮字汝止號心齋先生父也母吳氏生九齡隨父之

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先生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溪緒山玉芝皆在公左右先生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私陶汰氣埭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繇枝葉而達其根泒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先生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既殁先生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近溪守寧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眞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臺耿師背晤先生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先生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梏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余師大賞其言定爲石交云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余友傷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

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奚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葢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頓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葢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

不得乎樂也云爾先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
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
居恒而須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
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
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益心齋以脩
身格物爲鵠先生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
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薦於
朝部擬召用先生堅卧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逾
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距生正德辛巳十一
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七葬場東之新塋配吳氏繼

方氏倪氏子之翰之遇之麒之麟之美之文夫先生
之材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既哉乃終其身一
不屑意益自心齋絶去利祿壹以明道覺人爲任此
義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先生父子守
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
者道哉先生所與遊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似顧受
益爲深輒不揆而爲銘銘曰
其審也蠖屈其動也龍變身不離淵其用則見如川
之至如木之升淮南之緒以莫不興以開厥後人

張孝廉基先生　　劉同汝宗

張敬塘先生基字德載吳縣人庚子舉應天薦而
例得坊金百一日散之親族略盡嘗會試有溺者與
先生善欲爲道地先生咄曰立身一敗尙欲何爲哉
竟弗應歸屬疾久困醫藥間怳然若有徵者遂究心
爲己之學病亦自愈屬當試有善相人者謂而骨法
當上第而色有阻者何也先生念婦沒大母且耄遂
逡巡其行亡何大母死已而其父亦死先生乃歎曰
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武不忍離屏去冠服爲
野人裝治一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流

蔬茹嘗而薦之湯粥瀡滫非親調不進也於書無所
不窺而尤邃于經術多所箋蹇晩而稔之身心融融
如矣顧其持敬日益甚自檢日益微密奉母外足不
踰戶婦亡不更娶旁無姬侍食不葷寢恒不脇席也
歲大祲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饑者而屬軍與族皆役
先生嘆曰吾何忍獨以例免而煩族之老弱爲請於
官毀家以紓之自是產若削矣先生攻內學體氣益
充忽一日顧其子曰何日當出行吾且行遂爲日期
之子大駭而至期一夕候母安者十餘脉爽趺坐凝
誦一念不生頃而目微上揷瞑矣几上手書數行對

皆身後奉養事也年五十有九先生嘗銘坐右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與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公爲四勿贊云

論曰此真孝廉也哉雖天性純粹乃其得於學植者深矣先生之學蓋自主敬入也敬則靜而虛明湛然至德凝矣後先生六十年而舉于鄉者爲周汝宗氏汝宗名胤昌本施姓其人篤實有隱操能無忝孝廉名也踰壯而死惜乎其未究於學也然猶足以標領人倫矣

潘子嘉傳

潘子嘉字汝亨六安州人御史鏜之子也幼承家學穎異老成聞甘泉湛先生開觀光館于南雍負笈往從問學甘泉子曰在聞道問聞道曰在立志曰必真知而後志立志也者其聖學之基乎問道曰道天理也心之本體也子能知本體之自然則知道矣問自然曰心之本體不假人力故知勿忘勿助之間無所用力者斯得之矣問忘助曰忘助皆私心也滯于物勝于事皆忘也矜持欲速皆助也問勿忘勿助之間曰無在無不在也中正而不息易所謂存乎子嘉聞之頓然有悟乃與蔣道林沈艾陵諸公日夕研究歸閩當道有惡人講學者遂謝去絛㲼讀書山中越六年閩人督學廉其恬退命有司以禮致之強之復學以歲薦貢之南宮未幾歸以疾卒子嘉居家孝友事繼母不違顏色待異母弟推讓財產壯年失偶不再娶許聞京師蔣道林諸公胥哭緘辭以奠見道林奠文中有惺菴文集藏于家

兩峯劉先生文敏墓志銘　王畤槐

先生諱文敏字宜克姓劉氏吉之安福三舍人三舍之劉在邑爲鉅姓所居東南有兩山屹立並峙學者旣瞻望先生素養之高不可及以兩山之秀而特起也足以配先生之德遂稱之曰兩峯先生云先生自幼凝重端確不妄言笑飲食出入必禀命於父母比就塾竟日劬書無少嬉惰旣長不治家人生事矜莊堅勵實天植之歲壬午先生年二十有三則與其族弟師泉先生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者或至夜分不能卽枕一夕語思泉先生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

盍亟省之已而讀陽明王公傳習錄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朱儒異展轉研思恍若有悟遂夾信不疑躬踐默證久之惟覺動靜未能融貫乃嘆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劘買舟趨越中見王公執侍門墻往復三歷寒暑歸而與獅泉先生砥切于家其學一以致知爲宗而殫精畢志操存克治一瞬一息不少懈逸語默作止事無鉅細必蹈準繩深以末學馳騖空談遺忽實行爲痛戒每與學者言知體虛明皎如赤日但依此知自照自察以祛習氣滌凡情纖瑕勿留意念感應生生化化務協天則雲銷日朗塏盡鑑明天全而性復矣其教人大旨如此不涉多岐詞簡而義切貌肅而意懇及門之士敬畏誠服已在未言之先蓋其貞毅直方可徇金石儀刑之矩素定而潛孚之機有在也同郡東廓鄒公雙江聶公念菴羅公時時聚處共證所學雙江公獨揭未發之中與海內同志往復辨詰而於先生最所欽伏間舉主寂相質先生曰發與未發非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寂存其中矣嘗乜宿松原與念菴公極論盡洩底裏公初覺未一已乃傾信旣別公貽以詩曰嘆息卓爾域千載能幾詣目擊中有存意會言無乖歲壬申五月當誕辰諸子姓

上壽畢先生退居一室稱微疾一日忽語其孫弘鍱曰吾了當而歸矣遂明日逝先生早遊邑庠已擅袁章之譽廩食需貢有期矣一聞正學卽棄去不復應試布袍蔬食韜光晦景沒齒不求人知滁陽朱遜纂先生教寧州乃具薦於學憲存齋徐公曰劉某養深學粹見大志遠孝友刑家身任斯道安於躬耕無慕世用乞賜錄拔必有補於當時徐公嘉之然公檄聘已先下且欲召之貢先生竟辭焉先生雖捿跡林壑遯世不悔而實修淵著撫院學臺郡侯邑長往往引重知其不可招致則降牒以訪問老褒賢以寓其傾

任之誠蓋數數然也卒之踰月郡侯欲吾雷公[illegible]以
知也猶移文稱劉某禔躬幅行敦尚古誼下邑延訪
巳而郡邑諸士合詞請祀先生於賢祠公韙其請之
未及行而學憲楨陬邵公下郡曰劉某力探聖域倡
明正學令所司具粟帛羊豕往佐其喪諸博士弟子
其議所以應祀典者列狀以上吾將俎豆之以風夫
進嗟夫先生學不求知而聲光自溢所謂誠不可掩
者非歟時槐與廬陵陳子嘉謨弱冠時師事先生從
執灑掃之役者迄今二十有[illegible]年而賀子涇王子[illegible]
仁巳鑑仕並委贄受學蓋嘗竊窺先生其峻特而不

可正視也有嵩華壁立之氣其敦樸而不[illegible]緇飾也
有大羹不和之味其光明瑩潔則日星炯炯之昭垂
其精進勇詣則江河浩浩之排決其教吉直截則駕
安驅良而振轡於如砥之周行也其稚誠無隱則啓
扃授鑰而洞闢乎九陛之堂奥也其言[illegible]行庸則
粟布帛之無以異於人而屋漏不愧[illegible]乎嶽水
寒火爍之必信於世也先生之學[illegible]於天
人死生之理如指諸掌乃其教人惓惓焉一術其本
然之知以省克於念慮而實踐於倫物不[illegible]于辟險
觭之譎歲巳巳先生年八十猶陟三峯之[illegible]

餘日巳而語時槐曰夫道本自不離非力挽之使不
離也先生未卒之先春且暮時槐方自關西謝病歸
先生命舟來神岡西原之間時槐偕賀子陳子侍左
右者旬日別之夕先生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虛者
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虛爲宗汝曹念哉與後學
言即[illegible]轍不一愼勿違吾宗可耳夫先生豈預知其
永訣乃喫緊見囑俾二三子不終墜其緒耶嗚呼悲
夫

胡行恭傳　　王時槐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幼孤穎敏強記家貧爲童子師取資供母晨起櫛沐伺寢門問所宜昔以爲常母既沒家無餘資或竟日絶炊手一卷坐中庭曠然若不爲意性好讀書貧不能購則時時從人乞假手錄至數十部殫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意會輒箋疏其義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尚化周砥節剛廉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部旨裁抑生員可否行恭報書至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說起於青衿之子請謁公事假私蹊以備員此固流弊之甚

僕則以爲周士之貴泰士之賤皆有繇來非可以一一罪士也夫欲導爲射示人操矢欲導爲御示人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誨射而示轡誨御而示矢也豈可値乎故科舉之外必行薦舉則篤行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就有憸邪之人懷無狀之心者不得剩其間矣乃欲爲定額以抑之不亦後乎周得書歎服且曰使薦舉法行則首諸公車舍行恭其誰耶行恭雖伏蓬蓽不忘當時其誨子以實行爲學而求務名富貴利達一不置諸口予天鳳能遵其教嘗從雩都何公秦黃公弘綱聞陽明先生之學初疑信半久之中夜體認瞿然有悟曰是有本之學也乃著自信篇文以理非在外特著理論以正後儒之誤云

本靜張先生棨行狀

先生姓張氏諱棨字士儀別號本靜寧國府涇縣人曾祖能祖旭父霈皆不仕幼聰穎異常五歲口授諸書義卽了了常聞雞聲忽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應曰我願爲此豈徒曉而已聞者知其非凡兒八歲就外傅能屬文十一遍治諸經有聲鄉邑十三遭父喪朝夕哀悼不離喪次執禮如巨人十五學益弘博爲文切理不拘時格十七當甲午會北江聞人公校士宛陵閱其文嘆曰何物英俊而究理

若是首拔應試補邑廩員自是譽日隆隆起先生究心時務慨然有經濟志觀書獨得大旨嘗語人曰吾輩誦法孔曾豈瑣瑣章句爲哉尤精于易中丞澤江歐陽公撫江南延爲塾師與論易大奇之曰仕儀論易卽田何復生無以過也越二歲歐陽文莊公爲南祭酒倡道金陵講明陽明先生之學附往從之文莊公與之語卽言下領悟自是服習其教累年不歸稱爲高弟繼從東廓鄒公緒山錢公龍溪王公遊銳意研求謂聖人可學而至歸築室聚徒日夕會文講道其間每論經傳發揮入微談世務切中肯綮亹亹若

懸河指點人病痛槪中實言聞者多所興起或至泣
下以故無論遠邇悉造其家學焉南都江浙吳楚之
間所至名公鉅卿咸折節加禮貴者忘勢長者忘年
有古王通氏風先後督學如午山馮公裁菴楊公象
崗胡公絜崖黃公每試輒居首極加敬信先生守巳
嚴介毫無私請從者亦莫敢干以私廣德張守聚徒
百餘敦請主教未數旬多士翕然興起臨行以百金
贈之先生辭曰吾得英才而教育之足矣堅郤一無
所受產不及中人或勸爲子孫計笑曰終日營營爲
兒女謀吾實恥之事母董氏至孝每夜必聚兒弟子

姪侍坐母側病則親供湯藥汚必躬滌不遺諸婢每
事務得歡心母嘗語人曰某兒在家卽病可勿藥愈
也事二十兒若父弟棣尤母所鍾愛先生尊尊教之補
邑庠生尋欲就例卽捐巳產助之歲辛亥母董氏病
篤夜跪禱天願以身代及卒哀痛踰常三年戚容不
改築永思山房守墓不離尤敦睦宗黨著張氏家規
遇不給者隨其所有助之歲值荒歉百計賑貸族有
子弟之才者多方誘引自是張氏內無訟外無侮文
學之士日彬彬出焉與朋友處每以名節道義相勸
勉事有不直輒極口直言至於利害以身任之一時

士氣咸知振作倡義捐貲建水西精舍迎緒山
錢公龍溪王公歲臨十七會與貢受軒周訥溪沈古林
余碧溪丁海暘俞寒泉翟震川王敬亭諸公合併論
學涇之人士津津日有興者由是水西之會名天下
先生之功居多先生之學以孝弟爲本以名節爲重
以收斂精神爲切要以對景磨瑩爲實功以萬物一
體爲志願以繼往開來爲準的性資英邁精神爽朗
卽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眞有囊括宇宙睥睨
千古之意一時見者傾心聞者景仰眞豪傑士也雖
微有英銳之氣而爲世扶名教之心識者恒諒之矣

使假之以年漸消鍛鍊當不可量而竟志以沒痛哉
惜哉

夏叟廷美傳

耿恭簡集

夏叟廷美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恍恂里人敬信之[illegible]張甑山以司徒左遷主繁昌教物色之招與講學一日甑山號於會衆曰夫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眞人毋爲假人叟憮然內省曰吾平日所脩持爲人者得毋未眞耶時時循省求所爲眞者隆慶庚午偕數友訪余天窩山中與處踰時一日忽對鏡諗其貌肖兄感念淚數行下辭歸跪而請益余曰白下有焦子弱侯者往與資切之可既歸從焦子游因漸如向裏久之自信得自然旨趣以書抵焦子商正焦子報書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叟聞而有省謂其時胸中若然如洗云叟故未事詩書至是始請於焦子讀何書焦子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咏誦時以己意詮解萬曆戊子叟曳杖來訪余于留臺曰比以焦先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中更不了了儻第以正文反身尋繹覺會處敢以質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卽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勦襲紙上陳言摸倣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一日侍忽喟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儻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余聞之大爲嘆賞曰嘻叟能及此耶難言之矣叟又嘗謂焦子曰吾讀論孟竊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子爲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在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何有於我者七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乃孔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叟諸詮解多類此儻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博我者哉又一日白下同志會者友論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指更有向上一着在無聲無臭是也叟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臭耶余聞之大咨嘆曰近學之蔽于虛無見也陷溺離矣叟乃見及此哉因述之以諗同志惟昔茂叔之李初平近代文成之於王心齋董從吾皆以隤然野老坐進此道而英敏才儁博聞強識者反遜焉彼謂[illegible]可省已

明貞士鶴洲先生黃公行狀　劉憲寵

先生姓黃氏名裳字子重先世越人洪武初有稱壽公者以藝事隸將作徙家錢唐之左家橋里再傳而爲承事公承事公之子曰質菴公信質菴公之子曰逸山公榮郎先生考也逸山公凡舉六丈夫子最後乃生先生黃氏自承事公以來代有隱操而逸山公稍稍以積著起家貲甲里中晩乃㓕落諸子咸郎市操三五以贍而獨長公與先生爲諸生然先生年十二三時文弱無以給饘粥籍書從賈矣顧適市而心賤之喟然太息曰丈夫覺賈人游乎則益市書窮日

夜讀不休然益窘則引錐自誓無悔二十三試有司輒高等學使者芹山陳先生試補邑博士弟子員陳先生校藝名知人所獎拔士咸名藉甚諸生博通它經者俾授室獨器重先生及東昌司理汪存吾公此兩人乃競起爲名高而里中惠訓憲公聞先生名延至家爲其子師於是諸弟子從先生游兼騰成行咸稱鶴洲先生門人云先生性孝友旣用文學爲時所推重束脯所入益市甘毳以奉逸山公及妣沈孺人兩尊人亦心樂之忘其匱也諸兄弟賈者顧業益衰先生引致與居處衣食共之婦翁古塘君死繼其賓人歿配李又無子也爲迎歸養之終身沈孺人疾病醫藥必親嘗乃進禱祀籲天丐以身代不得則柴毀骨立所爲治棺斂飯含喪祭之具不以貧故有缺然不以煩諸昆也居喪痛哀三年如一日顧思傷逸山公心朝夕率婦子上食問寢興居七年而逸山公亦歿先生葬之如喪沈孺人時屬歲儉資用不給先生拮据營措必如禮乃止先生篤於親其待內外姻戚咸有恩紀伯氏歿不嗣立嫂又自也先生奉事之盡禮從子汝湞貧無所託先生收教之已又資給之爲之娶婦嘉靖中有島夷之難郭門之外燬焉先

生家亦燬先生扃皇以身翼護二三伯仲及李孺人奔城中所與共寢衣纔食必均誼亡使身獨溫飽生平所與遊而振恤者不可指數諸子咸父事先生遇紛難先生出片言解之無不人人厭意以去敦信行里中化之其有不軌於行者咸閉匿自訟不欲聞於先生人乃知先生于孝方司馬德操之流也先生負絕世才於六經諸史無所不窺其爲文務沃實造雅疾世之浮艷者衆于[illegible]虎班者所取衷哉屢舉不見收即益致故業下帷與諸士講論摩切幾一舊爲然[illegible]而[illegible]收[illegible]籍先生之靈戊甲第司民社者

後先六七輩不可謂不施矣先生所遂無涉世情即
家無儋石凝塵滿座而先生焚香宴坐蕭然自樂平
居無喜愠之色比丙戌歲王夫人卒而先生意思乃
忽忽稍知愁頓時稍蒙見何人哉辛卯貞父舉於鄉
賓友咸走賀先生先生不色喜謂貞甫曰吾家世寒
素而世積德必有以文學顯者然吾困諸生以老而
起自孺子孫子勉之哉母穢我郎鮮衣怒馬軒車高
蓋而以夸閭里吾不忍視突梯滑稽綏頰巧資而以
苟富貴吾不忍視吾屢跂汝而乃晚成雖然閱歷多
矣今而後而不以吾憂者吾子也嗟夫賢父哉先生

生正德丁丑二月二日歿萬曆甲午二月十二日得
年七十八歲配王夫人古塘公女生二子長汝高邑
學生早死無嗣次汝亨即貞甫以進士爲江西督學
使者孫男二茂梧茂榛先生溫然長者無城府然嗜
義若渴少時與汪司理友善司理死東昌先生亦車
千里與其子扶喪歸於杭貞甫以意氣多海內交其
人以通家子見先生咸謬爲敬先生倒屣下之王夫
人亦劃薦佐歡退而語汝亨某也賢宜終身交之如
其其者終非汝友也已而皆驗其妙於鑒賞如此生
平不以貧賤有所屈志博士黃君儕先生議請公乘
助之先生怫然曰死易耳黔婁於陵吾師也吾不以
身爲市身教授王夫人織紝佐之郡中舉高行欲致
先生於賓筵先生謝不可卒避之而性喜清言揚確
古先生之風與人交澹而不渝若劉道光虞文成吳
厚甫惠子德楊思震其人咸莊事先生時時奉杖几
徜徉湖山間先生不善飲詩歌自娛每會微先生輒
廢匕箸晚乃一切謝人事降心佛理有所鑑云

楊道南希淳傳

楊希淳字道南母未誕之夕夢笙籟滿耳閭里走下須臾有羽蓋霓幢擁一仙官入室遂生焉幼岐嶷屬志讀書日誦千百言爲古文辭下筆立就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聲名籍甚聞荆川先生名往從之游先生大奇異之由是名益起三吳豪儁皆倒屣願交焉歸而弟子從之者衆與同郡李維明輩相切劘動以聖賢自期待不肯苟同於俗累試於有司不第天臺耿先生督學南來聞其名首試以學莫先於立志論大加稱賞因相與講明聖學由陽明先生上遡孔氏

一日忽大悟曰道在是矣由是與人論學圓明透徹直指以示人無不得其解者故以方嚴稱至是益和粹人以方程伯淳云居久之以補貢至京師時方題覆貢不得補少宗伯萬履菴雅重之嘆曰余忝貳春卿當爲國求賢今賢者已至吾前而不能用負媿多矣於是禮部移文定爲明年貢焉歸踰年忽病自知逝期爲書別知交談笑而卒年僅四十二嘗自爲墓志謂人死當從人乞銘我固無求者死後乃有求邪其曠達如此平生涉世無迹處事如庖丁解牛批郤道窾而不經肯綮與人交從容款洽玄言眇論終日

不盡時出緒論雋永有味令人心醉音消而返爲詩文標出人意表晚年發揮理道精深透露皆儒先所未嘗及臨終盡焚其稿少司寇吳自新搜其遺者僅若干首刻而傳之

王少湖先生敬臣傳　　　　馮時可

野史氏曰夫學者博觀玄覽猶必考信於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然則爲學在躬行若斯之切也而世儒紛紛務張皇以立門戶奇說妙論出蒼天而入九淵綜厥行事曾不異於塗之人此何以貴焉余雅多王先生行誼因載其事以勵學者先生名敬臣陽湖王公庭子也始孩而倍母畜繼母郁安人所以餌代乳故體甚羸稍長就外傅誦書輒了了讀詩至野有死麕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胡爲存哉必漢儒誤拾其已刪者宋儒

承陋而不能辨耳陽湖公不能難也年十齡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清人何以淵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其早惠陽湖轉國子博士先生年十四隨侍長安誦四箴註悟孔子求仁之旨而嘆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天下之事未有不攝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忘忘則益精所感滋而神理爲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規矩矩其措相也由是居處必以禮自尊雖燕褻必正襟危坐無惰容踰數年父命先生應舉泣不忍離再禀命始行陽湖雖久宦家無資斧先生歸而廬居甚隘則寄寓

天王寺中嘗晝易粟有餽餐者却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寧爲溝壑夫其人乃止饋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執贄謁莊渠魏公而考道焉時學者皆力爲奇傑文自表而先生獨默坐澄心曰學不聖賢雖虛詞凌厲君子不貴也年二十一婚盧氏女相見如賓朝夕共省郁安人而郁安人性卞急臧獲稍拂意即洗潰至毀器擊牀先生宛解之者萬方不懸則跽而進湯安人鄉之地因入寢室先生蒲伏待命未衍久之天旦矣陽湖觀察建寧先生從游居二年陽湖請終養歸而先生嘗戶晨昏伏臘奉盥請菽觴豆餚

釁無不躬親有招先生飲者以妓佐歡先生見曰吾何以衣冠坐塗炭邪稱疾而返自是遂絕燕會祖母俞得老疾先生進匕劑逾月不解帶既沒標踊號泣如孺子慕至見陽湖則拭淚不敢爲毀容陽湖入闕參藩江右而先生奉郁安人於家親滌牏惟謹先後嫁妹者三皆傾橐以助衿禱愈於己女治閫內外井井不施撻而舍中兒無敢通飲食狎游者陽湖致政仕歸則先生每擊鮮邀文太史王吏部陸尚寶過爲就娛不令知所繇置陽湖出飲無論寒暑必逢衣太冠送於中堂戒侍者曰若往也乃公或飲逾量須着

節之迨歸雖夜分必擁篲迎於戶或風雨則逆諸途
已酉歲得寒疾劇甚見所倚贊微傾曰此非得正而
斃也侍者整之將死嘆曰長者在堂而身先旹里哉
死迨時復蘇經旬而愈則以陽湖命養病別墅次年
始歸子舍而配盧氏失郁安人驩先生曰身不行道
不行於妻子閉戶省愆不御內者十有三年陽湖疸
發於背先生親自吮舐卧牀下者數月陽湖慰令少
休無苦也卒不敢寧戊午歲郁安人終哀如喪祖母
三年未嘗見齒人不知爲繼母也既而長子卒陽湖
爲置二媵人先生雅不欲也陽湖曰若虞燕女溺志

而不虞我一綫息哉先生乃勉從數歲不乳竟謝遣
之甲子督學耿公聞其行超格貢焉強之赴京以親
老力辭郡邑或交以篚謝不納而惟以坊金惠三族
曰此國恩也願共霑之陽湖老而足不良於行先生
復絕內移牀傍親所卧如是者三年久之陽湖病轉
劇一夕十數便先生卧不交睫微聞聲欬則躍然起
立爲代鳩杖未幾陽湖捐館則哀如喪郁安人者[illegible]
田數百畝以其半贍三族曰此父遺命也宗人莫不
感泣相率而喪陽湖緦者如功功者如朞至賓客
義而賻賵者亦視喪郁安人什倍矣先生鮮兄[illegible]

愛諸從病瘵如其身諸表姪率子視焉闢館舍勵之
學婚嫁必任不以歲訛辭至其自奉則一食脫粟終
歲帛絞蓋五十年如一日也嘗命僕以銀器質子錢
家逾年贖之而子錢家誤與金器促僕還之子錢家
勞僕以布僕不受也曰主行德而我顧爲利乎陽湖
嘗渴客歸途遇他家僕倚醉踞而詈與人辟之其人
逾益詬詈直至廳事呼姓名撞擊戶扉諸蒼頭忿欲
復之先生曰是人不逞異常當暴死若無庸輕六尺
以與較婉言謝之其人歸不數日死里中服其早見
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

杜口不談自見耿公公勗之曰士須以言論橐籥後
人聖賢無獨成之學俗雖敝不可誘也由是多所勸
諭五十以後弟子來從游者四百餘人咸刻厲相責
課一意事聖賢學不爲兩端自解諸賓客聽講者戶
外趾常儼儼諸生以二六月會禪興寺辨論鋒起先
生徐以約言定之莫不渙然冰釋嘗云學者不可標
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爲弊滋大吾道至公至
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
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於一又何是非彼我
哉先生於學無所不窺而猶以慎獨爲標的曰聖

論學總先於慎獨身體之自可見慎獨之要曰研幾也審則也盡之矣幾善惡也研之而後知否則或混於惡矣則帝衷也審之而始得否則雖善而不精非人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長之際衽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戕其本何以發干霄之木也又曰學者眼界不高則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聽其言者興起甚衆吳俗慕魏晉放逸恣睢儀檢先生壹繩以法冠婚喪祭儀節品式準於家禮遠邇相倣傌者不敢踰厲而拙者有所遵循自是

風俗一變先生檢柙若處子而奮迅行義則如壯夫慈愛若桑門而諄切誨人則若嚴師其與門弟子所稱述皆庸言庸行無有驚世駭俗之論至於優而柔之曲而暢之使人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則有出於言語動作之外矣余自黜歸與先生談摧學問甚洽也曾與予論文曰弇州四部吾懼其啓學者以靡鬭也徐廸功著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能捨者有三多欲也好勝也自是而不知也有是三者斯賊道哉又曰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illegible]

林以爲俗何當耶諸生有專事靜坐者有汎覽羣書者先生曰靜坐則繫心博觀則奪志皆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自是諸生學之有端矣先生不尙言而言自藹然聽之有味不工文而文自斐然玩之無窮所著有婦訓家禮冤游武夷記行於世馮子曰天下之言學術者衆矣守虛靈者以溟涬爲宅兆象器者以筌蹄爲奥徜狂叫啾詭僻同陋而不自知其非至其下者則佔僤爲學齒頰爲師卑卑焉以逐時好取世資而已矣穿常踐履視爲贅行若夫嚴於屋漏以對越上帝人域是域以上達天德惟先生有

焉昔蔡中郎作碑惟郭有道無媿余之傳先生也亦然

潛谷鄧先生元錫行略　　黃渾

萬曆癸巳七月十有四日先師鄧子卒于南城之仙山先師諱元錫字汝極別號潛谷南山公冢子也高祖栢崖公以進士起家故自新城楒源墟遷右津之南以御史事 仁宣 英皇帝以慈惠恭肅享有令聞御史公生毖菴公國學生毖菴公生瑩菴公瑩菴生南山公年四十有四未有嗣先是南山公築層樓自隱曰南山樓先一夕南山公夢一白鶴自天而下至其樓南山公妝之持與劉孺人是夕遂生師時嘉靖巳丑二月二十八日生而頴特南山公每奇之

南五齡就塾師黃君學試以駢偶云步武有人嘗道可餘桓典馬隨應云惜陰自我及時須着祖生鞭一夕夢一人儒衣與之言曰清風灑巖洞是我再來時黃君大驚之與南山公曰是兒非我所能師也盍請明師教之年十一事在川黃司訓年十三時師志廣莫羈經典墳史咸喜博觀人曰無已荒乎黃師曰譬之豢龍隨其所嗜豈必膏粱耶時師氣劲莫過心所欲爲巣銳必達人曰毋巳戾乎黃師曰譬之養虎隨其所如豈可拘繫耶時諸人同學於黃師者俱聽講於師黃師惟默聽其啓口質直無文飾直發明書旨

黃師最欽服之年十四與觀泉朱公曰君子儒爲巳又曰君子下學學而反諸身潛諸心闇然於幽獨之地日用見在實落用功由是而身端心誠神通應達今之學者經史師友指示昭著目前而無益於得者學不爲巳故也恭於今誠患之朱公時大愧服其志年十五南山公有疾撫師曰吾將逝矣兒幼志未定予茲復以家累兒兒學業其弗克終哉師潸然淚下跪前復曰敬成父志兒矢畢力于學以紹先人光南山公曰而若是吾目瞑矣既逝師哀毀如不欲生水漿不入口時張孺人劉孺人愛獨至而師日夕侍養

維時講業於外旦暮歸必鞠躬侍側師王母或詢所事或問所業必委婉應對者久之乃退待家人凛然嚴肅毫不敢犯弟得瞖疾時慮家計旁落遂作弟訓俾毋諸娘毋縱恣毋苛童僕毋刻農民以毋佚先人之遺訓既弟以疾終遺幼孤撫育教訓之若子年十六作先世事傳譜至南山公乃擲筆嘆曰先君孝友刑家廉潔範俗抱仁飭禮以獲厥世孤愚鮮識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今孤罪誠大追矣遂書遺行日置座右以自省悔求無忝焉年十七傷富家苛刻農民慕古社倉法乃立涵

倉不問豐歉歲有常數薄收其息以貧耗而鄉民之
老者若嫠之節者寡者咸聽其貸而不取息其人死
弗以所貸即爲葬貧每歲臘春耕即發社以爲常無
問寒暑必親履其地給之年十九遊縣庠時近溪羅
先生倡陽明先生之學於邑仙居師聆講者數特隨
即銳然棄舉子業問學年二十一往吉州謁諸老先
生求明此學師王母憂之以爲棄舉子業不事而事
遊譚爲乎師恐違其志復畢志舉子業年二十四遂
買舟謁唐荊川公舟入湖口直風濤舟幾覆同舟者
皆戰栗獨師危坐默然曰生寄也死歸也無所逃待

之可也乃焚香禱風風稍息遂返舟歸惟日夕深造
詩自魏漢而下并近體均爲刪訂俱有評題文則祖
三代而宗秦漢年二十五觀泉朱公有疾師晝夜供
湯藥及疾革爲視含斂經紀其喪服葬祭朱無子爲
立嗣其妻嫠居歲時問饋年二十六聞諸大老講學
於上清偕師友往問學時同事者數百人諸老獨於
師諄諄留意焉往來書簡相與神交乙卯秋將應試
聞朱氏計訃即揮路費以助之始登舟泊都會惟遍
走諸名公論學館舍弗之計隨領江西鄉薦第三舉
子爲天[illegible]曰野服公得師卷大驚曰是洞天道[illegible]

民故者使宋儒可作亦自翔乎比歸師念張孺人年
高而孤身遠遊萬里外如承歡何惟閉門潛修因
示人曰老母頹齡爰欲篤孝開之志修菽水之歡已
輟北上之轍諸非以文學論議相切磋者不敢與聞
亦不敢請見邑侯高公素推轂師具路費爲勸駕竟
謝卻不受戊午秋張孺人欲成其名力促之行因具
裝復走吉州就學與東廓鄒公三五劉公剖決印証
鄒公手書發育峻極皆從二千三百充拓三千三百
皆從戒懼心體流出語以遺之甫越月聞闔冠侵新
邑遂馳歸侍養自是與二三友時刻煅煉研晰於本

心天人之辨危微精一之旨時門徒日盛而司空心
吾張尚寶司丞謙川馮皆當時受切磋砥礪者也已
貴師卒爲營葬養其子輔之成人子殤爲立嗣黃孺
人終身饋養事之若母辛酉冬師王母復強應試始
遊京師與高安愚齋傅公陝西泰關王公切劘此學
既與蔡公登世師冒雪往聘之戊辰試歸受徒講業
於天峯日督同志者相與作興此學時心宗盛行謂
學惟無覺一覺無餘稽九思九容四教六藝桎梏也
師爲此懼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
也日辰起率諸友靜[illegible]收攝放心至食辰次第[illegible]

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之時在問肅形狀
各有造辛未作函史下編撤所居室爲先祠規制以
御史公始遷南津之祖居祠中室奥西最一室居上
代御史公而下祖居四夾貲菴公而下左立主祀位
右立右穆位以繫族人之心而族之貴者賢者爵者立
一主以示勸設族厲之位以祀族之無後者至高祖
外氏則扶植御史公以有成者以東最一室祀焉春
秋率族衆詣祠舉禮恭敬嚴肅每事必親問之禮畢
尊卑長幼集於一堂闡示以孝友恭儉勤恕之道凡
有曲直就質平焉出一語立斷善者獎勸不善者懲

戒貧者寡者咸竭力周給之修家祠上則天地君親
師左則祖右則社日有祭朔望有祭忌有饗於時復
修義田義田者其先所爲供祭田也因水衝裂師獨
捐已田三百餘秤浚成深川以殺水勢而義田漸復
壬申丁曾王母強孺人憂擗踴哭泣水漿不入口者
三日居喪一守言禮不事浮屠居堊室既葬就墓側
結廬居三年啜粥飲水旦暮悲號癸酉作三禮編注
繹及函史上編甲戌復有劉孺人之喪哀毀禮一如
張孺人丁丑尚書毛詩繹春秋遡成稿　成稚川王
亟見之作而嘆曰至哉淵乎博乎闊乎□□乎天人之

□□紛而一以貫之矣遂爲書其首簡斥百金□□
名其書曰潛學稿戊寅繹易於廬山王公見之作詩
曰探測羲文圖外意發揮河洛畫前機已師喟然歎
曰尼父五十以學易幾無大過文中子曰没身已焉
嗚呼卽没身豈有竟哉又曰易理玄微卽程夫子易
傳稿尚出於易簀之後矧固陋如錫耶以故易繹凡
改竄者已更四訂猶未就摹己卯五經繹及函史下
編成敬菴許公時爲盱郡守莅任三年具知其賢遣
書昭之已命五邑士就學復請至盱與論學甚契至
以程伊川先生目之先是都察院敬吾魏公奏請行

師鄉社保甲法直指使者韓公行部訪隱逸遺賢肸
邑侯以大夫士庶交薦師遂以實跡上許公復以上
直指使者爲題請于朝自是許公遷秩入京師與同
舟談學者四十日而別己酉秦關王公斗津章公不
遠千里而別相與切磋者踰月及別又念王公年衰
遠遊命子抑君從以供揚藥輔以底家戊子南昌郡
守范膴陽列師及南昌章潢安福劉元卿同薦于朝
已而南京祭酒定宇楊公復請徵師如崇仁新會例
疏中云如鄧元錫飭躬勵行志希聖賢少舉鄉試養
母于家俛意仕進杜門著述十五六年矣其方嚴介

潔行既不爲詭隨其潛心積學才實堪於經濟臣竝
讀其所著五經釋函史諸書精深閎博皆能發載籍
之微義他若三禮編潛學稿等書皆極淵邃成一家
言及誠之鄉評暨仕宦之在江右者文言其親終廬
墓能立義倉以贍一邑之人諸設施亦犁然精當蓋
嚴毅似胡居仁而博雅過之高卓似陳獻章而灑落
不及其稱之士人如此誠古之逸民聖世之遺賢也
臣以爲如元錫者宜處之禁近可備採擇即用之郡
縣當爲循良旨下吏部移文布政司起送部試有司
登門勸駕者再矣師乞養病未赴己丑貴州侍御王

少拙公復請徵師疏云臣聞帝王之治惟以親賢爲
急務而其立賢則無方是故有弓旌招賢之典焉有
鄉舉里選之法焉而又辟召徵聘以起巖穴之士焉
若堯之舉舜湯之聘伊尹皆自巖穴而登之廊廟者
也中云如鄧元錫欲其起送部試此進賢致慎於其
始甚遠慮也但臣聞孟軻有云大有爲之君必有不
召之臣彼侯國之君尚爾況　天王之明聖乎又云
至如鄧元錫劉元卿未可以爵祿常例引致者也臣
愚以爲　皇上當取法　祖宗成憲徵聘隱逸二臣
至則召入便殿而親試之或質之經術以觀其學或

採之匡濟以觀其才或察之動靜語默以觀其操
果有可用則用之以備顧問可也用之以輔導元子
可也旨下吏部移文布政司問病痊令起送赴部師
復具舊患日深新恙復作乞恩在田調治以終成全
詞上之有司三復勸駕師又具患病委篤乞恩在田
調治詞上之時年踰六旬矣至壬辰直指秦公行部
又復題請疏云鄧元錫襟期孤介思緯淹通數十年
杜門著述羽翼聖眞環百里惠德善良維持風敎相
應破格錄用旨下吏部吏部覆本疏中云以臣等所
聞鄧元錫學行純備人無閒言而跨俗自貞不希榮

進其逸軌自可作人是宜受王明之及兼可隱於山
林令聖世有遺賢之惜也　上遂以翰林待詔徵之
天書咨內臺內臺下撫按撫按下縣有司親致按君
陳公移文云看得本官德性醇樸問學淵宏羽翼聖
眞宏編備天地人物之紀維持風敎淸修居賢良方
正之科宗匠士林耆龜後學博采輿論僉曰眞儒幸
際淸時詎遺名碩爲此仰府行縣掌印官即將發下
文憑親造其廬敦趣就道仰答國恩勿虛盛舉師時
年六旬有五矣至是函史上編成師以禮　君命召
不俟駕今爲負疾不赴召者再矣今　上以官召師

復坐辭當扶病走中途具疏以請且以成威昔扁舟
五嶽志也始太恭川樓吳公為昭陽郡守欲延師為
上賓師以張孺人年高辭之至是復遺書問之書云
門下負王佐之才不用於一世而用於千百世著書
種種儒術經制備焉眞足以興禮樂致治安而名理
詞章皆虛文也每一馳情輙復長嘆非徒感別實有
所縈於中比見　天子懸賢禁林虛席詔下之日莫
不為門下揚眉門下將登安車就道乎將為魯兩生
乎然以愚意計之則一官不足為門下重門下當為
吾道重也又詩二首云自罷金門謁深山日著書神

遊千古上心苦廿年餘述作承先哲行藏委太虛清
明開虎觀詔下遣安車叔世無巖穴惟君隱獨眞形
求知帝賚聘至卽天民石峽藏書舊形闈載筆新旋
看起居注淸切動楓宸已憑至拜命不得已卽理行
裝辭親友為長別計朋友年高者師俱厚遺以助之
始行黎明密棹小舟而往以避餞客時癸巳七月二
日也先期一日空中忽飛素帛一條於邑學聖殿一
條於演武廳旂竿卽與師里近師於特底仙山辭太
母劉孺人墓卽日與厚山丘公及諸友論學竟日夜
已作書及格物說復敬菴許公疾作惺然兀坐[illegible]
自覺顏然無復餘矣明日遂草年力衰憊扶病赴闕
長途不能前進乞恩放令歸田以終殘喘辭疏并答
路公書附孫思恭與南城吳念慈諸君在側更無他
語惟恬然而逝乃癸巳七月十四日沒之日郡主路
公躬往仙山弔見其容含笑若生為涕下閩郡大夫
士凡素受業於門及相識者俱走哭失聲凡見者村
夫田婦兒童老叟莫不悲號市井里巷罔不傷歎四
方學者私謚為文統先生

貞靜先生馮子咸行狀　　馮琦

余叔貞靜先生本軒公卒於冶水再逾月而葬謀紀其行略俟大君子哀而銘之叔諱子咸字受甫別號望山已復更曰本軒益其志也父冶泉翁母李夫人少失怙李夫人慈母也而嚴父既長娶冀端恪公女丙寅爲郡諸生癸酉舉於鄉一再與計偕退而隱於冶水之上以紹明道統爲已任讀書力耕以沒其年初從端恪公聞濂洛之學斷以聖賢必可爲以莊敬自持一切積習力袪之世俗所共趨力矯之曰勿目廣大爲開闊勿目放恣爲灑落尺尺寸寸而已世以

爲拘吾無恤焉丁亥讀書於宋莊時時靜坐久之自得曰道在是乎吾向不識虛靈之體而從事於莊敬若徽纆然者故去道遠夫學須靜悟矣其大旨務在識心體而涵養之以推及於腔身應務皆該誠而致行焉少不及事冶泉翁事母甚孝母病食不知味寢不解帶逾年卒哀毀骨立泣盡繼以血餘息僅屬冀氏貧不能自存公薄田數十畝常減口食以奉之冀之如諸父禮居常嘆俗失世敗始於禮亡欲酌古今纂爲禮書推行宜自宗族始修家廟定祭儀立族約設好會名曰敦睦曰凡我兄弟無相遠也以傳之

孫世世春秋伏臘無使有廢祀毋敢不躬詣毋敢怠不如禮事兄長甚恭撫子姪欽欽篤至必教之以正晚舉二子曰琬曰琰甫稺儇抱卽口授句讀拱揖端立皆如成人治家宗顏氏家訓常以義勝躬秉耒耜佐以陶冶自食其力人饋之無所受曰恐吾無以報之恤困窮視義所安無敢過曰恐吾無以繼之公居冶水貧民環而依之者百餘家癸巳歲大侵公身爲倡宗族兄弟與其鄉大姓皆出粟貸貧民親爲量其多寡貧者遂予之貧而有地可耕者予之而取償於豐年明年稍豐鄉人爭還粟裒而聚之設義倉以備

荒死喪者亦得取給焉與父老約各以禮義訓其子弟無敢干有司法鄉人率其教多爲善良與人處初落落不可合久乃益親客至不張具班荊而藉刈蔬而食之與士言士與農言農無餘言有一善亟稱詡之有過婉詞正之告之以過未嘗不受也曰責我者是以全人望我也不然則視我爲庸人也我亦不敢待人以庸人凡公所稱詡與所責讓者退而皆自喜也其生平最驩無如司寇朱公其次唐茂才在家庭愛共猶子也訓誨之如嚴師於鄉人好馬君馮君嘩哭之慟徒行風雪數十里送葬公自是始病矣病劇

來公及余皆薄遊京師獨茂才旦夕視公病百餘
至廢業鄉人義之公旣卒耕者陶者負擔者皆掩泣
即四方之士不識面者聞之亦爲咨嗟太息云所著
書如日進劄記自警私錄耕餘筆談讀禮抄往往有
深識精詣然不欲以著述名或謂公何以不就省試
曰禮異貌弓情非拜儆何僕僕公車自炫鬻爲然則
謂選乎曰古道之亡也久矣不量鑿而正枘祇取辱
焉或問爲學曰須剛須亘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敬
曰惺惺之謂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
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

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
之意則能立矣事無與人相干涉則灑然矣鄉人皆
好之如何曰徇俗者無志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
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人不然即爲所化矣平居議
論類如此大略行誼似曹月川涵養似胡敬齋平居
論學以程朱爲歸見近時喜談佛老雖舉一世從之
意不謂是而其所宗以爲眞是者雖百折不易也死
友鍾叔濂稱之曰貞不絕俗隱不肆志孔門四科虞
廷九德其人乎識者以爲知言學者稱爲貞靜先生享年四十有七

劉孝廉約堂先生淛行狀　羅大紘

隱君劉孝廉者泰和城西人父太僕公爲浙東慈谿
令生君故名淛字君東約我其所自號也晚年人稱
約堂先生其先世居邑之龜溪自龜溪遡泮塘至長
沙定王皆可譜高祖父仕昇曾祖父汪俱有至行祖
父坦溪翁端祥以子太僕貴贈儒林郎光祿寺寺丞
父策齋翁逢愷嘉靖辛丑進士釋褐爲慈谿廬江兩
縣令歷官南太僕少卿母周氏封安人太僕令慈谿
政行俱最一夕夢神人抱童子授之曰佳兒也爲慈
人報德遂生君東君東生有異質五歲能受西銘九

歲問天地窮際日月往來之故太僕公奇之稍長有
丈夫志目光若曙吐辭音韻洪暢矯矯以氣節自任
年十二讀書駕部蔚閣時椒山楊公以直諫得罪
詔戮於西市君東遶屋空行至夜半聞已死慷慨歎
曰楊公千載有餘烈矣始冠著尚志論又爲無愁子
隱逸先生明空道人傳無愁子酒也隱逸先生菊也
明空道人燈籠也論操尚不羣語更藻拔三傳輿致
散朗翩翩然有塵外之思識者稱爲達器太僕致政
君東隨歸補諸生高等明年丁卯隆慶改元舉江西
鄉試君東嚮學力銳不欲赴公車太僕勉之曰欲爲

天下士豈可不友天下士入燕盡友諸名士如太僕
敎亡何太僕卒明年聞訃奔歸朝夕依靈廨足不及
內親友相對未嘗破顏君東負才名高識古人士友
咸器重之同郡鄒僉事汝海曾大理于健公車往還
共談名理大宗伯尹洞山公中丞曾魯原公大相期
許而觀察胡廬山公屬望尤深貽書告誡必大人言
行君東頗自刻厲期有所到他如盐都朱司寇南都
焦太史蘭谿胡元瑞新建丁右武臨汝湯義仍諸海
內名士初試南宮皆在燕社中談藝賦詩相得甚驩
最後稍豪於酒久之乃作戒生戒以自儆君東雖好

結客然律己甚嚴試南宮下第大學士李公得其遺
卷心奇之欲致一見君東不可曰落第書生豈可自
呈身相門耶後江陵張公欲致之東閣亦拒不相見
然四方同輩文學行誼有聞或工詞賦工書法必多
方訪求盡其能家藏書無算尤喜名人草書如宋仲
溫解大紳帖更所珍愛每出視友人執咨嗟歎賞舉
醉酒酣之為快蓋樂善好友重交誼矜然諾其天性
也荊王太傅李九標為孝廉時相善李無子有一女
杯酒修好未聘亡何李死女之母亦死人皆謂李氏
一門衰落兩家子女尚幼且無媒妁解盟不待褰矣
若更折要告親友曰使李君未嘗見吾稚子而許
吾猶當撫其孤女也矧言猶在耳渝之不義遂迎
女歸至長乃婚其子及李氏爭產起訟太守汪公曰
李無子唯一女當分其貲產半予女餘以分同祖親
君東辭不受曰吾成盟為義也若分其產豈不反吾
初心乎太守義之不強也癸未下第有故人司選者
勸就京秩君東咲曰士能為大用不能為小用吾不
敢當然能為可用不能為枉用君亦信我乎司選曰
劉君志自鮑落耳君東歷試南宮不遂欲懸車終養
太夫人不可亡何太夫人卒君東哀毀歎曰吾已矣

夫二親不存吾年近艾復逐逐何為遂投牒不仕明
年有司致公車常費辭不受搆終慕堂志孝思也又
歎曰士不得志廟廊則游園亭適志耳遂築園以自
怡名之司空曾公投詩贈曰為園自擬陶徵士作賦
人稱漢子虛而君東自序之曰吾從先君宦轍二十
年半在長安舉於鄉八上禮闈友四方名士憶在先
人膝下挺秀發奇披翰振藻自謂生而為吉州男子
縱不能杖馬箠驅馳萬里外繫單于頸亦自當策天
人陳禮樂立名清時或犯顏極諫以報　天子豈意
至今日哉已丑丁先恭人艱僅存餘息廬沙沾濕咽

足錢成文離年與疾俱至日月云邁志業竟虛[illegible]
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已先人之敝廬有[illegible]隙
地古樹數株方池半畝因結茅爲園藏先人遺書萬
卷及古今金石篆隸之文寶墨名畫數十[illegible]竹萬
竿種柏千行古梅蟠松緋桃蘩桂蓮菱蘭茝名花間
錯布滿庭砌題曰[illegible] 園坂陶隱君語也予往還燕
都歷名山大川探奇選勝[illegible]徘徊匡廬覺有神會磊
石象之南樓數十尺傑出城頭可攬貢江予所獨契
固在於斯夫大人達觀任化昏曉時申則紓其文采
運屈則斂其風藻故馳驅榆蜀登封作頌已非吾分

卧箕山固首陽又非其時扣角悟主輪邊要譽亦義
之所不敢出也想蘇門之逸响叅濠濮之玄韻哦詩
松下誦古林間時展草隸品其精劣研鍾史之遺刻
摹解宋之鮮墨神與情會悠然自得盤踞匡廬恍凌
三疊對五老雲生几席泉響嶼鳥采其玉芝藉以瑤
草窺目南樓清氣襲衿嶺水東注風恬波澄時一命
酌高唱朗唫澹泊虛洞精瑩爽靈憶予真於盤礴招
東方之歲星斯亦劉生之一時也若夫良朋通刺守
令枉駕穿曲巷遶鉶屏瀹茗竹檻浮白花前嘯咏終
日客不以爲傲主人亦不厭也任性而動隨意所[illegible]

一琴一詠無喪無得雄心頓盡解吾弢結人境既[illegible]
遠倖先哲客有問予曰君在園中何事應之曰禹稷
經綸孔顏行藏盡在於是後遊士過君東園者翕什
英多編爲怡園雅集太守黃梅汪公武林張公司李
慈谿劉公長吏張公徐公萬安陸公皆式其廬辛丑
建太子覃恩 詔天下舉人不仕者授都察院都
事予冠帶友人勸就之君東曰吾貞者已弁髦之假
者何爲又感時事欲入燕上書過少宰鄧公勸沮之
歸搆爲文館見志直指桐城方公聞君東高尚無書
不讀欲表其閭且疏薦於 朝君東託友人辭之雖

杜門却客而宗族閭里孝義甚篤念龍溪祖祠祭薄
送田數十畝豐其牲腯歲饑承太恭人命發廩賑之
邑有度田聚口爲書佐有司之闕太僕公令慈谿廬
江有惠政並俎豆學宮而慈人復以脩翀楊慈湖先
生祠倡明學脉奉主配享慈湖書院吉水少保曾公
亦以太僕有鄉行言於學使者入郡縣鄉賢君東遺
予廷會至慈告廟自送郡縣主皆涕泣盡哀纂崇德
錄昭德懿德錄闡二親之志太宰羅文莊公學宗程
朱爲西昌理學宗自世講良知而文莊之學堙君東
曰程朱一脉豈可遂廢校編文莊集梓行於世學者

五日爲之一新少宰劉槎翁詩刻久敗君東曰國
朝詩以唐音鳴者人但知起自北地不知吾槎翁已
是濫觴輒爲訂梓并脩快閣志以槎翁有快閣詩君
東少承切廬山先生引接同輩諸賢者皆相與講學
而君東志在進取後稍爲任達至末年矍然曰此豈
足畢吾生耶遂罷招納謝交遊廢登臨壹意默坐讀
先儒書會其大旨尤尊信王文成具見焦太史區侍
御爲太僕徃返書中其答區書略曰不佞弟於陽明
先生推尊太過或亦不無緣弟童而習之終其身若
臨我父母師保不似世人僅口耳而良知之也夫生

知者豈必堯舜文孔哉孔子且猶遜其生知自謂好
古敏求而已然好古敏求衆人不知孔子獨知之即
生知也文成間關烏道龍塲苦心始悟大學一關舉
世習訓詁而文成獨反求諸心以其苦心得悟誠爲
困知然舉世安於所習不知困而文成獨困則吾知
困者亦生知也他書不具載獨載其所獨契者遣子廷
曾受業鄒爾瞻氏曰汝當以賢者爲師毋效爾父甲
寅年七十一脩中元祠祀戒子姪曰吾期將逝矣八
月遣廷曾徵鄒爾瞻手書太僕公墓碑曰勿急吾十
六七猶能待汝於是垂肩輿歷園亭命孫與猶子叢

若行酒盡日而休曰從此逝矣後寧復有主人翁能
聲耶廷曾還數日輒病友人王羲初京兆周亭南駕
部盛服造縣令聞君東病且革不能帶趨視君東使
人謝二君而卒卒之日毋問知不知皆爲歎息流涕
弔者千七八百人爲文祭者數十家吉州人士唯西
昌風流儒雅差别各邑而君東産於浙受鑑湖剡溪
之氣以故踔絶大非凡流少居燕邸著三傳殊爲平
生之識其軒豁通朗類明空道人對客豪飲於無愁
亭得趣最深然終於隱逸晩節更勝也予嘗謂君東
生於洙泗當與琴張曾晳相亞在晉人盖阮步兵王

右軍之徒哉予與同年鄒爾瞻居田間久知君東其
子廷曾將乞銘於爾瞻而屬予狀故次第其生平以
俟作者

孝廉約堂劉公墓誌銘　鄒元標

予以癸酉舉于鄉時吾師大司寇朱鑑塘先生李吉
州數向予語諸孝廉至約堂劉公大爲擊節而最後
予丁丑成進士浮沉南北大理曾于徙水部蕭希之
太史焦弱侯爲予言公從諸君子明月論心深悔從
事斯學之晩是時予心儀公矣頃予倦遊棹舟過白
下數從公別業杯茗譚心知公爽達豁落益軒然墻

此外人恥與世俗儒同伍非世眼所能測也公既罷就予遣其子宗魯來從遊乃公下世宗魯過而泣曰家大人抱才不偶所知者二三君子石上之銘惟吾師是託予不敢辭按狀公諱淛字君東別號匡南晚號約堂先世出長沙定王後凡數十傳而爲坦溪公贈光祿寺寺丞是爲公祖太僕少卿策齋公公父也公少穎敏少卿公絶愛之以弱冠登丁卯鄉試人謂公一第轉瞚間乃連蹇不第人爲公扼腕公慷慨自喜凡四方能文者善詞賦者善書者咸與遊諸能文者曰君東才十倍稍出緒餘便可蹴蹋吾黨而君不

屑曰吾里自有正學諸先輩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吾不得比壯夫乎凡鄉里先正長者術王新建學必尊信其說曰吾家大人得諸先生長者不敢忘也諸舊遊者間調笑曰君東何苦爲此君謝不顧杜門不上公車者幾二十年一日予過而諷公仕公曰劉生傲骨印仕又陶柴桑矣予唉曰柴桑官三月後賦歸來辭膾炙人口予一日不仕何歸乎公唉曰辭中有既往不可諫亦悔其仕而非與其覺迷塗而返吾寧不失足迷塗之爲愈予曰若然又加柴桑一等矣唉而別一月公復過予論易予曰易之道在復吾輩擾

擾擾名場欲場中情識熾如是非毁譽紛如無了期未有不至頻復迷復而滅頂者迷復之凶及君道矣吾輩心爲君君爲主則百體從令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即不遠之復公起而言曰雷陽物也復之象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蓋歛其強陽歸于無有故曰剛反則亨予拜公曰公之廿年掟關獨處其有得於復之義耶公起拜曰不佞敢云不遠之復惟復以自知而已不佞敬服公之造常語友人曰君東先生非削跡爲高者蓋有見於其大者然也公家有藏書名賢墨跡數千卷名園花卉奇石半類三吳風

致然公暫娛其中曰宅日聽兒爲町疃場亦可吾何與焉其達如此性最孝祠祀家政極其脩舉每念太僕公精心服官爲人齮齕泣數行下及祀聲宗名宦配祀慈湖則忻然喜曰差足慰先大人地下矣訓宗魯一以澹薄恭讓爲語故宗魯世公之訓如公生之日人人以公有賢子公可瞑矣銘曰抱璞不售而歸于匱雖則蘊匱其光可燭西昌仕國亦多偉人公其傑特睨韜而純濃而能澹剸而能復既明且哲先民芳躅目如電光舌如懸河誰截橫流孰能不波有子能文公實不死揭茲[illegible]以竢[illegible]

范處士瓘傳　　張元忭

先生生而穎異讀書不務記誦能尋究大旨弱冠棄舉子業卓然以古聖賢自期當是時士徒以章句相馳騖不知有道德之師久矣先生首師王司輿許半圭兩先生兩先生者並以道德重於時者也既又師陽明先生所造益深然先生性狷介議論時相左既而博考羣經仰讀俯思乃恍然有悟以為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無旦夕儲嘯咏自若人莫能測嘗謂忭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敘道統及太極之說其

奧義未易測也幼而孤事母盡孝授業於外給甘毳每御一時品則愀然曰吾母安得嘗此輒投箸不食既歿執喪如古制至病瘠骨立醫者勸之茹葷先生泣曰死生命耳何可一日忘吾母母嗜芋終身不忍食芋二兄皆早喪極力殮之撫其姪如已子積塾資為婚娶姪又早喪其婦將改適所得聘金悉以授之族人竊議其迂先生嘆曰吾恨貧不能止其他適也而又可利其入乎晩哉名益著士大夫成敬信之然或以粟帛周堅卻弗受也先後守令屢表其閭辟為鄉賓為社長輒以疾辭隆慶戊辰先生年八十偶遘目疾呼其子語曰我卒不諱寧薄殮毋妄受人賻以污我與其邪而有餘寧正而不足獨不能效黔婁氏之妻乎尋獲愈一二助殮者悉反之其平生廉潔類如此忭嘗屈致家塾數年雖盛暑冠服儼然道古今不倦與人煦煦無倨容而步趨不越尺寸里中人無老幼皆以范聖人呼之其孳孳問學老而不衰每誦衛武公之言語人曰毋以耄而棄我庚午秋病臥數日忽起沐振衣危坐三拱手而逝先生會稽人范氏名瓘廷潤其字別號栗齋蓋温潤而栗然可想見其人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四終

藝苑

徐舫　孫蕡

陳亮　滕克恭

顧瑛　陶宗儀

楊維楨　高季迪

錢逵　黎貞

倪瓚　宋克

王佐　謝肅

徐霖　朱存理

金琮　浦澤

王艮　吳偉

孫一元　唐寅

張靈　沈周

郭詡　張詩

孫宜　盛時泰

盧柟　宋登春

郎瑛　錢同愛

王寵　陳鶴

彭年　陸釆

錢穀　黃姬水

王應電　王寄

張明鑑　萬允

萬祺　徐渭

目錄畢

藝苑

詩人徐方舟舫墓志　　宋濂

庚子之夏　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爾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之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謔詭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

此睦之桐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款噪為驩共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爲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歸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年濂亦乞骸骨還山鬢髮垂領頹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京師念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濂速之銘則知方舟之歿已歷一十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眞不[illegible]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語膺以書事爲之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illegible]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兼善攻毬蹴之戲視拘拘法度士[illegible]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illegible]書蟬出入于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爾習古歌詩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咏之鉥肝劌腎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五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漢淮浙閩粵名士相[illegible]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

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屑以章紱耶竟避去築室江皋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韜閉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瑶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於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于色無急步無疾[illegible][illegible]淵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illegible][illegible]來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平[illegible]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月九日

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某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霞川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洽江徐方舟之墓

孫仲衍傳

孫蕡字仲衍南海人性敏邁倜儻然于書無所不讀爲詩文多不屬藁伸紙行墨俄頃輒就初若不經意而氣象雄渾興喻深致騷騷乎有古風元季避亂山澤間東莞何眞保有南海洪武戊申征南將軍廖永忠至眞屬蕡爲書請歸附曲盡誠款永忠不僇一人而南海晏然者蕡之力也永忠徵蕡典郡教三年庚戌開科蕡三試皆在高等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織染局使尋爲虹縣主簿時經兵燹十室九虛蕡加意勞來民還其業甫一載被選爲翰林典籍宋濂樂韶

鳳詹同輩亟稱許之八年預修洪武正韻踰歲持奉常節監祀西川居翰林三載外補平原簿以事逮繫有司輸左校板築閒望都門謳吟爲粵聲監者以聞召至誦所爲詩率忠愛語特命釋之十五年拜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謫戍遼東怡然就道酌酒賦詩無異平日都帥梅思祖節鎮三韓素聞蕡名迎置家塾是歲以黨禍見法人勸其上書自明蕡不答賦一詩長嘯而歿年五十有六門人黎貞隨其行葬之安山蕡所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西菴集和陶集集古律詩多數帙其祭竈文見郡志中

武戊午臘月下浣廿有四日亥除告炎景翳虞淵寓
歛高漢斗斜孟陬室壁有煥孫子徒倚南軒猶節寄
傲奴流喧華方夜祀竈詢其所由則進對曰今茲之
夕遏追歲除竈神趣駕入覲清都紀人善惡上達帝
居宸旒翼翼有嚴走趨文昌往揖廷尉玉符雷師鼓
筆太乙啓書疏名某某以定賞誅吾儕小人職主中
饋瓢長杓短米賤鹽貴奴婢笑嗔雞鳴犬吠柴荊猥
籍血毛腥臊晨昏歲時多負罪愆惟神包容恐獲罪
戾覓旌戒路藍闕洞開角耀黃道符乎太階東升振
鐸艮風徐來飛廉前導列缺後推爰羅酒漿亦進籩

豆餌糖粢香菓果鮮茂鵝鴨全牲米糕羹糗飫神醉
飽楮鏹爲壽口甜舌甘便利進奏矜茲愚頑恕曲蒙
覆孫子曰嘻有是耶盍早與予嫠陶予衷久欲上訴
倘囚神明得剟其故於是拂裳正巾屏息凝闃仰天
叩頭望竈進步斂飲陳詞神聽無怒惟神明列五祀
德具五行功存既濟位配離明調和鼎鼐烹飪穀蒸
翕忽變化惟神之能司人之命實託夙生老幼耄艾
惟神是憑其在孔經于夏有事迎尸奧室儼若燔祀
非時媚竈犯諂違議臣之於神其缺略也多矣茲者
乃聞神以歲終將入述職上天明明考績黜陟瀆

愧瀆神所不斥少君之詞神憫其瀆王孫之諷神怒
其激神寬以仁好是正直稱觴表誠弁獻臣臆臣少
薄怙零丁鶴孤佩服先訓忝名爲儒遠祖顏孟近師
程朱立志不羣抱道匪渝弘深典謨詰屈盤誥連山
龜藏卦象精到儀文繁縟雅南淵浩麟經簡肅左傳
精好羣葩綸敷列禰筠吳騷怨而鄉莊荒而傲班范
房通荀揚曲造昭彰隱微動徹突奧懸燈牆壁蓋火
畫詁朝喃喃逢瞻叶噪臣之於讀書可謂勤矣靈
性之郛郭徵猷懿行人之天爵湛然內觀秋
月火燭盎然外和春靄林薄雲影天光鳶飛魚躍浮

烟斂散青山猶昨軒庭雨餘草色如濯臣之於性理
亦略通矣發舒蘊積學爲詞章文摛藻繪詩詠鳳凰
韓筋柳骨玉潔金光鋪天炫燿擲地鏗鏘鸞臺鳳閣
冠冕琳瑯綠蔥青鎖粉豔蘭香閒雲野水悠淡微茫
牛神蛇鬼百怪千狂曹劉錯愕董賈回遑海神宵哭
山精晝藏臣之爲文可謂有成矣晨雞一鳴播水運
帚趨蹌堂庭問候安否歲時伏臘新姻其有既慈妻
子復愛朋友切磨童稚理義盈口恩養輿隸食均衣
厚浮雲市金不美玉斗峻節清霜守慚甕牖臣之於
內行可謂無愧矣恭承嘉澤惠此眇軀天庭冠玉地

角秀鬚褎衣巍冠玉佩瓊琚周旋步武規矩不渝臣
之於外貌可謂不俗矣英英其貌濯濯其儀身長七
尺六寸有奇人不識字臣吐珠璣人不能言臣如塤
箎識雖固陋不爲無知材雖朴鈍亦足有爲行逢羸
餓如箭入肌嫉視姦邪眼火發輝思展抱負試於清
時朝登金門碁集鳳池致君堯舜還俗雍熙臣之立
志可謂廖廓曠絕而不凡矣然而時命大謬進退惟
谷圖封得點獻璞遭辱山非太行車折其軸水非瞿
塘舟破其舶陽和徧地不被槁木赫曦流金不照冱
谷叨領鄉薦頭彎工局佐令淮陽塵隨馬足一入詞

林旋罹斥逐之官濟上還尋治獄對款臺端拘攣瑟
縮論輸左校親自板築猶賴仁恩得解桎梏餘生尭
存殘喘僅續委頓風埃顛連水陸越山之陽瘴水之
曲荊榛爲門茅草爲屋寒衣結鶉饑飯脫粟嚴冬露
肘稔歲枵腹心摧意沮魄畔神促覥顏細民取笑僮
僕撫迹如此何賦予之酷歟臣聞氣運之塞有時而
通屈若尺蠖奮若冥鴻祖彼萬類天無不容鼠安于
穴蟻樂於封蒺藜膏雨鈎吻春風鄒瑣齷齪飽鮮酗
釀絲粟幺磨曳紫紆紅不論巧拙秖繫其逢臣獨何
人坐此困窮今臣年甫不惑未踰知命寒心灰痡

志猶勁威如怒虎氣如炊甑寧甘溝壑殞絕其出處
來可食蒙袂斯病焚山可出抱樹非正餔糟歠醨
彩埋瑩與時推遷乃道之聖臣欲抑氣變志改轍更
絃毀裂冠冕焚棄簡編鄧林擲斧麗水投鉛言歸軟
美步習輕便突梯婉孌媚俗[illegible]豪哲右挽繁
弱臣學班超建功大漠萬里開邊三轉錫爵揚威玉
關圖畫麟閣黃金璀璨白玉輝煌臣學齊奴起第洛
陽朋游滿座女戲成行雲擁綺縠鼎沸笙簧綠幘蒙
頭蒼鷹在手臣學董賢徜徉花柳登場鬬雞繫鞠賭
狗結交醉徒終日飲酒白虹貫日黃霧塞空臣學五

侯同日受封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氣凌七貴豪壓三
公載膏其轅載秣其馬臣學子長徧歷天下楚水秦
山燕都越野狂遊縱觀窮攸披寫龍蟠丹鼎鶴唳紫
烟臣學方朔去爲神仙日邊蓬萊海上樓船憑陵八
極瞬息千里撥草參禪含光蓄耀臣學達磨靜觀衆
妙天垂寶花日飛靈竅塵空道成萬古凝照盡以臣
之勲束置高閣四舟洙泗輟棹關洛望罷伊周結交
管樂放意舒顏解粘釋縛逍遙爲城浩蕩爲郛滔乎
大荒亦孔之樂天鑒伊邇必從臣求神明有靈可達
此不下民之疾上帝之憂神之聽之無作神羞言訖

再拜俯伏俟命潛心默存[illegible]聽[illegible]夜將半霜雪
蕭蕭月陳影轉析木次低[illegible]人戶壽風振[illegible]
雜遝若神來歸恍惚夢寐有若[illegible]曰嗟爾來前帝[illegible]
德音爾其聽之[illegible]斂帝聽爾詞懇至悽惻金童
嗟嗟玉女嘖嘖爾詞雖若連則未通身若泛梗意如
飄風凡民之生命各有定祥災吉凶順受其正貴賤
脩短莫非自然枉道妄求徒取咎愆盜跖之壽顏回
之夭交錯紛紜非爾能曉匪仁莫據匪義莫依此爾
之分爾其安之爾雖不豐亦未為薄遽廬夢中獨爾
先覺醯雞蠛蠓所得幾何爾於造化取適已多谿爾
般憂弘爾高識配巳大中以受多福言訖更窮去影
遹息予起拜命服之無斁

陳亮傳

陳亮者長樂人也字景明故元儒生也其學無所不窺明興洪永間累詔郡縣徵遺逸或推轂亮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潁吾投迹明時游戲泉石于志慊矣吾豈願仕哉遂掉頭不出作讀陳摶傳詩以見其志山中為小樓號曰儲玉購四方名書藏之又作草屋滄洲中與名士王恭高棅為文酒會日相過從暇則汎問江歷名山投上方蘭若尋僧闒闟意豁如也時時往還三山中為九老社以此自終亮為詩沖澹悠然有陶孟之風

滕先生克恭傳

李濂

汴城東北二十里盍有滕學士冢云余少游鄉校時時聞長者談說故學士滕先生之文行心竊嚮往之求其著述不可得邇者獲睹其所著謙齋稿春容雅贍有足觀者顧殘闕曼漶存者十一二而其所著春秋要旨竟不可見矣惜哉先生姓滕氏諱克恭字安卿祥符人初號耕學晚歲更號謙齋父敬甫教子耕讀不求聞達以先生貴贈翰林院經歷母李氏生三子長直卿善治生勤力農事季遜卿讀書執禮鄉黨稱善人先生其仲子也性明敏勤學好問博通經史

尤精於詩書登至正壬午進士始仕爲江陵錄曹公廨稍東有曲江亭遶亭盡植梅江澄景霽芬郁可愛先生簿書之暇輒杖藜散步徘徊佇玩間發爲歌詩以寄一時之興而時人莫之知也遷翰林院經歷累官至集賢院直學士尋致仕歸值兵亂避地錢塘與鐵崖楊廉夫相友善先生詩律清婉南州人士多傳誦之時中原未靖欲歸不可得而先生懷鄉之心時見諸吟咏其寄李批舉曰錢塘經亂後應是減繁華遠信秋鴻遞遊魂夜到家兩江罹殺掠四海廢桑麻何日重攜手春風汴水涯送段大使還汴曰長淮杳杳暮雲横君到夷門兩月程北擁關山猶戰騎東連滄海未梟鯨千金竊念垂堂訓一笑誰成搏虎名我欲買舟從此去寄書先爲問柴荊嘗與諸名勝讌集江閣酒酣先生即古念奴嬌一闋擊節自歌之聲振金石一座盡傾咸舉觥起曰今日滕先生高倡爲江山增槩願書之閣壁以垂永久先生赧然從之其辭曰百年塵世歎人生南北馬牛風逸客思凄迷重九過霜重井梧彫碧往事難憑佳辰易失到處聞鴻迹浩歌聲烈同誰傾寫心臆回首淮海煙塵兵戈阻紀

難寄西飛翼獨倚夕陽工閣遍衰草斷雲何極便解征衫掀髯一笑花下重酣適免教人道西風門掩秋寂　國初大兵定河南先生復歸故里洪武辛亥甲子二科河南鄉試守臣重先生名兩聘入貢院爲考試官壽百餘歲終于家子禮守敬儀有隱德著宗譜圖說

顧仲英瑛傳

顧阿瑛字仲英別名德輝崑山人少輕財結客豪宕自好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益購古書名畫彝鼎秘玩築別業於茜涇西曰玉山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之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與凡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餼館聲伎並鼎甲一時而才情妙麗與諸公亦略相當風流文雅著稱東南嘗舉茂材署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強以官乃去隱於嘉興之合溪既而以子恩封武略將軍水軍千戶飛騎尉錢塘縣男及母喪廬墓閱釋氏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所著詩曰玉山璞稾草亭館篇詠刻梓曰草堂名勝集又刻交遊諸公詩自楊維禎而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同時有沈萬三及福山曹氏亦以財雄於吳而文雅不及

陶宗儀傳

陶宗儀字九成其先由闕之長沙之永嘉陶山再徙台之黃巖始祖泰和宋皇祐襄溪都巡檢復徙湫水父煜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宗儀沖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潞國張公翥永嘉李孝光京兆杜本問文章為事故其結檢家法邁人遠甚尤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篆隸筆家甚貧抵松教授弟子遇人無戕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閭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張士誠據蘇議署軍諮不往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誚讓之歎曰一檄而喜所以為親祿不逮養適人悲耳況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矣太平幸矣瞻分之榮其敢覬乎藝圃一區果蔬薯蕷度給賓祭已餘悉種菊栽接溉壅身自為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為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宗儀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由避兵家於雲間泗水之南言生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郛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稾者不與焉

楊廉夫維禎墓志銘　宋濂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于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殷殷摩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氏我即歿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暨朱芾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旣爲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廉夫其字也爵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太師虔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嵒五季時錢氏有國嵒

仕至丞相自譜爲浙院嵒之孫都兵馬使佯徙浙水東又分爲浙左院佯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爲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高祖文振曾祖文修以好善嗜義門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宏贈奉訓大夫知溫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妊夢月中金錢墜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剌幾踰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俾游學甬東粥廐馬以益裘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

鈔諸書人歸大夫公權曰此顧不多於良馬邪爲裝褫俾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號爲八鵰君廉其姦甲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蚓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君爲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迄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于桐原墓族屬有齡墓者植竹箭於前筍發蘖牙枝葉蘩如也自是不調銓

曹者十年會有詔修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爲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自如也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鞫鉤摘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擧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浪迹浙西山水間及入　國朝天下大定詔遣賢修纂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

問九山行窩病且革移拄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
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須刻而就
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
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
接時洪武庚戌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
書于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爲屬林君欣然從之擇
地華亭縣修行鄉千山之原以六月癸亥舉柩藏焉
君初聘錢氏忽遘惡疾錢父母請罷婚君卒娶之疾
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抗鄭出也孫男一某女
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鈴鍵春秋透天

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
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璚
臺洞庭雲間祁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爲童
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既出仕
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
學[illegible]論撰如覩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芒橫逸
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蕩淩厲駸駸將逼盛
唐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
乎名執政與司憲紀者黜君之文無不投贄願交而
爲紳大夫與巖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屨鐫
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夷冲無一芥蔕懷邁[illegible]
奧氣清時躡展登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超豪
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畫舫於龍
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
爲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
日無賓亦無日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謌白
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蹁躚起舞顧盼生
姿儼然有晉人風或頗加誚讓亟罵曰昔蔡猶見韓
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爲樂爾謂退之非端
人邪蓋君數奇諧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

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貳賤而賢禮之如師傅
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
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爲批點黏于屋壁指以
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黠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逼
君書敗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爲西鄰所竊其僕
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僞爲君文以
冒受金繒或疑以爲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識予所作
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爲寬厚長者云濲者之論恒謂
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
文人多畸孤坎壈以終其身視貴與富猶風馬牛不

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顯榮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聲銷影沈不翅飛鳥遺之過耳卬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掞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卓然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際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眞是矣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趣就勳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精曰既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駿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馮翼俾

其勁緜而弗絕則其熏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邪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

鐵笛道人楊維禎自傳

鐵笛道人者會稽人祖關西出也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卷是道人所居也泰定間以春秋經學擢進士第仕赤城令轉錢清海鹽皆不信其素志棄官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毘陵間霅中雲間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涉太湖西浙大小雷之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抵海登小金山脫烏巾冠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持笛一枝自稱鐵笛道人鐵笛得洞庭湖中冶人族氏子嘗掘地得古莫耶無所用鎔為鐵葉筒之長二尺有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道人吹之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世江上老漁狎道人時時唱清款乃道人為作廻波引和之仍自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又歌曰東飛烏西飛烏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烏生雛城中貴富人聞道人名參載酒道人所幸聞笛道人為一弄畢便臥遣客而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嘗對客云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鈞天大人不發也晚年同年夫有以道逸白于上用玄纁物色道人于五湖之間道人終不一起道人性疎豁與人交無

疑二雖病凶危坐不披文則弄札翰或理音樂素不善奕書謂奕損閒心晝爲人役見郎屏去至名山川必登高遐眺想見古人風節曠邁非常人所能測也與永嘉李孝光茅山張伯雨錫山倪鎮昆易顧瑛爲詩文友碧桃叟釋臻知歸叟釋現清容叟釋信爲方外友其文有驚世者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大平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詩有瓊臺曲洞庭襍吟五十卷藏于鐵崖山云　贊曰有美人號冠鐵葉之巻卷服兔褐之躚躚雷浦之濱兮鐵崖之顛踰陰呼陽兮履坤戴乾萬籟不作兮全籟于天其漆園之傲吏

兮緱山之遊仙也耶

高季廸傳

高啓字季廸吳郡人少孤力學能詩文好權略每論事輒傾其座人元季張士誠開府平江文士嚮臻啓獨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淞江之青丘歌詠自適而已時饒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雄旁睨若無人見啓詩大驚禮爲上客啓怡然不以屑意也洪武初與修元史授翰林編修一日薄暮　上御闕樓召見啓簡其對大悅擢戶部右侍郎力辭罷去仍賜內帑金給牒放還先是啓嘗爲祭酒魏觀所知及是觀爲吳守爲徙居城中延問得失相接甚歡會觀興繕郡治讒者

搆之罹重辟而上梁文適出啓手遂同及於難時年三十有九啓身長七尺具文武才於書無所不闚爲文喜辯博馳騁上下精采奐發而於詩尤工與按察使楊基翰林待制張羽布政使徐賁號吳中四傑皆有集行世

錢更生甦傳

錢甦字更生常熟人博學專攻性理洪武十年應詔上書至中書長揖不拜左右以爲言甦曰未拜天子不敢先拜丞相也遂於本省聽辦事務數月不得召會有 詔募撰祭元幼主文甦亦擬撰以進有云朕之得復吾中國之固有汝之失棄其朔漠所本無朕固無媿於汝汝亦將奚憾於朕哉 上得之大喜即日名見欲官之以老疾辭賜歸卒甦初名沂字伯與洪武初坐事當刑其子埏代之死故易今名曾孫昕字景寅宣德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以廉慎著稱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然昕故富家而侃貧人尤難之鹽山王公在吏部時常稱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秋坡黎貞傳

黃佐

黎貞字彥晦新會人性坦蕩不羈樂以酒自放故號陶陶生晚更號秋坡學者稱之曰秋坡先生貞自少岐嶷異羣兒七八歲時與弟浴於塘弟溺塘井中雙髻猶漾漾未沒貞亟沒水以手捉其足登淺處鄉閭異之五羊孫蕡狂者才美絕人爲文章操筆立成然生榮辱得失一不以介意貞從之游故學所成就非一時流輩所及發而爲詩文滔滔自胷中寫出無斧鑿痕議論古今治亂興廢與世道得失人物賢否類出於已意而多得之洪武初補郡庠生部使者以其有學行署爲新會縣學訓導志不樂仕乃退築釣魚臺於所居宅前自擬嚴光後以事爲訟者所誣發戍遼東者十八年艱危困阨之中學愈傳而識趣愈高氣愈充而議論愈出比脫伍歸聲聞益著學者從之遠近畢至貞諄諄善誘每俯而就之隨其淺深有所造就焉嘗自贊其像曰江湖勝覽渤海浪遊飄飄一葉浩蕩沈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譬彼力穡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死即休年五十九卒所著有秋坡集古今一覽家禮舉要行于世初貞在遼時孫蕡以事死貞抱持其尸以衣裹之殯殮如禮奉

櫬葬于安山之陽與衣管其事爲文祭之讀者莫不墮淚其篤於友義如此比其自遠歸也適已薄暮明月滿空呼舟中餘酒登所築釣魚臺吟嘯久之乃扣門還家焉其胷次脫落此類也

處士雲林先生倪瓚墓志銘　周南老

雲林倪瓚字元鎮處士也處士之志業未及展於時而有可以傳於世誦詩知其爲處士而已蓋自詩法旣變而以清新尚莫克究古雅處士之詩不求工而自理致冲淡蕭散尤負氣節見於國朝風雅而與虞范諸先輩埒今板行於世故弗論若處士之世系固不可無述也按倪氏之先漢御史寬之裔也十世祖碩仕西夏宋景祐使中朝留不遣徙居淮甸占籍都梁爲時著姓建炎初五世祖益挈其家渡江而南至常州無錫橋梅里之祇陀愛其地勝俗淳遂定居焉

厥後族屬寖盛貲雄於鄉高祖仮曾大父淞皆厚德長者隱而弗耀大父椿父柄勤於治生不墜益隆母蔣氏而處士嚴出也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修性雅潔敦行孝弟而克恭於兄相其樹立率子弟以田廬生產悉有程度有餘財未嘗資以爲俚俗紛華事其師瞿昌王仁輔老而鰥寡奉養以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而葬焉若宦游其鄉客死不能歸櫬者則割山地以安厝之見義則爲不以貽婦人語解鼻官顯人樂與之交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尤喜周人之急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意氣藹藹如春陽之和樹廉

嘗未嘗爲紈綺子弟態談辯絕人亹亹不倦好客之名聞於四方名傳碩師方外大老咸知愛重所居有閣名清閟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悉手所較定經史諸子釋老岐黃紀勝之書盡日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門竹梧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遥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夕乃已平生無他好惟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吟興每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奉幣贄求之

者無虛日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游湖山間以遂肥遯手采愈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沉恥於衒暴清而不汙將依隱爲志氣頗靜復往來城市混迹編氓冺晦免禍介特之操皦然不渝年既老而耳益聰目益明飲啖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處士所著有稿句曲張天雨錢塘俞和愛之爲書成帙藏於家洪武甲寅十一月十一日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 山隱處士來吳常主余家山肴野蔌促席道故舊世亂流徙未嘗慍見或吟詩作畫終歲徜徉今年秋仲留詩爲別

而孰知遂成永訣乎余少處士七歲而將衰行將與草木俱腐何足任不朽之托雖然詎可恝然忘言乎輒舉其槩爲銘以畀之聊以紓哀云爾

南宮生宋克傳

高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遨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環恠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闚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名主飲或曰彼酗不

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卽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主客次顧生不下巳目攝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徒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辨好薉切友過有忤巳則面數之無蓄怨與人議論斷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貧然喜事故人或饋酒肉立名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屛將迎闢一室庋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隷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欿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

變每變而益高蓋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迺刮磨豪習隱然自將覆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違遠道德者異矣

宋仲溫傳

宋克字仲溫長洲南宮里人少跌宕不羈好馳馬試劒究韜略將北走中原會道梗弗果家居以氣節自厲性亢直人有過輒面折之無少容與人論議據事析理期於必勝一旦厭事杜門謝客操觚染翰日費千紙遂以名書章草久不傳至克始得其法筆精墨妙可與古人並驅一時學者瀾倒然妙處終不似也洪武初同知鳳翔卒時有宋廣字昌裔者亦善草書與克頡頏人稱爲二宋

王古直佐傳

李東陽

王古直名佐字仁輔後去車爲甫古直其所自號以號行世居合之黃巖今分太平縣地也少爲詩及行草漫游京師有鄉人坐事者古直倸諸官官倂捕倸者詢其孥甚急古直甘侵辱竟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舉立烈日不與衆囚伍李主事廷美元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耶使三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然古直亦自是得名與今侍郎黃定軒侍講謝方石友善嘗主方石以憂去主林給事克冲使海國主王員外存敬存敬亦出

使主定軒于主事汝修然亦不恒在李然求之其得也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書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飮一再勺已復鐍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爲羝以貯水畜魚旁映屛燭通明可愛俗呼爲泡燈古直買置謝館日玩弄爲兒戲一日誤觸碎意怫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草書値掾吏至曰遽敗吾興㩲掾欲毆之或伻自爲計古直曰我固當毆毆則吾名益彰一日遇諸塗竟被毆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果爲爵祿圖邪吉科舉乎則答曰

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顯應宮道士請主師座館餼甚厚閱月忽辭去曰安能矻矻據案坐几案間乎克冲之使欲與俱不果或問之故曰彼不吾羈吾安能爲彼行邪自古大賢聞人不渡海者何限海豈必渡然後爲快也其性氣屹屹不肯爲人屈類此然意度率直內不爲蹊徑遇所會意欣然忘去人亦以此樂之爲說者曰方石先生嘗云天地如許大中間可喜可歎可怪可笑事何所不有可勝道哉沈按察仲律嘗値古直詢其邑里名跡不置古直曰不須問大抵奇怪人也其亦善自

道者耶周官稱四民班固表人物列九等魏晉以來中正第九品予雅知古直然不能目其爲何如人也作王古直傳

野全謝先生璿墓志銘　　顧璘

國朝詩至成弘間再變維時少師西涯李公主清
尚才情吏部郎中定山莊公主渾雄徵君白沙陳公
主沈雅竝尚理致名各震海內吾金陵有二才子曰
謝氏子象徐氏子仁凌踔詞苑陶冶其模廓謝得其
雄徐得其婉名亦不細初謝公八歲善詩客命賦暮
秋援筆立就至紫塞風寒鴈叫霜客驚嘆呼爲奇童
稍長從工部郎中吳公元學見其詩曰深林下馬蒼
苔滑野寺入門秋爽多擊節鑒賞謂雖長病不易速
自是日就深博吏部侍郎柴墟儲公爲南考功作檀

園詩社引與諸文士聯句往往出奇絕眾器局儁朗
才情綺麗負氣自好不與俗伍與達人高士論古今
商文藝據案高談如倒囊櫝或酒酣引紙命辭常屈
一座兄弟四人各善詩書風流清邁時擬謝廷諸郎
公侯貴人往候與之分庭抗禮貌不加意每應舉率
用古文字作經義累十舉不第乃擲筆於地曰吾本
不樂爲此奈何效老驥局促轅下邪且鵷鸞其儀者
立朝麋麋其性者居野吾乃今知既往之誤也退耕
國門之南自號野全子鄉人稱曰野全先生又以其
美鬚髯行九稱曰髯九翁所著有采毫錄東村稿西
游錄在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湘中漫錄總若干卷
臨終囑其子少南曰爾能貴我乃圖志吾墓弗能毋
以士題墓門吾所恥也既葬若干歲少南乃舉進士
任南京刑部浙江司主事遇詔恩贈公如其官以文
行茂異尋召入朝改監察御史今年妻亡乞假護子
還得拜墓下屬進士陳君鳳具狀請余銘之嗚呼先
生魁岸磊落苟得勢發所停畜振起頹政轉移卑俗
譬若舉羽顧今齋志長逝而使吾徒永嘆于梁木今
且忍銘之哉敘曰公姓謝氏初名璿字文卿一字子
象夢神授其名曰承舉遂行焉先世贛人國初徙金

陵後從　文皇帝遷于京三世烈考諱芳仕終永州
知府致仕歸京始籍上元妣張氏封宜人公生于天
順辛巳十月二十有八日卒于嘉靖甲申三月十有
七日春秋六十有四

隱君徐子仁霖墓志銘　顧璘

自前元趙孟頫以書學遂微篆法尤多失正至周伯溫始復振本朝少師李文正公遠續其緒時則徐君子仁出以其超穎之姿躬詣堂室蚤尚雄麗晚益樸古拔俗綽登神品餘若真行皆入妙碑板書師顏柳楷法題榜大書師本朝詹孟舉並絕海內四方操金幣走其門求書者恒滿賓館聲沛夷裔朝鮮日本使臣得其書者什襲爲珍以故有豪士樂志之適如李北海風夫士亦患無聞類草木耳如君可謂成名哉嘉靖戊戌年七十七以七月二日卒于家訃傳于郢

余惋痛累日時太僕陳君魯南亦卒甚痛鄉國雅文之凋喪也又一年其嗣子基乃緘禮部主事許子穀狀至乞銘其墓余嘗受君託欲銘其母碩人之墓而不獲就安可再負哉按狀先世蘇之長洲縣人高祖蔚州守伯時始遷松之華亭祖公輿以事謫戍南京考思誠仍居松君六歲見背實從兄震而來前母蔡母沈禱於南禪寺夢神僧投見有娠將誕復夢登浮屠墜而寤遂生君廣面長耳體貌偉異機神夙解不同常兒五歲日記小學千餘言七歲能賦詩九歲大書輒成體通國呼爲奇童奉母孝事兄如父各致歡愛年十四補弟子員惟放筆工文章聞譽益起督學御史浮梁戴公珊山陰司馬公垔每試必稱曰奇才奇才然任放不諧俗忌刻者常側目待之竟遭詘黜落君曰已矣士固能自貴豈專在青紫邪由是博極羣籍究作者之情嘗曰詩文以理致爲宗達斯疆登大雅否則雖金鳴錦爛但浮藻無益也故平生不易下筆但一篇成人競玩譯王公大人迎致賓禮屏障得其揮灑重于金玉　武宗皇帝南巡近侍上其詞翰詔見行宮愛之兩幸其宅賜一品服及雜器命扈從還京將授美官會　武皇崩竟復還不可謂非命

也性好游觀聲伎之樂築快園于城東廣數十畝其中臺池館閣之盛委曲有幽況卉木四時不絕善製小令得周美成秦少游之訣又能自度曲棋酒之次命伶童侍女傳其新聲蓋無日不暢如也所述有南京志若干卷乞下應天府給筆札繕寫進御所著有端居詠遠游紀北行稿皖游錄古杭清游稿麗藻堂文集快園詩文類選中原音韻註釋續書史會要以系出松自號九峰道人或稱爲快園叟或羨其美鬚髯又呼爲髯仙老貌豐潤行步似飛雖寒暑執書不倦忽病遽逝或痛其無官許子曰藝擅一代名震八

極茲其人可再得乎具敍于行狀者甚盡其風槩九
原可瞑矣娶趙氏無子以基嗣與兄堂共治其喪皆
震子也將以壬寅正月三日葬君于新亭鄉祖塋之
次

朱性甫先生存理墓志銘　　文徵明

吾蘇有博雅之士曰朱性甫存理朱堯民凱兩人皆
不仕又不隨俗為塵井小人之事日惟挾冊呻吟以
樂好求昔人理言遺事而識之對客舉似如引繩貫
珠纚纚弗能休素皆高貲悉費以資其好不恤也成
化弘治間其名奕奕望於郡城之東人以其所居相
接而業又甚似也稱之曰兩朱先生正德壬申堯民
歿明年性甫又歿自兩人歿吳中故實往往無所於
考而求其遺書亦無所得惜哉初性甫嘗相約為傳
不果及是葬而其子以狀來速銘狀固不若余能詳

也性甫長洲人宋樂圃先生之後曾大父元英大父
明父灝母周氏性甫生穎異少學於里師覺其所業
非出於古人遂謝去從杜瓊先生游於是時東南名
士若吳興張淵若嘉禾周鼎仕而顯者若徐武功有
貞祝參政灝劉參政昌劉僉憲珏並折節與交且推
之為後來之秀既而諸老彫落吳文定公石田先生
繼起而性甫復追逐其間最後則文楊儀制君謙都
主客元敬余視性甫丈人行也性甫不余少而以為
友親諸公為親蓋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故亦
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助也居常無他過從惟聞人

有奇書輙從以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繕錄動盈

帙羣經諸史下逮稗官小說山經地志無所不有亦

無所不窺而悉資以爲詩其詩精工雅潔務出新意

得意處追躡古人所著野航集君謙實敘之尤精楷

法手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鉤玄

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

數百卷既老不厭而精力不加又坐貧無以自資而

其書旋亦散去每撫之嘆息其意殊未已也而豈意

其遽歿耶性甫性閒慢待人無鉤距晚歲書酒婆娑

益事閒曠或時乘酒忤人人亦不以爲異尤爲郡邑

大夫所禮前守洛陽史公新會林公先後修郡志並

以性甫從事歲時鄉飲必致爲上賓焉

金元玉琮傳

陳鎬

金琮字元玉世爲儒醫琮禀賦穎敏自爲兒時與羣

兒異稍長知學十二三能大書十四五讀其父書既

半棄去謁明師讀易及諸子史寒暑晝夜不少休既

充然有得乃下筆爲文章出試憲臺淳梁戴公一見

驚曰此子當爲名士既累不偶于時益肆力問學暇

輙怡情吟咏尤酷嗜字學初學趙魏公得其眞似晚

師張伯雨更神儁可愛求者無虛日嘗游浙之赤松

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以赤松山農自號居常退

視清嘯人莫能窺至其處已接物高簡粹白王公貴

人雅相願慕非先施未嘗一登其門太宰青谿倪公

參贊南京時嘗擬薦于朝不果以弘治辛酉八月十

五日卒年僅五十有三士夫多悲悼之弟琦婿娠山

俱文雅克稱其家

沭小癡澤傳　　朱察卿

沭小癡上海人也名澤字時游祖父居新場里鄰於素封浦氏以農起家至澤始讀書識字慕漢逸民矯慎之風終身不娶或勸之娶答曰不欲自苦耳早歲去家從騷人病儒諸貴人游凡晉唐名帖無不縱觀摹臨窮古人波磔之妙故字學著名一時索書者屨舄交錯陸文裕公顧御醫昌重之互爲館穀肉無他腸而喜任俠人邀之吳卽之吳邀走燕趙卽走燕趙朝諾夕發無所蔕芥與人交不爲重輕慎言齒脣有善家事毫髮不泄間兩家有叉嚚辭入耳必齒爲辭

紛不作呫囁耳語以彼媢此入以此賢之性嗜酒不得若饑渴凡諸故人宵宴密坐名亦至不名亦至周旋俎豆歡如也酣則膝席舉觴觴人抗音浩歌響振林木或起爲壽脫巾椎髻作仙人舞顧影婆娑颯沓極盡遺妍巧狀且大呼座客曰何不奏樂似得躡節陳鼓遺意若明月中天孀女環侍增嘆舞態又加十倍矣未酣而酒輿不釋雖客散主臥獨罍一豆一觴自爲咎問而飲侍者不勝罷遁去乃已儲待金二斤許故人唐君賓顧君德代爲子母以給故槖中常滿三百錢値當意者卽解槖中錢市醪膳餚殽勸或悉與之錢無難色錢竟復取諸故人散去亦如故遊兵雞鳴山舍於緇廬與常泰上人厚善遂通其空理不欲歸諸故人寓書力招之乃歸歸僦一廛於僻所設一榻橫一破琴左列圖書與病背所嗜帖百卷醒則焚香彈琴歌詩醉則擁衾安枕或一二日不起貴人臨況率皆授謁於榻而去平生喜睡與嗜酒等今已老未嘗夙興不亭午不巾櫛故里中人呼爲小癡又呼爲晏眠人然於諸所善家弔喪問疾事率未嘗廢也　野史氏曰余爲童子聽聞先人言故尚書張公始以師事余大父御史後與澤同學書於陸文裕公

所並有聲稱張公以書學見用於朝得入主心進爲大吏稱尊顯矣澤乃藏名布衣浮沈於世終身無戚戚語此其智次有大過人者老子曰名可名非常名澤眞知道哉

王翁良傳　　黃綰

王翁良畫者也以輕墨淺彩作禽蟲瓜果花草間與山石林藪茶蒼幽岑或音或颺或怒或嬉或色或聲往往極妙尤妙寒塘野水拍泳朝暮之態又間作蓮屋竹樹雲氣黯逗人物灑灑益可翫於乎技耶臻斯也乎每見翁作人甚珍之翁不惜不問其值多少受之否者亦受之可與輒不吝貧不顧眈眈若有事嗜焉似忽揮而迅注而習眾妙翁而翁之精神猶塵表也於乎此翁所為妙也故為傳示其子翁諱乾字一清又號藏春更號天峰吾郡臨海人翁既歿尺幅人

罕得之論曰昔庖丁解牛進惠文君以養其生予初不知其說既而觀王翁操觚染素始信有之天下事物多矣天機之動淵微矣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獨翁畫哉

吳次翁偉傳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善繪畫之技不師而能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有氣岸與俗寡諧求者非其人不應雖素與之昵好一言不合輒投硯而去成化間成國公某延至幕下一見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號平江伯具禮聘渡江聞譽日起　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　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左右動色　上嘆曰真仙人筆也偉尚入掖

庭奴視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奴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其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呼飲顧又好妓飲無妓則悶驩而豪客競集妓佴之　孝廟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錦衣衛百戶賜畫狀元印章寵賚日厚偉思還楚蒙恩祭掃武昌數月還次釆石有旨趣回京賜西街居第逾二年偉稱疾得居秦淮之東涯正德三年五月　武宗即位遣使名之使者至未就道而中酒歿時年五十子山從遺命葬於金陵

太白山人孫一元傳

李夢陽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顛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答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湘漢踰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峰憩日觀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

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日以饒裕冠佩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譽稱爲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死葬我佳山水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懽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顛顛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爲忿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犯濤弄川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于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然之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崑暨山人結社游號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歿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

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寄書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孫一元傳

殷雲霄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年十三誦古六經文不爲舉子章句日闔戶獨居一室家人亦罕窺其爲十八則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嘯草木居息大石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爲歌歌曰餐蘭桂兮薜荔衣臥虎豹兮從蚖螭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役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

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云一元月默坐觀天地之化萬物之原反于心自吾心而合之不異以爲世俗物一無可好尚獨喜爲詩詩喜盛唐人音節凡感佚思作可喜可愕可悲可嗔一以寓之發之以豪縱恣肆時出入畦徑剖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若不聞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峯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恩孔子遺文依依不忍去遂上岱宗日觀峯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爲奇偉復南徑奥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台石橋返遇石川殷雲霄于太湖語合意則渡揚

子江來訪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闞海門月餘別去殷子曰吾嘗與一元縱論古今成敗失得豪傑士志術有成有不成愕然驚聽也顧自謂愧取於世多矣彼將何爲哉吾聊以著其大都焉

唐子畏寅墓志銘

祝允明

子畏歿余爲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爲銘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絕穎利度越千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爲科舉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輕友一人余訪之再亦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余傑特之志錚錚余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爲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德廣賈

業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得違父旨德廣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己願便可褫襴幞燒科策今徒籍名泮廬目不接其冊子則取舍奈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爲之若弗集一擲之耳即墐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繙討擬議祗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錄爲第一人己未往會試時傍郡有富子亦已舉于鄉師慕子畏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訐于朝

言與主司有私弁連子畏詔馳赦禮闈令此主司不
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詔獄逮主司出同訊于
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辯與同罰黜掾于浙藩歸而
不往或勸少貶異詩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
放浪形迹翩翩遠游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
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暫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
少瘉稍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
歴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風烏
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為一家學未及成章而
沒其於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措意謂後世知不在是
見我一斑已矣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
名匠既復為人請乞煩雜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
四方慕之無貴賤貧富日詣門徵索文辭詩畫子畏
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與寄遐邈不以一時毀
譽重輕為趣舍子畏臨事果事多全大節即少不合
不問故知者誠愛寶之若異玉珍貝王文恪公最慎
與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才望而媢疾
者先後有之子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諵且矯桀其
謫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桂伐漆割害儁戕特
塵土物態亦何傷于子畏余傷子畏不以是氣化英

靈大略數百歲一發鍾于人子畏得之一旦已矣此
其痛宜如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歆而更毀有高世
之才世不用而更擯此其冤宜如何已子畏為文或
麗或澹或精或泛無常態不肯為鍛鍊功其思常多
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既又放白氏務達情性而
語終璀璨佳者多與古合嘗乞夢仙游九鯉神夢惠
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傳焉唐氏世吳人居吳趨里
子畏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歲舍
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未十二
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國士
履吉之子墓在橫塘王家村子畏罹禍後歸心佛氏
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
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頹寢子重名申亦佳士
稱難弟兄也銘曰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睇
桃夭兮故土回風衝兮蘭玉摧不兕率兮猶裴裒星
辰上下兮雲雨灌椅桐輪囷兮稼無滯穟孔翠錯璨
兮金芝葳蕤碧丹淵涵兮人間望思

張靈傳

閻秀卿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家故貧窶作業闤闠至靈始讀書好文游爲俠客至不過具器而必欲極其歡靈酷則使酒作狂每嘆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能醉邪所與游者吳趨唐寅最善寅嘗擬游武丘召靈與俱往促之尚臥寅抵寢所呼曰日高舂矣睡何爲得無夢晉乎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啓方入醉鄉又爲相覺寅曰所以來固欲邀子靈子靈喜加衣起遂與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賈飲于可中亭且詠詩靈曰此養望登高不過弄杯

酒耳固不能詩而抽心焦思豈不過誤哉因更衣爲丐者上賈與之食啖之謂曰卿子厚潤屋之資當四美之會登高能賦又有大夫之才此誠皇天奉卿子厚也吾所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狗尾續貂笑曰丐者得無詆之最乎時賈所爲詩有蒼官青士朴握伊尼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朴握兎也伊尼鹿也賈始駭令賡即揮毫不已衆驚詫抵舟命童子易維蘿陰下令迹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以爲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初靈與寅俱爲郡學生博古相高適郡人方鵠來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抑鬱不自遣寅曰予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蟆亦哭乎後靈果爲所斥罷或謂之曰以子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重遭擯棄豈無維繫之用而何以立於世靈曰昔謝豹化爲蟲行地中以足覆面作忍恥狀使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爾亦安得更[illegible]耶靈能人物畫人皆推之

沈孝廉周傳　張時徹

吳有隱君子曰沈周氏字啓南長洲相城里人也別號石田人因稱石田先生亦曰沈孝廉云先生大父曰緝菴徵君以詩名江南而先生世其家學亾他勤也而精於誦肄自墳典丘索以及百氏雜家言博覽無所不窺方其華齒綺文麗藻已流傳人間莫不以爲奇珍魁品也一切世味寡所嗜慕惟時時眺睇山川摹擬雲物灑翰賦詩或游於丹青以自適追踪晋唐名家宋元以下弗論也先生雖與物無忤而披襟吐赤者十不一二惟吳少宰寛都太僕穆文溫州林

則其莫逆交也此三人者蓋世所稱篤行慕古金玉偉人也父沒遂捐棄儒生家業絕意干祿有風勸之者輒曰君不知母氏以周爲命乎獨奈何徼尺寸之榮去離膝下也蓋色養無方母寢斯寢母膳斯膳扇枕席滌厠牏以爲常母欲有所如往輒翼輿刺舟挈甘旨以從年近百齡而沒蓋孺慕者終其身毋與一鄰嫗故相驩也而鄰嫗災於鬱攸無以爲家母念不置先生跽而言曰大人無苦請得延之母室旦夕共飯是鄰嫗無家而有家也母曰兒如是可矣家無羨積而慕義無窮孳孳好赴人之急病與藥死與棺殯尾流離不問誰何輒捐橐中錢佐之天寒雨雪望里中突不烟者則呼蒼頭詗其囷廩而致焉曰余固不能獨飽也途中嘗拾遺金而守著失者姓名徧訪其人還之其人分金爲謝固卻不受曰是何足爲乃公德乎其於宗若姻難則爲之拯濟貸則不責其償諸家子弟有所師授或乏束脩之饋往往出力資助異之有成鄰人有失物者而誤認先生家物輒推而與之曰是公物耶其人既得物而來還輒笑而納之曰非公物耶嘗以重直購古書一部陳之齋閣一日客至見而諦視之問書所從得先生曰客何問也客曰

公幸無訝書吾書也失之久矣不意乃今見之倘得其所從我將質焉先生曰有驗乎曰某卷某葉某嘗書記某事或者猶存乎先生發而視之其信即全而歸之終不言售者姓名亦不嗾呵售者居常戒人城市郭外置一行窩閒與親賓雅善者款語有盛車騎擁騶徒過之則遜謝不納曰久廢巾裾毋以韍人溷游從也每欲至窩遠近喧傳曰沈先生來矣候之者舟閧河干屨滿其戶乞詩乞畫隨所欲應之無不人人滿意去然以母故亦不宿留也壯且老矣遁聲匿影惟恐不深巡撫三原王公恕雅賓之行臺諏咨治

道繇非其好也後巡撫彭公禮見其咏石磨詩詞卞
淵蓄乃又高其行誼固請相見則謝不往教守令
禮致之坐語竟日歡甚過望若欲款之幕下者先生
瀏其肯頓首曰小人無狀不足以備牛馬使且老母
困憊非兒無以起居望垂哀憐釋之返舍以全母子
之命卽公賜渥矣公益歎異焉後有曹太守者新構
察院成欲藻繪其楹壁也而羅致諸畫史有俑先生
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先生謂攝者曰無恐老
母第留某所當畫者旦夕赴事不敢後于他人或曰
此賤役也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往役非辱也

而求免於貴游不已辱乎遂潛往訖工卒先他人終
亦不見曹而還無何而曹乃入覲銓曹問曰亦知沈
先生無恙否則漫應曰無恙已而見相國西涯李公
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則錯愕對曰有而未至
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方在詹府曹倉皇走謁
問誰謂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
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
何吳曰僕多其畫可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
病不能爲書耳曹乃徧論過吏卒敎之曰歸也必無
至郡辦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客出蕭曰閶

閶渺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爲禮索田家餐
飯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闕一投謁爲謝卒亦不滿伏
庭階也余聞之黃井氏云論曰人有恒言售玉視厚
售鼎視久以今觀於沈先生何弗然乎夫弋華獵艷
青紫爲之先驅馳騖仁義之途則榮名猶稿葉也彼
沈先生者世所稱藻翰丹青人也今觀其白首純孝
此與曾閔何殊哉乃若介潔不汙脫離世網卽伯夷
嚴光之流不是過也學者乎居集業稱說先生則曰
古之人古之人乃其見諸操尚娓娓仳仳其不爲優
伶駔驓之行者葢寡矣此其視沈先生何如哉於乎

先生逝矣乃海内士稱其藝而不稱其德果若人言
則國朝著名獨行傳竟何人哉竟何人哉

郭清狂詡傳　陳昌積

郭清狂者泰和義井里人也名詡字仁弘其先曰礿錦衣衛百戶曰和蘇州府同知則其父父大父行也大父曰平立父曰祖禮懶伎重爲邪清狂其中男也魁岸瑋麗身肥白如瓠少從事學官弟子業稍試棨然賢于昔業者忽置册嘆曰夫務浩觀者遂其瑰瑋之思也立極藝者著夫周流之跡也拘學則不然循咫尺之諷誦市榮當世此與蛭螾何異喪四方之志矣遂去而體極其能于畫于是南窺九疑踐衡嶽轉溯建康東入吳越折北經汶泗弔古齊魯之鄉觀容

夫子之堂極抵帝里過代汴以歸曰畫在是乎何譜也其後肆意手摸即成畫畫已題詩其上詩不盡又肆爲畫畫不盡又盡于詩間畫抱膝辟穀等圖又多以自寓其逍遙之想世莫之測也是時江夏吳偉壯海杜堇姑蘇沈周俱以畫起名覽詡畫莫不延頸願交焉以故天下競傳清狂畫購之百金與人處造次輒鏡其人有隆貴欲多得其畫詡心謬之瞠目數屋梁不對又餅金固索遂跣踱狂趯叫昦跳號而去隆貴笑謂之狂生竟不怪中常侍蕭敬與其能唱以錦衣衛世官詡言平生不任拘檢且托日者言福薄無

貴相苟貴必不利遂力却之諸所與遊皆其父兄行及天下有名之士　孝皇元年戊申尹少保旻相里居引爲忘年交十五年壬戌詔取天下名畫士郡中推擇詡應詔重遊京師時長沙李少師亟禮之其後無錫邵尚書寶城楊尚書景陵魯祭酒太原喬尚書及今大庾劉侍郎世所謂學士仁人也然甚矜交諾間詡多蘊藉不賈藝先後慕覲其狀貌各誡門下苟清狂至無問昕夕無酉門既而謁入權甚起迎之門延入坐數擊鮮貰旨酒飲之詡性難酒然雖其人每竟酒至醉酢輒呼紙揮灑以故諸學士倍貯清狂畫

然不計酬值直去去十數年率不過舟過不報訊書語在交遊集中先是寧康王荊和王好術學招致賓客以百數詡爲首每見王衣紋縠深衣鈎旁綴以績紝繫旋青絛垂兩綬如綖冠青絹冠左右有纓緣其下似側注步搖之狀巇足躧瞥首絲履杖斑竹杖王望見之飄然類有道者呼曰清狂道人至奉百金爲飲食具輒散與昆弟朋友及當意者所得亦緣手盡焉家人諷之子貸金錢豐生產怒麾去間爲蹴踘鬪奕走馬豢猿效少年之戲以示不拘宸濠嗣王敬公嘗召與語公見其狷狹寡慮易發怒欲去正德五

年庚午宸濠疏請中和之曲公愕然曰是謀將深之
上以此無貴種矣吾不可與之俱埶水火也故露拙
業兆徵罪得去去後宸濠益猖獗罔不可勝數己卯
反大有端矣詡度其反必劫己居宥默默不得志念
右貴惟王都御史智權足解脫己王都御史者名守
仁餘姚人也以學爲世儒宗工特假節提軍汀贛乃
敬往依之懸畫題詩見志陽明悟其志尋與之符牒
令辟耳目他遊遂沿間道走武昌至則通訊率又貴
俠者乃侯虎無人雇窮船絕跡入德安界六月宸濠
殺孫都御史許副使以反其黨言得郭詡勝得一敵

國然又況能慷慨借軀乎乃潛使人齎帑書約給以
好語入見有如逗梗縱殺之其人跡至武昌搜及細
微家不得遂返特論公遮有天幸故窘難得脫焉陽
明高其善解脫對客亟稱之曰鴻鵠橫絕非清狂斯
人邪庚辰公返鄉里矣鬅然矣每語人吾僅僅脫虎
口以先知退也愈益爲恭敬未嘗乘車行縣衢閭積
日益聞之藝遜而攻世稱吳顧之畫有神術余不知
其遜矣兩人以下余遍觀先後畫者施設頗不類甚
何哉毛壽嗛賂誣王嫡黃門負展禍霍氏摩詰輞川
宴凝碧曹霸毛 騧纔坎壈李邁黃犬遲瘴海吳興公

子忌瓜田至如陳遠謝庭循亦以特藝供奉蒙眷此
豈美好者不祥之器乎語曰月能見人之形而不能
自見肩睫畫雖攻固無益也清狂本畫者當其不受
中常侍之餌其志固已遠矣及宸濠首難李頫先見
得自脫以壽考終稱逸民豈非布衣嘉遯哉李崆峒
寡所偉視獨偉清狂爲其居業潔良達諷導權衡之
宜也劭弘詩教矣人貌榮名不謂是乎近世燕人葉
元靖被席人服能貴藝其道類清狂云

崑崙張詩人傳　　　　李開先

北平張子言八歲入小學其童子師名之曰詩字曰子言初學舉業于呂涇野繼學詩文于何大復舉業既精諸相知咸以大魁元期之順天將大比先小試諸生令各持坐具以進子言獨使家童代之不許遂拂衣而去且嘆曰即使詩逮中上甲爲清要職亦不[illegible]近同時華容孫世其以進士爲提學副使有盛名或有論子言者當時如少貶以從科目固不逮世其耶然子言過于自許略不謂已有所少也所作初猶未成其氣岸已欲吞曹劉掩顏謝篤班馬衙官屈宋

厮隸褒雄與翰林江暉爰馬西玄林懋易廖洞野諸豪俊交遊商訂倡和詩篇以此名聞天下將謁呂師于解州乃歷房山渡滹沱緣中條陟太行循覽黃河素汾凡稷契伊傅之跡唐虞夏商之墟莫不寄之吟弄雖壯懷激烈而雅頌雍容遍遊洛川伊闕而後返既而呂官南都則又由金焦弔釆石汎石湖訪椒丘獨上雨花臺覽西湖之勝探禹穴之奇呼吸萬里變化百靈洪濤汎漾于目前丹霞縹緲于足下自謂與世無二而新製傑出可與江山爭雄矣乃呈稿呂師而鄙其糲于大梁梁故藩孝王之封疆而吹臺又有文人之宗李崆峒在焉凡數十日歌詠酬贈頗多崆峒稱其爲燕山豪士夜宴新芝忽墮以爲佯行觴焉亦一奇也與崆峒各作芝粹行俱有李杜風骨前此曾送王夢澤還鄉因策杖荆山拏舟洞庭至汝南覲何師之疾相守七日師卒乃旋京師所居不過一畝之宮捧隙地種竹每遇風雪飄蕭時一披襟流盼此君簡簡生面相對欣然命酌酩然就醉外物曾不足以塵其慮且不復知有人世富貴豪華事舊友新知稱其盈門窩武庫之森列溢文筆之縱橫腰懸白玉

袁手擲金聲之賦驚絕之資倜儻之節雖居闤市

寄情山水每興到獨跨一衛信其所之雖中途風雨饑寒不少改悔杭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悄不驕春風不足以融其情醇醪不足以味其況其晚節退然若愚未嘗雌黃一人或壯其揮金如糞土覩弊奴猶几上鼠斯特少年俠客之雄豈足知其日後所造哉有擬之以太白孫山人者是皆豪蕩之才崎嶇之氣悲忿之音而子言則更覺追古有言何必拘拘于古者子應以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古不威子言亦云太白獨歉于古會日曾在酒令各誦樓字韻舊詩太白多宋元人作子言首首

駁趘因之各懷不平太白自誇其青崖貼天日下照芝草斑𤙴句眞曹氏父子也子言笑之曰尖新淺近曹氏父子便不如此作贈之詩有張子自高格入山從我遊之語子言怒曰吾豈汝門弟子耶從此絕交有勸其出仕者則云吾亦有應世之才惜當時錯過然財散而今貧旣不能買官又不能求人此心終不能忘張儀懷僕妾之食而爲客卿范雎蒙廁中之恥而作秦相甯戚庸而師周威主父賤而窺五鼎奪釜鬲于塗而卒握相印者蔡澤也無負郭之田而佩六國之印者蘇季子也古之人亦人耳吾惟俟時而已

所著罵鬼詰髮笑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其上上官求書書亦復駭觀其大約言成帝時揚雄從上借書上壯其志盡發石渠之藏雄乃竟無端涯之辭而冒天下之道文章邪詭不羈萬世稱善吾今不向上公求之無以恢其曼衍瑰瑋之胷次而肆爲森嚴戈甲之文辭若遣一力士送書五車否則賓之堂下就鄴架而讀之得覩絕目之語廣益之敍談天地之符而搜鬼神之秘是亦古今之奇矣子言生有異骨七八歲時有教其父母者此兒非爾家所能畜因歸諸張氏張氏者故衡州郡丞子高父衡州二十年而衡州歿又十年不知其爲李氏出也有告之者殊不信已而知其實然捶胷頓足若不欲生尋訪李氏得其二兒弟遂因二兒弟哭諸其父母之墓痛臥荊榛不能興旣歸決意復姓謀于厚友友乃勸之曰衡州如在而或有後李氏垂絕吾不敢遏汝今李氏兄弟二人先父母且有孫矣張氏無尺寸之孤汝又年近四十必欲割張以益李則衡州所以業汝訓汝者謂何而可如此乎于是子言收淚含悽遲疑三年而後決故今仍爲張氏云字書狂放卻有筆力搏鷙蛇草上之風而掛黑龍天外之雨若得

其一幅揭之壁間可以驚人亦可驅鬼形體敦厚方面而多鬚見者不以爲權門公子則以爲鄉闆武夫而其中之所存則固遠矣子言生成化丁未卒嘉靖乙未僅五十也予與子言交遊六七年頗稱知已集已刻傳其行事恐久而湮沒世慕其名而不得其實乃撰此附諸集後子言文非不高世獨尚其詩因題其傳曰崑崙張詩人云

孫仲子宜墓表　　　喬世寧

士有抱才瑰異者安可使終絀弗用也又安忍弗壽以夭乃今見孫仲子若此矣余安得不憐才悲歎也仲子者楚華容人也名宜字仲可一字仲子又兄弟行亦仲也于是稱仲子云父繼芳雲南提學副使兄宗玉山令副使公官郎吏時仲子年五歲隨侍京師見羣兒誦讀即徘徊不能去稍長頴記能屬文已即能爲詩賦其敏慧蓋天授云始副使公師事何大復先生以何先生乃得盡交海内諸名人是時諸名人過副使公輒見仲子輒索觀仲子詩賦或即而試仲

子無不嘉歎以去已又轉相語縉紳間一時名動都下以爲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戊子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不第後數試數不第然詩文日益名家海内文學士日益稱傳矣辛丑罷試聞副使公訃日夜奔歸哭過哀遂病臥四年始愈蓋自是息心世故矣而家故在洞庭湖上乃時時汎洞庭遊君山樂焉乃歎曰與吾熙熙穰穰逐世俗功名孰與即名山著書終身也于是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以見志已又著遁言十七篇遁言者潛夫浸叟之謂也時年三十有八遂不復就試禮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避弗與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應已乃搆洞庭草堂置古書名畫其中晨夕奉母兄遊覽甚讙也時復招故人門生遇山翁方士亦招引不辭性豪飲能數斗不醉每酒酣讙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翩然若遺世獨立者當其時寧論形骸即天地萬物何有也如是者蓋十餘年人益慕仲子義高謂可逍遙永年也乃僅五十歲而卒卒之夕仲子方省侍母歸歸頃之卒人無不歎異傷之其女適蕭氏者先是夢神人持壁幣聘仲子云此豈長吉玉樓之兆邪嗟乎以仲子之才顧義不就有司而薦辟不行公車亦不

復聘士遂使偃蹇自廢以夭豈非蒼生之憾哉余於仲子蓋故天道時制云仲子自經史子籍傳及莊老浮屠外家言其稱説　國朝事蹟遠方謠俗與名臣行業歷歷足聽又善決時事利害率奇中性尤愛才好士士以此多歸之所著洞庭漁人集五十卷已刻傳岳州府志洞玄志明初略藁藏其家孫氏日抄孫氏世譜王氏易與天文書華容縣志編未就往余會仲子湖上見漁人集蓋有離騷史漢之遺風云是時仲子又且修董生劉向之業乃今不究其志也嗟嗟傷哉仲子卒于嘉靖丙辰十月葬以戊午三月其二

子曰斯億斯傳斯億縣學生能世其家學喬子曰仲子有太史才乃顧獨以詩名往尚書霍韜欲以詰㪅事特薦仲子仲了竟固謝已之平生立介行蓋如此于是按斯億狀爲表其墓曰此華容孫仲子之墓後人過墓下其以此想見其人

盛仲交時泰傳

盛時泰字仲交天才敏捷自幼好讀書爲古詩文下筆輒數千百言聲名大振求之者殆無虛日每有作即濡毫伸紙一揮而成無留思文成亦不加點定雖刻燭擊鉢未足言速正平子建更覺非奇也然爲諸生竟累試不第嘗游吳王元美與相見大奇之贈之詩云能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一時海內文士無不知有盛仲交者性好佳山水興到輒往不關家人知平生未嘗問生計喜賓客四方客至者嘗滿座日與飲酒賦詩聞舉古玩書畫贈遺之不惜也其脫落不羈皆如此類後以貢至京師歸未及仕遊大城山偶疾卒於途善隸書畫山水木石效倪雲林筆法有集若干卷藏於家有子一人敏畊肖其博雅

盧柟傳　　王世貞

盧柟字少楩一字子木大名濬人也其先世業農貲則什一而息之故以貲雄於鄉柟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過終身不忘父爲入貲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免歸柟才高好古文辭不能煩而就繩墨爲博士諸生業以故試輒不利而聲稱奕奕在薦紳間著也柟爲人跅弛不問治生產時時從倡家遊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其坐客毋敢以脣舌抗者而又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濬令某者數刻深名法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

以張吏術耳謂柟邑諸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柟亦欲借令謬恭敬爲相得極歡令嘗從容語柟吾且過若飲柟歸與翁媼益市牛酒夜共張至旦室邑子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屨相蹈也而會令有它事日昃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柟故徐出坐久之柟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傖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柟者爲柟讒曰是嘗見令君文而笑且唾令益怒亾何柟干掫其役夫得伏麥以爲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柟復加榜焉旬日矣役夫夜壓於牆頹事聞令令色動曰嘗累是復能倨見我耶匿役夫所繇死狀當柟抵坐獄具上報可柟既已坐大辟繫獄又令仇之故毋敢爲稱寃者而會柟鄉人間嘗侍飲不遜柟目攝之去已乘爲獄吏夜縛柟梏箠之數百臂腫悉潰爛且死矣吏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折節益讀其所攜書著幽鞫放招賦以自廣其幽鞫曰盧柟既用事逮繫濬獄與幽囚伍脊憤迷惑目霿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呼聖人脩身胥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顧柟微眇離茲憲網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辭曰帝顓頊之嬋媛兮皇波汪乎姬

姜偃海岱蜿蜒於北陲兮靈宗嘉牒於范陽還雲雷之霮䨴兮踐蹀改南服淑浚土作甘美兮躡康侯之芳躅皇傑梧菫道以廸惠兮丹氏靜約而告育曰余尊文杳靄骫於霄漢兮芙蓉騈而尚粹流淼談鯈而進兮應龍䰶鬐而下馳兮偵蚴虬以翀猋兮領佗搜而逮惴鑣錯指以羣號兮朋驅驟而決背倏恍惚以擯虛兮覺懷妊而困惎（柟母陳夢[illegible]夜有娠）竂余降於衛濟兮紛好姱而嶮巇兮及青雲之偉冠兮挾長劍之陸離朝睇余髮於崑崙兮暮濯足於咸池擎招搖以麾纛兮頓筮星以爲纂兮余長嘯其屣之末轗轕動修余之芳芳

裁薜荔以爲衣兮束蓉芙之翠裳集菌芷以爲蘋兮
糅杜衡以爲粻揭旌於蘭皐兮税駕乎芳之澗余迅
滅轂以高舉兮汨鍛翮而塡隕謂曾參之殺人兮談
市虎而成隕蒼蠅習習其貝錦兮瞀目致明月之璀
璨嫫母慭以姱嫚兮擯西施之頳娩而目珣瓔瓃佻
佻於几筵兮戈鋌森森以剸余目既阨余之倖龐兮
又謨之以鈇拳低曼睩彼犴狴兮犇血斷而封膢宜
闔怒以蹲踞兮覩將躨跜而矯鵲檻槮蟳以勠軋兮
棟偲蝬而鬣騬縲縲纏於伏棧以苦余兮仍反接而
箸臂耳嘈嘈若有聞兮何迪迴而怫惘目炯炯以或

見兮佇鑑勿而復瞶神軼氛曶曶以澗瀁兮精憧憧
而往來覺塊然滯此一方兮心猥猥而增哀鼷鼠淫
喔以齒余髮兮魑魅含睇而嶝㠋傈咀咀啁喃以對
泣兮御糺糺而呵護般逮余兮紛遝縶鷤鳥之巢蚑
駴兮焉能戕此軀也桃雕虎以燕葸兮又誰知不我
虞也悲時晷之遄邁兮曜靈忽其西藏微霜淪而下
降兮恐瑤草之不芳高馳志乎雲中兮棄精氣而相
佯王喬衙衙而弗顧兮赤松告余又荒塘行偊偊獨
日暮兮安放乎不次之鄉横衝波而微舟楫兮大吳
搖首而振怒歷太山之坎坷兮魍魎皴聆以當路襖

殘寇以在抑兮雖輕捷其焉去鳳凰之椎尉羅兮緯
芳夢之華羽抱蠛軫以頫兮呼蒼天以爲直戒五擬
與𦙶服兮俾河海使聽殛咎緜遠以不聞兮玄武違
而莫測何羣神之豐豐兮靈炳熚而罔恤夫余其不
能蟳蜺於兹蕪穢兮眇乘風而長騖心結思於大荒
兮魂煢煢而上度激青雲之霏霏兮飄風回而霿霚
載玉女於後乘兮飭豐霳以先路羲和儼以驂乘兮
望舒翥而儌御征輕輬之閶闔兮八鸞鏘鏘以迴步
承雲霓之氛靄兮靈旂繽紛蟉虯乎翠羽挹朝霞以
爲餐兮吸沆瀣之精英漱華池之飛泉兮聆鈞天於

帝庭素女涕泣以淋浪兮悶絙瑟而咿嚶虙妃歔欷
以結軫兮潛咨語而沈情余凌軒虛而佚蕩兮將擘
結乎三光挨余轡而馳騁兮問元化於勾芒採叅秀
兮眺瀛洲之微茫弭余節兮硏解珮乎扶桑睇南州
以凌厲兮嘉桂樹之叢叢召風伯以驅熛兮謁炎帝
於淸宮何蒼梧之藹靄兮重華穆以楊靈湘密鱗而
溉濼兮二妃胡爲而弗從決白門以西望兮覲蓐收
於金樞氣澔澔以莽曠兮薄晻曖而誰須觴王母之
仙姝兮狹瑤池之芳都指玉勝以爲約兮歌白雲以
相愉荼既姊余以好艾兮絕弱水而進軿犿王數之

碬礙兮指乂門而並鶩軼鍾山之幽𮞢兮令照之以
燭龍令玄武爲備禦兮勾辰翼乎紫宮託鸞鳥爲之
先後兮問太乙之繚垣靈剡剡以黝約兮鳳凰承旂
而飛軿雷師硠礚轟磕以震盪兮烈缺閃爍而施鞭
護屭屓以椹余兮閶咤嘔而偎還卒撓涕反此舊都
兮潔筵算從卜乎巫咸曰天地無隘兮物無終始變
化互渝兮幹流遷徙形氣轉薄兮或浮而沈造化汾
穆兮禍福無門聿性命之靡言兮誰知其極萬物糾
以雰盪兮又安所止息惟大人齊物我兮以天地爲
廬舍總山川於毛髮兮騎日月以爲馬夫有虞之潛

歷阪兮當曆數之在躬夏后胼胝而陟大寶兮季有
光於黃熊震龍猍而下濆兮顧駕禍於周庭白魚躍
以膺夫命　鉞氏顯而有功奚伍羊以自鬻兮由余
振於西戎尚鼓刀於海濱兮仲父射鉤而桓榮仲連
談笑以却羸兮胥重繭而存楚條相后而餓死兮贊
搖筆以光黼墨不黔以衛道兮孔轍旋而微伍光狷
介以自湛兮夷顧頷而振古夫道固無涯涘兮行焉
知其所如惟恬澹與家漠兮斯貝人之攸居從委命
而棄流兮遊廖廓之鄉忽喪我而無是兮觀泰初之
汯汯余託蜉蝣與遊兮曾日月之徜徉忽歸魄於玄
壤兮又何足傷勉脩余之俶服兮珮芳澤之幽蘭紉
揭車之落英兮發茳蘺與射干飾翡翠而綴珠被兮
爛的皪而千眠組綺縞而飄颻兮下結之以雙璠余
嬿美而自鑑兮何媒妁之可攀夫君昡而弗御兮亦
余心之嫙嬛系曰天地絪緼何時明我欲見之心傍
徨輾轉懷憂秪自傷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
可量緘悲歸來卜巫陽勵志肥遯含大章蘉我所思
衆無疆放招文多不盡錄居頃之盜行剽追柟父自
到死燒其廬子錢家咸負貸不償柟固已壁立矣瘏
亦更悔念魚肉盧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柟攀有所讐

詩辭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
濬爲大官事益解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攜柟賦游京
師貴人間絜泣曰天乎寃哉盧生也及柟在而諸君
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古哀湘而弔賈乎陸光祖
吳人有心計俄調選得濬令至則首爲更爰書上論
鬼薪輸作三歲盧柟既出獄家益貧乃爲九騷謝陸
令而謝榛先生方留滯鄴柟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
王覽而奇其文立名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
置邸延柟柟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百
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嗚虖颯颯倐忽而爲辭

若賦各得以意去既酒醉故態畢發爲其坐人則人
人掩耳走避柟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橐中所餘金錢
何翅付酒家也婦囁嚅咎柟不顧曰天生盧柟爲女
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伾山中勸邑
吏具筆札受柟所著集若干卷柟故亦慕得世貞嘗
爲文托謝榛先生致之不逹至是見世貞稱臺把臂
爲布衣飲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晚也世貞序其賦
略曰余跡盧柟所遘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
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
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悱惻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

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騁其要歸卒澤於雅
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
先生號名能文章家奈何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
爲賦若玆乎哉卽盧生所就幽㮚放招凡三十餘篇
其槪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
之紀采人物之變與夭矯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
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
先柟而室哉柟既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陸光祖爲
祠部郎留月餘走越歷吳毋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
三日辛王生曰柟未必前生一歲妻必二女其一踰

不嫁柟必時世貞方坐家難浮繫長安邸中不
其狀也其文辭散失毋收者故爲之傳其行略欲
後世知有盧柟耳予亦愚鮮量矣柟不遘邑令家
不破亾然其文辭亦不工嗚呼世寧獨一令哉

鵝池生宋登春傳

鵝池生者姓宋氏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生壯
歲顱髮即衰白因自號海翁人業以海翁稱之晚居
江陵之天鵝池更號鵝池生宋氏故新河農家其先
嘗累高貲生少失父毋以亾貲省家益貧然性嗜酒
家貧不能長得酒則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纓
射書擊筑渠印諸賢豪急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歌
泣數行下也生始慕俠能挽鞴馳騎間出其餘智為
小詩輒自喜不欲以示人又稍稍通繪事師江夏吳
偉鄰之父有頎而髭者生戲為之貌絕肖父因勸生

益習此可作生業何乃日沈酣落魄里中也生不應
以是里中盡目為狂生亾所知名年三十會一歲間
妻子女五人俱相繼死生仰天嘆曰咄嗟天乎將驅
我於埃壒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囊書遠遊游
至博陵博陵有故所善客憐之館之塾舍二年生默
默不自得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
中往來覓詩方是時臨淄布衣某以詩遊公卿間聲
稱籍甚生間得其詩嗤之曰作詩何為者而令七尺
軀津津諛貴人丏活耶居京師月餘亾所遇又去之
渤海入兗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山一

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如
是者三年頗窺作者之戶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
工眼鬖鬖白亾今人矣又去而浮淮泝渡揚子江登
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陽館伏延陵季子
祠下涉吳會訪錢塘天竺靈隱諸峰已復走徐青歸
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而西窮關陝澤潞諸
邊塞其在井陘嘗居龍窩寺餅粟罄矣寺僧厭苦之
生曰僧毋嘗我我試繪一小圖持至市中當得粟已
而果鬻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生
繪則日擔粟詣寺門相聒生不能堪乃避至城外一

山樓樓依岨陡絕樵蘇所不至山鬼晝出侮人生坐
臥其中第繙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累月山中
人疑為逋客將逐之而生遂遊太原太原之逆旅人
以生衣垢敝待之不為禮會旁舍賈欲覓詩為其長
者壽逆旅人以試生生即與之詩復問生能書乎又
與之書逆旅人始恨知生之晚也而賈更製鮮好衣
數襲遺生生佯受之而轉投其逆旅人逆旅人愈慚
感生復自衣其垢敝者長揖逆旅人去也已由棧道
入西川遊峨眉山迴巴下湘鄂將遶於潯陽返於黄
汪雲夢而北走大梁偶憩鈞州酒肆而鈞州有党中

丞者得其所題酒肆中絕句詩強致之家留數月復
自宛涉襄過京山生所跨驢蹶於唐氏之渰傾其囊
中書驟之衢唐氏異生所爲要與之飲食歡相得也
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氏爲刻其詩傳荆郢間受贈
生二童子即生所呼爲丹砂白石者生挾二童子轉
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流寓地有終焉之志
始生數年前嘗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遼王奇其
詩名謁便殿語不合一夕遁去去數年復來生老矣
乃依其兄子宋鯨耕天鵝池之石田歲穫菽十斛生
以其半易米雜菽炊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給酒費

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吳人徐學謨爲荆州守聞生
自往物色之生始匿不欲見太守至再始見明日
戴紫籜冠衣皁緇衫報謁据太守上座太守侍人
竊竊私語曰客顚矣亾知太守奈何輕威也久之往
來廨中而太守之賓吏泰太守意皆浮慕生爲謬恭
延致之生揣其無實終不肯往太守爲生授室城中
從天鵝池徙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太守偶先有
所往經其門而遲返之生恚曰是太守紿我也比臨
其室生已鍵扉臥不欲內太守太守令人穴其垣入
見生方科跣席一蓆偃偃壁下太守笑曰若欲爲廬

或耶瑯琊人將捕汝矣生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尊
官耳因索酒飲之薄暮而罷其後數年太守坐廢家
居生在江陵念太守憔悴業欲從之遂而貧不能促
裝齎乃詭爲羽人裝手持一鉢裹敗衲行乞於途自
江陵豕足數千里來海上海上人以爲太守客遠來
爭勞苦之而日持河豚酒享生生一嚼而盡明日見
持河豚酒者不爲謝亦不知爲誰其後持河豚酒者
遂不復至而海上主帥郭公者亦以太守故遣人遺
之金爲生壽生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爲金遊耶東海
若笑我矣幸使者謝將軍時太守欲買田舍生于海

上而廉其性骯髒不能諧時俗人不復彊也居三月
別歸江陵生歸太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盍定計
審處之生頷之而去其後二年遼王果坐不法廢比
奏當成而遼王之客亾得脫者生嘗爲遼王上客而
又爲人倨卒以狷介故不及于難後遊石首爲少年
所窘辱發憤去因童髮爲頭陀不知所之贊曰昔孟
襄陽以詩窮顧藉與荆州張長史藍田王右丞游二
人嘗薦之玄宗朝即不用而襄陽之名以附青雲益
高生五言詩有逼類孟襄陽者如閒居云平生款段
馬不識孟嘗門清明日海上云一孟寒食酒東海吊

田橫其清婉悲激非近歲布衣詩可儷也及考其游跡幾遍天下囊中亾一錢自隨以是所至數窮餓即窮餓不肯輕見一貴人即貴人自見之意稍咈竟掉頭去不復顧世方指爲異物誰復傳其詩至石首之事尼彌甚矣然非其所自取徒以羇旅故爲少年所乘此韓淮陰他日名而賞之者也何遂憤懣逃世太史公稱獨行之士空室蓬戶咀藜袒褐不厭死而已者豈斯人之謂歟

草橋先生郎瑛傳

許應元

草橋先生姓郎氏名瑛字仁寶仁和人生有異質五歲喪其父且卒指以語人曰吾六十生兒不覩其成然是兒成必有以自名者少長從先生長者游有儁稱選爲學生與邑人王一槐蔭伯相友兩人既高才慕重期許自以寡儔又淺少當世之爲舉子學者乃相與馳騁古昔以踔厲廣博絕出庸近爲奇先生素多疾以是益無意榮進有愛之者曰如後時何先生曰吾既已委身載籍矣嘗復與少年斷斷爭甲乙邪因作胛對以見意督學湖陽盛先生惜其材猶欲

罔羅推挽之卒謝以出家故餘財自奉親外一以購書所藏經籍諸子史文章雜家言甚盛至他人所無奇記逸篇古圖畫金石之刻寢以益富而貲日以貧先生無所顧獨敞大屋樹高廈列置數几危坐諷讀其中攬要躡華刺抉眇細摘瑕指纇辯同異得失而著爲書凡數種數十百篇四方纓綾之徒見其書無不願知先生者行省及臺郡守丞以下二縣之大夫下車則先問禮先生金陵顧公璘河南王公尚絅進賢萬先生潮皆當時宿望鉅公尤器重先生與爲交友云　爲人率直言議不能阿貴人亦時時揜[illegible]

談天下事正德末年寧藩計始萌牙未有覺者先生
獨先以爲憂其後聞陽明先生在汀贛曰賢子不足
圖矣在顧公座論士習頗詆訾吳下顧公故吳人亦
無諱也事母以孝聞有疾再刲股再愈幼小時兩姊
壻利其財謀危之百方卒不死其後死皆棺斂之初
所與友王蓥伯者仕爲工部郎中卒先生爲撫定其
身後事甚備其于倫道如此所著詩文及聯句若干
卷訂正孝經大學格物傳各一卷苹忠錄二卷靑史
衮鉞六十卷七脩類稿五十五卷許應元曰昔太史
談論六家叟昔班氏詮敘九流雖不盡合于道然所

刺譏諸家得失雖百世其可易乎觀郎先生所爲書
總儒墨兼釋老雜方技鈎術數攬稗官風謠兼羅貫
穿進退有意其用力亦已勤矣儻亦有談固之心哉
用藝文取士千茲千年學士追趨逐嫿隨時上下以
求利祿逮乎末流陋簡已甚操狹而欲奢用力少而
取庸多童昏皆可爲也以先生之才也布大然不以
此易彼此難一二爲俗士道也布衣好言天下事者
又有錢塘王瀆亦與予善

錢孔周同愛墓志銘

文徵明

吾友錢君孔周以高明踔絕之才負峻轢奔逸之氣
感槩激昂以豪俊自命雅性闊達不任檢柙所與游
皆一時高朗亢爽之士而唐君伯虎徐君昌國其最
善者視余拘檢齷齪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
與君皆在庠序故晤爲數時日不先輒奔走相覓見
輒文酒讌笑評騭古今或書所爲文相討質以爲樂
既而唐徐起高科入仕尋皆病亡而湯君子重王君
履吉雖稍後出而遊好爲密善君喜學而好結納自
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亦未嘗一日忘取友以自益

也其所友必皆勝已者苟不當其意雖貴富有勢力
者恒白眼視之或取怪怒不卹也家本溫厚室廬靚
深嘉木秀野足以遊適肆陳圖籍時時招集奇勝滿
座中酒壺列前棋局傍臨握槊呼盧憑陵翔擲合醼
賦詩負軒而歌飄然高寄不卹古人何如也嗚呼而
今已矣交游中有如斯人可復得耶性喜蓄書每併
金懸購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之外山經地志稗官
小說無所不有而亦無所不窺九流百氏及司馬班
楊之書讀之殆遍遡有所得隨手入二積數巨秩至
所不喜雖世指以爲切要而君未始而注目也爲文

奇崛深奧讀之棘口不能句然思玄語麗足自成家而尺牘之妙尤其所長一行數字矢口信筆文意燦然如出硎鍊他人沈思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以功名自奮稍斂鋒鍔以就文場矩矱亦惟涉獵訓故涵泳道腴而已於世所謂括帖關鍵皆不之省人咸非笑之而提學莆田陳公獨識之嘗按試第君高等咸以為疑公曰吾見其文有古意知其非經生常士也余親聞陳公語喜公能得君而又喜君之為陳公所得也自陳公去他主司惟取淺近合格者而君不復振矣君自弘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應天試輒

不售而年日益老遂自免歸嗚呼惜哉君長身玉立被服鮮華舉止軒昂人望而異之謂必有所就而竒窮骯髒迄於不偶嗚呼惜哉晚歲困於征徭家日益落而又得末疾行履疲曳每負杖而嬉高懷雅致不殊前時文酒過從讌談諧浪逶蛇容與使人意消嗚呼君眞雄俊不羈之士哉君諱同愛字孔周別號野亭錢氏其先江都人有諱仲陽者以醫顯於宋事見國史五世祖益仕元為常州府醫學教諭避亂來吳遂為長洲人益生太醫院醫士原善原善生晉府良醫道宗道宗生太醫院醫士良玉良玉生伯賓伯賓生汝式自汝式以上世以醫顯汝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兄弟二長同仁太醫院御醫次即君

王履吉墓志銘　　文徵明

嗚呼悲哉王君亡矣不可作矣君文學藝能卓然名家而出其緒餘為明經試策宏博竒麗獨得肯綮御史按試輒㷀然舉首一時聲稱甚籍隱為三吳之望三吳之士知君者咸以高科屬之其眞知者謂能肆情詞藝非直經生而已然皆非君之極致也乃君之志直欲軼古人而追之自非通古今周一世不足以充其所受也是可以以一時一郡論哉君資性頴異詩以勤成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詳於羣經手寫經書皆一再過為文非遷固不學詩必盛唐見諸論撰咸

有法程余年視君二紀而長君自丱角即與余游無時日不見見輒有所著日異而月不同蓋浩乎未見其止也而豈意其遽疾而歿也嗚呼惜哉君正德初與其兄履約並以儁造選隷學官蜚聲儷迹翩然競爽既而履約舉應天鄉試尋舉進士而君每試輒斥以年資貢禮部卒業太學又試又輒斥蓋自正德庚午至嘉靖辛卯凡八試試輒斥而名日益起從游者日衆得其指授往往去取高科登顯仕而君竟不售以歿嗚呼豈不有命哉君高朗明潔砥節而履方一切時世聲利之事有所不屑俴俗之言未嘗出口風

儀玉立舉止軒揭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疊而醞
籍自將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尚人故人亦
樂親附之性惡宣囂不樂居塵井少學於蔡羽先生
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
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水輒聽然忘去或時偃息於
長林豐草間含醺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
迹其所爲豈碌碌尋常之士哉是其志之所存必有
出於言語文字之上者曾不得少見於世而僅僅以
文傳而其所傳又出於文場困躓之餘雅非其至者
嗚呼豈不重可惜哉君孝友天至居常能愉悅其親

而順之於道與兄履約少同筆硯食息起居未嘗少
離既各授室而聯裀共食視室處之時恒倍也君卒
時履約方官京師及是以都御史出鎮鄖陽便道過
家始葬君屬徵明爲銘君諱寵字履仁後更字履吉
別號雅宜山人

陳山人鶴墓表

徐渭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
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
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
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趣湖之徵文以
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
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
爲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毋安取
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
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

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穎悟絕羣年
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
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用人因
不喜握轡鞬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下生一世鬱鬱
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
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學官者
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
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洽
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
過山人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釋

凌跨叛弘既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illegible]間出己意工牘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吴歈越曲隸草釋梵巫史祝咒擢歌菱唱輓章薤辭儺逐侏儒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閹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戶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與至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illegible]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即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文喜

拔窮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爲一揮累幅或數十丈各饜其所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酬酢去留目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指僕自如雄談闊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往金陵客四年

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孫公官又皆尚書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貴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眞若海讞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

山人獨兼之此殆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盡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都君當朔奠以予表若柳君狀並告於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徵士彭先生年墓志銘　　王世貞

王子曰吳中故名饒隱君子若皐伯通梁伯鸞其人者然其文采不少槪見何哉傳不云乎身旣隱矣焉用文之則夫修辭之士外恬穆而中動秩者又何擇也余爲吳人多從吳賢士大夫游好稱說文先生文先生沒則又好稱說彭先生咸彬彬隱德文采矣而彭先生貧不及中壽以歿王子曰悲夫悲夫彭先生歿矣卽後進好稱說焉能更二先生也夫皤皤黃耇天下模楷文先生庶幾近之若乃因時爲跡匠心成一應不狗物止不近名其猶在彭先生乎其猶在彭

先生乎彭先生諱年字孔嘉其先清江人有隸尺籍吳者遂爲吳人而彭先生之父昉嘗舉進士爲新會令以不能其官輒去去不能其家益旁落居邑邑不自得彭先生廢外務顧謂婦朱靖專其志而朝夕之曰奈何使二尊人食貧也自彭先生任爲子而新會公怡然忘貧曰吾今而後知爲人父者之樂也彭先生少穎卓嗜讀書諸多六經諸子史兩漢古金石言而不喜齷齪習舉子業新會公亦任之曰母苦兒卽用是貴作乃翁尬矣新會公與配胡夫人相繼沒彭先生毀骨立悉廢著而营喪葬家以日益貧顧其學

日益進益多長者游彭先生爲文章工詳腴下筆不數千百言不止尤長記傳贊誄詩大氏宗盛唐唐二杜旁及香山郢州精法書宗右軍黃庭曾公家廟率吏九成行體翩翩肴山矣吳中好事家以不得彭先生書及詩若文爲愧郡太守南充王公察彭先生孝廉上捉學御史眞定楊公爲下博士師幣徵彭先生入郡庠而歲廩之已又檄彭先生應鄉試彭先生爲一之南都登鍾山望大江而返卒不請廩曰是升斗入子所活士以俟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居無何竟謝於後御史蘄馮公以兔人或謂彭先生不爲儒生

服當服若居士者彭先生謝曰吾安能卑時吾不及時耳且吾敢倍實而冒其名哉吳中好事家旣雅已慕彭先生爭納屨謁請至則奉酒炙爲壽彭先生無所忤人人自喜謂得私彭先生彭先生好游吳諸名山若虎丘石湖天池玄墓尤數其所題詠流人間互傳寫之至紙爲貴彭先生不爲家衰橐中無贏金卽以文請得少贏金趣送酒家矣彭先生雖目游於酒人乎其內行淳備諄諄人倫少弟沒無子養其嫠終身有寡姊迎之歸婦朱亦時時能先其意曰婦苟以一簪珥負二嫠者卽爲負彭先生彭先生旣豪於文

辭貌玉立秀爽甚然口不挂人臧否人故欲試之沃
之酒至醉益之酒益恂恂溫恭長者故相夏公屛彭
先生爲記室謝弗就後復有璥扣罷以身後託彭先
生裹百金裝爲聘亦謝弗就問其故笑而不答於乎
其介立獨往豈可與刺促嚇腐鼠者道耶然終始不
欲去長者乃爾彭先生素強無疾晩得少疾即教治
後事時王子自陽羨歸疾作過吳門彭先生出視之
爲勞苦曰子憊耶吾乃能視子然吾不及新矣余姪
弗敢詰既余歸病益甚然念彭先生不已而吳人張
伯起爲二賢行惻余與彭先生病也無何彭先生竟

不起當彭先生不起能預爲日至日賦詩以測晷且
盡曰未也更炷至午曰是矣遂脩□而逝彭先生生
乙丑正月十三日卒嘉靖丙寅十二月初十日壽六
十有二

天池山人陸采墓志銘　兄粲撰

天池山人陸子玄者吾弟也名灼更名采世吳人吳
之西境有山曰天池蓋道書所稱可以度世者也君
意甚慕之因自謂山人云君生時厲英發始爲校官弟
子不屑守章句縱學無所不觀從其婦翁故太僕少
卿都公游銳意爲古文辭尋以例升太學益務精進
視當世順人名能文章者輒往踏門自通贄以所業
請一見賞愛其名遂隱然以起自江以東學士多延
頸願交者而君意獨自許用世謂功業可立取時於
廣坐中奮髯抵掌論天下事語多觸時禁客不樂聞
稍稍引去或目笑之君色自如不爲止在太學二十

年不舉輒躓遭世玩侮中不能無少望日夜與所善
客劇飲歡呼爲樂閒出游或經月忘返橐中裝無一
錢從者以告若弗聞也東登泰岱賦游仙三章慨然
有輕舉之志南踰閩嶠徘徊武夷諸山語人曰世無
知我者吾聞京師天下豪傑輻湊又燕趙多慷慨士
吾且往觀焉儻庶幾乎行半道病還及家意頗惘惘
夜中數起東西行謂余曰日者言吾歲行在酉當厄
吾形神不相攝矣吾殆將歿也因屏人屬余後事其
言陵澮不忍聞兄弟相對歔欷泣數行下居亡何竟

不起傷哉是歲嘉靖丁酉九月二十二日也年四十
一後八年乙巳十二月十三日乃葬其地實天池之
麓亦若其冥契云陸于吳爲著姓宋季始家陳湖之
上吾先君諱應賓母夫人胡氏有三子君最少先娶
都公女繼娶鄒氏子男二長舒枝都出府學生次敬
枝側出女一鄒出適太學生陳沛孫男二嘉禾嘉栗
君性儻易不羈與人游處輸寫心腹無所隱匿每揚
榷今古品藻人物機辯鋒出莫能窮者而彊執自信
不肯詘折徇俗雖故所親善一弗當意則面斥之或
致怨懟不恤也其於文喜稱六代詩初親摹盛唐晩

宗謝康樂造語往往似之居閒弄筆游戲爲近體樂
府若調笑率然之作亦縕藉可善獨好聞國朝故實
所至延訪勤切黠者或謾言以中其意君亦傾聽恭
疑他如幽冥物恠黃治變化之言靡不采獲著之編
録多至數十百卷藏于家聞有奇人異書不遠數百
里走求之其篤好如此余與君少俱侍吾伯兄子徵
學議論下上自相師友而嗜好略同方賴焉以相規
切庶有益乎而君棄予歿矣銘曰　吳有奇士陸氏
子玄生不逢時又弗永年嗚呼悲夫

一錢叔寶陸叔平兩先生　附蔣翁子皮
叔寶先生穀其字叔寶世爲吳人先生少孤能自勵
讀書家貧無所得書游先太史門日取架上編褁讀
之且遍復以其餘能習繪事心通神解超入逸品於
是聲日益起戶屨時時滿顧先生愈不爲家家愈貧
先太史過而題其室曰懸罄先生笑曰吾志哉而其
嗜讀書日益甚手錄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校讐至
丙夜不休所纂集書有三國文類抄南北史摭言隱
逸集長洲志三刺史詩及續吳都文粹吳都文粹者
益仍宋鄭虎臣所纂而續爲數百卷吳中故實將無

踰此惜其家貧而世且尠好事者莫爲梓行亦未有
副在名山也又盡衰集吳中先賢而像之各手錄其
誌若傳而聯綴之剟卷一室琳瑯照座下及几榻之
微亦必摹勒宋元名人手蹟婆娑把玩以自愉快性
復勁直不能容人即游於名士大夫間皆能藐之以
氣語亾私者客或稍不當意披衣徑出不顧竟以是
貧且老有子允治繼其風而同先生時有陸治叔平
亦善繪事饒風雅築室支硎山下雲霞四封流泉逝
繞手藝名花幾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即迎致花所
劃蜜脾劚竹萌而進之苟非其人強造者以一石支

門剝啄如弗聞矣倜儻嗜義當貢以與其弟腴田數頃盡棄以構其先祠於友朋誼甚篤兩先生者蓋皆吳中高逸可以揚清起雅而世僅以藝知兩先生謂知兩先生或後皆以壽終

論曰昔人謂畫能使人遠則非遠心人烏辨此乎讀書篇卷烟霞四封逸氣磅礴應於心手歷千年猶足想見其人也故余竊謂吳中自兩先生沒而畫品絕蓋其品絕矣後有蔣乾子健者破屋半間隱居虹橋一介不苟八十年如一日也桃源江進之爲宰表其廬爲東海寘鴻殆庶幾焉

黄淳甫姬水傳　馮時可

黄淳甫先生有子曰嘉芳神姿清舉雅懷有槩所稱詩多深致余心善之與酬應無間而君顧時時念其先公也曰小子詩何能嗣先人哉日幸以公之重而序先人詩是公之不棄其孤而使孤藉寵靈以不次先人也余小子其何敢一息忘獨念先人所不次者更有在而人未悉也必託公以垂遠小子終身志之不佞乃爲先生作傳先生名姬水淳甫其字其先汝寧人以校尉謫蘇州因籍焉至曾祖暐用經術舉進士官比部郎有聲一傳而祖與以貲雄郡再傳而父

省曾以藝擅代黄氏遂爲吳望族先生藉祖父遺業少就外傅頴朗夙惠父若滕[illegible]每有占屬應聲立和多雋語賓客滿座一見咸能志其姓字起居莫不越席提耳相顧詫曰不意黄香復生於今遂令江夏不得獨奇年十四補邑諸生試文甚工傳覩郡國性至孝母卒柴毁幾不能生而又慮傷父志入侍則拭淚佯嘻退則閉戶擗踴爲孺子泣兩目幾損迨父見背衘恤益甚酸感傍人盡斥槖中金營窀穸已又棄負郭田梓成遺書自是家日旁落且以積哀成瘵度不能治博士業而試輒左嘆曰吾少不自量妄冀經

明可芥拾第也賈用不售知命何夫所以宅於[illegible]
矻矻嘔嘔呻其佔俾窮晨夕歷寒暑而不辭者欲爲
榮軌娛親旦暮也親不待矣矻矻嘔嘔不自止將以
奚爲夫人寄寓天壤淹忽不啻若道飆石火也皰瓜
自畜坐成腐朽是不能以名而寵榮親身又以名而
捐親所遺之身計畫無俚矣遂謝諸生獨出入緇流
嘗慕遠遊不能自致則側身四望輿言詠嘆彌有開
元寺結草菴其地所占清曙延月聚雲戶外草樹颼
颼響若空山先生攜其侶曰而來而姑以是爲三峨
五岳乎哉以是爲銅池金谷乎哉夫爵趣會其韶秀

而鉅麗者怳然在耳目矣方岳部使閩先生名下施
枝迹先生閉戶謝不敢以楚服辱長者或強爲贈遺
力却不納曰幸不至溝壑不敢以無功嘗横施里中
俗子逼欲致先生則篋書而出遍履支硎諸山不可
跡已游倦而歸望其廬曰何纍纍者勝也得毋貴人
乎復遁去至經月或挽而留之不可則嘲曰子知會
心不在遠何廼捨近矚而事遐尋先生笑曰苟欲會
心寧知遠近吾以丘壑視階庭以几席覩雲山鳥飛
魚泳惟意徜徉耳且天幸餽我以濟勝之具不殘黍
我以諧俗之態我是以得有人所無而無人所有子

顧欲奪其所有而強其所無何天憐之而子辱之耶
吾寧以所無負諸貴客詎寧以所有負諸名山子毋
諜諜矣客又曰尚同固非眞而標異亦非道何用是
拘拘爲曰我少也賤貴豈我倫芸牧相混政我之玄
同也奚其異嘉靖中葉島夷作亂先生因攜妻子僑
居金陵每登石城望鍾山吐雲若青蓮笑曰此不減
三峨五岳矣諸貴戚名游家園則笑謝曰觀足矣恩
用是金谷銅池爲一時名勝慕之輻輳相與賡和郎
最能詩者爭下先生所著篇什甚富有白下集先生
始作精麗宏博至是改轍而趣滌僻雅調然亦無率

爾凡穉語王司寇元美亟賞之評曰吳習務輕俊微
傷於淺中原好爲豪不免於麤淳甫乃能劑矣司寇
每排異軌於先生獨無間人亦以司寇紛紛雌黃獨
此不爽踰六載島夷平先生還故里雖家四壁立而
愈益卓法書名畫極力市易或遇窘則復斥以資食
指稍贏則名故人焚枯酌醴爲娛樂或丐貸必旁宛
濟之使稱意去客或謂曰爾貲有幾不虞罄耶胡不
已是急而急人先生曰我念吾窘乃恤人窘施自性
耳雖能慊慊若婦人行之自如所居環以奇卉異石
焚香獨坐蕭然世外當風日清美攜酒自勞曰此亦

令人駘蕩居然有三峨五嶽意吾老是矣嗟夫金谷銅池不素玩而麗矚然役神疲力終不長有此夸父哉先生自是不窺市井雖故交亦罕識其面惟清泠素侶爲開一徑雲間有山人陸中行叫納風流辭寄婉逸每衣險衣弄扁舟五湖間信風來往一日過吳門先生異之瀟灑相遇晨夕拍浮曰見陸生引人自遠不必山水自後吳人始知重陸山人乙丑尋寓虎丘先生走訪已而餉以書是則以陸山人故先生書學祝京兆而遒逸過之方其濯洗雕飾楚服吳語以能小巽先生者及輿至命管書其所撰吟詠夏雲秋

蓬低昂奇變已又彷徨吟嘯清會要眇韻空煙而廻長風激天鯨而號山鬼神意遒上自覺一座無人卽他客亦莫不擊節呼詫意先生以爲天際眞人矣味年有高素齋集研練精切風格自存然亦用以娛適不爲副在計以故挂漏者半先生沒後季子嘉芳泣而傳行索諸大父行獲其遺文若干篇手自讎校爲全集而給諫顧與睿實先生倩左右其事給諫篤於誼悼其婦亾竟不再娶撫其諸孫情踰具邇至是感嘉芳意斥產資剞劂焉集行而先生名益重人咸美嘉芳爲能不死先生噫先生所不死非詩也

贊曰古人不得志則龍蛇其聲銷矣託藝業以崙其循未甘闇汾乎若夫借交求伸居閒自潤蜀埃之不振拔而沾沾然曰高也韋無辱烟霞而垢薜蘿以黄先生之藝業足自跨騰而息心人外如逃影然斯所味與近代里閈士異矣河汾仲淹稱述天隱壽考敢用以標目曰地隱庶矣夫

王應電傳 字學　　郭子章

王應電字昭明蘇州崑山人精於周禮及字學與吉水羅文恭公泰和陳子虛康求仁友善嘉靖間僑寓泰和初著周禮解已著同文備考而自序序曰道也者文之體直也文也者道之神用也六書也者文之輔軸也溥之宣敎明化遠之垂後憲前故曰王政之始經藝之本也粤昔大猷之時氣化純完文字闡揚于是經恒明政日休自時厥後氣化漓而文字舛六籍散而治敎靡荃文字之興衰實與道化相為倚伏故聖者作之明者述焉昭代之所隆而否德之所略

也自有書契以來倉頡古文判洪濛而開之者也意融理勝文約義該明如日星賁如草木易知易從矣歷帝王而降禮制至周始備器法皆古所未有故字亦多古文所無史籀變為大篆字學中不可闕焉者也鐘鼎多出于三代之季良庸眞贋不可復別取二三策而已小篆非聖王是師以六國之所擅作者參以已見書皆如箸以便筆札六書之體于是大壞至又變而隸而楷而草存者幾希自是以來雖或以篆名家皆子孫于李斯者也或宗古文而眞妄雜焉者也至以私意作為奇巧或欲布置以為齊整夸詭者傳譌以為博滯陋者執守以為經而其義不可復尋矣今欲釐正之苟復循末世支離之迹與之秤量較計議論不愈煩去道不愈遠哉故欲究作者之意必盡解前人之縛而後可與言也夫三才萬物靡不有形象形也者肖其形而識之此字學之本也其涉于影響思慮之所及而不可以形傳也則以其形而反仄增損或重疊配合于形不類而意則可通或配他文成字故曰會意也天地氣化也神而不有萬物叢生也蠢而無為裁成天地曲成萬物惟人而已故酬酢萬變紛紜百慮孰非事也以形以意合數文而為

經綸之象故曰處事謂以人處事又曰指事謂指人之事即古語象事之謂也書法有限而物類無窮字烏能盡之主一字之形而以他字之聲合之因其形之同而知為是類因其聲之異而知為是物是義故曰形聲非本聲而諧之故又曰諧聲也夫聲出于天或有餘或不足聲之有餘也一義而各為一聲不能聲為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轉為數聲轉注之謂也聲之不足也一聲而或兼數意不能意為之制字也故以一字而借為數義假借之謂也前人之論雖各有發明但不無得失且六義人所常言也三毋則人

所未講也故畫毋有十雖體有萬變不能違也字毋
二百四十子孫相仍至不能生而止數字以萬計不
能遺也聲毋二十八交錯于字毋之中雖聲以萬計
亦不能外也自本而該末挈之如珠聯綱布泝流而
還源理之如攻玉捕亾用甲勾乙損盈益虧刊俗而
復古定一而同歸故知三毋可以制字明六義可以
釋經六義之未定三毋之不講又何六書之云且夫
結字有主客筆勢有逆順畫有清濁奇正體有向背
動靜故天文多圓爛然一天星斗地理多方宛如大
地山河人道統成參于俯仰動植玉箸施於數目其

識直科斗施於主點其畫畢鳥獸動而草木植取用
于鳥跡柳葉也服食居器變動流行化裁於鐘鼎諸
文也其類有八書法亦異考於古文有潤色而無造
作驗之人心有融釋而無阻礙雷蓋竊取之矣後有
覺者欲知其方曰法天也祟古也致虛也研幾也窮
神也天則開而我不與古則因而我無作虛則待其
露而不先機則成其能而不惰神則天機流行莫知
其所以然而然也可以與于斯義矣昔者周公嘗設
其官曰諭書名矣見于行事故弗存也孔門嘗載諸
言曰書同文矣無王者作故弗爲也我　高皇帝操
三重之柄兼尋徵之善嘗命儒臣爲正韻矣但日不
暇給閒以小篆正楷書之譌而未嘗以古文正小篆
之謬且嚴於章奏而略于經史古今刀筆之吏或所
玩習而經學士夫多不識知　今上嗣位五星聚室
夫室天子之北宮也壁實附之爲文書之秘府而五
星聚焉非天將興起斯文之兆歟故今三才之義幽
隱畢揚而文字之書明習者衆愚生值其旹化機自
中光不容掩流不能塞撰述成書然而病困之餘功
不逮識指歸未竟昔漢武中興大協音樂而未諧厥
成倪寬云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

之遂一取裁于帝六書之旨其必有待于天皇考文
而折衷之哉因題曰同文備考云又著書法指要六
義貫珠圖六義相關圖布字原病等書皆有裨於小
學應雷卒子虛經紀其喪幷贍其妻子爲刻周禮及
同文備考二書

蝺衣生曰王荆公字說自謂亞於六經當時爲蘇子
瞻劉貢父輩姍笑書遂不傳今旁見於韻會爾雅翼
注亦多可採特未見全書耳王明齋同文備考書法
指要六義全書大有裨於六書本貯泰和縣署近多
遺逸予嘗刪齋備載同文序茲存字學餘半恐僅月
復如字說之湮沕耳著書甚難而惜書者甚希予爲
之三嘆

古行翁王奇墓志銘 星命附　　　邵寶

翁姓王氏諱奇字世英其號古行者薦士大夫稱之云爾翁初爲諸生穎敏絕人治尚書兼通易詩二經凡數十萬言翁皆成誦且兼通天文卜筮星數之學或曰有異傳焉然自得爲多提學張先生和試其文奇之再舉不利以友寃白有司至于訐且亢提學張先生悅謂非規也黜之同事數人皆力訴以復翁獨落落鄉里者數年成化壬辰其友潘提學禎以進士起復上京師謂翁曰子盍遠遊乎天下之大豈無知子者翁至京師董司寇昱館翁於鄮縣里第爲從子

師又之欲妻以姪翁曰非吾耦也辭焉有薦爲恭順侯教讀者或毀之冢宰尹公翁見公言無卑辭公色於堂翁悵然而歸遂漫遊金陵三原公在兵部方爲權貴所厄屬翁筮之翁曰公歸矣越三載其起當銓衡乎已而果然時翁在京師或勸謁之翁曰今吾不可謁矣乃復之金陵既而又之京師居數年之江西之河南之山西之兩淮悅而東歸徘徊吳越之間者凡十年翁雖以術遊然惟神而明之之義不敢自恣於修凡語人又必附于服患伯之說故縉紳先生以儒者待之翁亦以自待嘗謂人曰吾平生所撽者二三人謝新建胡淳安及子子媿乎其言子侍養歸之二年翁自其家以其子宗元來訪翁病溫將歿宗元請徙館子不可既愈乃歸越三年庚辰訪其舊令陽𨓏判修于溫歸三日病卒閏八月十二日也年八十七於是宗元校書于我二泉書院子嘗許爲翁傳其事也宗元以請遂爲之銘翁在金陵吏部官欲黜二御史而問其命翁曰命豈宜問於公哉進退人才固有不在命者不對而出刑部逸重囚主者屬翁筮之遇恒之大過翁曰五爲囚周賊入矣其爲逃之計其獲日與時皆不爽聞者皆色然駭陳指揮妻歿將斂

其女病問命於翁翁曰女固無恙其母亦且未歿後當生二子郎欲斂其必越午午時妻復生後果生子二人王郎中應奎問命翁曰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州既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燼王以疾去翁在淮安屈總漕直問張冢宰綵之命俾爲書寄之翁曰是固大顯然今將敗矣吾不敢爲書也是歲秋游歙谷山中仰見玄象嘆曰客星主急變奈何越三日復觀焉則喜曰無事矣未幾逆瑾敗此數事其尤異者其他事尚多不書翁孝友天至存得歸付其弟以養母母年九十餘翁爲兒態悅之

有嘉果必袖以奉然介甚苟非義雖千金不顧即受於知巳亦惟足用而巳京館人被誣繫獄翁爲直之其妻邀夜飲翁閉門不納明日徙去聞人之善亟稱於人其有不善面詈之至不能容陳知縣衮舉鄉飲大賓再拜請翁辭之曰無瑕者可以與此吾豈不自知哉此皆人所謂古行者翁之先在宋有諱實夫者始自杭州徙居天台又三世至翁之曾祖貴亨永樂初以人才舉官至光祿丞祖伯玉甫父仁禮教授鄉里門多顯人母楊氏翁自知數奇不受室以宗元爲之後

張明鑑萬允萬祺合傳星命附　楊廉

世之善談命者予親見之得三人焉張君明鑑萬君允是也親聞之得一人焉萬君祺是也明鑑推予命時予尚少謂必貴對人言之其批語有誥封三代之榮名垂千載之顯之說歲丁酉予與涂卿儀李充韶計偕北上邂逅允於番陽湖謂卿儀連中甲科謂予後十年乃中中必如鄉試刻文至充韶方呼酒飲予三人未及言而罷次年卿儀果登第至丁未會試三場畢予與涂卿元造之謂予運氣淺年分好必中恰似翰林官且有慢騰騰地暖烘烘之說謂卿元運氣深考官巳取起文字矣出門黃門繡衣橫飛直上二十年好運是年予二人果中甲科卿元以給事中累轉左布政至庚午年乃致事予初選翰林庶吉士在仕途每久之乃轉一官允又謂予登科後三五年接連生三四子無一不驗至所謂刻文亦與言於番湖者合嘗聞張叔亨戶書云爲御史日祺以工書監易州柴厰邀之飯以官尊不敢問以命祺詢其八字卽應聲曰君此後停祿十年再起至六卿亦無一不驗胡鑑瑞州高安人通周易祺允皆南昌人並出三考祺謙謹允伉直俱有士風祺嘗推　英廟當復辟因

此漸至大官允亦官至鴻臚卿三人談命如此而卒之於此術者眞所謂談者牛毛中者麟角耳嘗觀韓昌黎銘侍御史李虛中之墓序其深於五行書推人貴賤壽夭百不失一二若三人者當不有虛中下惜無退之輩爲之傳信於後代耳然退之稱虛中其說汪洋奥美萬端千緒而祺允輒數言而決此又不可曉者也姑記之亦或有因予言而知三人者哉

山人徐渭傳　陶望齡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倣揚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雋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槀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佳者卽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　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奬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諦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慚慍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羣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

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剚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妒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公

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惰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免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慨然祿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期賻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乞

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恥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言

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問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兆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餽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崎嶔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其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逮胡公值北

歲公思爲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忽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務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擿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是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

父鏓以龍里衛成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上諱之鏓以教讀自贍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脩偉肥白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二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盛行操翰者差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況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蹟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纇咸以成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痛廢名不出於鄉黨然其才力所詣質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磨者秋潦縮原泉見彼涇喧氾溢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脩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奇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恒譚乎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五

隱佚

陳靜誠先生遇傳　　陳鎬

陳遇字中行先世曹人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子孫因家焉曾祖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祖老汝德溧陽縣判考辛之元淮南鹽課提舉遇資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于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開教永嘉子弟多從之及中原板蕩乃歸建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因號曰靜誠先生　太祖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遇學行才識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興兵共爭疆域干戈四起黎庶流亡天命歸于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轅門雖有將士帷幄惜無軍師恒側席以求賢定太平以開國比聞老先生世居江左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崇儒重道今古皆然湯文曾徵伊吕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吕孔明奮起倘以生民爲念須弘恤患之心應天順人救陳遠略非欲……以武王……文德以安民取成大業列

野非土以報功德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歟
其韜光晦跡以全己其如濟時行道以成仁拱默乎
壓起展素蘊幸勿辭拒以慰下懷盂丙申四月八日
也既見與語大悅遂命籌謀帷幄益見親信幸其第
者三甲辰　上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
申上即帝位紀元遇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
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乘選衛士
十人貧其出入洪武庚戌春承命往兩浙廉察民隱
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綵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
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

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黑馬一疋甚前
召入看遂引漢故事爲諫　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
太常少卿又辭　上不許沉吟良久從之戊午復除
禮部尚書又固辭　上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
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
每燕閒輒召問古今得失嘗值暑賜歸時功臣少有
通識邇力爲救解多所全釋　上嘗諭曰先生有子
肴來帶刀隨侍朕當重用對曰臣二子皆幼俟其讀
書成立以圖補報　上說賜對衣兼令當是時寵遇
之隆雖公侯卿大夫無與比者甲子秋病作太醫院

官省視尋卒　上震悼不已遣中官諭祭賜葬山
祖塋之次　上所賜詩文翰墨甚多并遇所著皆
燬于火故所存無幾今見世德錄云子欽誠俱十卒
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
太祖初下建康聞土人秦原之周良卿丘某三人素
有德行以禮延請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不
久以原之爲南臺侍御史即薦陳遇中行於　太祖
遂三顧聘之爲帷幄師臣以定天下原之於　太祖
亦猶鮑叔薦管仲於齊桓可謂有知人之明足以爲
國初名臣矣惜乎無所考其世次及歷官行已之始

終不能爲作傳爲可憾也　應庵隨錄

秦公從[illegible]傳　　朱睦㮮

秦從龍字元之[illegible]陽人也仕元累官和林行省左[illegible]改江南行臺治書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丙申王師下金陵遣大將軍達下鎮江　上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當詢訪致吾欲見之意達至鎮江物色得之時從龍有從孫永爲達部軍因遣還報　上喜甚命兄子文正及朱文忠以白金文綺聘之從龍遂與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江迎入時　上寓王彩帛家因邀同處朝夕訪以時政從龍盡言無隱既而　上即元故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

大小悉與諮諏客書漆板問答左右皆不知　上稱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生日　上與太子皆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燕飲禮遇甚厚乙巳從龍從子澤冬告還鎮江　上出郊握手送之是年十二月從龍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未幾督兵至鎮江親臨哭之命有司厚䘏其家論曰元之當避地京口時[illegible]天下復用哉及王師下金陵遣使致辟元之感　上知遇然而起參帷幄詞起居言行計從情若魚水亦不謂不遇矣然稟命弗融設施未究跡其爲　高皇所與其亦[illegible]翊安之流亞歟

布衣葉公兌傳　　赤城論諫錄

公名兌字良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學元末仰窺天運有歸乃以布衣獻　太祖高皇帝武事一綱三目策言取天下大計　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公力辭遂賜銀幣襲衣以歸後數歲削平天下其規模次第悉如公言其策曰漢高祖之開基也以蕭何爲丞相何進養民致賢則天下有可圖之策光武之中興也鄧禹有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之語是知取天下之際懷來民心柔服遠邇莫先於求賢賢才歸則民心歸矣故曰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欽惟　華運中興當胡之既終秉曆數之有歸明公運百萬之衆所向無敵開國金陵控制萬里金鼓一振諸郡悉平夫閣下既膺上天之寵任收高高光之功業所以攬英雄致賢才者非　明公而誰乎是以遠方慕義之徒莫不歡呼奔走而況南方之人久倫異俗一旦聞　明公用夏變夷挈還禮義之鄉仰慕愛悅之私又何如哉思欲進謁以攄所蘊久矣然遠方卑賤之人陷在泥塗草澤之中無由自達于王公大人之門所居去金陵二千餘里又[illegible]不能自至茲遇浙東行省左丞徵巖穴之士求[illegible]

之言許北司冊拜按所上書及武事一綱三月特之
轉達以聞　明公雖未見其面覩其文足以知其心
矣特貽垂仁矜錄而振發之以勸將來則天下咸知
明公欲招致賢才先自隗始而四方風動莫不歸心
建國家萬世之洪基同符湯武豈止如兩漢之功業
而已哉伏祈　鈞察武事一綱曰用兵之要胸中不
可無一定之規模也規模素定則衆言不可惑循其
序而行之則可以建功立業矣古之君子如韓信孔
明之徒雖在畎畝之中已有定見特仕而後行其志
耳韓信初見高帝畫取天下之策如指諸掌及爲大

將所言無一不酧孔明卧草廬與先主論曹操取劉
璋因蜀資以爭天下終身皆行其言此豈試爲而僥
倖其成哉胸中有一定之見故也今一定之規模宜
北絶李察罕之招誘南併張九四之僭據督方國珍
之歸順取閩越之土地即建康以定都拓江廣以自
資進則越兩淮規中原而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
自守願詳陳之昔漢祚既微群雄角逐曹操挾天子
令諸侯以自濟其私今之李察罕是也然劉氏乃中
華之主承高光之餘澤民未忘漢故曹操倚之爲資
特以成其志耳今元以夷狄之種僭據華夏民厭[illegible]

睽思得真主一洗其習久矣而李察罕上不知天命
之有歸下不察人心之厭胡亦欲效操之所爲跡雖
同而實則異　明公欲用夏變夷李氏變於夷者也
而可乎哉孫權崛起江東未有定謀操督其來降責
質其子策士如張昭者尚勸權從之況其下者乎惟
魯肅初見之時即廓開大謀謂漢室不可復興曹操
不可卒除惟鼎足江東以規天下之釁勦除黃祖進
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
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是謀獨出衆人之表故孫權常
比之鄧禹後其言皆驗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

自古名將莫不喪師於此陳友諒盜弑武昌今江南
大勢必歸版籍張九四僭據蘇杭等處如彈丸黑子
破亡可待方國珍據台溫慶如机肉釜魚苟延殘喘
福建兵脆城陋特義師未臨耳建康昔人以龍蟠虎
踞有帝王之氣稱之誠東南之都會也建都于此守
淮以爲藩屏守江以爲家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
河內以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進則規中原以取天
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不失作孫權也李察罕敢
窺吾之疆域哉且江之所倚莫切於上流而義兵去
秋已克江州藩屏之勢愈固昔魏屯田皖城謀以弱

吳孫權力爭而魏不能有魏又以晉宗守蘄春欲以
謀吳吳遣賀循襲取晉宗而蘄春屬吳夫皖與蘄春
魏必欲取吳必欲爭者誠以上流之地喉衿之所也
按皖與蘄春皆在江州足以蔽全吳矣況兩淮之地
自安吉歷盧和州以至廣陵皆入化內既足以遮蔽
建康又足以襟帶江州而安豐巳爲重鎮之地足可
守江以爲家戶守淮以爲藩屛矣又況張寇傾覆可
坐而策則通泰高郵淮安諸郡亦將來歸江之下流
又得其全蔽自此前進固可以併李氏而取中原孫
權不足爲也况僻在遠方竊聞李氏妄自尊大致書

于　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此言雖未知虛實敢效
晉肅獻國家之大計此一定規模之綱領也三曰一
取張九四據平江爲巢江爲巢穴蔓延杭紹爲兩浙
之梗跨涉通泰爲江北殘寇自古智謀之士莫不以
人之巢穴爲先田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
欲先取范陽擣祿山之巢窟與李郭不謀而同歟美
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欲先傾賊之巢穴則
其手足枝葉不攻而自潰矣今宜先舉兵進攻平江
援桴誓衆期於必克聲言一面欲掩取杭紹湖秀以
分其兵力此李愬攻蔡不取吳房之義也倘城堅守

固難以遽拔則以鎖城法守之鎖城法者却於城
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於長圍之外分
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絕其內
外之音仍設官分治所屬州邑務農種穀撫守居民
收其稅糧以贍軍士彼守空城亦將安用大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城中之糧積於公私者有限城外之糧
產於土地者無窮以無窮待有限彼將焉往此正合
兵法城小地大則先收其地之利得尺則我之尺得
寸則我之寸也今義師圍之不克或數月而解或半
載而罷或攻或輟屢圍屢解適所以長彼之志益彼

之備也故當圍之之時則嬰城固守及圍既退之後
則運糧脫粟復爲防守之計是皆不絕其內外容其
出入之故也倘內外懸隔糧無所入食盡兵疲內變
將作一舉殄滅矣平江既下巢窟巳傾杭越必歸餘
郡解體此上計也彼巢穴遠在平江而跨江涉海遠
據紹興於勢必變義士所以遠攻而不克者以彼運
糧自三江斗門而入也苟一面以大兵攻平江則不
及運糧矣一面攻杭州則不及赴援矣夫糧絕無援
必然可破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正合兵法多方
以誤之之術也紹興既拔一臂先斷然後進兵攻杭

唇亡齒寒勢必傾覆杭城既拔則湖秀望風而畏矣羽翼既剪然後進攻平江巢穴必傾則江北之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張冦一剪基本永固息兵則無侵軼之虞遂攻則無擣虛之患進可以越兩淮而規中原旁可以併福建而制江廣折衝萬里混一天下此取張冦者正當今之急務也二取合溫慶戊戌年冬大兵克取婺城已亥年春方國珍即奉書納款送子爲質是後信使往來講結舊盟未嘗闕也雖然狼子野心豈有馴狎之性養虎遺患必有反噬之禍庚子年春命夏博士陳顯道招諭遲疑不允其反覆不

忠而懷二心可見矣辛丑年又遣使從海道詭報殘元謂國家欲舉土投降以中原路阻特委吾由水道納款詠差張昶賫詔來宣於是遣燕叔義爲說客欲說　明公奉詔叔義至大朝不敢啓口而還夫前日彼欲投降於我今反招我投降於彼是大不近人情者固宜興問罪之師矣然彼上計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出海中原歩騎無如之何彼則沿海寇掠備東掩西爲巨害東南勦捕則涉鯨波招安則損國威夫上兵攻心彼自燕叔義回後已震懾跼蹐即遣人招致陳顯道欵曲繾綣欲其復進言於國朝俾杭越

既平即當納七將以欺我師耳其心如此攻之必[illegible]宜乘其機不可緩也彼方仰陳顯道又畏我舉兵可即命顯道督其歸順以九月一日或十五日限之過限不從命則興師以征不服如此脅之彼必聽從此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義也必以九月爲限者彼畏我秋高馬肥又禾粟方登足充兵糧也宜速不宜緩者速則不暇爲意外之謀緩則遲回而計生一者彼自方國璋之沒自知兵不可用膽已先喪二者自燕叔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三者方懇陳顯道令爲調護顯道大誇兵以恐之責其反覆以罪之可謂善

於說辭者矣正可脅之而從誘之而化也宜諭之後宜易官吏更年號甦民瘼慰民心收其稅糧散其冗兵革其濫官拘其船隻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如此則台溫慶三郡不勞隻騎而自服不可失時以長智也竊聞有人傳至李察罕與　明公之書欲又遣人至李處結好意外之變不可不防以勢觀之惟及早督其奉命潛收其權以消未然之變是爲上計兵尚詭道不厭其密兵法謂幾事未成而外泄者敗更乞　朝廷深秘此文蓋以方氏若知所言之人則宋濂熊鼎取莫大之禍尤不可以不秘也命陳顯道

宜諭之時併乞明公賜之書曰華運中興孤命師征復江南所向無敵戊戌年冬舉大兵克取婺城既以台温處三郡接境足下遣使投降送子爲質此誠心特謂足下真知胡運之已終天命之有歸也夫何歷今四年延調歲月弗奉前命年號尚從其舊海道運糧復奉殘元設謂不忘舊主而然情猶可恕今載復遣人結好於李察罕其心謂何往者詭蒙殘元部書以招安孤始也足下投降於我今也反欲使孤投降於彼足下反覆之心何異漢之隗囂哉本欲待秋高興師問罪尚念始初送欵之誠又憫鋒鏑之下玉石俱焚故特命顯道宣諭設官易制足下兄仲官爵

不失元盟截自九月爲限汝聽與否皆在此日若又如前延引歲月問罪之師其得已乎葉克恭欲報東門之役青山欲紓伍員之忿無分水陸動成虀粉公孫述徐道覆今如何哉孤不食言諾自爲謀毋蹈後患此草剏也討論潤色尚有待於當朝君子云二取福建福建舊爲浙江一道倚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既平閩風必懼宜遣辯士說之彼必心討江浙四道三道既已歸順吾獨孤守一道將安歸哉必然聽命此李左車下齊之策也如或稽於送欵自貽天討則

進兵一路自處温而入一路自海道而至銜其關隘二道並進夾攻福州勢必從風而靡福州既下餘郡莫不迎刃而解矣既平福建威聲已振乃移兵進取兩廣猶反掌耳豈非千古之英偉哉

王君國祥墓碣　　方孝孺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畧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盖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之矣而言辭之士寥闊罔聞豈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三盜

將如探數雛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書名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其父聞之君兄弟三人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爲人言之人笑其過君曰君凡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羅嵝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爲動徐紿爲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道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滑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雖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案忽粟公宜開城門陳忽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忽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既而滑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

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　今上已得江淮即金陵爲帝都鄉閭子弟多致身官君嘆曰　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爲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自給刊落鋩鍔不露幾微故習恂恂務爲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君爲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言士多死於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

國因謂皆不若愚之全此寔非篤論彼不善於用有以取之非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藴而覛時不以得喪爲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邪

鄭顛公傳

鄭善夫

天祐公字君作淑公之後少磊落不羈知元運將革自負以豪傑之才恥與牛驥同皂處南湖塢中意酒然也是爲南湖處士晚年世益亂上下溷賄上自達魯花赤下至邑子丞尉競爲饕餮降其風而化之乃憤然有回淳反朴之志恤恤然賙貧鮮寡一物價平出糴使世之貪鄙也銷後游四方齎餘貲凡遇生物無大小貴賤即鬻而放之如是者十餘年人不能測其所藏咸呼之曰顛公云公嘗假三世田其價已盡後其子匱乃召而告曰而父所鬻田若未盡而值也給如之至其孫匱復告曰而祖所鬻田若未盡而直也給如故晚年每餕火食日醉醇酒數勺微醺瓢麻鞋散髮走道上踢歌屈原漁父篇以自况其志或勸之仕乃喟然浸答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鬣白毳龍驤鳳臆終日不釋轡牽以熱死其一垂頭昂犀駝頸駱厀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固不苟絜以罹患不避穢以養精也茲蓋得之嘗謂余之故老所傳云爾古之人有逃名佯狂裂冠毀冕而求自茹其所極者世未易知也埋跳蹤近不在其身則惠應之於其子孫云

王冕傳

王冕者諸曁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其牛或牽牛來責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

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奴一童留燕倀倀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株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書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夜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鵰鶚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

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病卒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覂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邢公量傳

邢量字用理長洲人隱居葑門以醫卜自給性狷介不娶與人無將迎足跡不出里門不畜奴婢弊屋三間青苔滿壁折鐺敗席蕭然如野僧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與清坐而已其學自經史外凡釋老方伎之說無所不通室中卧榻之外皆藏書並手自校定或叩之信手舉似不事翻檢文章簡古亦不苟作同邑沈誠字希明生稍後隱操亦高雖居通衢鄰里莫識其面朝士有欲過之者固謝不納誠博學問無不知然短於著述故無所傳云

龔大章先生詡傳

龔詡字大章崑山人父詧洪武初爲給事中謫戍死詡少依母族冒姓王氏既長隱迹田里肆力經書晝夜不輟尚書周忱屢至其家咨訪時政兩薦爲松江太倉教授皆不就有田三十畝力耕自給晚歲獨與一老婢居破廬中種豆植麻詠歌自適沒年八十餘門人私諡曰安節先生

賀友菊先生確傳

陳鎬

賀確字存誠其先隴西人國初徙四明再遷金陵行古而醇學博而要少事舉業試有司一不利即棄去曰是不足以盡吾學也遂益肆力于古自六經子史以至于天文地理醫卜之書無不覽究爲文辭下筆轍有古風視世事若無足以當其意者以莉有隱者操篤愛之別號曰友菊其於富貴功名漠如也與諸名公爲古道交自視恒歆然而能忘人之勢或語及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治得失則鑿鑿有據學士周公叙嘗以其有史才薦修遼金宋三史力辭不就有

司延爲鄉飲大賓幅巾深衣曳杖逍遥儀度整肅望而知其爲君子之儒暇則縱尋山水間優游以老年踰九十三而卒所著友菊詩集八卷行于世

王半軒行傳

半軒諱行字止仲王姓半軒其號也蘇之吳邑人初父某爲閶門南市人市藥以交儕伍學摯之爲已半軒尚髫年藥㪚千品悉志其某某若多寡朙應無或遺主媼老好聽稗官家說即默記數本追晚耿之爲娛主異之爲語若能讀書否耶授以論一帙翌日已成誦矣遂大奇之盡以所度經史百子恣其探閱大有所得年未弱冠辭去啓蒙於城北望齊門僦居聲譽殷發願交畢至而議論踔厲證據今古常屈其座人然家徒壁立几無留策詢所學曰向得之無

主人耳爲詞章汪洋奧美開飾闊解千緒萬端茶錯來出一時老生咸畏之臨川饒參政介之分守浙右以詞翰豪視東南號醉樵爲之詩歌者殆徧惟難於一文耳聞延與語曰是非莊騷家言莫稱其形容即席爲說不加點窮饒仆地曰吾見中朝才儁亦尠未有類子敏而奇者真天才也亟疏薦以天下多事半軒亦斬弗售長洲周莊沈達卿其父號萬三秀者貲雄當世爲禮聘於家塾每成章輒償白金以鎰半軒棄屣去曰使金塢可守則燃臍之慘無及也吾言止如是耳何濫取多田翁爲洋二吳梟沸所擄者埒多

學破石自固半軒私語曰兵法不云柔何以制剛也或詢何居曰試植萬篠條縝而聚者繫布於其端如斯隊然人出沒其下雖砲至而布必隨之低昂則人無害而不可盡矣後大將常公提兵至果用是計而城遂破所交靡不服其談兵之有徵也洪武初郡庠延爲經師將訓導無常祿猶儒生衣師弟子員多出綺紈皆易之以五經雖進問難半軒爲辯講極底蘊洎刪潤課業多迎機解節有評明手是乃吐舌曰王先生未可以詞章儒目之故有行者解艮避麾之號以其該博而兼深淵也郡守江夏魏河內王俱名觀

者以國子祭酒刑部侍郎前後遴於蘇皆多之思則之朝而不果年向老解任避跡于吳山之石湖以經訓爲常凡碑銘序記等文求者作者悉歸焉間寫圖題其上自適旁通緇黃衆學與論苦空玄寂累日忘倦率致其歡悍合作稽首謂潛如居士眞再世人耶尤深契道衍謂必有知者晚更號楮園有楮園集十五卷半軒集六卷學言稿十三卷四六制于二卷通意宜資十卷宋系統圖二卷人威勝傳生二千皆從于京屢言疏省問欲見親以慰半軒欲往或尼以法網固容非儒者所爲之日道徵吾曰虎穴尚可探吾輩布士何窒哉抵京主一祝家因之見重於梁國藍公延之西塾誨其子若孫并資問益每悵相知之晚數爲之　召對反勸　上行王道正禮樂簡賢立根爲首務以其迂闊於事弗之聽也未久以他事獲罪連坐以歿實洪武廿八年三月十二日年六十五云

白鹿生楊恒小傳　宋濂

白鹿生者諸暨之人也風神峻爽翹然欲超羣其外族曰方建塾聘賢傅館四方游學士生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絜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盍遜其一席地聲光流發越問煜煜能動人競要邀作州閭師數弗應浦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衆而爨戒子姓執贄致辭生躍然興曰是或可為也即日上道皋比中居以倡道為己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曰昔之人日摩月切操行有可觀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

鹿山戴緌冠被羊皮裘帶經畊烟雨間暇則吟風弄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之殊執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郵樂鳳來為州牧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為州學子師生牢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間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政有闕失鳳必移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恒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鐸不敢强生性醇篤無銖髮矯僞與人語出肺肝相示恥為覆藏事乖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恕家無儋石儲臨財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死生憫其惷愚謀諸鄉郡活之氓轂身犍為謝生拒之頓顙于地潸然隕涕生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畊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氓復來請生公覆營曉之乃已州人士求連生族祝生待其成暨委禽致饋繼以金幣生笑曰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乎悉遣去人復譁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不之欲況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恒指生為法效學焉生名恒字本初姓楊氏白鹿生因其所居號之云　史官曰余與生游者三十年不可謂不相知者待罪國史時遂白執政薦之入成均聞生不受州縣辟事乃寢然其行義可法者不當使其泯泯因而造小傳如右隱之與顯非所以論生也

竹溪逸民陳洞傳　宋濂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遺丈蔚茂喜馳騁擊聞煒煒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撫掌于几曰人生百歲能幾且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脩脩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灩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湯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為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柰何白鷗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

世外人也欲嘗見且不可得況狎而近之乎性嗜鞠種之[illegible]顧覗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譏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爾一息自怡尚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萼微生赤腳踏雪中若溫見輒凝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鞠鞠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峰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槩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乎以予果滯於梅與鞠耶君子以其語近迂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所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洞其名烏傷人　史官曰昔日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稱之以為不可狎近為號為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歟縱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絕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歟士之沉酣聲利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為

溪漁子王顯傳　　　　方孝孺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小脫略不拘與羣兒嬉遊觀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俛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閒而所業未久卽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與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毅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劒知兵而長於爲文敵喝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竪覩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濵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卽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旣行起舞爲樂驩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聙指笑之以爲眞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溪漁子舉若不閒遇適其志鮮衣怒馬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汚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辟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爲買書千餘卷伏而誦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耻以自名

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好奇溪漁子卽其人云或曰非也　方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于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眞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東岡高士施鳳傳　　　王鏊

予與世寡諧人亦鮮與諧者立朝幾四十年日接天下士而所與友者財四五輩皆海内名流也晚歸洞庭得一人焉曰東岡高士高士名鳳字鳴陽其先本出自吳有華二府君者元季館于施遂姓施氏其伯父修撰公正統乙未舉進士爲天下第一入翰林爲修撰未二年卒天下惜之高士少有志紹修撰之烈隨大父貿遷淮陰晝執烹飪夜勤誦讀或行道中默誦所肄輒人莫覺也嘗經孟子河與儕輩閱道傍碑一過曰吾能識之矣歸而書之不失一字時倪文僖

公爲南京禮書文僖修撰同年也以所業往見文僖驚焉爲介于陳御史直夫直夫理學淵邃得之甚喜曰從吾游者多矣好古不同流俗惟鳴陽一人嘗語之曰科第易得成一名爲難於是益潛心理學所得深矣既歸吳中時浮梁戴公董南畿學政遣縣丞敦遣入試君以病辭固召之又辭蓋君勤學過苦因得眩病自是不復事舉業雲間錢學士修撰同年也以經明行修薦諸部使者或者因以牟利君曰以利媒進吾不爲也自是不復事進取先壠荒穢綽楔傾圮君傷之而力不及有言於當道者有司爲之葺理

君因處于墓所開門授徒闢圃鑿池養魚種樹度寛和而有恩致種時必謹察天時物土之宜跋審卑高向背盡草木之性故所植皆蕃茂多實之枇杷楊梅甘橘葡萄茶茗罔不畢具松子挺竹千竿樹皆合抱成林君食貧礪行非其義不取有不足亦不以干人蔬食饘粥案惟三九敝袴破帷十年不易亦不垢汚敦行孝友恭愼遜讓家人輩皆化之僮僕皆循循慤謹初鄉有狂悖數犯君君不校益厚之其人則自悔改自是鄉人無敢犯者有盜爲暴君使人備之盜曰歸語汝主安眠吾不爾犯也山人多淫

祀君一切華去戒其家勿得事浮屠道士四時享祀一依古禮少苦羸病晚乃輕安登山步履如飛燈下能讀蠅頭細字壯者或病焉晚構一臺於松竹之間客至相與宴飲怡然終日人夫嘗見其有戚容客有貴者過而問焉曰君何所得而樂若是曰吾無得也吾所欲易足耳貴者憫然自失曰吾足而不足君不足而足然則君其富耶吾其貧耶太史公曰甚哉世人之奔利日夜營營日增而日不足也是何耶近聞貴者享權倖千金以爲其權貴享之百金以爲犒其費也無紀極則其務得也亦無紀極孰若高士終年求所其無所取而常自足耶吾是以傳之使後世有聞焉

袁飛卿先生翼傳　文震孟

飛卿先生名翼其字飛卿吳縣人少警敏十歲能把筆爲文有奇語稍長益事博綜奇文秘記日討尋不厭聞有異書輒奔走求之併金懸購至解衣爲質弗惜也正德中舉于鄉以母病不赴自後逡巡凡二十年遂以自老平生名義爲急口不言財利事與人處無岸谷而任情矯亢不能俛仰一有所觸狂叫奮擲是是非非必達其志晚益耽嗜深藏不出讀書樹藝自娛而已闢小圃種菊數百本嘗曰吾於是萬事可捐惟積書秇菊不能忘情或時饑饉不繼面視所有欣然自樂不復知吾貧也優游六十餘年而卒論曰跡袁先生生平蓋亦一時奇嘖士也袁先生多讀書善制舉義其名篇大都入王文恪稿中而先生不第故世知文恪不知飛卿即所著撰古文詞亦竟散逸亡存者昔人謂文之傳不傳故自有命我不信夫子況其大者哉

史明古公鑑墓表　吳寬

吳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爲人足跡不出百里之外然江淛間人知其名至于郡縣大夫亦皆禮下之而予取以爲友蓋四十年于此矣其志正而直其言確而厲其所爲無弗依於禮者當其壯時患閭里之人以巫覡惑衆上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不正禮敬何由而行耶與人論事辨說超踔坐客莫能屈至有所感奮詞氣益峻雖達官貴人衝突不顧見依違狥情者心輒鄙之其治家辨內外定上下嚴若官府凡吉凶之事悉違俗而行必倣於古知禮者取之其學于書無所不讀而尤熟於史論千載事歷歷如見而剖斷必公蓋有宋劉道業之精至于時事人言得於聞見往往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若錢穀水利之類皆知其故使得郡縣而治之恢恢乎無難者爲文章紀事有法醇雅如漢人語詩則不屑爲近體興至吟聲咿吚宾搜苦索欲追魏晉而及之家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麈望之者以爲仙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數人扁舟

往來月爲雅集以賜詠相娛樂又嘗與劉僉憲沈石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反所至爲文記之曰此未泯吾志也會當絕大江北游中原覽岱華涉河濟循王屋廬阜而歸乃爲快耳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緣小雅之堂方床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即正宿僧舍前二年予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水數椀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夭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庚子也明古狀貌奇偉鬚髯脩張平生喜交遊持信義四方之士過其門者不絕於所厚者有過尤

好面折故人以直諒稱之少謁武功徐公公與談史即許其有識遂數從議論三原王公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詢以政務尤器其才然未嘗言及私事公益重之且恨其老而不用於世也君諱鑑字明古自號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曾祖彬祖晟父珩母凌氏繼母朱氏娶李氏子男二人曰永錫太學生曰永齡縣學生女一人適鄉貢進士吳鍪孫男四人曰肯同曾繼曾過曾達曾同縣學生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曰夢禎明古卒之明年予與文溫州宗儒往哭之其二子即以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竊悲傷何文之能爲顧有欲不得而已者乃卒之四年己未三月庚申葬於吳縣西山之博士塢爲表之曰嗚呼世有信古執禮如斯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曠絕俗如斯人者乎有如斯人當觀其斜達生厭命能保其身嗚呼明古庶無愧于其中

白雲先生趙元銘墓碣銘　黃綰

文獻之稱吾台舊矣至　國初鄉間存在皆有人雅介忠信孝友婣睦足為楷範及成化弘治間遺老猶存某為童稚每於里閈得覩瞻焉雖一語一揖亦聞訓誨尚知向方但敦朴之過浮薄反為訾笑自此人學流通至今遺風蕩然莫或存者於乎悲哉白雲先生某外皇毋從弟某所謂里閈得覩瞻者也先生之先閩柯山人諱徵明為福州司戶石晋開運二年棄官避亂浮海至樂清大塢居焉今隷太平曾祖諱溥祖諱某父諱惟恢皆以孝義重于鄉先生少讀書務

踐履不事章句孝弟婣睦之行一無可愧而尤嚴閨門之別接人恭慎雖追臧獲亦無惰容少膺家難未娶及長定婚盤峰江氏父卒眾欲徇俗借婚先生不可迄三十二始娶焉初寓武林館人女恃其姿潛奔先生即拂衣起去之樂清蔡知縣家富於貲初議以女妻伯兄來問名兄卒欲以先生諧禮謝不可戶充糧長每至輸戶家即饔飧持以自隨嘗以廣盈二倉輸米五十石倉官既與之串又誤以串遺即持還之鄉人親戚貧乏輒賙之死則為助殯葬兒女孤貧為之婚嫁假貸不計其息凶年則焚券以寬之晚而家

落亦不之倦被强暴侵辱不介意一日行海濱遇醉人欲擠之水旁觀者不平欲撻之先生顧笑曰此人變常矣不宜[illegible]至夜其人嘔血死江氏先卒墓上植松數被惡隣伐之殆盡或語邑大夫欲繩以法以詩謝曰千載白雲長自在十年之計等浮漚將嫁女買婢詢是良家子即擇配嫁之其鄉居民右先世佃僕今以富强故相凌犯先生退然不與之較先後郡邑大夫如袁公道丁公隆葉公贄陳公相特加禮重嘆曰忍難忍事順不順人可謂羣鳥之鳳眾獸之麟矣袁公丁公皆躬拜其門袁公有詩曰茅屋山中老

白雲日採薇縣官彊一見雲氣尚蒸衣先祖文毅公慎於許可居選部時嘗以書遺曰執事肥遯山林誦詩讀書凡所以修諸身刑諸家施諸鄉邦者無一不在規矩內方諸古人實為無愧隣有君子久不能知近方得諸兒曹又何以知天下之賢也每稱諸縉紳故文正李公以扇書詩寄曰京國由來不計春採芝人遠夢應頻天門拾得青鸞尾寄與山齋掃白雲平居手不釋卷雖隆寒盛暑衣巾未嘗去側夜半思所讀書中意旨輒起持書坐達曉或有所得以至忘食人皆以先生言行無愧古人故以趙古人稱之　生

寡疾年九十忽語其子曰我欲矣昔我年二十時於黄堂祖源山中遇一老人鬚眉皓白執手語曰予有僊風道骨後期與會回首老人不見逾十年果會又期紫微山復會我昨夢紫微山得非數之終乎言畢而卒先生姓趙氏諱元銘字廷時別號白雲也生於永樂甲辰八月十五日卒於正德癸酉六月十六日

龍光傳

龍光吉水人因其子履祥見陽明王先生于虔臺光爲人跌宕慷慨喜交游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不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尤轉機發莫能抑其貌清古昂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爲軍門參謀攜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者錯愕口噤莫知計所出光贊先生易舟南趨吉安又慮濠速發南都無備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僞書反間離其心腹陰謀秘計多諸將士所不與知後九年先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時將撫盧蘇王受而二酋

方疑先生紿已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實來覘勢先生遣光諭意光單騎入營衆方露刃環之數十里呼聲震天光坐胡床引二酋跪宣　朝廷威德恩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氣聲厲意態閒雅二酋俯首獻欵誓不敢貳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閹肆讒公卿猜忌光爲之詭辭欵因遠偵防變得于目授意使而應于謾對立談之頃有高才弟子所不能爲力而獨寄心腹于光者先生既卒功賞不行光抱耿耿無所向而世亦莫知光之爲奇士也

北山龍公墓志銘

羅洪先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
人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園子生龍履
祥將往其父北山翁怒罵曰是皆飾虛名誑人者汝
何得爾廢食偃卧不起履祥至涕泣請不輟不得已
許之履詳故㑺汰驕逸難近數月歸馴馴如處子翁
喜曰吾今乃知王先生因履祥以見願執事終身翁
為人跌宕慷慨喜交游太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為豪
絕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尤轉機發 能相難
貌清古昂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為軍門參
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錯愕口噤

莫知計所出先生易舟南趨吉安翁實贊之義兵起
集田僮百十人傾貲備鎧仗以從先生慮濠速發南
都無備欲以偽符疑兵緩之然濠諜四出諸郡士人
積劫於威多以耳目應計泄事且不測獨翁出入帷
幄密授方畧親信義之割愛遣之往往陷虎口不返
吉水士人素重自守而恥外援見翁先後所為若是
莫不鄙薄之謂有他望如翁昔日罵履祥云云者翁
亦避匿不敢露濠既擒先生上公卿書曰致仕縣丞
龍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
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

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蓋記
實也嘉靖初論公賞以翁賞為大足丞既致仕遂授
直隸滁州判官閒住廕一子為冠帶總旗論者多以
為屈而昔之鄙薄者口實盍張翁不為悔後九年先
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是時將撫盧蘇王受而二
酋方疑先生紿也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實來
覘變先生遣翁諭意翁乃數騎往蘇受之衆露刃如
雪環之數十重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酋跪前宣
朝廷威德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
暇二酋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為先生潛來咸

俯首獻款誓不敢負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閹
以讒搆攘功公卿以猜嫌嫁禍翁為之詭辭款函遠
偵防變得於口授意使之餘而應於謾對立談之頃
有高才弟子不能為力而獨寄心腹爪牙以出萬死
於一生者先生既卒功賞靡聞翁抱耿耿無所向退
而垂老於家年八十有五以卒蓋非經世故之久擅
才智之用莫有知翁之為奇也翁名光字冲虛其先
為永新人有曰龍聖祐始徙吉水又六世為躍川七
世為時霖八世為翔字翁之曾祖父也翔字負義氣
入粟於官為義民娶東溪廖氏以成化庚寅正月三

十四　八歲爲諸生十二入貲爲國子生三十六
爲大守丞六年致仕歸京坊毛氏以明女先翁幾年
卒生子一曰鄖鎮蘇文一適□部周某側室禁氏無
子復祥子季壽以蔭謁選中書科儒士辦事文華殿
與復祥並□天子壽子雲今纔十二歲翁卒於甲寅
正月六日後翁幾月禁氏亦卒其年九月二十三日
葬翁仁壽鄉一都黎洞杏家山虎形首戌乾趾巽辰
與毛氏合而禁氏祔其塋稍下翁與先君數往來而
翁亦尸老不得請爲銘其葬蓋有以也銘曰方歎選
耒指驛一爲黃監車鸞服麟鱗爲良芳草懷人知已病

北干哉一戰才幾郵試欲施役世必附青雲志業有
成六又　猶云

吳府君綸墓表　王鏊

宜興有逸人焉氏吳綸諱大本字風神散朗操履
絜皭然自踈濯於世之滋垢非其人雖貴弗與也非
其義雖貧弗取也非公事未嘗一入城府值好風日
或雨新霽肩輿行溪山間蒼鹿一白鶴一夾輿馴繞
不驚不逸鄉人遙望之輒曰吳隱君來也扁舟往來
吳越間必載鶴鹿自隨至叢林窮壑修篁灌木輒憩
終日相羊吟哦不令主人知或知之輒沓絕驚去終
不言姓名人亦不知其爲誰人曰其古韓伯休之流
耶創別墅二於溪山間南曰樵隱西曰漁樂逍遙乎

其間自號心遠居士意以靖節自擬也偏嗜茗飲其
出必陽羨顧渚非其地者輒能辨之其撥之必蒔藏
之必溫烹之必法有茶經所不載其爐竈融三灰承
炭鑪火焚之屬亦皆精絕古雅甚自貴重坐客四五
人勺少許沫餑紛馥三四啜已罄必啜者有餘思始
復進終亦不令飫也人笑曰其古陸鴻漸之流耶喜
作書雖老矣得法書名蹟必日臨數過其書往往爲
鄉人取去藏之間閱古方書製藥餌爲人治療亦多
奇效家產不踰中人至義舉爭先爲之歲饑富家多
閉糴以牟利君獨開廩平糴以賑饑或稱貸數百之

又數給之不吝人　亦不校邑有蜀山蘇文忠公
嘗居焉君與沈司　拓地築室春秋饗祀至于今
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有卜居陽羨之意君分田宅招
之至蘇必過沈石田流連浹旬乃去餘無所詣子仕
登甲戌進士官戶部主事正德丁丑得封如仕官仕
進禮部員外郎又以　詔例加封命下而卒嘉靖壬
午十月九日也春秋八十有三明年月日葬某山之
原君晚年病忘若朱陽里葬子者一旦忽爽然悟平
生履歷了了臨終屬書後事細碎不遺已乃瞑目余
昔過宜興與君邂逅荊溪間同余游善卷還過其家

余歸吳貽茶爐茗甗已又貽馴鹿一並以余同隱逸
之志耶君雖有封號之榮而其履歷風古則隱君
子之流也故余最其隱行以表其墓上後之過者其
以為隱耶其亦吏隱之間也

張木庵尺墓碣銘　黃綰

台南逸民木庵張先生者諱尺字守度父諱[illegible]
同知守官潔清沒至無以斂世稱為廉張先生少[illegible]
無田廬族人使為行童先生曰我儒家子啜水坐[illegible]
足矣何事外道乎樵蘇取給抄錄求直浙布政使秦
公敬者涿州遇士也聞之招為掾弗肯遺之金弗受
問所欲曰願讀書耳延與其子同學後卒辭歸秦亦
不能留也先生念涿州垂沒時求一綿衾弗得終身
感痛不衣絹帛臨老結數椽以居需之以鐫文墓碑
平生與物無求與人交必有終鄉先正復軒逸老方

石諸公皆偉人也洎余祖司空公咸稱其標節如古
人云郡守山陽葉公贄姑蘇顧公璘吉水羅公僑皆
待以賓禮顧公至榜列之以風六邑之人先生年八
十有七卒無嗣余時乞休山中與季弟約率先生姪
孫彬往斂之而葬于百家山之麓涿州公墓左邑大
夫晉安王君欽高先生風烈請予表其墓且以白金
如干付鄉人蓋亭樹石焉乃為之銘曰台之山兮秀
以銛台之人兮多介恬孰厥考兮穗以賢嗟先生兮
貌自廉夜臺寂寞兮淚以霑清風悠兮白雲瀆嗟矣
先生兮在茲崦

蘿石翁董澐傳　黃綰

蘿石翁者不知爲何人也姓董氏諱澐字復宗蘿石其別號也先汴人始祖曰健宋武功大夫扈從南渡家於澉浦其後曰仲貞者遷海寧之錢山澉浦世譜未詳兄源嘗往戍蘿石請代之遂復家澉浦焉初學爲詩不解隨俗營生業迺時序之更風物之變古跡奇蹤幽岑遐壑及夫人情世態之可歡可哀可駭可愕可慨可慶一一於詩寓之家徒四壁毫毛不入於心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關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皆與之游往來賡倡遇佳晨携親知蕩舟江湖拖屐雲

山凌危履險吟嘯忘歸放浪于形骸之外自得也凡所欲之至衝風雪穿虎豹亦孤往而不顧吳越好事家往往懸榻俟之因紀爲五館記平居樂義好施兄貧捐已產弼以給之海寧衛指揮某人因貧不能赴京襲職竭所有與之以速其行所知鄭魯者以田易直易畢嘗疾革出券燬焉卒復經紀其葬然不謂已貧也每聞當世之賢人君子所在不計寒暑遠近輒投贄納交見後生工一辭勵一行者亦稱展嘆之不能已晚聞陽明先生講良知之說於越不遠數百里往其門數日作而曰不爾可稱人乎遂憣然就子弟列時年六十七矣舊所與游皆笑之翁曰從吾所好而已遂更號從吾道人先生爲之記云一日讀[illegible]遂究心釋老忽若有悟者曰今日客得歸矣塵緣夢幻耳於是援廬山故事與海門僧法聚者集諸緇俗結社寺之丈室日精宗理又號白塔山人澉浦廢寺有鍾卧地俗傳其靈異乃募貲樹樓以登之甫訖工而疾不起若有待於翁者比屬纊視日早晚曰期至矣五日其歸與卜占一詩曰我非汚世中者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汚染一道天泉月自流遂瞑人皆異之其子舉人穀以予與蘿石嘗有一日之雅

乃以九杞山人許台仲所爲誌寄王宗範請予傳之乃叙而論曰人各有志其品亦不同至其事毋不相與然論世而考德者必歸而一之始定若蘿石翁者始耆吟詩垂老執弟子禮於陽明先生之門爲儒學既又逃釋老夫吾誠不知其何志何爲何品者也吾疑之雖然就其所至而言則蘿石者實可謂超然斯世錙銖不入樂善無求者已其賢於人也何如哉

顧清甫源小傳　　姚澍

顧源字清甫號丹泉世爲都城鉅族其日涉園之甲于闤闠內有成趣堂翠虛亭駐鶴山房澄懷閣印玉池俱不甚高大然雕拱丹鉛鉤心鬬角朱簾翠幕設以三代彝鼎庭下珍石奇花皆世所希覯太史文公亭陳公贈之以詩云佳麗樓西羅市前王臺謝館地相連朱雀門通朱雀桁鳳凰山帶鳳凰泉建業繁華古稱絕十二宮城開綺陌緊戟高門卿相家山池曲榭神仙宅六朝家世舊風流猶說山南顧虎頭花竹逕深如樂苑窻楹池遠似滄洲東晋香爐金貓宇南

唐畫障澄心紙米家圖書鄭侯書平泉樹石烏皮几逍遙日涉自成趣檝館煙庭非一處古來不數辟疆園肯使王猷肆然去阿戎來候小有與步屧花間入隱居坐久不知山色暝仰看松月夜窻虛觀此詩亦可槩見矣清甫素性高雅自幼無紈綺之習厭與俗人接對入耽圖史出愛山水畫師小米書法懷琳落筆無煙火氣沒後人競以重價購之遂與古人抗衡信名世實精不貴多也中年皈心釋教日究內典更號寶幢居士恒與名德耆宿相依杜門埽軌治淨室設精題曰四松方丈奉佛於中焚香誦經有時散步蕭寺及棲霞牛首惟飯僧禮佛而已城市幾無清甫之跡矣與予爲山林交志趣頗同清甫觀化去矣如此友不可得惜哉

顧寶幢漁源傳

顧寶幢名漁源字清甫世居陪京人稱丹泉先生嘗自
稱曰在家僧又號寶幢居士蓋生素封之家凡可以
縱耳目娛情意者備具乃居士旅寓視之蓮質無染
惟注意桃林所尚詩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
趣迥絕然實自古法中來書不鍾王而逼鍾王畫不
吳鄭而軼吳鄭詩不陶韋而凌陶韋也而一切都屏
究心禪理大有悟入晚節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
精嚴無與為儷臨終端坐而瞑舉室聞蓮花香三日
始歇

焦弱侯曰居士一日與余論書謂書須古法四分己
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
貴也又嘗手書數絕句貽余今筆於此十箇蒲團九
箇穿誰家枯井雪難填而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
到耳邊松火炊羹煙滿衣雪寒豪士苦長饑明珠不
換黃虀甕涕吐光爭日月輝喫食何人曉夜忙全機
隨處好家詳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
褐長饞老石門疏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銷磨盡
漸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刀照雪花少年曾醉舊朱
家揣摩未展男兒志頭白都門學種瓜雪屋寒燈有
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是空添
眼上花縢葉青菰稱溢長菊花新酒滿瓢香時人若
訪龐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布髮曾為授記人草衣
隨處屬閒身十年朋舊塵勞破香火同斷野寺春雲
裏青山古檜叢枝柯如屋蔽霜風男兒有志存蹤跡
鉢鉢依稀在手中

世隱顧子武先生祖辰傳　文震孟

隱君祖辰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戊午有舉於鄉宰樂安於潛二邑者爲顧榮甫公蘭有地數弓種竹木成林結椽三楹署曰春潛隱其中二十餘年清風穆如也春潛公沒而子德育字克成者居之克承尤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手自抄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自號曰少潛少潛公沒而子武復仍其武是時春潛小圃已屬他人獨存老屋三間破榻竹几淨無纖塵蒲團茗碗相對靜好庭中古松一株雜花數本苔痕滿堦景色幽茂所居雖闤闠中荊扉

晝掩寂然空山披其室見其人如深堅幽巖忽遇靜衲令人神骨冷然遂欲遺世不知門外風塵之瘠也焚香掃地翛然自得間作小詩及書不必甚工自娛而已布衣雖敝必潔巾鳥楚楚居恒未嘗妄過一人或風日清美則偕先君子小步蕭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明窻拭几以花香作佛事者午而往盡申而還雖至密友如先君不輒肯一飯也優游閒靖者七十四年而卒令人至今有餘思云

論曰顧氏自樂安君以及子武先生葢三世饒隱德焉然名稱不稍彰徹何哉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假

令先生不習先君子余竟無從物色先生於吳趨闤闠中也臨頓爲陸魯望所居鬬鴨欄樵圃遺址猶存顧先生世居其里差不俗矣然使後有君子品第三隱則身名俱沉如子武者且置何一等乎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六終

寺人

目錄畢

寺人

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墓碑銘　何孟春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我　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塋地也按舊碑公南粤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者居第距門甚邇公刺知其事冀因隙以發未幾彼逆臣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幸鑾輿當西出公慮必與禍會乃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崒舌駃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公垂斃右

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弗爲痛縮　上迺悟登城頫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衷甲伏屏帷間數匝亟返蹕殿罪人一一就縛召公息絕矣　上追悼公死非罪忠弗白宜申卹典遂贈其監左少監賜葬茲地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六人備歲時灑掃役於戲此我　高皇帝所以爲天下臣民主而當祚及萬世者也公受累朝祠祀若干年正德庚辰守備南京司禮太監黃公偉高公隆芮公景賢嘗一新其亭臺兵部尚書喬公宇寔記堂壁嘉靖乙酉王公堂守備之明年偕高公怨覛　孝陵垣墻道經公墓感厥忠義咨嗟周守

備泰公文復請于朝加令贈致祭公獲報身後久而益彰如是哉祠堂規制頗閎深前有門廊後有池有橋百餘年來中官之歿而旁祔者咸得墉護庇南京内官監太監楊君順寔募厥後高王二公既爲公獲兹新命欲樹碑塋域稟委君而問銘于春春惟雲公忠義皎然冬霜秋日 高皇帝湄 今上顯襃之以感厲天下後世臣子于是乎在諸公秉彝好德爲之興感于是乎在銘曷敢辭公所遭謀逆者舊狀以爲胡藍二黨夫胡惟庸之不軌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二十六年胡被誅後 詔不設丞相至藍十四年矣

春敢定以胡爲是以補舊碑之缺備他日史官之攷證於戲公之靈弗泯其將大慰矣夫

沐敬傳

太監沐敬建文時入禁中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行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 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至再四 上詈之曰反蠻敬曰固不知孰爲反蠻也 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爲動 上徐曰我家養八若皆得此人豈不誠有益邪釋之尋亦旋踵人稱其忠

阮安傳

阮安交阯人清介善謀尤長於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楊村驛諸河凡諸役一受成算而已後治張秋河道卒平生賜予悉上之

御用監左少監贈御用監太監阮公浪墓表

李 賢

公姓阮諱浪世家交趾永樂中 太宗皇帝因安南作亂遣將征之衆悉歸附時公甫十餘歲特俊爽被選入掖庭 太宗見而奇之冀成其才命讀書於內館公穎敏好學孜孜不倦遂博通羣書頗類儒者然德性惇篤能以禮自持與物無競韋行莫不折巳加敬焉用是 太宗命理尚衣監事公益敬謹小心克勤所事洎侍 仁宗尤愛其才將有寵任之漸 宣宗初遂擢奉御俾掌寶鈔司時官軍直禁衛者宜置金牌特委公督治事不日而完宣德三年西洋諸國進御船抵廣南有司馳報 宣宗以爲封褚寶物必得其人命公馳往處置周密而還所歷秋毫無犯 宣宗甚喜賞賚殊厚五年 宣宗念醜虜弗率親帥六師出塞以振威武公扈征有功陞御用監右監丞正統改元之初 今上以公爲先朝舊臣多效勞勤特陞左少監侍 上十有五年恭愼不懈如一日及 上居南宮公復以老成端謹入侍左右事無大小悉委之時景泰已易太子奸臣覬圖爵賞構辭加害言公欲糾衆復立正統又欲公旁引內外勳舊臧

成罪狀百端拷掠極其慘毒未肯承服遂忍恨而死
終不累人聞者莫不酸辛嗚呼公能之死不變以息
內外勛舊之禍視古之剖心明誣者亦何讓哉公生
於洪武某年九月九日卒於景泰三年七月十二日
春秋若干今　上復位改元天順首誅奸惡深悼公
之誣枉特贈公御用監太監賜以秘器如禮斂之復
令所司擇地爲營塚壙遣官諭祭以妥其靈公雖弗
克享高爵於生前而所以表公之節白公之心傷公
之亡寵眷已極則公之死不爲徒死所謂有重於泰
山者也司設監丞賈公安猶慮公之行實未盡縣於
世屬予爲表刻石墓道以示不朽云

內官監太監成公敬傳　喬世寧

成敬字思恭永樂甲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　晉
府奉祠宣德時以晉府事盡繫王府官悉論死以敬
不與事議永遠軍敬自以遺累子孫不如死乃自乞
就死　宣廟矜憐者久之下腐刑覬天幸不死後果
不死始　景皇在郕邸時敬以典寶侍講讀既即位
陞內官監太監甚親信任事敬遜避不招權寵又不
乞恩澤　上嘗欲官其親屬數問親屬在京者幾人
敬對曰親屬俱在籍里且俱田夫不可以官未幾
上又問敬又對如初　上益多其讓乃命即其籍與
吏目一人是時吏目越者于敬爲從孫人號爲土吏

目云景泰四年敬乞省墓　上賜勅及墓祭費更賜
詩寵行越二年卒　上悲悼甚遣官護喪修墳給塋
祭　恩典殊優一時以爲奇遇云敬有子曰凱字舜
卿景泰辛未進士始第後即病病無何死　上以敬
故知凱聞其病且死諭敬曰凱平時志欲何官敬泣
[illegible]對曰凱願出入禁闥以犬馬自効顧福薄柰何
[illegible]獻曰信薄福薄福遂授吏科都給事中凱聞[illegible]
[illegible]時年未三十也凱俊才善詩賦亦時作金元人詞
曲人多傳之諸詩文能立就已即焚毀不留藁涇陽

人御史李錦與凱善每見凱作輒收其藁藏之積成
集余後問其孫舉人瑗瑗欲檢故藏書報余會瑗以
事繫獄余從其家求之無有矣

栢玉傳

中貴栢玉在宣府嘗有所干於劉侍郎璉璉一切執
法不從人謂玉必銜之其後劉公卒玉乃悼惜不已
每對人言輒追念劉公以爲好人難得詢其故曰玉
每有事干之無一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
是其不從我者我非是也及卒語不及私惟云此大
同我國家門户我乃死矣夫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
事也可謂能以義自斷而乃心國事云

金英傳

金英不知何所人官内侍當薛瑄為王振所陷既放免復起為南京大理寺卿時英奉使至南京及還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還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一人耳尋被召命　景帝既嗣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二日　帝黙然蓋帝所言謂懷敏英所對謂　憲廟也實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其當巳巳之變人心洶洶徐元[illegible]名英趨往問計元玉以南遷對又往問成山侯王通通以挑築京

城外壕對二人大為英所詬乃慨然宣言於衆曰此時當竭力固守召勤王之師於四方足以捍虜有以遷都為言者　上必誅之無赦衆心乃定卒以選將練兵嬰城固守悉付於于肅愍公竟能以亡為存偉業無窮者英之决策豈可少也哉

興安傳

景泰七年春尚書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太監興安舒良日往視之謙持身嚴甚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以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當在告時安與良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於簡朴嘆息而去因以聞特為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為賜藥需竹瀝駕幸萬歲山親伐竹為瀝以和藥丸言官有言柄用太重者興安言只説

出從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者更有何人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尋一箇來換却于公可也衆為黙然

陳準傳

陳準不知何許人爲人清儉平恕先是東廠大閹尚銘怙寵弄權縱官校騷擾無辜縉紳大爲所羅織一事輒連引數十人黷貨無厭一日事覺奪職因以準代之準下令曰凡事係大逆不道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我無與焉京師始得安枕而臥矣

阿丑傳

阿丑事 憲廟爲侍中善詼諧每于 上前打院本頗有方朔風時汪直專恣勢傾中外人屏息不敢語丑思有以折之一日於 上前作醉人罵酒者一人曰某官來罵如故復曰駕來又罵如故復曰汪太監來矣罵者驚怖帖帖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耶對曰今但知有汪太監不知天子也自是直寵少衰時兩都御史王鉞陳鉞者交媚直結爲死黨丑於 上前作直狀貌持雙斧趨蹌而行旁一人問故直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

王鉞陳鉞也 上頷而笑時有勳戚掌團營私役兵二千營造居室丑爲垓下之戲口稱六千兵散楚歌聲或人爭曰當爲八千丑曰爾不知耶此二千人爲某侯家造房未回也 憲廟密遣尚銘偵之侯家即徹工矣一日于 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其人旣得其人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矣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忻然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上微哂而已梁方貴官鬻爵動以傳奉爲名一日設宴丑設主客二人相見狀主曰

客從何來曰從船上來曰船行安穩否曰止苦木虱擾人不得安眠耳曰何不將被褥日中曝晒之可除也曰不然都鑽入船縫中去矣其人沉吟曰除是祈却梁方自無船縫矣聞者憮然又設為病者問醫曰我胸前腫起無頭無腦痛不可言何以療之醫曰我有方不費一錢病者問何藥曰此為無名腫毒但得五更不語唾塗其上則自消矣病者曰此□難得醫曰汝弗知邪今五府六部黃門爲(?)職當言路者都是不語之人何謂難得哉嗟乎今之仕者有愧此寺人之言多矣

太監懷恩傳

弘治元年閏正月賜故司禮監太監懷恩祭塋祠額曰顯忠恩直隷蘇州府人本姓馬宣德間入禁中賜姓懷累陞至太監掌司禮監事其為人公廉直諒識義理通典故在　憲宗朝左右承弼動必以　祖宗為準直言正色無所避忌一聞萬安劉吉彭華尹直入閣辦事歎曰內閣用此四人可謂無人矣　憲宗雅重恩至于謀斷大事扶植國本不惑羣議人不敢干以私晚權讒譖司香　祖陵天下以為詘　上在東宮時已悉知之及　即位驛召至京仍掌司禮其於新政多所裨益未久而卒　上震悼不置特隆賻卹內臣建祠賜額者自王振劉永誠之後恩賚與焉益朝廷希闊殊特之典此外如覃士覃昌韋泰輩皆有之越是以來祠額寢廣祭塋尤衆不能悉記矣

太監懷恩事蹟

林俊之劾繼曉也丁之詔獄事且不測懷恩叩首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太祖太宗之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心柰何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

仆其卓恩脫帽解帶于御前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
陛下矣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鎭撫司
曰若等謂梁芳合謀傾俊俊亦若等不得獨生乃還
歸臥於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　上無可柰何命
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得解時星變黜傳奉官
御馬太監張敏請於　上凡馬坊傳奉不復動敏袖
疏來謁跪於庭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來何
爲曰巳得旨馬坊傳奉不復動恩大言曰星之示變
專爲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也外官何能爲今甫欲
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指其坐曰

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偏居權要又欲
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
家中氣而死章瑾以貢寶石進鎭撫司命懷恩傳旨
恩曰鎭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柰何以貨
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吾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
違法也不得巳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吾
言尚可行也時俞子俊爲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執
奏吾爲汝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
之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切直恩力扶之卒
免於禍每恕疏至恩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及弘

治初言路大開進言者過爲激切或指內臣爲刀鋸
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
何怒焉初內藏積金凡十窖窖凡若干萬蓋累朝儲
之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　英宗在南
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即往視之則
金皆在缺其一窖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
韋興等用事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於是
十窖俱罄懸久之　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
皆爾二人爲之興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爲　陛下
造齊天之福何謂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

此皆　陛下後世齊天之福也　上不懌起曰吾不
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　東宮也芳等
退而懼寢食俱廢時　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計曰不
如謀于昭德勸　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
子與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於無窮豈直免
禍哉芳大以爲然言於昭德勸　上易儲時懷恩在
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　上間召懷恩微露其意
恩免冠叩頭曰奴死不敢從寧　陛下殺恩無使天
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　上不懌而罷恩退閑
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既去次及覃昌昌曰以懷

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爲之謀曰不如謀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各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　上又質責昌昌無以容屢欲自經夾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岱應在東朝得喜乃解　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　陛下即上帝　東朝即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　上首肯始詔爲東駕選妃不易太子矣

司禮監太監葵菴覃公昌墓誌　徐溥

高皇帝當平定天下之後建官分職以理庶務又仿周禮即御府設監局庫以內臣分理之若司禮監其一也自宣德正統以來司禮之選益重蓋其職專掌禮儀叅預機務非積學制行通達政事鮮克當之若太監覃公其可謂稱其職矣公諱昌字景隆別號葵菴世家慶遠府宜山縣爲廣右著姓父諱敬才要韋氏生公兄弟姊妹八人正統丁卯嶺表兵擾公避亂山谷間及事平兄弟輩俱先亡獨遺公與弟旺及季妹蓮而已時悉送詣京師公時年幼而姿甚美乃選入內庭被旨與旺同學書館而受業於故尚書文安劉公學士恒簡林公已而公復被拔進學於文華殿之東廡特命故學士文懿呂公少保文僖倪公教之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　憲宗時在東宮講學命公伴讀甲申　憲宗嗣位擢奉御再擢針工局右副使管局事成化乙酉始進司禮監右少監乙巳命掌本監印丁未　今上嗣位乞侍山陵不允弘治戊申求退愈切　上重其老成數勉留之癸丑十月公疾作遣醫視且使人存問不絕及疾篤門下尚衣監太監韋公泰具奏始命歸私第是夜竟卒寔乙卯正月九

日距生宣德癸丑九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三沒之

日上聞悼惜不已特命本監太監李公華率齊公等

經紀喪事所賻甚厚三遣禮部諭祭工部給棺營墳

墳有祠賜額曰褒德恩數稠疊皆出常等　聖慈仁

壽太皇太后　皇太后　中宮亦皆致賻內外之人

相率吊祭有善人已矣之嘆可謂難得也公爲人孝

行迢其先恩義周於族弟旺官承運庫奉御以卒盲

及必流涕季妹爲擇壻歸於騰驤右衛指揮使陳寬

封淑人篤于故舊久而不忘及與人交重信義持巳

謙恭惟以盈滿爲戒不自驕侈事上忠誠而不欺待

下慈厚而不刻至於御前議處大事默賛聖政愼密

周詳而人不知者盖多矣惟朝廷大禮多公掌行其

次第可紀者選吉王妃一封宸妃捧冊二尊上　聖

慈仁壽皇太后徽號充內副使捧冊三皇子五位冠

禮四封興王等五王充內副使五封貴妃等十妃

宣冊六尊加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徽號捧冊七附

憲宗神主於太廟捧主八選興王妃九封壽王等

五王充内副使十立　皇太子充内副使捧冊節十

一新建太廟夾室奉安　懿祖皇帝皇后神主十

二此其大者也平生蒙　列聖恩寵有御食廐馬之

命嫏衣玉帶之頒莊田祿米之給至於金帛奇物時

有賞賚不可勝計又嘗賜象牙圖書二其文曰忠誠

不怠謙亨忠敬金石圖書各一其文曰才華明敏補

衮宣化皆所以表著公之才德云

覃吉傳

覃吉不詳其出成化間爲東宮典璽局郎温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執方誹道　東宮動作舉止悉䂓以正學庸論語皆其口授服則開説諸司要務及民情土俗農桑軍旅以至宦豎專權蠹政之由盡悉其態曰吾老矣何心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每東宮出講必使左右往迎講官講畢即語講官曰先生喫茶局丞張端以爲過禮吉曰尊師重傳當如此也　上賜東宮皇莊吉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一日　東宮嘗隨他宦念事上經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至矣即取孝經自携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吾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錢能傳

三原王公既回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指揮胡亮迎宴于平夷回問亮曰比王某何如亮曰甚好知敬重公公與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耳夫以能之怨王公而本心不泯如此爲士大夫者可勝慨乎

何鼎傳

常隨何鼎餘杭人性儉素好讀書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目見張后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之以爲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　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厠除御冠於執事者張戲之又帶酒汚宫人鼎遂持瓜侯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露其事僅得脱明日上疏言之隨被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内臣抗疏古今無道合比干惟異世心於巷伯却同符一時傳之

黃賜傳

朝廷凡三法司讞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正統以後之因襲也成化間黃賜嘗膺此命時陸公瑜爲司寇王恭毅公槩爲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毆其人致死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有鬬者尚披髮纓冠而往救之況其兄乎正乙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官攬權必其才術有足動人者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司禮監太監張公永墓誌銘　楊一清

嘉靖五年夏　上采公議召前御用監太監張公永還京師復其舊職養病私第六年冬　上念團營戎務督理非人又納廷臣奏召公見仍命掌御用監印提督神機營幷十二團營兵馬供事乾清宮歲增祿米三十六石公感恩遇夙夜在宮經理庶務出而閱武訓戎剗奸革弊不遺餘力積勞既久而疾乘之方在內直疾作急歸官寓而卒七年冬十二月三十日也得年六十有四　上聞之悼惜諭祭三壇予棺槨命有司營塋事又追錄遺功陞其弟錦衣千戶容爲

指揮僉事本衛堂上管事官其兄副爲錦衣副千戶皆特恩也公生成化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十一年選入內庭　憲廟簡侍乾清宮歷陞內官監右監丞二十三年龍馭上賓　孝廟命茂陵司香弘治九年簡侍　武廟於春宮十八年以登極恩陞授御馬監左監丞進御用監太監賜蟒衣玉帶許乘馬及肩輿禁中歲給祿米十二石尋命提督三千神機二營兼十二團營掌乾清宮及本監事兼提督尚膳尚衣司設內官諸監整容禮儀甜食諸房幷豹房浣衣局混堂司南海子事政務填委悉心綜理供應充牣而不私毫末、武廟日見親信衆亦傾心飲德無間言正德五年夏四月寧夏賊臣何錦等挾宗室寘鐇反賊殺鎮巡衆臣傳檄調各路兵馬僞鑄印章封拜其黨潛稱大將軍都統總管名秩將渡河窺竊神器守臣以聞　武廟下詔征討命公總督軍務統京營兵三萬曁諸鎮軍馬往正其罪賜金關防金瓜劍許便宜行事　駕親出東安門送之于時致仕居江南召起總制陝西各路軍務兼提督西征師旅與公偕往會邊臣擒斬諸賊道得報公即遣京兵歸朝師兵諸部曲往撫其地險不乘輿暑不張蓋與士卒同甘苦而

申嚴紀律所過秋毫無犯凡有賞犒或出家貲佐之夏人始爲亂者逃去未就法心懷懼疑搆危言相恐喝衆兀兀不自保衆粃出丞官司莫能制公道聞之出榜數百言宣布德意諭官兵農賈各安職業六月至靈州會予勦諸逆犯釋其脅從第列情罪傳之檻車比入夏城耕鋤不廢市肆如故公又謂手刃鎮巡重臣者造僞命僞符者破人廬室汚人子女者曰是不可赦悉遣人掩捕之其受賊賞賚聽指使者悉置不問自是帖帖莫敢復有言者而藩鎮威令漸復其舊矣公又偕予奏言慶王偷變故時給賊蠢伏雖出

追勝顧嘗率宗室行朝謁禮事關名節恐不可也已
朝廷乃革其護衛削歲祿三之一　公又請改其侍衛
百戶所備與武管要害禁諸王府交通賓客其招誘
邪術左道之人並見采納獻俘之日　武廟親慰勞
之是夜獨見乃出一疏稱劉瑾負恩怙勢竊弄威權
積釁釀患以致大變幸賴天地宗廟之靈悉底平定
而瑾包藏禍心不亟誅戮無以謝天下因條列其十
有七罪又言寘鐇以討瑾為名偽出榜示為邊臣所
繳奏者瑾匿不以聞　武廟震怒下瑾詔獄命廷臣
鞫之具得其交結內外官符同奏啓矯託詔令紊亂

祖宗成法私制兵甲偽造寶印剗期為變諸不法狀
置諸極典并誅其黨數人竄黜者數十人凡諸司條
令為所紛更者悉加釐正而赦天下廷臣皆上表稱
賀詔錄公功賜金牌銀幣累歲祿至三百石賜敕褒
諭至再至三復以樞機事重特命改司禮太監掌監
事諸所領監局兼督如故公知無不言讐怨有所不
避門無私謁一切利弊以次奏請罷行會山東河南
北直隸寇盜充斥公以為憂內贊帷幄遣將出師協
謀勦捕悉出指畫他如錄遺才省浮稅謹出納諸奏
皆關大政又奉勑會三法司慮囚原情議法所活若

干人節被寶繈羊酒之賜時近幸多怙寵干紀公多
所匡陳不復顧忌羣小共嫉孽之幾中奇禍壬申力
辭解任越二年乾清宮災仍其官掌御用監印內董
大工外督營務宣大邊報急命公與都御史叢公蘭
總制諸路兵馬提督戰守兵勢既揚虜賊遠遁具奏
班師嬖倖錢寧江彬輩招竊威權誘　乘輿親督王
師遠涉沙漠公日切憂懼寢食不安十四年宸濠反
詔督師親征公隨行命先往江西勘反叛始末至則
開釋脅從若干人　駕駐南都留幾一年梟雄在內
逆犯泊江濱眾慮不測公獨任防衛之責還至通州

逆彬握邊鎮重兵留駐四十餘日召文武百官胥來
會集賊濠尚在人心惶惑莫知所為彬卒有所避而
不敢萌一念者公之力也次年春官車晏駕公以討
擒彬督視京城九門防奸制變中外倚之而安　今
上嗣位眾方議其宜有褒賞而權臣有忌嫉之者嗾
言官一二人劾之南去留滯五年始蒙召還　上既
諒其忠藎眷注方隆而造物者遽奪其年以沒惜哉
公平生勳績可述者固多而奏誅逆瑾之功為大瑾
之竊柄四五年間中外士夫側目重足喋不敢出一
語貨賄公行剝民膏脂殆盡至其潛謀肘腋禍且不

測公不動聲色一言悟主消大變於呼吸間復
宗之舊章脫斯民於水火此豈尋常建一事功平一
蔑賊者之可比哉公之性行歷履多有紀述予獨識
其大且重者云公名永姓張氏字德延別號守菴保
定新城人
杉文襄與太監張永西征也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
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柰何永曰何謂也文襄曰公
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爲公畫策者耳遂促席手畫瑾
字永曰渠日夜在　上傍　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
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柰何文襄曰公亦　天子信

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　上意可知也公班
師入京當詭言請閒語寧夏事　上必就公問公於
此時上寘鐇僞檄并述瑾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
怨大亂將起狀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
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
曰即不濟柰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公出
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
頓首請死願死　上前即退瑾殺奴餵狗又涕泣頓
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機事一泄禍不旋踵矣永
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

加公策竟誅瑾　正德庚午逆瑾既縛治其黨與長
沙欲逮內閣曹元張公永曰老先生勿開此路當爲
日後計元得削籍去科道多劾文武大臣附瑾者永
曰瑾用事時我輩不敢言況兩班官乎今罪止瑾一
人可易疏急進勿搖動人心　正德辛巳新都因言
官論晉溪票擬下詔獄且將殺之司禮曰　萬歲今
纔年十五王天官左班大臣一旦至此恐日後事不
可料也亦得止大禮既定議時永嘉欲逮新都司禮
亦不肯　今
於永　武宗青宮時與劉瑾等並在八黨中其後漸

自振拔遂爲善亦愛惜善類忠於國家發瑾姦功最
大以此永進秩其弟姪皆封侯伯永因[illegible]後寧
王反江西都御史王守仁舉義師生得之已獻捷矣
江彬張忠許泰勸　上以六師親征寧王彬遣忠泰
等自南京遡大江入江西分命永自浙江入欲以邀
守仁獻俘令守仁復縱寧王於江西彬等得更親擒
戰而俘之以爲功且百計毀守仁於　上前謂守仁
鎮江西與王有私　上疑之守仁俘至浙省會永遮
要之不得前且謂已禁使御仗鉞懼臣不得與抗禮
閩中扉者數日守仁一旦詣永館直坐其臥榻永爲

奪氣已而聆守仁言議忠慨且稍持其陰事永益靡
然尚持氣岸曰公何爲國苦辛如是盍早投向我懷
中守仁曰豈有投人王節使耶公投我懷中則可與
共成國事耳永因言已非負國者且公不見安化王
事耶守仁曰公非負國何爲令　主上南征永曰南
征亦何害守仁曰自寧藩圖釁江右爲墟頃又繼以
軍興郊郭數千里間無不析骸而炊易子而食者而
餘孽竄伏江湖尚覬時候設王師果南非特此輩得
以乘間即百姓不支必揭竿而起矣永大悟始許以
調劑則指江上公所檻與俱來者不可不歸我守仁

曰我安用此於是以俘歸永而身自還江西以支忠
等永至南京見　上具言守仁忠且有大功勞不可
掩時彬等方日夜短守仁於　上前會與　上奕戲
永曰是賴守仁不然江西變不可支主人安得樂此
又見遣校之江西永曰校何往　上曰逮守仁耳永
曰何故逮之　上曰聞守仁嘗與寧王有私故逮之
耳永曰甚善　上曰何謂也永曰逮謀反者豈不甚
善第恐不真耳守仁嘗以論瑾遭藉訊而無敢辭者
試問侍　上左右有能與之質對者耶於是遍訊侍
者皆謝不敢避去彬等計不行則復詭　上曰令即

不逮守仁試使召守仁守仁不即來則反真矣　上
然之永乃賞健走者百金告守仁以故使至召守仁
守仁不退食而與俱行至南京　上欲見守仁彬
等復爲他辭沮不使見然上疑則釋已　上復遣永
往江西勘事檢餘寧王貨財永至江西禁緝頭目從
人不得登岸略與照刷不俟窮追即返命其後守仁
得免於危卒使心事得白成封爵之賞大抵皆永之
力也

崔和傳

鎮守金騰太監崔和衡水人也當正德時內臣勢殊盛金騰鎮守無及三年輒易崔以癸酉年至踰三年辭而去歷前後若吉慶張成朱奉王陽孫緒劉玉皆無辭去者如張成之貪酷王陽之愚寡劉玉之昏虐又特甚必致地方大變乃歸於此見其獨出夷等矣一日過潞江安撫司送過江銀三百景東蒙化各獻年例軍伴紙劄銀若干欲不受曰是看我內臣素低也因悉言平生與何文鼎輩為友蒙　孝廟見知因遂以潞江之賄復起衆安橋以景東蒙化之銀修各

寺且曰為人在世也須幹些好勾當若只要錢也沒來由

司禮監太監梅東蕭敬墓表　楊一清

司禮監蕭公以疾卒于外第訃聞　上悼惜之命司禮監太監賴義督理喪儀御馬監太監韓錫等綜治塋事諭祭三壇賜新鈔三萬緡棺木造墳安葬建享堂皆如故事皇太后推先朝舊恩賜白金百兩文綺四表裏蓋異數也其侄孫錦衣衛指揮使鎮既請太學士石門翟先生撰墓誌銘又以墓上之石不可無書謁予請為之表按狀公諱敬字克恭別號梅東其先福建延平府南平縣人公自髫年給侍內庭選入司禮監書館肄業業日以進天順初元授長隨英宗御便殿勞賚近臣金繈填集公執簿算無差

英宗察其有心計潛倚任之戊寅進奉御再進御用監左監丞辛巳遷右少監賜蟒衣玉帶諸珍物有差端陽　上親閱射指謂公曰知爾能文復能射否公頓首據鞍發三矢俱中的自是益承眷注歷太監僉書監事歲給祿米若干石奉使荊襄所過以清約聞甲申龍馭上賓改神宮監司香成化丁亥改內官監督倉儲餉會計明允宿蠹搜剔殆盡未幾進司禮監奉敕書往勘武岡靳州諸藩大獄獄用不究歸奏稱旨未　憲廟升遐仍乞裕陵司香弘治庚戌司禮

缺員僉謂老成練事無如公者復起視事與聞機務
惟公惟慎未嘗涉私熱於輿故燕閒賜問應對歷歷
如指諸掌時有規諫語　聖心益重之屢奉勅旨理
冠婚喪祭諸大禮閱視園管人馬審錄三法司重獄
旨詳審精當人無異議乙丑承顧命以東宮爲託公
泣對曰臣敢不極力正德初告歸私第壬申復起命
掌本監事賜坐蟒許乘肩輿禁中丁丑至己卯大駕
連歲巡狩公與同官叩諫不止奉勅留守京師中外
倚重旋復罷政辛巳恭遇　今上嗣位特詔入管機
務侍從郊祀時享幸學耕耤時年八十有五聰明強

固進止周旋不差尺寸嘉靖壬午始遂請老　上念
其舊勞歲祿外月益米十石歲撥人夫十名共役歲
時賜賚如故蓋前此所無云公性穎敏少讀書能
知大義後過觀與籍學益富作詩清逸無纖麗語字
初臨歐帖晚變入沈體尤好草書歷事六朝忠勤一
節雖時有用舍勢有顯晦而謙勤儉約之風未之有
攺也比投老深居杜門絕口不談時事惟知與者相
過輒賦詩鼓琴圍棋以爲樂蕭然林下之趣焉比疾
草藳無厚薔將屬纊戒其姪若孫曰爲臣子當以無
欺爲主餘無所言其生正統戊午三月十九日卒于

嘉靖戊子八月初十日年九十一歲予因記成化初
年兩詣山陵行禮皆與公相見傾倒如故比公召用
入朝先後三十年不復與通晚登樞要屢以政事接
公朝堂嘗以　武廟命至閤中事有未安予每抗言
託公所奏語侵公公不爲動及茲再入而公老又亡
矣名壽如公宜無憾而老成凋謝寧不爲之一慨哉
公正德間見近倖田園第宅半京師嘆曰是豈吾輩
福哉故歷官禁近承寵眷他莫與班第宅如常田園
無所滋殖回視向之聲勢烜赫者泯不可見而公巋
然獨存終始哀榮若此將不得爲賢乎

司禮監太監掌監事兼督東廠麥公福墓志

徐　階

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九日司禮監太監掌監事總
督東廠升庵麥公卒　上聞賜鈔三萬貫祭三壇命
有司給塟具建享堂碑亭所以䘏之甚厚盖公事
上久敬慎之節終始一致故其卒也　上特悼之云
公諱福字天錫升庵其號廣之三水人曾祖諱保旺
祖諱寧父諱常祿俱以公弟祥貴贈特進榮祿大夫
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妣皆夫人公幼入內庭正德丁
丑以選供事清寧宮戊寅改乾清宮近侍嘉靖壬午

選御馬監左監丞改御用監僉押管事尋陞左少監
甲申陞太監賜乘馬禁中改御馬監監督勇士四衛
營務丙戌奉命提督上林苑海子丁亥奉命隨朝請
晉乾清宮牌子戊子掌御馬監印提督勇士四衛營
禁兵己丑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乾清宮事庚寅掌
上林苑海子關防壬辰提督禮儀房并浣衣局提督
尚衣監西直房甲午總提督內西教場操練并都知
監帶刀丁酉總督東廠戊戌兼管尚衣監印己亥
上南巡奉　命留守京師賜符驗關防乙巳遷司禮
監丙午提督先蠶壇掌理祭禮及諸禮儀戊申復總
督東廠鎮靜不擾縉紳謂賢己酉掌司禮監印國朝
凡旨下諸司司禮名為秉筆而掌印者尤重諸監局
莫敢望焉然每遇東廠奏事則皆趨避故東廠尤名
有事權累朝以來未有兼其任者兼之自公始自受
命至於卒凡四閱歲嗚呼其可謂貴且久矣公前後
賜飛魚斗牛蟒衣大紅坐龍衣者各二賜玉帶鬧粧
帶者各一賜祿米自十二石至三十六石合之以石
計者三百□十二又嘗特賜銀記其文曰公勤端慎
賜御書曰克盡忠謹小心匪懈恭慎如一盖見褒美
於上者如此又累朝諸中貴所未有也公之在東廠

該著勞績詔蔭弟祥為後軍都督府右都督侄忠等
為錦衣衛指揮千百戶者若干人廠內有隙地公建
堂祀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七十二賢於其中太監
徐公秀故於公有恩及卒公為營塟建玄覺寺祀之
又建樓堄橋開磨石口等處山路行者稱便是可以
識公心之所存矣

司禮監掌監事太監滕公祥墓志銘

陳以勤

今上御極之初毖飭内政諸中貴人多所汰易而獨滕公領秩如舊已晉掌司禮監事先是掌司禮監事率起自本監慣習故實者而公素長者惟少文迺從他監被簡任可謂殊遇矣公諱祥字惟善别號兩山保定雄縣人也曾祖剛祖旺父善母笪氏公以正德已巳選入内得給事禁密者十年迺擢奉御僉書惜薪司事稍遷乾清宮近侍　武皇帝上賓遵故事還司繼事　先皇帝以篤慎浸見信用遂由兵仗局副

使累遷御馬監右少監晉御用監太監掌監事賜蟒玉許内苑乘馬居久之　命督三千營并三千哨營爲幸承天公當先驅是時兩河及楚歲方侵而　御蹕所經供億浩穰道路困憊狀至不忍舉目公憐之痛自省裁諸饋遺悉謝不受其掌宮中事也嚴重而有禮無不畏憚者　三殿工興公時提督上林苑海子奏代死中槁木助燒殿瓦所省費以數萬計既又掌司設監事會西内火詔公檢校乘輿服御物公率屬事事不旬日悉報命人以爲能頃之提督西直房眷注日隆而　先帝棄羣臣矣丙寅冬　今上即大位以公典事久可任且憫其老賜内府坐凳仍掌宮中事隆慶改元之三月調司禮監太監掌監事兼掌御用司設二監公感奮圖報不欲藉貲地他有覬幸乾清宮工成以勞得錄廕一人公辭固不敢當乃免更賜金幣禄米以奬之今年四月　上念府藏匱乏内監局執藝人多冗食可裁者因屬公公悉心審覈所汰去數千人遂以勞瘁病　上遣中使慰問及醫診視賜予加等竟不起訃聞　上深悼賜諭祭命所司治喪營壟碑亭祠額咸備蓋　特恩也公爲人樸愿言若不能出口及當事迺更剛夬咄嗟立辦處肘

腋間六十年未嘗有過失其在司禮以刻廉聞御下嚴不可干以私時干　上左右有所規切匡正每攺容納焉至始終守法度不一關說外庭事士大夫尤多之嗚呼自古巧慧習事者往往能脅覘聽蒙愛幸而　上獨以公質直無他親信公且令筦内樞寵遇無兩豈不淵然有深識哉乃公卒以小心愼嗇善其職斯可垂掖庭用人之法而公之賢亦得流聞無已也

司禮監太監兼督東廠黃公錦神道碑

徐階

公諱錦字尚䌹姓黃氏別號龍山河南洛陽人也曾祖信祖玘父政公旣貴廕其弟錦為錦衣衛正千戶歷陞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加特進故自信而下三世贈皆如其官妣皆贈一品夫人公少敏慧謹愨無躁動無疾言見者知為大器正德初選入禁庭又選讀書于內館[illegible]又選授興府伴讀　先皇帝在潛邸公有保翊功及入嗣大統錄公舊勞累陞御用監太監再改尚膳司設內官諸監嘉靖乙巳轉司禮監僉

書癸丑進掌監事兼總督東廠密務公感　先皇帝春遇之厚益矢心圖報凡事持大體而綜理莫不周悉綱紀條目小大燦然　先皇帝御下嚴明中貴人鮮克當意獨於公信任不衰至呼為黃伴而不名嘗命公修　顯陵稜恩殿及舊邸之龍飛殿省公私錢百餘萬計　奉天殿災衆議撤遺址更築之公曰是勞費亡極也即疏請仍其舊三年命閱營兵諸所賞罰事求其實論求其平咸大服兩年　命偕諸法官讞所繫囚必訊諸法官曰當宥乃始疏以請楚世子犯大逆公會勳臣及法司往訊盡泿其黨與付諸法

獄正而焚之恣睢病民者亦遂無敢肆妖術馮璜者謀亂公先其未發捕治之其他若越禁城造僞寶僞虜之奸細緝獲甚多然公敕戒其下毋擾故自公在東廠士大夫及京師之民晏如也公事　先皇帝久其受賜斗牛坐龍飛魚蟒玉文綺珍饌諸物不可勝計祿米自十二石至七十二石積之得五百石有奇而禁中乘馬與肩輿之賜尤異數云　先皇帝末年恒居西內比大漸公請還乾清宫已遂與予等迎請今上于裕邸嗣登大寶　上特廕公侄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所以倚任公者方隆而公則以積

勞遘疾累疏乞休　上終不允未幾計聞　上悼惜久之命公名下司禮監太監滕公祥等經理喪事賜祭葬賫鏹加祭三壇建享堂碑亭賜祠額日旌勞夫以公遭逢　二聖祿位並崇榮及其先澤流于後而又以惇厚老成見稱於中外良可為禁臣之表式矣予幸與公同朝知公為稔輒以滕公請為記其事之大者于碑

司禮監太監張公宏墓表　王家屏

張公之秉司禮也　上方攬英斷斥逐權貴釐弊蠹
苛拔幽振滯嘉與天下弘在宥之理熟視左右誰可
綰事者命若曰咨爾宏老成端雅忠勞茂著其旦夕
祗奉予一人于一人共勤用德爾無比于憸人弗恭
厥辟惟爾辜茲　上亦監前車而難所代其慎重如
此公既受命務孳孳奉法循理際已率屬細大之務
壹執于令典諸所調護宸居將順德美者力為多焉
天下頌　上明聖而歸公之能事上也無何公以疾
乞休無何而公溘然逝矣訃聞　上為改容易服諭

祭九壇視故事有加賜寶鈔齋糧銀幣甚厚勅所司
給木營兆造享堂碑亭祠祀之賜額曰旌忠兩宮
聖母皇太后后妃等各賜銀幣有差並異數云公為
人踽踽廉謹澹泊無他嗜雅嗜書公務之暇手不停
披能通諸史言尤明習法令故事引藏否切中事情
先是　肅皇帝朝公以少年穎敏簡乾清宮近侍數
歲中累遷至司設監太監僉押管事賜蟒衣又賜羅
蟒玉帶業已貴幸矣而公兢兢自持彌勤彌恪無幾
微席寵自矜之色由此日見親近特命內府得乘騎
出入已調內官監太監扈駕幸承天已命為乾清宮

牌子隨朝捧劍已掌銀作局印復賜金彩斗牛衣已
又掌惜薪司局印嘗扈駕時會衛輝行宮火公以身
擁駕出烈焰中其司惜薪也見奸孔百出商人滋病
歎曰嗟乎茲丘積而壑委者夫非民之膏血乎　祖
宗設司謂何而令耗糜如是則亟為禁奸塞竇省不
經之費鉅萬商稱便　肅皇帝嘉悅命乾清宮管事
賜金寶帶環各一方駸駸欲柄任之矣隆慶初舊京
守備官缺先　帝念重地非廉有才者處之不可詔
公往公趣治行至則鎮靜無擾獨時時從學士大夫
游衹塵譚古今意蕭如也　今上踐阼召入司禮監

秉筆賜坐蟒仍令內府得坐櫈杌　皇太后手輯女
訓教六宮則簡公督教事尋掌內官監印五年春
皇太后將為　上詳求淑哲正位宮闈公奉慈命歷
淮間所過秋毫無染　上以故益眷任親灑文雅端
慎四字賜之給祿米百石自是內政專倚辦公矣公
竟政即纖悉惟謹又無不當　上指逮相擇壽宮成
上謂公典事中人久閱歷多可屬以重事是以有總
督工程之命未幾公以羸疾疏歸政　上不許疏再
入乃許命月給廩三十石輿隸三十人并其名下二
十八人以從鎰拜命韮匝日恩施優渥近代未嘗有

也於戲寵利之際自昔難之彼其遇合負權赫然甚盛而斅瑕旋生傾輈繼路豈閹閽之臣貴重則不善哉不務修潔而挾重器多也若公可不謂善始善終邪蓋止足之戒公之所自爲計審矣至其屏絕私門保全善類非公正不發憤斯亦有足多者焉其以榮名終其身而已也公名宏字德夫別號容齋廣東新寧人其姪姪孫以公任爲錦衣指揮使者一爲錦衣正千戶者一爲錦衣百戶者三其生卒塋里詳具志狀中

王振本末

王振者宣府人也初侍 英宗於東宮及即位命掌司禮呼爲先生不名振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議開經筵而振乃導 上以武於是諂振偕諸大臣閱武於將臺所爲漸多不法一日 張太后御便殿召大臣入見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上東立輔臣張輔楊士奇等西下立 太后顧謂 上曰輔等五人先朝所簡以貽 皇帝凡有行必咨之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有頃召振至俯伏 太后色遽變曰女侍 皇帝起居多背律令當殺令女官加刃振頸

上恐跪爲振請諸大臣隨之 太后曰 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耶我能聽 帝洎諸公留振自後却勿令干國政也自是每事必付閣中決進止每數日必遣中侍往閣中問連日教旨往來及施行凡幾事有直斷自振者必召振責之由是振斂戢不敢預機政會福建僉事杖死一驛丞時東西兩楊閣老東楊以鄉官當抵命西楊以鄉故嘗回公互事不決白 太后請救振進曰二楊並有私償命過重回公過輕惟對品降調乃謂中道也 太后韙之振自此諸攄內閣遏使朝廷之務漸歸於振及 太后

崩振益專決無所忌麓川叛振違衆議決意往討王
驥阿振意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
巢穴而酋首思任發不可得殺無辜十餘萬人以還
驥封靖遠伯正統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羣
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封事言　上宜躬親機務不
可令權下移振覽之怒欲罪球亦適編修董璘自陳
願爲太常卿以此得罪下獄振令其黨指揮馬順毒
訊璘令璘款已所請是球使之遂從陛前捽球下詔
獄支解其體自是羣臣悉緘口不敢復言振大臣見
振皆俛首廷臣見振無大小皆望風拜跪舉朝以父
翁稱而兵部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爲振宣言於
衆曰其輩以其物贄振振大喜以爲敬已其輩不爾
觸振怒行且得禍衆聞之懼於是進見振者無不重
贄振初止府部院寺大臣漸至百司無不爾又漸至
諸道方面無不爾每覲期振不問何品官能具禮者
多至千金少則百悉得遂然必千金者始得一醉飽
而出門盡夜不得闔往來如蠅趨腐洪武初嘗鑄鐵
牌高三尺許鐫八字於其上曰内臣不得干預政事
振銳意專恣惡其害已一夕忽失牌所在於是大理
寺少卿薛瑄持振從子山獄振遂收瑄將殺之僅得
免爲祭酒李時勉皆振往視京學議將改建惟其亢
禮遂誣勉括官木入私家枷勉於國子監門巡撫于
謙忤振謙舉叅攻孫原自代振嗾言官劾其專擅降
謙秩少卿霸州知州張需有善政來朝詔賜旌異會
牧馬者擾民需杖之牧走短需於振振收需將殺之
幸得戍他若都御史周銓御史范林並以忤振悉收
付獄所免者獨南京祭酒陳敬宗一人而已敬宗以
九年赴闕考績振慕之欲招致門下敬宗同年周忱
往問之敬宗曰本爲人師而求謁中貴何以歸見諸
生忱因燕謂振曰陳祭酒工書公以求書爲名先以
幣彼或一來謝耶振然之敬宗歸以書而辭其幣振
亦不甚尤之也十三年福建叅政宋彰與中官多親
舊嘗竊官銀以萬計賄振得左布政使遂驗戶斂括
以貸民貧者不能堪夏鄧茂七聚衆起沙尤三郡民
多響應秋葉宗留起處州與茂七遥爲聲援十四年
二月虜酋也先遣其下二千人來貢馬詭曰三千人
振怒其詐減所貢馬值遂失虜心十月也先大舉寇
大同遼東城堡多没羽檄日數十至振乃謀挾　上
親討之百官伏闕諍不得是月十七日　上行大臣
從諸倶忽擾失措兵五十萬人過懷來抵宣府人情

洶洶逾月書數至隨行諸臣連疏止 上行振怒凡
言止者皆令赴行閘充掠陣未至大同已乏食僵尸
相枕藉而虜益日南引至大同振促 上北向逆之
益急迫脇勲重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
佐竟日跪伏軍中獨欽天監正彭德清評曰象緯示
變不可復前設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任其咎振
怒罵曰即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旣而雷
雨大作營中人畜驚擾振方疑怪適前軍沒於虜敗
書復至鎭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謂乘輿決不可
令復進振始有南意明日有詔班師大同副總兵郭

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振不聽自大同抵雞鳴山虜
已追勇率兵五萬禦之爲虜所遮殺殆盡兵部尚書
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腐儒
安知兵事明日 上至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城二十
里欲入保懷來以振輜重千餘輛在後須之遂駐土
木傍無泉水明日欲行虜已追四面合圍大營不敢
動又至明日日中人馬不飲水已二日虜見我師不
行僞退而猶北遣使持書通和 上召曹鼐草敕遣
二通事往與虜和振急令移營行不三四里虜復急
進追躡我兵爭先遂大亂勢不可止虜蹂陣出入擽

祖相踐藉死者蔽野 乘輿遂北邊堡儲蓄及軍中
輜重悉爲虜所得議者謂自古北胡南侵之利未有
多於此者二十二日百官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
長隨王某毛某俱爲百官所毆死都御史陳鎰奉令
旨籍振宅并其黨振從子山磔於市族屬無少長皆
斬振宅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宸居器
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一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
銀以庫計者亦十有餘

曹吉祥傳　　永平志

曹吉祥灤州長春社人也不知其始所以進出掌司禮監王振門爲太監振秉國政正統辛酉夏王征麓川叛宣慰思任發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以震威徼功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以吉祥監督軍務殺無辜十數萬次年春班師還京論功陞賞以大陞者五餘人思任發走緬甸秋貴等復征之破緬思任發復遁俘其妻子于京師賞功陞秩復半于前振用交阯宋彰爲福建布政使大括民賂振鄧茂七乃亂稱僞閩王己巳春振

大發兵征之寧陽侯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瓊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而吉祥及太監陳蕪監軍未至閩寇敗二月函茂七首露布以聞秋　上北狩土木而振死　郕王卽尊位尊　上爲　太上皇帝籍族振家及殺所親信而吉祥監懋等勦閩賊未盡者至冬仲平而班師吉祥二征監督戎務稱都統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蕃將麾下結以恩爲腹心而事　景泰帝帝不豫武清侯石亨與都督張軏張輗孫鏜衛穎右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

奉　上皇復位吉祥與蔣冕爲內主稱　皇太后誥之懿旨曰　天子疾大漸殆弗與天位久虛　上皇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人心所屬頃以奸臣擅誅閼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于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　上皇是月壬午四更吉祥召蕃將從亨等暨羣從子弟家兵叩南內宮門請　上皇升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卽位亨遂言少保于謙有反謀先迎立外藩不欲立　皇上卽日詔逮謙及內閣學士王文都督范廣太監王誠張永等下獄命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典機務明日尋進

兵部尚書兼官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等下獄以其知謙前謀故縱也論迎復奪門功進封亨忠國公軏太平侯輗文安伯鏜會寧伯穎宣城伯善興濟伯亨姪都督彪定遠伯吉祥姪欽昭武伯祿于二百石　上猶念謙功不忍殺有貞以不殺今日事無名乃殺之丁亥斬謙廣并文誠永等于市循等戍邊鎡等爲民以　皇太后誥廢　景泰帝爲郕王歸西宮尋薨葬祭禮悉如親王封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時冒名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

吉祥兄弟子姪皆冒武官具審將陞大官爲將校有貞既居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亨等相左賢旁助之凡用人行政稍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吉祥雖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力贊 上事須經內閣意寵絡內閣附已已而吉祥至厲文武臣僚輒受金錢引用非人 上亦心知其非但以初復位恃功姑曲從之密諭輔臣稍抑其干請內閣或不能盡如意遂積不平亨日與吉祥出入禁中在 上左右彪欽縱恣圍奪民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御史楊瑄劾奏亨吉祥家人占奪狀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上謂有

貞賢者御史敢言如此難得也命戶部覈之且命吏部記而將大任時吉祥在旁初甚慚懼已見 上寬不問即請罪瑄等未許時與亨爭寵利不相能也每訐其短至是亨謂之曰今在內惟公在外惟我彼陷我二人者意叵測遂相結表裏擅權勢益張既而彗星連見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將并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以告亨亨疑有貞賢主之乃與吉祥合譖遂同辜 御衣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且鵬乃伏誅奸臣內官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伏地哭不已及戴入 上褒

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有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上意已主先入譖竟收鵬瑄并諸御史下錦衣衛獄嚴拷訊究主使鉉及錦衣衛官劾都御史耿九疇羅綺諷使爲此併執訊之謂其阿附輔臣遂併下有貞賢獄時士大夫方喜 上壯御史敢言以爲清明可卜不意如此莫不驚懼是晚忽雷雹交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吉祥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永雹甚京師震恐吉祥亨輒對 上言天怒有貞賢故變異如此 上不應而獄皆從減翌日赦出降有貞賢綺皆

布政司參政九疇布政瑄鵬等俱謫戍鐵嶺衛斌及盛顒等降知縣既而召賢還遂轉吏部左侍郎內閣學士薛瑄見曹石日橫遂引疾去命通政司左參議兼侍講呂原贊善兼修撰岳正并直文淵閣有投匿名書指斥朝政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怒啓 上逮秉彝拷訊至死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有貞雖降去曹石慮其復起也必欲殺之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迹 上追捕有貞于塗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拷訊瀕死士權不言會赦釋有貞編金齒爲民除伯亨等勸

上出榜募能告捕匿名毀謗者官三品　上令內閣
擬榜格原正見　上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
責法司豈有天子自榜購募者竟設建善之旌立誹
謗之木秦始皇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令竟不聞過亡
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法堯舜監秦弊欲求治
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露急則危懼愈蓄胸不如
勿究吉祥在旁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
刑部尚書軒輗以曹石恣橫使官稱疾乞致仕賜金
帛絲幣遣之初正入直閣　上嘗召問卿何以輔朕
正對曰令內臣武臣權重　上頷之正退告欽彪令

謝兵歸第不然　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吉祥吉祥
詣　上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　上召正責漏言正
對曰固也臣觀二家必以背叛滅卽今無可按而誅
臣欲全　上保全之恩故令早自爲計耳　上不悅
會七月六日承天門災命正草罪己詔歷陳奸邪蒙
蔽詞極切直草奏大怒坐飛語正草詔出時時對人
言此非　上意我欲諷改過耳責直訕君父大不敬
不數日內批謫正欽州同知先是鵬瑄未至鐵嶺道
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謫
戍南丹衛而賢復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文淵

閣辦事吉祥亨大恨顧　上意屬賢不得已匿怨接
殷勤得同召對輒喜獨召賢卽不喜疑賢或短毀之
正既降道滯過家以母老留閱月兵部尚書陳汝言
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且復希二人意嗾邏
者以私事中之逮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
夷所而科道交章劾汝言怙勢亂公贓賄狼藉下獄
死籍其家財物于大內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
泰間任于謙死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期何賂多若是
時　上怒色變吉祥等皆俛首自是漸悟謙冤而惡
曹石矣初謙等死久　皇太后乃知之爲　上備言

謙匡多難功及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久之每詰
吉祥等迎立外藩故皆對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言
耳　上深銜之有貞乃有金齒行而曹石自此不免
矣一日又與賢言內臣蔣冕雖效勞其實讒亂小人
朕初復位卽于　太后前言　皇后無子當易朕卽
斥之方止及立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
妃乃止一日命選宮人既選乃曰　太后不必知朕
曰不可冕復于　太后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
后方知其離間賢對曰讒譖參行自古帝王所深惡
者　陛下絕之最是　上留心政務凡章奏親決難

者召賢議且厭曹石干預嘗于便殿屏人語賢曰爲
之奈何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　上曰非不自斷
如某事某事皆不從之從之則怏不則怫於辭色對
曰理果不可行且從容諭之大抵君權不可下移果
能自攬彼勢自消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人必少矣
上以爲然三年春石彪有罪棄市冬亨以謀叛伏誅
上從容與賢言及迎駕奪門功賢對曰　陛下復辟
天命有在羣臣貪天功爲已力而以奪門封然迎駕
則可內府門可奪乎奪則非順矣何以示後世哉當
時有要臣者不敢與　上駭問故對曰使先期謀泄

郕王必問羣小何足惜置　陛下何地　上曰彼時
果何以自解乎賢對曰郕王晏駕羣臣表請　陛下
復辟此名正言順何用奪門爲哉雖欲陞賞以誰爲
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致于天象乎
而羣小計無所施何由招權納賄忠良不至擠排太
平不由此而盛哉今爲此輩十壞八九則彼時羣小
不過爲富貴圖耳豈實忠　陛下而爲社稷計　上
竦然曰然會亨敗　上大悟自汝言必以左都御史
馬昂代之昂由舉人附吉祥薦進遂亦薦欽曾大管
禁兵四年二月有司奏亨等冒報陞官者宜究　上

召賢曰此或恐驚動人心乎對曰朝廷許自首
而人心安矣　上從之四千餘人盡從改正而吉祥
番將俱峻秩厖之如故賣官鬻獄黷貨無厭　上積
聞凶橫狀稍裁抑之吉祥益憤而起異圖欽凶暴殺
人事覺爲御史所劾　上原之下詔戒諭勳舊之黨
欽益懼與吉祥謀曰亨功與我同亨誅我安得不反
會昂鐣期初二日陛辭出師西征欽約兄都督鐸從
兄都督鏞弟都指揮鉉早朝殺昂等奪其兵擁入大
內推其黨爲謀主吉祥誘禁兵爲內援番將都督
伯顏也先等各以番兵從夜漏三鼓都指揮完者禿

亮指揮馬亮知之走告鐣鐣披衣起急草奏詣長安
左門呼閽人曰與爾奏疾造　上前告急變稽遲軍
法且斬又走右門如之恭順伯吳瑾亦知而告變
上令疊石塞諸禁門召侍直中宮急縛吉祥欽等不
知也鐣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　上出寄帖
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伺鐣云何鐣報誓殺此賊
上喜手勅鐣父子爲朕用心滅賊四鼓賊兵合番漢
五百騎直犯禁城欽分布其黨各禁門自同鉉鏞鐸
率衆將至東長安門不啓疑之遂引兵詣錦衣衛指
揮逯杲第殺杲斬之持其屍杲故吉祥黨被遇素

厚及得任錦衣嘗緝欽過惡稍禁戢之欽最切齒故先殺之時百官待漏多至已到朝房聞甲馬馳聚聲謂征陝師出也及入門聞呼執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又呼尋李學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即出至門見被甲持刀者數人砍傷賢首又擊其背適欽至不忍殺執賢手曰無恐叱持刀者退謂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逯杲譖毀反欲相害擲杲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恨者多矣既除之可即請命欽切爲我草疏進即令人拘賢至吏部朝房且執尚書王翺賢就翺所索紙

草疏同翺自門隙入之欽欲殺賢萬祺以十衛爲吏部郎中在旁欽問之祺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鐸曰萬君言是也欽令持刀者同賢尋昂而翺等解之　上俄又勅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及天明欽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馳馬尋賢翺等復解之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不得入乃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縱火焚東西皇城門遇大雨火滅　上勅鏜賊犯闕急爾鏜等努力急殺賊倉卒召兵未集而四出皆賊黨時百官多亡匿惟工部尚書趙榮獨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壯士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于是從者數百人而從會昌侯孫繼宗及鏜兵集來圍賊賢翺乃得免而左都御史寇深來會及吳瑾俱爲鐸殺廣寧侯劉安爲靳傷鏜領兵先登及子輔軏力戰諸將都督同知劉聚都指揮僉事趙勝寬河衛指揮王信等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殺大戰于東華門外欽退屯東安門鏞以衆接戰自辰至午敗鏞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住東大市街相拒至酉大雨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官軍環結不動自相枕

藉鏜斬先潰者徇師督戰益急以神臂弓追射鉉斬之軏追賊至東市大戰奮刀入陣斫欽兩臂傷賊并刀圍軏攢鎗向之鏜急調砲與諸營兵夾攻之欽懼領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衆鐸爲亂兵所殺走入其家官軍圍之欽赴井死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自顏也先縋城下亡是追獲之賢傷在吏部聞首惡既誅恐脅從者衆復疏入請下令宣諭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疏入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也先等御史獄而斷之磔欽屍棄鐸市籍其家以賞將士旌死節贈吳瑾梁國公

謚忠壯深少保謚莊愍論功繼宗加太保劉榮加太
子少傅昂剝賢并加太子太保鏜進封侯聚陞右都
督勝陞都督同知完者禿亮爲都督信以僉事爲使
餘將士陞賞有差流罪黨于嶺南京師有賀三老者
欽妻父也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一
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竄殆盡董與以曹姻
獲封海寧伯流于廣西華世封三老獲免昂雖曹黨
至是以有功掩其薦欽罪賜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深
既被害賢薦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　上曰此人曾
通情于吉祥而力爲之非端士也乃以大理寺卿李

賓爲右都御史而昂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時
謂昂有禍相雖附吉祥獲免云賢上言曹賊就擒此
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停罷與民休息
自鵬瑄以言獲譴權奸遂肆無忌相繼反逆聖帝明
王惓惓求言惟恐不聞其失然奸邪之臣惡其攻已
必欲塞言路以肆其非由是宗嗣覆絕陷于大僇而
不悟矣　上曰此吉祥石亨張軏楊善輩實爲之今
宜列于詔咸使聞知言路始開　上聞祺勸欽免賢
事擢爲太常寺卿與賢論人才及趙榮賢曰此人如
曹賊反時文職皆畏避況兵非已任誰肯當先惟榮

獨呼于市而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奬勵士
卒滅賊成功如此心此事人豈能及乎哉　上曰是
忠臣也初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叵
測人心洶洶榮時爲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穀
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至是又滅曹賊二事凜然
一時鮮儷曹石敗　上思岳正言放回原籍爲民
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既見吉
祥敗稍收斂近又放縱朕每戒之曰即如吉祥非無
功勞一旦犯法誅殛無遺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
今日得志却又忘之朕今復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

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卿豈知之賢稱　聖德
憲宗即位復正修撰鵬瑄御史等官時內臣用事勢
甚張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率同官言
往者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
近有無恥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
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
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兒發原籍當役仍嚴交結
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
則天下覩清明之政而官豎亦享悠久之福矣　上
嘉納之未幾以論內官牛玉事下獄謫州判或作賢

不申救賢曰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
不知之乎亡何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籍沒吉
祥地撥爲宮中莊田其地額十頃十三畝吉祥占軍
地共爲三十五頃皇莊之立始此而在灤州地畝皆
籍沒于州時有內直將軍怨天順迎駕非冒功者令
一切覈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後特復之而以奪門
陞者紛訴不已賢言于　上自曹石輩此舉後人以
得富貴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
等官以雪幽枉　上從之革奪門功太平文安興濟
畢奪與世指揮鏜食祿奉朝請竟以滅曹賊功大嗣

侯頼亦捕番賊功不除及設西廠太監汪直命錦衣
衛百戶韋瑛執使安南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
綱于廠獄閣臣商輅等言　陛下委聽斷于汪直一
人而汪直轉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等往者曹欽之
反皆由逯杲生事有以激之可謂明鑒御史王和等
又論之未幾革西廠弘治元年給事中賀欽陳遵祖
訓以處內官引吉祥等爲監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
勛奏裁各省鎮守備內臣及錦衣衛官校旗勇內
府詭匠而騰驤四衛詭冒依附者諸如旗手等衛制
可內臣言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
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
再議承勛直言往歲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
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其議後言官言內官則輒引之矣　京山高岱
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黨與不十數輩甫衆不滿
千人而上恬下熙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爲逆
世豈有能濟者哉王師捕誅如孤豚腐鼠耳雖然亦
幸其謀之泄也假令門啓欽輩得入事倉卒起殿陛
間吉祥又爲之內應雖天祚　皇明諸兇必就誅殄
而于國體不大有隳損哉其得蚤發預圖而不大聲

色梟殲羣逆者謂非天眷不可也乃吳瑾之發姦孫
鏜之討賊其功皆大有可紀者

汪直傳

嘗成化十三年李子龍誅後　上銳意欲知外事以
汪直年少猾黠命選錦衣衛官校百餘人別置廠於
靈濟宮旁號西廠分命諸校廣刺陰事諸司政無大
小雖瑣至俚諺悉採以聞福建都指揮楊曄毆死一
男子旨遣刑部錦衣衛兩屬會往按曄走京師匿其
姊之夫中書董瑛家求解瑛以托錦衣衛百戶韋瑛
瑛方希隸直得刺事乃走白直曄挾黃白數千兩來
賄諸司且欲招亡命入海謀不軌直大喜即發校掩
捕曄瑛并獲十帖列擬賄諸司姓名閣老商輅若三

法司若司禮監皆與焉明日直入奏索所挾黃白曄
瑛不勝榜掠謬款寄某家猝未及以來榜掠如曄與
俱死廠獄中直既恣復虐甚大獄屢起內外洶洶輅
乃疏直入罪　上覽之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便繫國
家安危命侍閣懷恩傳旨詰責輅等會兵部尚書項
忠偕九卿復疏直瑛等罪　上怒始罷西廠是爲三
月初直在西廠士大夫無與交好者惟都御史王鉞
日往候之一日項忠遇直於道既去始覺追謝之直
不爲禮直以銜忠忠覺先疏攻直直泣言於上曰此
非出忠意乃司禮黃賜陳祖與奴黨族忠使爲也[illegible]

出賜刑於南京四月　上復命直掌西廠直既入廠
即收忠下廠獄欲置忠死忠廷辯慷慨切直不能屈
裁削秩免歸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貳欲詣直屬王
鉞爲介因問鉞見直當跪否鉞曰焉得跪人六卿哉
鉞先入旻陰伺之見直跪即叩頭出旻等繼入旻先
跪諸貳隨之直大悅既出鉞尤旻旻曰非吾倡之也
吾自見人跪直來吾特效之耳遼東巡撫陳鉞在鎮
多不職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每抑之
遂交惡會直來巡遼邊鉞懼得罪乃除道戎服遠迎
直既至賄其左右每謁必叩頭趨走若徒屬及文升

則與直抗禮奴視直左右鉞遂乘間毀文升先是文
升禁諸鐵器不得出遼邊然女直建州亦往往寇諸
邊直還遂上言文升遏諸農器不與諸虜故虜數寇
邊有詔收文升下獄尋戍川中鉞既傾文升因說直
乘時立殊功固上寵已亦因得倖進直因上言虜酋
伏當加將合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
余子俊以爲不可直不聽竟入告　上上遣撫寧侯
朱永統鎮兵進鉞提督軍務專生殺往討建州值建
州虜六十人入貢遇直於廣寧掩殺之直遂至建州
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直殺其老弱焚廬舍而

還遼邊餉積十數年最號盈滿至是費一空十六年
春詔建州功加直祿米三十石仍監督十二團營時
安南黎灝侵占城遣使入奏請討安南直因獻取安
南策職方郎中諫沮之子俊復持不可事乃寢直復
被命巡大同與王鉞帥師至威寧海擒虜營丞猻
兵襲之擄男女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還以大捷聞
論功鉞封威寧伯祿千石直從子銓進秩都督喜進
秩錦衣衛指揮直既以厰焰虐人殘狠痛毒既乃屢
冒邊功圖寵未已御史徐鏞等憂之乃會疏論直欺
罔弄權大肆羅織自京內外但知有西厰不知有朝

廷人人寒心而直復結怨東夷挑釁北虜軍民屠害
邊境騷然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爲奸臣
之戒　上納之命三法司會官參擬遂逐直并其黨
竄斥殆盡而其黨韋瑛者尤以項忠疏戍宣府復以
誣人妖言事覺斬於都市先是巡撫陝西都御史秦
紘以按治秦王府旗校秦王疏紘凌侮　上怒逮紘
索其家匣中止黃絹一疋布衣數件而已詔釋紘且
賜鈔萬錠旌其廉改鎮撫河南迨至河南時直已張
甚他巡撫率屈體見直獨紘與直抗不爲禮直亦以
上黜其質故事之紘乃密疏直與役騎制發掠所屬
直歸也　上上問河南治何如直乃獨稱紘賢　上
出紘疏示之直叩頭謝稱紘賢不置蓋善類仗直而
得免者惟紘一人耳

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

汪直成化十九年八月降奉御除威寧伯王越名安
置安陸州革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帶俸指揮
呈授職俱原籍爲民工部右侍郎張頤致仕初立西
厰以大臣言而罷縉爲御史上章極稱汪直可用復
用之越爲都御史授爲錦衣衛千戶理刑內外交結
朋比爲姦未幾縉陞都御史授陞指揮仍於錦衣衛

緝事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誣執夷人入貢者以
爲犯邊請夷忿將亂詔兵部右侍郎馬文昇往撫之
直復請自往視至遼東鉞詔事直命其子父事之因
進讒譖於直文升及年俸皆得禍既而鉞捍報遼東
有警直請同撫寧侯朱永出兵至遼不見虜因殺無
辜掘殺人髑髏以報捷師還直加祿米永封保國公
鉞陞尚書被巡按御史強珍發其事遂逮珍謫戍未
幾西北邊有警直遂與越出大同因伺虜近邊任牧
者夜襲其營斬獲其老幼婦女以歸顧爲巡撫都御
史傾府庫以媚之皆以功報直又加祿米越封伯爵

湖亦陞侍郎諸家子任奴僕隨征者如毛俑[illegible]
陞都督王春周璽蔡琛王宏陳世澌汪憲等各陞[illegible]
揮千百戶等官時直勢焰熏灼內外稍忤之者輒禍
及之自倖等後如尚書項忠御史陳斌黃本皆其誣
搆者及虜數犯邊以報仇爲詞　上已出越直守邊
漸示疎斥尋復調直居南京遣太監李榮趣其行至
是科道乃交劾其八罪一孤負　聖恩忍心欺罔二
妄報功次濫陞官職三侵盜錢糧傾竭府庫四排斥
良善引用姦邪五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招納無藉
同惡相濟七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八輕挑強虜擅開

邊釁命官會議請俱逮治詔曰直等結黨亂政欺罔
弄權開啓邊釁排擯正直引用姦邪本當置之重典
姑從輕發落乃降黜直等仍追奪越誥券編發倫釪
春世淵爲民秀聚宏湖廣邊衛充軍時倖已故命文
升珍忠復職致仕斌本冠帶閒住惟陳鉞已致仕并
永憲不問云越字世昌直隸濬縣人景泰辛未進士
初授御史擢山東按察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會虜白河套累入延綏寇掠朝廷命將征討越
[illegible]務以崔窰川荒川栢油川之捷三轉至
[illegible]等以[illegible]來虛率輕騎自榆林出塞

晝夜疾馳三百八十里直抵紅鹽池襲其老營虜衆
奔潰斬首三百五十餘級獲其駝馬雜畜器械無算
焚其廬帳而還自是虜遠遁越以功加太子少保陞
俸一級命總督三邊後徙居固原心甚怏怏乃移疾
乞還京尋涖院事又命提督十二營操練與汪直選
軍每以河套刼營功大賞不酬勞訟懟不已奏請所
司覆奏陞賞之詔以越首謀成功特陞兵部尚書仍
加俸一級餘職如故已而進太子太保見朱永徼功
遼東陞國公亦欲覬得封爵乃因延綏小警嗾直請
出師而已提督軍務僥倖威寧之捷封威寧伯仍兼

左都御史涖院事又與永直等帥師往大同以黑石
崖之捷進太子太傅歲加祿米四百石掌前軍都督
府事爲五軍營總兵時成化十七年春也是年韃靼
見疎至秋命越出宣府擊虜乞班師不許明年遂命
留鎮大同以清水營之捷加祿米五十石又命移鎮
延綏至是竟爲言者所論與直俱敗　上遣錦衣衛
指揮陳璽齎勅往諭之越聞[illegible]嗁幾欲自盡及聞勅
有從輕之言始變色諸子以功蔭報捷得官者皆除
名　今上臨御得放還自便越聰慧過人見事明敏
讀書一讀即了其義其於文藝不學而能用兵能料敵

但喜寧詐急功利比之臣人不復顧惜其爲臺長於
大臣有不悅者陰嫉臺官擊去之惟與保國公朱永
大學士劉珝極相厚終皆反目威寧之役虜忿恨報
復不已得中國人肆其慘毒大爲邊害者數年皆越
所致也初越廷試時疾風捲其試卷颺空而去所司
以聞命便以卷與之至是一敗塗地人皆謂先兆云
鉞字廷威直隸獻縣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兵科給事
遷左給事中陞光祿寺少卿不狥近幸求取大革姦
弊名聲甚著陞山東左布政使阻巡撫牟俸庇其已
故鄉里劉僉事贈賻之私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會太監汪直欲詗察其事於遼鉞懼諂事直用兵得
遷左都御史未幾召入爲戶部尚書改兵部尚書直
稍失寵都督馬儀奏鉞陰事乃命致仕後爲東廠官
校發其贓及收降虜子女逮至京坐黜爲民鉞爲人
機警有才辯遇事敢爲然悻戾險狡既得志益恣肆
士大夫有不合者輒中傷之內結直外結大臣之寵
任者爲腹心相與朋比擠余子俊以攘其位竄馬文
升牟俸以洩其忿御史強珍王崇之皆以言鉞得罪
其在遼東激變外夷侵犯邊儲悉不可一二數其黜
也軍民聞之莫不痛快云縉字子容廣東南海縣人

成化丙戌進士授御史滿九載需選于吏部時當道
用人非有攀附不得進縉恐外遷欲求一京秩不可
得乃與錦衣千戶吳綬謀欲起直倚以爲姦且疏言
直行事公當不可罷先以示直乃進於是復立西廠
直大柄用因德之諷吏部陞縉京職意在都憲吏部
佯若不知擬陞尚寶少卿　上從之七閏月卽以內
批陞右僉都御史未踰年陞右副都御史未及再期
又陞右都御史尋以直寵衰出爲南京工部尚書僅
五月而直敗革職爲民縉自幼不謹細行然性最警
見事捷敏臨機應變遇事敢爲其爲御史巡按浙西

鉏擊豪強扶植善弱聲稱藉然其在都臺不過與王
越輩朋比爲奸以奉承汪直而已外貌呴呴恭遜而
其中殊不可測蓋柔奸也直之復用以禍士大夫而
毒痛生靈縉爲孽魁云顒字養正直隸江都縣人由
戎籍領山西鄉貢天順庚辰進士改庶吉士除翰林
院檢討秩滿陞修撰擢僉都御史奉勅巡撫宣府汪
直帥師出征延綏道經宣府大同顒卑諂阿附甚得
直意回卽用爲工部侍郎尋被劾致仕顒頎身勁氣
才本可用但急於功名始終以附勢驟進此所以不
能保其士節云綬湖廣江夏縣人貴州總兵都督經

之弟成化初以湖廣總兵李震薦其有文武才授錦衣衛所鎮撫從都御史白圭征貴州充前鋒陞副千戶綏形貌寢陋性傾險變詐多端能以術御人諂事汪直為其心腹得陞指揮僉事理刑鎮撫司縉紳士夫初多與之交其後亦有被其禍者既得志招權納賂贓濫不貲直覺其姦乃奏謫南京錦衣衛仍舊職雖已失勢而人猶畏其復來直敗乃除名綏初為李震所薦其後卒傾震至是敗露天下快之

梁方

梁方不詳其出當　憲宗朝專用淫巧以蠱上志賸奇玩進方術指為搜錄異書濫與官爵或已官者輒加顯秩不問何人至有一日得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千餘人僧繼曉者始以貪淫欺妄蠱惑楚府事覺走匿京師賄緣於方方引曉入禁中鼓其術禁中稱為法王發內帑銀數十萬建大鎮國永昌寺西華門外使曉居之於是陝西巡撫鄭時刑部員外郎林俊相繼　上疏論曉與方時為方所譖被謫

劉瑾傳

劉瑾陝西人也　武廟初卽位瑾與馬永成谷大用
張永魏彬羅謹兵聚張興等八人以　青宮舊侍日
導　上畋獵角抵爲樂漸棄萬機戶部尚書韓文憂
之率九卿諸大臣　上言請誅瑾等大學士劉健復
上疏持之於是　上遣掌司禮者八人詣閣下議將
薄瑾等責一日而往返三健等復持不可明日有旨
召文等詣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意
曰諸先生言是第奴輩事　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
少寬之　上自處耳於是瑾等益窘自乞安置南京

而閣議猶持不可司禮監中王岳者剛直人也惡其
儕所爲乃與其屬范亨徐智等言於　上謂文等言
忠讜且衆議不可奪　上不得已從之會夜擬詔且
收瑾等瑾等覺趨至　上前伏地痛哭訴岳等交通
外臣欲害己輩　上意動瑾因進曰狗馬之樂何損
萬機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以司禮監無人耳有則
惟　上所欲人不敢言矣　上怒是夜立命瑾掌司
禮收岳等充南京淨軍尋殺之先是瑾嘗言內閣盛
權賄及文臣凌轢武勳至形於優伶　上素然之及
是去留大臣惟視瑾所向背瑾由是益肆立威箝衆

無復顧忌給事中劉茝以論瑾呂翀以乞留瑾所惡
輔臣劉健謝遷南科給事中戴銑以論瑾御史薄彥
徽以乞留健與遷主事王守仁以救銑與彥徽尚書
韓文以論瑾給事中徐昂以乞留文欽天監監候楊
源以天變疏侵瑾源杖三十戍陝肅州死於道守仁
杖五十謫貴州龍場驛丞昂編民餘並下獄或免或
斥都御史艾璞劉孟尚寶卿崔濬給事中安奎御史
張彧郎中李夢陽主事張偉俱以忤瑾孟枷服吏部
門奎彧濬偉祥枷服東西長安門濬偉祥仍戍夢陽
璞下獄夢陽免璞編民海南自舊制司禮掌章奏然

凡所擬旨必從閣臣自瑾職司禮送閣中旣後悉自
擬於瑾私家百官咨稟塡劄其門諸科若道若部諸
司必跪以謁一日都察院出囚牒內書瑾傳奉四字
者每牒而是瑾大怒罵院中人院長率其屬跪謝過
瑾愈數之諸道不敢仰視匀當外事官無問大小陛
辭已必辭瑾還朝朝已亦必復之瑾詔旨出納閣中
爲虛惟瑾自疏題則稍以付閣中然必極所稱許以
求媚恍成化間嘗遣閹鎭守諸省或置或輟至是業
已復諸閹遂請預刑政其體統一視巡撫瑾從之諸
閹遂悉簡市井惡少年爲爪牙伺察羅絹破人家如

辛卯事一入鎮守郎監臨大吏不敢問海内魚爛矣
瑾既虐甚怨瑾者無所發一日早朝有一紙飄丹墀
間　上命拾以進則告瑾空名書也瑾疑後列羣臣
所爲於是悉出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跪午門道上
時天暑甚至日中有死者曳以去其不死者悉下錦
衣獄三年諸道來朝瑾索布政使入銀二萬兩知無
裹囊也乃令貸於京師富人歸則括諸民以償其貪
括諸類是者無算郡邑騷然而瑾於諸邊送銀若商
人報納之例又悉請停止於是諸邊北於内郡迫空
乏尤甚瑾憂之問計於客客曰國初屯田修備故設

邊足自給今否者以屯田爲豪右所侵也瑾由是遣
御史詣各邊括屯田括寧夏者承風旨溢出屯田數
百頃令租稅視其溢數不行則嚴刑以迫之將校妻
妾有不免於刑者人心憤怨於是指揮何錦等遂校
安化王寘鐇秉間起寧夏殺鎮巡守臣僞鑄印章以
誅瑾爲名　上遣涇陽伯陳英内監張永都御史楊
一清往討之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鐇父子餘黨
遂平瑾既素與永有隙永欲傾之無會及寧夏變而
瑾所激寧夏既平乃與一清謀共誅瑾永獻俘畢從
容同張雄張忠求間言於　上曰瑾流毒海内[illegible]

致天怒人怨頃者重以寧夏之變心怏怏益不自安
與其黨陰謀不軌有日宜乘其未發擒之　上猶豫
永復進曰少遲我輩且虀粉矣　陛下安之乎　上
意乃決即夜遣牌子頭召瑾永復勸　上親往瑾宅
猝觀變瑾方熟寢牌子頭入傳　上命問曰　上安
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列
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内獄明日猝赴錦衣衛獄坐
謀反凌遲處死封三日始罷諸怨家爭啖其肉家屬
無少長悉誅計所籍金以錠計爲萬者二十四爲兩
者復五萬七千八百餘以元寶計者五百萬以兩計

者復一萬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寶石以升計者二斗
甲金者二又冑與甲並金入爪龍者三十盪鼓金者
銀者五百印王者一琴玉者一帶玉者四千一百六
十蟒衣者四百七十衮龍者四牌以牙爲櫃者二牌
名穿宫爲百者五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
分亦未嘗不送内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
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
大者令堂後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
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黃淳長語

逆瑾竊權之日恣意更張以逞貪暴張綵時任吏部尚書聞物論洶洶恐從此生變思惟收致人望庶可借重以鎮服一時於是南陽王懋學泉州蔡介夫俱以致仕提學副使起任兩京祭酒此正如蔡京之起龜山也介夫未及聞命而卒於家懋學至京正色立朝其蒞事一一比於法舉小不敢挾勢侵太學事未幾以外艱歸是行也實天有以全之當時若久在位瑾必不能堪矣其初得請時嘗寄予書曰功名之念從此消除天若假之年但當修身以見於世耳予答書曰欲閑之志在已雖决只恐一旦好事者罔將公令公道又將如之何此亦當時讖言不謂後來果中也

東皐雜記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八

釋道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梵琦塔銘　宋濂

皇帝端居穆清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惟洪武元年秋九月　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竣事近臣入奏　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　召師說法如初錫䜩文樓下親承　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　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柬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以夢堂噩公行中仁公等應　召而至館於大天界寺　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也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天界住持西白金公法門猶子也爲治後事無不盡禮時制火葬有禁禮部以聞　上特命從其教茶毘之餘齒牙舌根

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纍纍然如珠其弟子
文晟奉骨及諸不壞者歸於海鹽卜以八月二十八
日建塔於天寧永祚禪寺葬焉嗣法上首景獻復偕
文晟以仁公所造行狀來徵銘仁公博通內外典文
辭簡奧有西漢風其言嘗可信弗誣謹按狀師諱梵
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耀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
母張氏張夢日墮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
其頂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爲
曇曜云年七歲靈性穎發讀書即了大義或問所習
何言即應聲曰君子喻於義至於屬句倣書皆度越

餘子遠近號爲奇童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
謨師尋依晉翁詢師於湖之崇恩詢師師之從族祖
也趙魏公見師器之爲鬻僧牒得薙染爲沙門繼往
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十有六矣詢師遷住道場
師爲侍者居亡何命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
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
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
雙徑師往問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
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荅師叱之使出自是羣疑
塞胷如塡鉅石會元英宗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
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動汗如
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
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之句翩然南
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貌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
子得之矣遂處以第一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
於師有來叅叩者多令師辨決之元泰定中行宣政
院檢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師
受經之地爲創大寶閣範銅鑄賢劫千佛而毗盧遮
那及文殊師利普賢千手眼觀音諸像並寘其中復
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偏將壓師

禱之夜乃大雨風居氓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塔偏亟
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遷杭之報國轉嘉興之本覺
更構爲佛閣九楹間宏偉壯麗儼如天宮下移人世
帝師嘉其行業賜以佛日普照慧辨禪師之號佛日
頗符昔日神僧之言識者異焉會報恩光孝虛席僉
謂報恩一郡巨刹非師莫能居之師勉徇衆請而往
尋退隱永祚築西齋爲終焉之計至正癸卯州大夫
強師主其寺事時塔燬於兵師重成之景獻爲鑄寶
壺冠於顛感天花異香　景獻爲代復歸老
於西齋云師爲人形[illegible]　觀精朗學明正法

澇沛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涵之處黑白嚮慕如水歸壑一彈指間湧殿飛樓上挿雲際君子謂師縱橫自如應物無迹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歛寂寞無聲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句麗洛决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潢襲藏不翅拱璧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師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得法者曰祖光曰景獄受度者曰明誠曰正定等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戲翰墨則見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於世

手慕師之道甚久近獲執手護龍河上相與談玄因出賸語一編求正師覽已歎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師之善誘惟此一端亦可槩見及聞師沒與國史危公哀悼不自勝危公亦深知師者也

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峯寶金公設利塔碑

宋濂

禪師諱寶金族姓石氏其號爲壁峯生於乾州永壽縣之名胄父通甫宅心從厚人號爲長者母張氏亦嗜善弗倦有桑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張且囑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禪師白光煜煜然照室幼恒多疾纏綿衾枕間父母疑之曰此兒感祥徵而生其宜歸之釋氏乎年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爲弟子既薙落受具戒徧詣講肆䆒性相之學對衆演說彙彙如貫珠聞者解頤已而捐䉼嘆曰三藏之

文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華繽紛金蓮湧現尚未能出離死生況區區者邪即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眞公樹正法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之公示以道要禪師大起疑情三二年間寢食爲廢偶攜筐隨公擷蔬於園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禪師曰然曰汝何所見禪師曰有所悟爾曰汝第言之禪師舉筐示公公非之禪師寘筐於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禪師厲聲一喝公奮前揕其胷使述旨禪師築公胷仆之公猶未之許笑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

耳禪師聞之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憩峨眉山
不復粒食日採松栢啖之脇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
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自是入定或累
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禪師已溺死
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禪師燕然坐如平時唯衣濕
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
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
其眞耳急往來證於公反覆相辨詰甚力至於抵傾
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翼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
畫一圓相禪師以袖拂去之公復畫　圓相禪師於

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禪師又增一畫成
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禪師於十字
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禪師
一一具荅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
間參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
無用和上有去坐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
邪爾宜往朔方共道當大行也無用蓋公之師云先
是禪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
諸佛五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
山秘魔岩也爾前身修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

既悟遂遊五臺山道逢首女子身被五綵弊衣赤
足徐行一黒獒隨其後禪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
爾日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艮久乃没叩之同行者皆
弗之見或爲文殊化身云禪師乃就山建靈鷲庵四
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餱糧來獻者日繽紛也禪師悉
儲之以食游學之僧多至千餘人雖丁歳大儉亦不
拒也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慰勞甚至
天竺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爲三百歳人敬
之如神禪師往與叩擊空瞪眎不荅及出空嘆曰此
眞有道者也冬夕大雪有紅光自禪師空室中起上

接霄漢帝驚嘆賜以金紋伽黎衣遣歸明年己丑復
召見延春閣命建壇禱雨輒應賜以金繒若干禪師
受之[illegible]以振饑乏之民又明年庚寅特賜寂照圓明大
禪師之號詔主海印禪寺禪師力辭名香法衣之賜
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爲依
皈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　大明皇帝即位於建
鄴明年己酉燕都平又明年庚戌詔禪師至南京夏
五月見　上於奉天殿且曰朕聞師名久以中州苦
寒特延師居南方爾遂留於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
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　旨又二年辛亥冬十月朔

上將設普濟佛會於鍾山命高行僧十人涖其事而禪師與焉賜伊蒲饌於崇禧寺　大駕幸臨移時方還明年壬子春正月既望諸沙門方畢集　上服皮弁服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勑禪師於圜悟關施摩陀伽斛法食蕆事寵齎優渥夏五月悉鬻衣盂之資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　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有玄關畫倍已成正覺之言　天光昭回人皆以爲榮時疾已革不能詣闕謝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祖全智信請曰和尚逝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暴白於後世邪禪

師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然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有九後三日奉龕茶毗於聚寶山傾城出送香幣積如丘陵或恐不得與執紼之列露宿以俟之及至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紛然爭取灰土爲盡禪師體貌豐偉端重寡言笑福慧雙足所至化之故其在山也捧足頂禮者項背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香華擊梵樂而迎者在在而是不啻生佛出現其行事多可書弟子散之四方無以會其同祖全等將以某年月建塔於某山制擬其大畧請安次王著爲狀一通徵濂爲之銘　上飛方

丘宿於齋居濂與禮部尚書陶凱實侍左右　上出賜禪師詩令觀之其稱禪師之德爲甚備夫　聖人之言天也因知禪師之道上與天通下從人望雖不獲遂名山大刹要可以無憾然而月林觀公遠承臨濟正宗其第五傳曰無用寬公竺源盛公竺源之道行於南無用之道著於北禪師蓋無用諸孫也濂近銘竺源之墓今又述禪師之行而文諸碑焉嗚呼哲人云亡柰何不與大法衰微之嘆乎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并序　宋濂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十又五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煖氣體貌如生又二日用闍維法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illegible]及火既滅諸設利羅珠圓玉[illegible]盈升四衆爭取灰燼爲盡其弟子某等涕淚悲泣攀號無從於是俯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中實在寺東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於其同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若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公留姑蘇謂大師精神尚

彊豈遽如其所言及治任來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公於塔前自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俾芳不朽垂範將來乃加評騭輯成簡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是大師也始終俊偉不愧龍象子通吾宗其言當見信於世盍爲文揭之碣上然公以叢林碩德位冠五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是托非相知之至深耶其又何辭大師諱輔良字用貞其號曰介菴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也父諱伯和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圖氏書輒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有挾相形術者謂其父母曰是兒骨骼清聳緊峭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母方鍾愛不信其言大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羣童遨遊其間徘徊愛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之曰在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公參叩道要卒爲天下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俾從同里迎福院僧壽彌薙落及受其戒即慨然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示肯綮終日牆面可乎去從北禪淨法師習天台教觀所謂三乘十二分研其精華攝其密微充然若有所契士瞻杓公將往天平

山白雲寺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其間士瞻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沉溺不返如入海算沙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焉從曰笑隱訢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緇白信從如子歸母朝廷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大師往見廣智即以全器法寶期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弦發而箭馳雷舂而電掃剎那之頃凡情頓喪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塗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厲廣智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怫[illegible]

度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藏鑰
於四明阿育王山與住持石室瑛公縱横相叩擊石
室極推譽之至正壬午行宣政院檄師出世嘉興資
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恩於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十
又六衆頗易之大師敍衣出食爲修建之計崇基廣
構文甓雕甍金碧煒然前後相照往來觀者始皆信
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童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天
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童時會海内大亂兵
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絶勝
覺場凉烟白草樓迷於夕照之間過者爲之慨嘆康

里公爲浙江行省丞相妙柬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大
師爲宜遣使者命居之既至剪剔荆蓁葺茅爲廬以
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闡示徒衆語尤激切其
言有曰達摩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
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
之變大地爲黄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
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參學之士多
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既周手疏衣貲入公帑散交
游及治喪斂之事顧左右曰翼日巳時吾將逝矣及
期澡浴端坐書偈而殁大師四坐道場解黏發覆如

利刃之破骨索甘露之洒稠林無不斷絶無不霑潤
故所度弟子心果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若干
人頗號繼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
胷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偈辭
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構舉揚大法不務緣
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時兼
修之未嘗少息其所見益卓然云嗚呼道行無跡妙
極無象求而即之膠契本眞未定之先則萬緣鼎沸
發慧之後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而無所不力
則神器化於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師和

粹外形淵懿内朗造請之間因言懸解證不染不遷
之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惡乎至此或濂
也不敏蚤從諸老游欲假般若爲宅心之地夙障已
深竟爲世諦文字之所纏縛鷄鳴而起唯倀倀逐物
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豈不惕然以自憐悵然而
退思者乎

文明海慧法師善繼塔銘　　宋濂

能仁氏之敎流入中夏愈傳愈熾於是諸師各有所建立譬如一燈分爲千燈燈之用雖殊而光明則一也天台四敎法性兒行之宗自南嶽以來渭空假中三觀不閒三千性相百界千如之妙一念之間具足無減其說尊勝實特縱歷百千萬劫洸洸乎嗷嗷乎不可尚已某竊怪方袍之士幸得與聞其敎多覼爲空言卒局於小智之域良可悲也其眞見實踐有若文明海慧法師者其亦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法師諱善繼字絶宗族婁氏越之諸暨人考某妣王氏嘗

有娠夢神人授白芙蕖法師乃生始能言見母舉佛號合爪隨聲和之年稍長季父客授山陰靈秘寺從治春秋經稍稍究三藏諸書喟然嘆曰春秋固佳乃世間法欲求出世間非釋氏將疇依此身不實有如芭蕉穹宮㸌爵縱因書而致亨得幾何時邪大德乙巳投其寺僧思恭祝髮明年受具戒從西天竺大山恢公習天台敎觀大山甚器重之每言數百人中唯繼上人爾暨大山遷雲間延慶法師復往南天竺從湛堂澄公湛堂器之如大山嘗問之曰佛不二門屬何觀法法師曰三種觀法屬對三部此文既與止觀同以觀體的是從行湛堂又問諸經之體爲迷爲悟對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顧所詮經之旨何如耳湛堂喜溢顏色曰法輪之轉他日將有屬於斯子乎宗周文公聘住集慶寺豔法師之學延主賓朋尋領其懺事湛堂復速法師還俾主第一禪林南天竺素稱敎海法師提唱宗乘有聲絶出於四方會湛堂移上竺而玉岡潤公來補其處仍留法師居其職徒衆四集無不涵腴飲醇克足而後去天曆己巳法師出世住良諸大雄敎寺日講金光明經感法智見夢謂之曰爾所講經與吾若合符節惜乎所踐猶未逮其言

耳法師遂益篤精進之行至正壬午浙省平章高公納璘兼領行宣政院移住天竺薦福敎寺某甲子左丞相朶兒只公繼領院事陞主天台能仁敎寺法師凡三主伽藍執經輪講者多豪俊之士宏闡法華妙玄文句朝講暮解五章四釋奧義昭晰且策勵之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即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即法華三昧之正體須解行並馳止助兼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吾祖命宗之意矣蓋法師抉剔經備敷繹刪訓如山川出雲頃刻變化而雨澤滂然四施若諸草木纖洪短長無不霑丐識者咸謂慈雲神照之

再世云辛卯之春俄謝事超然獨往犇薙落師與法堂歸寂已久法師既於靈祕葺舊廬以奉祠事又住居南山明靜院洒掃湛堂之塔其報本之念尤惓惓也未幾兵難荐作其高弟是乘請法師東還華徑池深木寒法師驩然就之且以無常迅速嚴修淨業繫念佛名晝夜不輟一夕集衆而言曰佛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將焉托乎吾殆歸矣遂索筆書偈端坐而逝時丁酉歲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三火化牙齒及舌根弗壞舍利纍纍然滿地其徒以某月日斂骨塔於靈祕之西坡

所度弟子三十二人嗣其法者則靈壽懷古延慶自明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峯淨昱演福如玘報忠嗣璡卑溪仁讓香積曇胄也法師氣句行裕行履淳固內外諸書無不精徹而大江東南恒推爲敎中之宗講演妙法華金光明諸部經凡若干會主脩法華淨土懺凡若干期所感靈異不一而足是乘嘗爲書以淑後人法師曰吾宗本離言說不得已而有言爲彰授受也是故意以至章安結集之後不過代相紬授而已其間或有斥邪衞正者亦豈好辨哉今大經大法粲如日星之懸汝輩宜修習不暇奚俟予言聞

者咸服其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孟頫黃文獻公溍周內翰仁榮李著作孝光張鍊師天雨皆結法師爲方外交時相唱和於風月寂寥之鄉晚與黃張二公欲結樓烟淨社未果而法師殁當沒之日叢林中皆相哀慕曰吾宗法幢仆矣後十七年演福繫法師梵行徵濂爲塔上之銘濂嘗遊文獻公之門聞公談法師之德之盛以爲無讓古人恨不得映白月而濯冷風今法師不可見矣幸其嘉猷茂行猶得聞其梗槩此無他遺光之所照者尚有人言之後二十年則

言之者鮮矣又後三十年則誰復知之者此金石之勒不可不致謹也因從衍福之請歷序而鋪張之千載之下請斯文者儼然如見法師於定慧光中其有不蹶然興起而惕然自厲者乎

大天界寺住特孚中禪師懷信公塔銘有序

宋濂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示寂之十四年其弟子似桂謁濂於禁林合掌胡跪而爲言曰先師之塔在金陵牛首山者則眞骨與設利之所藏其別分爪髮衣履而瘞之則四明之太白山也太白之銘佛眞文懿大師國淸噩公實爲之而牛首乃師之全塔反有石而無詞不幾於甚闕典歟居上深究内典爲孖徒之所信向海内尊宿多藉發其幽光豈宜於先師獨漠然忘情乎庸敢援例以請濂來江表聞柟師之

德者人人不能殊則師誠有道之士也文辭固無益於道後之人欲求其行業則將何所徵之哉因不欲讓而謹書之師名懷信字孚中俗姓姜氏明之奉化人父某嘗爲某縣校官母劉氏夜夢大星隕室中有光如火承取而吞之覺即有孕及誕狀貌與凡子性凝莊不妄擧動唯見沙門至其家必躍而親之稍長受三經於宋進士戴公表元經旨悉暢達然非其好也年十五離家從法華院僧子思執童子之役已而祝髮爲大僧受具戒於五臺寺聞延慶半巖全公弘三觀十乘之旨復與之游久之且歎曰教相緐多造

如烟海苟欲窮之自困耳即棄去渡浙河而西凡遇前輩叢林名碩輒往叅扣下語多弗合不勝憤悱華藏竺西垣公遷主明之天童景德禪寺師隨質所疑竺西一見知爲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語師擧疑愈熾一日上堂擧與化打克賓公案問荅有契竺西曰俊哉師子兒也師自是依止不忍去就維那之職竺西入滅天寧雲外岫公來繼其席命師司經藏管鑰文采漸彰不可遏太定丙寅行宣政院請師出世明之觀音師策勵從衆視分陰若尺璧唯恐其失之天曆己巳遷住補恒洛迦山師不以位望之崇效它

浮屠飭車輿盛徒御誇衒於人自持一鉢丐食吳楚間鎭南王具香華迎至府中虛心問道語中肯綮且出菩提達摩像求賛師運筆無停思辭旨淵邃王甚嘆服宣讓王亦遣使者奉旃檀香紫伽黎衣請示法要師隨其性資而導之二賢王雄藩之望首加崇禮諸侯庶民無不望風瞻敬施資塡委姑蘇虞奇石師遂購善工造多寶佛塔十三成載歸海東俾信心者禮焉駙馬都尉高麗王繹而吉尼丞相撒敦以師行上聞賜號廣慧妙悟智覺弘教禪師及金襴法衣一襲至正壬午升住中天竺山天曆永祚寺乙酉遷天

董不半載開百廢具舉佛殿之役最鉅亦撤弊而
新之丹輝明碧照耀海濵師建塔中峯之祖庭慨然
有終焉之志己丑冬十月江東大龍翔集慶寺虛席
行御史臺奉疏迎師主之龍翔文宗潛邸及至踐祚
建佛剎於其地棟宇之麗甲天下其秉住持事者若
咲隱訴公曇芳忠公皆名德之士舉行百丈清規爲
東南楷則亡何毀於火忠公新之惟海會堂未就而
化僉謂繼忠公之躅非師無以厭衆心往反者三師
始赴之暨升座提唱宗乘萬耳聳聽委蛇不迫而玄
機自融無小無大皆驩然親戴之或謂龍翔初政稍

示威嚴以懲驕惰之習師笑而不荅師度衆誠感孚
乃出衣盂之私補前未建之堂不日而集會元政大
亂戎馬紛紜寺事艱窘師處之裕如一不以屑意一
日晨興索蘭湯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
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
慟且呼曰和上去則去矣寧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
復瞑目叱之侍者呼不已師握筆書曰平生爲人戾
毀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
畢復瞑時丁酉秋八月二十四日也壽七十八臘六
十九停龕七日顏面如生作維者旁午而名節凡[illegible]

積如丘陵九月一日荼毘於聚寶山前舍利如菽如
麻五色粲爛雖烟所及處亦纍纍然生貯以寶缾光
發缾外其上足弟子某以某月日坎牛首山東麓爲
宮藏之復建塔於其上師賦性恬沖喜氣溢顏間生
平未嘗以聲色忤人人有犯之者頷首而已然進修
極勤自壯至耄默誦法華經一部雖暑爍金寒折交
無一日闕者屢感蓮花香滿院芬郁異常非世間者
可比當　大明兵下金陵僧徒風雨散去師獨結跏
宴坐目不四顧執兵者滿戶無不擲杖而拜　上嘗
親幸寺中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慤特爲改龍翔爲

大天界寺寺之逋糧在民間者遣官爲徵之師將終
前一日　上統兵駐江陰沙州上當晝而寢夢師服
褐色禪袍來見　上問曰師胡爲乎來也對曰將西
歸故告別耳　上還聞遷化衣與夢中正同大悅
詔出內府帑泉助其喪事且命堪輿家賀齊叔爲卜
金藏舉龕之夕　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其寵榮
近代無與同者師有五會語錄行於世其傳法上首
則雙林致凱江心慧恩大慈寶定某剎寶璋瑞岩文
淵保福宗秩翠山志理淨土永顯妙智淨据定光文
樾其剎明晟天華士謙豐安至慶聖泉普奕福林道

巽五峯普錫石門永泰霞嶼元良廣祐永環皆其人也惟昔天童坦一公以一眞之學承松源四葉之傳㷠白趨慕儼如毛之有麟甲之有龜也師亦以眞承之故能樹精進幡持金剛劒入般若關爲十代人天之師無他眞則不妄不妄則近佛之道矣宜乎遭逢維新之朝上聞 帝心昭被殊渥至親枉乘輿而臨幸之龍光赫奕絢耀吐吞至今山川尚有餘輝是當揭之崇碑明示方來使學佛者有所起信焉

佛光普照大師茂塔銘

宋濂

佛光普照大師示寂於天童景德禪寺時元明良公方主寺事爲師四衆持服如喪住持禮越七日用旛幢香華道引靈龕於太白山之陽除地爲禪行西方茶毗之法火方舉忽有物飄灑晴空中似雪非雪如雨非雨視之非無搏之非有霏微繽紛離地卽隱盤旋烈焰之上至火滅乃已葢天華云師自幼齡常中夜跏趺習爲禪觀母惡之推之使仆輒達旦不瞑年十六依傳法寺僧希顏於杭既髮落受大戒於昭慶惠律師已而希顏使司米鹽細務師嘆曰離家爲求道耳苟羈紲於此何異狗苟蠅營者邪乃潜行大江之西見南澗泉公於雲居泉公命入堂師繼遷掌藏輪師晝夜繫念無須臾間斷一夕松月下照起步簷隙間巖泉冷冷然微有覺觸遽往白之泉公泉公謂曰此問尋常設施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林茂禪師乃橫川嫡嗣見道最眞今住饒之永福子當往依之師卽擔簦啟行既至古林問曰爾來欲何爲師曰正爲死生事大特來求出離爾古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死生本根何緣入此革囊耶師擬議欲荅古休以錫杖擊之師豁然有所悟入自是機辨峻絕縱橫

自如古林器其爲人命居第一座未幾古林遷建康之保寧挾師與俱仍命居前職踰一年回浙中會月江印公蒞湖之道場法席之盛震於東南請師分座說法大衆莫不悅懌至正壬午行宣政院命長明之瑞雲山清凉寺學徒奔湊機鋒相加如兎走鶻落辭日輒失有沙門至問對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邪沙門噓一聲師厲聲喝之沙門有省而去其應機接物皆刊落支流直造根源故所詣者如日覩所藏物而手探取之識者謂得古林正印師住清凉一十五年始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凝塵滿席

晏如也良公法中之猶子迎歸天童之此軒俾首衆舉揚法要未幾謝事一日示微疾左右具觚翰請書偈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爲明日請前序諸比丘與之言別即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以頷枕之而逝實甲辰八月二十七日也經七昏旦容貌明潤捫其頂猶溫壽八十五臘七十初師就火葬獲舍利如珠璣者頗衆以某年月日建塔於瑞雲山之西岡藏焉師諱茂字寶庵別號松隱族鄭氏世爲奉化儒家父季母胡氏師爲人篤實無僞於道有聞一時諸大老若平石砥公古鼎銘公了菴欲公皆推師爲甚重銘公至謂師抱負於古先一軌導諸未悟咸廓本眞達磨之道賴以不墜則師之道從可識矣今其可見者有語錄一編行於世良公恐師懿行日就泯泯乃爲事狀法嗣淸守持來京師請濂爲之銘濂聞方策所載靈僧示滅多有天花之祥或者遂謂大乘境界去來無跡奚以神異爲事殊不知末習澆漓人懷厭怠苟無以聳動瞻視何以表眞悟而啟正信哉示現微權固與諸法實相同一揆也有如師者其事蓋無讓於古銘以昭之庶幾無愧辭

無盡禪師祖鐙碑銘　宋濂

天台有上雲峯在州城西南十餘里重崖疊巘如雲旓翠蕤盪摩於空濛而靈巖龍湫吐納光景尤號勝絕是宜有道者之所棲息五季時東甌大士永安來居之疏釋經論多至百餘卷皈依者日衆遂闢地爲鉅刹錢忠懿王賜額曰證道三百年間洊罹焚毀惟存斷礎於斜照荒烟中無盡禪師傷之周覽故址嘆曰大士韶國師之法嗣也吾可不遵行遺軌乎延祐甲寅縛草爲庵廬晏坐其間虎狼蛇豕交跡於戶外禪師攝伏之不能加害日與其徒修苦行以自給冬

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人多化之以勤勞修持爲第一義荆棘之區變爲寶坊金碧交輝上矗天際而諸禪林環列於其下上雲之境於是爲尤勝有以土田爲布施者則辭之曰先佛以乞食爲事吾焉用此爲南堂欲公名重一時作長偈寄之謂禪師行業不讓大士然天性尤孝謹迎母董氏養之山中年九十四而終衆以非沙門行譏之禪師曰世尊尚升忉利天爲母說經我何人斯敢忘所自洪武己酉春正月忽示微疾召其法嗣惠峯主持普饒繼其席二月八日復作書與同袍道別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曰未也或曰和上正當此際何如禪師破顏微笑曰昔古德坐疾有問者云還有不病者乎古德云有又問云何物是不病者古云阿爺阿爺禪師既舉此語良久又曰如此喚做病得否衆皆無言禪師祝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禪師曰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機例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時是月九日也壽七十八臘五十七火化異香襲人所獲舍利不可勝計其弟子智宗善守道成及今住持普饒以某月日

建塔於峯之右原大河衛鎮撫林君性宗嘗從禪師遊師勉以忠孝迄能爲　國宣勞爲時顯人恐禪師之行不白於叢林以隆恩大師道原所爲狀來徵文謹按狀禪師諱祖鐙無盡其字也族王氏四明人父好謙嘗寫華嚴經五色設利見於筆端禪師年方幼嘆曰般若之驗一至於斯邪年十四即求出家依郡之天寧僧良偉薙其專其寺住持東白明公旣得度復受其戒於開元奎律師已而日溪泳公來代明公說法命掌綱維司藏鑰日溪升堂禪師出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

求忽然觸着却來再問禪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
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喝禪師遂禮拜日溪曰見何道
理便爾作禮禪師曰開口即錯日溪領之禪師服勤
數載復出參名德以驗其所證時中峯本公在天目
方山瑞公居淨慈無見覩公住華頂斗岩芳心主景
星禪師皆與之辨詰其所印葢不異見日溪云禪師
得道已思韜晦而護持之及遇上雲峯勝地卓錫其
中遂至終身焉嗚呼若禪師者可謂能守道而弗遷
者矣古之僧伽多寄跡岩穴友烟霞而侶泉石至於
頭步不與塵俗接者治內之功純務外之意絕也風

教日偷學者始不知自立榮名利養之念交蝕於心
胷奔競干請無所不至足以來有識者之訕侮可勝
嘆哉禪師一鉢自將策厲學徒於寂寞之濱雖施者
填委振起頹廢重樓傑閣彈指現前亦未嘗見其有
爲震黃鍾於瓦釜雷鳴之際翔靈鳳於衆禽飛紛之
時謂爲禪師矯弊之功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慧曇遺衣塔
銘　宋濂

浮圖之爲禪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唯借律院
以居至宋而樓觀方盛然猶不分等第唯推在京鉅
剎爲之首南渡之後始定江南爲五山十剎使其拾
級而升黃梅曹溪諸道場反不與其間則其去古也
益遠矣元氏有國文宗潛邸在金陵及至臨御詔建
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葢矯其弊也國朝因之錫
以新額就寺建官總轄天下僧尼當是時覺原禪師
實奉　詔涖其職夫當興王之運親受　聖主付囑

以統釋教之事誠優鉢曇華千年一現者其順寂也
惡可不勒羣行以貽後世乎師諱慧曇覺原其字也
姓楊氏天台人父某母賈氏夢明月自天而墮取而
吞之遂以有娠及生容貌婔如長不與羣童狎每入
塔廟輒對法王瞻禮父母察其有方外緣俾依越之
法果寺比丘某年十六爲大僧受具戒已而學律於
明慶杲公習敎於高麗教公眞積力久忽拊髀嘆曰
毗尼之嚴科文之繁固吾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斷
衆流一超直入非禪波羅密曷能致之時廣智禪師
笑隱訢公敷揚大法於中天竺海內仰之如景星鳳

皇師往造焉備陳求道之切廣智斥曰從外入者决
非家珎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㷀然獨坐一室
久之未有所入廣智　日舉百丈野狐語師大悟曰
佛法落我手矣只爲分明極翻成所得遅廣智曰爾
見何道理敢爾大言耶師展雙手曰不直一文錢廣
智頷之乃命侍香天曆二年己巳龍翔新建文宗命
廣智爲開山住持師實從之爲掌藏鑰明年庚午廣
智如燕都見文宗於奎章閣同行者皆股栗不能前
師獨神氣恬然廣智嘆曰眞吾家師子兒也及歸適
寺新鑄銅鍾成廣智曰吾聞非福慧兩全者莫先鳴

鍾卽令師擊之至順二年辛未出世牛頭山之祖堂
寺師蕃剔穢荒爲之起廢使殿閣一新且改其號曰
祖山寺至正三年癸未遷住清涼廣惠禪寺師撙節
諸用其起廢一如牛頭帝師嘉之授以淨覺妙辨禪
師之號十五年乙未復遷保寧禪寺十六年丙申王
師定建業師謁　皇上於轅門　上見師氣貌異常
嘆曰此福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時當儉
歲師化食給衆無闕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師
懼寺田之蕪廢也請於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爲樵者
所剪伐師又陳上封一劍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至

今益鬱然云踰年丁酉賜改龍翔爲大天界寺　詔
師主之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舉宣秘法要　車
駕親帥羣臣幸臨恩數優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
筵至無所容先是僧堂寮庫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
不歸　上見焉亟命相國李韓公出之且　親御翰
墨書天下第一禪林六大字懸於三門洪武元年戊
申春三月開善世院秩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世
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須
降　誥命俾服紫方袍章逢之士以釋氏爲世蠹請
滅除之　上以其章示師師曰孔子以佛爲西方聖

人以此知眞儒必不非釋非釋必非眞儒矣　上亦
以佛之功陰翊王度却不聽　上聞寺僧多行非法
命師嚴馭之師但誘以善言諸郡沙門汙染習俗實
悖教絶或勸當痛治師曰諺有云大林有不材之木
能盡去乎祇益釋門之累爾事呈露者勿恕可乎二
年己酉冬中風得瘖疾遂罷院事三年庚戌春三月
疾良已夏六月奉使西域四年辛亥七月至省合剌
國布宣　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館於佛山寺待以
師禮九月庚午示微疾食飲弗進甲戌見王有欲歸
之意王令名僧咸來相慰乙亥沐浴更衣呼左右謂

日乎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夜參半問云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於四三日日出矣恬然而逝其月蓋丙子云壽若干臘若干踰五日顏貌如生王大敬嘆斮香爲棺聚香代薪築壇而荼毗之王與百僚送至壇下命比丘十餘旋繞誦諸陀羅尼呪至火滅方已拾靈骨祔葬其國中舍利塔中七年甲寅秋九月丙寅同門友天界住持宗泐奉遺衣藏於南京聚寶山雨華臺之側云

大天界寺住持白菴禪師力金碑銘　宋濂

大天界寺住持白菴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子其母周氏夢一厖眉僧類應眞者直趍房闥麾斥弗退因驚呼而覺遂懷娠時至而育奇芬馥郁滿庭年臨五六方額圓頷白皙如玉琢見者無不憐愛縣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玩之欲索爲子父母靳弗與逮七歲頴悟異常凡書一覽即能記憶或見佛像輒五體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於母曰兒患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

已父母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寶積院道原衍法師爲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頗其樞要衍公上秀之德藏師爲綱維之職軌範肅然忽喟然嘆曰名相之學略諳之矣盍棄之而往蹐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于雙徑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示以德山見龍潭師語奮迅踊躍直嗣其機從而有契銘公俾掌記室曾未幾何分座後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靈雨霑潤四衆信服復陞居前堂聲光燁燁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之瑞光寺會嘉興天寧寺災郡守貳咸曰非師不足

起其廢具禮幣遣使者力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兆
舉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贊嘆帝師大
寶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號師自幼
喪父惟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焉
同袍或議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
之易易也洪武改元　皇帝御大寶闢弘闡佛乘首
開善世院俾擢有道浮屠莅天下名山抗之淨慈主
席尚虛僉欲師居之疏與幣交至浙江省臣復遣使
趣之師皆力辭乃退居同歸庵迎母以養僕夫忽夢
庵前有花如芙蓉然光彩絕異或謂夢者曰此花天
子嘗取之而去旦而遽失其處人以為誕已而有旨起
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日乃僕夫所夢之宵也
師應　詔至闕見　上於外朝慰勞優渥即令內官
送之入院賜以天廚法饌萬機之暇時　召入庭奏
對多稱旨益師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士與薦紳
談論霏霏如吐玉屑故咸樂與之游至於勘辨學子
務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機用迭發尤使學者欽仰不
置四年春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廣薦
法會於鍾山命師總持齋事師能靈承　上旨凡儀
制規式皆堪傳永久肆以母年耄舉徑山勵公自代

復還庵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　大駕臨幸詔
師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
悅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
汝等勿以世相遇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藥飲食手
書一偈委順而化實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停龕
六旬始行荼毗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齒牙不壞於
火設利羅無算觀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十有七僧
臘三十又六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眞淨大禪師永寧碑銘

宋 濂

臨濟正宗九傳至於東山演公全機大用譬猶日月行天鑄隙畢照其弟子上承法印開拓覺源固不可以一二數就其傳派尤著者言之其一爲圓悟勤其一爲天目齊其一爲開福寧圓悟而下又岐而爲三曰虎丘隆曰此庵元曰大慧杲其道多行於南天目六傳至海雲簡開福六傳至金牛眞其道多行於北佛性無南北而佛法亦然其融通混合覃被無際震盪經鋾靡間幽顯論者未易多此而少彼也金牛世

適實大湖無用寛其又鐵中之錚錚者歟無用之子則吾一源師其人也師諱永寧一源字也自號虛幻子俗姓朱氏淮東通州人世爲宦族父某母隴西李氏師既生男氏吉安郡守某愛其黠慧命爲嗣年六歲入鄉校經籍即能暗記且了其大意然非性之所樂也聞人舉佛陀號遽注耳聳聽九歲懇求離俗父母弗之許輒連日不火食乃使依族𡡉模上人於利和廣慧寺利和州之望刹宋有淮海肇禪師說法度人聲聞當世前一夕寺衆同夢迎肇禪師次日而師至識者異之謂禪師乘願輪而再世焉十二歲游揚之

雍熙寺會主僧來峯泰編禪林類聚成師覽之笑曰此古人糟粕耳黠檢何爲河南王童童奇其幼而器之屬僧錄司給牒薙度爲沙門尋受具足戒自時厥後遂累出游浙河西見諸大老下語無所契中峯海方柄法蘇之萬壽留之經年已而入穹窿山謁克翁紹克翁祭其志不凡俾掌藏室時年已十九矣一旦欲歸鄉省覲禮至毗陵約明極永相於焦子山精修禪定稍涉睡昏則戴沙運甓懸版坐空如是者五年明極曰藏主見解且至宜往參人遂至淮西太湖山求印可于無用無用門庭嚴峻師方入戶厲聲叱

出之師作禮於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曰不着燈道曰請和尚道無用便喝師退就禪室徹夜不寐一旦聞無用舉雲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入堂無用便打然知師頓悟令造偈拈趙州師立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剩無用咯然一笑復舉謠道偈問師曰掣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師曰火迸星飛有何擬議敵而當機不是不是無用振威一喝師曰喝作

歷無用曰東瓜山前吞匾擔捉住淸風剝了皮師不覺通身汗下亟五體投地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無用曰閉着口自是侍左右者三年且以斷厓義所椅巳像親署一花書授師曰汝緣在浙逢龍即住遇池便居師遂還浙時虛谷陵元叟端瀕翁慶幻住本天如則各據名山遞展化機師皆往扣擊道相脗合而幻住尤譽師弗置元祐庚申延師住廣德縛茆於大洞中洞左有實相寺馬祖弟子澄云道場師爲起廢重新之同時有無一全遯迹於石溪石溪與大洞相望人謂廣德之二甘露門至治癸亥宜興之龍池請師

建立禪居師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作室以閒計者凡數千命之曰禹門興化庵先是山顚有龍池其深巨測能出每大水民甚苦之師召龍受三歸依戒龍不復出師居之久復厭其未幽邃也擇絕巘作室以居至壁立如削處斷木爲棧鈎鏁連鎖棲板於空中不日告成師足不越戶限者二年學徒聞風遐邇坌集師亦不能悉拒也帝師大寶法王稔師之道行降師號曰弘教普濟禪師泰定乙丑州西之九里有地曰靑山山明水秀前僧副周某延師之至爲創寺一區因以九里名之師曰善則善矣僅二紀必當變遷

時人猶不之信也至順庚午出世住李山祇寺辦香酬恩卒歸之於無用俄有詔集桑門千七百人閱毗盧大藏經一七日師陞座敷繹正法天降甘露雨三年退歸龍池時元叟主雙徑月江印主雲峯皆招居第一座辭不赴元統甲戌淛西江東道廣敎總管府具疏請主常之天寧萬壽州守戍將敦勸尤力師漠然若無聞或激曰大法火冷灰寒師乃欲自暇自逸耶師爲蹶然而起寺嘗災方議經營前住持幽岩靜夢殿楹仆地師以隻手擔之暨師至果爲新釋迦寶殿塐佛菩薩天神諸像椎冠諸刹踰八年有言師於

順帝者錫號曰本覺妙明眞淨禪師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命師主大華藏寺師舉龍門膺代之明年復命補天童景德禪寺師堅以疾辭又退歸龍池宜興銅官山舊有北嶽菩薩院燬於會昌士潘敬之重構焉師以九里寺助建法堂丈室之屬以年稽之正二紀矣人益嗟愕謂師能前知戊子有旨趣入覲說法於龍光殿上悅賜金襴法衣兼以玉環加師號曰佛心了悟大禪師帝師亦有絳袍毳帽之賜居無何奉旨函香至五臺山曼殊大士爲現祥光五道明年陛辭南還道過維揚鎭南王波羅普化率妃嬪等延

師入宮稟受大戒賜以白金盂及僧伽黎衣遣司馬
護還龍池庚子師爲慕道者所逼出領善卷寺寺已
弊師施資產之功且覓其寳街明年募善士萬
八爲萬善同歸會二晝夜及瘞兵後枯骨至無萬數
壬寅又退歸龍池癸卯廣德大旱師徇鄉民之求結
壇誦呪梵唄不絕大雨如瀉歲乃登衆愈知師有道
不容其還强住麻蕻山慈慧禪庵未幾成大叢林國
朝洪武戊申又退歸龍池己酉夏六月師示微疾屬
弟子宗愼栽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或以藥劑
進麾去之十五日自與化庵移龕至絕巘所居十七

日昧爽師起沐浴服紙衣索筆書偈云七十八年守
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書
畢側臥而化停龕七日容貌如生先一月龍池水涸
及師順寂實湧異常時君子知爲異徵黑白戀慕各
衣衰麻繞龕悲啼如喪考妣至有然頂灼臂以爲供
養者執紼之人爲萬茶毗有五色光現齒牙舌輪及
所持數珠皆不壞設利無算烟到中林亦纍纍然生
人競折枝取之至於灰土亦掬取淘汰獲者亦衆於
是門人志舜志思等各分餘骨與不壞者以某年月
日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山麻蕻山五所建塔藏焉

世壽七十有八僧臘六十有五師氣貌雄偉身長七
尺有餘音吐鴻亮其接物也不以貴賤異心所至無
不傾向若中書右丞相朶兒只若江浙行省左丞相
別不花若趙文敏公孟頫若馮內翰子振尤所賓禮
者也四民來獻瓣槃衣履者肩摩袂接旣無虛日師
旣受即以施人曾無毫髮係吝其自處則布袍糲食
沛然若有餘凡發爲文偈了不經意引紙行墨而空
義自彰有四會語行於世其嗣法弟子則季山之仁
奉報本之紹洪芙蓉之志恭顯德之紹善也其所度
弟子已出世者則祥符之紹密之寧之仁性竹山之

祖瑛南禪之祖勤也未出世者則祖珉祖繼祖宗會
紹仁祖瑜祖林等也師之道德所霑丐者可謂侈矣
師示寂後之七年仁性親撰行業記一通同祖泯謁
余於禁林以塔上之銘爲屬嗚呼古之學者孳孳爲
己及覺門已證懼失其傳無以續佛慧命不得已而
出世爲人後世乃藉是以爲榮觀家攘巧取無所不
用其極果何爲者耶有若師者得法之後固拳拳以
度人爲急及主大刹屢棄弗顧龍池雖天童寶剎五山
亦掉首弗顧其高風勁節猶祥麟威鳳可望而不可
即何其賢耶人疑爲淮海之後身信不誣已

佛性圓辯禪師淨慈智順公逆川塔銘　宋濂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爲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爲屬衰遲之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請輒峻拒而不爲獨於楠叙悟緣評隲梵行每若不敢後者葢欲表般若之勝因啟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辯禪師者濂安得而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媼精修白業既沒蓮華現門屏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道羨娶婁氏屢至

哭于其情不勝哀乃塑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逆江流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爲汝子及寤而有娠師既生美質夙成年五歲即從季父學季父引生徒渡溪抵萃墅師力欲相隨季父怒麾之還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不喜畜髮脩然有塵外趣婁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於崇興精舍稍長受戒於天寧禪院其父亦樂修淨觀離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圮師即協衆力葺之時年甫十八君子固知其爲適用之材暨習法華經歷三月通誦其文慧于尤器之使出游永嘉無相院覺源曇法師愛師俊朗挽其爲嗣會横雲岳法師大弘三觀十乘之旨於水心法明寺師往而受其說衆推爲上首居亡何却走鴈山雙峯不契所言復走千佛寺毒海清法師方開演長生御講請師爲綱維之職執範爲之肅然毒海入寂師感世法無常嘆曰義學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即禦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入禪復走閩之天寶山三鐵關樞公公圓悟八世孫也授師以心要遵而行之似有階漸欲依公而住公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蠡殻中邪拂袖而入師下且過寮潸然而泣或憫之慰曰善知

識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公聞其事咲曰吾知其爲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厠便旋覩中園匏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二一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倐爾平沉喜幸之極亟上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不足依游走閩中見焉公偶出游遥見師喜曰我子

今來也越翼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入門耳最上一乘則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自入閫奧矣師從公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曉參擬離禪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殞墮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illegible]亦已見矣公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地上磚舖屋上瓦覆公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鷂子過新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觸禮一拜而退公曰未然也公被大衣鳴鐘集四衆再行勘驗師笑曰未吐辭之前已不相涉和上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場戲劇邪

公曰要使衆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師師一一具答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久之令掌藏室尋請分座說法公既捐館師嗣住院事非僧舉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覺驛道達於山門踰六七里擇地構亭以增勝槩衆方賴之忽爾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返永嘉會王槐卿造報恩院於瑞安大龍山首延師爲之主參徒寖盛至八百指師建僧堂居之石室巖闢師主江心[illegible]師之爲復以第一座處師師翻然而往未幾又以何山精舍棟宇湫隘不足以容衆拓之爲大蘭藍爲建大雄寶殿及法堂三門兩廡方丈二院之屬而塑像繪壁諸莊嚴事亦次第告完平陽吳德大創歸源寺援報恩例請師開山師慈憫心切亦不欲拒既至爲造小大鼓鐘魚板法器而叩擊之[illegible]號分庭升堂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有警元帥達忠介公帥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以達公方有事干戈絕之弗見達公慕咏弗置篆逆川二字遺之師因飯囚戒其勿萌逆心即重見日月不久而赦書至周吳二囚以師爲神其後山寇竊發二囚實爲渠魁所

經之處焚燬殆盡歸原報恩以師故獨存師終不遑寧處避入無礙庵又還歸原朝廷爲降院額賜師今號及金襴法衣師悉散其衣盂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爲爐析竹以爲箸意澹如也溫城淨光塔雄鎮一方年久將壞方參政初嘗戍其城欲賦民錢葺之命師莅其事師曰民力凋敝久火燄炎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爲之必欲見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甓掄材若神運鬼輸紛然雨集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廿六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

咲趣辦七成粗完其下衍築塔殿宏敞壯麗九斗之
勢益雄一旦颶風作其上一成扶之以入海濤泉咸
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
鑄露盤輪相及酸珠之類日就月將闌楯碉戶一一
就緒金鮮碧明猶天降而地湧也縻錢過十萬而工
役弗與焉辨章燕只不花出鎮閩省道過東甌夜覯
塔燈熒煌知師所造乃謁師問道并談般若經師用
漢言直解之辨章甚悅顧謂左右曰西天諸師授我
以密義尚不能相協今聞逆川師言則心地開明矣
函呼舟同載入閩宣政分院請師住東禪廢剎不一

載開殿堂蠹如門廡森如藏庫煇如摶土以設諸像
梵容穆冲各隨相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
日省[?]府諸官與大比丘衆共落其成師則曰未
也復東南二門通逵若干丈營福城東際花藏海南
參初地三牌門營普庵堂以施茗飲湲湯人二所以
利浴者限以垣墉縈紆其徑路而馬牛無自而入補
刊閒元藏經板仍印施行之其可以弘濟人者無不
為也先是淨業慶成東報國䑾塔寶月松峯諸寺兵
燹之餘莽為荒榛福建行中書糾[?]其產於官師言
於辨章獲仍其舊辨章欲閱大藏尊經於家成以七

帙什器難具為辭師令浮居一百七十人為什分辦
以各剎表以題號一時畢聚仍畫為圖使按圖序次
列之給役於飲饌間考亦吏番而進每以鐘鼓為節
後先不紊辨章悅曰使吾師總戎則無敗北之患矣
師俄散財如歸原時恬然而退辨章留之不從會雪
峯虛席辨章強師補其處師不得已啟行未行先鳩
工師二十人往拯宝廬之敧側者既至務毫之費咸
自已出緇素莫不從化有徐子剛者據寺之安仁莊
收粟萬斛聞師至亟輸還之部使者槖驊自負通楞
嚴寶積二經輕視諸人師以關鍵詰之欽衽而去已

思還溫方參政具船迎之于佛慧院院無有起其廢者
師彈指頃千佛閣成未幾前門左右廡又成俄東甌
內附師潛居林泉若將終身江心蘭隱逸禪師市材
於山欲建萬佛閣而年耄力不勝遂以屬師師起而
應之亦不日而成且為砌釋迦寶殿創解脫門以至
蒙堂經室無不具足初師采材於山道經普安院院
燬已久唯山門巋然烟雨中師見笑曰吾為爾移山
門為佛殿何如衆皆合爪指謝之師為撤瓦葦致故
基一毫無所損徐取寺山之木重完僧堂而後返
皇上尊尚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

法會師與其列升座演說聽者數千人大駕幸臨慰
問備至號爲一時寵遇竣事錢唐濤遠謂公方上淨
慈舉師以爲代師初不從繼而嘆曰所貴沙門行者
隨緣應世何所容心哉乃振錫而往淨慈當兵後凋
落殊甚師亟還鄉召匠計傭竭其篋篋而來欲大有
興施而諸僧負官逋者係累滿庭師爲之出泉悉代
償之會　中朝徵有道僧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
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
十日也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叅偈一卷
皆傳於世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間不離世間烏可岐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八

而二之我心空邪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
沉無非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爲不然雖法王所說經
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爲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亡
埃風泐澌焉得逢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
事哉師自得道之後坐紫檀座既已設法度人出其
餘力往往莊嚴塔廟使人爲遠罪遷善之歸斯蓋近
之矣或者不知事委爲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
豈可哉

佛心普濟禪師自緣公塔銘　宋濂

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二分教蓋欲利益有情拯類
離倫直躋覺路固涉不思議妙境至有插一莖茅設
一淨食亦號爲佛事者夫事有大小而心無大小一
念之起即徧三千三千融攝終歸實際又烏可以形
跡論哉予於佛心普濟禪師之事不能忘言焉師諱
自緣其號曰會堂俗姓陳氏台之臨海人父某以書
詩爲業人稱爲石泉處士母某氏感奇夢而生師氣
骨不凡儼然有出塵之趣每入招提見像變梵筴必
胡跪合爪作皈依狀處士君見之謂其母曰是子如

獻徵錄　卷之一百十八

青蓮花水不能沾豈俗能淹邪乃命從四明白雲寺
觀公爲弟子觀公愛其容止儼雅言辭溫簡以內典
授之讀年十七薙髮受具足戒趺坐一室日以縛禪
爲事已而還台謁同郡天寧日溪泳公泳公一見輒
加獎予俾居左右爲執侍尋陞掌鑰泳遷住杭之淨
慈師從其行淨慈居五山之列號大叢林四方龍像
咸來棲止師自是咨決心要至漸息羣念期造於無
念時處士君春秋高師欲盡覲省之禮已而復還台
道經寧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莽間師追逞急走欲求
憩泊之地竟不可得夜行三里所乃逢逆旅主人破

屋一間不能蔽風雨師竟夕不寐明發指天自誓曰
所不能建廢廬以延過往者有如日闗闗中有妙相
古寺兩廡蕭然不留一物師往還視喜曰是足以遂
吾志矣白於主僧明公假其西偏糞除蕪薉具床几
設衾褥下至庖厨溷湢之屬罔不整潔吳楚閩浙之
士肩摩袂接而至或一宿焉或信宿焉或浹旬焉皆
飫其食飲而去其費皆出師之經畫明公及其同袍
印公義師之爲亦傾助不倦先是縣東有桃源橋跨
廣渡河上故有圓通閣歲久將壓縣人李斯民撤而
新之邀致師而爲主師遂遷至其處遇過如初師猶

以爲未足儉衣削食建華嚴寶閣月集善士閱華嚴
經橋之南復築彌陀閣像淨王十六觀相覽者覩相
興行啟發極樂正因閣道行空朱甍耀日儼然如化
人天宮矣事聞於朝授師金襴法衣及錫今號仍畀
報恩寺額以寵異之師既受命復自念曰上之恩侈
矣顧寓居雜遝塵氛襲人無以稱清淨宏偉之觀爰
擇地縣北五里而近大橋之陽林樾蒼潤蔚爲神靈
之壤新建報恩禪院一區晨夕帥其徒以祝釐報上
爲務由是兩地之間鐘魚互荅有若西東家焉元季
兵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三閣與寺皆鞠爲茂草師
蓋然傷心又以興復爲己任持鉢行化聚落中隨其
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屠沽爲之易業於是
施者四集師仍於桃源夾河兩堤甃以石建傑閣
三楹間命工塐佛菩薩天神諸像畢工未久而師厭
世矣師一旦早作無疾如平時索浴更衣屬諸弟子
以見性爲急且曰吾明日將逝至期呼筆書偈怡然
委順時爲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世壽五十九僧臘
四十二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荼毗得舍利無算其上
首祖溢智榮正珪等以其年六月二十一日奉遺殖
樹塔於寺界相之西北偏祖溢以鄉先生夏克復所

序行業介子學子方孝孺來徵銘予聞華嚴有四種
法界其三曰理事無礙所謂理事無礙者在有而不
廢無雖動而不離靜譬如水與波焉真空不礙幻有
即水以辨波幻有不礙真空即波以明水緣生假有
二相雙存者也師今巍然建立雖若墮事爲而能無
所染着竟全真理其有得於華嚴者歟

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普仁公塔銘

宋濂

佛滅度後波羅柰王收佛舍利用七寶造塔爲作銘記名曰達舍婆陵迦塔之有銘尚矣後世學佛者道尊行崇其歿也因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入中國晉宋以來嘗間一見焉碑版焜煌始盛於唐宋之際及今淨慈禪師之示滅既葬舍利靈骨於金華北山隨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弟子件繫得悟出世之因來徵塔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濂不敢辭師諱普仁字德隱族趙氏婺之蘭溪人師生有出塵之

思年十歲往依金華寶石演法院月公月公號秋潭嘗主閩之囊山於人愼許與獨以遠大期師俾習讀東魯西竺諸書師性爽朗能領解義趣十四祝髮受具足戒二十有慨然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時鄰院智者住山了然義公以大辨之子慧朗之孫丕振臨濟之宗師往造焉入室問荅機鋒遞相角觸電掣霆奔義公命爲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湘凡名刹所在必求諸尊宿以證二所悟無不吻契之東陽輝公方主湖之道場鼇師之能文請掌外記自是聲稱籍籍起叢林間武林雙徑江南諸寺之最乇僧

南楚說公召師分座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來補其處益推敬師且謂相見之晚師猶不敢自足淵川江印公在育王雲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明見之相與辨詰無虛日微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已而還浙水西相羊於名山水間日與達人勝士激揚正法旁及於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隱訢公最密風簷月牖語蟬連不能休至忘寢食元至正乙丑始遷寶石山中乙未從部使者之請出世金華西峯淨土禪寺辦香酬恩寶歸義公荅表其所自得也時天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爲鳴鼓而退戊戌

冬　大明皇帝親帥六師取婺州己亥春幸智者禪寺見其山川深秀而法席尚虛特詔師主之一坐十五夏唱道之外大小室宇咸爲補葺一新別築燕居於寺之西麓曰潛庵將有終焉之志吳元年丁未處之連雲持公府檄起師主持不聽洪武戊申部之南華不遠三千里致州侯之命來聘亦不從杭之中竺其請如南華又加勤焉師恵然欲往郡守鍾某意惜其行從容問師曰佛法有重輕邪曰否曰佛法既無重輕師位寧有崇卑邪師一笑而止淨慈居五山之一非耆學碩望莫堪尸之甲寅之秋使者自武林凡

王至師乃起而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聽者千人各挹深飲醇嘆詠而去師尤以興廢爲急府有化去安靜者頗有人緣施者槩至師以禮延致之方將大見設施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購名畫以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當知其是非逮而質焉事將白師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日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其徒用茶毗法從事收骨還葬其年某月日也僧臘五十世壽六十有四師風措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逢學行之

士輒敬之如賓師縱無儋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紳服其偉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胡教授仲申二公名德重當世尤與師爲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倦玉貫珠聯纚纚絕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克抵於成有三會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傳於世濂聞大辨之道門庭森嚴氣局苞歛故出其輪下者多內秉誠慤而直趨最上菩提初不假葩澤衒鬻於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既因之得法見其眞實可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聲聞流布無間北南雖以百越之遠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爲人所企慕者從可知矣晚治南屏道價益重歸然如曾之靈光奈何緣業僅止於斯而師無意於人世矣惜哉

明辨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上智及塔銘

宋濂

姑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攻辭翰辨器物爲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然自宋季以迄於今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唯明辨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爲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並進其師嘉之同見閩國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撫之如已子使其祝髪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

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賸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左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爲樂師微露文彩琢潔瑩光廣智及搴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唯恐後師之同袍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其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傳所謂黄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禁不能吞即歸海雲胷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豁然有省機用彰明綱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偏執於是杖策游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剡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因勘辨之師隨機而荅隼落秋空而兎走荒原也精神參會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繹之宗通說貫滚滚如懸江河聲光煒燁頂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衆手持香花百里驩迎如見諸佛師爲升座說法不翅大將建旗鼓申令發號聞者畏服乙酉轉鄞剎普

慈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戊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兼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艱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緖有承平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衆亡賴男子瞿範日饕盤飧主庖者厭之瞿銜而去赴部使者訴院之僚屬受賕證師爲通秉私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冤强師復還徑山緇素駿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　皇明龍興洪武癸丑

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賜還穹隆山山即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荼毗法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青流離色室利羅交綴於上是日其從大均士龍等藏於所居山之陰寶盆分爪髮歸徑山卜於無等才公塔右瘗焉世壽六十八年為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身長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興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

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為賢為錫今號云師在天界時濂頗獲聞其緒論於其殁也上首弟子普慶住持道衍籍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大圓明妙性寶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已而說經雷動蟄驚風行草偃者為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枝末直探本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柰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為然至於師表當世者一從事於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淸玩其去佛祖之道益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為東南邈鏡哉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故略入也

淨慈禪師竹菴懷渭公白塔碑銘　宋濂

濟北正宗傳至我大慧普覺禪師以大乘根器總攝天上人間諸文字相化為慈雲徧布索訶世界鼓以雷風樹為法雨有識含靈咸被霑潤既而圓鑑光師為其世適自時厥後以次相傳若光孝簡師若育王覲師若佛智熙師若廣智全悟訢師後先敷興荷擔正法其所以翩繖宗綱折衝外侮皆兼用辭章為佛事至今聲聞烜著於霄壤間爛然如日星之光何其雄哉今淸遠師則全悟俗性之甥而法門之嗣子也初淸遠之生有靈芝產於庭槪占者云芝乃靈秀所

凝是子將以文顯乎已而果英發誦書攻文不待師授而知解日勝時全悟以大中大夫住持集慶大龍翔寺聞之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亟挽致座下集慶為東南都會而行御史臺涖焉四方名薦紳無不翕聚無不與全悟游初科第一人張公起巖來為中丞尤號最厚翰林承旨張公翥中書左丞危公素時尚布衣亦往來乎其中四三君子或發天人性命之秘或談古今治忽之幾或論文辭開闔之法淸遠咸得與聞之反覆參求益探其閫奧其學於是大進形諸篇翰如千葩競放錦麗霞張而不見春風煦嫗之跡

況寘畫歙僞明自然老於文學者爭歆慕之嘗曰此
文中虎也清遠恚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
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
用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全悟警厲諸徒衆未有對
清遠直前肆言如俊鶻橫秋目無留行全悟振威叱
之衆爲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於二三全
悟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爲記室向之歆慕
者則又曰清遠所證悟已造殊勝徒以文夸之宜其
恚也全悟瀕没亦呼而告之曰吾據師位者四十餘
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

澂爾汝懋哉宗澂字季潭今大天界寺主僧也寺而
故龍翔云全悟既示寂清遠肆爲汗漫遊見虞文靖
公集於臨川謁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玄於瀏陽二
公聞其雄辯鋒起文彩彰露僉曰是無忝於舅氏者
也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幣
延主會稽之寶相未幾遷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雖
當兵燹相仍之際爲法求人無少退轉國朝洪武初
淨慈禪林虛席四衆一心復請爲主持會儀曹奉
詔設無遮大會於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清遠一至
京師遂退居錢塘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地

問道者接踵而至不翅住山時八年十二月四大若
有所惱召門弟子善解囑以後事怡然而逝是月之
十六日也踰七日火化得不壞者三曰齒牙曰鉢塞
莫曰室利羅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祔葬爪髮塔之
東若干步所度弟子某某嗣師之道出主名山者某
等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其詩文曰外集者凡若干篇
不待結集而盛行於時所書草隸亦徧流四方清遠
善鼓琴同袍以無益風之清遠笑曰非爾所知是亦
般若所寓也清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
剛般若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癸

枝五葉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
其門及清遠至稽首作禮願爲尼以相依清遠
法以開導之其婦恍若有所悟入清遠行未百步而
婦竟與家人別坐脫而去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
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瞋目訶之曰浮屠烏
有是物耶兵怒拔劒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劒兵嘆息
而去清遠偉行甚衆舉此例知餘不詳載也清遠諱
懷渭清遠其字也晚自號竹庵南昌魏氏子世壽五
十有九僧臘四十云濂聞之世間萬事皆可僞唯死
生之際不可僞有若清遠凡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僞

日之及其亡也三事不壞光明熾盛爲執當世非有
證入毗盧性海寧有是靈驗哉大慧以來累葉相承
蓋亦若斯而已濂長清遠八歲雖屢承容色官守所
拘不暇以宗乘相叩擊今允原不可作矣其入室弟
子報國道謙持自爲事狀同鍾山德瓊以塔上之文
爲請因畧其細而撮其大書而遺之使刻焉

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別峯大同塔銘

華嚴建宗始於帝心大士帝心作法界觀
還源觀以傳雲華雲華傳賢首賢首既終而
苑等悉叛師說後百有餘年僧統清涼國師遙遵
軌丕弘敎緒國師傳圭峯圭峯傳奥後又復廢逸朗
現父子相繼而作補葺粗完現傳瓊瓊傳源二師陰
搜陽闡其宗於是乎中興源傳仲仲傳觀觀傳會會
傳心心傳悟悟號竹坡自吳來越開法景德敎寺越
之有賢首敎自悟始悟傳介介傳瓊瓊傳東山幸真
承國師之旨大能發越受學者至千餘人萃傳

遇遇傳今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同公上遡圭峯
有六代矣公諱大同字一雲其號別峯越之上虞
氏子世推簪纓之族父友樵母陳氏娠師已十月父
見龐眉僧振錫而行問僧來自何所曰崑崙山也竟
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也既出聞房中兒啼
聲笑曰兒豈向來浮屠耶幼極俊爽覽諸載籍輒會
其玄奥父授以辭章之訣握筆翩翩輒有可觀遂以
續承家學屬之母獨嘆曰是子般若種也可俾其纏
繞塵勞乎命舍家入會稽崇勝寺從僧貴游已而髮
受菩薩戒會春谷講經景德公復往依之務
五敎

儀玄談二書謂懷古肇師受四種法界觀懷古春谷
皆東山大弟子深於華嚴之學者也公天分既高又
加精進之功凡清涼一家疏鈔悉攝其會通而領其
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春谷陞主寶
林華嚴教院召公謂曰子學精且博矣恐滯於心習
以成蠶執易從事思惟修以滌之乎公即出錢塘見
佛智熙禪師於慧日峯下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唯
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暑寒佛智嘉其有成
欲縻以上職不聽而去俄上天目山禮普應本禪師
普應見巳期之如佛智公將久留普應曰賢首之宗

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大之毋久淹乎此
也爲賛清涼像而遣之公喜曰吾今始知萬法皆乃
一心不識孰爲禪那而孰爲教乘内外自此空矣亟
還寶林見春谷且告之故春谷曰可矣乃命之司賓
尋陞上座當時相從者皆宏偉之龍象公爲分講雜
華玄門會元統宗必極其所言朱故官徐天祐王易
簡聞之相與崇奬弗置聲光煥着五尺童子皆能知
其名郡守范侯某憐春谷僧臘巳高風之使讓其席
公毅然不荅侯設伊蒲供延公親與之語公曰有是
哉所貴乎道者在明師弟子之分垂訓後人苟乘其

釁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爲乎明公縱愛我厚奈義不
可犯也侯不覺離席把公臂曰别峯誠非常人也元
延祐初始用薦者出世蕭山淨土寺公自念圭峯以
來累葉相承其間或絕或續繫執法者之賢否遂發
弘誓力持大法晨講夕演雖至於勞勤弗敢少懈天
曆初朝廷新設廣教都總管府遴選名山主僧十歸
至公陞公住景德重紀至元中行宣政院選主嘉禾
之東塔公不赴時宰臣領院事乃改寶林寶林清涼
肄業之地人咸爲公榮公固守謙退遅回不上州文
邑尹山林友社交疏延請亦不允至第二疏始投之

而起倣終南山草堂故事建高齋闢幽舍招徠俊乂
浙東西莫不擔簦躡屩爭集輪下公竭忱開授比景
德爲尤勤法筵之盛不減東山時公復念許玄度支
道與蕭詧三公程師孟汪仲舉二郡守有修建塔廟
之勲立五賢祠以世祀焉至正初順帝御宣文閣近
臣有以公之道行聞者帝嘉之特賜金襴伽黎衣帝
師大寶法王亦畀以六字師號隱然作鎮江南宗門
恒倚之以爲重狀元忠介公泰不華守越病旱無以
禳禬謂非公不可公爲爇香臂上以請雨即澍公澁
事一紀餘以疾固辭堅臥崇福庵中未幾部使者持

節行郡迫趣之元季寺燬於兵公奮然有爲創演法
堂及方丈室皆六楹間堂以實三藏梵典室以修首
楞嚴期殿闕門廡將次第經營而時事日棘公因退
處瞻博迦室年垂及於八十矣　皇明御極四海更
化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名浮屠咸應詔集　闕下入
見於武樓獨免公拜跪之禮命善世院護視之次日
復　召賜食禁中及還復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冬
十二月得疾久不瘳○占辭衆語端坐而蛻實三年
春三月十日也世壽八十一僧年六十五越七日遵
治命就城南竹山准法闍維收餘燼瘞焉所度弟子

泰來元善如坻性澂慧朗智偲眞詣總該其嗣法分
布列刹者則妙心大衍皋亭善現高麗若蘭景德仁
靜姜山明善延壽師顗南塔國琛福城大慧景福性
澄妙相道偁法雲道悅小寶林日益淨土梵翔也公
神宇超邁伏犀插腦長身而玉立美談吐王公貴人
輕重敎門者公發論衮衮弗休其挺己衛道理或不
直雖斧鑕在前不少挫氣中歲稍涉魔事至中之以
危法公不顧下帷却掃日味華嚴其人一旦自斃然
其游心文翰賓接賢公卿燕饗賵遺唯恐不盡其意
永康胡公長孺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巴西鄧文肅公
文原長沙歐陽文公玄烏傷黃文獻公溍武威余忠
宣公闕咸樂與公交函詩往來無虛歲歲晚與安陽
韓莊節公性李著作孝先唱酬於水光山色間尤極
其情趣扶植他宗無塵毫猜忌聞其賢也歛衽不暇
繼江恩師少林學也薦之主天衣天岸濟師台衡教
也挽之尸圓通至於甄別人品摩厲後進三宗屢得
其人古林茂師之主保寧馭下過嚴楚僧無賴者數
人將懟之於公府公偶遇於旅邸設豐食食之從容
謂曰吾雖不識古林聞其爲禪林名德子等將不利
之君子以爲何如人不如且已否則罹大咎也衆沉

吟良久稽首列拜而去事遂寢公性至孝自恨蚤喪
父養母純至及亡春秋祭祀無闕且請名臣書父母
羣行樹碑於墓生平無躁進意高麗瀋王遣參軍洪
瀹施大藏經於二浙瀹自負通內外典不復下人入
越見公茫然如有失力言於王邀公游燕都將振拔
之過吳辭以疾而還持律甚嚴不敢違越撫世酬物
於始如一不以久近爲碍而散其誠逮革代之後囊
無一錢唯存書史五千卷盡散其徒之能文者著述
頗多未脫稿輒爲人持去其外集曰天柱稿錄公自
著詩文曰寳林編類聚古今人爲寺所作者也嗚呼

賢首之宗不振久矣凛乎若九鼎一絲之懸公獨能撑支震耀使孤宗植立於十餘傳之後凡五十年非賢者其能致是乎濂總修元史開局於善世院始獲識公公以濂爲文獻公門人時相過從慰勞者甚厚及公既殁公之徒總該又與濂仲子中書舍人璲遊乃奉天衣萬壽禪寺住持元瀞狀來求銘久未及爲而璲爲該請之愈力令該以材獲選俾返初服爲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又移書申言之令家食多暇據狀所書推原傳授行業之詳而爲銘文辭雖繁而不殺者稱人之善法當如爾也銘曰　中天調

御說大華嚴最勝種智萬有俱含煌煌帝心寔承遐受昏蒙之中鑿開戶牖熾極而衰微談欲灰不有清凉曷振其頹黃龍入夢鱗鬣照日首枕尾蟠臺之南北曾未再傳離而去之諸師繼興是考是毗載之則升委之則墜丕弘在人道何行廢奕葉之餘靈承者公寔華茹蕊號爲法雄謂彼雜華如來智海於覺定中而得自在帝珠出現寶鏡臨空交光互照真俗俱融不善效之或膠于相若不剗除孰非吾障旋光內燭耿耿孤明一法不立廓落無營安住毗盧雲慧日發內外皆空觀心無物出世度人從者如林稽摩尼生揚清淨音旃檀熏心醍醐灌頂香味所加動靜雙領　詔下九門召入　禁廷恩光赫䩉佛日增熒賢首之宗非公誰寄慧力之施護焉爲至報緣已終輕如蜕蟬定光常寂白虹在天龍鬼茲塔陰飈颯爽沙塵有生壑門稽顙

故靈隱住持樸隱禪師无瀞公塔銘　宋濂

嗚呼人之生也出沒氣化之中因成果隨夙有一定之業世雄氏所謂假使百千刼所作業不亡者一旦遇合雖大覺法王亦或有所不免故濂於樸隱禪師之事恒若有傷焉師住杭之靈隱入院甫浹日寺之左右序言曰寺政日繁之都寺僧司之師曰若等盍選其人乎衆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掌崇德莊田能闢其萊蕪以食四衆僕以功舉其誰曰不然師諾之先是勤舊有聞歆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於前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走崇德

縣刻現過失縣令丞貢不問未幾有健令至上其事刑部刑部訊鞫既得實以師爲寺長失於檢察法當祿坐移符逮師或問師曰此三年前事爾况師實不知且不識聞宜自辨數可也師笑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吏問曰現之犯禁爾知之乎曰知之曰既知之當書責款以上師操觚如吏言尚書塈侍郎覧之大驚咸曰師當今名德也惡宜是有審之務得其情師了無異辭於是皆謫陝西爲民聞亦大悔且泣曰鬬草介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至此雖萬死不爲也師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道昇曰吾四體稍異常時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寺之住持總虛了公與師爲舊游一見甚讙師女弟之夫陳義安時爲靑州衛知事移戍鳳陽以道經寺中師俛曰吾遺骸有所托矣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憊色明旦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之名泊然而逝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義安與總虛爲具龕斂以俟師之季父至道盡然傷心道其法孫梵譯走寶應焚其骨而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縣大夫及薦紳之流來觀皆嘆息而去其年四月八日至道同其徒結甃於山陰和塔祖隴之側瘞焉嗚呼師初以童子從

弘教大法師立公於大報恩寺大師使其祝髮受戒於昭慶濡律師師嶷然有遠志韓莊節公性以道德辭章下惟授徒師亟往從之韓公察其精敏首開以羣經要旨次訓以爲文程度俯仰變化開闔曲折悉洞然於心胷伸紙引墨思源源而不可遏韓公爲之撫几稱善大岸濟法師以佛海大弟子通台衡止觀諸書開講於虎林之集慶師又往從之法師爲析三千性具之義及四明孤山同異之辨波瀾浩蕩廉陛高厳師能一一領解台宗諸大老兢以書聘之欲令出門下師不從元叟端禪師說法雙徑山人尊之若

當代妙喜師又往從之入門叟厲聲一喝師若罔聞霆擊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叟曰汝果何所見耶後問答四三轉皆愜叟意叟顧左右曰是般若位中人也遂錄爲弟子命歸侍司寺選掌記室師年已二十七矣久之出遊建業大龍翔寺寺主廣智全悟訢公精貫儒釋二家行文爲世模範不輕與人見師特盛稱之繼往臨川謁虞文靖公集虞公尤稱之一留九十日乃還它若黃文獻公溍蒙古忠介公泰不華翰林學士危公素其同辭稱師無異於虞公名聞行宣政院元至正十六年請師出世會稽長慶寺陞天衣

萬壽禪寺四方問道者聞風來歸師以氣衰倦於將迎營精舍一區而歸老焉即前所謂和塔處也元亡皇明龍興召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升濟幽靈輪番說戒師與上竺東溟日公五臺壁峯金公特被召入內庭從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若將終身焉洪武九年冬十二月靈隱虛席諸山交致疏幣延師主之師不得已而赴未及期年而崇德之禍作矣嗚呼世之學浮屠者不爲不多習教者不必修禪修禪者未嘗闡教師則兼而有之且通儒家言文又足以達其意敷闡大論發揮先哲釋門每於師是賴千

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無罪謫死苟不歸之於定業將誰尤哉師殁後一年譯請虎丘大師仁公疏爲事狀以濂與師友也來徵銘嗚呼師於死生空矣譬如雲影谷音曾無繫着何假於銘哉然不見諸紀載恐無以白師於天下後世濂因詳著其事而勒諸碑蓋誠有傷於中也師生越會稽縣父倪機母嚴氏皆號士族其諱元瀞其字天鏡別號爲樸隱一時聞人多紀咏之容貌魁偉襟懷坦然如春世間機穽押闔之術不識爲何物性尚風義斷江恩公與師締忘年交斷江卒師爲刊布詩集請虞公銘其塔三主名

山起廢補壞具有成績壽六十七臘五十三三會語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園集葺若干卷所度徒弟曰自宗曰梵詠曰梵諤等若干人嗣法而住院者曰禪慧智世曰龍山普明曰昭福從慶等又若干人云銘曰我觀群生所作惟業黑白雖殊彩觸無別因緣合并如磁引鐵觸應自然本不可脫於越之墟降生良緇氣並軒然欲吞虹霓義理饑餘自何而推淵其通途非東魯書乃經乃史載攻載讀擿其幽微所不照燭形諸篇翰龍錦爭束擲地鏗然當近今士此亦庶幾盍返其真性具之旨何妙非精圓通爲類不隔絲毫之

從而學之提如轉輪文彙敎筌弸中彪外苟或滯之觸境斯礙曷若觀空超然無對拔劍一麾千軍咸退本既茂矣末則有光手掘玄珠三鎮道場扶衰振弊作世法幢以何因緣魔力遂彊呰金非純斥玉非瑩笑談受之容色非慍我初無生死亦吾分孰刃斬風於風奚損古先至人横罹凶危委以大順理亦類斯顧茲有衆倚若蓍龜身亡道隨寧不遐思天能勝人是非自定外物去來豈傷吾正我造銘文用白師行萬里無雲一天如鏡

上天竺慈光妙忍普濟大師東溟慧日公碑

宋濂

皇帝受天明命奄有方夏鴻仁惠澤覃及幽明於是有學僧伽奉詔入京上御奉天殿丞相御史大夫暨百僚咸在而僧伽魚貫而見時東溟大師年最高白眉朱顏其班前列上親問以升濟沉冥之説師闡述其故上悦顧衆而言曰邇來學佛者唯飽食優游沉霾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也自後數召見字而不名人皆以爲師榮及建鍾山法會請師説毗尼淨戒問者開懌時洪武五年春正月之望也師辭歸杭之上天竺山日修西方安養之學眞心合道不雜一念十二年秋七月朔日夢青蓮花生方池中華色敷腴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妙修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不遠乎至四日趺坐書頌合爪而寂世壽八十又九僧臘七十有三其月十日奉全身藏於山之西峯妙應塔院妙修乃具行業來言曰先師有遺言吾死非宋學士不可以銘吾塔執事嘗與先師游敢援斯故竊有所請濂前年幸謁師見師精神浮動眉宇間戲謂師曰法力所攝

師之四體當益強歲歲上京師必過虎林必與師談
辨如今日也師曰學士固未艾老身石火電光爾烏
能久乎遂一笑而別豈意師果倏然而西往乎銘何
敢辭師諱日號東溟天台赤城人宋丞相賈魏公諸
孫志慕空門往縣之廣嚴依平山等公落髮爲桑門
時子庭訓公講台衡之學於赤城師走輪下而受其
說依科指授便能領其大義觸類而長日增而日益
子庭嘆曰投丸下峻坂不足以喻其迅疾也北峯之
道其藉之以大昌乎自是子庭一屬意於師歷代相
承微旨所以扶正斥邪伐異歸同者無不言之師之

學沉浸醲郁而名動一時矣一旦假寐似見有竹橫
地下竹上所凝者白粥粲然師因臥而餐之及覺言
於子庭子庭曰竹粥與竺同音子得就地以食其緣
殆在上下兩天竺之間乎子宜亟行師即持瓶錫而
出遠度浙河拜竹屋淨公於上竺觀音教寺竹屋見
之謂其衆曰此郎不凡他日當嗣主茲山不可以少
年易之爲遷燥剛之地遇之如賓友會有營繕之役
施金帛者接踵而至勤舊僧欲揭示氏名以勵其餘
選工書者衆卒無以應師揚袖出曰吾試爲之霞布
雲舒精采煥發竹屋見之尤喜且曰吾前言果不謬

矣翹翹蒼松挺出於荊榛之上者非其類也邪命典
賓客尋更掌僧藉竹屋既示寂越溪澄公自演福來
繼其後越溪甚器師延居後堂之版首未幾出世吳
山聖水越溪念之弗忍舍復招還山處以上座以表
儀四衆吳楚閩蜀之士跰足而至者動以百計師隨
其性質淺深而疏導之作人之盛當時罕有其比元
重紀至元四年行宣政院采諸人望以主列刹而師
獲主薦福歷三暑寒下竺靈山教寺災至正元年宣
政使高公納麟謂非師無以膺起廢之任移師位之
師至修普賢大士殿雲間大姓蔡氏邀師至家施錢

十萬緡師過姑蘇大致香楠爲材曾未幾何大雄寶
殿成蔡卒其妻夏氏爲刻佛菩薩洎觀音大阿羅漢
諸像黃文獻公溍實爲文記之四年高公又遷住上
天竺子庭所謂上下兩天竺之徵至是益驗矣師知
緣契在斯夙夜注心罔敢怠遑走募多金之家初修
大殿次建三解脫門次鑄巨鐘構危樓以冠之次營
重閣講堂上祠諸祖下講法之所若白雲堂選佛場
諸寮宇一一皆完復甃巳棗甓通塗自普門達於三
門凡寺制所宜有無不具焉帝師大寶法王嘉師法
行賜以金襴法衣及慈光妙應普濟大師之號十六

年師自念人貴知止汲將焉求竟擿鼓而退隱於會
稽山水間飄飄然如野鶴孤雲人不知其為師江浙
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公方領宣政院事遣使者以
物色訪之力請還山躬帥僚屬以迎師知其誠復再
正法席前後所住凡二十五年　國朝洪武改元始
獲謝事於塔院師軀幹脩偉眉長三寸餘其白勝雪
目睛閃閃射人道德餘光所照不問耄倪見師經行
曰我白眉和上來也爭持香華以為供養居常顏面
嚴冷片言不妄發即發雖對王公大臣未嘗出一軟
媚語至於誘掖後進辭色溫如春陽天台四明所著

諸書循環開接止而後初聽者咸謂披青雲而見白
日其在京時輿論以瓦官昇元教寺乃天台初釋法
華道場不可久廢乃以其事上聞即天界禪林別建
室廬以存舊號請師開山師為陞座說法九府大浮
屠皆俯首以聽風聲所被遐邇翕然歸心焉師所度
弟子甚衆其在下竺則圓具等十八人上竺近二百人
而妙思妙本妙修為最先嗣其法系者則思齊行樞
允鎡允忠良謹普智文會元琇景梵各闡化於四方
今繼師住上天竺者即妙修也濂聞法智得者中興
天台之道五傳至比峯為尤盛北峯諸子無不巍爽

而佛光桐洲剡源為最良剡源之孫曰越溪而桐洲
之孫則玉岡也師為佛光再傳之嗣視越溪玉岡為
法門兄弟先後同荷大法攝受有情法筵特為江南
之最奈何越溪玉岡同年化去而耆德偉望唯師之
存歸然如魯靈光聳人瞻敬三十八年之間其弘宗
助教有功多矣苟不勒諸廟妙之碑何以垂示罔極
而慰學者之思哉乃從妙修之請而述銘曰　人天
之際所貴惟誠能貫纖石可達潛冥世之修學思
無生舍此不務其將孰營偉彼大師為時俊英依
攻義分疏尋經春蒸冉木水翻建瓴天延法胤神

符禎出演鴻實丕昭性靈龍鬼夜聽寶華晝零肯脉
道器一混渭涇飛樓矗矗湧殿亭亭棟吻獸欂礎
磅礴琅函餙鳳華簾鏗鯨一實所感百物交并有作
必起無廢不興惟心所證諸緣莫攖塵毫無累體用
咸貞罄竭表裡胎合幽明出言石墜轉盼霜凝釋門
耆蔡利海章程屬茲象末倚作金城豈期蓮萼遽生
淨泓三宗抱戚四衆含情魂游樂國魄閟泉扃世相
與廢人文是徵後千百載尚信斯銘

尹山崇福寺永隆禪師塔銘　道衍

非常之人爲非常之事爲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之理之固然也夫佛聖人之敎神變化利幽明天人之向仰神龍之拱翼求其法多奮然不顧其形命非挺特雄偉非常之人其可能乎如薩埵之飼虎達王之代鴿藥王之焚身仙人之截體是也今隆禪師者詎非其倫也歟禪師諱永隆姑蘇施氏子在襁褓卽不茹葷血惟佛法是慕年逾冠白父母求出家遂舍入尹山崇福寺投禮天泉澤法師之孫永定祝髮爲僧洪武甲子試經給祠部度牒受具戒師志力苦澹耿

耿與常人殊乙丑九月十五日夜師聞空中天神報曰此寺創于梁之天監燬於元之丙申逮今三十年吾受佛囑衛此伽藍師能重建當陰相之師乃感天神之言遂化募衆檀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大經以立願書時筆端出舍利燁然有光人罔不駭異信敬師裒資庀材先刱大雄殿舟往三衢構大木過錢塘江颶風飄筏將入海舟之衆皆嘆泣師曰吾之所爲非出於已天神來報故爲爾吾以天神大權焉可妄而不陰相乎俄頃風轉回筏抵江峤木商黄有亮與之與同友曰奇哉殿成當爲造大佛像以報辛未八月殿乃成二十五年壬申朝廷度僧師引其徒赴京師試經請給度牒時沙彌三千餘人其中多有不[illegible]記經欲冒請者於是上怒送錦衣衛皆籍爲軍師慈憫無可救二月二十四日詣奉天門奏聞欲焚身以求免上允二十五日勅內臣以武士嚴衛其龕至雨華臺師出龕望闕拜辭入龕索楮書偈曰三十三年一幻身洞然性火見全眞大明佛法興隆日永祝皇圖億萬春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內臣曰煩奏上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須臾秉炬自焚烟燄夌空異香撲人羣鶴飛翔于龕頂良久火餘斂舍利

無算二十七日上以三千餘人悉宥皋給與度牒時大旱上召僧錄司官迎師所遺之香到天禧寺率衆祈雨以三日爲期至夜卽降大雨上喜而謂羣臣曰此眞永隆雨於是御製落魄僧詩以彰之四方之人聞莫不感慕流淚而稱頌者是年秋八月其弟子時習函靈骨歸葬于尹山而塔焉永樂二年甲申春廬州童福宗居士以師行實一通來京師請余銘其塔嗚呼凡血氣之屬以貪愛爲本奚肯拔一毛以利於人乎今禪師者德感天神重建梵刹又能舍全體以救衆難豈非挺特雄偉非常之人也哉故衍弗敢讓

乃序以銘曰　形生之徒貪愛爲本丐其内施一毛
爲肯孰肎舍身以濟厥衆大心上士始克勤勇吁嗟
禪師天神佑翊重建寶坊緊誰之力吁嗟禪師不昧
因果如彼藥王如彼薩埵但知利生寧卹猛火奏聞
於上上遡日可吁嗟禪師積薪自焚羣鶴翔空烟燄
成雲感動聖主信非常人三千得度且泣且訴吁嗟
禪師道高于世不斷不常無來無去函是靈骨塔藏
於尹師之德風千古不泯

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溥洽法師塔銘　楊士奇

洪熙元年八月十八日　上御便殿召僧錄司右善
世溥洽入見慰勞甚至遂奏乞還南京大報恩寺以
終老從之賜佛像經鈔若干緡給驛舟命中官護送
既至明年爲宣德元年七月廿有八日微疾呼寺之
住持惟實付後事留偈訣別其徒云清淨自在中還
得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淸淨自在住遂化春秋八十
有一僧臘六十有九停龕旬餘顏色如生其徒舉龕
於長干西南之鳳嶺奉全身建塔焉貴戚名卿士庶
方外皆送者萬餘人訃聞　上遣行人王麟祭

於是其徒圓瀜慈霔等奉惟實所狀事行介禮部尚
書胡公求塔銘而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助爲之言按
狀師諱溥洽字南洲晚號迂叟又稱一雨翁者人即
其所居軒號之也姓陸氏宋寶章閣待制游之後世
居會稽之山陰祖某仕元爲饒州餘干縣尹父仁甫
母餘干周氏師生於至正丙戌自幼聰爽穎異父教
之詩書悟解日益進未齓已志慕出世法有老長戲
之曰仙人本是山人作師應聲對曰鳳鳥終非凡鳥
爲衆驚異之每入招提瞻佛像輒斂禮膜拜父母知
不可遏命於郡之普濟寺禮雪庭裕公爲師既受具

戴上天竺謁東明日公一見器重之命典賓客士夢稍從容栩栩然叢林老宿多推服以爲難能而傳於典雖寒暑夙夜不懈已而從具菴玘公於普福請求要旨凡諸經綸小大之義靡不貫串而旁通儒書間以餘力爲詩文多有造詣玘公命首衆事行三昧法而自是進於止觀明淨之道及玘公還演福廣陶鑄來學師偕同志二三輩齊進其中沛然有所自得洪武辛亥出世主孤山瑪瑙講寺戊午全室泐公等奉詔註楞伽金剛心經師時侍玘公在焉訓釋考訂多所助益癸亥住蘇州北禪寺學徒雲集師爲開

演五時八敎如來一代施化之儀郡之樂善者咸心悅誠服率其子弟日詣講下請受法華經旨師敷析要義無智愚高下人人滿所欲而退一時宗門耆碩如九皐聲公啟宗佑公咸共嗟賞謂吳中法席繇宋迄今可爲盛矣又六年主杭之天竺蘇之學徒從往者甚衆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明護國期懺七晝夜爲衆講貫無虛日歲餘　太祖皇帝聞其賢召爲僧錄司右講經玉音褒諭有通東魯之書博西來之意之語益知之爲深居長干西丈室三年時夢觀主天禧其徒由高者夜夢詣師室及門有二神人衛金

甲護衛甚嚴叱止高曰寺主在是旣覺而師告所夢且曰今其代吾師乎踰月夢觀卒有旨命師兼主天禧而四方學者歸嚮益盛法益振敎益流[illegible][illegible]隆勲尊貴戚趨走敬禮者接踵戶外又三年陞右[illegible][illegible]遂陞左善世　太宗皇帝舉義師道衍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守功　上即位召衍至自北京命主敎事師以左善世遜衍而已居右　上嘉從之永樂四年詔修天禧寺浮圖落成之日　車駕臨幸命師慶贊祥光燁煜衆讚歎　天顏愉懌時有任覺義者忌師之寵構詞間之左遷右覺義疏斥師不辯自處裕如旣而

上鑒其心復右善世　仁宗皇帝臨御以老宿數被召問禮遇特厚命居慶壽寺松陰精舍以自佚而賜賚優加益師歷事　列聖一以至誠而言動必祗禮度處物以和馭衆以寬接引來學隨材具深淺而開悟之咸有成而去解后搢紳士喜商論文事三四十年間鉅緇老衲有文聲者師與衍公爲首衍公旣進位太子少師賜名廣孝其晚歲於師尤厚有疾將化之前一日　太宗皇帝親臨視之問所欲言獨舉師爲對不及他事益兩人知契最深云嘗有問師壽幾何曰九九不過焉有日供唯蔬者一日師勞之曰勤

爾久矣更用盡七月至是皆驗師所著有金剛經註
解附錄二卷應制及與名人倡和詩若干卷　國家
建法會一切科儀文字皆師定以貽範於後其所度
弟子圓悟大雲僧錄右覺義慈霔志了若干人得法
弟子僧錄左善世闍晟右善世圓瀜鴻義玄妙廣惠
禪師右善世行杲左覺義守行右覺義惠朗德潤集
慶雲山僧綱都副智達善啟上天竺住持碧潭等若
干人銘曰　天台之源啟於鷲嶺致觀顯示煥乎炳
炳如獅子吼如海潮音浩乎洋洋闓博推深以大總
持妙盡佛意作憲垂範沿遠有嗣千歲之下傳暨洽

公公所自出偉儒其宗明爽夙成與佛有契一贈金
像如悟宿世捐棄愛念皈命慈父秉心之堅金石非
固道之難致海闊天高力探精思靡夕靡朝昉其思
之沉潛反覆逮其發之芬華穠郁如山之載如川之
輸頹之無盡挹之有餘奕奕講筵焉皷其鐙四衆拱
聽如闇得明名山鉅剎屢主法席來學來依奔走塡
溢譽聞四馳升聞黼扆褒之揚之有來玉旨爾正爾
徒無間遠邇為　國迎釐為民迓祥祗事為國迎釐
為民迓祥祗事　列聖眷顧寵命有赫敦為中壽天
鑒靡忒無往不復世齡八十聰明彊固咲揮玉麈從
容囑付靈龕所藏金縷衣之中天秋月朗朗清㵎

今言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歷陞
左善世靖難兵起為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　長陵
金川門開又為建文君削髮　長陵即位微聞其事
囚南洲十餘年榮國公疾革　長陵遣人問所欲言
言願釋溥洽　長陵從之釋其獄時白髮長數寸覆
額矣走大興隆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
也仁宗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灌頂廣善西天佛子智光大國師事實　楊榮
大國師名智光字無隱姓王氏山東武定州慶雲人
也父諱全母董氏生元至正戊子十二月十六日自
幼聰慧閱書輒不忘年十五至心向善辭父母出家
爲北京吉祥法雲寺僧禮西天迦溼彌羅國板的達
薩訶咱釋哩國師傳天竺聲明記論遂受心印玄旨
洪武巳酉以佛道高深弘廣未易窺測遂遊五臺諸
山屢得瞻禮文殊聖相人咸駭異以爲緣契不淺歲
甲寅奉太祖高皇帝命於鍾山譯其師板的達四衆
弟子菩薩戒詞簡理明衆所推服丙辰秋奉命訪補

陀造天目明年寓寧國之水西泛彭蠡謁東林於匡
廬江南名勝蹤跡殆徧叅諸尊宿語契豁然甲子春
與其徒惠便等奉使西域過獨木繩橋至尼巴辣梵
天竺國宣傳聖化衆皆感慕已而謁麻曷菩提上師
傳金剛鬘壇場四十二會禮地湧寶塔其國起敬以
爲非常人遂併西番烏思藏諸國相隨入貢比還再
往復率其衆來朝太宗文皇帝爲念其往返勞勤復
與論三藏之說領會深奥大悅之乙酉擢僧錄司右
闡教明年俾迎大寶法王葛哩麻及還敕對多所毘
贊賜圖書與服法供之具詔居西天寺陞右善世丁
酉召至北京與論諸經綱旨恩遇甚至俾居崇國寺
賜國師冠金織袈裟禪衣諸物仁宗昭皇帝嗣位寵
錫封號賜誥曰朕惟佛氏之教以大智慧而成無上
之道以大方便而開普度之門上以翊衛於邦家下
以利安於品類自昔有國家者莫不崇奬褒異以隆
其教爾智光安心寂靜持戒精嚴方便慈悲弘深利
益克光揚於佛道式敬事於朝廷宜有褒榮以旌善
行今特封爾爲圓融妙慧淨覺弘濟輔國光範衍教
灌頂廣善大國師爾尚益加精進永丕闡於宗風懋
乃忠誠式輝光於寵命欽哉賜金印冠服復賜孔雀

銷金傘蓋旛幢及銀鍍金携鑪盆罐供器法樂几案
坐床輿馬諸物悉備仍廣能仁寺居之宣德戊申宣
宗章皇帝奉聖母太皇太后慈旨出内帑所刱北京
賜臺山大覺寺功德利濟無間顯幽特命大國師居
之以佚其老幷勑禮官度僧百餘人爲其徒恩德至
厚無以加矣大國師乃出累朝所賜金帛及衆所施
者倩工累石爲塔於寺側期以棲神於他日今上皇
帝即位之初加封西天佛子誥詞曰朕惟佛之道清
淨慈悲化度羣有功德高廣利濟無窮自昔有國家
者莫不崇奬褒異以隆其教今圓融妙慧淨覺弘濟

輔國光範衍敎灌頂廣善大國師智光夙究三乘精
嚴戒行事我祖宗始終一誠肆朕嗣承大統命脩薦
揚之典上賓皇考宣宗章皇帝在天之福益篤精虔
宜有崇奬玆特頒誥印加封爲圓融妙慧淨覺弘濟
輔國光範衍敎灌頂廣善西天佛子大國師於乎丕
揚宗範式昭佛道之興隆普濟有情用贊皇圖於永
久欽哉賜玉印寶冠金織袈裟禪衣時服椶輿鞍馬
定器之類前後遭遇列聖眷待之隆如此而其性行
純實簡靜非衆所及朝廷凡命脩建大齋惟誠惟恪
每入對天顏惟以利濟萬有爲說仁宗所賜儀仗出

入屏不敢用上知之遣中貴人問故對以平生但持
經戒非有汗馬之勞寵錫所臨謹受藏之足矣用之
豈不益過耶上嘗御便殿召問對復如前深歎異之
故制詞極其褒重師於經藏之蘊旁達深探所譯顯
密經義及所傳心經八支了義眞實名經仁王護國
經大白傘盖經並行於世人言其功不在鳩摩羅什
之下其中外弟子數千人各隨其器宇引掖之上首
則有僧錄司右講經月納耶實哩禪師吾巴帖耶實
哩左講經帖納實哩左覺義吾答耶實哩捋耶實哩
衣鉢侍者左覺義納耶實哩左覺義禪牒實哩右覺

義三曼答實哩及高僧褎然爲領袖者數十人及以
才学授諸生擢爲美官者亦十數人壽齡既高智益
精敏有求而問之者卽懇懇開說不厭不怠非養之
有素詎能然耶宣德十年六月十三日示寂享年八
十有八僧臘七十三未寂之先十數日以經詮衣鉢
及身後事悉付其徒而戒之各勉精進及期其徒請
留偈示衆答曰大乘法門無法可說衆復懇請揚言
云空空大覺中永絶去來蹤實體全無相含虛寂照
同既儼然而化三日入龕又三日掩龕擧體柔和容
貌如生訃聞上悼歎之遣官賜祭文曰爾梵學精專

毘尼嚴潔深造妙解了徹三乘歷事五朝惟誠惟敬
爲民祈福爲國祝釐計其初終多效勞績臻於高壽
翛然示化聞訃興歎重失老成靈爽不亡服斯諭祭
勅有司具葬儀增廣其塔并創寺宇賜名西竺擧龕
之日朝貴僧俗送者塡溢道路至茶毘所至善大慈
法王說偈擧法炬甫至薪下其龕頂智火迸出烟焰
五色光明昭灼既畢遺骨皆金色得設利盈掬瑩潔
如珠既葬其徒有進其遺像者上親製賛詞書之曰
託生東齊習法西竺立志堅剛秉戒專篤行熟毘尼
悟徹般若澄明自然恬澹瀟灑事我祖宗越歷四朝

使車萬里有勣有勞攄瀝精虔敷陳秘妙玉音褒揚
日星垂耀壽康圓寂智炳幾先雲消曠海月皎中天
特摭其大槩序次而銘之曰佛法本來自西天慈悲
清淨功德全大善願力廣且淵法門種種開方便三
千世界復大千萬有利濟超無邊乾坤以來至道傳
亘古無後今無前燈燈有續相綿延國師出世了眞
詮精嚴戒行息萬緣遊方徧歷名山川一朝奉使西
翩翩皇明聖化式昭宣諸城國土皆周還往復一再
叅玄玄三昧契合何克然歸來駐錫侍御筵敬事列
聖惟惓惓純明簡靜志操堅榮華過眼澹不遷大齋

普度心益虔但願蒼生離垢纏翻譯經說紛連篇廓
而授之弟子賢壽高慧普多福田宗風大振周八埏
五朝恩遇孰與肩榮封厚齎何駢闐光揚名教由後
先陰翊皇度億萬年

曉庵法師善啟塔銘　　錢溥

師諱善啟字東白號曉庵俗姓楊氏蘇之長洲人五
世祖慶宋發遣常州主管學事贈左朝奉郎家吳之
支硎山值兵徙北郭父永年性好善稱楊佛子母陸
氏師甫能言通佛典父母與之命入無量壽院禮永
茂院主爲浮屠既長屏迹龍山窮日夜力於經史百
氏不輟聲譽隱然日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
洲皆器重之而典記於洽公者甚久永樂元年薦主
蘇之永定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逾年擢本府僧綱
司副都綱尋應　召纂脩永樂大典預校大藏經

賜金織袈裟衣一襲時三殿災詔求直言師上疏陳
利病不報內交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贊善汝
王陳檢討嗣初益深造詣與璧庵完公輩同還有江
行倡和詩一卷與甫里趙公宗文酬倡尤多歲遇牡
丹開時必盛集題賞錢塘瞿公宗吉雄於詞賦常用
一韻往復幾百首詞鋒益銳海內皆傳焉正統八年
十一月八日卒距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世壽七
十五僧臘六十以其示寂之歲十二月二十三日弟
子慶暲等與其姪是昇奉柩歸葬於舊隱治龍山遵
治命也既葬且二十年於塔銘尚未之作者志益有

待乎叨居侍從之列利澤不加於民空言無補於世
則亦負師期望久矣茲使交還獲訪基於龍山下見
其塔銘尚虛則溥亦何待而不言哉矧以交之深者
知必至也言之略者情必厚也昔宣德間大理卿胡
公槩巡撫東吳威聲大振於師獨加敬禮時溥方冠
欲應鄉舉謁公師忽見而喜之遂入白於公得預鄉
舉然溥亦始聆論議察其動止毅然一儒者由是往
還款洽數日不見必折簡招之簡類歐語作字有帖
意見必肅衣焚香啜茗坐語移時去則且談且送或
閉戶發篋出古人眞跡對閱評品如論宋仲溫陳文

東二先生書宋筆正鋒陳或偏鋒故宋優於陳吳中
稱高楊張徐為近代四傑然季迪衆作皆得體如律
倣劉長卿選兼韋應物皆人所不到宜其為最文則
法柳宗元遇有作必朗誦數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
而詩則宗季迪也然皆不務蹈襲以為奇至論儒釋
之辨曰且各為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
先於厚本故雖離父母養生送死一務從厚與兄弟
稱友愛撫諸姪教養兼至交四方宿儒名緇必以誠
未嘗見情容然非其人亦未嘗與交此韓子謂墨名
而儒行者也溥也仰師期待既久倘以餘齒無負於
斯世則亦無負於所知矣姑書此以與其徒慶臍等
刻石於墓而且系以銘曰唐有師暢曰喜文辭宋有
惠勤亦號能詩暢因韓子儒行以彰勤藉蘇公得附
歐陽顧今東白有學有德旁蓬詩文兼此二釋豈無
韓蘇俾世不聞我何人也敢預斯文龍山之陽齊闉
之北寂焉淵焉於此埋玉奔走幾年始遂弔謁有言
莫酬庶永其碣

玉芝大師法聚傳　　徐渭

玉芝大師名法聚姓富氏嘉禾人也始去俗從師海鹽之資聖寺與董從吾蘿石謁陽明先生於會稽山中知旨持詩爲贄先生器之答以詩至金陵參夢居禪師於碧峯寺問如何不落人圈繢居與一掌師大悟自是往湖郡居天池山其弟子名祖玉者與渭爲方外交結廬於山陰鏡湖之濱師往來吳越間數至其地渭數往候之或連晝夜不去并得畧觀其平生所著論多出入聖經混儒與釋爲一然好勝者或以此詆之謂師苦於文而疎於道夫語道渭則未敢

至於文蓋嘗一究心焉者渭觀師之文未嘗苦也所謂疎於道者其又可信乎然渭嘗令師代濟法師答自居易問未了佛法嘗又令作首楞嚴昧晦爲空一章解合千有餘言據案落筆應手而成與旨精辭一時皆徹則師之道概可知矣若其爲人峻潔圓轉舉止灑然王公貴人見其人至不敢屈而庸夫竪子一聞其欬輒興起自愧反其所爲曲儒小士多詆釋遇師與立談顧趨而事之舍所學而從彼不可以觀道乎師居天池山二十餘年登坐說法者凡幾每說衆至若干人退而嘗悟趨道者甚衆而其所嘗侍奉知于往來山中亦多至數十人皆冲然自得修行清苦佩雅有常度間或以詩聞於世所至人皆知其爲師之徒也嘉靖癸亥五月十九日忽示微疾一日召徒衆謂曰吾將行矣沐浴更衣覆而逝閱一年將以閏二月十六日藏骨於某所其徒某某抱諸遺事走數千里過來京師請銘於兵部侍郎蔡公而渭適以尚書李公聘寓京得見之取其遺撫其大者爲之傳

玉芝大師塔銘　　蔡汝楠

玉芝大師法聚姓富氏嘉禾右族子生於弘治壬子十一月廿九日終於嘉靖癸亥五月十九日壽七十

有二年方髫齓肄儒業淹通經籍因從師於海鹽之資聖寺後數年陽明王先生開講於稽山聞良知之指若契機緣遂以偈爲贄謁王先生先生荅以詩今載集中有荅人問良知詩云人即此僧也至金陵參夢居禪師於碧峯寺閣問何如不落人圈繢居與一掌輒霍然大悟自是徙居武康天池構玉芝之精舍禪坐其間四方遊衲集者頗衆浙之東西著名耆宿聽所誦說莫不欣快其事一菴唐公郎中龍溪王公往往訪師山中蹤儒釋大同之秘天池去德清纔三十里余持服居山中時往來尤密方赴四川提刑荅以

偈語諗以予觀元余而以杲老自寓余心知其欲
覺而世諦相報未暇問也頃歲爲兵待其徒明濾
以示叔聞悵然失此禪友且嘆世之知師者不曰師
詩僧則曰雅禪而附儒嗚呼師豈惠休齊己之倫哉
詩儒釋兩無所底非知師者已余嘗制于山悅其負
峯而面原搆廓然堂師適至援筆銘曰儒曰太公釋
曰無聖不二不一水月空鏡非心物伍物不我競海
印森羅寂感斯應妙圓致止曰惟正定余歸自青原
師見訪和云公至青原鄒祭酒如何論箇事韻青原
講語爲師誦之師和曰曾參作聖功探頤罔師法紛

紛千古下與論多執著昨見碧霞翁披榛闢蕪說艮
知衆妙門洞然啟真訣指我視聽機不爲聲色輟玄
珠出罔象走盤恒自活靜於動弗踰明與暗相徹物
來斯順應未應名未發在迷本不虧悟亦無所得徹
伏江水澄影現秋空月溢目烟寒輝掬手不可掇萬
有鏡中象歷歷布森列擬心纔有無實器底決裂見
忘道自真智私乃多惑一念微與危慎之在甄別二
偈皆文不加點而證學獨真余謂其閟於道也詎止
詩哉詩人王君寅選其工者行於世而此類多不選
然實禪學本色之精者即所貽余而其他叅答若此

者多矣余故曰師於儒釋非混東方之詞西方之旨
師非工詩觸之成聲拈來是道爾其於禪也殆庶幾
乎祖欲明源華葬師於木山而徵余爲記因記其嘗
酬余者以劂叅答且異乎今之知師者銘曰帶之爲
詩齊之爲儒詩其無上呪耶儒其無二法耶

御製周顛僊傳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顛如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南昌有時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傳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此異言也何以見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顛者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

南昌其顛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爲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遥見以手入胸襟中拟乎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虱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即言婆娘反又鄰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麽動得人心只有臙脂胚粉[illegible]

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illegible]又來仍以虱多爲說於是製新衣易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謂顛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内以五尺圍蘆薪縁缸煨之薪盡火滅之後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

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遥見顛者來迎步趨無艱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饌羞同享於翠微亭膳後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二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已人也朕親往以閙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餚以供之大胞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道右邊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你打破個桶做個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之爭邀供養一日

逢後生者俄出興詞隐敎你充軍便充軍又閒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個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房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偕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擎之急趨朕之馬前揺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

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正語防閑之儻有謬詞來報焉當江中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多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往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猝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彼你煩多殺且未且縱你行遂視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盧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顛者狀示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爲民者用心種田語後於我宅内不食半月矣深入匡盧無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至自言於匡盧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　大明天子有說問其

說乃云國祚殿庭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虚誑者多朕馭宇内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於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不荅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寄之去後二年使人詢之果曾再見否其赤脚云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證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僊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眞假合見之出與見患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溫良藥兩片共一曰溫涼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盞子内喫一盞便好朕遂服之

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爭點燈時周身肉内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月服過二番乃聞有菖蒲香醱底有丹砂沈墜鮮純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嚴有五里餘歲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請往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某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周顛是也方令人主所詢者此人也即令人主作熱爾當送藥與服之天眼更云我與顛者和人主詩某問曰詩將觀看對曰已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

之初見其詩麤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致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錯巧但說事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張眞人正常碑銘

宋濂

洪武丁巳冬十二月五日四十二代天師張公薨於龍虎山私第年四十有二禮部尚書張籌奏聞　皇帝嗟悼者良久且曰朕欲命其徧祠五嶽今一至嵩山何大數止此耶遂親製文遣前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安慶爲予祭使仍令其冢子宇初襲掌教事戊午春宇初奉公冠劍權厝南山先塋之次至十有二月某日卜宅兆而瘞之宇初恐遺德未能大白於世與羣弟子輯爲成書使張致和即金華山中請銘神道之碑濂辱與公游義不可辭公諱正常字仲紀姓

張氏信之貴溪人漢留文成侯四十六代孫也重紀至正乙亥夏六月十三日其父太玄眞人坐而假寐忽見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游君家願見容也及覺而公生紫雲覆庭紅光照室人以爲祥徵年七歲雙目爛爛如巖下電容止異羣童後三歲太玄出游五岳名山指相傳雌雄劍及玉刻陽平治都功印曰能星再集于亥吾兒當持此大振玄風太玄渡淮化去而公之仲父嗣德繼主其教仲父薨衆論咸屬于公公力讓仲父子正言正言薨公始嗣實至正乙亥之歲太玄之懸記至是始驗公歷廣廷開演

道家玄旨四海學徒聞者豁然領解時天下大亂經
籙秘而不傳者十年公乃啓黃書赤界紫素丹組之
文授其徒胡合真董比以行奉贄來受者川赴雲蒸
鋤失其一流落鄱陽李氏家夜生光怪公訪而合之
辛丑　上統大將親取江西知天還有歸進使者上
賤逃臣順之意乙巳公朝京師　上一見悅曰暱樞
電轉法貌昂然此真漢天師苗裔也　詔褒美之錫
燕者再兼有金綃之賜丙午復入覲京城士庶人求
靈符者日以千百計侍吏不能給閉關拒之乃相率
毀關而入公叩齒集神濡豪篆符投井天宮井中

人爭汲之須臾水皆竭見士弗止飲者有疾瘳　上嘉
之令作亭井上號曰太乙泉及還山復詔中貴人賜
以織文金衣仍下中書給驛券畀之以便朝覲洪武
戊申　上登大寶位建號改元公入賀錫燕於便殿
內降制書授以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
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仍俾領道教事給
以銀印視二品設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久之陛辭
而歸　上御謹身殿從容謂曰卿乃祖天師有功於
國所以家世與孔子並傳以迄於今卿今體之以清
靜無為輔予至治則予汝嘉賜白金十二鎰新其宅

第己酉春　上召公入朝諭月餘間者內錫燕者
一三月十二日　上將通誠於　天帝致齋三日御
袞冕服親署御名於章勅太常設樂手授於公俾祝
而焚之禮成燕公於文樓羣弟子賚於別館復有金
綃之賜庚戌夏　上錄公之功特勅吏部改贈公父
二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嗣成為
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公母明
慧慈順仙姑胡氏恭順慈惠淑靜玄君玄君時年八
十朝野以為榮是年秋　上復召見問以鬼神情狀
更給銀印壬子秋復頒制誥以寵之冬十有二月復

召入覲癸丑春將還　上命留弟子以司秘祝之事
丙辰秋　上遣使召公公忽先期而至　上喜曰卿
之來何與朕意相符邪明年之秋朕將遣使祠嵩嶽
諸神卿當妙揀清修之士與其偕來丁巳夏公率羣
弟子汪弘仁等入覲錫燕午門之城樓　上舉爵謂
公曰卿宜罄此一觴勅內侍出御製歷代天師贊示
公曰他日當書以賜卿翼日詔公從太師李韓公善
長祠嵩山分遣重臣與公弟子代祠羣望自公而下
賜衣各二襲楮帛有差既還錫燕如初公自返故里
志趣異常一日置酒與兄弟酣飲慨然嘆曰五嶽名

山先子欲遊而不可得嵩山中峯乃吾祖得太淸丹經之所今藉　天子威靈幸一至焉嶻𡾊景於層霄遨浮埃於浩刼吾志將有在矣君子疑其言未幾示以微疾端坐榻上屬弟子方從義曰吾無以報國家寵恩爾等宜左右我子孫以賛寧謐之化命取𪍑印授其子曰我家千五百年之傳在是汝其勉之死生數也吾之不死者其光赫熹四屬寰瀛先天地不知其始後天地不知其終也舉手作一圓象嘿然而化是夕大嶊石崩聲聞數十里云公幼警敏靈蘇秘文之屬皆不習而通歲屢旱禹步召風雷精神達於冥漻甘霖即降或有爲魑魅所憑者授以片符輒潛影不見公憫兵戈疫厲之餘沴氣不消衆行玄壇舊典修壇墠建陰陽醮而鍊度之其徵驗尤彰然其天性夷曠潔而不緇如超萬物之外故以冲虛子自號最愛佳山水仙跡靈蹤所在必窮幽極深動至累日忘返當適意時欲乘白鶴與羣仙翱紫淸之上其於人間事未嘗因此少輟其奉玄君備極孝養暨殁葬祭成盡禮度兵禍粗仍傾貲募人爲兵捍禦鄉井人賴以安公之玄裔備見世家玆不載惟公生乎神明之胄簡素端凝用道㓜驗而脟鞠游氛無自入於念慮澄靜之久天光自發所以受知　聖君八朝京師天寵駢蕃聲聞四達至於死生之際又能不動聲色超然坐脫如行者之返故廬非眞有道者豈易致哉是宜銘

張三丰眞人傳

藍田

三丰眞人張氏名全一字玄玄其號曰三丰或又號曰　或曰留文成侯之苗裔云身長七尺丰姿魁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中作一髻手中執方寸寒暑惟一衲一蓑笠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三五日一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經書一覽即成誦不忘或處窮山或游市井或日行千里嬉遊自如傍若無人有請益者終日不荅一語及至議論三教經書則絡繹不絕每吐辭發語專以道德仁義忠孝爲本無虛誕禍福欺誑於人心與神通神與道一事事皆有先見之理應顯莫測人咸以神仙稱之洪武初入武當山遍歷諸峯披奇覽勝修煉於天柱峯西南清微妙代岩嘗語耆舊云此山異日必大興也時五龍南巖紫霄俱燬於兵三丰去荊榛拾瓦礫粗創之乃命丘玄清住五龍盧秋雲住南岩劉古泉楊善澄住紫霄又卜展旗峯北陲結廬曰遇眞宮菴前有古木五株三丰獨棲其下久則猛獸不據攫鳥不摶人皆異之又卜望仙臺之左結廬曰會仙館語弟子周眞德曰爾可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非在于也洪武庚午拂袖而去形迹杳然辛未朝廷遣

三山高道使於四方清理道教高皇帝曰有張玄玄者可請來竟不之遇後居寶鷄縣之東金臺觀癸酉九月二十日自言當辭世留頌而逝縣人楊軌山等置棺殮訖臨葬發視之三丰復生後入蜀見蜀獻王登大邑縣鶴鳴山往來者半年又入武當或游襄鄧間永樂丁亥正月初六日文皇帝慕三丰至道遣行在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司禮監太監朱祥致香奉書於名山洞府訪求三丰來朝壬辰二月初十日御製書曰皇帝敬奉書眞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眞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眞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劣昧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謹致香奉書虔請拱俟雲車夙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濙等巡游天下雖窮鄉下邑軌跡無所不到在湖廣間最久丙申秋還朝濙丁內艱乞終制不許尋進禮部左侍郎丁酉復巡江浙諸州癸卯復自均襄還朝然三丰竟不得見也文皇帝又嘗賜右正一虛玄子孫碧雲制曰朕敬慕眞仙張三丰老師道德崇高虛化玄妙超越萬有冠絕古今願見之心愈久愈切遣使祗奉香書求之四方積有年

處迄今未至朕聞武當遇眞庵實眞仙老師鶴馭所
游之處不可以不加敬今欲創建道場以伸景仰欽
慕之誠爾往審度其地相其廣狹定其規制悉以來
聞朕將卜日營建爾宜深體朕懷盡力以成協相之
功欽哉又嘗賜碧雲詩曰福地洞天游欲徧逍遥下
土騎虬螭若遇眞仙張有道爲言佇俟長相思又嘗
敕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江昕禮部尚書金杞工部
侍郎郭進等率領官軍夫匠三十餘萬修建遇眞宮
名曰玄天玉虛宮建天柱峯大頂金殿石垣名曰太
岳太和宮建五龍宮名曰興聖五龍宮建紫霄宮名

曰太乙宮紫霄宮建南岩宮名曰大聖南岩宮建會
仙館爲遇眞宮建妙化岩爲淸微宮皆命官鑄印司
之玄風大振果符三丰之言云天順巳卯四月十三
日睿皇帝制曰朕惟仙風道骨得天地之眞元秘典
靈文集陰陽之正氣碩長生久視之術成超凡入聖
之功曠世一逢奇踪罕見爾眞仙張三丰芳姿穎異
雅志孤高存想專精煉修堅定得仙籙之寶訣餌金
鼎之靈膏是以名隷丹臺神遊玄圃去來倏忽豈但
煙霞之栖隱顯渺茫實同造化之妙茲特贈爾爲通
微顯化眞人錫之誥命以示褒崇於戲脫形不老永
爲物外之逍遥抱道絕倫益敦隱中之景慕尚期賜
顯威靈來英
張三丰遼東人一云名君實字全一一字玄玄生有
異質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持
方尺　笠一衲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以爲張邋遢
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
月自若也處山林遊城市嬉戲自如傍若無人有請
益者竟不荅一辭經籍典墳過目成誦與人議論三
教等書如懸河傾注洪武初至大和山修煉結庵玉
虛宮庵前古木五株師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鷙鳥

不博　人益異之嘗入天柱峯遍歷諸山語鄉耆云茲
山異日當大顯於時五龍南巖紫霄刈荊榛拾瓦礫
但捕創焉命丘玄淸居五龍盧秋雲居南巖劉古泉
楊善澄居紫霄又尋展旗峯北陬卜地結草菴奉玄
帝香火日遇眞言於黃土地卜地立草菴名會仙館
語弟子周眞德曰爾但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不
在予也至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常往來於長安
上洞庵隴西楊仕敏乃岷州衛指揮楊其二家初仕
微時三丰聞其啼聲曰此英物也後果貴顯二十四
年　太祖皇帝遣尚道訪於四方了不可覓召丘玄

淯至怳之拜監察御史超擢太常卿　成祖御極命
禮科給事中胡濙遣錄任一遇致書遍詣名山訪求
未獲後寓德安太平山與山下人宗顯者尤密其童
子常從之遊童子語人曰張嘗出遊必予偕往但令
予閉目余一日開目竊視乃空中也三丰聞之不樂
遂遣童子辭去父老登山爲別三丰揖衆先生旋下
山取火往返四十里頃刻至又市豆腐一提歸三丰
曰此提板乃唐邑西關王宅物父老爲我還之至問
王宅市豆腐時父老登山日也唐邑去太平山百四
十里回覓三丰不知所在今石楊藥碾猶存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也有仙術所言
時事悉徵驗由是人多崇信之元末居寶金鷄臺觀
忽留頌而逝士民楊軌山買棺斂之臨窆覺棺中展
動有聲發視之乃復生以小鼓一腔留其家去入秦
遊蜀登武當山時至襄鄧間洪武二十四年　詔求
之不得永樂中　上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
一懸峨州指揮楊永吉遍詣天下名山訪之又勑正
一道士孫碧雲建宮武當候之終不遇天順三年誥
贈爲通微顯化眞人天順末或隱或見有親炙問以
大道者專以仁義勸人事皆先見叩之響應候往來

鶴鳴山中將半載竟失所在嘗至甘州張指揮家遺
一中袖及葫蘆天順間鎭守甘肅總兵官王敬患中
滿疾諸醫不能療以中袖火煆服之愈成化初定西
侯蔣琬爲總兵官宴守臣於幕下集伶人搬演三度
城南雜劇時座客有談及三丰者　因出葫蘆傳玩之
忽自震碎所留楊氏小鼓雖受大鏞不能混其聲後
亦亡去嘗遊揚州瓊花觀有題瓊花詩曰瑤枝玉樹
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淸致不需凡雨露高標猶
帶古州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便欲
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仙槎語意淸曠益自況也

玉堂漫筆云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
訪邋遢張仙人仰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
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
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爲予言
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益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
敬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
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
朝用高祖敎相識往來其家爲親密亦愛朝用之父
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寶
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

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荅曰吾父栢城張叔
康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栢城時
多擾汝家名教者爲誰荅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嘗
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
朝用與李白雲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
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爲之爲均州
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　文皇再
遣實雞醫官蘇欽等齎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
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眞仙張三丰先生足下
朕父仰眞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

名山虔請眞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
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
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
車夙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
云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爲忠安行時有密勑云又
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永樂三年
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薦　文皇召見文
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身徧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
足跡滿天下竟

鄧鍊師神谷碑　　宋濂

皇上既撫有方夏修天地百神之祀爲生民祈禍祥
弭災癘以爲非有道之士不足以交神明洪武四年
乃詔龍虎山嗣漢天師張　公正常擇其徒之可者以
名聞詔至闕下問以雷霆鬼神之事於是鄧君仲修
等述感化之由以對　上說賜坐錫燕　詔館之朝
天宮禍禱之事多屬焉五年春三月不雨　上以農
病播種憂之仲修奉　詔設壇場行驅召風雷之法
天大雨賜白金若干兩後三年秋七月復不雨御史
大夫率儀曹承　詔臨祝禱三日不效仲修退坐齋

室默運玄化出杖劒一叱雲合雨如注是歲冬無雪
詔李韓公及丞相至　上命以禱期三日雪至期果
然　上甚寵異之每召見與語嘗賜以詩及御注道
德經命與住持朝天宮宋宗眞修祠祝科儀行於世
十年奉命之會稽祭帝禹及宋阜穆二陵還明年張
公卒於是仲修請歸覲張公葬而仲修亦老矣乃請
於公之子嗣師曰吾身雖處輦轂下然茲山師友之
所居吾心未嘗違去也嗣師知其意畀以琵琶之峯
郭塢之原仲修更名曰神谷顧其門人曰吾仙游時
藏吾遺蛻於此既而復來京師與余言其故且曰吾

幸從先生遊吾家必得先生銘然孰若及吾存而見之余曰仲修學長生久視之術固嘶不死余將托仲修而長存而仲修乃欲屬余以不朽乎然余厚仲修不敢辭仲修名某今以字行臨川人生時有雙鶴飛翔之異年十二入山之紫微院師留君敬哉十八服道士服嘗出遊見道人於仙岩石上授以縱閉陰陽庵斥鬼物之法又從隱者野庵金志陽傳性命之說龍虎大丹之秘世之碩師皆禮重之累贊其敎於山中嘗提點温州玄妙觀主杭之龍翔宮四方人願傳其道者甚衆其所得者益深矣余固不能盡知也然

仲修弟子爲余言仲修喪父盡禮嘉木生其隴上哭母哀泉爲之涸其行又有出於所見之外者而余與仲修交甚久觀其卑讓不伐言語若不出口嗚呼學道者固如是哉銘曰老子之道冲以夷顯可用世微守雌厥文五千意易知今之宗者皆其支漢留侯孫號天師玉章寶劍大絳衣指麾呵叱運化機樞役鬼物如羣兒東南名山椎月奇左龍右虎相委蛇涵靈蓄怪鬱鼎施天使道術鳴於斯傳世四十嗣不衰前者既倡後輒隨百千弟子傑者誰鄧君挺然熊豹姿弱齡恍遇生安期授以寶訣行如飛野庵之叟髮垂顛窮崖屹坐關兩扉稽首長跽叩幽微語以一氣凝丹基心得其意忘其辭虛極靜篤中赫熹赤光射牖如渴蜺小試餘技爲世推呼吸雷電四致騎翬書下徵祝國醮祭祈旱涝捷斯須龍顏每爲興嘆咨歲時竹宮常侍祠霞裳瑶冠光陸離功利默默被烝黎容色不老難端倪壽命豈與恒人齊胡爲此丘穴深巇欲藏冠舃誰後來神仙不死誰謂非所示者幻同人爲游行八極當來歸千載弗朽徵斯碑

冷協律謙傳

冷謙字啟敬武陵人號龍陽子元中統初與邢臺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無書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衆伎皆能通之至元間秉忠入拜太保叅中書謙乃棄釋業儒遊於霅川與故宋司戶叅軍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府覩唐李思訓之畫忽發胸臆效之不月餘山水人物悉得其法而傳彩尤加纖細神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於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以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眞之指悟之如已作至正間百數歲矣綠髮童顏如方壯時以黃冠隱居

吳山頂上飄然有塵外之趣值紅巾之亂避遊金陵以方藥濟人如神國初　皇祖聞其善音律召為太常寺協律郎謙承命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樂舞之制稱　旨後以畫鶴之誣遂隱瓶仙逝

冷謙字啟敬湖湘人國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謙有故人貧不能自存知謙得異術求濟於謙謙曰汝命薄吾指汝一所有藏金二錠可以資助但勿過取不聽吾戒吾與汝皆不利也廼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宅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獲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連及謙因併逮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門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遽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懼罪遂携瓶至御前　上問之輒於瓶中奏對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自言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左慈事絕相類

上按籍錄庫中金果餘二錠

張三丰嘗跋謙所畫蓬萊仙奕圖有所謂畫鶴之誣者即此事也併錄其辭曰蓬萊仙奕圖者龍陽子湖湘冷君武陵人名啟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邢臺

劉秉忠仲晦從沙門海雲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以至衆技多通之至元秉忠叅與中書省事君乃棄釋從儒游霅川與故宋司戶叅軍趙孟頫子昂於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覩唐李思訓將軍畫有頃發之胸臆遂效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窠石等無異將軍其筆法傅彩尤加纖細人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當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平叔悟眞之旨穎然而悟如已作之至正間則百數歲矣其綠髮童顏如方壯不惑之年時值紅巾之亂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方藥如神　天朝維

新君有書鶴之誕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跡矣此
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爲余作也吾珍藏之予將
訪冷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
昧之妙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奉遺元
老太師淇國丘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飄然意在蓬
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爲後會云時永樂壬辰孟春
三日三丰遯老書

周尊師玄真小傳　宋濂

周尊師名玄眞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
月心通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爲其學教授母林氏玄
初生八歲教授君殁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龐眉
翁類道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
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叉一年會上眞道院
施如意爨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鈎取之玄初欣
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卽離俗無疑已而果然
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爲道士拱瑞南谷杜眞
人高第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劾召鬼神之術開元
寺沙彌爲狐所媚羸瘠垂死玄初噓氣禁呪之狐卽
躍出衆殺狐其疾輒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
愛如重璧眦鬼侵之沈痼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劾鬼
鬼遂絕玄初不以爲已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
會吳越被兵游魂出爲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
十回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燄燈二燈飛起高懸
柳枝人驚以爲神功萬夫長沈貫毋殁痛念之弗置
聘玄初修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
然遂趣辦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叉二者
果屬其指呼者實書復問曰君能致吾母塊魄乎曰

可即剪紙爲旛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盼作叱嘑聲旛重將壓地毋降於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初霅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役蓺如兒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徒宗浩宗浩欲授人無契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秘示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玄初禜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於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鈞軸亟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醮壇於冶城山研朱書鐵符投揚子江中波濤遽

與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窈冥霓光燁燁遶身達旦辛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耶四民觀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刻再降雨乃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迫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弗受竟拂袖東歸朝紳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　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眞人與玄初皆被　召賜燕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九月已卯　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

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乎本同一理爾　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冶城山建壇其應如初玄初爲人多內功兼好澤物對門石橋廢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丹井蕪没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甓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搆來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執黄庭經一卷焚香默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太史公曰予游

江南見玄初鳳凰亭上方瞳燁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之表竊意緱山仙人乘鶴吹笙而徠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予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扶而葉疎能黜其知守其愚則羣陰盡剝而純陽獨舒矣予盍愼諸予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始斡天道之樞歟仰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戀戀如饑欿欿然若有所疑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於是歟非歟

大上清正一萬壽宮住持提點張公友霖碑銘

宋　濂

龍虎名山蟠蜛上饒之區重岡復巒自中閩來若翠
鞍戎旃環衛其背而雲林三十六峯森列內向如拱
如趨如冠劒而迎至琵琶之峯止焉大川西瀉仙岩
拔起天半而絕其衝靈氣翕合鬱爲仙人所都歷代
以來其侍祠竹宮而峻涉崇班者相繼乎後先或葆
煕餐醇於岩谷之下聲光燁然多與名薦紳相埒及
其終也飛騰解化游神丹臺下上埃氛曾不得以涴
之如吾張公修文葢亦其中之有聞者歟公諱友霖

修文其字也信之貴溪人父漢良有馴行人稱文穆
先生母汪氏公之生也有霞光香氣之異居亡何老
父秋髮縝紛忽曳杖而至顧文穆言曰爾兒方外之
器也宜謹視之言訖失老父所在年十二志恬慮冲
皦皦如孤鶴獨立文穆以其生有玄徵俾入龍虎山
從周尊師復禮游尊師學行融洽貫老易爲一塗公
晝夜窮研而交其說以九經爲淵源百氏爲支派纖
析毫分而極其根抵之所會閱六年始著道士服事
周君貴德爲弟子時桂心淵隱匡廬金志陽居武夷
二人者世號爲眞仙翁修丹之七依之者成市公皆

躡屩挾簦往拜其坐下傳其二皇內文九鼎丹法所
謂延齡度世者頗領其幽玄歸參天道運化三洞四
輔海嶽洞府日月星斗諸書或合或離類有以取舍
之復自嘆曰吾春秋方盛撫世微權要不可無見也
乃出力於詩章古文辭謀之於虛無抑之於寂寞蓋
混混乎其不可竭也虞文靖公集以文雄海內公爲
書數千百言暨所謂雜著一編遺其徒張自實往贊
之文靖深加敬嘆與之相辨難者甚至自是及門受
業者日衆其徒之求文戶外亦屨滿矣公則又曰此
富眞之三毛巳在顛其尚不求歸宿之地乎於是刋

落葩藻與道夷猶至和熏蒸四體盎睟泉渟谷虛冥
契玄極有不知歲月之易遷者嗣天師太乙明教廣
玄體道大眞人張公嗣德嘉公玄學淵邃辟爲教門
講師修文輔教簡正法師兼元壇修撰太乙之緒再
傳實爲四十二代而張公正常起承之入我　國朝
錫以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眞人之號累　詔
至南京公皆爲輔行翊贊相導靡不備至洪武辛亥
秋八月更辟教門高士尋提點太上清正一萬壽宮
而諸宮觀事咸蒞焉未幾與高行道士黃宗吉鄧仲
修同被　召公奏對稱旨賜食禁中而退冬十月

大駕幸鍾山崇禧寺復燕勞有加明年壬子春公屢乞還山　上欲屬以崇祈之事命中書留之且有白金之賜秋七月公示微疾於朝天宮謂仲修及丹霞鍊師周玄眞曰盍趣宮主宋玄眞相見乎既至正襟危坐從容言曰身非我有性本虛空生浮死休處世一夢吾將觀化於冥冥之中矣遂操觚賦詩一章翛然而逝是月十又七日也顏貌鮮澤肌體柔弱仙經所載尸解者可信弗與仲修力營其後事往白儀曹因以其事聞　上為之惻然後三日奉遺蛻焚於石子岡執紼從者至數千人火既熾有五色祥烟盤旋於其上云公自呼鐵鑛子有文集若干卷亦以鐵鑛名世壽六十又七所度弟子即自貞自實純飭好修與翰林羣公游交譽其賢今崎嶇道塗函靈骨以歸將與其子若孫吳保和張敬安謀以某年月日葬於龍虎山之天峯件繫羣行來徵濂為之銘濂聞老子之旨可以治國可以修身可以鍊眞其大者與孔子或不異也公以超穎之資屢求賢師思兼孔李之學而通之其視死生若旦暮泊然無所繫累者固宜也豈古所聞有道之士非邪濂也不敏何足以銘冠劍之藏勉狥自實之請而述之山中有方壺眞人高風

眞峯君子擬其為陶隱居之倫當能為濂删而正之

李素希傳

李素希字幽巖號明始務光太師洛陽人元末棄家來遊武當洪武初住持五龍宮後復退隱於自然庵舍光守默不與人接永樂三年榔梅結實遣道士易本中上貢詔命道士馬遠齋 勑賜以表裏鈔錠四年榔梅仍實復遣道士呂正中進 賜齋如前是年詣朝謝 恩賜坐便殿咨以理國治身之道惟以道德經清靜無為之旨對 上悅禮待甚厚賜還本山永樂十年 勑遣太臣創建宮觀三十餘處經營之始詢訪古跡皆規畫一一陳之常以手加額願皇圖萬歲天下太平永樂十九年六月初五日囑門徒日此去各宜清修學道令教門大興吾去無憾矣語畢端坐瞑目而逝世壽九十三時戶部主事王和在焉是日焚化骨齒皆青人皆訝其為尸解也冠劍藏於黑虎澗之上

丘玄清傳

丘玄清西安富平人幼從黃得禎出家洪武初求遊武當見張三丰真仙舉為五龍宮住持有司以賢才薦於朝授監察御史賜之室力辭弗受轉太常卿誥封二代每遇大祀天地時 上宿齋宮諮以雨暘之事玄清奏對有驗 上深敬焉公餘黃庭道德不輟於口閑則凝神坐忘一夕謂門徒曰明日乃吾全歸之辰至期端坐而逝壽六十七 朝廷遣禮部侍郎張智諭祭還葬五龍宮黑虎澗之上

柴道人傳

柴道人者號五溪崑山人故太學生也其父奇叔父泰皆舉進士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頗藉世貲有心計工研桑之策家饒富平生未嘗一涉玄典曾其母死之京奏乞䘏典還至潤州忽於舟中作書數通展而圓封之付其家人先歸曰吾朝謁武當便還耳比家人歸發書視之乃遍謝諸姻黨語且與其妻訣家財巨萬田若干頃書數千卷令盡散內外族人當是時道人生子方七歲而妻之祖父為尚書父大理寺寺丞兩家門閥方盛衆惶駭莫識所為亟遣人追至武當業已入山祝髮為頭陀矣其游武當嘗居南巖宮師事焚子李傳其煉氣之法晝夜趺坐巖畔而已其家知不可強則歲遣金布來問無恙不道人謗不置省第受布歸所主道士而擇其金囑勿再來一日持鉢行乞均州道中遇州倅出觸其騶倅怒笞之已知為柴道人降輿惶恐謝罪道人曰吾自失進退於官人何與也了無怍沮李化去更入伏牛山修道後二十餘年復返武當訪范小仙適靖江王以金施范范納之道人嘆曰吾繭足數千里來為何意汝必有所得也而乃尚須人奉養耶遂掉頭去或以聞范范尾至光化呼之略無轉顧意步履如飛范度不能及再拜目送之慟哭而返贊曰漢書稱尚子平婚嫁既畢遂去遊五嶽以為奇事藉令婚嫁晚則五嶽終不得遊耶柴道人以壯年貴介子一旦灑然別妻子散家產而蛻脫埃壒其所為尤瑰怪豈自有所遇耶或神仙謫籍偶在凡間終當逃去耶若此類者可以存而不議矣

尹山人傳

彭韶

尹山人者北地產也元世祖時爲天慶觀道士懷一辮綴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忘櫛而自不團結南都人呼爲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關卧多者踰月少選亦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嘗造一民家會設餉客麵近四十餘碗客有戲尹者曰公能盡噉之乎曰能取而噉之盡無留餘也孫秀才某曰某伯丈棲山人市中而賣瓜擔停焉某伯父戲曰公能盡此一擔瓜乎曰能即買而饋之噉瓜立盡無留餘也戶曹員外李通僕上病疏一日辰刻尹見其僕於北關端門前僕曰命已下主人華得告矣是日午餐尹報李曰今旦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急東裝行耳後僕還核問果合南北迢遞三千里驅返纔一飯頃人聞而大異之某御史嘗仲秋耗磨日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之暮尹登大中橋觀月而鼻孔垂涕尺許尹殆死矣夫何召御史笑曰此爲鼻柱非老病也隸南行而尹已扣門入蓋就其召已也御史亦異之魏國館尹於居第嘗偃大棹書曆籍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魏國愕不信即出袖中兩橘界之其時南都尚未有洞庭

橘也南都一貴人之母敬事尹數數修供進衣饌甚虔既而所愛孫少未冠而病沉綿厄瘵諸醫擅時名者皆謝不可治迺邀尹力懇之尹曰此非藥物所能爲我以太夫人遇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爲爾一救令置兩榻相附昏夜縛少年之足於尹足連屬數重尹皷氣運轉喉嗥嗥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大勢遍體流汗如雨注臭穢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別授刀圭藥餘服而愈王文成公守仁試禮闈卷落卒業南廱走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爾大聰明第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難學我我所以入道者危苦堅耐世人總不堪也爾無長生分其竟以勳業顯哉文成悵然惋之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僞誑世自務飾而以閒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僞也敝衣跣而往謁隨衆稱老爺尊之張方危弁高坐側侍者肩摩張傲岸不爲尹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迺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道耶我一任爾問張曰爾乞兒吾又奚問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法悟眞篇恐天下訕刺爾者無窮已張曰然則爾曉參同契與悟眞耶尹張目朗音爲抽廣成壺所延歷

度紀頫與稍論序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楞伽魏
易艮卦象爻三教渾合之旨翩翩千百言衆驚異悚
聽皆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山人之辯慧不羣遂於
玄學也尹歸倚墻立目掌其頰者數十下恨猶有勝
心且道非可言言則與道遠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
黃山人過訪值尹睡正熟謂弟子曰謹貽爾師青衣
韃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
何言子弟獻所贈尹曰是豫料我將進適也無何逆
閹劉瑾潛圖不軌惡尹私有譏斥羅而戍之關右尹
至戍所偶過鐵鶴觀騎一鶴凌空飛去　論曰稽康

謂神仙祿異禀受之自然非積學可企然禀異者鮮
不學也又謂養生善調攝上可千餘歲次得數百年
夫歲以千計則仙矣彼仙者豈遂彫三光閱萬載無
終極之期哉入我明僅傳張邋遢冷了倣尹蓬頭三
數公一何寥寂也張冷跡無可稽而南都人能歷歷
道尹遺事故論著焉

李孜省傳　　實錄

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李孜省死於獄孜省江西南
昌人初爲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因太監錢義柯興
以祈禱術見　先帝試之驗傳授太常寺丞言官劾
之改上林苑監丞未幾傳陞通政司右通政賜金冠
法劍各一圖書印二文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道玄有
所奏請用以封進孜省又日採取符籙諸書以獻寵
信日隆八年間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恃恩
驕恣有忤已者必害之工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郎
彭綱劾之皆被譴孜省益自肆遂譖吏部尚書尹旻

及其子編修龍所與往來太僕少卿張瑛給事中秦
昇工部侍郎談倫主事王範翰林院侍講學士焦芳
修撰曾彥編修王敕司經局洗馬羅璟禮部郎中劉
紳員外郎楊榮吏部郎中鄭宏兵部郎中鄒襲等並
以次謫降士大夫皆畏之亦有陰附以媒進者於是
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爲左都御史禮部郎中黃景爲
左通政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爲兵部左侍郎工部尚
書李裕爲吏部尚書通政邊鏞爲僉都御史李和爲
南京戶部左侍郎其同僚通政司參議元守直張璞
陳璵俱進一品秩府軍前衛都指揮同知高俊騰驤左

衛指揮僉事白鏞皆舉將材凡所言無弗允者又採
取時論所推若學士楊守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李
敏侍郎李嗣大理寺卿張錦少卿馮貫及吏部侍郎
徐溥學士倪岳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宣通政黃孔昭
左都御史余子俊等皆密封推薦縉紳之進退多出
其口人亦無敢言者矣是時又有臨江縣人鄧常恩
番禺人趙玉芝並曉方術常恩由太監陳喜進傳陞
太常卿以符愈 孝肅太后疾賜圖書印田宗篇陰
陽玉芝由太監高諒進以修玄谷立世經天人歸德
頌累官太常卿並受恩寵然其勢不若孜省之甚

上即位科道首以為言於是下三人者於獄追所賜
冠服印章分遣戍陝西邊衛遇赦當還印綬太監蔣
琮言孜省等罪大不當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
孜省不勝楚掠至是死而常恩玉芝猶繫獄云

冲虛靜默悟法崇道凝誠衍範顯教眞人克菴

胡公守法墓道碑　徐溥

弘治四年三月一日道錄司左正一前封眞人胡公
卒於京師明天宮壽七十有六後數日其徒孫左演
法劉良輔等奉學士李世賢狀請銘墓上之碑予辭
之請益堅及今始克執筆則公已葬三月矣按狀公
諱守法字浩然號克菴一號純和予姓胡氏家居蘇
之嘉定為承德郎太常寺丞諱海封孺人黃氏之子
也公生而骨相不凡志亦迥異初學易為儒士偶得
疾一黃冠師勸之入道云能從吾言其疾自愈且後

當大振玄門公疑與人竟從之其疾果愈如其言始
從應元孫眞人高第陸鍊師學宣德間上京師投度
後學於通妙邵眞人盡得其道術之妙既而以龍虎
山張眞人之舉住持城南東嶽廟尋從詔旨偕天下
高道校道藏經為禮部尚書胡公所知薦授神樂觀
提點天順丁丑初擢道錄司左演法再兼朝天宮住
持成化癸巳遷左正一明年封志玄守靜清虛高士
丙申進封眞人加冲虛靜默悟法崇道凝誠衍範顯
教之號丁酉賜誥命及銀印并封贈其父母 今上
踐祚之初以例授左正一待命掌道錄司事逾三

年而卒公貌清癯頎然長身鬚髯蕭洒望之眞神仙
中人質直謹厚尤以謙約自持且好義屢周人之急
與人交終始不變其於道術修煉既精而又本之以
誠意故用以祈禱動輒有驗嘗旱中貴人傳 憲宗
皇帝旨命禱雨雨隨至 上因大悅明年秋後又旱
再命禱之應如前又明年旱甚禱未應公篆符於鐵
授中貴往投西湖之龍潭須臾西南雲起如烏翼來
駐潭上俄見青蛇長數尺許盤旋久之中貴人還未
入城雷雨大作遠近沾足是歲大熟蓋公凡進秩及
屢荷賜齎存問至建府第以居其寵眷者皆以是故

嘗召入便殿詢以天人感通之理公頓首對曰惟德
動天至誠感神此外無他道也 上深然之故凡祈
禱輒用又建醮每致羣鶴來翔之異公將卒端居危
坐者累日忽召諸徒戒諭及區處後事已問知月日
遂隱几不語至夜半逝矣訃聞賜白金四十兩綵段
四表裏爲斂葬費恭特恩云所度弟子門都以成道
會張以默右玄義邵以衡與以新及劉良輔左玄義
楊良祚陳良福凡若干人多以道秩顯公初居城南
好從士大夫游予固知其爲人已久乃因良輔輩請
述此俾刻 銘曰惟古至人曰河上公玩索微言
道存其中季世遝遝其流益遠苟得其傳與道無戾
猗亮菴叟獨立頎然望其容色如古列仙絳衣高冠
在帝左右帝有詔行稽首祗受風雨不時下民其咨
毋曰高高陟降在茲賜齎騈蕃身享榮貴何以保終
惟以抑畏神都西北隱若仙山我求其人去而不還
高原卜吉於焉委蛻惟其不忘刻石以識

邵道人傳

李夢陽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六十餘矣道人不言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卒知其異人也道人館於鍾樓街周家槃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頤指色授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噓即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

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裹衲裹完輒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道人以椀列諸案無間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椀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嘗食之曰更為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氣羶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哂頷然之弟子前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椀列諸案無間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冰則聞道人齒間瀧瀧有頃之肩頭面紅汗縠縠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父[illegible]

時世父患頸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异也君往聘於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异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李某[illegible]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焉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鬭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贊曰予不語怪若道人者何如人

哉二氏或世亂政而道人口俊俊不欲道辭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於墨者非邪

清微妙濟守靜修眞凝玄行範志默秉誠致一眞人禮部尚書贈少師謚文康榮靖邵公元節神道碑

夏　言

尚書邵公卒訃達行在　聖天子降手詔贈以少師賜謚曰文康榮靖閱三月詔輔臣撰公神道碑文俾刻之墓臣言謹執筆敘述稽首頓首以聞曰公諱元節別號雪崖太和子　上所賜號也世家興安治之南雙魚石之兎屑里本漢東陵侯之裔大父諱玉清父諱守義皆敦本尚實有隱德母朱氏有淑行公生二年而喪母十四年而喪父伶仃暴苦能卓然自立

不苟同於俗氣宇凝肅性資穎悟讀書過目輒了悟大義仙源范文泰見而訝之授以龍圖龜範玄妙太虛之秘學三年而貫徹玄微嘆曰道在是矣何事他求端居靜養日益深造淵淵乎浩浩乎人莫測其涯矣四方傳道受業者若飲醇飫甘依依不忍去坐是名日益振聲藩閫之急欲羅致門下公逆知其將來避不就遂放浪江湖間嘉靖三年甲申　上徵至京召入便殿一見異之首諮以治道乃舉唐虞三代爲治之略以對而輔以玄教主靜之說又訪以道法之秘其言頗多玄默希夷　上嘉納之乙酉封爲眞

雪縱期　上屢命之禱輒應捷若影響　上喜甚曰道術之妙固如是夫公頓首謝曰皆　陛下精誠感格所至臣何以爲役　上益敬而愛之丙戌封爲清微妙濟守靜修眞凝玄行範志默秉誠致一眞人兼管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掌行醮事給玉金銀象印各一蓋殊典也丁亥疏請得馳驛還山展視焚修如期趨朝再明年己丑加三宮住持庚寅春正月　上有事南郊命公分獻風雲雷雨壇預宴奉天殿班二品勑贈公父爲太常寺寺丞母爲安人如文臣例賜其師文泰爲清微崇玄守道凝神湛默履素養和衍法輔教眞人辛卯秋賜五經四書諸文集壬

辰勑建眞人府於都城西顯靈宮之震隅落成　上命臣言作記刻之庭歲給祿一百石撥錦衣衛校尉四十人充掃除役賜八里庄田三十頃蠲其租徭教中使即貴溪山中卜建琳宇賜額曰仙源宮既成甲午又疏乞暫還山展祝居山中旦必朝服北向再拜中夜焚香祈天祝聖壽率以爲常無何　上遣錦衣千戶孫經往同撫延落泉官趣起之舟至潞河　上命中侍迎入賜以大紅彩蟒衣賜闡教輔國玉印恩至渥也時　上以皇嗣未建爲懷先是壬辰冬暨癸

巳春兩命公祝天祈嗣於欽安殿凡各七晝夜時[illegible]
青承之禮部尚書　上命臣克齋壇監禮使直宿玄
午門日再遣文武大臣上香瞻禮公案玄科對越上
帝精誠孚格時有祥雲繚繞見於壇所　上心悅甚
越三年元子誕生皇嗣疊見每勑報公被絲贊花寵
賚駢爽尋升禮部尚書賜一品服色俸級白金文綺
寶冠法服貂裘蟒扇御饌珍品不可勝紀授其徒邵
啟南陳善道輩若干人祿秩有差贈其師李伯芳黃
太初爲眞人巳亥春　上躬祝顯陵延年南楚公留
京邸惟日焚香誦經祈保聖躬萬福一日清晨猶登
壇作法事已而召諸徒語之曰我忽不豫心怔怔然
殆將逝矣安得走詣行在面　萬歲主一訣耶言未
既而卒是爲嘉靖十八年三月十四日未時也生天
順巳卯六月二十七日辛未享年八十有一　上回
鑾駐蹕裕州聞之不勝悼慟至爲出涕即日親灑宸
翰勑行在禮部賜贈諡諭祭十壇命中官錦衣護其
喪還勑有司營葬准伯爵例恤典隆重人臣鮮儷可
謂榮且哀矣公美髯豐頤朗目廣顙長身玉立有神
仙風骨少嘗涉獵經史百家之言晚歲究極老氏玄
旨超詣妙悟眞能深索造化把握樞機驅役風雷如

指諸掌豈非道德高厚古所謂至人者耶公爲人忠
勤敬慎　上時有御札咨問公必手書奏記即燬下
能作繩頭字文詞典贍筆法遒楷每稱　上意旨公
與人和氣浹洽善推引能感人居京國十餘年蒙被
寵渥非常卒未嘗干預公事安恬靜適人無間言是
年秋其徒啟南輩將扶柩歸葬於仙源鄉白公橋山
之原再勑冬部郎中鎧督工事　上以言與公同里
知公必備故有是命且申諭臣曰茲不朽事卿宜重
朕命留心撰述臣不敏謹序公遭逢　聖明蒙被眷
遇之盛如此以告嗣世系之銘曰於維少師蘊德通

玄其道猶龍得之自天肥遯居貞若珠在淵騰光發
彩欲益彌軒脫迹巖阿振步文石謁帝紫庭道存目
擊內聖外王左右敷陳遠心曠度絕類離倫佐命祈
天昭事有格胤祚登閎雨暘時若玄貺孔殷布濩流
行　帝曰休哉厥功不顯肅肅少師弗有弗居虛極
靜篤泊焉妥如吐故納新踵息溫溫噓噏華池美厥
靈根蟬蛻龍變觀化入冥精神上交煒爲星辰倏忽
厭世如屣斯遺訃感帝衷震悼涕洟恤典崇隆有贈
有諡葬以伯爵祭以帝制仙源之都龍光射瓏琳宮
峩峩少師所居瞻彼高原草木鬱芊有封嶐然少師

之阡 太子右諭曰予輔臣積實選□錄之貞珉言
拜稽首敬誄以文百世之藏見者式欽

陶仲文傳 湖廣總志

陶仲文黄岡人故姓潘其父潘允與者為陶氏
生仲文因冒其姓仲文少為蘄水黄梅二縣掾
神仙方術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而邵真人元
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選授遼東庫官
秩滿需次吏部陞山東某縣主簿而邵真人已幸
世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 宮中黑眚見邵治
之亡驗遂薦仲文代已 召試之中又稍以符水噀
劍絕其妖 莊敬太子患痘從仲文禱而瘥 上寵
異之已亥扈 聖駕南巡至衛輝有旋風繞
駕不散 上問仲文何祥對曰主火 上遣仲文
禳之仲文奏曰火終不免第謹護 聖躬耳是夜行
宮果災宮中死者亡算 上僅以身免即日勅行在
吏部授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上體素羸步履少
艱一日問仲文卿何術祈禱取驗仲文因勸 上保
固元神主於清靜寧一則法無不驗自是 上退居
迎和宮輒事秘禱以祈天永命歲餘進神霄保國弘
烈宣教振法通真秉一真人領道錄事食正二品俸
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餘官若故食正一品
俸俄進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神霄保國弘烈

宜敎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知道録事若玆前此
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尋又改神霄紫府闡範
保國弘烈等號知道録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
書若故勳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兼文大學士俸
尋進支伯俸二十九年春不雨　上問仲文何以久
不雨仲文曰疑有寃獄時河間人王聯以忤適抵極
刑因誣奏原問官故延撫副都御史胡纘宗等以詩
誹謗詔逮治之考訊久亡狀　上釋之是夜漏下四
皷大雨明日召吏部尚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勅勅
日禮部尚書兼眞人陶仲文禱雨消旱力贊平獄特

封為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　八月內降勅歲
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　上曰祝釐保國禱祈雨
賜累累效職若鞫獄非卿識也果專恭太上盡誠玄
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是
歲北虜犯闕　詔舉羣臣可任邊事者仲文以聞薦
所善府丞朱隆禧　上相曰師言隆禧可用但　祖
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靜為上蓋隆禧故考察閑住
官也　上即寵用仲文不欲令預　朝政乃仲文實
無他方術在　上左右最久亦小心憚上威嚴不測
不敢他有所奸後仲文請老歸以　上察其誠篤

部收內庫已出修盧溝橋仍遣官給驛遣歸居亡何
卒年八十賻䘏甚厚隆慶初　詔追奪仲文爵與
籍其家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録卷之一百十八

勝國羣雄

勝國羣雄

天完徐壽輝

徐壽輝蘄州羅田縣人又名徐貞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與麻城鄒普勝等以妖術陰謀聚衆舉兵爲亂亦以紅巾爲號陷黃州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僭立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十二年遣僞將丁普朗徐明達陷漢陽及興國府鄒普勝陷武昌曾法興陷安陸沔陽壽輝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僞將歐祥陷袁州陶九陷瑞州許甲攻衢州項普略陷饒州徽州信州十三年詔大將軍討徐壽輝於蘄水敗之壽輝逝去獲其僞將四百八十九年其將陳友諒以江州爲都迎僞主徐壽輝居之自稱漢王至正二十年五月陳友諒殺僞主徐壽輝於太平路

陳友諒傳

湖廣總志

陳友諒沔陽人本謝姓以祖贅于陳因冒其姓父普才業漁子也友諒生而膂力過人閑習武藝嘗代縣吏書獄會羅田徐壽輝兵起往從之壽輝使隸元帥倪文俊部友諒心不能平元至正十七年九月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時 太祖駐節金陵二年矣十八年友諒陷安慶元守臣余闕死之夏四月破隆興路及瑞州五月攻邵武又攻吉安路進破撫州八月破建昌路九月破贛州十一月破汀州十九年三月遣兵略

衢州復破襄陽路六月復遣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守臣伯顏不花的斤死之初徐壽輝聞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不從至是壽輝因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以伏兵盡殺其左右居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二十年四月友諒挾壽輝自撫陽攻池州城陷時張德勝率我師往援乃設伏敗之遂復池州閏五月友諒犯太平城陷殺其守將花雲初太平陷友諒益驕恣不欲詘壽輝下乃陰遣其黨殺壽輝遂以釆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建元大義值大雨如注羣下立江岸草次成禮仍以

鄒普勝爲大師張必先爲丞相乃率衆還江州號□東下建康震動計未定劉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俟隙而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也 上深然之于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擣廣信制其後而以指揮康茂才與友諒舊召使畫策茂才有老閽嘗事友諒遣令賫書僞降約友諒至江東橋呼老康爲號以相應友諒得書信之如約至江東橋呼老康不應始悟閽者紿已即率舟師趨龍江 太祖命諸大將合擊之於石灰山殺僇相當馮勝率敢死士直衝其中堅大破

之友諒僅以身免追至釆石復與大戰友諒復敗而遁遂復太平降將張志雄獻取安慶之策我師遂進克安慶友諒奔還亡何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陷安慶二十一年八月 太祖督諸帥舟師乘風遡流而上至安慶乃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大破之長驅向江州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旋師攻安慶下之友諒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平章祝宗亦以南昌降二十二年正月 太祖命宗從徐達征武昌宗中道叛回據南昌四月始定其亂 太祖曰往

南昌是去陳氏一臂因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
德勝等往鎮其地二十二年四月友諒見疆埸日蹙
大懷忿恨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計載其家
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兵載竹盾禦矢石用雲
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文正城上發砲石擂木火箭敵
不能當乃晝夜環攻文正隨方應勢剪獲甚衆已而
德勝中流矢死被圍日久音問不通文正遣千戶張
子明告急於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卒號捨命王
者詒友諒詐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
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乃縛捨命王於城下殺

之文正堅守以待援至初子明取漁舟夜從水關出
晝潛夜行半月始達建康見　太祖具言其故　太
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取之子明還至湖
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至城下
呼曰大軍且至固守以待文正聞之守益堅敵竟莫
能破七月丙戌　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
大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援兵
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逆我師丁亥遇于康郎山
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
前軍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砲焚敵舟二十餘艘軍威

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常遇春射卻之廖
永忠郎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
死傷己丑諸軍接戰至晡東北風起復以七舟載葦
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
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溺死者萬餘人
庚寅永忠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搏戰敵聯大艦拒敵
憑力以死拒有頃六舟飄颻而出勢若游龍我師見
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敵兵大敗友諒奪氣辛卯張
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斂舟自
守是歲我師渡膠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

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illegible]水陸結營[illegible]基期以
金木相犯日決勝負敵舟不敢出糧且盡壬戌友諒
計窮自死突出欲由禁江口奔還武昌　太祖麾諸
將邀擊之舟師北順流而下自辰至日西力戰不已
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
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四定邊乘夜以小舟
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
壽我師復圍之二十四年春正月　太祖建國號大
明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督師督諸將擊之
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大義

遂奉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降潑張以潭岳兵赴援兵敗見執遂俱降國亡凡府庫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乃封友諒父普才承恩侯理順德侯友諒兄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有司塑像歲祀焉後普才徙滁理徙高麗

張士誠傳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第九四與弟士義士德士信並駕鹽綱船兼業私販初無異志先是黃河變遷至正十一年役民十五萬軍二萬治河民不聊生四方兵起有王克柔亦泰州人家富多結游俠將爲不軌高郵知府李齊收捕于獄李華甫與麫張四素感克柔恩謀劫獄齊置克柔于揚州招華甫爲泰州判四爲千夫長十三年五月士誠又與華甫同謀起事未幾士誠與其徒十八人殺華甫併其衆焚掠村落驅民爲盜陷通泰高郵自號誠王改元天祐設官分截要衝南北梗塞元立淮南行省於揚州以扼其勢既而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然士誠狙詐百出卒不就降竟殺李齊十五年五月攻破揚州殺行省參政趙璉士義被獲伏誅士誠退還高郵九月又攻破揚州適湖廣行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來乃復退丞相脫脫總大軍臨之號百萬旌旗輜重首尾千里以爲高郵刻日可平然脫脫專權久師出遂有譖其後者詔安置淮安路別選相臣總其兵詔未下時部將董搏霄每爲言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老師費財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脫脫從之分

兵破天長六合賊皆潰煕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
隍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忽聞詔解其權
勇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衞鐵甲軍負不平者盡散去
或相聚爲盜江陰羣寇互相吞噬江宗三朱英分黨
戕殺宗三將殺英時英就招安爲判官州傑無如之
何申白江浙行省云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觀
孫利其賂逗遛不進英乘間逸去過江求救於士誠
仍質妻子借兵復讎士誠初亦疑弗聽英盛陳江南
土地之廣錢穀子女玉帛之富以動之於是先遣士
德率高郵賊衆擊橫珊渡鎭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

常熟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鋒鏑郡縣薦罹饑饉
鄉村農夫離父母妻子投充壯丁生不習兵而驅之
死地以故烏合瓦解卒無成功行省丞相達識帖木
兒得便宜行事陞濟運萬戶脫因爲叅政統官軍民
義捍禦境上平江達魯花赤六十病死陞松江府達
魯花赤咎散沙補之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師
泰爲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止有元帥王與敬官
軍一戰而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閉
門不納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誠賊衆纔三四十人
長驅而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明日緣城而上遂據

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焚殺慘不忍言脫因
匿兪家園自刎不死游兵殺之咎散沙在境外聞城
破自溺死崑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繼來降維楊蘇昌
齡先避亂居郡士德用爲叅謀稱曰蘇學士改承天
寺佛像爲王宮易平江路爲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
司凡寺觀菴院豪門巨室將士分奪而居無虛者幾
月進攻嘉興全軍覆沒與敬據松江判以城降之常
州黃貴甫開道歸士誠許爲内應遂不戰而破易爲
毗陵郡分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爲吳興郡署周仁
爲太平太守仁家本鍛工稍習吏事性貪深刻與士

德同心僇力躬親細故三月癸巳士誠來自高郵服
御器用皆假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爲天祐三年國號
大周牓曰明時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
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提調各郡兵馬蔣輝爲
右丞居内省理庶務潘元明爲左丞鎭吳興史文炳
爲樞密院同知鎭松江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
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曰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
益而已欲南取嘉興叅政楊完者統苗獠徭獞名曰
苔刺罕守禦甚堅屢攻不克秋八月文炳大舉兵臨
其東門悉爲所殲文炳僅以身免士德又與與敬提

兵入杭州軍氣甚銳杭州大軍敗衄不敵丞相退
蕭山士德軍撿括虜掠羅木營萬戶普賢奴乃慶元
路萬戶全駒兒之子年未弱冠智勇過人率兵先出
完者領苗軍繼進州民亦挺身巷戰士德大潰十六
八九收殘兵攻海鹽又爲乍浦鍾氏所梗後得馬道
瑰勇爺獲苗軍無算崑山數爲方國珍海軍攻擊託
丁氏往來說合結爲婚姻崑山之民幸遂蘇息湖之
長興武康花槍軍出沒雖互有勝負亦不勝其苦所
吟三州皆剿掠敵十一月　天兵取常州十七年攻
長興士誠命趙打虎拒戰敗之潘元明復寇長興又

敗之轉徇太湖馬跡山士誠將鈕津降乃取江陰士
誠寇常熟廖永安大破於福山港中山王達分兵絕
太湖遂取宜興士誠遣將據毗陵達圍之士誠遣士
德來援戰敗就擒俘致軍前　太祖皇帝俾作書勸
士誠降士德執不從士誠窮迫顧就省相招安使者
往返迄莫成事周仁自往陳請議始定十八年八月
也元赦其罪省相達識帖木兒承制令參政周伯琦
等至平江撫諭之授爲太尉開府平江其衆授爵有
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密院于平江以處之十九
年元遣使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自是士誠

每歲運粟千餘萬至燕京二十年士誠復遣李伯升
帥衆十萬寇長興開平王遇春援之伯升遁遇春追
擊之斬首五千餘級二十三年九月士誠自稱吳王
請命于元不報自是徵糧不與二十六年　太祖皇
帝命以檄諭浙西八月大將軍遇春帥師二十萬南
伐
上戒以毋肆擄掠妄殺焚毀廬舍丁寧全士誠
母家師至太湖擒士誠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士
信在湖中不敢戰進次湖州昆山敗士誠軍又進次
三里橋張天騏黃寶陶子容唐傑分兵拒戰敗之李
伯升來援又敗之朱暹王晟戴茂呂珍及五太子繼

援又敗之士誠乃自來救戰于皂林復敗之呂珍李
伯升皆降朱文忠至杭州潘元明納款凡得兵二十
餘萬湖州既下兵轉至南潯王勝降至吳江困其城
久之亦降達兵至鮎魚口擊走守將康茂才既而降
至尹山橋又敗士誠軍焚戰艦千餘艘及積聚甚衆
於是兵集城下達軍於葑門遇春虎丘郭子興婁門
華雲龍胥門康茂才齊門湯和閶門王弼盤門張温
西門耿炳文城東北仇成西南何文輝西北四面合
長圍架木棚與城中浮圖等又築二臺俯瞰城中號
爲敵臺上置火筒及襄陽礟礟風扇八百[illegible]

元年六月士誠覘城東軍整乃突出閶門將衛遇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乃合戰士誠遣黃哈剌八都率千人繼之自引兵於山塘為援王弼馳鐵騎鼓噪刀而前遇春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無數士誠墜馬幾不救時有倉脚夫十人號十條龍者胃勇善鬬被銀衣銀甲出入陣中倏忽不可測亦溺死士誠又幾溺肩輿入城少頃復出胥門兵銳甚士信坐城樓呼軍少休遇春乘其懈急擊大破之士信據銀牀與參政謝節啗桃有飛礮碎其首死城中亦作飛礮拆神祠民屋為礮具達令構木如

屋覆以編竹伏兵其下矢石不能及九月達兵破葑門遇春破閶門新寨兵皆潰城士誠陳於門內謝節樹柵以補外城唐用仁徐義潘元紹皆降晡時軍蟻附登城破士誠與僞副相劉毅帥兵三萬自戰萬壽寺東復敗毅降士誠從數騎歸府語其妻劉氏曰吾日應死汝曹奈何劉曰妾自有處乃積薪齊雲樓驅婦女以上令養子辰保舉火焚之劉自經死左右皆散士誠獨坐室中達令李伯升諭意士誠距戶自經伯升敗戶抱解之復甦潘元紹至勸士誠士誠閉目不語舁入舟俾于　南京自縊死

明玉珍傳　　湖廣總志

明玉珍隨州玉沙人世農家子身長八尺目重瞳子為鄉里所信服元至正十一年兵起里人團結青山推玉珍為長十三年冬徐壽輝僭號于漢陽遣使招玉珍授元帥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戰湖中流矢中其右目十五年夏沔陽饑玉珍駕斗船五十艘出糴于蜀時義兵元帥楊漢辰州人挾精兵五千屯平西寨重慶行省右丞完者都誘殺之麾下奔散遇玉珍于夔關訴其事且言重慶城中正有左丞哈林禿右丞完者都素不相能所部別無應兵請攻之

玉珍猶豫萬戶戴壽力從臾之當是時蜀中久不習兵聞玉珍起事完者都夜遁生獲哈林禿父老迎入城玉珍下令毋虜掠城中遠近降者相屬乃獻捷於壽輝秋授玉珍隴蜀省右丞十八年春二月完者都復據嘉州大佛寺欲規復重慶玉珍使弟明二攻之相持半載玉珍乃自往旬日敵軍潰完者都及趙參政死之過瀘州聞前元進士劉楨往謁之喜曰吾得一孔明也與論國事拜為理問二十年春陳友諒弑壽輝自立玉珍曰友諒以臣弑君復可事乎乃閉夔關不與通立壽輝廟于城南聚衆哭之二十一年陷

嘉定路旋復于李思齊明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使其將楊尚書守重慶又爲帖木兒所敗玉珍退歸于蜀自稱隴蜀王劉禎屢勸進乃稱帝國號夏建元天統立子昇爲太子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設六卿次年更爲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爲左丞相明二復姓名萬勝爲右丞相尚太亨張文炳爲都察鄒興爲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門俱爲平章竇英姜珏爲參政鎮播州夷陵荊玉商希孟俱爲宣慰鎮永寧黔南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役之征置劉社之祭賜董璧等進士出身有差命萬勝

取雲南是年冬、高皇帝遣使諭曰胡人本處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顛倒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長江之險相爲唇齒協心同力并復中原惟足下圖之玉珍遣參政江儼答聘二十六年春玉珍卒在位五年年三十六子昇襲位年十歲改元開熙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其母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楨代爲丞相勝黨陂人智勇過人玉珍妻以弟婦稱爲明二吳友仁移檄興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大臣俱爲所害若昭朝誅吾當夕至壽乃奏誅之友仁入朝謝罪洪武二年復遣使取木于蜀明年春又遣使假道攻雲南戴壽沮之又遣參政蔡哲來招不聽四年乃遣平章楊璟永康侯廖永忠由水道攻夔關潁川侯傅友德總兵卜萬從階文攻秦川戴壽備瞿塘甚固二將攻之弗克一月友德破秦川入綿漢戴壽聞之分兵守瞿城自將倍道救成都友德環兵圍之令諸軍造木牌上書四月克漢川以油塗之投於江夔軍得之勇氣百倍遂克夔關趨重慶夏六月左丞相劉仁以昇降在位六年戴壽在成都亦降友德戮壽等送昇于京師封歸德侯授仁應天尹凡傳共十一年後昇與陳理命巨册載之高麗飄然入海矣

宋韓林兒

韓林兒欒城人初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劉福通等妖言謂山童當為中國主起兵為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被擒其妻楊氏與子韓林兒逃之武安劉福通據朱皐十五年攻破羅山舞陽葉縣又陷汝寧光州息州衆至十萬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以為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太后杜遵為丞相福通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攻汴陷之迎其僞主居之為都十七年詔察罕帖木兒大發諸軍圍福通圍汴梁福通奉僞主遁安豐以後皆 天兵取之

倪文俊

倪文俊至正十五年聚衆陷武昌漢陽等路圍岳州建僞都於漢陽迎徐壽輝居之復陷沔陽澧州岳州殺威順王子䫻帖木兒復陷衡州元帥甄崇福從戰死又陷峽州十七年陷川蜀諸郡令僞將明玉珍守之陷沔陽威順王寬徹普化令其子報恩奴等同湖南元帥阿思監水陸並進襲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illegible]燒船報恩奴遇害其後倪文俊誘殺其主徐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壽輝僞將陳友諒襲殺之稱平章明玉珍初為倪文俊將守川蜀諸郡既而諸郡反至正二十一年陷嘉定路李思齊擊敗之二十二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車里帖木兒敗之獲其弟明二後據成都自稱蜀王遣僞將楊尚書守重慶分兵攻龍州二十三年明玉珍僭稱帝國號大夏改元天統二十七年詔李思齊總統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取川蜀已而思齊等守潼關不果洪武初 天兵平之

潁州劉福通

劉福通潁州妖人以紅巾為號陷潁州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山童等復鼓妖言謂山童當為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為亂事覺縣官捕之急山童被禽其妻楊氏與子韓林兒逃之武安劉福通據朱皐攻破羅山確山舞陽葉縣等處及陷汝寧光州息州衆至十萬迎韓林兒立以為帝改元龍鳳以杜遵道為丞相福通為平章既而杜遵道專權福通命士撾殺之而代為丞相以後稱太保攻汴城陷之迎其主居之以為都察罕帖木兒大

與汴軍架之圍汴梁福通奉偽主通安豐犯汴梁分
軍三道關先生等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
趨關中毛貴陷山東其勢大振後各人自擴不一辦
俱敗死

方國珍傳

國珍名珍以字行台之黃巖人世以販鹽浮海為業長身面黑頗沉勇元至正中同里蔡亂頭嘯聚惡少年行劫海上有司發兵捕逐其黨多株連平民國珍怨家陳氏誣構國珍與寇通國珍怒殺陳氏陳之屬訴于官官發兵捕之急國珍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及鄰里之懼禍逃難者亡入海中旬月間得數千人劫掠漕粮執海道千戶事聞詔浙江行省參政朶兒只班總舟師捕之兵敗反為所執國珍因迫死請于朝下招降之詔元主從之遂授慶元定海尉國珍雖受官遷故里而兵聚不解勢益橫十二年元兵征徐州命浙江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乃命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花討之泰不花率舟師與戰衆潰泰不花自分必死即前薄國珍船手刃數人遂為所殺是時汝頴兵起海內大亂江淮南北諸郡土豪各聚衆割據元不能制遂復遣官諭之使降久之偽元張士誠據姑蘇常湖等郡元患之且欲藉國珍收士城因授國珍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兄國璋等轉官有差令其將兵討士誠國珍率兄弟諸姪等以舟師五萬進擊士誠崐山州士誠遣其將史

文栝等撫之國瑛七騎七提舉[illegible]誠亦送降款[illegible]
劉奉正朔元從其謀遂命國珍遠開治于慶元而以
領溫台全有三郡之地遂以兄國璋弟國瑛居台姪
明善居溫而留弟國珉自副時　上親征婺衢處諸
郡婺既下即遣使以書招諭國珍聞王師在婺法令
嚴明士馬精強所向無敵乃與兄弟謀曰方今海內
雖亂而元運未終然惟寇[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擾遽恐吾
兄弟不足與抗不如姑示順從以觀天下之變乃遣
其子完入侍　上知國珍意不誠命歸完國珍復遣
使上言願守郡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以給軍需
上許之方是時元每歲遣官督國珍備海舟至張
士誠所漕米十萬餘渡海北輸元都國珍亦奉命因
累加國珍官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賜爵衢國公
兄國璋行樞密院副使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俱累官
行省平章政事由是國珍兄弟子姪貪虐日甚雖時
遣人來貢其實假此以爲覘伺久之會國朝苗軍降
將蔣英李福叛刺殺江南行省參政胡大海于金華
將由台州走福建時國瑛守台率兵邀擊于仙居爲
所敗被殺吳元年王師既破張士誠國珍懼遣人
入貢而諸弟子姪志慮不齊不果遣　上[illegible]其反覆
乃遣參政朱亮祖將兵趨台州御史大夫湯和平章
政事廖永忠向慶元九月亮祖攻台州克之國瑛率
妻孥入黃巖亮祖兵尋追及之國瑛遁于海十月亮
祖自黃巖移兵攻溫州明善亦挈家遁去守者以城
降十一月和率兵抵慶元國珍倉卒知計不可爲約
其弟姪挈妻子浮海以避而王師追之益急國珍乃
封府庫籍民數俾其子弟將校迎降且遣人奉表謝
上覽表憐之國珍叩首謝罪　上察國珍辭氣誠
慇無他勝以前日陽降陰背乃左右之謀非其本意
特厚遇之每賜宴皆與功臣列坐未幾授廣西行省
左丞俾奉朝請後寢疾　上數遣中使賜問官其二
子禮廣洋衛指揮僉事完虎賁衛千戶所鎮撫已而
遂卒年五十有六國珍與兄弟俱不知書特佐其謀
議者劉仁本張本仁鄭永思永嘉丘楠葦惟丘楠頗
廉慎餘皆由州縣胥吏進用貪賄營私無深慮遠略
其兄弟子姪分治二郡政刑租賦率任意爲輕重姪
明善居溫頗循法度而兄國璋弟國瑛居台唯以買田
造舟殖貨爲富家計及國珍降其參佐皆杖死惟楠
仕爲韶州府知府
益都毛貴

毛貴劉福通之黨也至正十八年陷膠州脫歡死之又陷萊州益都陷濟南守將愛的戰死陷般陽路攻郯州至東林樞密副使達奈瑚戰死貴走據濟南十九年爲趙君用所殺

晉冀關先生

關先生劉福通之黨也至正十八年與破頭潘劉一王士誠等陷遼州虎林赤擊走之關先生等遂陷冀寧路又攻保定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郡又與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轉略遼陽王士誠自益都攻懷慶爲周全所敗遂陷晉寧路總管賽因不花死之尋俱敗死

關中白不信

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俱福通黨也至正十八年趙關中陷興元遂入鳳翔攻鞏昌李思齊等大敗之破之其黨走入蜀

徭吳天保

吳天保故徭賊至正七年聚衆寇沅州陷武岡路命湖廣右丞沙班討之戰死復寇沅州陷靖州命湖廣江西二省合兵討之尋死

安陸俞君正

俞君正安陸人至正十二年聚衆陷荊門州知州炳死之將党仲達復陷岳州君正復陷中興路平□咬住與戰敗績判官大都死之中興義士范忠荊門僧李智固率義兵復中興俞君正敗死

山東田豐

田豐初爲鎮黃河義兵萬戶至正十七年叛聚衆陷濟寧復陷東昌陷益都又陷廣平大掠退保東昌二十一年豐降既而刺殺察罕帖木兒其子擴廓帖木兒復擒田豐伏誅

福建陳友定

陳友定爲福建參政至正十二年復汀州自杉關邵武等八州建延福濘泉興汀邵弁潮州皆友定所據至正二十八年 天兵執陳友定州郡皆歸之

蕭縣芝麻李

芝麻李蕭縣人至正十一年李二老彭趙君用聚衆反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而起據淮安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命脫脫征徐州城破芝麻李等遁去尋卒君用殺毛貴據益都其黨入燕都殺君用

汀州羅添鱗

羅添麟陳積萬連城縣人至正六年聚衆攻劫[illegible]
命江西浙江兩省兵討之其黨羅得用殺添麟積[illegible]
以降餘黨悉平泉州賽甫丁據福州尋卒

潼關李武

李武崔得等至正十六年聚衆破潼關參政述律杰
戰死同知樞密院事定住等引兵復潼關未幾復攻
陷之豫王阿剌忒納復以兵取之李武崔得敗走後
陷商州尋卒

懷慶周全

周全據懷慶路以叛降於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

軍洛陽遣伯顏帖木兒與戰死之周全悉驅懷慶民
入汴福通遣周全攻洛陽不克殺之

宜黃鄧忠

鄧忠臨川人起兵陷建昌路宜黃塗祐與鄧武應必
達等攻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以兵禦之千戶
魏淳以計擒塗祐應必達復其城尋卒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十[illegible]錄

四夷

太史紀軒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十

四夷

北虜始末志

王世貞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北伐逼京師元主開門北遁至應昌二年殂其國人諡曰惠宗而　高皇帝嘉其能達變推分遣使祭而尊之曰順帝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擣應昌破之獲太子買禮的八剌靑其衆五萬人宮女財寶圖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右丞相擴廓帖木兒平章驢兒右丞賀宜哲咸會焉兵稍稍振立凡十一年而殂諡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七年而丞相給哈出以別部二十萬衆降於明又二年嘗捕魚兒海大將軍藍王以十五萬騎襲擊大破之降其衆十萬益王走至也速迭兒遇害五傳坤迭木兒咸未幾而弑不復知帝號矣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衆不附復弑之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順帝後本雅失里爲主稱可汗而當洪武時強臣猛哥帖木兒據瓦剌死衆分爲三其酋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不肯與可汗朝會上表貢貂裘駿馬珎異仍請封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

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永樂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本雅失里見殺　上大怒勑淇國公丘福等討之而本雅失理已爲瓦剌所襲破與阿魯台徙臚朐河矣丘福恃衆不爲備全軍十萬騎皆沒明年　上自以五十萬衆出塞逐本雅失里敗之遠走而阿魯台自以其衆竄山谷請降貢馬詔撫納之君臣始各部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乗本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上疏請爲故主復讐　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爲和寧王瓦剌貢使遂不至十二年　上以大衆討之馬哈木等三酋掃境來戰不利遂遁阿魯台使其大酋

以下來朝會賜米五十石乾肉酒糗綵幣有差十三年瓦剌復請降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爲順寧王阿魯台恚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　上討之次殺胡原阿魯台遁降其異部大酋也先土千等數千人還二十二年　上復親討阿魯台出塞數千里不見虜還崩於榆木川而順寧王脫歡稍稍併有太平孛羅之衆至宣德九年遂急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脫不花王爲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沙漠北哈喇嗔等部俱服屬焉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強盛自

稱爲太師屢犯邊十四年大入破大同之師告急相踵　上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敗沒中人振挾　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朱勇等五萬騎爲前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乗勝前逼　上於土木全師俱復上蒙塵也先詭稱送　上還潰紫荆而入躪畿輔直前犯京師尚書于謙武靖伯石亨禦之也先走大掠而出餘衆之在京南者殲于楊洪軍而中國已立　郕王爲帝也先失所挾平章伯顏帖木兒從史之復奉　上歸是時也先兵威出不花王上取羈縻而已景泰中　上數使使賂遺也

先又通不花王以間之天順四年也先遂以兵滅脫脫不花弑之致書上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答詔稱爲瓦剌王成化中也先死諸子分部北邊其在西者爲套虜犯陝西諸鎮在北者犯宣大山西離合不常世次莫可得而考矣至弘治者虜酋火篩大舉寇大同我師敗績詔平江伯陳鋭爲大將侍郎許進佐之出邊坐逗遛徵免虜勢益盛踏氷過黃河住牧敗命大將保國公朱永中貴人苗逵右都御史史琳合京邊兵十萬禦之復不利火篩死邊患少息而小王子者郎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裔也滅也先遂

主諸部嘗怒其丞相亦不剌欲殺之亦不剌懼擁萬
衆掠涼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誥印諸
番散亡據其地而居之未幾復稱藩於小王子終正
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民不已小王子分𢀖絕遠介
西北間善水草其人甚富而饒有牛皮帳九畜珍寶
直百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叛卒殺其帥陰遣小王
子入援戕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顧
其二從父曰吉囊曰俺答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稍
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爲冦抄而小王
子衆以饒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十萬人厭兵

稀發吉囊有子十人人萬騎俺答亦十餘萬騎而前
後掠中國人埒之小王子雖號稱爲君長不相攝別
種曰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於三部虜或時
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後合兵
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我已亥
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
而解剽殺吏民毆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吉囊所鹵忻
代倡伎縱淫樂不休卒病髓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
西邊而俺答日益強盛有子曰黃台吉囊背偏短善
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

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卻之會萬達憂歸尚
文卒都督張達代而侍郎郭宗皐爲總督庚戌夏虜
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溝壑中而以老弱
百騎爲餌總兵達副總兵林椿逐之既入伏悉殲焉
事聞逮宗皐等治罰有差虜既得二將首遽引去意
叵測而邊臣所遣諜者云方脯羊馬肉鍛鍬钁傳箭
諸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及京兵三萬四千
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符會又遠以不時至而
京兵市人酒削屠沽兒耳不復能見敵以爲常八月
虜至古北口以數千騎嘗我薊兵出火炮矢石從上

下卻之虜乃悉衆入綴我師而別以精騎繇間道踰
嶺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
虜逐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算俄而犯京城游騎
掠通州三河　上大驚大司馬束手無策策唯有杜
門守而已旬日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都御史
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宣府山西勤王
兵悉至詔拜咸寧侯爲大將軍護諸將軍凡十餘萬
騎虜前後剽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稛載巨萬徐徐
從東行循諸陵而北時諸道兵相視錯愕莫敢前發
一矢僅尼之出而已收斬遺羸弱馬者所武逃者僅

八十餘以捷聞咸寧侯既爲攻始議開馬市以中虜徵而寬其深入之謀則令侍郎史道往蒞之俺答與其子弟中國賂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以數十萬計所獲馬皆駑下而賊亦小小爲寇如恒將久之咸寧侯死事露虜復開連歲入遼東再殺總兵岳懋殷尚質犯諸邊又圖大同右衛出之幾下日者余出使上谷所詢問梗槩二二俺答有四萬騎其精兵萬餘騎子即所謂黃台吉也有一萬騎其精兵七八千騎戚弟曰青合吉有萬騎其精兵三四千騎俺答老矣娶二妻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予萬騎自衛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怨長刀大鏃望之若冰雪然咸一當百者宣大之間虜錯而耕牧如棊布也三城近外障爲唯有降人丘富者日夜教之火食屋居然俺答竟不敢屋居也其衆亦畏暑有剽志而無據心即欲之宣大豈我有哉黃台吉日夜扼腕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且旦日得虜柄矣

俺答前志　　馮時可

小王子者也先後故元裔控弦十萬多畜黃金犀兕雄諸部落嘉靖三年寇宣府龍門五年寇井坪六年寇蒿峪八年深入掠朔州十二年冬十月大同卒王福勝以帥李瑾治兵嚴集衆弑之執中丞潘倣嬰城以叛遺小王子金幣女伎門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十三年正月小王子勒兵塞下會陝西帥帥輕師潛出襲其輜重虜知狀解去小王子別部曰吉囊曰俺答取偶國而已不甚臣也吉囊壁西方直關中俺答壁中直代雲中小王子壁東方直薊遼小王子富樂厭兵吉囊俺答恥不如益盜邊自肥而小王子詘矣其種黃毛炸居死地毋所憚三部入寇則黃毛毋擣其虛諸虜孕重憧殰罷極苦之聚兵與降下黃毛始併力伺我邊以求大逞每入大輩十萬中輩萬餘少者數千己丑以後十犯上谷七犯雲中晉陽辛丑由白泉口長驅入代副帥丁璋力戰死事聞以樊繼祖填三鎮給帑金百萬起翟鵬督議南充豫宣事繼祖因虜張矣一與之當徒以七尺飽一鏃耳於數何益堅壁不出俾帥周宇禦虜太原北死之邊兵物故者什六七虜遂踰省而南殺掠萬計至平遙平遙居

民捨门挺與格虜多有覺者以故不前吉囊方韋直
出而俺荅復入又越太原至石州殺掠益慘淩滏平
安壽陽間矣羽書告急設帥守井陘設大臣制二關
增築議南亭障廣募客兵又下令將過雲中上谷將
吏屏翰失職者王寅俺荅遣石天爵求款不許邊臣
誘斬其使俺荅怒六月入塞使及介休諸將觀望莫
敢誰何至七月出塞殘傷四十州縣師張守忠死之
詔無問部士賊黨能殺俺荅者賜萬金爵不次侍郎
翁萬達請罷戍寧鴈内邊八百里併守雲中外邊歲
省數十萬緡上嘉納之中丞孫繼魯持不可上怒逮

繼魯至京卒從萬達議吉囊內析代佼淫日夕卒死
而俺荅益張與子黃台吉日脾睨中國矣丙午俺荅
復來款塞詔拒之遂犯雲中翁萬達方督三鎮撥將
校曰虜猶水也城塞止驅猶築防障流防不備水注
於不備之地防既備水漸於不固之防三鎮城突所
不備者鎮安耳不厚集衆是示之户也使帥趙卿駐
焉九月虜佯攻獨石帥違督府制悉兵走獨石而虜
竟入鎮安萬達復檄曰彼騎我步所過貲阤什步一
騎必克困諸阤又克必長安嶺乎帥又稽延不前而
虜騎對尾相隨過長安嶺掠隆永得利去事聞詔即

白衣行伍萬達亦以三官萬達謂下曰虜悔前役不
再入必滴水崖也道間往還曰虜聲言西而數詢隆
永道非西也必東乎雲中帥周尚文稔兵事然矜己
護前頗心害鄰鎮有功方騰報虜窺上谷尚文不以
聞督府策之曰虜東矣止其御于此而袪之驢于彼
此宿將態也時帥卿以隆永之役在論未得代遁檄
尚文曰虜即日東矣三鎮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滴水
失期者君子廢小人戮又慮尚文不時至則具疏以
請尚文得旨介而馳未至而虜攻滴水矣副帥董暘
江瀚誓曰往時虜至師輒左次非虜張我實張虜也

茲役也不死鼓不死綏何以稱人悉力禦之虜不能
拔分游騎從間道出我軍後夾攻董江董江死盡亡
其軍遂向懷來而尚文兵至壁石柱村脩陳固列壽
食申禱虜大爲奪氣其間來約曰詰朝當見往時列
營以鹿角拒軼尚文計曰不若穴地爲暗窖質明虜
壓我軍而陳遇窖馬仆益發火器擊之尚文令士
銜枚毋效首功　戰見星未已陣百餘合虜死數
千人恃其衆不歸也益治兵攻圍三日萬達計曰鼓
三則竭兵無三日戰不疲者不援尚文是棄師也我
與虜角殺傷過當而虜不北者慚不勝且懼我躡我

鼓行而前則尚文氣自百虜撟心矣不然我乘之源
人獲哉令卒日毋結陣五人爲伍惟余馬首是瞻有
譽則人自爲戰多鼓舟聲負弩蹶張張武備甚具虜
遂敗却丁未俺荅請爲外臣朝請厩脫給耕且食力
不納遂冠拒墻堡周尚文以車兵敗却之尚文卒張
達代萬達亦以外艱歸郭宗皐嗣焉庚戌六月虜數
萬騎攻雲中當路分爲三覆以待我帥張達易而不
戒直前擊之虜大至達戰死副帥林椿出援亦殲焉
事聞逮宗皐等罰治有差起咸寧侯仇鸞帥大同八
月虜稚至鸞遺其黨時義賄俺荅以金曰請釋憾於

敝鎮而東償之虜乃東知上谷戒遂冠薊薊山外與
虜界祖宗時畜三衛藩焉三衛自始貢至於今歲保
塞不貳几敵入則我禦其上三衛亢其下虜不敢越
其後將吏節抑其賜三衛以此盎自疏邊吏而陰導
虜矣鸞已使虜東洋奏曰虜情叵測臣之憂不惟西
也請提兵駐居庸備不虞詔發京邊卒五萬騎屯要
害邊兵發虎符遠不時會京兵非素練多烏合平居
則恣睢遇敵則辟易識者寒心八月十四日虜攻古
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兵禦之稍却十六日虜分騎
間王几上乃下詔切責升及守謙人人知其將兆尉

氏矣鸞既不敢遏虜復使謀侯虜所過列營焉時洪
門許之市而守謙自謂被上特命將神京是衛若以
我軍爲注背城借一少挫則虜張矣約勒其衆毋輕
予敵上謂鸞不借橫草爲士作前茅而守謙各兵備
逞志於賊心怒之二十一日虜營城南獲內使八人
禮而歸之好辭求貢詔百官議閣下司業趙貞吉首
言虜一旦生心震動勿陳罪至不赦不宜遐要守和
解宜與故帥周尚文功赦諫官沈束罪發藏金選任
職將吏問罪匈奴彼無如矣不效臣請以不肖軀任
咎百官亦咸謂遐而許貢必多所邀索他日操右券

以責我其柰之何檢討毛起言虜急辟毳不許不退
姑暫尋之而後寒之何若是夕火德勝安定門外民
居光燭未央上召毛起飯之西苑令條奏起對如前
加趙貞吉諭德兼御史齎萬金宣諭行管將士二十
二日聽時上御門下制切責羣臣徵王儀下吏以王
忬守通州虜掠多日中使別業率爲所魚肉爭言上
前環泣訴言丁汝夔右虜左七使異類染指而飽禰
鄉實惟罪首上怒二十四日汝夔守謙下吏命王邦
瑞攝本兵以艾希淳領守謙衆戶兵二部大小吏皆
忤秩建都御史王汝孝至京使爲虜擁閼弗違汝孝

至以劾首虜末減謫戍虜內入久人畜多瘍所掠既
飽又感神異遂挾重北去以精兵殿且掠且行欲西
奪白羊口出而鸞帥諸道兵十餘萬雲翔相視不敢
一矢加遺獨賴白羊守將扼險要遮虜虜大窘迫乃
棄人畜擁衆還昌平猝與鸞軍遇鸞未陣虜騎蹂入
諸軍接踵死於道鸞間道出師後我兵大潰是夕圍
順義幾入其郛十七日報至三輔自土木難後可百
年靡警至是京師廩廩集諸營兵而壯者出邊敗死
所存悉老弱不過五六萬而諸內使廝徒負養在其
中矣虜營通州東分抄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屠戮甚

慘召諸部兵勤王十八日鸞以雲中兵至十九日都
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二十日七鎮兵十萬餘師
於郊詔侍郎王邦瑞侯蔣貴督九門門各大臣任城
守別詔都御史商大節募良家子垂四萬助登陴又
集武舉千人隸居守大臣進楊守謙少司馬諸道兵
皆就受成拜仇鸞平虜大將軍節馬御史王忬悉收
通河諸舟楫毀還通速日沮水未得度命都御史王
儀駐通州尚書徐階奏釋罪帥戴綸歐陽安繫今擊
虜自贖司隸陸炳請發太倉粟減其直以濟流徙老
弱俱報可階又密言虜閒滿城而西苑垣卑不足衛

宜且還大內上以為忠時變起倉卒諸師急馳未
糗糧晨炊不繼制下犒師費莫曉所徵司農文移又
已緩期迨啓廩則齎餕薪炭一無所需將士疲甚而
鸞軍甚驕辮髮入村落大掠有被獲者有司不敢法
疏請上詔雲中首援士以疲故致犯薄其過寬而弗
罪第付鸞撫處而尚書丁汝夔因下令禁勿捕有捕
至反撻捕者雲中卒益無忌患甚於虜怨歸汝夔矣
汝夔皇皇莫知所裁語諸帥曰虜勢盛未可得志祇
取勤焉計莫先守諸將畏虜誘言汝夔禁不發而汝
夔又嘖嘖咨賞偵候者不力莫知虜遠近成國公朱

希忠自以營兵少懼罪每日東西調掣掩補士不得
息則羣起誹訕丁司馬曰是人戮餘哉語匿車中藏
綸徐仁奮曰賊入不擊恥也令避之又益恥也力與
戰稍却虜既犯師東循潮河川由古北口出諸將斬
遺稚弱八十餘級詐增鹵獲稱飲至二十六日誅汝
夔守謙尸諸市諸法司大臣彭黯屠僑沈良力及給
事中張侃議以為丁汝夔因事重重發不適死上怒
下彭等請室貶趙貞吉嶺南尉以言事不當也三十
八日虜出境諸帥請擊其後伍以自解鸞曰　困獸
車可輕哉乃已詢州縣報所殘掠人畜二百萬九月

遣侍郎駱顒往虜所入處察夷傷補卒乘加鸞大
罷朱希忠以鸞代焉舊內使領營事者悉以徒屬寄
籍中操空名而耗實粮又不力兵至是上察其敝革
提督內臣置戎政府命邦瑞協理邦瑞奏設主事二
員給事御史各一員鸞不便疏罷之召翁萬達爲兵
部尚書久不至以邦瑞代之十月開督府薊門薊門
舊隸輦下中丞獨脩圻內治至是特建府四鎮制焉
又設經略易州撫臣以翁萬達至愆期降授之設守
昌平都御史并通涿密雲爲四重鎮未幾皆罷鸞請
召雲中卒五百人營輦轂訓練乞給武庫仗大司空

胡松奏在制外兵不內駐內伏不外移大將軍易之
非法鸞議格分遣使者畿南諸道募輕銳士歲集京
師防秋鸞上請北征期以明年大舉括天下積貯督
逋賦使京營帥往諸鎮練伉健卒邊地有警則諸邊
師束手而京營帥又不任責日索燕饗而已鸞矜其
伐檀自議語署置所上疏朝上夕郎報可不復下部
王邦瑞力持不可祖宗無是法毋啓恣睢端俺荅自
入寇歸而畜產死人民疫病其所掠又皆歸於部落
甚爲創艾使其子脫脫請息肩於邊上谷守臣因發
藍狀勝爲媒虜遂獻　督臣以聞下廷會議少宰李

默等議以爲邊事浸遲矣始從虜以紓吾邊御史
時言虜虛給我而我絕之則我爲彼覺不彼信不設
疑探幾而行之防虎而養狙可乎哉詔給金十萬易
布幣開市於五堡漸及延寧三十年大司馬議歲法
九邊三輔踐更士戍薊門而延綏獨多徵至萬人仇
鸞言庚戌之變導由三衛請發兵擣其地以益方與
督臣何棟爭之以爲是樹虜黨而徹我藩也乃止入
貢如初五月雲中馬市成俺荅出塞喜甚途遇叛人
蕭芹芹虜故以爲自大王與謀中國念罪盈不可貰
謂虜曰聞雲中帥壽水上流陰伏甲於市傍幾不免

虎口矣吾聞彼中歲不稔城虛可咄嗟破也破雲中
則獲子女玉帛萬計是之不利而利朽幣爲俺荅頗
然之芹乃令其黨張攀龍入城內應遂擁虜門戎諸
門會謀泄引還侍郎史道遣人讓虜虜內媿而道又
賂脫脫令縛叛七月三日脫脫僞使芹入市甲與於
側擒芹黨數十人報聞進史道尚書爲太傅兵部郎
楊繼盛言馬市爲害所謂竭涸濡以招虎噬其終何
極因振暴鸞罪上怒下繼盛吏十二月虜市畢潛入
大掠而俺荅復約河西諸部內犯史道使人止俺酋
俺酋請以牛羊易粟道欲許之蘇祐議以爲一牛數

度一羊數釜米如珠而虜如山壑廩不能饜也
無親而貪寔盟其心耳夫市虜以安邊也朝市暮掠
何危如之以臣計必與戰毋失虜虜又爲土蠻請市
邊事巡撫許宗魯言虜前日爲盟口血未乾而背之
已遂其詐而困我右翼矣可復傷左翼耶入不垂槖
包藏禍心誰任其責上乃下詔後言市者論死虜遂
連犯遼東三十一年八月鸞病卒所親信時義叛降
虜校獲陸病以聞下司隸蹤跡驗問鸞先有反謀剖
棺尸諸市籍其家初鸞歲調雲中卒萬人戍京勞費
不貲至是撫臣爲請罷其二枝三十二年二月虜從

新河口入犯參戎史略死之又入青邊口副帥郤都
死之延綏帥丁碧以衛卒與抗賊乃退三十二年七
月虜犯古北口霖雨路淖遂犯雲中弘賜堡徑趨紫
荊四鎮合兵禦之虜敗遁楊博言保安廣昌乃兩關
咽喉扼吭而治於勢爲易虜侵保安毋折而西必躪
蔚州則廣昌尤急請設參將與紫荊倒馬表裏策應
從之八月再徵延綏卒二千入衛九月虜犯神池師
李淶追擊至大虫嶺捨騎逐賊賊甚窘會諸軍爭級
而營陣亂淶敗歿十一月虜犯上谷柴溝堡御史吉
澄言軍有烽堠猶身有耳目近以逼虜故議罷墩軍

專事哨探然天下之事貴因時救敝不可因噎廢法
墩軍孤處單外寧能赤手捕龍蛇哉其逼虜也計畫
無俚耳虜來靡定而變靡常先事則賚哨探將事則
賚烽火若之何可以偏廢若撫而厚之則易虜之耳
目爲我之耳目也上遂詔行脩復甲寅六月虜犯雲
中左衛我師不功亡帥岳懋尚書聶豹言虜勢不啻
風雨而鎮卒疲若跛羊今欲與抗徒覆亡靡益夫本
折相兼按月給糈祖宗舊制苟爲不復是孤注兩鎮
也其何以濯迂三輔詔遣直指覈議邊餉而許論又
言雲中地勢平衍固戰場也先年乘障列師千里不

谷風日于是守臺之說起矣然臺列垣內而賊攻垣
則臺難顧臺連垣建而賊登垣則臺易潰是二者猶
石田矣惡所用哉若臺於垣外賊至則烽賊攻則夾
擊少頃則堡兵至次則援兵亦集四面合勢彼能從
天下乎賊攻臺亦如之臺垣相扞綏賊勢壯士膽明
烽火便稽覈太約雲中不過建六百臺費九萬金耳
而所省調集費百萬從之三十四年把都兒黃合吉
敖萬騎犯古北喜烽冷口諸協侍郎王忬發兵拒走
之四月虜犯上谷青邊口師李光啓死之九月虜悉
衆屯懷來川攻南塘果齒峪已又攻大石溝王忬督

兵擊走之王忬奏減諸路馬六年餘四日守利步不
利騎奈何以二職士食供一馬非策也是月虜分二
路寇太原蔚州帥李賢嬰城不出兵使汪來出拒之
手辨一酋虜遁復犯寧化宜大伏兵擊之斬首五百
級十二月虜大舉入雲中帥馬芳拒却之撫臣李鳳
毛言俺酋匪茹其謀皆出丘富周原乞令副使楊順
計獲詔給順萬金無問出入文學張憲自虜回言虜
待富甚備親爲掃除而富與虜謀墾田積粟造舟濮
河于是再下賞格擒斬俺荅諸酋者賜萬金爵伯擒
斬丘富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武階有言於司馬曰

虜有購也而人不可購購之急則虜益重兩人是託
兩人於虜也莫若購兩人以致虜購兩人以致虜則
亦購虜以致兩人也丘富說俺荅大收知略士懸書
穹廬外曰舉人諸生幸臨者我厚遇之與富等於是
邊民點知書者詐稱舉人諸生日詣虜帳趾相錯俺
荅令富試之能者使統衆騎否則給甌脫地令事組
耨而舍人張邦奇素畜倭刀識緯書爲部夷掠致俺
荅自言有秘書寶劍在威遠堡虜急攻堡不破敗走
俺荅畜邦奇於帳下其智能之不如富其愛習之亦
愈富甚孫廷美雲中人亦被虜苦之謀刺富與其黨

王浩議浩曰盍作說客使富歸說不從死未晚也
密語富以順逆富問儒生計安國曰汝習古試爲
留與歸孰當安國曰以理計之歸則林中羽而留釜
中鱗也且官□□文如樹表弗信顧信犬羊耶邦
奇謂富曰勿聽若縣重世之德於中國而有累世之
怨今方購若甚急若入邊不能爲巳德而爲他人功
也禍無日矣富怒令邦奇與浩相質邦奇罵浩曰汝
欲奇貨丘公而釣中國爵賞耶富遂殺廷美與浩約
呂仲祐內應攻雲中九月虜小王子虷來孫犯一井
石喜烽口王忬拒走之三十五年九月虜闌入灤河

殺掠頗衆詔奪王忬一官十一月富令虜集諸部城
豐州日程土石其黨客問曰城則何爲曰吾腸爲墻
而陰爲陣使彼怠而弭耳已分三道入會虜諜言中
國臺垣相肩臂倅未易攻而關陝游騎又安難樂死
日歌虞殯待我矣虜乃散而邦奇私引虜數十騎索
亥狀伏誅事聞鎮巡以下升賞有差浩與廷美厚恤
其家三十六年虜圍困右衛自正月至三月各路援
兵大集始退五月俺荅約東虜分犯古北馬蘭義院
洪口諜告虜言往薊士悍守塞今攔然登埤凡席之

矣虜不敢發遂西往收捕兀剌甘肅鎮臣大勒兵敗
之十二月黃台吉部下蠻帶通其妾桃松寨事覺
降黃台吉怒屬韃索諸塞守臣議遣之許論曰無歸
也示弱且沮降我不能得丘富於彼而彼得蠻帶麼
我如辱國何楊順懼私與之爲言官論抵罪三十七
年虜復圍困右衛逾月不解右衛地斗入匈奴南一
面通川賊分騎塞通邊告急　上令發帑金十五
萬調游兵八枝應援而楊順復授計偏帥夜薄賊巢
斬首百級虜始退許論奏增雲中各路實甲歲加三
十萬金楊博言各邊功次武夫力而獲諸原文吏坐

而享其利請自今非履障者議賞毋爵博又請罷班
軍改徵金錢濟邊又言獨石地形東薊西宣相錯如
繡宜令精卒懸衝其間有急則左右折衝赤囊白羽
兩鎮互傳不及者法盡宣密虜巢皆得其形薊倚屬
夷先得其情宣薊如左右手則落虜角距矣江東言
賊以實窺獨石則衛卒師關外遏其南下若以聲嚇
獨石則衛卒師關內杜其東侵從之是歲九月俺荅
陰合東虜入犯箭捍黑谷諸路我軍頗有折傷兵部
臣言各邊選士戍薊疲困已極而薊卒選懦坐食諸
臣皆不任練習實貝　陛下請以郎中唐順之按薊

卒順之往薊閱各路卒額三萬又多老弱不習戰
還言東漢以漁陽突騎定天下而唐虛龍一道虎旅
河北薊兵之雄自古記之矣今臣至鎮見其人物靡
靡然有暮氣而無朝氣無以備緩急則諸臣不任之
咎也目今權將之宜責鎮兵爲守調客兵爲戰練主
一枝則減客一枝遣其舉軍精銳人貫餘與更議免
調至於逃亡之故皆由邊垣工役卒歲不休轉戶顛
崖代樹深澗力掮不及貸錢賠販而各關夷人旬撫
月賞悉出軍資將領乾沒文吏漁擾兼以石塘古北
地既虜衝土尤磽确誰能終日攖以徼纏使其不亡

乎請令邊臣悉心區畫禁貪饕加餉給嚴勾補定班
戍復本色庶幾有備又上練兵凡事下部覆行三十
八年把都兒約俺酋部下諸虜入潘家口詔逮帥歐
陽安坐死切責王忬忬恐稱疾弁逮問誅忬三十九
年六月雲中帥劉漢出邊抵豐州斬虜首數百級是
年雲中置兵車七營車一輛爲隊卒四十人合十三
隊爲一小營合十三小營爲一大營皆俞大猷規畫
九月俺酋居西海患遁部下病死遂率衆東回犯涼
莊殺掠甚衆是月虜數千騎入掠土木偏帥董國忠
王孟夏並及于鷂家山虜忽突出精騎數千絕我兵

為二國忠死之孟夏等望風四潰虜復洗馬林入犯蔚州壬戌以後虜連犯薊入古北口騎迹滿灤河兗頓延綏游騎抵塞方出　上怒誅督臣楊選四十年十一月丘富率虜攻榆坡不克中流矢死隆慶元年虜大入燕代起兵部侍郎譚綸填薊綸素行略至薊多所建畫往日薊門諸將率借資巧宦上下相蒙失事則督府受罪而諸將顧忞雎自若督府不能令綸請於　上諸將不用命者悉狥軍中綸又謂薊兵弱無以倡勇敢疏募南兵三千漸至三萬令諸帥曰虜勢如風雨非倚車為衛衆且不自堅其四面環車為

營營中駐步騎各一旅虜入則車上發火器先薄之稍近則韓下步兵出排擊虜馬虜卻逐北乃出騎兵綸所募南卒皆輕足疾走翹關負重軍容大振綸乃言北脩塞垣費至不貲而闘不容武高不足距跛羊列卒乘之冬風夏日矢石交集此非石人惡能歲月守也請跨垣為臺臺高五丈周二十丈約可駐百人為階三重中疏戶以居而上為睥睨皆可步履器械芻糧以時預儲虜若攻垣則兩臺火矢交及賊無駐足而我軍有恃膽且益壯計周垣二千餘里先其要害築臺千有二百後以漸加築至三千所自此以後虜惴惴憚不敢入薊薊遂為樂土然增兵繕垣歲無虛日而大司農繹騷益發至三百餘萬矣

俺答後志

先帝元年九月趙全說俺答曰薊門臺垣甚固所徵卒常選攻之猝未易入而晉中兵弱亭鄣希石隰間多肥羊良餓可致也彼藉宣雲為救而宣雲卒來千里人馬俱罷我以全制其敝必得所欲矣俺答乃分六萬騎四道并入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關卒皆悍勇邊軍運之無不披靡老營副帥田世威嬰城自守游擊方振出戰中大衂敗復入壁賊遂南下督

臣王之誥聞變率遊兵六千騎倍日并行抵鴈門而雲中延綏騎二萬亦至皆相望不敢前八日賊至嵐縣嵐負山道阻狹諸將莫敢據險縱兵賊遂長驅而入會黃酋窺上谷土蠻過遼河羽書告急詔王之誥還懷來護陵寢朝廷徵卒盡力東捍不暇及西矣十一日虜至石州營城北使騎至城下曰吾以斗之蕞視平陽而幾蝨視爾城也爾必我賄我毋爾破否則移其禍平陽者禍爾城矣城上士皆無人色惴惴莫敢應十三日賊圍城飛矢雨集睥睨州守王亮召富民輸令以貲啗賊有反脣者亮忿下城衆遂散不能

止賊擁入亮被害男女死者數萬帥申維岳駐大武店去城四十里使人候賊尾之而巳報至發卒二萬往援度弗及則以便宜罷師賊分犯汶水交城平陽介休遺間入汾内應參政宋岳擒之焚其僞書以安衆賊攻汾八晝夜不利引去十九日俺答東趨鴈門而雲中帥孫吳連諸鎮卒營篙泊村賊趦踖不前巡撫王繼洛趣吳擊其輜重吳曰不敵祗取辱耳張幟疑之賊走故道且行且掠至十月八日出邊内地計損人畜數十萬御史王漸劾王繼洛言賊下岢嵐去代五百里而逍撫臣若鼓行而西則知軍曲折可以

鞭箠使之而顧留代不行及賊至汾則應發厲代之卒一當單于乃七日之内嘍唶不發一卒人臣援抱鼓之急而忘其身者固如是乎彼謂甲不足耶材官五萬林林列也畜之謂何而徒以自衛也詔逮撫鎮詣廷尉廷尉當維岳逗撓棄市繼洛謫戍王之誥以備懷來自解奪一官兵部臣以虜事棘上疏請責實效明職任重將帥廣招納理鹽法數款下諸塞行之上谷撫臣冀練言河淮以南歲以四百萬供京河淮以北歲以八百萬供邊額雖有定而酌贏縮調緩急法靡定也請於内地舉常平勸借法無事而能砥京

庶有四而不桂玉至丁各塞則當慎拔伏罷老者召買時支放優商賈通主客量本折因時順人而備縮更易之臣所計九邊士七十萬可用三十萬以乘障四十萬以列陣必擇其敢力戰深入之士勾於戶募於市以漸實伍而汰其老弱庶可以安邊制虜豈直無廩廩也四年正月御史燕儒宦題國家建都幽薊内設重關外聯四鎮所以封植郊圻慎固強圉周且密矣四鎮之中宣府爲京師北門而孽醜盤據戶外朝揚鞭於朔漠暮飛矢於居庸覘諸鎮爲最急而延永之壞南山之麓陵寢倚焉先年翁萬達以東北

以東北二路邊垣幾七百里兵少力分擬於東路鎮南墩與薊鎮所屬火焰墩接界塞其中空自北而西歷四海治一帶共脩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墩至雕鶚子墩創脩内垣一道與北路新墻聯而爲一經營二載功始告成設金湯之險崇虎豹之威形成首尾隱然相應千萬世利也嘉靖中葉邊帥失人虜多深入當事者苟且目前緩誅避咎創爲併守南山之說而内塞漸廢矣顧遺蹟雖堞屹然猶存所頹壞者十之二三苟少加脩築而於左掖龍門衛楊許二衛右掖龍門所滴水崖一帶曰爲之備絕其必窺誠有如萬

達所議外邊以捍北虜內險以捍京師內外犄角近蔽延永遠護陵京策之得者或曰已守南山何用此邊爲哉不知守南山則將棄宣府而無益於京師脩內塞不惟有以固南山而亦將有以保獨石何也南山接連居庸去陵寢僅一舍岡巒㵎谷盤互交錯無可駐足而懷延永保沃壤平原皆在其外虜若委轡長驅結營於懷永間分兵肆掠宣府諸城自潰我兵跼蹐山中自城土崩之勢此所謂棄宣府而無益於京師也北路山谷偪側砂石窮墝虜無所利益垂涎延永將冒險內逞數年以來版築日舉大邊已可據

而守矣若復成此內邊則如金城玉壘環統陵京虜若匪茹逡巡前却於崎嶇之側攻之不階掠無所獲力倦謀衰不駢首就擒則斷尾而遁豈能抵黑峪躍龍門窺長安之嶺哉內地不驚則北路諸城堡勢亦自緩而窮荒絕塞有安枕之日矣所謂固南山保獨石信不誣也從之是年以方逢時撫大同四月俺答大舉犯平虜偏帥張剛以幣賄虜使移衝輸于威遠督臣陳其學遣帥馬芳以精卒敵之漢虜相紛挐殺傷大當虜退剛下吏陳其學去位易王崇古撫焉八月諸酋詷黠林議所入老把都欲逞志薊輸打來孫

孕顏各要俺答于陰山是月俺答營白海躍旗東虜黃台吉不可台吉往扼於山谷幾幾故心憚犯請北掠黑達議不果諜聞京師戒嚴故事虜犯薊則宜大督撫臣自陽和趨懷來捍陵京而二鎮帥臣不需徵發竟率大衆馳援不慭遺一旅於二鎮識者以爲此若啓重鍵而恣虜摩剝也方逢時亦以爲非計上書執政謂虜稱東犯尚直雲谷若誘我兵悉東以尾爲首乘虛豕突則雲中累卵矣今督臣駐懷來則宜留帥於雲中審虜實東乃從內地趨自可先虜而至不者搗巢攻其必救一奇也執政是之邊外舊

列臺十五設卒寓望而卒哨虜將反爲虜耳目逢時盡撤以疑虜虜偵知帥不東又撤臺卒曰必襲我矣遂罷內寇九月俺答西躒欲掠土蕃留妻一克哈屯孫把漢那吉守巢把漢者俺荅次子而黑台吉遺孤也把漢生三齡而黑台吉死俺荅疑諸婦盡屠之把漢母與焉把漢孤養於一克哈屯長而傒俺荅愛之尤聘兎撦金的女爲婦先是俺荅以外孫女聘襖兒都司已而貌其美自納之襖兒怒攻俺荅俺荅奪把漢所聘女與之把漢恚謀降中國僕阿力哥慍禍趣之與其黨扣敗胡堡求入請帥畏虜皆以爲不可

逢時獨許之戊子至鎮城逢時盛其供張把漢
故事降者置海濱逢時請官之令責邊城以慰其
部授把漢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五稱十月
俺荅率數萬騎軍平虜邊外樹雜色幟白如荼朱如
火玄如墨欲以震燿我諸帥曰寇深矣若之何逢時
曰非我深之其誰各遣使鮑崇德責酋何爲稱兵俺
荅曰以太師之靈我何敢憑陵上國但不勝舐犢愛
耳願移珍贖焉崇德曰中國重譯納贄方輸錯出其
誰利若珍吾爲若謀可不費一緡也俺荅曰唯使者
命趙全諸逆叛主而去天下之惡一也惡於中國而

保於爾不可請受而甘心焉虜有難色崇德曰保仇
而失親與惡而棄好非謀也俺荅喜使其下火力赤
上書請約麾騎辟一舍約已定屬黃永二酋各以萬
騎趨鎮城方逢時曰彼不聞約耳密取把漢矢以使
授之諭以旨黃台吉手其矢泣曰嗟乎此我弟故物
太師若全我弟以安我父大惠也我聞命矣敢不承
受太師之明德遣部夷隨使入而逢時勞以糒醪黃
酋喜遂出張家口宣鎮兵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
酋曰戰則敗約我何辭于太師整兵而西出拒門堡
甲寅鮑崇德復往虜營俺荅雖我欲先得把漢逢時

不可令循帥苑宗儒用其子爲質俺荅喜曰太師誠
謂我負德不祥十一月十九日遣其黨伍奴往收捕
趙全李自馨劉四呂老祖諸逆牿以獻周元聞變服
毒死先自嘉靖辛亥呂老祖以白蓮教搆亂爲三晉
有司捕急亡虜中趙全率潔惡民千餘人從之虜割
板升地家焉自是亡命者皆竄板升全多略善謀自
馨諳文字周元治扁倉術劉四有膂力善能陷堅虜
初入塞止掠村聚不敢逼城堡自全叛後教虜左右
疏計課校人畜芻習攻取圍困俺荅事而諸鎮疲於
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萬牛羊稱是自馨及元差

減仰最下者亦千騎俺荅每欲盜邊必先置酒全家
計定乃行全爲俺荅建九楹殿方陷石隰時全計曰
自此塞鴈門扼居庸據雲中上谷效石晉故事南北
之勢成矣伍奴往恰台吉故俺荅紀綱僕自全信任
反居下而全奴虜使之心内不平多爲我耳目及全
等被執皆分掠其有諸逆既至乃遣康綸送把漢歸
次河上祖孫嗚嗚相勞苦曰帝大也覆露我多矣南
向拜者百使打兒漢入謝疏言帝赦我逋遝裔冑而
建立之其德無量願世爲外臣貢方物上下其議兵
部臣言虜方求款卽要我以不燒荒不擣巢若要我

以不繕塞不設備是以酋擁衆我也不如卻之毋引
惡焉王崇古言先年開市時虜方張邊臣媚而致之
故盟未幾而變今虜仰我若黍苗之仰陰雨也昔制
在虜今制在我何慮何疑而不使之徹聲聞于天王
即詔下三鎮會議十二月以執叛功加王崇古以下
爵有差磔趙全等於市五月三月崇古極言市虜甚
利若拒而不許彼必且飛揚跋扈宣大或以遺降之
恩可保數年不侵其禍且東中遼薊西中關陝矣兵
科給事中章甫端言虜得封號則衆且益附是假之
翼也入我境則窺我文物是啟其心也宋應昌言虜

難通貢情或難測防邊則有兩費撤兵則非萬全張
國彥言虜向入寇每旋出塞者慮西北諸戎議其後
耳彼無我患則專意諸戎諸戎必折而入于匈奴是
加之左右臂而益其強也請乞之費歲加月倍客欲
不已必扣主兵主兵不已必及市賈市賈不已必及
內藏矣詔下廷會議諸臣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
尚書郭乾謂夷狄來王古今盛事而因以羈縻實制
馭長策九塞諸虜俺答最雄自上谷抵甘涼亘廣萬
里東服土速西叙吉囊先年以斷絕致憤邊乃騁猖
諸邊三十餘年中原苦不支矣今儼然聽命於藩籬

之　夫三十年所禱祀而求者何惜棄銜尋丈之地
而以為夷情挾皇化失神靈所想望宜從其請若鴟
梟可罷燒荒不可罷於是詔封俺答順義王老把都
輩四大枝授都督兀慎輩四十六枝授指揮千戶兵
部約制貢馬不過五百以三十騎進御夷使不過百
五十人設裛街於邊城撫令入都市期自二月至四
月為率雲中於左衛上谷於萬全右衛省中於水泉
營各為壇坫而吉能帳直關陝請市關陝督臣王之
誥議須數歲不盜邊方可許市崇古上言吉能即俺
答親督勢相依倚許俺答不許吉能是錮其首而舒

其臂也俺答必陰呼吉能之衆市晉而吉能亦必陰
藉俺答之衆窺秦是晉爲秦受困而秦爲晉中禍也
兵部臣復言近者互市與往日不同昔損官令賮商
或有不足宜權爲應當此物力方虛慎無以官市犯
先帝所禁給事中陸樹德請將商市寬給其直使人
樂趨從之大學士高拱言庚戌以來先帝屢詔脩塞
卒無成效非徒當事者不力實以虜擾應接不暇尺
寸未成而尋丈已壞矣今幸虜款勢若可爲且諸邊
戍卒非減也司農歲額不能省也而卒以益瘦吏以
益狎則患豈必在虜乘此閒暇培根固本雖虜或背

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勝在我矣
則和可戰可寓戰於守寓守於和亦可不然竊空棄
而戰戰不可畫空城而守守不可抱空約而和和又
孰可臣請自今每三歲遣近臣覘九塞以八事殿最
邊吏積餉脩險練卒鍜甲督屯理鹽養馬招降皆以
數課計治其功罪績最者同斬虜廢壞者傚失機上
嘉納焉方逢時言諸降人甘心於虜而虜亦厚結以
自植若招之於款後是示以不信也虎方據鹿不制
其虎而取鹿不爲虎所傷者幾希自諸逆膏斧餘衆
破膽矣彼何能爲而况我既臣虜其人即我人也不

若因而撫之明示不殺使反側自安不然所招者徒
得旄倪雖千百不損其毫毛而徒令奸人藉口搆禍
也於是弛招降令是年九月互市成俺答以威虜無
水攺市得勝堡黃酋與父不相能欲自別異攺市新
平堡三鎮市騎七千并所錫賚總葛越費六萬緡後
以漸加費至二十五萬緡矣青永二酋恃其强不欲
聽成强而後可吉能復上章請款而陝西諸臣謂宜
許貢不許市詔不可令市紅山墩外河套切盡著力
二酋亦許市寧夏清水營五月俺答銀印諸酋請
市織高楊博議許銅鐵然小民時姦闌出與之俺答

機變械飾身赴市場凜凜遵約而陰令其子黃把二
酋蹢躅邀索因而調停示德黃酋市每後期部下辛
時掠我民又刼史車一夷東往諸帥請兵之崇古曰
攫之而已無速狄釁以旨諭虜王每自罰酋長二名
分地于撤疏捕謂之守口夷六年正月切盡西掠瓦
剌令賓兎台吉主市賓兎以清水遠攺市寧夏中衛
切盡上番文假道部許並覲脫行毋苛我邊鄙二月
八日切盡駐鎮番堡甘肅撫臣廖逢節勞之餼十九
日至昌寧將趨甘州逢節令道南山虜稱雨雪請從
黑城部下有掠居人羊者切盡歸之有奪軍人弓者

罰償羊一頭閏二月四日至龍首堡遣三馬於堡堡
卒追還之切盡謝以一牢使使言曰下臣行旅久矣
賴上國之庇牖資餼牽豬牢未竭所歸心者覺王訓
耳乞比丘誦焉逢節遣之五月洪水堡五卒被虜創
逢節使邢堂責問松山酋首賓兎賓兎饗堂曰我何
敢棄騂髦之盟而爲戎首必西海部衆也導堂往責
西海賓兎賓兎云害漢卒者切盡部巴狼也召至帳
訊之巴狼曰我意番耳若知爲漢卒其何敢殘戮而
盟焉賓兎榜之百令償馬一乘而勞堂二馬松山酋
介堂言曰我等苟免于拒不敢求覲所需者繒工耳

以繪三十二相爲天子祈年遂節給之萬曆元年七七倚答請於甘凉開市崇古言套虜諸酋移穴中山而令市寧夏往來千里拂其情矣何以固盟不許二年九月西海丙兎請建招提於五王城本兵議謂此地去西寧七百里去蜀中㢘朧四百里恐虜衆依寺爲衆則非止費一日之積勞一夕之衞也後竟許之逢節極言河西市有五不便譚綸言與者過矣求者無厭敵實貪惏我又啓之將何以終宣雲市所皆憑阻自衞甘肅孤懸三面受敵蜻虜逼近内地蘭州爲甘凉咽喉熟計未便三年五月西海賓兎侵諸番以報其竊馬因固請市撫臣侯東萊言河西百物不產開市爲難顧諸酋待以朝夕拒之生患臣謂苟可安邊何惜一隸人垣而不以委彼也遂立大市於甘州立小市於莊浪四年二月御史傅元順言番以茶爲命衆易馬六千近以茶市諸酋則虜逐利而專意於番番求生而制命於虜毋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自撤藩籬也崇古言虜不緣南鄙所利者掠番耳而自北徂南出甘凉爲便若拒之使行境外是絶欲而屈其力虜何以堪夫治邊宜蕩佚簡易何必苛哉五年七月賓兎仇兀剌要虜王往虜王以迎佛爲詞上請西

行兵部臣言俺答大衆數萬師出塞内我必甚疚出於塞外供其資糧扉屨其可也守臣擇宣雲通事爲導因以防之十月虜王發豐州六年四月賓兎狹虜王掠熟番甘藏諸族大獲自此番人若虜聽其詛約與相礬牙而延寧套虜亦騖利而西甘肅多事矣俺答聽我降人議以大明律繩其下得中國錦綺巧毎以驕東虜東虜土蠻語其下曰西虜我奴也猶得懷挾嬰壤以望天王之塵垢我恥不如大集諸部盡力供遼以要封貢諸帥厭兵欲與之盟撫臣張學顏言虜款而得請是羈虜也重在内其和可久虜逼而與和是媚虜也重在外其和不久將兵拒走之俺答闘盐推附焉自餌虜後中國所費三十萬緡所省徵調費不啻百萬由上谷至河湟萬里居如堵行如家居砂磧而黍苗之矣猶有虞焉沿邊荷戈之士外則供市内則供役旁則供跡而虜來則資我去則掠番是虜有兩利而我有三害也且板升扒沙盛而以中國窺中國也土蠻尾剌併而以夷合夷矣有如雄者出焉安知其不以今日之馴爲他日之鷙豕也

通貢傳

俺荅者故酋也先裔孫也俺荅伯兄吉囊先故有男子四曰吉能曰打兒漢台吉曰銀錠把都兒台吉曰筆寫契台吉吉能二子七姪有衆數萬居河西套中舊東勝豐州地俺荅之弟老把都兒昆都力哈部落三萬據開平獨石外邊俺荅長子孔昆的祿兒辛愛黄台吉住興和邊北其次子黑台吉子曰把漢那吉生三歳而黑台吉死其所生母胡媪者俺荅以事殺之荅妻一克哈屯以其僕阿力哥之妻乳那吉故阿力哥持其家柄打來孫尾喇兀良哈永邵卜俱稱小

部落打來孫依套虜餘駐大同西北附俺荅東則小王子之裔孫曰土蠻者爲四枝曰多羅土蠻把都黄台吉曰麥力銀台吉曰着力兎台吉曰克鄧台吉擁衆十萬恃其蕃盛與俺荅爭强互有侵犯爲中國薊遼邊東之害俺荅有控弦之衆十萬餘精銳者三萬餘馬四十萬橐駝牛羊百萬駐大同宣府邊北横行塞外自嘉靖初年來歳有侵掠吉能套虜犯陝西延寧甘肅沿山一帶俺荅往來雲中上谷之墟村城深縣收保不及者被圍困攻破則焚粟殺丁壯掠子女金帛而去有叛賊趙全十餘輩復誘之遂謀深入二

十九年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薊至通河隆慶元年攻屠石州猖獗特甚趙全世晋人自呂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與其黨趙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呂周元張彦文之屬歸俺荅俺荅割地一區處之因爲城郭宮室之制升板築垣遂號板升其飲食衣服仍華舊所居極壯麗僭擬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俺荅全警敏有略劉四等亦勇力過人其後中國無頼有罪者輒亡命入板升相依有趙宗山穆教清張朿實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兒二十八人互相糾引黨衆至數千時時爲虜鄉導虜長驅

無忌以全衆款塞隱匿塞之華人得充驅謀覘邊將不爲之防故也當石州失守全謂俺荅曰那顏春秋高矣而行擁北地精兵那顏一旦捐館舍衆屬黄台吉黄台吉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晋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謀未定會邊兵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死遂遁去隆慶四年把漢那吉長而慧俺荅昔視之又爲一克哈屯所憐那吉謀娶兀慎家兔撦金的之女俺荅有外孫女聘襖兒都司俺荅通焉遂奪取之襖兒都司恚將攻俺荅以那

吉所聘取兎擀金的女價之那吉怒謂其奶公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于人天怒人怨吾不能爲若孫矣吾聞　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瀆吾往歸之而謂我謝俺荅阿力哥懼誅不敢請俺荅從趣之行本年十月十日那吉與其妻比吉阿力哥之屬十人馬十三匹息山西平虜城外將扣關而入門者難之那吉曰我俺荅孫也得罪祖父故來歸

天朝乞降諜者以聞關府方公大喜遽命以甲楯五百騎導入大同公坐開府見之遣出給飲食宅舍器具悉備方遣使之督軍少司馬王公所計事未及

聞令少師張公所使卒偵報張公聞俺荅事卽貽王公書曰昨有人自雲中來言俺荅有孫率十餘騎來降未審的否俺荅子存者獨黃台吉豈卽其子耶何故率爾來降公何不以聞若果有此於邊事大有關係宜審處之於是王公方公上其事下兵部議授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一襲是時俺荅既失那吉心常私念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所遺孫幸頼長成柰何以與逆殺之俺荅無以應因召趙全等計事全曰欲得那吉須厚賄贖之否則必脅以兵試發萬人臨城中國將卒必悉出戰吾因據其

城而索之可也俺荅然其計五日辛亥俺荅率衆十餘駐平虜城之東張公復貽王公書曰虜種來降非朝廷有道能使向化顧此事關係至重制虜之機實在於此須報俺酋歸邊索要正恐彼委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怨於虜今其來索是吾利也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扼險守要使人以好語款之曰吾非誘汝孫汝孫自慕化而來耳中國之法得虜首若子孫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斬汝孫之首以請賞但以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故不忍殺汝欲得之自當卑詞效款執吾叛逆趙全等以獻盟誓於天約以數年

一騎毋入吾塞方可與汝奏聞朝廷許汝孫生還若乃肆其凶逆稱兵挾取吾豈畏汝者今吾宣大之兵豈復往日之比汝來則來吾有以待且聞汝子辛愛怨汝愛少妻溺幼子誘納吾中國叛人踈其種類旦夕且將謀汝汝肘腋之患不虞而何以汝孫爲哉彼聞此言未必不動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爲衆言所淆又曰老酋臨邊不搶又不明言索孫此必趙全等教之誘吾邊將兩執以爲質伺吾間隙掩其所不備願公戒飭諸將但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卽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

他遁揭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斃
固不必以斬獲爲功也于是王公方公悉行近邊將
帥保境收兵嚴陳以待時有聞王公承虜酋欲孫因
爲市而行媾者王爲書言之張公曰降虜事廷臣初
議紛紛然廟堂論定葥已楬開處分閫外之事一切
付之於公矣乃非敎似與初指少異聞着疑之異議
稍起計公發書時尚未見近日之旨也來敎謂宜乘
老酋欲孫之急因與爲市但朝廷納降和戎須自有
體今既與之以官卽爲吾人若謾納幸與逆同見戲
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計之得者也孔犬驁駒畜之

何益但欲挾之以爲輩規利於虜耳今宜遣人宣布
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
賜服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
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爲市而求吾所欲可必
得也計利圖便陰陽開闔在我自有勝算矣或慮虜
久住不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於利害者也今日之
事幸而成功卽可以紓數年邊患其所省豈直數十
百萬而已哉而又何惜於目前之少費公毋爲衆議
所搖措畫少失遂棄前功又貽方公書曰昨得鹽川
書似爲衆議所搖頗改前說誤矣此事在我已有勝

算若一旦退縮措畫失宜不但取笑外夷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鹽川何不慮此哉老酋爲其妻怨恨欲得
其孫甚急必不敢遷但堅壁清埜以老其師日行間
諜以疑其心待其心亂氣挫乃爲用奇之日也乃復
貽王公書曰須奉宸斷此中更無異議但此事關係
重大須處置得宜操縱在我上不失朝廷之體下可
獲柔服之利乃爲勝算虜使以二十日發去計今想
已得其要領必如初議執送趙全等首惡數人納款
效貢有番文信使乃可奏聞朝廷爲之哀懇仍加那
吉一職賚以衣幣禮而遣之則老酋既感不殺之恩

小虜亦受中國之命自可以消其惡毒懷我好音邊
境之利也王公乃使善夷語者鮑崇德入虜營反覆
告諭俺荅於是俺荅憮然悔用趙全謀仰天漢曰始
吾欲脩貢　天朝請封趙全等謂我有天分數導我
興兵令我何愛數人頭不以易吾孫耶但我北番釁
無釜衣無帛既和之後請各爲給爲生活得請天皇
帝封我一王爵鈐制諸夷永爲中國藩籬固幸甚乃
因鮑崇德使人之王公所言之時黃台吉以萬騎偪
雲永邵卜以五千騎走威遠張兩翼而進俺荅聞之
卽下令麾之使退王公乃條具封上言虜願執叛易

孫請封輸貢詔許之一時言官乃有以爲不便者
謂和戎示弱者有謂互市起釁者衆言藉藉司馬不
能裁決張公旣排衆議行之又以書與方公王公曰
賴天之靈愚計幸而屢中小酋定許其歸但須少留
難之務令執送諸逆誓永不犯乃可奏聞朝廷禮而
遣歸小小結局僕之始謀固不止此然亦數年之利
也虜若果能執送諸逆則當以禮遣還那吉厚其賞
賚以結其心令奉表稱臣謝朝廷不殺之恩賜賚之
厚因求講和納欵效貢俟其誠心向化誓永不犯乃
可議其封爵貢額耳但僕猶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

趙全諸人皆華卽夷爲目已久彼豈不預結於俺荅
之左右邊墩之人抑豈無爲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
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全不知覺若知之彼
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雞犬乎萬一語泄彼得爲謀或
聊以脅從數人塞責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復返輕棄
重質但獲其毛賊數人則於國家威重豈不大損此
其可慮者一也據鮑崇德所傳俺荅之言雖若哀懇
然猶身駐近邊擁衆自強平虜城外游騎不絕轉餉
哨探俱屬艱難名雖哀求事同強挾未見其爲誠欵
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遏其巢穴

擣回遊騎然後差官以禮遣歸其孫則彼之誠欵旣
伸我之懷柔有體若擁兵要質兩相交易則夷狄無
親事或中變唐時吐蕃刦盟之事取笑強胡此其可
慮者二也今之議者皆以小酋爲禍媒亟欲遣之圖
眼前無事耳至于封爵通貢二事皆在可否間若鄙
意則以爲邊防利害不在於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
求和之誠與不誠彼若果出於誠假以封爵許其貢
市我得以其間修戰守之具興屯田之利邊鄙不聳
稍人成功彼若尋盟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約則我
興問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但恐其孫一歸

彼頑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圖或請乞多端難於聽
許明年當復來侵雖獲趙全數人恐於彼無大損益
此其可慮者三也來旣早晚卽覆其中委曲難以一
一指授幸公與方公圖之王公手其書曰邊事張公
見如指掌吾輩久諳夷情者固多愧之復遣鮑崇德
之虜營諭以先執全輩歸中國爲汝表奏然後歸那
吉乞封通貢之事徐任其所欲爲時張彥文已縶陽
和周元飲藥死俺荅令其麾下哈台吉伍奴拄襲捕
衆賊二人因俺荅覺仍自金等用事二人者日見疎
遂擒趙全與其弟趙龍及李自馨劉四兒猛谷王呂

西川呂老十馬西川之屬凡八人而稱賊繫紙逮送
外是日入雲石堡十九日送大同左衛方公令習趙
全者數輩驗其狀無僞具内之獄二十日出把漢那
吉於庭宴以酒食數所賜衣以授是使打兒漢遺行
那吉與其妻泣曰吾慕　天朝故棄祖父母來獨奈
何棄我方公諭之曰朝廷以汝祖思汝故使汝還非
棄汝也汝歸孝順以事汝祖懷忠以報朝廷汝行矣
那吉拜謝去方公又慮俺荅怒其從行者因來夷丁
火力赤猛克諭以毋害阿力哥二人指邊河誓曰願
以百口保阿力哥不死鑽刀示信後竟如所誓于是

王公上書言趙全等數人者本事妖術背國臣虜導
引内寇攻城屠殺垂二十年乃者聖德中興虜首獻
服故其孫慕義來降復蒙待以不死許之生還遂使
華夷一家永爲内屬數十年未討之姦元一旦繫頸
闕團臣等擇日械送京師乞如先朝行飲至獻馘禮
然後下吏誅之詔下[illegible]議行十二月二十日送趙
全等八人由德勝門入京所大司寇案全反狀悉具
上命禮官爲文祠告郊廟戮之東市支解以徇其
請封通貢二事詔集朝臣詣闕下會議有言便者有
言不便者張公復爲書致王公言封貢事乃制虜安

邊大機大畧而時人以娼嫉之心持[illegible]之議計目
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沮壞之俟受國厚
恩死無以報況處降款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復
他諉又言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啓釁爲此
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
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
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
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彼稱臣納款效順
乞封是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萬萬
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

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
市以款段駑罷索吾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
故　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
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稍爲之約束毋得闌出
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
東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
焉虜既通貢邊騎自稀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利也
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援兵
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毎借俺酋以
[illegible]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

圖可以來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叛升衆心已吾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私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徠豐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與連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者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祠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巢家丁不得赶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于桑土之防戒

備之虞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尚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數十年來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昔以背盟之故乎卽將來背盟之禍又豈復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嗷嗷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侍御旣知此事顚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條收其議折以奏見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當備聞於 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惜也隆慶五年二月二十日王

公上書 穆宗皇帝其畧曰俺荅彊悍狠肆於諸酋獨稱雄長兄吉能把都兒黃台吉皆其弟子雖土蠻與之角勝亦託身老把都自結婚姻藉其聲援今獨以空爵而無兵衛財力之費臣獨何惜而不爲但必令其大會衆酋同表入貢方可擬封以彰歸義之榮仍聽各自爲部不必假以統攝之權至于貢市之議先朝行而不利蓋其故始於逆鸞借以媚虜故其勢必招釁啟侮而得志於中國今俺荅暮年悔禍且感激朝廷厚遣那吉之恩納款求封出於誠悃豈昔日兩地爲市費財玩敵之比哉虜若乖職過貢賜荅自

有常數加其叛盟於吾撻伐之威未嘗少挫會大同開府劉公亦言求貢與馬市不同況俺酋再使懇請若重違其意終阻向化之念且觖望不平終爲邊害機會一失不可再得張公又爲書貽王公言封貢議起發言盈庭不得已乃於文華面奏請旨行之又將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呶呶之喙雖已暫息而睊睊之議伺釁而動彼既不能爲而又妬人之有爲必且幸其事之無功而求中其說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者也昨旨乃有二意一則欲公悉心經畫務極穩妥一則欲公嚴督諸臣

比常倍加防守今歲二意之中所當經畫者有四
市初開邊氓畏虜不敢貿易虜入不市釁怨易生今
歲且宜官爲處置使邊氓賭利則人乃樂從一也欵
虜乃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
今鬧廣鍋毀不可復爲只宜稍稍出官錢市之來歲
責令如數更換二也虜使既不許入朝須安置得所
鎮城之中民物殷阜易起戎心昔年豪宗獻城之事
可爲殷鑒頃者流議皆起於槙錢之人虜使一入人
人惴恐宜嚴加防範以杜奸萌倘邊堡可容毋令得
入鎮城三也馬趙二帥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

馬故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真虜而又有內主封
貢之議渠最不願近聞公以法繩之頗不能堪以其
含憤蓄怨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
中人情公所素知今既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毋令
積根生變四也其所當條補者亦有四要害城堡及
時修併二邊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沿邊之氓開墾
荒屯充實行伍鍛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男敢常若
敵來二也趙全等妻子黨與尚在虜中宜於互市之
時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則擒之庶
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擒巢赶馬在邊士雖惜以

邀功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既禁不出塞則虜人亦
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覬幸他日渝盟之事不在虜而
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釁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
圖之則貢市之事不成必滋讒妬之口後四事不預
籌之則貢市雖成無益反貽他日之憂僕與公悉心
爲國休戚相關故敢縷縷罄其愚悃惟公采而行之
王公乃爲疏酌其入貢之道定其獻貢之期限其貢
馬之數與夷使進止之所纖纖可行議市場在大同
以左衛威虜堡地在宣府以萬全右衛張家口地山
西於水泉營邊令禪將統兵憲臣監市硝黃銅鐵軍

器各有禁約虜入毋持弓矢甲冑使虜得與沿邊居
民有無相易在彼不肆憑陵我亦應加存恤往年燒
荒搗巢劫馬兩相仇害一切不得已之屬政令宜稍
寬以示招携　天子重其事復下宗伯議宗伯具題
　成祖朝北虜酋長曾封忠順忠義順寧賢義五王
在往籍可攷俺荅之封的爲有據疏上制曰可隆慶
五年四月俺荅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十疋　上
御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冊封俺荅爲順義王老
把都黃台吉俱都督同知都那吉仍舊所職指揮使
其餘小酋長爲指揮同知者十爲指揮僉事正千戶

者各十九副千戶十二百戶二所賜設帛衣服有差俺各失喜告中國使者曰趙全等已伏誅尚遺趙宗山餘黨數十年據有板升比華不威亡終敗和約王公以聞詔捕諸獄如趙全等刑是年秋套虜亦願輸貢撫督少司馬戴公爲言於朝許其入貢開市延綏寧夏悉得市易如宣大例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官餘以指揮千百戶受秩者四十九並賜衣帛次年六月今 上登極吉能貢如俺荅事萬曆元年各酋貢事如初二年 上念王公在邊之勞詔歸以大司馬協理戎政適首事老撫方公服闋遂代王公以故是年市事復與諸[illegible]同心共濟費省虜悉三鎭晏如大抵因貢爲市中國以段布皮物市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交易不絶議所謂覊縻有無胡越一家故東西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永陸屯田悉舉治如內地墩臺哨望之卒以漸徹去所省糧餉歲不下數十萬石督撫諸臣及時而城邊險飭器械練兵馬倡勇敢所易馬至數十萬匹令官設牧就養待用在野戍卒誠如雲錦衛東虜止徵宋晴朝廷所經畧亦專事逵之今東西萬曆二年冬東虜逆 上命將援略得虜首下三百級馬備之器械糧重不可勝計自後邊將累以捷聞國[illegible]遼敏轉無功蓋有自云

三衛志

王世貞

自北虜外我膏肓之患而不能絶且不宜絶者無如孕顏三衛焉其人始爲兀良哈即奚契丹種類也洪武中爲蒙古所抄乞降 高帝爲置三衛統之自大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孕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淮孕顏最強久之仍叛附蒙古 文帝從燕起靖難使使賂請而兀良哈以騎來從戰有功先是即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爲外邊使寧王鎭焉 文帝乃移王與其軍內地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等使仍爲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約以爲外藩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亡何復叛附阿魯台二十年 上親征阿魯台還討之大敗其衆於屈烈河斬馘無算宣德三年 上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 上以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首數千級正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孕顏於虎頭山鹵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還加公勇太保伯

亨進徵侯都督諒懷賜爵伯自是三衛雖衰敗然我剌骨因通也先爲鄉導入寇矣後復謝罪入貢國家亦撫納而小小爲寇抄不絕至正德間闌入邊射殺叅將陳乾薊兵討之走最後都督馬永爲薊帥有威信三衛畏而親之不敢動嘉靖中薊鎮撫臣會功尋郄而掩之獲首百餘復走誘俺答大舉入寇庚戌之變固三衛導之也仇鸞既當國知三衛弱欲發兵擣其地以爲功督臣何棟以不可宛轉解乃止入貢如初大抵其俗喜鈔剽時入漠北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虜以衆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爲鄉導至蕃

于女詛誓相媾而貪中國賜予歲來朝撫之厚則更以虜情告我得預爲備故迫則毆入虜信則墮其計善處之則因而爲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

雲中事記

嘉靖癸巳冬十月大同卒殺總兵官李瑾距癸未甫十載盖再變矣先是八月八日余受　命巡按宣大九月十三日辭闕又二日至居庸代其事又七日至宣大乃十月七日有大同之變是夜五鼓星殞如雨又明日代王遣使入　奏巡撫潘公倣使亦繼至揭云李瑾性過嚴急興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之夜激而殺之黎明解散今已寧息除具　題并首惡另行查究意盖歸罪瑾云余竊疑瑾縱有罪非軍士可擅殺也或姑安反側不可盡憑乃具疏其略曰變雖

成於激起姦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興變亂良由驕軍悍卒蔑視　朝廷干紀違天動逞脅制法徒羈縻畧存紀綱恩屢布宣益見姑息據齋揭帖入口報巡撫大門并卷房亦皆燒燬已後巡撫消息亦不可知縱云變由總兵亦既火延都院由是觀之則臺臣之重已就迫驅具奏之詞任其指畫叅照巡撫都御史潘倣知人心之將變不能弭消致禍胎之既成轉乞赦宥事不得已罪亦難辭伏望　皇上軫念大同一鎮禍變再生安危所關紀綱所繫乞集廷議以正國典斯宗社無疆之福若夫持守故常非臣所知[illegible]

總督劉公源清亦具奏未上而代王奏已先至朝議洶洶莫定及見余疏衆論是之卽日下兵部議覆則命劉公與提督卻永將兵按問首惡且降黃榜赦脅從余監軍敍功罪焉遂相次行期會之陽和城未至潘已挐二十餘人械繫東來其王弓兒首惡也餘皆乘機搶貨之人總督訊之不服因益招數十百人劉公乃會卻先將兵而西比余至則劉公迎謂曰已張黃榜又出曉諭若入城則惟按兵索捕首惡脅從罔治庶恩威自上出而法足正矣余固善其一念忠憤之心天日可對亦竊意諸逆自始變至今脅制由己

肯帖然受命乎業已行矣又明日朱振自大同來總督露刃見之責以大義但應曰振一人何能爲也旣余見對如總督迫出而報者繼至云大同城砲聲不絕是夕振仰藥死矣振嘗總大同軍務賊以萬計癸未之變亂軍取之獄中援而立之因輒援焉賊亦罔問後罷而瑾來代凡軍伴上下班則更候之瑾實甚廉謀勇亦絕人獨見軍政之日廢也欲整飭之不少縱諸軍亦時時向振告振曰不我聽柰何似亦不善處嗾而殺之未有也初事之起也上領糧餉者至流求假一日製衣裝而瑾不從七八人醉而倡爲之亂

總兵以下獨遊擊戴廉騎馬再向前諸軍輒挽廉弓回餘皆坐視之可罪也瑾聞變乘屋下射亂兵斷其弦遂被執不屈但戟手東向曰瑾死　朝廷盡戮汝矣因并其弟殺之且焚都察院大門及巷房時已向辰聚者亦僅數十百人無籍者因肆搶掠四出攻往年摽遞內言不得出且要巡撫乞宥而振遂擅撝指揮事後議者顧罪瑾而有振失是非之心矣初官軍之西也諸逆罪固重且人故變因訛言洗城大軍今且至內一二良善雖知其訛衆惑且懼由是一城盡變四門晝閉遂謀抗　王師前軍甫至東關參將賈

安已死於乘城之砲南關亦卽出兵接戰復拒城矢石如雨卻永因與遼東遊擊武濬據南關參將畏堂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鎭等據北草廠三面攻城而城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牢不可破馬昇督中軍時以事係鎭撫獄楊林舊夜不收把總時爲卻永旗牌官聞變後方回黃鎭革任參將王安郭全等故無賴遂受衆推戴爲頭領凡誘虜出戰皆其指授旣而樊公繼祖來代巡撫之任居陽和不得入允軍久無功因稍與往會總督於聚落總督方謀水攻言頗不相入初余聞城中雖迫於叛爭日夜求生

之心實什七八千戶李春張耆者兵部差官也日□
入城則命以禍福曉之又咸無不日夜望𠛬時時
揚兵欲攻而城中因不信黃榜且疑兩千戶責已余
問語總督則又曰君㨿臣不可仰面語賊因自思意
旣不合事焉能濟徒貽誚矣乃復還陽和樊公遂有
請金牌入城之奏而余亦黍兩節制久暴師無功乞
天語戒飭羅峰見余諸奏每語人曰御史當大用及
見是乃不以爲然外議亦紛紛矣余因取蓍揲之得
大過之隨竊意斷曰斯事誠太非大過人之材罔攸
濟諒哉稽隨之時義坎水震木茲仲冬盛德在水木

且休矣平定之期其在春乎筮史識之旣而賊誘大
虜至城下內外夾戰我師失利虜雖去聲言且復來
又數日爲二月四日節在驚蟄語筮史曰占無乃應
乎門旣闢果大同兩人至其一鎮撫王寧也詰之則
曰城中實畏死非叛今黃榜坐馬昇等名城中以爲
誣諸印信結狀咸在望貸此七人以全百萬之衆余
因笑曰受命西來㨿茲兩鎮四閱月矣今始見大同
朱篆尚爲賊遊說邪且曰朝廷百餘年生息何負於
汝乃一旦助逆招虜若自爲利獨能保妻子不奴辱
乎王寧因求近案對狀旣前泣訴曰城中實怨此七

人恨不能叩殺之得庫金二百其賞可濟又實欲戶
應不得通亦恐不自免也願示之信余曰城存倉庫
固存陷之虜城且亡矧倉庫邪儻誅成賞不吝恩信
黃榜具載尚俟多言乃印給批廻使馳去語虜旣去
城中聞將鑿地入益懼因怨此七人曰奈何斷死其
思圖之矣時詹郞中榮戴遊擊廉並檄警軍士素不
怨此兩人而兩人亦深相結馬昇微察其情求自脫
乃以情告廉乞宥罪戮餘黨以應黃榜廉察其實乃
語詹因縋城下見總督總督已解官東歸有期城中
不知也時楚瞰方書李戶部文芝適咸以旅攻至在

劉公所劉因諭曰城中咸言不信黃榜謂朝廷將
盡殲之茲遣二部使察眞妄回奏死無日矣脩曰公
言如是延臺謂何則又說曰明日當自至陽和言之
又曰二部使可即一至城下以慰倒懸劉曰難輕就
見俟明日南城下見之明日劉公東歸楚侍郎總兵
梁震等至南城下見諸父老因攤之自西門入面定
約揚林察具狀亦因爲昇乞死許君許之次日京闈
至自大同備以告又明日乃斬黃鎮等二人傳首京
來而雙昂亦入城撫定劉公旣得去張侍郞瓚時督
餉在受命來代□約至陽和及得報乃徑度而西

至城下躬爲巳□□顧劉矣父老生雷亦相率詣臺
和請曰撫臺入矣望偕至以慰人心余曰撫女也撫
洽也慈毋哺失乳之子樊公足矣余雖不才〻天子
法吏將由小門入乎且止此四閱月非雲中何栖樹
也太門朝關則夕以入夕關則朝以入衆曰諾遂先
歸既而門大闢張朝入余夕入城上相望者皆遥遥
也余乘馬過四衢老稚俯伏左右頂盤香者不可勝
數既至院報事者告曰防護須兵幾何余曰何須者
大欲□誰非叛者且麥人即吾人況一時之變乎由
是閩者訟無宅遂盡散去次日詰之日貢榜取七

馬昇楊林自劾死免罪可議也王安郭公議以具
乎是法信終不行城誰與存兩人懼乃夜斬王郭又
明日具奏論其功罪本兵報曰即當有勑勑御史矣
既而代王奏乞犒賞以安人心不過徼福以慰軍士
凡王府奏例下之禮部時貴洲夏公言爲尚書黄公
綰爲侍郎綰以議禮爲張閣老所引援居今官蓋閣
夏也顧深相結納由是與張交惡因覆代王之奏並
官勘議而黄得行以斯役張力主攻劉激變地方幾
失重鎮爲劉罪而實陰傾張是故西來必成劉之獄
雖反覆與言莫□□□□不定蓋先意云諸勘官

亦莫能與爭而　貫不合至於邀截貢封侵欺錢
糧等項詞皆支致于法鮮麗也既會奏去余與樊公
奉旨處決逆黨三十六人有定期張總督行在次卽
恐有變也乃累以臺劄未到爲言余曰咨猶劄也於
巳備矣無庸侯也乃八月廿有六日偕撫臺至帥府
恭諸囚服驅之市日中而殺之觀者塞巷壓屋蓋自
癸未變後無論大刑有杖人者哉吁法廢久矣既罷
倒爲議張公謝不至明日亦不告而去又明日余自
西門出巡塞因携楊林行歷左衛平虜井坪朔州而
南自杜巡察後不塞行十四年無誰與稱役轉而

至應州則去大同爲近乃呼林進語之拜稽知所
生乎叩頭曰公活我余曰否斯朝廷之恩信也汝勿
疑但汝亦迫於勢非初心既已宥之又從而殺之殺
一人而失大信其誰肯爲顧巳保莒領又得陞賞獨
無人怨忌乎人將宅事媒蘖汝難汝免矣林泣曰願
公卒生之復腕之曰不解任固以兵自衛也無兵可
恃一力士縛汝出斬首矣終不可者爲大信也可歸
語昇共圖之林復泣曰奈都臺何余曰爲汝致書既
歸猶豫不決樊公詰問之乃各以情告既即遣人代
之調衛之命下　□□兩人皆復悔稽延旬餘迫而復

行樊公致書曰[illegible]人夫古兵非先解其任既當遣
不可留又不肯卒去則當迫之迫之將無變乎凡此
皆執事力也古人云盃酒釋兵權今盃酒且不費矣
後漁石唐公在刑曹會奏劉止奪其家居卻降級北
謀逆王弓兒等諸叛亦已伏誅大同一鎮遂安百
萬生靈生息自如不知者往往猶有吠聲之疑余輒
解之曰嗟毋庸異視大同也異視則君子曰棄我矣
則怨心生小人曰畏我矣則逆心生語云蛇影[illegible]不暇
審聽之可也或亦有因而問之者哉
悉因憶錄之用備遺忘於是乎記

安南志

安南古交州地至宋[illegible]為國焉易李陳二姓
高皇帝既平元使學士張以寧等持璽書諭陳王自
是職貢無闕後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
改國曰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蒼為國主詐稱陳氏
絕無後而蒼其甥也請權國事 文皇帝許之俄而
陳氏之孫天平者問道錄老撾傳至京愬其實詔切
責胡蒼懼上表請天平還國封天平安南國王胡蒼
為順化郡公使都督呂毅黃中大理卿薛嵓以兵五
千護之國伏兵起殺天平[illegible]之表以[illegible]聞
上大怒而會占城訴其[illegible]乃拜[illegible]八年
能為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
輔為右副將軍大發兵討之成國公新城侯二十五
將軍將兩京荊湖閩浙廣東西軍從廣西思明府進
西平侯十餘將軍巴蜀建昌雲貴軍從雲南臨安府
進及境成國公薨詔新城侯輔行大將軍事兵躪坡
壘隘留二關而入抵富良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
宣光江口出洮水度富良江與大軍會於三帶州賊
悉衆立柵屯守師夜度大破之焚柵烟餘張天乘勝
[illegible]下西都燒其宮室之後斬首三萬七千級又破[illegible]

艘於木丸江斬首萬餘級又大破賊於鹹水關江
爲赤遂窮追季犛父子於奇羅海口悉獲之安南平
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捷聞
詔求陳王後無從乃郎其地立交阯布政司都指揮
司按察司爲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
一守禦千戶所三論功進封侯輔爲英國公侯晟黔
國公餘爵賞有差下季犛等獄繫弟誅亡何餘孽簡
定作亂僞稱日南王旣復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
公討之不克英國公輔復爲大將率兵破擒之并其
黨陳季擴等俘於京師 [illegible]
[illegible]
定從子也稱陳氏後以 [illegible]
往討轉戰連歲始獲之自輔下交南凡三獲僞王威
震西南夷遂留填其地而尚書黃福掌布按二司事
有威惠衆脅息莫敢動尋召輔歸福亦以久得代而
中貴人馬騏者貪而煩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初
捕之不勝以爲土巡檢不奉命復討之不勝所攻沒
郡邑十數特詔赦之爲升華知府利攻剽自如命成
山侯王通佩將印發二廣兵四萬并鎮兵討之凡十
餘戰勝負略相當利益盛遂前逼交州通告急詔安
遠侯柳升以精兵七萬往犄角平賊升勇而輕自以

千騎爲前鋒敗利兵遂前追之伏發橋壞升中鎗
大軍聞之逆自潰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
交阯棄之引兵還利於是送還安遠侯將印文武官
吏四百十七人兵萬三千一百七十名馬千二百匹
進代身金銀香象布帛謝罪且乞封而　宣宗用大
學士士奇榮英遣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
汝敬等持璽書赦利且推求陳氏後立之利詭陳氏
巳絕凡再往返始遣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
冊爲權署安南國事利遣使入謝解歲金五萬兩然
已改元順天帝其國中矣 [illegible]
麟 [illegible]
名龍僭號紹平僞謚利爲太祖高皇帝道 [illegible]
代身金人來冊權署國事正德丙辰復遣僞國公阮
叔惠來求封許之遣兵部左侍郎李郁左通政蔡亨
持節冊爲安南國王賜駞紐金印以方物入謝麟復
改號大寶久之死子濬嗣一名基隆僭號太和僞謚
麟爲太宗文皇帝請冊朝貢不絕天順巳卯爲庶兄
琮所弒自立僭號天興明年頭目黎壽域等起兵殺
琮而立濬弟灝一名思誠僭號光順請冊成化初與
鎮安土官守岑宗紹相攻爲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
攻其化州灝自率兵救之占城退走乘勝逐北抵其

都破虜王茶全以歸弘治丁巳灝死子暉嗣一名[illegible]
僭號景統僞諡灝爲聖宗淳皇帝請冊甲子暉死子
敬嗣僭號泰貞未踰年而死遺命立其弟誼僭號端
慶僞諡敬爲肅宗欽皇帝請冊誼立四年死於弒其
頭目黎廣度黎垌鄭江等表誼寵信毋黨阮种阮伯
勝等恣行兇暴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圖竊國柄
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等遷誼別宅逼令
自盡欲立阮伯勝本月二十八日臣等與國人共執
其黨與盡伏誅臣等竊見故國王黎灝弟子故臣黎
玿之弟三子黎賙堪任國事乞賜封王時[illegible]許之

賙一名瀅僭號洪順追諡誼爲厲愍王初灝生二子
長即暉次子玿一名鎮僞封錦江王暉生敬誼玿生
灝賙誼彼害時玿與灝俱先死故國人立賙而灝之
子乞氿陽王譓及弟應以兒子不得立灝妻鄭綏女
譓妻鄭惟𫓹女是時鄭宗強且握兵柄於其國立賙
非其意也賙既立僞尊父玿爲德宗建皇帝然多行
不義疑忌同姓大臣國人惡之正德丙子春鄭惟𫓹
鄭綏與其黨陳真弒賙諒山都將陳暠自稱陳氏後
與其子昪以諒山之甲逼交州攻殺鄭惟𫓹自立僞
號天應爲陳真所攻退走諒山鄭綏等共立譓一名

椅僭號光紹僞尊灝爲哲宗明皇帝諡賙曰靈隱王
追諡誼爲威帝遣陳真攻陳暠于諒山暠病死其子
臣阮弘裕等討弒賙之罪攻鄭氏鄭綏及其子惟代
惟俊奔清華惟𫓹子惟㑲等奔高平是時國兵柄未
有所屬莫登庸陰懷不軌諷群臣推己典兵諸軍道
俱聽節制既得志漸除譓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而
退居其國之海陽府黎譓潛起兵攻登庸反爲所敗
出奔清華依鄭綏登庸乃僞立應僭號統元追諡賙
爲襄翼帝時嘉靖元年也至六年又酖應幷其母殺
之而自立僞諡應曰恭皇帝是時譓尚據清華以安

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爲之
聲援登庸立其子莫方瀛居守僞都自稱爲太上皇
率兵以振譓奔清華據之黎譓敗走又安又道至乂
安黎譓敗走葵州又追至葵州黎譓走入哀牢國哀
牢即老撾也以嘉靖九年憤悒死子寧甫七歲故臣
黎峒鄭扞黎龠鄭惟𠍰等共立之居於清化府之沐
州漆馬江與老撾隔界有兵馬三千及本州兵五千
登庸屢遣兵攻之而老撾特爲捷不能克登庸者荊
門人世業漁以武舉爲陳暠參督後自拔歸黎譓累
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以重賂賂譓左右得入柄軍

政加太傅封仁國公遣五纂奪僞國號曰大越改元
明德三年令其子方瀛襲僞位僭號大正云而鄭惟
㥿者以黎寧命來請兵　上欲討之與武定侯郭勛
議不合內閣輔臣夏言等承　上旨乃下兵部議以
咸寧侯仇鸞爲大將尚書毛伯溫爲臨督與兩廣總
督侍郎蔡經等合廣東西雲南漢土兵分二道入討
進止咸取伯溫咸寧弗與也時參政翁萬達多算善
兵能探伺情僞伯溫經咸仗之乃聚兵使以聲恫喝
登庸而誘使歸順登庸於是爲降表請罪獻諸州侵
地及代身金人以自贖伯溫等僞壇兩軍相距而使

三司以禮服升壇登庸脫帽徒跣伏壇下萬達宣詔
赦之具其事上聞詔改安南國爲都統司從二品銀
印以登庸爲都統使班師伯溫等加秩有差然登庸
狡知中國厭兵一謝外貢使不復至而帝其國自如
也久之登庸與子方瀛相繼死孫福嗣僞又死子幼
方六歲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矣

安南志　葉向高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初南越趙佗據之
武帝平南越置交阯九真日南三郡光武時女子徵
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建安中改爲交州置牧唐置
都護府改爲安南五代時土豪曲承美據之已爲南
漢所併宋初丁璉有其地封交阯郡王自是棄爲夷
璉傳弟璿黎桓篡之桓傳子龍鋌李公蘊篡之公蘊
八傳嗣絕爲其壻陳日煚所有元攻下之封其子光
昺爲交阯郡王終元世貢不絕亦時時侵掠邊郡不
敢大爲寇　國朝　高皇帝洪武二年國王陳日煃

遣使同時敏等來朝貢　上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
簿牛諒賫　詔封日煃爲安南國王給鍍金銀印未
至日煃卒姪日熞嗣請　詔印于以寧拒之吾受
命封先王何以得擅予若日熞請于　朝乃遣編脩
王廉主事林唐臣封日熞嗣王而嗟賞以寧得使臣
體日熞拜詔甚恭未幾爲陳叔明所篡叔明老弟煓
代視事煓攻占城敗死弟煒代先是　上嘗戒安南
占城毋相攻至是以叔明兄弟怙強速禍復遣使諭
之叔明表謝連歲一貢　上厭其數令三年一貢毋侈
方物進犀象以勞吾民二十一年黎季犛弒煒立叔

明子日焜命絕其胄叔明八年死　上以叔明
爲篡勑禮臣毋弔而遣行人陳誠呂讓諭還所侵思
明五縣不聽日焜旋亦爲季犛所弑季犛大誅殺陳
氏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蒼僭號紀元國曰大虞　文
皇帝永樂元年表言陳氏世絕蒼爲陳甥求署國事
從之已眞封爲王會陳氏故臣裴柏耆走闕下乞師
而老撾亦借送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安南使者見天
平多泣下詔詰季犛季犛詭請迎天平歸還以國天
平行命都督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之季犛遣使迎
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也不爲虞行至芹
站伏發殺天平及大理卿薛嵓中等引還　上大怒
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率新城侯張輔西平侯
沐晟等二十五將軍出廣西雲南兩道討季犛而以
尚書劉儁督師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督餉親幸
龍江禡祭戒諸將毋縱吏士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
得則歸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能行至龍州卒輔進破
隘留雞陵等傳檄數黎賊二十罪師次新福縣晟亦
自雲南至白鶴江遣人與輔會　上命輔盡護諸將
兵代能恃賊恃宣洮富良諸江爲固緣江樹柵立椿
別築土城備禦甚嚴欲老我師輔晟合攻之下令軍
中丈夫報國立功在此時矣先登者賞不次士卒
銜枚畀攻具潛城裡將蔡福先登衆繼之舉火城上
銅角齊鳴賊披靡退驅象巷戰遊擊將軍朱廣以畫
獅蒙馬神機銃翼而前衆齊賊大潰斬獲及蹈藉死
者無算進克東西都賊焚城遁連戰萬刼江木丸江
悶海口皆大破之諸郡邑相繼降附輔偏宣　上意
令安業隨窮追季犛父子于奇羅海口都督柳升以
舟師會悉擒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
羊舟檝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氏後無存者父老合
辭請郡縣視內地乃置交阯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

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所三市舶
司一以尚書福總布按二司事　勑輔求交阯有能
學藝者舉以聞六年輔振旅還論功進輔英國公晟
黔國公升安遠伯餘陞賞有差已交人簡定反命晟
討之儁復督師晟戰敗績儁及都督呂毅參政劉昱
皆沒賊黨陳季擴鄧宗異等益猖獗乃命輔往輔率
諸將敗賊賊子關又敗之太平海口追至清化殲其
黨季擴自言我陳王後也請立不許詐降許之以爲
交阯右布政使輔歸復以反竟復遣輔轉戰連年賊乃
獲自輔之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振西南夷遂留鎮

其地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與莫敢動十
召輔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久之福亦歸尚書陳洽仍
時中官馬騏專而殘交人怨之三年之間叛者四五
起彬先後討敗之而黎利最劇連結老撾出沒縱橫
彬不能制詔以爲清化知府利許諾然竟不赴而攻
劫日甚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茶籠守琴彭諒山守
易先皆堅守力盡皆死之洽力言利詐宜亟誅而中
官山壽持撫議甚堅擁兵自衛諸將陳智方政復不
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宣德元年
璽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通戰寧橋中

伏大敗尚書洽死之已敗賊交阯城下殺萬餘人諸
將請乘勝遂賊通不從賊知通怯益聚衆肆掠攻昌
江城守將李任等死之任戰甚力被圍久不能支軍
民感其義雖經者相望 上遣安遠侯升黔國公晟
分道援通以尚書李慶督師升剽而輕既連勝易賊
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沒師遂潰時尚書福
在行交人得福環跪位公在我曹不至此競送之歸
而晟兵竟不出通懼大賂遺利與盟而還師按察使
楊時習爭之強不聽羣臣劾通弃馬騏下詔獄論死
州表言前國王遺嗣暠今在老撾請嗣封 上集大

臣議英國公臣輔尚書臣義臣原吉皆言交南本中
國地勞苦而得之不宜輕棄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臣
士奇臣榮頓首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
起而復勤之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 太宗皇帝
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至深廑 先帝憂今因其
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
之安在爲示弱乎 上曰卿二人言是 先帝指朕
固知之明日出暠表 論羣臣朕以止戈爲武即議
者未同毋庸恤羣臣頓首稱善於是 冊封暠安南
國王諸在安南文武吏士皆來歸而利驟言暠死陳

氏種絕 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乃 詔利權署安
南國事八年利死子麟代正統初以麟事朝廷恭詔
封爲安南國王諭令還所侵欽州地及遣民二百餘
戶麟卒子濬嗣遣兵攻占城執其王摩訶賁該以歸
詔歸其王不聽濬爲庶兄琮所殺弟灝嗣輒侵我土
司地攻殺老撾宣慰使刀板雅蘭掌父子爲八百敗
歸累詔戒諭之灝驁橫自如屢攻占城併其國我無
以禁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闌結諸夷奸
究繹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奸亂乃弭弘治
十年灝死子暉嗣使者入貢乞改所賜常服從王制

不許十七年陴卒弟誼嗣阮种弒之立灝庶子晭㬅
屛甚政在羣下盜起國亂正德十一年陳暠弒晭自
立莫登庸逐暠立晭兄子譓專其國暠奔據諒山死
譓迫於登庸奔清化庶弟懬立交人云懬登庸子也
無何死登庸遂據安南其子方瀛譓竟死清化故臣
共立譓子寧居木州漆馬江倚老撾爲援　肅皇帝
嘉靖十六年寧遣鄭惟僚來乞師　上以登庸弒逆
又久不庭當誅議討之以咸寧侯仇鸞爲帥尚書毛
伯溫督師伯溫至廣歷畫諸便宜爲進兵計廣守臣
多難之且請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先後事同不足

誅登庸亦遣人自歸廷議未決伯溫駐師境上檄諭
交人懸重賞購登庸父子登庸懼請束身待罪歸欽
州四峒故地世世奉職貢乃於鎮南關築壇具儀登
庸率其屬繫頸徒跣北面匍伏上表降伯溫承制受
之詔赦登庸歸廢勿王以爲安南都統使世其職仍
戮黎寧果黎後則畀以所據地否則已制下登庸已
死授其孫福海二十六年福海死子宏瀷幼阮如桂
等擁立之族人莫正中欲爲亂不克來奔三十年命
宏瀷嗣四十三年貢使黎光賁至京光貢以國亂羈
留南寧者十五年至是乃達黎民後復與莫氏相攻

朝廷置不問其地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距
思明衛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夷獠雜居雋州
喜聞其君長尤狡獪有二名以僞名事中國自黎氏
以來雖奉貢稱藩然自帝其國中如趙佗故事死則
加僞謚自灝以後亂逆相尋晭之弒或云鄭惟僚爲
之陳暠討惟僚而僭焉者也譓者惟僚所立也鄭宗
強亡黎者鄭也登庸乘亂而竊其柄者也寧者非真
譓子也然其實不得而詰矣其俗惟交愛人倜儻驩
演人淳秀有華風文學則驩演爲盛其山川佛跡勾
漏金圓富良江宣光江爲　産金珠珊瑚玳瑁丹砂

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犀角兕白鹿猩猩狒狒白
雉翡翠蚺蛇蟻子鹽醯波羅蜜菴羅果烏木蘇木
論曰安南自宋以前雖内屬然叛亂代有固南服之
外疆也季黎之討彼惡已盈寧庶中國廣大輕用武
哉掃氛馳孽還我舊封　皇靈暢矣而銅臺朝頒羽
書夕至元戎三遣旋戢旋棼旦明百粤之區戈船下
瀨之士騷擾相奉困敝已極國家曾不得其尺縷斗
粟之用幡然舍旃與之更始兵革不與版章如故豈
非繼述之善而　明聖之所斷歟然而反側初安刑
餘肆毒芇狗苟且之政將之折衝之才遂啓戎心卒

豫成業故議者有遺論焉然慕于莫天道好還師臨
其疆羣兇組頸削土封效侵地威已加矣然後釋之
操縱有宜抑亦參伍于前事也昔成化時閹直倖功
數從中間所司征安南故籍劉忠宣匿不與事乃中
寢嗚呼茲蓋臣之用心哉

日本志 王世貞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爲東北隅其國主
以王爲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統
郡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
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
元帥討日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
高帝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
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
挾 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而發
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於

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
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犬羊盤踞矣
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
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
貢無何三千人犯遼東爲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孑遺
自是斂跡不敢大爲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或其主
不知也其貢則恒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與
互市爲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群臣右京兆
大夫高貢使宋素卿貢亡詗左京兆大夫內藝與瑄
宗設賚咸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

衆盛於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
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戸百等官
以詔指論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
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衆
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
浙閩奸商猾民覶其利厚私互市違禁
黍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黠者又多取其
倭船人怨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船不為
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
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紈素潔

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科察數尋船盗淵
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
仕官貴臣相响紈不休竟以擅殺逮紈
事者於理紈恚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
益自喜為奸益甚官司視以日莫之禁
犯台州破黄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
嚴為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
用嬋呂家嚴於是益召募驍勇委良將
其巢穴獲之斬獲以千計於是移册石
二郡国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

不支稛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
操江憲臣相繼罷而家嚴又以雲中急改節鉞　天
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憝不甚別生死
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
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客主勞逸而用之此
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比比蝟起而
船主推王直為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不
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計調二廣狼
上兵討之而經舊嘗為役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
平賊自負故用為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行

事開府辟召諸郎署參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矣
然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卿
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慓猾果往速
退田州尾氏山東槍手兵連戰敗去經望實稍稍損
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𧧽上疏行有所負挾
顧湊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文華恚則疏連劾
經謂其才足辦也特冢閫避賊瞢故嘆嗟縱賊爾而
會兵科亦有言　上怒甚趣使捕微經經則已聚兵
大破賊於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稱是兵科言
宜留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文八

華旣已攘其功則奏超巡按御史胡宗憲代天寵諸
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立憂不在倭
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憲亦遂
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寇圍巡撫阮鶚躪浙
地告急䟽上尚書趙文華請出督許之其進止機宜
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捕平之
徐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獲
王直王直者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為船主頗尚
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船以
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知也宗

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為都
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必能肅清海波
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杭州宗憲具
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赦棄市
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其衆無歸者
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闖中首尾七八歲
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吏民戰
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
漕軍食横賞賜乾沒入槖中者以鉅萬計天下騷動
東南髓膏竭矣胡松著海圖說曰倭之通中國也

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温州寧波自彼發
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
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
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
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
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
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
捌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
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
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艐或之泉

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
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
沙門分艐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
南而犯定海經大猫洋入金塘蛟門犯象山奉化由
東西厨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關犯台州入桃渚
海門松門諸巷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
艐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瀛陽山兩頭洞三姑
山入蟶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島列
表平石則犯寧波之總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
山入鱉子門豬山澉浦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

南滙過馬跡潭而西犯太倉過馬跡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騐月嘴涉谷積山而犯瓜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欻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

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幸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其在寇舶率皆貧而惡月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儀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戚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倭王別號也其先北虜次

南倭志大害也又次安南志大舉也又次哈密志七謀也夫哈密末矣閉玉關而絕西貢之路可也安南故雖故版圖夷之久矣弗役可也北虜不易勝者也倭能而不得所以勝之者也練士卒固險要明賞罰此書生談耳究孰有易之者乎夫虜與倭亂我者也非欲有我者也憂不在南北而在中土機不在將帥而在　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嗚呼亦未如之何已

日本志

倭在大海中綰波而宅自玄菟樂浪迄於徐聞東莞
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其地形類琵琶東高西下
國君以王爲姓以尊爲號居山城國所統五州七道
三島爲郡五百有奇而攝摩伊勢若佐博多其民相
矜以賈時有奇羨貲至百萬者和泉一州鼎食擊鐘
者八萬戶其語俗猶有中國之風也薩摩之與奇里
其民備于里重爲邪鋤粘伊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
頗翔幾省殺人而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最喜入
寇諸州郡統於山口豐後出雲三軍門三軍門相機

剽國分爲三而其大總取屬山城君以後豐後獨強
國人服之多爲耳目得衆心愈於山城君其朝貢始
末具在前史國初累寇山東遼在沿及淮南兩浙高
帝遣使諭其王臣服之使未復又掠溫州上曰東夷
不足程督也可獨以禪教開諭命二僧往因隨入貢
未幾又寇海鹽諸邑自後三貢皆以無表疏不爲授
館安置使人川陝番寺洪武十四年疏請罪乃疑其
前使十七年僧如瑤至坐通胡惟庸戍雲南遂著祖
訓絕不與通召信國公　城海上州縣設備倭行
都司增置衞所永樂初太監鄭和率舟師三萬下西

洋而日本首附獻其下奸命者和烹之以狗於諸[illegible]
二年給符百道令十年一貢尋封爲王名其鎭山曰
壽安未幾累盜金盖遼帥劉江具兵伺之船入王家
山島烽舉江率精卒於望海窩迎賊賊大亂壞散
又遣奇兵斷其歸路賊二千人咸授首捷聞封江廣
寧伯自是遼絕倭患宣德元年與夷約凡入貢舟毋
越三使人無越三百已而備禦漸疎所齎操不踵常
故正統四年寇大嵩焚劫發塚束嬰孩於竿沃之沸
湯視其號爲笑樂捕孕婦射男女剖視中否爲勝負
海濱赤子咸患苦之以爲甚於虜正德六年宋素卿

來貢求祀孔廟儀制不許鄞人朱澄執素卿爲從子
請法其背叛罪守臣以聞主容以素卿正使釋不治
嘉靖初諸道爭貢左京兆先遣僧宗設右京兆後遣
瑞佐及素卿寧波故事宴番以先後序而素卿甚黠
賄市舶太監太監先閱瑞佐貨坐之宗設上宗設衆
憤於瑞佐因忿攻敗之併殺都指揮劉錦吏卒皆懾
伏莫敢枝梧有司以詔諭下素卿獄宗設始還瑞佐
亦釋去自是有輕中國心而言者遂奏罷市舶市舶
既罷番貨至輒主奸商多負其責不啻千萬番索之
急則投貴官家番人候日久不得食頗出沒爲盜貴

官家欲其亟去輙以危言撼官府令兵之番人含怨
積忿而並海不逞之徒逃於貪酷計畫無俚則相糾
引入沓于是王直徐海之徒從橫雄海上矣王直歙
人母夢弧矢星入懷而生少任俠多略不侵然諾鄉
中有繇役訟事常爲主辦諸惡少因倚爲囊橐嘉靖
十九年直姦出禁物歷市西洋諸國致富不貲夷人
信服之皆受成事倚辦於直直方招亡命于入徐海
陳東葉明爲將領王汝賢王滶爲腹心偽稱徽王部
署官屬據居薩摩州之松浦津閩浙叢起之徒皆爭
往歸附直推許二爲帥引倭奴寓雙嶼港浸淫蚕食

濱海村聚矣二十五年設閩浙巡撫姑蘇朱紈首被
推擇紈性方諒往則日夜訓練千掫嘗言去外夷之
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
盜難上章觸綦三三貴官家聲勢相依者咸側目切
齒二十七年四月紈搗雙嶼盛集舟師港口挑之賊
深壘固軍追夜風雨賊逃出官軍縱火夾攻斬捕首
虜過當擒二酋燬賊所建天妃宮及營房戰艦餘黨
趨浯嶼柯喬盧鏜縱舸益前麾之摧破焉獨許二逸
不得也紈又親渡海至港議留屯衆難其險絕柴寨
而還王直收合許二餘燼巢烈港陳思盼亦聚百艘

巢橫港別夥王州有艘五十思盼迎入橫港約[illegible]
弟夜半鴆之奪其船舟黨不平潛通於直而烈[illegible]
沒必經橫港屢被邀劫直怒因思盼生辰燕樂不備
襲殺之由是海上寇悉受直節制直以人衆分部領
之往來邊關望屋而食陵轢邊吏至叩頭獻子女求
媚直以殺思盼爲功獻捷求市官司不許直以故累
入盜而紈督柯喬出洋中跡賊至雲宮澳千舸具進
賊覆溺殺者甚衆擒夷王三人真倭六十皆獰惡異
狀他資械無算漳人大恐自走往聚觀諸俘偶語藉
藉紈益排根窮治豪右惡之於朝遣言官郎訊其心

煅煉竟以擅殺去紈置柯喬盧鏜於請室紈自度稍
侵恐辱飲鴆死而舶主豪惡稱手肆起官司畏罪益
爲寬莫之禁矣三十一年賊陷黃巖諸邑時內地承
平久賊猝起遠近震駭詔遣王忬巡視浙閩俞大猷
湯克寬爲偏帥剿賊三十二年閏三月俞大猷募卒
入烈港縱火賊營官兵乘之賊爭舟指可勒也王直
以火箭突圍去尹鳳將閩兵邀於北茭洋鹵斬以百
級直自白馬廟集餘黨掠嘉定至劉家河揚帆而西
六合令董邦政追及於吳淞值穊附港賊相合勢益
猖獗同知任環王與邦政夾擊賊敗走四月賊圍太

參中丞蔡克廉檄環討之付兵三百皆新募而賊終
甚勢不敵屢戰嘗縮環隨所向設伏與士齧糒飲水
同勞苦且厲以忠義士遂翕然歸心與共死生之矣
賊潛出沒環夜迫之出其前後賊甘心於環宰夫飄
者欲免環嘗衣環衣介馬而馳賊追急僞留繫之死
焉賊尋攻海鹽縣三日解走杭州指揮吳懋宣率僧
兵禦於赭山死之五月賊破吳淞擁爲巢守備解明
道禦敗之賊首蕭顯犯金山敗官兵於天妃宮衛上
海縣焚治所七月攻寧海七日解八月顯屯崇明沙
王忬討顯必入浙境設伏邀擊賊乃南還官兵壽於

普陀連戰勝之零賊登嶺據塹自衛大獸進逼之顯
趨高家嘴復據崇明沙督府檄湯克寬討克寬雖奮
將頗驕與卒不相中驅之入賊伏中而敗失亡千餘
人任環獨率所領堅壁斷其歸道顯甚困僅歲除守
卒懈顯得逸時所在寇盜充斥江南人柔軟望風潰
散貪吏藉軍興橫歛富民廉者又謂南人善訛言束
手坐視于是百姓力屈不能卒業千里蕭然而奸豪
倡言狼巢非計搖動忏忏奏釋柯喬起盧鏜計必滅
賊三十三年正月蕭顯攻嘉定循海而南圍上海上
海時新城未固勢且陷欸事任環馳救敗賊冒家墳

二月顯巢史家洪鏜進搗文殺兩兵皆未懲而去三
月顯自曹涇突走松江敗官兵於蕭塘進攻郡城任
環擊敗之走大門墩尋奔慈谿王忬設伏擊之顯衆
就滅先是賊每入寇而歸率息肩普陀鏜趨襲之他
島賊忽至我軍却爲賊所擠亡者什六鏜力戰脫歸
四月王直巢柘林連絡二百里分一支自白鶴港趨
太倉一自劉家河趨崑山趨太倉者毛家屯賊治攻
具以百大門馬衝梯隧道肉薄而登環率死士飛刃
斫之連發鏦碎其首又縋兵下突而前賊氣奪委棄
塗地走趨崑山者葛隆屯賊緣堞而攻勢甚急尹祝

乾壽夜募死士持蠟書浮水八晝夜達姑蘇巡撫遣
帥梁鳳以真儀兵應援鳳至三里橋望賊即潰而西
騎能屬者數人耳賊得鳳所遺火器藉以攻城益急
乾壽力禦始解五月賊攻嘉興鏜擊敗之賊復糾悍
卒七千人攻崑山乾壽天其渠魁二大王賊走倅張
魁追擊之斬級五百嶺東賊何亞八潛引番舶突潮
州侍郎鮑象賢設伏佯北不勝以數百人委之賊大
至伏發大破賊殺賊二千餘人六月賊逼蘇州督將
萬表遏之敗失亡狼藉勢遂大張民逃避無所號呼
震野焚掠慘不可勝門不敢啓擁塞蹂踐任環遍選

自真義乃辟門令男女以列進賊間竊入環擄之
以解明道出與力戰賊退入太湖吳江兵用昨詐
之乃棄所獲弭我因得逸由平望去七月王忬以疏
大同兵備李天寵代八月賊攻嘉定撫臣請兵於朝
大司馬議發精卒六千偏將爭許國李逢時將焉二
帥至擊敗王直於師家浜二帥所將雖選然不知地
利潮至溺死甚衆九月賊攻嘉興掩我軍於孟家堰
十一月賊攻湖州十二月侍郎趙文華以寇亂調海
爲崇請禱上命之往是歲設提督節制江南北閩浙
軍務用尚書張經經慷慨易賊甚以爲由塞上掃除

也然性貴倨而踈諸參佐又慓猾果往速退識者慮
之三十四年正月賊破崇德至横塘官兵與戰敗績
青齊驍將及長鎗手皆盡僉事董邦政搗川沙賊斬
首五百賊趨蘇州任環敗之滕敬斬首二百賊夜襲
入崇明崇明不戒令唐一岑巷戰被劉死三月賊萬
人屯下沙進逼上海而張經調楚粤兵數萬駐松江
欲搗賊巢賊聞退保舊穴四月賊攻常熟任環林懋
夾擊之俘斬三百級賊益至與官兵朋紛挐縣令王
鈇致仕參政翁洋力戰上塘港遇害徐海探知官兵
將討乃分兵牽制我師二一走上海一走嘉興走嘉興
者約萬人尤猛悍御史胡宗憲聞變馳赴督保靖
擊之遇伏稍却宗憲分其兵爲三前鋒迎敵佯却左
右翼縱賊敗趨王江涇會張經自松江兼程至而永
順兵又從泖湖西出四面合圍賊大潰斬級二千五
月賊復攻三山所偏將軍劉朝恩固守值霖雨城圮
數十丈朝恩以木城障之發矢如雨不能中一賊朝
恩曰此幻術也投以犬首旋發矢即中其帥賊俟而
鼕賊驚潰走趨陸涇任環移諸師搗之戰始交獲其
舟三明日賊復揚帆直上環以夷兵鏖之壩上自辰
至申賊披靡不能支斬首八百幾殲焉六月賊趨洞

庭兩山又犯杭州燒北關市張經統狼土瓦氏兵禦
之塘棲大敗督察趙文華與經不相中得劾經嗟嗜
治兵無狀徒以家鬮避賊佚故耳上怒甚趣使捕經
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詔宗憲代天寵尚書楊宜代
經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搜括官庫富豪金寶百
萬南方騷然慮不在倭矣賊自塘棲得志遂挾輜重
往乍浦推官劉泉邀擊於海洋悉沉其舟七月松江
守方廉使諜投毒柘林井賊死者千餘人八月劇賊
五十二人自象山登岸突至南京焚安定門營兵出
禦之望風而潰賊追殺二偏師及卒數百人都御史

曹邦輔選銳士馳護孝陵居數日賊南走邦輔曰賊
所深矣地形兵力爲所窺矣小入而得志大舉之詐
何彼非力屈而歸勢孤而歸也歸且合柘林之黨引
之而來是金陵亦海上之危邑也柰之何其可縱哉
乃募水兵由間道趨湖口身自追之及於滸墅擒斬
二十七人餘走陽川欲下洞庭見我兵旗幟不敢渡
匿橫涇田禾中武生張大綱捫其所殺人肉尚未寒
曰賊必伏是令衆大呼賊驚出悉擒之大綱手刃數
人被創死閏十一月僉事熊希程率川兵夜趨周浦
賊徒兇懼因其兇也而攻之盡燬其巢十二月賊流

入平陽三港官兵邀擊賊佯爲我兵衆出陣後而以
精悍者衝其前我兵大潰賊趨台州守譚綸挫其鋒
走嵊縣容美兵復敗之三十五年正月陳東巢新場
殺參將尚允紹於四橋賊數千入紹興宗憲馳救遇
賊江橋夾河而軍宗憲望見曰是賊弱吾且試之於
馬上揮幟賊立而聚覩宗憲笑曰易與耳渡河龍之
賊走後梅民家縱大焚之幾盡三月任環遇賊蔡廟
堡諸處七遇皆北之閩賊據福清海口鎮師劉炌夜
襲其巢追北至石壁嶺援兵不繼炌格殺三人爲賊
所害四月賊攻揚州殺同知朱裒而徐海陳東各擁

部下萬人併攻乍浦時川湖諸省兵俱罷去獨幕府
麾下及客美河朔兵五千人耳巡撫阮鶚夜半趨乍
浦宗憲引兵壁塘棲相犄角賊罷圍趨鶚州挾河朔
兵及於皂林賊鼓噪而前銳甚鶚皇急入保桐鄉參
將宗禮霍貫道張左右翼持戰數合殺傷相當日暮
賊引去二帥絕嚮道不得善地便水草自休止士頗
饑疲詰旦賊遮候者樹而望孤壘也大喜縱兵夾擊
矢砲雨下貫道大呼力戰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
數十百人而貫道亦自手刃十餘人會火藥盡二帥
俱陷賊乘勝圍桐鄉宗憲得詔移諭曰本知盜權在

直與海可以賂遺設利餌也因使使潛諷直與海直
遣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關謝罪宗憲宗憲厚遺酋而
陰令營中盛軍容私諜者故縱酋瞰之酋怖且感海
亦遣使王督府厚待之如直使歸以報海明日復來
曰逋臣之仰幕府如百穀之望時雨也宗憲待如初
凡數復而海遂持和節矣然陳東疑海數間使有二
心頗怒而海遣酋私桐鄉城上兵曰某聽胡公不敢
與官軍爭一旦之命矣東門陳黨也悍不吾從若謹
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而東盛爲樓櫓撞竿以
撞城鶚募士爲繙索圖撞竿所擊故嵩處竿王卽絣

撓以上斬之民平饑汴灌城下酋首不敢過東闘海
去亦罷圍而阮提督出矣鶚自圍中急與宗憲相猶
異論始起是月賊入慈谿焚縣治波仙居縣據之六
月阮鶚譚綸進擊平之吳淞江賊萬人欲西合海江
海遣牒說海擊之朱涇道上賊俞大猷伏飛艦海上
邀之溺且盡海懼以飛魚冠諸寶貨輸宗憲遣其弟
洪入質我亦厚遣之海麾下之沐敬沮海以爲幣重
而言甘弗可聽宗憲乃遣羅龍文諷海誘縛葉麻獻
幕府于是海部曲盡皆離心七月宗憲復以眷珥遣
海侍女翠翹綠珠兩侍女日夜諭海縛東曰嫂螫乎

足則軒手足彼非直手足戚也而何惜爲海間諾而
東者薩摩王弟帳不書記海重王弟不能也宗憲出
葉麻囚中令詐爲書於東反兵賊殺海其書故不遺
東陰泄之海海益感而趙文華約宗憲部署兵擊海
日急曰吾欲以間執讒慝之口宗憲佯曰彼縛獻陳
東即子弟畜之耳又何之爲海乃以我賂賂王弟詐
請東代署書記即縛以獻于是海執日孤海又委千
浦賊出巢官兵乘之獲勝海自念數有功又負前罪
持兩端以觀望宗憲令羅龍文促之海與共宿夜半
海以足蹴之曰汝何在虎狼穴而弗畏也龍立曰[illegible]

胡越一家何有他慮海曰聞趙公爲刀俎以我[illegible]
肉柰何龍文曰是趙公始謀而今不然也畏[illegible]
固若是求若既降矣又何勞師焉我所以至者急欲
得若一見以報天子報天子且有官爾何苦旦暮乞
貸蠻夷爲若或不信且質我營中與爾同命可也海
聽其計約八月二日入謁而海先期帥酋數百人冑
而入平湖城宗憲文華與提督直指四公坐堂上諸
酋北向稽首呼死罪海欲再款宗憲而未之識謀自
示之海復面宗憲稽首宗憲下堂摩海頂謂之曰若
毒東南久矣今既內款朝廷且赦若慎勿再有賊心

厚犒遣之海既出衆惡其不以期又且冑也終必反
覆不除之爲他日患海亦覺耳目非是且知官兵大
集陰收陳東餘黨宗憲遣童華往解之官與之護卒
華曰以好往一使足矣以武往數卒無足爲乃獨身
去海迎華罵曰官家方徵兵若來何爲叱左右縛華
殺之華大笑海曰若何言華曰笑若不知人耳陳葉
二黨陽附若而陰仇之也胡公心愛若而虛若入其
彀中故遣我相聞若柰何艦六十十月攻連江十一
月上以言官請詔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宗憲出直
毋妻子獄中厚奉之以爲餌復使蔣洲陳可願往說

直直嗣家屬無恙留洲爲質而令腹心葉宗滿王汝
賢王滶同可顧報謝宗憲所以待之如甫衣交時特
遣將吏曰直非反賊計無聊耳是我必且得釋直聞
移泊岑港請開市宗憲大集官兵埋伏數匝而身自
挾王滶與起居飲食露諸帥請戰書十餘篇於案頭
滶竊視之宗憲又作酥夢中語曰吾欲活若故禁不
進兵而若何愚也滶漏於直又使其子澄剌指血誓
直書而令諜往說曰若苦兵間非前死則後北不如
降也降則以若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直亦誓爲
外臣必保海外諸夷無使盜海上因請王滶攝營兵
獻徵錄卷[illegible]　九十四
乃詣幕府宗憲遣之直至吏下之獄有欲活直者宗
憲計直雖執其黨猶盛若活之使與其黨相應是樹
兵也而何以假兵具議以聞詔斬於市加宗憲太子
太保文華少保子世錦衣千戶王滶遇風覆海而直
黨毛烈據岑港謀報官兵攻之弗克三十七年二月
宗憲將六路兵以從賊於岑港戴冲霄爲前鋒殺傷
頗多宗憲戒無取級蹀屍而戰賊大敗奔舟已復登
陸死戰我兵稍却賊得入營固守宗憲檄諸將曰賊
當解久矣不解者有狀度春汛及新寇必來援耳我
蹤則彼合矣無何果有數十舫泊普陀逐之走朱家

山而岑港賊亦走宗憲度其必合沈家門馳詣[illegible]
令兜倡招之兩賊猜疑至持刀相擊我兵乘隙[illegible]
攻賊衆大亂縱火焚其巢賊奔柯梅嶺宗憲潛伏奇
山下　以小艇當之賊逐利悉至伏發夾擊殆佚所
愛而愛所佚乎海曰官兵何以壁近郊華曰以防東
黨也海釋之因華求容合便地乃以西沈庄居陳黨
而居海東沈庄又令東詐爲書遺其黨曰海約官兵
夾剿汝矣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庄道上殲之
海皇急令酋竊兩侍女間道走幕府自託邏卒歸報
陳黨陳黨聞之勒兵募兩侍女過海所罵曰但死耳
獻徵錄卷[illegible]　九十五
何陷我爲相稍而鬬海中稍衆大亂明白官兵四合
保靖兵先當之稍却河朔兵乘之又却宗憲擐甲直
入會風烈麾衆東千餘炬縱火焚之海沉河死斬首
千級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侍女泣而指
所沉處遂斬海級以歸二侍女即翠翹綠珠也翠翹
故臨淄民家女當於娼善吳歈度曲婉轉往往傾其
座人寇得之傳詣海海尊幸之日異諸姬莫不自失
而翠翹念欲歸國日夜從容言令誠得事成事成蒙
叛名不恨爲叛終不可成不如降海言之海既殲督
府飲至轅門令翠翹歌而遍行酒度曲　益悲慾諸將

士及爲佐無不相顧灑泣督府以其功高不忍□
配諸承順酋長去之錢塘江上漢口徐酋所以待我
者備矣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亦何
面目投水死十一月賊犯會稽以報沈庄之役官兵
與戰數十合莫能禦宗憲馳往壁龕山促盧鏜戰鏜曰
士疲矣盍少休宗憲偕諸夜召親兵謂曰賊謀知我
休士宜乘其不意毋令渡錢塘閃而趨之遇賊戰無
不一當十賊大敗匿山坡我兵搜之悉斬首以獻達
旦諸營方知相率入賀陞大憝服三十六年賊犯揚
州天長陷寶應詔使于德昌擊敗之泗州三月賊犯

福建犯城奪戰盡四月賊陷福清進攻興化廣兵以
火羅擊走之復攻惠安五晝夜始解譚綸敗賊於寧
海仙居五月賊攻泉州突犯惠安縣令林咸與戰咸
敗沒巡撫王詢統兵逐之沉二十餘艘斬級四百三
十八年三月賊陷福安浙東賊數千走何家磯樹木
營自固副使譚綸計曰賊嘗我也令大戰率師後繼
身先馳之諸帥曰士遠來疲請休之綸曰賊易我宜
出其不意進兵馬岡賊繼至者五百移兵先擊之賊
敗走明日綸進搗何家磯賊殊死戰綸竄奇兵從間
道出賊後擊破之賊攻樂河明林潜綸遣之及來於

□松門衛入門戒偏裨曰賊必夜至卒乘障久而□
城必且破可悉軍逼衝俯巷戰漏下四鼓賊千人由
西門火城中屋綸與戰斬其酋乃退綸尾其後計賊
必出金清閘鑿二舟塞之賊至欲北塞舟綸假旗伏
新河城厚享卒詐爲新河老人遺書賊約傀千緡令
勿攻賊乃不起塞舟明日綸出南門卒皆推鋒爭死
擒斬千人餘賊遁海去是月賊薦衆連艘趨淮上賊
初利江南富厚獨王直之淮陽多大賈始侵尋於江
北爭至屬厭而云朔議虞陵寢故提督大臣用李遂
遂數有略閱兵通州報至即馳赴泰州而以副使劉

景韶兵阨如皋賊知如皋有備由通州東趨白蒲鎮
遂策曰賊過如皋由黃橋泰興犯瓜儀則糧運阻梗
留都動搖若驅之富安以北沿海東出無能爲矣盛
集兵泰州賊乃從富安出遂馳淮安約諸帥搗廟灣
賊巢賊覘知之分其衆一由西亭一出白蒲丁堰以
牽制我師遂曰丁堰西亭二賊景韶足辦矣必我也
當大敵騎而趨淮安丁堰賊至潘庄與我兵遇全營
殺沒遂次於淮而通政唐順之亦提青沂兵至相與
合勢分五哨師於姚家蕩以待初賊我兵綴於丁堰
急走淮安掩其無備比至見兵勢甚盛相顧驚愕盡

遁據我壬四艘我兵尖擊斬八百有奇賊奔守廟
灣我兵鼓而進之賊因風雨夜遁官兵尾之凡
三戰斬級千餘而西亭亦以全捷告十二月巡撫王
詢攻上逕賊窟其爭淤而奔之擒斬溺死數千人三
十九年正月賊屯潮陽僉事剪遇遣賊之俘斬一千
級五月賊巢月港參將王麟擊之海洋擒其酋數人
所部三千餘悉溺死無遺四十年四月賊百餘艘入
浙海洋官兵追逐至馬頭河埭賊惶懼奔墜把總葛
廷廉設伏舟山約水兵合擊賊大敗賊又自週洋港
登劫宗憲示衆曰賊分侵以牽制我而我分擊則墮

其計宜併力合勢先是重大是月賊寇松門寧海告
急僉事唐堯臣曰虜睥睨台州先發寧海直以走我
兵耳乃留一軍海門令帥戚繼光居中爲應兵既出
賊果大來癸丑賊趨新河堯臣破之城下餘黨夜遁
明日及之溫嶺又破之而海賊以繼光來悉遁去賊
他部復過台州繼光自桐巖趨台鼓行而進遇賊花
街張翼而逐之殺數十百人又逐之瓜陸皆自沉死
已未圻頭賊焚舟起擁衆趨台州繼光簡銳士往救
誓師曰毋掠輜重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其以前驅
者與擊賊無留行而後伍乃割賊頭畢而獻狀凡獻

賊五百級予前驅者千金七百倍之千又倍之[illegible]
後所獲輜重徧賜軍中若賊未破而爭取財者罪之
軍中又立一白幟凡脅從者空手伏幟下五月庚申
朔及大田賊退次大田東堅壁不出會雨甚賊由間
道徑往仙居繼光白賊出中渡至曰木洋七十里我
兵由官路至洋五十里兵法云先處戰地而待敵者
佚策馬行四十里探賊向往華泉伏上風嶺次日兵
出顧早光下令令人各砍一松樹執而坐賊望見意
爲林木僕其行過半乃齊呼躍出賊驚擾走山頂我
兵乘之賊四散走投落坑塹者不計脫者奔白水洋

居民火破之賊遂盡蓋浙兵自譁綸練後多敢力戰
深入之士以故累年無倭奴迹或時有候者到而希
矣而閩中嶺表其毒未已已而諸用事者率爲言者
敗壞其功俞大猷幸得脫死李遂南遷宗憲被逮文
華削籍王詢畏譏引疾去後來者益媕娿託於嘻且
瞶矣外史氏曰初作難發於元罷海漕濟運卒探
知地利逆節萌起故禍中邊左山東及張士誠方國
珍分據東南海上而遺孽竄島中兩浙淮陽驛騷矣
嘉靖中葉患益侵廣天下傳奉剿冠冉沸波蕩無異
故實以王直徐海二酋佐然彼皆豪舉困於州邑之

路藉而跡弛邑瞥無以耗其雄心獨怪當事者柰何不令之爪牙邊鄙而驅之耳目外夷也宋臣鄭剛中議欲錄用瀕海諸豪以資捍守而高帝盡藉海上惡少為伍長嗟乎深慮哉

日本志

葉向高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強大桀黠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其後天材雲尊立累傳皆稱尊神武天皇立累傳皆稱天皇亦間立女王時與中國通唐咸亨初改號日本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唆都范文虎將十萬兵往征至五龍山暴風舟覆軍盡没終元世絕不通 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 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則來毋患苦吾邊不能則善自為備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餂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欲殺之秩為其言所以來宜 國家威德耳登徂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 上亦遣克勤仲猷二僧往諭然其為寇掠自如瀕海郡縣迄無寧歲乃 下令造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 從之七年來貢無表文其臣氏久私貢並 却之九年表貢語謾 詔詰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 命錮其使明年復貢 命禮臣為檄數而却之已復納其貢殿

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 上乃著 祖訓示
後世毋與倭通而多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往
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摘民爲兵戍之防禦
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與我軍相勝敗永樂元年王
源道義遣使入貢 上賜冠服文綺 給金印道義
稍捕獲諸島寇來獻 賜賚甚豐封其山碑而銘之
予勘合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 遣使
往封頃之我兵獻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群臣請誅之
上釋歸 璽書下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
先烈之不圖而竊犯 上國爾罪在必討朕所以隱

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其思之義持奉表謝罪
禮其使遣歸未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初榮
偵倭至即伏兵望海堝而別遣奇兵斷其歸路倭中
伏奔捕馘無孑遺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
上倭乘爲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遂戢論功封榮廣
寧伯宣德七年以日本貢久不至 命中使諭其王
源義教明年來貢自後遞貢遞掠備嚴則貢得間則
掠與之期不遵我亦罪羈縻示寬大而已倭益肆無
忌爇焚官庾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
女剖視賭勝爲樂慘毒不忍言至成化時歷處始有

發憤議却其貢者而竟格不行正德四年王源義澄
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于
其王易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爲奸利守臣白
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閹瑾 賜
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
孱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設謙道先素卿
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市舶中官賴
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讎殺戕指揮劉錦
袁璡大掠寧波奪舟去巡按御史以聞禮臣仍右素
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

十七年至嘉靖十八年其王源義請復貢乞易勘合
還素卿貲 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册三人百不者
却不受破平之明年誅王直王直者徽人也嘯逋海
上能號召諸夷冶大舶巢五島中倭之來皆直等導
之蔣洲陳可願行過五島直邀入爲言日本方亂往
無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可願還具白直
語而洲留諭諸島二歲歸竟不得其要領宗憲出直
毋妻于獄洗沐供具慰藉之許釋直罪與通市約誓
堅苦直乃來直死而淛稍寧餘黨寇淮揚越犯阜趙
泰州江北大擾巡撫李遂攻賊廟灣盡殲之三十六

年福建賊連破寧德諸邑明年破南安福清又明
破永福攻福州四十一年破興化諸將環視莫誰何
宗憲檄參將戚繼光往援繼光先是曾破賊橫嶼牛
田威名甚著賊聞繼光來走平海繼光就圍之因風
縱火賊皆麋巢中無脫者當是時微繼光幾無閩未
襲廣東賊亦爲俞大猷所破倭患息自東南中倭以
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詘生靈之塗炭已極
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連冦曾一本等
復稍稍勾引入犯閩粤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
嘉靖之季矣始倭盛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所衣食

故反宜開市如諸番參將大猷以爲倭與諸番不同
諸番產物多舶至而征之其利厚倭之市僅一刀一
扇無他產可利也而又生禍端國初絕之今忍開之
乎且倭能苦我者以我陸而禦之主客反而勝敗分
也吾以海爲塹以舟爲家明風候嚴約束來擊去追
倭可創矣舍此不圖而輕與之市爲國家生事後必
悔之大猷習海上事後多用其畫其地北跨朝鮮南
盡閩浙其往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
風旬月至入貢必由博多夷性狡詐約如故內地奸
豪往往與爲市不償其夷索逋急則恫喝官府以縱

冠爲辭兵出則陰泄之倭遠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
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背而來不得直何以歸報因
盤據島中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於貧賤饑寒困苦
者咸相率從亂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紈以巡撫莅
治之紈日夜飭兵嚴斜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
稍解紈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猖獗三十一年殘浙
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爲巡
視忬經畧摘發頗有緒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將則
盧鏜湯克寬俞大猷是時倭至無虞月屯據柘林川
沙窪青村陸涇壩諸處四出流劋而柘林賊最劇鏜

戰孟宗堰大猷戰金山衛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縣
之熬墩皆不利別將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涇橋小
勝隨大敗三十三年張經爲總督經檄狼土兵赴戰
大敗賊于王江涇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柘林賊焚
巢遁進攻陸涇壩賊賊之捷未 聞而工部侍郎趙
文華以禱海至劾經天寵養冦論死西市以楊宜代
經胡宗憲代天寵文華自察其師倭來者益多大衆
掠江北焚漕舟文華盛集兵戰于陶宅敗績應天巡
撫曹邦輔再戰復敗別部自呂港登掠贛榆自上虞
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兵莫能禦高埠賊轉掠溯

國南直破南陵溪水橫行數千里殺傷無筭至蘇
乃滅諸將大猷等逐賊海上頗有斬獲而閩浙倭大
至三十五年宗憲代楊宜遣生員蔣洲陳可願諭其
國王禁戢諸島時浙西賊惟陳東最強徐海從之與
之合宗憲厚賂誘海使執東遂進攻海于梁庄大歷
五島而行回則徑趨長門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陽
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冦故防海者以三四五
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入冦多薩摩肥後長門
三州人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豊前豊
後和泉諸島其主近稱山城君空名耳倭不稟其號

令内相攻強則役屬而豊後最大俗喜盜輕生好殺
每戰則前一人揮白扇爲進止木弓竹矢以骨爲鏃
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男子髠頭斷髮黥面文身婦
人披髮跣足間用履土氣温煥宜禾稻桑麻産金銀
琥珀水晶硫黄木銀銅錢白珠靑玉蘇木胡椒細絹
花布漆器扇刀劍鎧甲貢道故由寧波達于京　論
曰國夷爲中國患從來久矣而皆叛于西北狄然島
夷狂悖肆逆　明興實甚豈盛衰之數亦遞乘歟
夫以　高皇帝之威靈北暢南洽獨倭叛之而不聽
掖之而愈驕此其不可以禮義化誘懷服者彰彰爲
特甚矣東甌江夏侯力經營保障之其犂然畢舉厲
事一戰威震殊俗赳赳虎臣于今爲烈矣頃鉅防漸
弛平世疆事奏于匪人東南之禍其亦有必然者也
重以匪茹罔懲包荒太甚郊關弛禁虎兕狎遊遂令
貢使内訌奸氓外市紛紜糾結于戈日尋毒流海内
十載不休　祖訓之嚴於絶倭淵乎卓哉真萬世之
龜鑑矣

哈密志　　　　　　王世貞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爲西域諸國之喉咽元族屬威武王安克帖木兒居之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封爲忠順王賜金印即其地置哈密曲先罕東罕東左凡四衛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貢使王者或置哈密譯文具聞乃發而土魯番者强番也控弦可五萬騎忠順王三傳而至脫脫卒子孛羅帖木兒立爲其下者林所弑王母弩溫荅力守國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調其衆掠赤斤蒙古不從恚即以兵刼王母及金印歸王母之外孫罕慎遁肅州

久之甘肅守臣奏納罕慎復王哈密而阿力死子阿黑麻代之罕慎貪而殘失夷衆心弘治初阿黑麻挾詐殺罕慎據其城上言罕慎非王裔不稱請自王哈密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不許仍賜璽書切責阿黑麻悔懼上金印及還所據城詔褒予金幣有差乃行求忠順之近族故安定王裔孫陝巴爲王使哈密頭目阿木郎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剌灰夷掠土魯番阿黑麻怒復以兵入刼陝巴及金印而支解阿木郎以徇弘治六年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畧之戍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兩廣阿黑麻遂自稱可汗[illegible]罕東諸衛聲欲取甘州而海等以奉使不稱下獄謫死矣八年阿黑麻留其將牙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百騎甘肅撫臣許進帥臣劉寧諜知之乃以三千騎襲破哈密牙蘭走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有其脅從者八百人還陞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乃奏送回陝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起前咸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陝巴至則復收封遣兵護之國所以務賜阿黑麻良厚十七年哈密諸部以陝巴嗜酒掊尅欲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爲王陝巴懼跳之沙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真

帖木兒弗果來都督寫亦虎仙等部誅謀叛者迎陝巴復之十七年卒子拜牙即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依中國留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上書求真帖木兒未許正德六年始議遣還湯沐衣幣護之出境而滿速兒已復襲不哈密逐拜牙即走詔左都御史彭澤帥師往經畧之澤宿將也度未易兵定乃以綵綺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窘困請還金印及城池而澤不俟報輒上書言事定乞歸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諜知兵罷即不肯遽還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不絕且

頗與肅降夷款兵備副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
附勢賜金幣不出關於是滿速兒以萬騎寇肅州游
擊芮寧出戰不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復疑其
使內應悉捶殺之而使使媾花剌逆兵掠土魯番部
落滿速兒狼狽走軍從後徼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
書王瓊與澤有郄發其辱國欺罔及陳九疇擅辜專
擅激變喪師上兕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
獲已奪官又捕陳九疇下之獄亡何　武宗崩給事
御史劾王瓊挾私忌功廷和爲內主乃逮瓊戍之起
彭澤爲兵部尚書出陳九疇于獄以都御史撫甘肅

尋速壇兒以二萬騎入甘州焚廬舍劃人畜九疇拒
之出境斬獲亦相當又遇海西虜亦下剌敗之鹵首
百餘即上言速壇中流矢死矣捷聞遷秩有差會廷
和坐議禮罷彭澤亦罷新貴人璁萼用事廷和讐也
知王瓊怨之故力薦爲西師瓊復上書辨澤九疇事
且言速壇兒實不死按驗當九疇誣罔論戍而瓊出
揚兵境上喻速壇兒利害遷哈密罕東諸部散之近
地速壇兒讐不敢爲寇諸國稍通貢然哈密竟不復
城而金印失矣尚書胡世寧畧士也與璁萼善然頗
不甚直瓊而極言九疇材武數推轂不果用夫國家

立哈密欲以爲外臣藩西陲耳卒之兵連禍結幾與
爾相終始其害何如也即厭兵不能威土魯番棄哈
密閉關絕朝貢寘之度外可也兵不足威賞不足結
豢之何竭中國之財力而填之竟取辱也雖然其內
事猶有可論者夫彭澤躁而輕然其不用兵旨可採
也陳九疇果而擅然其材不可失也功罪亦相當楊
廷和似有挾然其所超進皆才也王瓊傻而脩怨然
其經畧之策似長也璁萼似公然其所快在私也合
而論之可思已

哈密志

國初畫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曰哈密曰赤斤蒙
古曰安定曰曲先曰阿端曰罕東曰罕東左其先置
後廢者曰沙州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去肅州千五
百里爲西域咽喉以故重凡諸夷入貢必哈密譯其
文乃發其地故漢伊吾廬唐西伊州元族屬威武王
忽納失里居之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永
樂元年遣使貢馬明年乞封詔仍爲王改稱忠順賜
金印其部落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皆領以都
督統于王安克帖木兒立一年卒無嗣兄子脫脫先

是俘蠻夷耶 上厚撫之使嗣王設衛置官以華人
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騷駁覘內潛突夫幾脫脫
爲祖母速哥失里所逐詔還其王與祖母睦如初朝
貢不絕然湎酒昏憒部下不附九年卒命都指揮哈
剌哈納爲都督僉事守哈密是年封脫脫從弟免力
帖木兒爲忠義王忠義王時哈密剌稱惟尾剌一志
寇忠義王以聞詔詰尾剌旋解去宣德元年忠義王
卒詔以脫脫子卜苔失里嗣王仍稱忠順以幼故復
立忠義王子脫歡帖木兒爲忠義王共理其國正統
四年忠順王卒子哈力鎖魯壇嗣王別名倒尾苔失
里嘗爲其母乞醫藥 上嘉予之仍勅罕東諸衛
頃使哈密人畜無何尾剌攻哈密刦王及王母去詔
諸尾剌歸王及王母哈密自是與尾剌親稍貳于我
璽書論王朝廷樹立之恩於先世甚厚背德不祥愼
毋爲人所誑惑也然竟不悛益通虜拘留漢人因而
轉賣者甚衆使者復暴横至歐傷護行軍校邊臣請
絕其貢詔曲貸之天順元年倒尾苔失里卒弟卜列
革嗣王乞朝服束帶毋妻冠袍及兵器諸物詔下有
司予王朝服毋妻冠餘勿許隨以王母努溫苔
失里請先後賜秉橋洗盆金箔茶香及諸藥物甚夥

其後請以部人必剌亦失里爲國師 上曰國師以
優西僧之有戒行者難輕授其命爲都綱天順末卜
列革卒世絕王母畀國請以族人阿兒察嗣阿兒察
辭乃命把塔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者故
忠義王脫歡帖木兒外孫也初王母以非族類不宜
立而哈密酋母稚法兒等及國人請之堅故有是命
把塔木兒死子罕愼嗣爲都督成化九年土魯番強
控弦可五萬其酋速檀阿力尤雄黠速檀華言王也
攻破哈密執王母及金印去罕愼竄居苦峪城甘肅
守臣以聞兵部議哈密我藩籬土魯番無故奪之此

而不問則諸衛將盡爲蠶食嘉峪之外皆敵壘矣必
復之乃使都指揮詹昇諭赤斤蒙古諸衛以輔車脣
齒宜自爲計而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討之
至則調赤斤罕東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諉言阿力
欲擣二衛虛還其兵使自守而身自歸朝阿力遂輕
中國益侵我內屬諸夷時遣使稱王母死還金印城
地以虛辭謾我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壇來
壯守臣請乘間納罕慎哈密至十八年罕慎入哈密
晉左都督罕慎貪殘失國人心西域諸貢使苦要索
有怨言弘治元年奸回誘阿黑麻使攻哈密阿黑麻

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土王故應我國好語
罕慎與結姻乘盟殺之遣使入貢言罕慎病死請代
王領西域職貢兵部書馬文升議諸夷各有分地安
得相併兼夫以北虜之強我尚却其款何物小酋欲
與我婣且惘然王也格不予而遣哈密部酋寫亦虎
仙諭阿黑麻以金印歸擇所宜王文升謂夷俗重種
類且服元久非是族也不可使守乃行求忠順近屬
安定王裔孫陝巴爲王以奄克孛剌阿木郎輔之二
酋輕重不相得陝巴空名耳無與爲守阿黑麻乘閒
攻殺阿木郎執陝巴去而以阿木郎奪賞物掠其性

書爲解事聞賜勅切責遣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緱謙
往經畧之會土魯番使來海請羈之肅州而再勅阿
黑麻令歸陝巴廷議勅無爲也我愈褻而夷愈重不
如海自以檄往不聽則伺隙誅之或閉關絕之制在
我矣通事王英言罕東及野乜乞里諸夷怨土魯番
次骨我撫而用之皆吾兵也西域使者方扣關倚互
市爲利我聲阿黑麻罪謝西域毋與通彼窮而歸欵
皆吾間也如是則土魯番勢孤自保不暇烏能有哈
密哉詔從廷議命海檄土魯番須陝巴歸貢乃許不
則留前使毋遣而絕其後使仍以寫亦虎仙等爲都

督轄三種夷奄克孛剌爲之長知罕慎故事海等不
待詔遽歸下獄謫免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畧罕東諸
衛聲取甘州于是戍其使四十餘人于兩廣而稍用
王英策閉嘉峪關絕西域貢令怨阿黑麻是時阿黑
麻已西去留其將牙蘭以四百騎據哈密文升計是
可襲而虜也謂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汝熟夷情策安
出翥言罕東有徑路達哈密不旬日至襲之必以罕
東兵爲鋒我兵繼之文升喜屬河西巡撫許進總兵
劉寧使副將彭清以三千騎往涯罕東兵不至乃循
大路行之水草騎不得馳牙蘭詗知遁去兵入哈密

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宥脅從八百人我士馬亦
多物故文升意大望違節制取空城無益不當賞獨
軍士勞苦遠征當賞　上念邊臣出師塞外功宜録
各陞賞有差而哈密夷衆久苦兵困甚不能支書焚
其廬舍内徙肅州先是奄克孛剌并種人亦寄居赤
斤守臣并爲請居之苦峪給牛種耕牧自便奄克孛
剌遣寫亦虎仙來貢請乞無厭至訐訴曹郎禮部尚
書徐瓊疏逐之十年秋阿黑麻以絶貢失互市窘乞
歸陝巴易故四十餘使貢如舊詔起前威寧伯王越
師諸路議還其使其明年陝巴歸復故封遣兵獲之

國以奄克孛剌爲亦虎仙等佐之奄克孛剌以兄罕
慎故怨土魯番越復以罕慎女妻陝巴結其心稍稍
立而陝巴耆酒掊克部酋阿克孛剌復搆阿黑麻迎
其次子真帖木兒來爲王陝巴奔守臣令董傑諭阿
孛剌還陝巴不聽傑與奄克孛剌等擒斬阿孛剌其
復王送真帖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兄侁殺
真帖木兒俱不敢歸以毋罕慎女也依奄克孛剌守
臣恐與陝巴嫌使居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
自立矣正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郎嗣滿速兒與遍
好上書求真帖木兒兵部議我方質其所愛不宜予

六年議予之湯沐衣幣遣歸以都督寫亦虎仙[illegible]
哈三爲護行至則留不歸及以我情輸滿速兒導之
侵我奄克孛剌以聞因具言拜牙郎欲叛中國從土
魯番國且不守遂奔肅州頃之滿速兒逐拜牙郎使
其將火者他只丁守之詔都御史彭澤督師往討時
鄧璋爲總制給事御史言兩帥並置莫適任也宜罷
澤不聽澤度滿速兒強未易兵定乃以綵綺二千白
金幣皿入土魯番庭説令和好滿速兒喜許歸金印
城還澤召還而拜牙郎尚爲所留我益弊索之卒不
應滿速兒益驕日夜與寫亦虎仙牙木蘭等謀入犯

縱騎蹂關外及苦峪諸城會滿速兒以他事怒寫亦
虎仙將殺之火者他只丁爲解訐至肅州歸幣千五
百疋滿速兒喜釋弗誅遣入徵幣無有也遂復奪哈
密城大人爲冠遊擊芮寧與戰死之亡七百騎賊迫
肅州城下僞請和而陰約諸降夷及夷使爲内應兵
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收繫捶殺之嬰城守而使
使媾尼剌達兵掠其巢滿速兒狼狽走我乘之頗有
斬獲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剌再敗之瓜州滿速兒
復請和巡撫都御史李昆以聞時方遣彭澤及中貴
入張永往視師疏至罷行而滿速兒實無意和語張

甚又竟不歸拜牙郎九疇議更兒弟方內航安能為
我且俗無積聚師行則徵發煩擾未戰已先困矣內
地早收堅壁待之可坐破也宜絕其使勿通都御史
昆議異謂不宜絕請　上裁兵尚書王瓊右昆議從
之瓊雅欲倚郤彭澤又心害九疇能曰媒蘗西北事
奸夷覘知本指又度　天子多疑臣可昉中則相與
闢通上書訟九疇激變邊先後并諸守臣逮下獄澤
奪官昆謫叅政議殺九疇尸尚書喬穆尚書滄持不
可乃削籍而為亦虎仙者以貢至夤緣倖臣以秘術
干　上得侍左右橫甚至冒國姓嘉靖改元暴其罪

并子婿論死西市逮王瓊戍之起彭澤為兵部尚書
九疇以都御史撫甘肅三年滿速兒二萬騎入甘州
九疇先登戰疾力走之殺火者他只丁部下傳滿速
兒死九疇以聞　上方念河西危急遣兵部尚書金
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未至以捷聞獻民等貪不
見賊而滿速兒故無恙事頗上聞諸議禮貴臣故善
王瓊欲甘心澤九疇使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之
上怒甚大學士楊一清為請不能得下法司議勒澤
獻民歸里九疇且不測兵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雖
輕信所部上功失實然其人忠力足任也且土魯番

所忌惟九疇遊辭反間變詐百出罪九疇是快患心
自鼎千城非計乃戍之窮邊是時哈密已大殘餘衆
千餘人走入塞守臣撫存之歲給耕種多五百石而
夷酋請乞煩我無以應乃以兵備副使趙載議裁其
賜而滿速兒既罷歸亦數使牙木蘭款關求貢尚書
王憲遣夷使往諭復不報六年秋乃遣馬黑麻虎力
嫡翁來稱貢隨令牙木蘭入寇于是留其使肅州明
年夏牙木蘭降牙木蘭者曲先夷也幼為土魯番所
掠壯而黠滿速兒倚之數寇邊至是以入寇不從欲
誅之懼而率衆奔順之虎力納哈兒犯肅州趙載彭濬

擊却之督臣王瓊以所斬獲示馬黑麻等械下獄其
年冬滿速兒請歸哈密瓊以聞下廷議時頗有言哈
密難守不宜復為事霍韜力言置哈密所以離戎虜
之交外領西域內蔽邊郡不可失也或難其守欲棄
之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乎第宜覈夷情討罪寘下
令有能和輯諸戎屏我西陲則畀以其地毋規規忠
順後為也尚書世寧亦言先朝不惜棄交趾太寧何
有于哈密且我實封殖忠順以為外藩而自罕慎以
來三立三為虜後遂與戎比而窺我耗金幣勞士馬
竭財力無尺寸功徒使戎得挾以為質以邀索我臣

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等
耳安定王又在哈密內最近邊今皆存亡不可知我
一切勿問而獨戀戀于哈密何也昔光武閉玉關後
世善之臣愚謂宜謙哈密尊守河西毋煩憊中國報
聞滿速兒時往來關下遣人索前使及欲得牙木蘭
釋憾事聞將報許世寧復爭牙木蘭本我屬夷土魯
番安得索之且彼所恃者爲亦虎仙火者他只丁今
皆斃而牙木蘭復來歸是無柰我何料兵食以備之
結死剌以撓之拊新附賞有功內治旣修何憂乎狡
夷上是之章下璁璁引夷使伏堦下風諭朝廷威德

爲言牙木蘭已他徙譯馬黑麻虎力㛐翁伊入貢滿
速兒再使來語稍恭璁慰藉之遂以哈密歸然皆竟
不能有至二十五年復爲馬黑麻速壇所據語具土
魯番傳中諸酋亂吉孛剌等璁皆爲請襲招居近地
耕牧河西入貢如故哈密名存而地久沒矣初阿力
虜王母以不助掠赤斤王母頗有威嚴能馭下王母
虜赤斤諸衛相繼沒土魯番日以金印爲市逋歸遮
奪我自楊翁議襲後無能以一騎踰關而西一闚而
境徙重棄金印議論紛挐遣將召兵迄無虛歲圻金
印竟不返世寧發憤力爭不能格也都御史唐澤御

史劉瀛疏曰今之處土魯番與哈密迹有已然理有
當然勢有必然撫之以恩則驕滋虐之以武則力屈
此已然之迹也順則殺之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武
毋黷此當然之理也蓋帥輕舉冠難横挑其大者有
五焉尺籍空虛屯田榛蕪兵食不充一也我屢挫而
怯彼方勝而銳二也我失兀剌之援進則無資彼合
瓜州之力退且有據三也河東臨洮剳夷未蘇赤斤
諸衛零落殆盡根本旣搖藩籬亦撤四也西南苦虜
東北苦戎并力則提襟澤入則棙腹五也況哈密遠
在殘小財殘是隣強驅垂忘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

疆兵少難留勢將自潰爲宜寬而撫之聽其自歸兼
乘補卒愼擇將帥募民廣屯塞下使軍實日充然後
昭璁遺擧惟吾欲爲招兀剌城瓜沙與哈密襟喉西
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始王
瓊與請戍以議禮諸臣爲銳意哈密後心知其難卒
請從澤等議焉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爲酒泉燉煌二郡晉屬晉昌郡唐屬瓜州後没於吐番宋入西夏元仍屬瓜州其地有白山多草木禽獸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木子塔力尼率五百人歸設赤斤蒙古千戸所以塔力尼爲千戸賜誥印所尋爲衛千戸爲指揮僉事十年叛冦老的罕走匿赤斤命右庶子楊榮同豐城侯李彬議討之彬榮計適險轉餉難且降冬與師非司馬法請止兵　上從之以勑諭塔力尼遂擒老的罕來獻賜綵幣襲衣晉指揮同

知塔力尼卒子且加失旺嗣晉都指揮同知宣德七年所部韃靼人祖失加卜等來歸命居之平原正統元年且加失旺表言與韃靼戰有功晉都指揮使五年晉都指揮僉事明年勑諭且加失旺及都指揮革古者可兒卽等曰近使者至哈密命爾與沙洲衛護行爾獨棄朕命不遵革古者又時變其屬往來沙洲爲盜暴若行旅甚負朝廷所以建衛設官封殖爾等之意其改圖毋忽其年赤斤蒙古以瓦剌冦掠乞内遷肅州之白城山詔止之已請建寺其地守臣謂寺而不已且予之巢勿許便從之且加失旺卒子阿速嗣爲都督僉事指揮同知鎖火者乞晉秩且言肅州都指揮胡麒阻其市易勑戒胡麒而以鎖火者爲都指揮僉事先是且加失旺嘗言瓦剌也先求婚未卽聽至是也先遣人要阿速往受聘阿速以聞復請内遷避瓦剌報詔也先求婚朕向許爾父自擇[illegible]計不中阻顧受聘非宜往而見詐悔將何及赤斤爾世守地柰何棄之爾第保險綏衆善自備朕且命邊將緩急爾援是時瓦剌強赤斤蒙古與沙洲罕東名内屬然陰與虜市至受平章等官沙洲酋薛令以爲言詔詰責之十一年赤斤酋鎖合者赴闕下乞携部落

來歸　上遣還下其事于總兵任禮始苦木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于韃靼生鎖合者及革古者乃分所部爲三帳自領中帳而使塔力尼領左隷以西番人鎖合者領右隷以韃靼人至且加失旺父子相繼長赤斤部衆強欲并右帳相讐殺不休鎖合者窘故自歸未幾死以其子切塔力嗣爲指揮同知而哈密使者往來道赤斤爲其部酋刦掠阿速不能禁我兵捕獲刦者械至京釋之景泰元年以擒叛冦功晉阿速都督同知諸部下陞賞有差復晉左都督五年瓦剌也先以書誘赤斤諸衛脅使叛已阿速白其書

上命守臣遣人諭阿速毋與乜剌通成化二年阿速卒子乜指塔兒嗣爲左都督六年以其叔父乞巴失加卜丁二人爲指揮僉事佐乜撒塔兒從夷族請也明年乜撒塔兒卒子賞播塔兒嗣十四年夷酋復言賞播塔兒幼不更事指揮加定爲衆所服乞晋秩代事塔兒亦請之報可以加定爲都指揮僉事仍令賞播塔兒壯還衛政是時土魯番陷哈密侵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種人散亂多走塞下衛遂虛

安定　阿端

安定韃靼別部也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地廣袤千

里無城郭俗以馬孔釀酒氈帳爲廬産馬駝王石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劍等物賜織金文綺分其酋長爲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給印章明年獻故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詔從之以夷酋沙剌等爲指揮等官永樂二年表貢馬五百疋遣河州衛指揮康受往受之壽言令甲諸番貢馬償以茶官爲轉輸今安定遠不便請給布絹報可安定王亦未幾爲曲先指揮沙剌所殺部落潰散至永樂十一年其孫亦攀丹來朝復故封歸安定賜以印誥二十二年中使喬來喜等往西域至必立出江死于賊都指揮李英率兵討罕東問故罕東指揮綽里加言賊中使者安定曲先酋也英進兵擊安定斬四百八十級虜七百餘人獲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曲先遁去安定王詣闕頓首謝宥其罪遣歸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占爲飛淨慈應國師給誥命銀印是後安定王與國師屢入貢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則統時國師則桑出班真禪師則攝剌藏卜攝剌藏卜者禪師常竺領真之姪也常竺領真自永樂時來歸居西寧卒而攝剌藏卜嗣仍命西寧都指揮汪清疏其窺伺内地恐患邊詔

歸安定輔其王九年安定酋那南奔等掠曲先我使往問復爲所掠勑戒亦樊冊約束部毋生事十一年亦樊冊卒子領占幹些兒嗣王尚幼以其叔輟思恭巴爲都指揮僉事佐之成化時爲土魯番殘破苗裔散失至弘治初安定王領真幹卜兒子千奔請嗣王許之終弘治世千奔時入貢正德七年亦卜剌破安定奪誥印據其地餘衆内徙嘉靖間復令部酋嗣爲指揮領其衆然安定王後無傳而阿端久没莫知其處矣

曲先

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荅林元帥府洪武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為指揮同知其後為朶兒只巴所攻并曲先入安定居阿真地永樂四年指揮哈三散即思三即等表言西番侵暴乞仍立衛徙治藥王准報可以三即領衛事給印章并徙安定治所於昔兒丁永樂末散即思及安定酋刦殺中使洪熙改元命朱英討破安定追踰崑崙西數百里至雅令潤地曲先遠遁英還師都督史昭言叛酋未獲宜窮追詔已之宣德二年散即思復掠使者及西域貢使命史昭率安定罕東兵討之散即思懼而

逃遣弟千戶堅都等進馬贖罪　上以遠夷不足較宥之還其俘令居故部指揮那那罕表言二女四弟及部落五百餘人皆為安定所虜及餘眾潰居西番江不敢歸詔安定王亦攀丹索部下遣還仍諭居西番江者使復業其後屢入貢然亦苦土魯番內徙失故地

罕東　罕東左

罕東在赤斤蒙古南亦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侵塞涼國公藍玉討之將佐諫勿深入不聽師至阿真川土酋哈咱等皆遁去不見虜而還三十年酋長鎖南吉剌思遣使入貢立罕東衛以鎖南吉剌思為指揮僉事永樂二年與其兄荅力襲等十六人貢馬晉指揮使荅力襲為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為指揮僉事皆賜冠帶鈔幣自是貢不絕洪熙元年指揮那那奏所部夷人以貢內供馬逃赤斤復坐官兵討曲先相驚欲為亂　上令守臣招撫之使復業曲先之役罕東頭目班麻思結率所部從擒斬首虜獲駝馬牛羊以獻宣德七年論功授指揮使九年罕東別部㓾兒加遊刧使者命都督劉廣史昭討之廣招相與討寇負罪重必深匿我以討叛名而遘逆之弗誅兵且無

震乃先使指揮祁賢以百騎往覘敵行月餘渡畢力术江㓾兒加詣賢自歸請還所掠貢馬謝廣等以聞命宥之正統五年赤斤蒙古言指揮鎖合者殺人逃罕東且誘其部落哈密亦言罕東擅相攻虜掠人畜兩詔戒諭之十四年班麻思結言哈密來侵　上命諸夷數相告言搆怨無已將而哈密又累誘死剌盜塞下詔都御史馬昂約勒忠順王毋與罕東仇殺令偵虜情報我成化九年土魯番攻奪哈密都督李文右通政劉文奉命調罕東兵往討逡巡解歸是時罕東諸夷皆困土魯番侵其酋奄章先因與諸族仇殺

逖居沙州朝廷許其耕牧輸貢部落曰畨班麻思結
即奄章子也至是其孫只克以沙州衛既廢請立罕
東左衛治其地下兵部議從之以只克嗣其祖官領
衛事已晉都督僉事弘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迫諸
夷自附只克請救用兵部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
襲之我師出以罕東失期不能有大功自是土魯番
入寇每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不剌安定數掠其貲
罕東愈敝矣弘治時往往欵肅州塞求恤矣只克卒
孫日羔剌嗣爲都督嘉靖初與別酋帖木哥土巴先
判附土魯番[illegible]來歸邊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

城山半居威虜仍譯其壯勇練習之者休迭上皆聽
日羔剌約束部落侵番而我邊以餉夷廪倉粟坐困

沙州

沙州與赤斤接境洪武二十四年王子阿魯哥失里
遣使朝貢永樂三年置衛以其酋困即來買住二人
爲指揮使給冠帶印誥困即來領衛事遞進都指揮
都督宣德七年來告饑　上諭戸部臣曰救災恤患
朕固不吝然勞內以事外非計其命肅州具粮五百
石使困即來自取之頃之言諸夷侵掠請徙居察罕
舊城不許正統四年所部都指揮阿出不花等遁入
哈密及罕東酋班麻思結等竄居其地困即來以聞
上命哈密罕東還其逋并歸侵地仍諭困即來善撫
部落毋盜鄰啓釁其後屢偵瓦剌哈密事請遣使來
告　上嘉勞之賜綺幣晉其子指揮僉事喃哥及指
揮僉事薛令等各一秩七年令邊將率戍卒助修苦
峪舊城從困即來請也城竣入謝賜綺幣襲衣歸言
瓦剌也先欲爲弟娶其女詔聽自便九年困即來卒
困即來受職四十餘年朝貢頗恭官爲祭賻以南哥
嗣爲都督僉事弟克羅俄領占爲都指揮使佐喃哥
領衛事明年沙州衛都指揮兀魯思不花弟書邊將

言指揮乃兒不花等欲誘瓦剌掠沙州守臣以聞
上曰是書無喃哥名何也其令總兵任禮使人往覈
之其明年任禮疏言喃哥弟鎖南奔受瓦剌僞封今
喃哥復言其就婚罕東虞有他變勑禮招撫之十三
年禮擒鎖南奔以獻兵部請正法　上以其父兄恭
順釋弗誅是時喃哥以困瓦剌率部屬二百餘戸一
千二百三十餘人來歸命居之山東平山東昌二衛
自都督而下給粮及耕地有差沙州遂廢未幾南哥
卒克羅俄領占嗣後賜姓名羅秉忠

論曰明興諸夷自此衛外其傾德中國則哈密爲甚

虜勤我者也哈密我自勤也夫土魯番雖殄不能盡
虜十一然而驅諸衛踩近關如雖兇然則安在其爲
我藩哉情見勢彰恩威俱詘權術操縱此爲其時而
猶欲噓既燼之灰戀將棄之肋捐厚幣市空城以賍
貽侮禍于戒心亦已過矣議者徒見其縮轂西戎斷
委成勞不知燉煌置郡始自漢武今哈密諸衛卽其
地也輪臺一詔卽武業悔其罷之晚矣　二宗之封
殖蓋云以夷防夷寧樹彼以勤我哉王恭襄才臣經
營招附亦以治勞以枝敢名謀國者鑒諸

朝鮮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爲燕人衛滿所據傳孫右渠武
帝攻殺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
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氏本扶餘別種人改國號曰高
麗居平壤卽樂浪也已爲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
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益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爲
兩京元至元中西京内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盡慈嶺
爲界　國朝　高皇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卽位
遣符璽郎偰斯賚金印誥文　封顓爲高麗國王使
者入謝　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脩乎甲兵利
乎宫室壯乎頓首言東海波臣朝夕禮覺恭他未皇

也　璽書諭王佛法非所以治國梁武後世之前車
也王其毋惑以王君臨一方而出令之無所其何震
之有王國北接虜而南隣倭虜劇於此恐將逸于彼
倭狡而貪出沒海上且窺王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
乘以固吾圉惟王念哉今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
意中書省臣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爲市非法請征其
入而禁其出不聽五年顓請從耽羅國所俘蒙古人
及征簡務山逋冦報　詔耽羅璽附庸也蒙古亦人
耳爾何棄焉逋冦以朕命命之傳檄可致勿用兵頃
之貢馬五十疋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至無恙詰

之則使者所償也　上責其不誠却之七年　諭中
書省臣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
一朝九州外夷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
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則比年聘纍高麗
貢獻數使者溺海幾不返甚失朕意丞相其明以諭
王八年顓弑死子禑嗣貢不如期却之羈其使周誼
仍　勑遼東守臣絕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謚及嗣
封不許十八年許之謚顓曰恭愍明年貢馬千疋布
萬匹謝請易冠服不許指揮商家奴自其國市馬歸
言禑辭焉直　上令給之二十一年國相李仁人廢

禑立王昌歲中兩請入 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
立定昌國院君瑤瑤嘗遣子奭來朝奭未歸而成桂
廢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絶其國評議
司表言禑昌不當立瑤暴虐失人心國虛無王舍成
桂莫適與也惟 朝廷命之 上曰彼夷耳吾何誅
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已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二
十八年入貢表詔謾逮撰表者鄭總羈留之旦老請
子芳遠嗣卒諡康獻 文皇帝永樂元年 賜冕服
經籍從芳遠請也六年世子禔來貢八年獻馬萬匹
助征虜十三年表更立子祹爲世子是年芳遠老請

以祹嗣卒諡恭定 章皇帝宣德元年遣使賜祹五
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因謂禮 書有國家
所嘗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四年祹進憐東青 制
詔珍禽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方物效誠而已毋金玉
器祹再進再 諭之已請遣子弟入學不許仍 賜
諸書俾學于國中 睿皇帝正統四年建州夷首凡
察童倉逋居朝鮮界上別酋李滿住以爲言 詔問
祹亡何凡察歸建州祹表言凡察以窮歸臣臣遇之
善卵翼而遂飛必言之凡察復言祹羈留其私屬請
檄還不則聽以 詔兩解之且慰籍祹國家以土爲

東藩如凡察直夷畜之何敢望王彼其懷鳥獸心去
留無恒王第善自備毋與較 景皇帝景泰元年
賜祹世子珦冕服祹卒諡 珦嗣二年卒諡恭順子
弘暐嗣雅而孱遜其叔瑈天順三年邊臣跡瑈私與
建州夷酋董山通已又殺毛憐酋郎卜累哈累 詔
戒諭之 純皇帝成化三年進海青白鵲却之時方
征建州瑈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助王師誅斬
李滿住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 璽書褒嘉之明年
瑈卒諡惠莊子晄嗣六年晄卒諡襄悼從子娎嗣復
出兵助擊虜州以捷聞遣中使賚王金幣并及其將

士 敬皇帝弘治元年娎卒諡康靖子㦕嗣㦕病風
遜其弟懌 肅皇帝嘉靖二十三年懌卒諡恭僖子
峼嗣未愈年卒子峘嗣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
奸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峘輒捕以獻 上亦厚賜
予答其意 莊皇帝隆慶元年峘卒諡榮靖從子昖
嗣李氏自成桂以來事 朝廷恭歲時朝貢外慶慰
報謝無常期行李踵于道王嗣立則使者齎封有大
事則須詔其國他夷不敢望也始成桂立 高皇帝
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篡而傳者復以成桂爲仁人子
故 祖訓謂其父子先後弒王氏四王其後 崇承

與正德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弒由嬖臣倫仁
人誅倫立禑旣立則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俱于上
國返具兵禑遂遜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安民以禑昌
皆非王氏不當立乃黜昌立瑤瑤復不道國人請命
高皇帝立先朝贈瑤別邸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爲
試而虎蒙此聲又家世出新羅司空顧以爲仁人子
皆究甚乞下史館昭雪之　今上初乃得請其地東
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
証官累倣中國以田制俸刑法不苛俗柔謹崇釋尚
鬼窮殺芧居苧衣知文字喜讀書上下咸儀粲然可

觀矣山川右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纖
水晶鹽紬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豽
豨豹皮人稍魚昆布秔黍麻榛松人參茯苓其貢道
由鴨綠江歷遼陽廣寧入山海關達京師成化中其
女直邀刦請改道職方郎劉大夏持不可議遂寢
論曰隋唐之際高麗勍矣觀其勦萬乘杭前旌固東
夷之雄也　明興濡沬仰流皇風淪波俎豆詩書爲
冠帶之國聲教遠矣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
雖招携有經亦先聖之造化也成桂初興逆取順守
引于今茲藩封勿替可謂盛矣而襲休日久積弱形

成　高皇前言徵于左券　神聖之所預謨有國家
者曷可忽哉

女直

女直古肅愼氏在混同江東東海海西接兀良哈南
鄰朝鮮漢爲挹婁元魏爲勿吉唐爲黑水靺鞨其部
落曰女直金祖也後避遼諱曰女直元滅金以其地
置軍民萬戶府五　國朝分爲數種居海西者曰海
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諸處者曰建州女直極東最遠
者曰野人女直又諸小種甚多皆勇悍善射耐饑渴
喜戰鬬建州居中爲雄長地最要害其人知耕種緝

紡居處飲食頗有華風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
悉境歸附先後置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
二十都司一日奴兒干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千百
戶鎮撫俾統其部落別爲站爲地面各七不領于衛
所並約歲一朝貢野人遠無常期已又開馬市開原
城設安樂自在二州居降夷終　文皇帝世諸夷奉
職謹徵發惟命我亦厚賞賜金帛以結其心諸來朝
及款邊通市者悉聽而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其子
釋家奴皆以有功　賜姓名阿哈出曰李思誠釋家
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

憐衛㬎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黨癸顯忠兒子滿生
嗣猛哥不花𢈪子撒滿荅失里嗣宣德四年滿住請
入朝充宿衛不許其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邊都督
巫凱請討之　上不欲動兵第　賜勑戒諭仍令凱
厚恤入貢諸夷毋苛留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
帖木兒為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逃居朝鮮
童倉弟董山嗣為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童倉歸建
州數與朝鮮相告言語在朝鮮傳中及七姓之難建
州亡其印　詔更給比後得故印　詔上更給者凡
察匿不出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使董山

領左凡察領右正統末北虜數犯誘諸夷與窺邊滿
住董山等咸耳目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筭
景泰中巡撫王翺遣指揮王武經歷佟成往招之稍
歸所掠而身自入謝然是時諸酋多𢈪子孫以從亂
故盡失其賜勑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恨恨
也成化二年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諸部來朝貢
邊臣以禮部定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壯始聽
不則拒之殊非厚往薄來中國所以待夷狄之意請
更其制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糾毛憐海西夷入
盜邊無虛月遣都督武忠往諭并　勑考功郎兀諸

酋撤哈良等毋黨叛皆頓首謝董山亦悔尤　闕一
自歸責而遣之然暴橫自如語言不遜　詔羈之廣
寧尋誅之以武靖伯趙輔為靖虜將軍都御史秉督
師討之分三道入搗其巢朝鮮亦發兵遏其東走捕
斬首虜多滿住𢈪明年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邊備
日嚴夷稍稍創悉　朝廷亦欲羈縻之勿絕復以董
山子脫羅為指揮滿住兒察後皆得襲諸從叛者視
先世遞貶一官諸夷復貢然往往以報董山讐然為辭
恚苦寇上　巡撫陳鉞不能禁輒襲殺降夷以捷聞特
大閹汪直方倖功鉞揣其意疏言建州夷連結海西

名雖屏蔽實衷猷心得利則朝失利則寇宜大發自
剿之而通事王英者復說直是可乘也毋為他人功
直銳其請行　詔以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經畧之直
亦繼往文升至則具言夷所以叛無他端起于二三
酋豪失職怨望及貢使苦關吏求索相挺為亂耳宜
嚴罰吏而稍寬夷使自新可不煩兵服也直心害文
升而文升遇直無諂禮鉞復搆之遂劾繫文升謫戍
夠時諸夷業已聽撫有次第會文升去鉞遽言夷酋
伏當加修怨怙亂不誅無示警乃遣直行而以撫寧
侯朱永為帥襲破之頗有斬獲道遇貢使哈速郎兎

等以爲賊捕送京師誅哈速等五人黨郎秃等七十
餘人論功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直歲增米三十
六石諸將校陞賞有差而夷大忿怨益深入殺掠焚
刦㑹于往時矣御史強珍暴其狀旋爲直陷謫戍邊
遼事益壞守臣苦用兵思復親夷會其酋完者秃貢
馬乞入謝請于朝許之自是諸衛復奉貢請襲如
故少入冦塞上稍休至正德間海西夷加哈義竹孔
革等爲亂阻絶朝貢旋撫諭解散嘉靖初夷酋速黑
忒最強諸部畏之入貢亦最恭以捕殺叛夷猛克功
賜綵幣金帶大帽獎勵之以風厲諸夷其後請乞

□□太宰以許冒得官入貢浮于常額乃從兵部議
勅遼東守臣夷來必嚴覈如制方啓關不毋納二十
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冦巡撫孫禬禦之失亡
多項之於敖爲巡撫坐減賞物夷人諱不能定顧詐
殺諱者夷挾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復時時與虜
合爲邊患撫臣連以不任罷去遼東西大困已復稍
戢朝貢至今不絶其地有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三百
里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緑江北爲混同江險
隘則五嶺喜昌石門夷視爲咽喉士氣極寒冬常穴
居喜馳獵上下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恃

其徭役故每入寇然貪惜官賞雖敗輒股□座拱矢
石砮赤玉真珠金麻布豐馬鯨睛膃肭臍海東青鷹
鶻鴉鶻兔鶻牛魚栗參貅葵菜及貂鼠青鼠虎羆狐
狸海中豹驢騾牛狗猪諸皮貢以冬月爲朔非期者
邊臣具請其陛護以須給　勃書爲驗久稍濫嘉靖
雖禁不能盡最也　論曰女直之與微矣極其勢至
于亡遼屢宋基中國大禍患生於所忽蓋謂茲數勝
國驅除　明興豢養稍馴押矣彼其屋居耕食分地
世官非專事射獵遷徙無常如匈奴北故可得而羈
縻蓄也獸奔豕突夷性則然而此敖彼歸朝侵暮款

信使一臨扣關相望假令恩威足服其心而擾馴毋
失其宜一疆吏辨之矣顧夸者徼之以爲功貪者漁
之以爲利自我至冦亦復何尤夫以馬端肅之經畫
夷方悔禍勞之不圖而反爲罪首卒使奄豎快心邊
陲飲痛謀國如此以創夷揵虜能哉

琉球

琉球海東南國也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颩七日可
至前代與中國絶隋煬帝時遣將討之俘男女五千
人歸元招諭之不從　高皇帝洪武五年遣行人楊
載使其國時國分爲三察度王中山承察度王山南

怕尼芝王山北先後遣使朝貢　賜鈔幣有差中山
山南給鍍金銀印巳闔三王相攻　遣使諭之解其
兵二十五年中山遣從子及陪臣子入學　上念夷
來勞苦甚命給衣廪厚遇之間歲聽歸又賜閩人
善操舟者三十六姓界性來朝貢　文皇帝永樂元
年察度卒　詔封其世子武寧嗣王幷封汪應祖爲
山南王汪應祖者承察度從弟也承察度無子遺命
以應祖嗣來請于朝未幾武寧卒子思紹嗣進闔者
數人却勿受隨遣使同其長史程復來表言復饒州
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今老矣願歸骨故鄉請以

王茂爲相國兼長史事　從之思紹卒子尚巴志嗣
尚巴志卒子尚忠嗣尚忠卒子尚思達嗣尚思達卒
叔尚金福嗣尚金福卒其弟布里與其子志魯爭直
相攻殺俱斃并失其印次弟尚泰久表陳其事　上
命泰久嗣王給以印時景泰五年也先是山南王汪
應祖者爲其兄達勃期所弑子他魯每嗣巳復與山
北皆爲山中所幷貢遂絶尚泰久卒子尚德嗣尚德
卒子尚圓嗣成化十一年貢使還至閩殺人掠其財
因　詔間歲一貢毋過百人着爲令尚圓卒子尚真
嗣屢請歲一貢如舊制不許正德二年禮部乃覆從

其請尚真卒子尚清嗣尚清卒于尚元嗣嘉靖之季
日本數入寇蹂躙海上餘衆歸道琉球尚元邀之境
盡殲之又屢歸我以虜人口　上褒賞之自思紹以
來嗣立皆請于朝　事以給事中行人爲正副使往
封然使事無聞至尚清封則陳侃高澄往尚元封則
郭汝霖李際春往乃備次其事爲使琉球錄傳于世
其俗故無文字晦朔視盈虛四時視草木去髭黥手
羽冠毛衣自奉正朔後學者不絶夷習遂變君長被
服冠裳知禮節每使者歸　詔勅皆請留其國表章
陳奏駸駸華風矣男子結髻用五色布纒頭女子上

衣外加幅布蔽面長裙細褶以覆足人皆驍健耐勞
苦少病不知醫藥兵甲犀利勍于鄰國然好爭狠鬬
輒刃殺人度不能脫隨剖腹自斃國無常賦有事則
取諸民刑甚嚴盗竊即剕劓富貴家瓦屋不過二三
楹餘皆茅茨市用日本錢十當一如鵝眼綖環之類
國初使來言其國不貴紈綺貴磁鐵自是賜予及市
馬多磁器鐵釜王而下有王親不與政其次司刑法
錢穀等官爲武職以土人爲之文職則大夫長史通
事官司朝貢以三十六姓人及學於國學者爲之王
日三視朝羣臣搓手膜拜親喪數月不食肉浴屍溪

中累両瘞之信鬼市巫巫覡曰女巳伯日咩嚩瓢歎
百人携技戴草騎步纓幘狎遊王宮一唱百和音聲
俊儫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跪相傳昔倭奴來侵
神銅其舟遂以就擒凡巫之矯言禍福多此類也王
居山顛殿宇朴素無金碧之飾舊志言其壁下多聚
髑髏海中有落漈舟漂入不得反事皆非實語具侃
澄所爲錄中其山川龜䨿嶼彭湖島爲大古米山有
礁其險易敗舟產馬海巴銅錫圓鏝布木皮布金荆
榴入貢方物則硫黃胡椒蘇木諸香多貿自他夷國
旁有毗舍那國鳥語裸形殆非人類宋淳熙間曾一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四二

至泉州殺掠而去又有小琉球去閩稍近皆不通中
國

爪哇

爪哇唐訶陵國宋爲闍婆元爲爪哇在占城南自泉
州開洋一月可至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綱底勿諸
國洪武二年遣使　詔諭之并歸其國人之使元者
五年國王昔里八達剌遣使八的古少奉金葉表貢
方物納元所授宣勅十年王八達那邑那務貢白鹿
孔雀諸物已而我使封三佛齊道其境爪哇邀殺之
上因其使至降　勑切責其後國分東西永樂元
年西王都馬板二年東王孛令達哈皆遣使貢並賜
文綺給鈔金銀仰已東王復貢神鹿亡何爲西王所
攻殺并其國時我使以往諸番過東王城蒙亂死者
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使謝罪　上勅西王曰爾國東
西並建共事朝廷而爾擅滅東王有其地禍延于我
使臣朕將爾討以爾知悔于厥心姑止兵勿進其輸
黃金六萬償死者西王進萬金禮臣請徵如勑　上
曰朕令彼知畏耳寧利金耶罷勿徵仍　賜鈔幣諭
之使者從王禮之益恭其國有舊港宣慰司介爪哇
滿剌加間或傳我欲割其地畀滿剌加爪哇大恐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四三

上聞之　諭非朝廷意毋自疑其王楊惟西沙遣
即揚惟西沙都馬板更名也自是入貢不絕正統間
使臣亞烈馬用良八諦南巫先後乞賜金銀帶　予
之亞烈八諦官名用良與通事良殷南文旦皆漳
州人殷乞還鄉用良文旦乞便道過里仍還國從之
命有司給道里費時真臘等十一國使臣歸　勑爪
哇護其行廣東參政張琰言爪哇朝貢頻數供億煩
費敝中國以事遠夷非計　上是其言諭三年一貢
是後遂稍疏景泰間國王爲巴剌武國有四鄉初至
杜板僅千家多閩粵人水行半日至新村華人居之

成市番舶輻輳饒金寶去蘇魯馬益一舍而近蘇
馬益多林木産長尾猴水行八十里陸行半日至滿
者伯夷卽王居也王居磚墉高餘三丈册三十餘里
民居亦壯麗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俗少盜
不設刑禁輕者許以物贖重者藤繫殺之書同瑣里
無紙筆惟以尖刀刻於菱葦葉上男子必佩刀刀極
精巧坐卧不設椅榻飲食無匙筯啖蛇蟻虫蚓與犬
同寢食不爲穢也婦女數十成隊月下唱和至親友
家輙贈以錦帛婚則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芻刀
者前後甚都婦裸被髮跣足縈紋絲帨被金珠緜飾

貿粧奠則水火或犬食之其國移文嘗書一千三百
七十六年豈肇啓漢初時耶山川有老岸山鸚鵡山
八節澗産金銀真珠犀角象牙玳瑁青鹽龍腦香畢
澄茄桄榔木吉貝白鸚鵡白鹿白猿猴旁有碟里日
夏羅治金猫里三國永樂三年遣使附爪哇入貢後
遂絶

占城

占城古越裳氏秦漢爲象林縣漢末區連殺縣令自
稱林邑王唐爲環王國元和初冦安南都護張州敗
之遂棄林邑徙居占因占城淳熙中襲破真臘旋爲
真臘所破俘殺幾盡更以真臘人爲王肯執元使之
往暹羅者元遣將攻之乃輸款洪武二年國王阿荅
阿者遣使入貢言安南侵境　上命編脩羅復仁卞
事張福詔諭二國各罷兵是年封阿荅阿者爲占城
國王頃之拏兵如故　上屢諭解之仍頒科擧詔于
其國四年遣荅班爪卜農入貢請兵器樂工欲令安
南知爲中國所厚得毋攻　上謂兵器所以教争其
勿予樂工則遣彼國之通華言者來習阿荅阿者尋
爲其臣閣勝所殺永樂四年國王占巴的賴請征安
南會黎賊誘殺我使臣及故王孫陳天平　上遂發

兵討之占城亦掠其界上復取所侵地安南平尚書
陳洽言占城計居幽懷兩端以金帛戰象資黎賊罪
下季擴一等宜併誅　上不欲窮兵　諭令悛改其
後入貢稍益謹宣德七年　賜勅褒嘉之而暹羅使
者以其前使及番伴百餘人爲占城拘留訴于朝正
統元年占城使至　詔令還所留暹羅人及我軍之
往西洋未歸者定三年一貢視暹羅諸國六年占巴
的賴卒遣使封其孫摩訶賁該嗣王摩訶賁該立連
歲貢　上令遵祈　例因詰前詔何久不報未幾摩訶
賁該爲之南所虜摩訶貴來請代立從之隨遣使貢

稱先王有命貢必歲共其官軍及暹羅人縱賊之不得摩訶賁來卒弟摩訶賁由嗣摩訶賁由卒子槃羅茶全嗣皆請于朝成化八年王弟槃羅茶悅遣使槃沙來告急言安南黎灝虜其王及印去遂　命茶悅嗣王以給事中陳峻行人李珊往使至則茶悅復被虜地入安南峻等不敢入闌至滿剌加市易歸十四年復遣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瑾封齋亞麻勿庵爲王未至而齋亞麻勿庵卒義等卽以　詔印授其國人提婆苔提婆苔者安南所立僞王也而齋亞麻勿庵之弟古來方請封於是禮臣劾使者擅封罪義已前

卒瑾論戍乃遣使封古來嗣王使者行至粵屬古來追於安南來奔撫臣以　聞遂令受封于粵遣兵護之歸仍詰責安南返其侵地弘治元年遣弟卜古良入謝且言安南侵掠無已時乞兵衛其國復欲大臣往爲講解辭甚哀　上意憐之然中違羣臣議不許已請傳國于其子沙古卜洛　詔以世子攝國事正德八年古來卒沙古卜洛嗣給事中李貫偕往封以無通事乃人爲解致命于其使而歸沙古卜洛卒沙日底立自後使者罕至占城貢亦浸疎焉其地自廣州發舟順風八日可至與安南爲鄰相攻　不休急

則控於我蓋獷悍好戰鬭固其習也王冠三山金花玲瓏冠衣白跣足乘象或黃犢車臣茭葉冠男遂頭女後椎結民居茅茨不得踰三尺衣白者死紫玄黃皆不禁粒食亦鮮食日三五浴薰以諸香釀酒甕中賓主繞甕坐筒而啜且飲且注水味盡而止刑輕者藤杖重者繫于樹用梭槍舂喉而殊其首若殺人劫財則象蹴之書用羊皮及黑木皮能通中國文字其詞翰往往有傳者山川則不勞山金山物產則大火珠菩薩石薔薇水猛火油奇南香生金吉貝海牛海棗觀音竹千步草婦人魚海鏡寶毋澄水珠相傳王

嘗[illegible]人膽討在位三十年卽入山居一年無恙乃復又有婦人號屍致魚目無瞳夜飛頭食小兒穢返合如故失其軀則不得合此爲最異也

暹羅

暹羅在占城極南本暹與羅斛二國暹瘠而資歲仰給于羅斛元至正間羅斛併暹爲暹羅斛國與元通使洪武五年國王叅烈昭毘牙表貢方物　上賜織金文綺其女兄叅烈思獰表貢　中宮却之叅烈昭毘牙以懦廢從父叅烈寶毘牙㗂哩哆囉祿代立十年遣子昭祿羣膺入貢　上命員外郎王恒中書省

宣使恭將敕　賜以印誥二十八年柰烈寶毘牙思哩哆囉祿卒昭祿羣膺嗣永樂二年乞量衡爲國中式予之是特稱暹羅國遣使聘琉球舟漂入閩有司籍其物請　命　上曰夷邦脩好美事也救災恤患匹夫猶然況天子哉還其物爲治舟廩而遣之十三年昭祿羣膺卒子三賴波摩札剌的賴嗣以兵侵滿剌加滿剌加來訴　勅諭暹羅曰滿剌加事朝廷謹與爾國無閒而爾擅伐之是蔑朝廷也此非國王意或左右柔王兵以逞忿耳其禁戢之毋縱使者來謝罪自後朝貢不絕而我亦輒遣使封其嗣王自三賴

波摩札剌的賴七傳爲勃暑坤息利尤池牙當嘉靖之世嘗貢白象象道斃進其牙及尾爲驗其國王宮壯麗民樓居上聯檳榔片或陶瓦覆之王以受封天朝故留髮白布纏首腰束嵌絲帨加錦綺跨象或乘肩輿臣及庶民俱剪髮婦人留髮椎髻于後俗尚釋教經字皆橫書橫讀習水戰好鬬喜寇掠婦人多智夫聽于妻喪禮貴者用水銀塗民閒鳥葬婚則用僧導送產寶石奇香犀象翠羽六足龜珊瑚

滿剌加

滿剌加在占城極南自爪哇舊港舟行八日可至羈屬暹羅歲輸金五千永樂三年酋長拜里迷蘇剌遣使入貢請內屬比郡縣　上遣中使鄭和封爲滿剌加國王九年卒其妻子及部臣五百四十餘人入朝　上念其航海跋涉逆而勞之至則供帳畢具大官日給牲牢上尊　賜金繡龍衣麒麟衣鞍馬束帶及金銀鈔幣甚豐冠帶其子姪諸陪臣皆有賜瀕行　命禮臣餞之龍江十二年拜里迷蘇剌卒　命其子母幹撒于的兒沙嗣王二十年卒子西哩麻哈剌者來朝　命嗣王宣德八年復來朝　上念其先世以來最稱恭順今王身再入朝異于他夷待之有加禮

命工部繕其舟遣歸西哩麻哈剌者卒子蘇丹茫速沙嗣蘇丹茫速沙卒子馬哈木沙嗣我封使渺于海再使往乃達其地瘠鹵舊名五嶼俗淳朴尚回回教王白布纏首衣青花袍乘轎男方帕包頭女撮髻腦後俱衣色布短衫下圍白布婚葬大類爪哇產錫布蘇木胡椒火雞茭蕈簞沙孤樹海中有鼉龍高四尺四足善嚙人山多黑虎能變人形白晝入市中

浡泥

浡泥爪哇屬國宋太平興國中國王向打始通使洪武四年王馬合謨沙奉表貢永樂三年遣使　封麻

邪惹加那乃爲浡泥國王六年王卒其妃子及陪臣來朝遣中官至福建迎勞之所過州郡皆設宴至京表獻方物妃箋獻　中宮　上親宴之奉天門王卒賜葬南京城外石子岡立碑有司春秋祀謚曰恭順以西南夷人隸籍中國者守其墓　封其子遐旺嗣王護歸國其國故事歲輸爪哇片腦四十斤　上勅爪哇罷其征十年遐旺復偕其母妻來朝宴勞有加仍厚賜遣歸洪熙初遣其叔那萬喏耶入貢俗華侈服飾頗效中國板城銅甲有原田之利產片腦諸香象牙吉貝玳瑁鶴頂

蘇祿

蘇祿與渤泥相近其國分東西二王又有峒王永樂十五年東王巴都葛叭荅剌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女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屬三百四十餘人奉金鏤表來朝貢　上並即其所部封爲王　宴賚優渥遣歸東王行至德州卒　命有司營葬樹碑謚曰恭定封其子都麻含嗣王妃留守墳三年歸十九年遣使貢或言三王者東王爲尊二王佐之產青珠竹布

古麻剌

麻剌國有百餘州佛宇至四千區前代俱未通中華永樂中國王哇來頓本率妻子及陪臣入朝行至福州卒　勅有司治葬歲祀之謚曰康靖

真臘

真臘在占城西南本扶南屬國隋始通唐神龍中並扶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水多陂澤爲水真臘北多山阜爲陸真臘頃之復合宋宣和初封爲真臘國王後破占城俘其王其旁參半真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役屬之地方數千里海中大國也洪武四年國王忽兒那遣使柰亦吉郎奉表貢方物賜大統曆織金文綺忽兒那卒參荅甘武者持達志立屢入貢給鍍

金銀印王及陪臣皆有賜永樂二年國王參烈婆毘牙遣使貢適中使自其國歸失從行軍三人索之不得王以國人充　上謂我軍逃不宜責償于彼令遣中畢進貢　詔封其子參烈昭平牙嗣王自畢進封還三年參烈婆毘牙卒　命序班王孜往致祭給事後其繼立無聞然入貢不絕地無霜雪夏秋多雨水高十丈民移而山居冬則復還耕種一歲數收俗尚華侈以錦纏腰王三日一聽朝冠履服制大有華風以東向爲上左手爲潔刑有劓刖剌配番殺漢人抵死漢殺番人罰金而已分疆建職與占城同山川則

陵伽鉢羅山產諸香翠羽嘉樹異香

三佛齊

三佛齊卽舊港隸爪哇古于陁利地唐宋皆爲國建隆淳熙間入貢不絕洪武四年遣趙遂等使其國其王馬哈剌札八剌卜奉表貢方物未幾傳恒麻來沙那阿者凡三貢以洪武十年卒封其子𢪏那者巫里嗣王　賜鍍金銀印其地綰轂諸番使節所往來習水戰輕生敢死鄰國憚畏之後稍侵留使者阻絕商舶　上命禮部檄暹羅轉諭爪哇戒戢之旋爲爪哇所併廢其國而舊港宜慰司數入貢初粵人陳祖義

遯罪之三佛齊爲其將領暴掠諸番商遣中使鄭和邀其地柤義鄉人施進者奔訢和和俘祖義獻　闕下承　制官進爲宣慰使進死子濟孫襲地宜稼穡諺云一季種穀三季生金然土少水多惟首領陸居民率架筏水中構屋梁其上不輸租賦隨時調發語言如爪哇市用錢布幷燒煉五色珠字用梵書產鶴頂水晶蛛瑠璃珊瑚犀角象牙龍腦諸香猫睛石薔薇水阿魏沒藥血竭又有火雞能食炭神鹿高二尺短尾豕喙啼三路此其異者其則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及諸香兜羅錦被蕊布等物

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西洋之要會漢條支唐波斯大食皆其地也自滿剌加舟行九晝夜可至洪武間奉表貢方物永樂初封其王宰奴里阿必丁爲蘇門答剌國王屢遣使及其弟馬哈木沙入貢　上以其國遠宴餞厚于他夷宣德六年遣弟哈利之漢貢麒麟象馬諸物禮部尚書胡濙率羣臣賀　上曰朕不欲遊遠夷意耳寧愛異獸耶何賀爲哈利之漢卒贈鴻臚少卿官爲治葬給守塚戶自後貢不絕其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波濤惡善溺舟田磽穀少男白布纏頭腰

圍捎布女椎髻腰圍色布與花面國鄰別誌載其國有王爲花面王所殺妻募能復讐者以爲夫與共國事漁翁聞之攻殺花面王有其國故王子復殺漁翁遂與漁翁子蘇幹剌搆戰中使鄭和擒蘇幹剌誅之國乃定產鶴頂錫斗蘇木胡椒淵布大茄龍涎石諸物

錫蘭

錫蘭古狼牙須在大海中自蘇門答剌舟行十二晝夜可到永樂七年中使鄭和至其國國王亞烈苦柰兒瑣里人也素暴横患苦往來諸番使索賂于和不

得發兵刼和舟和䶕而虜之俘獻　闕下更封其族
人耶巴乃那爲王天順三年卒子葛力生夏剌昔利
巴交剌惹嗣立遣使貢其國地廣人稠稱富饒王尚
釋重象牛煅牛糞灰塗體殺牛者死民上裸下纏帨
加壓腰去鬚留髮女推髻于後下繫白布產寶石水
晶其山則翠藍山最高大峙海中去山三日程有赤
卯塢其人穴居裸形不粒食若野獸然又有小葛蘭
上俗大類錫蘭永樂中貢

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古槃槃國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
錫蘭山西北舟行一晝夜可至五代宋梁時三遣使
獻[illegible]　卷三百二十　百五十
貢永樂十四年封其王可亦里爲柯枝國王　賜印
誥　封其山爲鎮國山樹碑　上親爲文其銘曰截
彼南山作鎮海邦吐烟出雲爲下國洪龐時其雨暘
肅其煩歊作彼豐穰祛彼氛妖庇于斯民靡災靡沴
室家胥慶優游卒歲山之嶄兮海之深矣勒之銘詩
相爲終始是時鄭和至其國俗信佛敬象牛與錫蘭
同國人有五種貴者曰南昆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
曰哲地次牙儈曰革全最賤曰木瓜穴居搆蔗屋簷
過三尺上衣過膝皆有禁遇南昆哲地即伏候過乃
行又有曰濁肌者優婆夷也髮纏纏垂後吹大螺[illegible]
隨之行丐產蘇木胡椒

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土厚宜耕種喜作
佛事常歌舞惡殺壘石爲屋至三四層臀卜技藝之
流絕勝他夷國中有山土皆成鹽永樂初遣使貢方
物及駝雞　上命侍臣金幼孜爲之賦產胡椒諸香

古里

古里西洋大國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永樂三年其
酋沙米的遣使隨中使尹慶入貢　詔封爲古里國
獻徵錄　卷三百二十　百五五
王　賜印誥衣幣其後屢入貢俗尚信義道不拾遺
國人有五種與柯枝國同王死不傳子而傳外孫無
外孫則傳弟產駿馬白鳩鴉鶻石諸香鄰有坎夷巴
國出搭黎布五色帨皆濶四五尺鬻于古里

瑣里

瑣里小國也物產甚微有撒哈剌諸異布洪武五年
國王卜納的遣使奉金字表入貢并[illegible]大山川土地
以獻　詔優禮之永樂元年復[illegible]　貢俗同西域又
有西洋[illegible]間貢永樂二十
九年西洋十[illegible]西洋

瑣里最豐美或曰西洋瑣里卽瑣里海道絶遠無從
質也

榜葛剌

榜葛剌在大海西南東印度之地永樂六年國王藹牙思丁遣使朝貢十年卒　命其子賽弗丁嗣王中使侯顯齎奉　詔往賜王待之甚恭表獻麒麟其國地廣人稠甲於他夷王及臣僚皆回回人有印章行移陰陽醫卜諸技大類中國優人曰根肖速魯奈奈能作百戲縶虎入人家裸而搏其手探其喉觀者勞以錢曆十二月不置閏耕種二年一熟產鑌鐵翠羽兜羅綿及諸異布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五十六

阿速

阿速西海中稍大國也有魚鹽耕牧之利其人敬佛好施無冠盜永樂中遣使百二十人朝貢

阿丹

阿丹近古里壘石爲屋市易有赤金錢紅銅歲無閏月善推算四序不差永樂九年中使至其國　詔許互市王拜　命甚恭以後屢入貢

溜山

溜山在西海中有石門如城闕中有八村皆以溜名小溜甚多舟行入溜卽溺世傳弱水三千卽其地也其人巢居穴處食魚蝦衣樹葉氣候常溫永樂中國王亦速福凡再貢產溜魚龍涎香嵌絲帨織金帕傍有牒幹國

南巫里

南巫里小國多回回人地少穀食王居高樓甚嚴潔有帽山土人名那沒黎番舶以此山爲指南產降真香黑珊瑚永樂中累入貢自蘇門答剌舟行三晝夜可至又有南泥利國其王馬哈麻沙亦於永樂中遣使入貢或云卽南巫里非也

獻徵錄　（卷一百二十）　百五十七

祖法兒

祖法兒亦名左法兒國西多山氣候常秋無城郭尚回回教其人質朴脩偉王白布纒頭衣青花絲帨或金錦袍靴履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吹篳篥而行永樂中國王亞里遣人入貢宣德中再至產西馬鶴頂駝雞福鹿片腦沉香乳香自古里西北舟行十晝夜可至

甘巴里

甘巴里在南海中大島上一名甘巴里人多織錦羢食亦鮮食永樂十二年國王兜哇剌查遣使得者公

葛葛入貢

加異勒

加異勒小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入貢宣德正統間再至其國民不及千家又貧傭鄰國自給

本骨都東

本骨都東俗強悍操兵胄射地無草木牛羊駝馬皆食乾魚田瘠少收經年不雨鑿井絞車以羊皮貯水又有剌撒者土風與木骨都東同俱於永樂中入貢

阿魯

阿魯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稀物產薄俗稍

淳朴言語婚姻皆與爪哇同永樂五年國王速魯唐忽先遣使滿剌哈三等朝貢

不剌哇

不剌哇地斥鹵有鹽池投樹枝于池頃之鹽凝其上其人拳髮圍稍布以捕魚爲業產諸獸沒藥乳香永樂中遣使朝貢

彭亨

彭亨在海島中並山草木繁茂饒穀蔬洪武中其王麻哈剌惹答饒遣使朝貢永樂十二年至產片腦諸香花錫

百花

百花古注輦國宋祥符中奉表入貢辭甚雅馴洪武十一年其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奉金葉表貢國富饒多奇花故名百花

白葛達

白葛達國小民貧市易用鐵錢宣德元年遣使和者里一思等朝貢舟溺盡失其方物既至京言臣國自昔未通今慕義而來無以歸報惟　陛下哀憐賜之冠服庶臣得藉以反命　上勅使者歸語而王朕嘉王誠耳安用物給冠帶遣歸又有黑葛達亦小國永

樂中貢

討來思

討來思地方不百里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土宜麥稌無稻穀以雜色布爲衣宣德六年遣使朝貢

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古狼牙脩國梁天監中一入貢其俗洪武十年國王佛喝思囉遣使朝貢其國風景崇上衍水淸　種藝織絍皆有常業上下咸儀亦足

[illegible]

沙哈魯

沙哈魯在阿速西南海島中古投和國唐貞觀中一
人貢其後絶永樂間遣使七十二人來朝貢國不[illegible]
役及將軍功曹參軍州郡縣諸官號畜産甚豐海多
奇物西域賈胡輙輕直售之其國人不能辨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俗質朴土瘠産薄夏則多雨永樂三年遣
使朝貢

呂宋

呂宋國小然産黄金故人亦富厚商舶多至永樂三
年遣使朝貢

打回

打回最小數爲鄰邦所困乃治兵器與鄰戰稍勝得
自存永樂三年遣使麻勿來朝貢

須文達那

須文達那洪武十六年國王殊旦麻勒兀達盼遣使
俺八兒來貢傳者誤以爲即蘇門答剌

沼納樸兒

沼納樸兒在印度之中即古　樂十八年國王
亦不剌金數侵榜葛剌遣使　諭解之遣人來朝
貢

麻林

麻林未詳其國所在永樂十三年進麒麟天馬神鹿
羣臣稱賀　上曰此　皇考嘉休卿等效力故遠人
來歸若此尚益思盡心輔朕不逮毋侈異物而滋怠
荒

佛菻

佛菻唐書以爲漢大秦國也去京師四萬里朝輔軒
所記則云出嘉峪關萬餘里其國自漢以來貢獻不
絶而宋史謂自古未通風俗物産亦大相抵捂不知
今之佛菻果大秦否耶洪武四年遣其故民揑古倫

詔諭之隨遣使朝貢[illegible]土屋無瓦貴臣如王服不尚
戰鬬如有爭文告而已懸大金秤以金九十二定日
時每時至輒墮一丸市用金銀錢勒王名錢陰毋得
私鑄産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峰駝巴欖蒲萄

覽邦

覽邦地多沙磧麻麥之外無他穀洪武九年國王昔
里馬哈剌札遣使朝貢永樂宣德間附鄰國來獻

婆羅

婆羅或以爲即古師子國在西海中延袤二千餘里
[illegible]産奇寶四序暄和稱樂土宋淳化中闍婆使來言

其鄰國有婆羅門者其人有與衛人相危害能失夫
之永樂四年遣使勿黎哥來朝貢　賜王及妃文綺

忽魯毋恩

忽魯毋恩永樂三年遣使朝貢國小産微或云在東
南海中或云在西徼外莫考也同永樂中貢者有夏
剌比甯察尼魯窋彭加那捺剌濟八可意坎巴夷替
千里達沙里灣泥烏沙剌徭慈蘭丹奇剌尼諸國皆
海外小夷莫詳其封疆道里

佛朗機

佛朗機近滿剌加爲夷之黠暴者前代及　國初俱

未通正德十三年其大酋弑國王遣必加丹末等三
十人入貢請封至廣東守臣以其國不列于王會羈
其使以聞　詔給方物直遣歸使者留不去刼奪行
旅掠食小兒廣人苦之會滿剌加訴佛朗機攻逐其
王御史丘道隆何鰲相繼流言滿剌加受封　天朝
佛朗機乃擅奪之欲啗我以利求封爵無慕義向化
心且駕大舶操凶器往來交易爭鬬殺傷南服之禍
從此始矣昔　祖宗時四時來貢有常期毋敢闌入
自吳廷舉建議弛禁于是夷心日啓射利如鶩揚帆
如馳其何厭之[illegible]佛朗機之所以向隙而僣心爲

宜驅絶其使毋留內地仍申飭諸夷來[illegible]
扞禁庶懷服柔而中外安矣　詔從之嘉靖二年佛
朗機人別都盧等寇廣東守臣擒之二十六年巡撫
建漳州守臣禦之遁去自道隆等以佛朗機故議絶
諸番從寇勢不之粤而潛之漳州爲市廣東督臣林
富奏言其不便兵部議滿剌加諸國　令可許通市
不宜與佛朗機前禁之於漳而收之於粤制可佛朗機
器最恃銃大者千餘斤次半之小亦不下百斤發可
及百餘丈木石逢之俱靡今頗傳其法然借夷人用
之精中國不及也

論曰昔成周之盛越裳來獻前史言越裳今占城耳
安所用九譯乎漢唐以來海外諸夷間有至者然皆
貪中國貨賄關市賜予以中其心非慕義由衷無思
不服者也若夫東盡扶桑西窮弱水王侯君長稽首
請號信使奇琛梯航相望甚且挈妻孥踣危險奔命
闕庭隕身而不悔則　明德所被非千古之一時哉
洪永之間招來是務共球雖集我使亦勤至于遠泛
西洋厚糜左藏非得已也良以胡孽方驅華風尚鬱
向中外之志未爾耳　朝廷之體不尊撫遐窮兵厭
此之由　列聖紹休輶軒稀遣雖賜覲不阻其誠而

去來無介于念豈非開闢之主利往宜咸承平之獻
戒於好大先後情殊其于安國家均歟於乎創守者
茲以規萬世可也

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十

獻徵錄一百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書採明一代名人事蹟其體例以宗室戚畹勳爵內閣六卿以下各官分類標目其無官者則以孝子義人儒林藝苑等目分載之自洪武迄於嘉靖蒐採極博然文頗泛濫不皆可據又於引據之書或注或不注亦不免疎畧考竑在萬歷中嘗應陳于陛聘同修國史既而罷去此書殆即當時所輯錄歟